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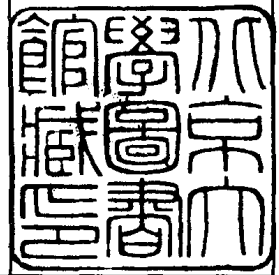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參輯·拾貳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參輯·拾貳冊目錄

竹書紀年辨正四卷〔清〕韓怡撰

一

竹書紀年六卷附辨誤一卷考證一卷年表二卷圖四卷〔清〕雷學淇校訂

四九

竹書紀年二卷〔清〕趙紹祖校補

一六五

竹書紀年二卷〔清〕陳詩集注

二一三

竹書紀年二卷〔清〕張宗泰校補

二六九

通鑑宋本校勘記五卷元本校勘記二卷〔清〕張瑛撰

三〇五

讀通鑑綱目劄記二十卷〔清〕章邦元撰

三五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二十五卷〔清〕易其霈撰

五九一

〔清〕韓怡撰

竹書紀年辨正四卷

清嘉慶刻本

竹書紀年辨正目錄

卷一

黃帝軒轅氏

帝摯少暉氏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帝啟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帝少康

帝杼

帝芬

竹書紀年辨正目錄

一

帝亓

帝泄

帝不降

帝局

帝廙

帝孔甲

帝昴

帝發

帝癸

卷二

殷商成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小庚

小甲

誰已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開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竹書紀年辨正目錄

二

馮辛

庚丁

武乙

文丁

帝乙

帝辛

卷三

周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卷四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隱王

即赧王

竹書紀年辨正目錄

三

竹書紀年辨正目錄

江寧劉文模鐫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王充則王御館纂修官韓怡

黃帝軒轅氏

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
五月而生帝于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
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已
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
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呂佞人不設進
案是書標頭下舊有梁沈約附注五字則母曰附寶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一

各條及後約按各條皆原注也張氏宗蔡據梁書沈
約傳不云曾注是書遂疑後人剽竊偽託槩為刪削
既無關于義理且適啟日紛更殊非闕疑慎言之旨
也今附注悉仍其舊或參呂管見弟加**案**字別之
元季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二十季景雲見呂雲紀官

有景雲之瑞炎方氣與青方氣相連炎方中有兩星
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日天清明時見于攝
提名曰景星帝黃服齊于中宮坐于扈洛水之上

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
于阿閣或鳴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
鳥來儀有大蟻如芋大蠖如虹帝曰土氣勝遂曰土
德王

五十季炆七月庚申鳳皇至帝祭于洛水

庚申天霧三日三爽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
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
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皇翔于東郊而樂
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曰是觀之天有嚴教曰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二

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
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圍再拜
曰龜不違聖智故焦霧既降宋書作霧除降當除游于洛水
之上見大魚殺五牲曰醜之天乃是雨七日七夜魚
流于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炎文篆字曰
授軒轅接萬神于明庭今塞門谷口是也

五十九季貫胥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季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蒸

案帝紀黃帝正妃曰嫫祖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長

曰兮鷺是為青陽降居江水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若
弱音同江水出岷山若水出劄海降居下為諸侯也
一百季地製。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僞新陟王謂新崩也帝曰土德
王應地製而陟群羣臣有左徹者感恩帝德取衣冠
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

帝摯少皞氏

明張遂辰本有此文但帝摯少皞左佗少皞金天義詳于後

約按帝摯少皞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萼渚既
而夢接意感生少皞登帝位有鳳皇之瑞或曰少皞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三

名清不居帝位帥身師居劄方曰身紀官案紀年正
文脫落少皞史記夫不之及考顓頊佐少皞十季既
曰佐固有主之者矣則其氏號不容泯沒也宜張遂
辰大書曰補之補之是也但帝摯少皞氏當云少皞
金天氏不居帝位即不曰帝僞摯摯並見左傳而必
不僞帝摯者所曰成其志且曰別于帝子摯也劄方
屬金故曰金天

帝顓頊高陽氏

一本兼帝字

母曰女樞見搖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宮

生額項亏若水皆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季而佐少暉氏二十而登帝位

元季帝即位居滌

十二季初作曆象

二十一季作承雲之樂

三十季帝產伯鯨居天穆之陽

案張氏據山海經大荒曷經注亏伯鯨下補有是為若陽四字但考鄒璩注所引竹書本非竹書之原文徑補非是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四

七十八季帝陟。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生而駢齒有聖德初封辛侯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鞀鼓擊鐘磬鳳皇鼓翼而舞

元季帝即位居亳

十六季帝使重帥師滅有郟

四十五季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季帝陟

帝子摯立九季而廢**案**附注摯不書即位不編季蓋

帝已錫命亏堯摯雖帝子德不足已付託天下而摯不聽命故不與其為帝而假帝子也史記帝紀云摯代立不善崩

帝堯陶唐氏

母曰慶都生亏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亏三河常有龍遁之一日龍負圖而全其文與曰大受天祐眉八彩鬚宋書髮長七尺二寸圓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炎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亏月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亏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五

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元季丙子帝即位居冀。命羲咤曆象

案帝堯元歲據皇甫謐邵康節金仁山之說定為甲辰羅泌路史在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在癸未其論不一而竹書作亏魏人時為戰國太古較近信

也皇甫諸家或宗世本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說春秋時

諸侯大夫隋志謂世本劉向稱王應麟據史記駁之非向稱也漢初得世本顏之推云世本左丘明所書劉向或援史記雖非盡出乘稽毋大點金佗鐵歟

五季初巡狩四岳

七季有麟

十二季初治兵

十六季渠搜氏來賓

十九季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季普儵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季景星見亏翼

五十季帝游亏昔山乘繁車卒駒

五十三季帝祭亏洛

五十八季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亏月水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六

六十一季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季黜崇伯鯀

七十季普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堯在位七十季景星出翼鳳皇在庭未草生嘉禾秀

白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厨中自生

肉其薄如箠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箠脯

脯一本又有草俠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

十五莢十六日呂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

莢焦而不落名曰莢一曰曆莢洪水既平歸功亏

舜將已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場亏河洛擇良日率

舜等升昔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

謂曰河圖將來告帝呂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

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全亏日昃樂

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夾

文綠色緣壇而止吐甲圖而忖甲佻龜背廣九尺其

圖呂白玉為檢炎土為泥佻黃金約呂青繩檢文曰

闔色授帝舜言虞夏未書此下有當授天命帝乃

寫其言藏亏東序後二季二月中辛率羣臣沈璧亏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七

洛禮畢退俟全亏下昃炎光起各龜負書而出背甲

炎文成字止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七十一季帝命二女嬪亏舜

七十三季普正月舜受終亏文祖

七十四季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季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季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季司空入觀贊用兮珪

八十七季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季佶游宮亏陶

九十季帝游居亏陶

九十七季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季帝陟亏陶

帝子月朱辟驛亏房陵驛讓不克未遂封亏房為虞

賓三季喪畢驛即天子位

帝驛有虞氏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驛亏姚墟目重瞳子故

名重鸞龍顏大口罌色身長六尺一寸驛父母憎驛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八

使其塗廩自下焚之驛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

自上填之吕石驛服龍工衣自劬而出耕亏歷夢眉

長亏髮遂登庸

元季己未帝即位居冀。佶大韶之樂

帝即位冀莢生亏階鳳皇巢亏庭擊石拊石吕歌九

韶百獸率舞景星見亏房地出桑黃之馬

三季命欲陶佶荆

九季命王母來朝

副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玦案王母副方國君之偃

言母地道也妻遣也臣遣也易曰受茲介福亏其王
母或吕為神或吕為僊誣妄甚矣

十四季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在位十有四季奏鐘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

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在

驛乃攤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夫乃見亏鐘石笙管亏乃薦禹亏天使行天子事亏

時蘇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

紛蕭索輪困百工相味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九

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頓首

日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亏一人帝乃再

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

論樂配天之靈遷亏聖賢其不成聽養亏鼓之軒亏

舞之精藝吕竭褰裳去之亏是八風循宋書通慶

雲叢聚蟠龍奮迅亏其藏蛟魚踊躍亏其淵龜鼈咸

出亏其穴遷虞而事夏驛乃設壇亏河依堯故事至

亏下昞榮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

亏壇畔矣文絲錯其文言當禪禹案下昞即易所謂

日中則昃也全亏下昃榮光休全言非有湯武不知
舜之盡善也故亏堯但言日昃榮光出河不待下昃
而已知其榮全舜必下昃矣帝升王降之交惟舜為
善持其會也曷叟寓言不得鹵莽讀過

十五季帝命夏后有事亏太室

十七季普二月入學初用萬

二十五季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案家語肅慎之矢及武王時肅慎氏來賓則息當作
肅史記作息慎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十

二十九季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三十季葬后旨于渭

義鈞封于商是謂商均后旨娥皇也**案**此注舊在帝

陟下今移置此

三十二季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季普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季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四十二季冬都氏來朝貢寶玉帝苜勿內一本無帝苜四字

四十七季冬隕霜不殺草木

案災異一視人君之政治政治得則災大為祥政治
失則祥大為災霜不殺草異也刑期無刑則好生之
德之所致矣

四十九季帝居于鳴條

五十季帝陟

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帝禹夏后氏

母曰修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
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十一

鈞鈴曾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

尺九寸夢自洗于河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

當堯之時舜舉之禹觀于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

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宋書作治淫言訖授禹河圖

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禹治水既畢天錫于圭曰

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

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是為漢

範三季喪畢都于陽城

元季王子帝即位居冀。頒夏時于邦國

二季狄陶蒙

五季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月身人皆懼禹笑曰
吾受命于天屈力已養人生性也故命也奚憂龍哉
龍于是曳尾而逝

八季誓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夏六月雨金于憂
邑

案本紀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江南計功而崩因
葬勇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十三

焮八月帝陟于會稽禹立四十五季

禹薦益于天七季禹崩三季喪舉天下歸啟**案**帝嚳

十四季命禹代虞事即位八季共四十五季薦益在

即位之二季

帝啟

元季癸亥帝即位于憂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

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二季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日
有扈

在始平
鄂縣

六季伯益獻祠之

八季帝使孟涂如巴菴訟

十季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十一季放王季子武觀于蜀河武觀即五觀也觀
國今頓工衛縣

十五季武觀曰蜀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蜀河武觀來歸

十八季陟

案路史後紀注引作二十九季季九十八張氏疑此
誤自啟曰後陟不偃帝記者微意其仍曰帝偃者循
其舊制惟不降內禪實有聖德弟局受禪亦不愧賢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三

君陟特書帝曰與之全于帥師則必偃王王始于日
之誓不及于禹之身禹曰捐讓非有兵爭也故孔子
曰禹吾無間然矣

帝太康

元季癸未帝即位居斟鄩岐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四季陟

帝仲康

案史記仲作仲太康弟

元季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五季炅九月庚戌朝日有會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味

六季錫昆吾命佗伯

七季陟。世子相出居商工依邳侯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

帝相

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己來夏

政凌遲為羿所逼乃徙商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鄩

氏羿遂襲帝號為羿帝

元季戊戌帝即位居商。征淮夷

二季征風夷黃夷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十四

案風夷舊譌佗風及據後漢書改正

七季亏夷來賓

案亏夷即禹貢嶠夷也後漢書東夷傳亏佗于乃轉

寫之譌

八季寒涇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季相居亏斟灌

案相非無遺不宜遽奪其帝號而記者率意名之與

蔡誓武成僞受同僭此論語所謂言不可不慎也

十五季商侯相土佗蔡馬遂遷亏商工

二十季寒涇滅艾

二十六季寒涇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季澆伐斟鄩大戰亏濼覆其冑滅之

案澆即稟也論語稟盪肩

二十八季寒涇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亏有仍伯靡出

奔高

斟灌之墟是為帝工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亏有仍

伯靡奔有仍氏**案**帝相被篡歷羿淫二世四十餘季

事詳左傳而本紀但云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少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十五

康立索隱責其疎略良是

丙寅 夏世子少康生

案丙寅季三字舊在少康生下不體今依紫陽綱目

之側剗削亏上後同

乙酉 少康自有仍奔虞

甲辰 伯靡自高帥斟鄩斟灌之師曰伐涇世子少康使

汝艾伐過殺澆

乙巳 伯子杼帥師滅艾。伯靡殺寒涇少康自緡歸亏

曼邑

后縉生少康既長為仍牧正甚澆能奔之澆使椒求

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呂除其害虞息

亏是妻之呂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

布其德而兆其謀呂收夏眾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

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呂伐混涅恃澆皆康娛日

忘其惡而不為備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混娶純狐氏

有子早畝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

所求女岐為之縫裳其舍而宿汝艾使人襲斷其

臂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垂艾乃田獵放犬逐獸

因喉澆顛隕乃斬澆呂歸亏少康亏是夏眾滅混奉

少康歸亏夏邑諸侯始間之立為天子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案后縉生少康上舊有明季二字緣接二十

八季附注后縉方娠也今既分注亏此季下則二字

宜刪

帝少康

元季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季方夷來賓

三季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

十一季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季遷亏原

二十一季陟

帝杼

或作帝亏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案吏記伯予世紀曰一號后杼或曰公孫曼能率禹

之功夏人報祭之

元季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季自原遷亏老丑

八季征亏東溥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案帝芬至帝癸其十君不降遜位亏弟扁後不降之

子孔甲復立此九尾十日之應

十三季商侯冥畝亏河

十七季陟

帝芬

芬或曰芬發案吏記伯帝槐世紀云或曰祖武在位

二十六季

元季戊子帝即位

三季九夷來御

十六季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二十三季封昆吾氏子弓有蘇

三十六季佗圍土

四十四季陟

帝芒

芒或曰帝蒞案世紀帝芒一名蘇

元季壬申帝即位呂牟珪賓弓河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一八

十三季冬狩于海獲大魚

三十三季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季陟

帝泄

案世紀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季

元季辛未帝即位

十二季殷侯子亥賓弓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案史記亥佗振司馬貞索隱曰世本佗核則太史誤

矣

十六季殷侯微弓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

殷侯子亥賓弓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

之故殷上甲微假師弓河伯弓伐有易滅之遂殺其

君緜臣中葉襄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二十一季命咄夷白夷兮夷風夷交夷黃夷

二十五季陟

帝不降

案世紀一名帝降或曰北成北或作江

元季己亥帝即位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一九

六季伐九苑

三十五季殷滅皮氏

五十九季帝遜位弓弟局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帝局

案世紀一名帝禹或曰高陽在位二十二季

元季戊戌帝即位

十季帝不降陟

十八季帝陟

案局陟書帝者明不降之禪不失人也一本無帝字
帝廬

一名胤甲 **案**世紀一名頊或曰董江在位二十季張
氏本據路史後紀改作孔甲一名胤甲

元季己未帝即位居嗣河

四季作嗣音。昆吾氏遷于許

舊注昆吾己姓名樊封于衛憂衰為伯遷于舊許

樊祝融之後陸終次子

八季天有祲孽十日竝出其季陟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二十

帝孔甲

案史記孔甲不降之子不降之遜位于弟局曰孔甲
之不德也至此復立則天意存乎其間矣下愚不移

孔甲之謂歟漢書曰孔甲作盤盂銘三十六篇

元季己巳帝即位居嗣河。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三季王畋于蕢山

五季作東音

七季劉累遷于魯陽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東

陽蕢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

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

子必有缺孔甲聞之曰曰為余一人子夫誰缺之乃

取其子曰歸既長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為東

音劉累所畜龍一雌舛潛醢曰倉憂后憂后饗之而

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其後為范氏

九季陟。殷侯復歸于商

帝昇

昇一作皋 **案**世紀一名皋苟左傳偃憂后皋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三

元季庚辰帝即位。使豕韋氏復國

憂衰昆吾豕韋相繼為伯

三季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 **案**索隱曰系本帝皋生發及桀

史記謂發生桀世本同

元季乙酉帝即位。諸侯賓于王門毋保墉會于上池

○諸夷入舞

七季陟。泰山震

帝癸

一名桀案史記佞帝履癸

元季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案堯舜已來三季喪畢然後即位易三季而為踰季自夏桀始

三季築傾宮。毀容臺。畎夷入于岐已叛

六季岐踵戎來賓

十季五星鎔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十一季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季遷于河南。初佞輦

十四季扁帥師伐岷山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

人女燕于焉斲其名于苕萼之玉苕是琬萼是琰而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于傾宮飾瑤臺居之案山民

疑即岷山之民也傾宮本元妃所居桀愛二女故棄

元妃而言妹喜于傾宮蓋已妹僂二女喜傾宮之萼

麗而欲居也後遂曰妹喜為女名又案太平御覽所

引紀季飾瑤臺下有佞瓊室立玉門湯遂滅夏桀桀

逃南巢氏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三

十五季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季

案綱目楚漢皆用菊注本此曰竹書為荒誕者為湯

文諱也尚書武成明言九季桀誓明言十三季則有

元季可知或謂文王未嘗改元蓋因論語至德一語

而疑之耳不知已服事殷周之德則可謂至德文雖

有元季未嘗不日服事殷舊烱十二公大皆有元季

又何疑于文王

十七季商使伊尹來朝

案張氏據路史于來朝下補有交于妹喜而遂問夏

八字然論語僭遜于眾舉伊尹張補非是

二十季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季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案商之奮發荆楚周之化行江漢皆有天下之始然

非若後世之徒力爭也

二十二季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季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季商滅溫

二十八季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事商師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三

取韋遂征顧。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九季商師取顧。三日竝出。費伯昌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呂通亏河。

三十季瞿山崩。殺其大夫關龍逢。商師征昆吾。

冬聆隧災。

三十一季商自陟征曩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曩

師敗績。桀出奔。三股商師征三股。戰于郟。獲桀于焦門。

放之。亏南巢。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季。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一

紀王子終壬戌案張氏云子當為申。驛之十四季也。

說是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殷商成湯

名履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

而來者千八百國奇肱氏呂車全乃同尊天乙履為

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位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

呂瞽分名身全之日從帝祀郊禘與其妹浴于水

之水有彛鳥銜典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呂

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曾剖而生契長為堯司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一

徒成功亏民受封于商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

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呂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

鏡上哲而有髯句身而揚聲長九尺臂有四肘是為

成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桑月過日

月之肴湯乃東至亏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還立黃魚

雙踊異鳥遭之止于壇化為墨玉又有異龜竝夾支

成字言曩桀無道湯當代之禱杙之神見于邳山有

神率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錕自山溢湯將

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

下之號曰殷案張氏據路史後紀注七名當佗七季
有字衍本紀世妃佗次妃

十八季癸亥王卽位居亳。始屋夏社

十九季大旱。氏羌來賓

二十季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謠歌舞

二十一季大旱。鑄金幣

二十二季大旱

二十三季大旱

二十四季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二

二十五季佗大濩樂。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季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季陟

案孟子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

丙

外丙

名勝

元季乙亥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三季陟

案史記外丙卽位三季崩乃轉寫之譌據孟子外丙
二季三當佗二

仲壬

名庸案史記仲佗中外丙之弟

元季丁丑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四季陟

太甲

名全案史記太甲太丁之子誥岐孟子注同成湯適

長孫也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一 三

元季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放太甲于桐

乃自立

約按伊尹自立蓋誤曰攝政爲真尔

七季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

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約按此文與肯後不類蓋後世所益案沈約之說近

佖而實非也既云伊尹自立蓋誤曰攝政爲真又安

得謂此文爲後世所益耶伊尹爲有商功臣太甲爲

一代賢主自是不殺伊尹然放桐一事迭涉嫌疑記

者固已料及新室當塗假託行弑故特書殺曰防篡
逆又云天霧三日乃立其子嬰未嘗不為伊尹訟寃
也當時又有尹欲干湯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曰滋
味說湯之說總之儒者但當修己不必名世堯舜之
道可曰自樂非可曰嬰湯也即孟子之文大僅可云
盡美耳

十季大響亏太廟。初祀方明

十二季陟

沃丁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二

四

名絢

元季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欽單

八季祠係衡

十九季陟

小庚約按史記
作太庚

名辨案史記太庚沃丁弟

元季壬子王即位居亳

五季陟

小甲

名高

元季丁巳王即位居亳

十七季陟

離己

名佃案史記離己小甲弟

元季甲戌王即位居亳

十二季陟

太戊

名密案史記太戊離己弟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二

五

元季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季有桑穀生亏朝

案呂氏普爍云成湯之時有穀生亏庭昏生比日大

拱史請卜其故湯曰見妖為善則禍不全亏是早朝

晏退問疾弔喪鎮百姓三日而穀亾

十一季命巫咸禱亏山川

二十六季鬲戎來賓王使王孟聘鬲戎

三十一季命費侯中衍為車正

三十五季佗寅車

案毛詩傳憂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周曰元戎先良也寅進也呂進取為義故疾

四十六季大有季

五十八季城蒲姑

六十一季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季陟

太戊遭祥桑側身修行三季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

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遣復興廟為太宗**案**尚書史記

皆作中宗

竹書紀年卷第二

六

仲丁

名莊

元季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案史記囂作傲世紀曰仲丁陟囂或曰敖今河南之

敖倉是也于河上三字衍

六季征藍夷

九季陟

外壬

名發**案**史記外壬仲丁弟

元季庚戌王即位居囂。邳人姁人叛

十季陟

河亶甲

名整**案**御覽外壬崩弟河亶甲立仲丁外壬河亶甲

皆太戊之子也

元季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三季彭伯克邳

四季征藍夷

案藍夷九夷之外別一種周顯王時秦子為藍君姁

竹書紀年卷第二

七

即居此地

五季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姁人來賓一本作仇

九季陟

祖乙

名滕

元季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季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季命卿士巫賢

八季城庇

十五季命邠侯高圉

十九季陟

祖乙之世商遺復興廟為中宗史記與無逸皆無之案祖乙巫

賢見亏尚書君奭篇中宗太戊也見無逸傳此呂祖

乙為中宗因呂太戊為太宗倘所謂禮呂義記歟史

記太甲僭太宗

祖辛

名旦

元季戊子王即位居庇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二

八

十四季陟

開甲史記作沃甲

名踰案史記沃甲祖辛之弟

元季壬寅王即位居庇

五季陟

祖丁

名新案史記祖辛之子

元季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季陟

南庚

名夏案史記沃甲之子

元季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季遷于奄

六季陟

陽甲一名味甲

名味案史記祖丁之子

元季壬戌王即位居奄

三季勗征月山戎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二

九

四季陟

盤庚

名旬案史記陽甲之弟

元季丙寅王即位居奄

七季繼侯來朝

十四季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十五季營殷邑

十九季命邠侯亞圉

二十八季陟

小辛

名頌案 史記盤庚之弟

元季甲午王即位居殷

三季陟

小乙

名斂案 史記小辛之弟

元季丁酉王即位居殷

六季命世子武丁居河學于日盤

十季陟

竹書紀年卷第二

十

武丁

名昭

元季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日盤

三季夢求傳說得之

六季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

十二季報祀上甲微

二十五季王子孝己卒于野

二十九季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季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季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四十三季王師滅大彭

五十季征豕韋克之

五十九季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遣不設蕞寧嘉靖殷邦全于

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鬲不過氏羌

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誓作禮廢而復祀廟

號高宗

祖庚

竹書紀年卷第二

十一

名曜

元季丙午王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季陟

祖甲 國語作帝甲

名載案 史記祖甲祖庚弟

元季丁巳王即位居殷

十二季征鬲戎。冬王返自鬲戎

祖甲鬲征得一月山案 山海經大荒北經注引作味

甲祖字誤當移置陽甲三季下

十三季曷戎來賓。命邠侯祖緝

二十四季重化湯荆

二十七季命王子囂王子良

三十三季陟

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

寡迨其末也蘇荆曰攜遠殷道復衰國語云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

甲亂之七世而隕

馮辛史記作摩辛

名先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二

十二

元季庚寅王即位居殷

四季陟

庚丁

名囂

元季甲午王即位居殷

八季陟

武乙

名瞿

元季壬寅王即位居殷。邠遷于岐周

三季自殷遷于河北。命周公奭父賜呂岐邑

十五季自河北遷于沫

案世紀武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即沫土也

二十一季周公奭父蔽

二十四季周師伐程戰于壘克之

三十季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呂歸

三十四季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

匹

案御覽作馬八匹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二

十三

三十五季周公季歷伐鬲落鬼戎。王岐于河渭大雷

震虬

案史記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仰而歎之命曰

歎天茲不載者猶論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之意也

文丁史記作太丁非

名托案約據孟子不得有兩太丁然世紀夾謂帝文

丁一名太丁矣古人事質名或同也

元季丁丑王即位居殷

自沫歸殷邑

二季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三季洹水一日三絕

四季周公季歷伐余蕪之戎克之命為牧師

五季周作程邑

七季周公季歷伐始嘒之戎克之

十一季周公季歷伐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

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珪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

竹書紀年卷第二

十四

塞庫季歷困而臥因謂文丁殺季歷執王季于塞庫

鬱尼之情辭曰
佗歌其傳久矣

十二季周文王有鳳集于岐山

十三季陟

帝乙

名羨

元季庚寅王即位居殷

案御覽引紀季有二季周人伐商今本蕪此六字為

文王諱也

三季王命南仲勗拒昆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

九季陟

帝辛

名受即紂也一日受辛

元季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邠侯周侯為
邠伯昌

案史記邠當佗鄂後同

三季有雀生鷦

四季大蒐于黎。佗炮烙之刑

竹書紀年卷第二

十五

五季夏築南單之臺。雨土于臺

六季勗伯初禴于畢

案周易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勗鄰之禴祭即記

者所本

九季王師伐有蘇獲妲己呂歸。佗瓊室立玉門

十季夏六月王岐于勗郊

十七季勗伯伐翟。冬王游于淇

二十一季普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

周

二十二季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季四鬲伯亏爰里

二十九季釋鬲伯諸侯逆鬲伯歸亏程

三十季普三月鬲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季鬲伯治兵亏舉得呂尚呂爲師

三十二季五星聚亏房。有矣烏集亏周社。密人侵

阮鬲伯帥師伐密

案烏舊譌作烏依張氏本改正

三十三季密人降亏周師遂遷亏程。王錫命鬲伯得

專征伐

竹書紀年卷第二

十六

約按文王受命九季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

此季始

三十四季周師取者及邠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

昆夷侵周

案者即黎也尚書大傳作鬲伯伐者者黎音同

三十五季周大饑鬲伯自程遷亏豐

三十六季普正月諸侯朝亏周遂伐昆夷。鬲伯使世

子發營鎬

三十七季周作辟離

三十九季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季周作靈臺。王使膠鬲亦玉亏周

四十一季普三月鬲伯昌菴

周文王葬亏舉鬲亏豐三十里

四十二季周武王元季鬲伯發受月書亏呂尚。有女子化

爲丈夫

案史書多記災異初非實有其事寓意居多即如女

子化爲丈夫陰變陽也史記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

爲丈夫即孟子所謂妾婦之道

竹書紀年卷第二

十七

四十三季普大閱。嶢山崩

案嶢之言高嶢山崩高者下也易曰剝窮上反下

四十四季鬲伯發伐黎

四十七季內史向舉出奔周

四十八季夷羊見。二日竝出

案羊之言陽也夷傷也陽見傷也二日重離也易曰

明兩作離大人已繼明照亏四方

五十一季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囚箕

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案本紀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十一月是初渡也

五十二季庚寅周始伐殷。炀周師次于鮮原。冬十

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

伐殷伐殷主邢王夏名邢王曰懷

湯滅夏呂王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季紀

癸亥終庚寅**案**四百九十六季當作五百零八季張

氏云五百零七季大誤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三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周武王

名發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禩見大人迹

履之當時歌如有人遺感已遂有身而生男曰為不

祥棄之隈巷牛羊辟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

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曰一翼籍覆之姜嫄曰

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為堯饒官

有功于民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曰天子之

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言曰鬲北為王期在甲子昌

制命發行誅旦行遣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

季歷之十季飛龍縈于殷之牧野此蓋大人在下位

將配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浚于豕

牢而生昌是為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曾有四乳

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

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返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為

嗣曰及昌昌為鬲伯佗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大妣夢

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棧柅曰

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竝拜告夢季恻之甲子
炎厥銜書及豐置亏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嬰曰姬
昌蒼帝子亾殷者紂王將岐史編宋書卜之日將
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呂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
卜岐得皋陶其兆類此至亏礪溪之水呂尚釣亏涯
王下嚮拜曰聖公七季乃今見允景亏斯尚立變名
荅曰聖釣得玉璜其文嬰曰姬受命昌來提攝爾洛
鈴報在齊尚出游見奕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召宋書
呂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鸞鸞鳴亏岐

竹書紀年卷第三

二

山孟晉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
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宋書命已移不得復
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忒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
沒太子發代立是為武王武王駢齒望羊將伐紂至
亏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
從及紂般比干囚箕子微子忒之乃伐紂渡孟津中
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泰文成
字言紂可伐王寫呂世字魚文消燔魚呂告天有火
自天止亏王屋流為炎鳥鳥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

德火者燔魚呂告天天火流下應呂告也宋書遂
東伐紂勝亏牧野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呂尚亏
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既有
天下遂都亏鎬案帝學錫命亏堯擊呂帝子不聽帝
命立又不善九季而廢天下歸堯棄呂世妃子當有
天下而不有天下庸命臣堯曰為典稷大棄之所呂
為棄也及身而王者僅九季在其子孫者數十世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其信然哉平林臨巷皆詩人寓言
但未會文字之源不能知其意味之深長也玩後尚

竹書紀年卷第三

三

立變名一節記者大厭其詛而後世效尤非識誤人
實人自誤耳枝頤詩作岐疑說文鈴令丁也世字謂
當時文字
十二季辛卯王率勗夷諸侯伐殷敗之亏母野王親禽
受亏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夏四月王歸亏豐響亏太廟命監殷遂狩亏管○作大
武樂
案母與牧音義竝同
十三季巢伯來賓○薦殷亏太廟遂大封諸侯○恻大

有季

十四季王有疾周公禱于壇墀作金滕

十五季肅慎氏來賓。初巡狩方岳誥于沫邑。冬遷

九鼎于洛

十六季箕子來朝。炀王師滅蒲姑

十七季命王世子誦于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季九

十四

案禮記文王世子篇作九十三或曰武王季五十四

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記所謂我百爾九十大當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三

四

時寓言不然天假之季文能損曰益武王良可怪矣

成王

名誦

元季丁酉誓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

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炀王

加元服。武庚呂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季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邲呂叛

案張氏云邲當作萊據說文書有萊誓萊古費字

炀大雷電曰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季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

四季誓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

夷遂入奄

案竹書上擬誓炀時月自各依正朔杜預左傳後序

所謂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豈非也誓炀書公即

位為王正月則王即位必是周正月可知竹書若用

夏正王即位當云冬十一月何呂又云誓正月也其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三

五

非夏正無疑矣夏四月初嘗麥原文自是夏六月後

人據杜說乙改作四遂誤

五季誓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自白

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季大蒐于岐陽

七季周公復政于王。誓二月王如豐

案誓字當在七季下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

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

立高圜廟

八季誓正月王初莅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邁
庶殷于魯。作象舞。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季誓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肅慎氏來朝王使
榮伯錫肅慎氏命

十季王命唐叔虞為侯。截裳氏來朝。周文公出居
于豐

十一季誓正月王如豐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
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竹書紀年卷第三

六

約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十二季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季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大禘于周

公廟

案魯大禘當在周公既葬之後疑繫二十三季事禮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己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謂曰周

公配文王也周公尚存豈遂有廟于蓋曰二十三季

誤作十三季編者失次今特正之張氏據日知錄改

周公廟為周廟更非

十四季棄師圍河因克之一本作圍凹城冬洛邑告成

十八季誓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鳳皇見遂有事于河

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季制禮作樂神鳥鳳

皇見冀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

至于日昃宋書昃當作昧榮允竝出幕河青雲浮于青龍

臨壇銜各甲之圖坐之而太禮于洛夾如之各龜青

龍蒼兕止于壇背甲刻書爻文成字周公援筆曰世

文窮之書成文消龜宋書當作墮甲而太其言自周公

訖于橐籥盛衰之符麒麟游苑鳳皇翔庭成王援琴

竹書紀年卷第三

七

而歌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已感靈賴先王

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曰寧

十九季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

官黜豐侯

二十一季除治象。周文公獻于豐

案治象之除居然有司不犯之風也易曰顏氏之子

其胎庶幾兮成王之謂歟

二十二季葬周文公于畢

二十四季於截來賓

二十五季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冬十月歸

自東都有事于太廟

三十季離戎來賓

約按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季王游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命王世

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三十四季雨金于咸陽

約按咸陽天雨金三季國有大喪案禹八季夏六月

雨金于夏邑炀八月禹崩襄王三季管雨金又無喪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三

八

可見災異讖緯之說不盡確也

三十七季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季甲戌誓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

朝于豐宮

三季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齊農官告于廟

六季齊太公歡

九季唐遷于替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十二季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炀毛懿公歡

十六季錫齊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十九季魯侯禽父歡

二十一季魯築茅闕門

二十四季召康公歡

二十六季炀九月己未王陟

昭王

名假一本作瑕

元季庚子誓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三

九

案成王時已除治象至此復設象魏可已觀世變矣

六季王錫郁伯命。冬十二月桃李萼

十四季夏四月恆星不見。炀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十六季伐楚涉溱遇大兇

十九季誓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

墮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溱。王陟

穆王

名滿

元季己未誓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冬十

月築祇宮于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卅國百季穆王召下都于南鄭

記九十曰孝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成王踐阼季甫

十一歲在位三十七季康王二十四季昭王十九季

武王受命六季共計八十六季穆王五十一季佗呂

荆共一百三十七季尚書言百季者舉成數也穆王

時季百歲故不但曰老且曰蒼史記及世紀皆云穆

王卽位普烱己五十矣立五十五季季百五歲而崩

若據昌黎穆王在位百季則其壽百五十歲季反長

竹書紀年卷之三

于成王其言大非

六季普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八季普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駮耳

九季築普宮

王所居有鄭宮普宮案鄭宮卽祇宮元季築祇宮于

南鄭

十一季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季毛公班其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

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季普祭公帥師從王征于陽紆。烱七月

戎來賓。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季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軍正

。五月佗范宮。烱九月翟人侵畢。冬蒐于萍澤。

佗虎牢

十五季普正月雷昆氏來賓。佗重璧臺。冬王觀于

鹽澤

一佗王畋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季霍侯舊歡。王命造父封于酌

竹書紀年卷之三

十七季王勗征昆侖北見勗王母其季勗王母來朝賓

于昭宮。烱八月遷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曰

東勗征于青島所解三危山勗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

里案青島所解卽三危山也十萬曰億百萬曰億

海內地方九萬里附注言億積步也後儒不明算濫

譌曰傳譌僊佛迂怪之談遂從此紀蔓延至今幾不

可撲滅矣非書之過不識書之過也

十八季普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季祭文公蔽

二十四季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案此穆天子傳所由作也

三十五季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涉

案周禮職方注涉作濟

三十七季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鼃鼃已為梁遂伐

截于于紆。荆人來貢

三十九季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季魯侯潰蕞

外書紀季辨卷之三

三

案潰一本作潰說文蕞潰字

五十一季作呂荆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季王陟于祗宮

其王

名賢案史記作繫扈世本作伊扈伊繫皆語辭毛詩

箋伊皆作繫

元季甲寅誓正月王即位

四季王師滅密

九季誓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季王陟

懿王

名賢案世本作堅史記作懿誓相近

元季丙寅誓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

懿王之世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其其職

諸侯于是攜德**案**此注舊在二十五季王陟下今移

置此再旦正謂無節不時周禮雞人疋鳴旦曰詔百

官挈壺氏掌水火分晝夜皆夫其職矣故良史曰

再旦寓言非真一晷天明兩次也曰為誌怪則誤矣

外書紀季辨卷之三

三

鄭祗宮名

七季勗戎侵鎬

十三季翟人侵岐

十五季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季魯厲公擢蕞

二十一季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季王陟

孝王

名賢案史記孝王其王弟

元季辛卯替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蜀戎

五季蜀戎來獻馬

七季冬大雨電江漢水

舊注牛馬舛是季厲王生案厲王生亏是季其言未

確果尔則厲王即位時季甫十二豈遂知好利而近

榮夷佗夷宮而命榮夷落亏張氏本電譌佗電牛馬

舛三字改入正文竝非

八季初牧亏汧渭

九季王陟

竹書紀年卷第三

十四

夷王

名變案史記夷王懿王太子

元季庚子替正月王即位

二季蜀人呂人來獻瓊王賓亏河用介珪

三季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亏鼎

案烹字俗凡經典皆佗亨夫非據說文引易日辜飪

烹當佗辜

六季王獵亏社林獲犀牛一呂歸

七季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亏兪泉獲馬千匹。冬

雨電大如厲。楚子熊渠伐庸至亏郢

八季王有疾諸侯祈亏山川。王陟

厲王

名胡居甌有汾水焉故又日汾王

元季戊申替正月王即位佗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楚人來獻龜貝

案史記王好利近榮夷公故楚人來獻

三季淮夷僂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齊獻公山

蕞

竹書紀年卷第三

十五

六季楚子延卒

八季初監訪芮伯息夫奔百官亏朝

十一季蜀戎入亏犬正

十二季王凶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季王在彘其伯咻攝行天子事號日其咻言公卿

案史記厲王奔彘召周公周公行政號日其咻言公卿

相與咻也此日其伯咻為人名即其公利之後張氏

據史記周本紀索隱改佗其伯干王位非

十四季獫狁僂宗周蜀鄙。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亏

洛

十六季蔡武侯蔽。楚子勇卒

十九季曹夷伯蔽

二十二季大旱。陳幽公蔽

二十三季大旱。宋僖公蔽

二十四季大旱。杞武公蔽

二十五季大旱。楚子嚴卒

二十六季大旱。王陟亏。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

為王其伯味歸其國遂大雨

竹書紀年卷之三

六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亏

案舊本詭作十干依張氏改正

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其味遂

歸國味有全德尊之不喜廢之怒道遙得志亏其

山之置案其味攝政有陰畜陽之象密雲不雨故旱

宣王立而其伯歸則既雨既處矣厲王陟亏誰何遠

為崇亏國况未陟之肯其旱固已久矣讖緯之說多

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太陽兆之謂亏

宣王

名靖案諸史紀元全宣王時始合呂史記季表始亏

其味其肯甲子與章國季數各不相同蓋皆出亏臆

度非真有確據也靖史記作靜

元年甲戌誓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

賦化戎車。燕惠侯蔽

二季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魯慎公蔽。曹公子

蘇弑其君幽伯疆

三季王命大夫仲伐鬲戎。齊武公壽蔽

案世紀大夫仲棗仲也宣王時始命為王朝大夫

四季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竹書紀年卷之三

七

五季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全亏太原。焮八月

方叔帥師伐荊蠻

案竹書言三代王事自宜各依正朔六月之詩則夏

正也記者刺取經文遂誤

六季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

從王伐徐戎次亏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鬲

戎殺棗仲。楚子霜卒

七季王錫申伯命。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季初考室。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季王會諸侯亏東都遂狩亏甫

十二季魯武公薨。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太

十五季衛釐侯薨。王錫虢文公命

十六季晉遷亏絳

十八季蔡夷侯薨

二十一季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季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季齊文公薨

二十五季大旱王禱亏郊廟遂雨

竹書紀年卷之三

六

二十七季宋惠公薨

二十八季楚子狗卒

二十九季初不藉千畝

三十季有兔薶亏鎬京

三十二季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僭亏夷宮。陳僖

公孝薨。有馬化為人

三十三季齊成公薨。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三十七季有馬化爲狐。燕僖侯卒。楚子鄂卒

三十八季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季王師伐姜戎戰亏千畝王師敗逋

四十季料民亏太原。戎人滅姜邑。晉人敗北戎亏

汾隰

四十一季王師敗亏申

四十三季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穆侯

費生薨弟鵠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四十四季晉鵠叔元季丁巳

案張氏本自晉鵠叔元季全魏惠襄皆用大書而不

旁削槩曰晉魏編季謂是竹書原文特據酈道元水

竹書紀年卷之三

九

經注所引耳不忠竹書言夏殷周王事三代相承非

比晉栞紀亏魯隱終亏魯哀即係魏史晉夫只宜旁

削勇有周宜尚存忽曰鵠叔紀元之理而又改用夏

正顯悖晉栞可謂鹵莽滅裂矣仍曰悉遵舊本爲是

四十六季王陟

幽王

名涅案史記佗宮涅

元季庚申晉正月王即位。晉世子仇歸亏晉殺鵠叔

晉人立仇是爲文侯。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二季辛酉替文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增賦。○替文

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正岳為鄭公

一本作鄭桓公案水經洧水注引作周厲王子多父

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正名之曰鄭是為桓公無替

文侯同四字

三季王嬖褒姒。冬大震電

四季秦人伐蜀戎。夏六月隕霜。陳夷公薨

案詩小雅正月緜霜記者所本傳箋皆云正月夏之

四月此言六月明是周正杜預所謂竹書皆用夏正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三

三

之說之非不辨自明

五季王世子宣日出奔申。皇父作都亏向

六季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蜀戎滅

蓋。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案詩人紀事皆用夏正公劉居豳當夏之衰時係已

夏固已小雅六月十月四月大皆曰夏正言之但十

月之交言交則十一月矣周之正月也正朔日會故

曰大孔之醜鄭箋云此忽用周正若果冬十月為周

之秋八月十月八月何足云醜記者刺取經文置此

誅誤張氏據杜用夏正改作秋八月尤誤竹書原文

當云七季普正月若據夏正當云冬十一月

七季虢人滅焦

八季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

為太子

九季申侯聘蜀戎及鄆

十季普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桃杏實。王師

伐申

十一季普正月日暈。申人郢人及大戎入宗周弑王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三

三

及鄭桓公大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歸申侯魯侯許

男鄭子立宣曰亏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亏攜

是為攜王二王竝立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季

案四當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季

案七當共二百八十一季自武王元季己卯至幽王

案六庚午共二百九十二季己卯當在庚辰九

十二當在九十一

竹書紀年辨正卷三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憲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平王

名宜曰自東遷后後始詳紀筭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季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召師從王入于成周

案左傳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晉之興自文侯始

二季秦伯歸時。魯孝公薨。賜秦伯邠岐之田

案舊本秦下行晉字今從張氏本刪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三季齊人滅祝。王錫司徒鄭伯命

四季燕傾侯卒。鄭人滅虢

五季秦襲公帥師伐戎卒于師。宋戴公薨

六季燕哀侯卒。鄭遷于溱洧

案溱書地理志說文水經注御覽溱皆作涓

七季楚子儀卒

八季鄭殺其大夫關其恩

十季秦遷于汧渭

十三季衛武公薨

十四季晉人滅韓

十八季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二十一季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二十三季宋武公卒

二十四季秦伯陳寶祠

二十五季晉文侯薨。秦初用族刑

案秦甫得陳寶而遽作三族之刑二世之亡即肇于此

此

二十六季丙申晉昭侯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囿沃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三十二季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晉人殺潘父

三十三季癸卯晉孝侯元年楚人侵申

三十六季衛莊公卒。王人戍申

四十季齊莊公卒。晉因沃桓叔成師卒子鱗立是為莊伯

自是晉侯在翼偃翼侯

莊伯

四十一季辛亥晉莊伯元年晉大雨雪

四十二季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宋宣公薨。魯惠公

自是晉侯在翼偃翼侯

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吏角如魯諭止之

案舊本宋宣譌作宋襄據左氏隱三季傳改正

四十七季晉因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邠是為鄂侯

四十八季戊午晉鄂侯邠元季無雲而靄。魯惠公薨

四十九季己未魯隱公元季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五十一季普二月乙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王陟

案三傳皆作己巳當作己

桓王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三

名林**案**史記平王太子洩父蚤臥立其子林為桓王

元季壬戌十月莊伯曰因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

軫追之至亏家谷翼侯焚因沃之禾而還翼侯伐因沃

大捷武公請成亏翼至相而還

相一佗桐**案**水經涑水注引佗至洞庭乃返洞庭當

佗洞渦其水過榆次入亏汾

二季王使虢公伐替之因沃替鄂侯卒因沃莊伯復攻

替替立鄂侯子允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

至亏家谷

案公子萬曰下十四字重出宜刪

三季甲子替哀侯允元季

四季因沃莊伯卒子偃立是為武公尚一軍

五季因沃武公元季芮人藥京。荀人董伯皆叛因沃

十一季壬申小子侯元季因沃獲替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為小

子侯。芮伯萬出奔魏

萬之母逐萬**案**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

寵人也故逐之

十二季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四

案水經河水注引佗周師虢師圍魏據左氏桓四季

傳焯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萬曰

歸十季秦納芮伯萬于芮水經注圖乃圍字之譌佗

號非

十三季冬因沃伯誘替小子侯殺之替因沃滅荀曰其

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案水經河水注佗郊

十四季王命虢仲伐因沃立替哀侯弟緡于翼為替侯

十五季丙子替侯緡元季

十六季晉滅翼

十九季鄭莊公卒

二十三季三月乙未王陟

莊王

名佗

元季乙酉因沃尚一軍與弓晉

六季五月葬桓王

案桓王崩至此七季乃葬書曰譏其緩公穀曰為改葬不獨背經夫非所曰坐訓後世青島之術公穀禍

之也

十五季王陟

釐王

名胡齊

元季庚子晉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曰平宋亂

三季因沃武公滅晉侯縉曰寶獻王王命武公曰一軍

為晉侯

四季

晉武公二季

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

左傳注晉侯縉是季滅

五季晉武公卒于詭諸立為獻公。王陟

竹書紀年卷第四

五

惠王

名闔**案**世本名母涼世紀作涼洪

元季乙巳

晉獻公元季

晉獻公朝。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

亏市

二季王子穰亂王居亏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王化為

蟻賊人

九季晉城絳

十六季晉獻公作二軍滅耿曰賜大夫趙夙滅魏曰賜大夫畢萬

晉滅亏大夫趙韓魏萌亏此

十七季衛懿公及狄戰于洞澤

洞澤在河

案左傳洞作熒洞熒聲相近

十九季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

瑕父呂甥邑亏國都

案左傳虢公醜奔京師張氏據水經河水注國改作

號是

二十五季晉正月狄人伐晉。王陟

襄王

竹書紀年卷第四

六

名鄭

元季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二季辛未晉惠公元季晉殺里克

三季雨金亏晉

七季秦伯涉河伐晉

十五季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

耳圍合狐桑泉曰襄皆降為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全

亏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言次亏郇盟亏

軍公子重耳涉自河四

竹書紀年卷第四

七

案張氏據水經河水注改降為佗降亏今檢河水注

引汲冢竹書只云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

四竝無圍合狐耳下四十六字張改矣涑水注引此

為譌佗勇本不佗亏又可知

十六季乙酉晉文公元季晉殺子圍

十七季晉城荀

二十季周襄王會諸侯亏河陽

二十二季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

案水經涑水注張下有陽字

二十四季晉文公卒

二十五季甲午晉襄公驩元季

二十六季洛絕亏河

三十一季晉襄公卒

三十二季辛丑晉靈公夷皋元季

三十三季王陟

頃王

案史記佗王臣

元季癸卯

竹書紀年卷第四

八

六季王陟。焮七月彗星入北斗

匡王

名班

元季己酉

六季王陟。晉靈公為緡穿所殺緡盾使穿迎公子累

臀亏周立之

定王

案史記定王匡王之弟

元季乙卯晉成公元季

六季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季晉成公卒于扈

八季王戌晉景公據元季

十八季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獻

案史記十九季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荀躒

皆為卿

二十一季王陟

簡王

名夷

竹書紀年卷正卷第四

九

元季丙子

五季晉景公卒

六季辛巳晉厲公壽曼元季

十三季晉厲公卒。楚其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十四季己丑晉悼公周元季王陟

靈王

名泄**案**史記作泄心

元季庚寅

十四季晉悼公卒

十五季甲辰晉平公彪元季

二十七季王陟

景王

名賈

元季丁己

十三季晉有星出婺女。冬十月晉平公卒

案一本無冬字十乃七之譌誤據左傳當作秋七月

十四季庚午晉昭公夷元季河水決于龍門三里

十九季晉昭公卒。冬十二月桃杏萼

竹書紀年卷正卷第四

十

二十季丙子晉頃公疾元季

二十五季王陟。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案史記景王太子聖而早卒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朝攻殺猛猛為悼

王晉人攻朝立丐是為敬王世紀曰悼王曰景王二

十五季四月始即位十一月崩王立凡二百日故晉

悼王太子猛卒不成喪故不言天王崩紀季之不載

悼王夫此意也

敬王

名句史記佗丐案敬王猛母弟賈逵云

元季壬午

八季管頃公卒

九季庚寅管定
公午元季

十四季濶不見亏天

二十六季管青虹見

二十八季洛絕亏周

三十六季淇絕亏舊衛

三十九季管城頓止

竹書紀年辨正卷四

十一

案孔子卒史記世家多載之所曰尊聖德大呂驗其
季之確也紀季不載疎矣宜據左傳大書曰補之曰

四十一季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杜預云四月十八日

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也

四十三季宋殺其大夫皇環亏河水之上月水豔不流

四十四季王陟

元王

名仁

元季丙寅管定公卒

二季管出公
鑿元季

四季於馘滅吳

六季管澮絕亏梁月水三日絕不流

七季齊人鄭人伐衛。王陟

案水經濟水注伐衛下有荀瑤城宅陽五字

貞定王

名介案史記佗定王世紀佗真定

元季癸酉於馘徙都瓊邪

四季十一月於馘子句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郢立

竹書紀年辨正卷四

十三

六季管河絕亏扈

案水經河水注引佗出公二十二季上二字衍

七季管荀瑤城南梁

一本出公二十季案二十季當佗十三季水經汾水

注又佗出公三十季智伯瑤城高粱三十六十三誤

倒

十季於馘子鹿郢卒不壽立

十一季管□□出奔齊

案史記管世家出公立十七季知伯與稍韓魏其分

范中行地曰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曰伐四卿四卿

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遣胤出公蓋曰晉之十七

季奔齊蔽在周貞定王十七季遣胤謂胤亏外非必

奔齊而遂胤亏路也史記統序未見清晰闕文乃侯

鑿二字禮記曰諸侯失地名佗出公者非

十二季河水夾三日。荀瑤伐中山取鮪魚之正

十三季晉韓龐取秦武城

案 八經洛水注龐佗龍秦武城佗盧氏城

十六季晉出公二季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三

案 出公蒙在立後二十三季張氏本佗二十二季晉

出公蒙誤

十七季晉出公蒙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案 世家出公遣胤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爲哀公季哀

又云哀公忌二季懿公驕十七季是自相矛盾矣世

本昭公生桓子雖雖生忌忌生驕與史記小異而紀

季爲得其實

十八季庚寅晉敬公元季

案 舊本譌佗已丑今改正

二十季於馘子不壽見殺是爲旨姑次未句立

二十二季楚滅蔡

二十四季楚滅杞

二十八季晉敬公十一季王陟

案 史記定王二十八季崩子公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

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愨王愨王立五月

少弟嵬攻殺愨王而自立是爲考王世紀同

考王

名嵬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古

元季辛丑晉敬公十二季魏文侯立

案 一本無辛丑二字一本譌佗庚子又用芻削皆非

今改正

十季楚滅莒

十一季晉敬公卒

十二季晉幽公柳元季魯悼公卒

十四季魯季孫會晉幽公亏楚正

十五季王陟

威烈王

名午

元季丙辰

三季晉大旱地生鹽

五季晉月水出反潔

案水經沁水注作月水出相反擊潔擊音相近而義實異未知孰是

六季晉大夫秦嬴賊幽公亏高寢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案秦嬴晉夫人也誤作大夫宜據史記晉世家索隱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十五

改正

七季壬戌晉烈 銷獻子城泣氏韓武子都平陽

八季公止元季 銷城平邑

案水經河水注引作烈公四季

九季晉 人伐我南鄙至亏上洛

案紀季出自魏安釐王家乃魏人所作故魏僭我據

文侯立亏考王之元季呂魏國之史僭我而不紀元

自是周正則知張氏呂晉紀元改用夏正之謬

十一季田公子居息伐邯鄲圍平邑。於馘滅滕

十二季於馘子末句伐郟呂郟子鳩歸

案水經沂水注作烈公四季伐作滅

十四季於馘子末句卒子翳立

十六季齊田肸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遁

獲韓舉取平邑新城

案舊本獲上有遂字平邑上無取字依張氏據水經

河水注改正一本肸作汾通作遂

十七季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

案史記作雒陰雒古通用汾或洛之譌誤水經河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十六

水注陽作縣

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呂廩上叛亏

銷田布圍廩上翟角銷孔肩韓氏殺廩上及田布戰于

龍澤田師敗遁

案會舊譌作孫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索隱改正

十八季王命韓景子銷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

案水經汶水注作長城

二十三季王命晉卿魏氏銷氏韓氏為諸侯

二十四季王陟

安王

名驕

元季庚辰

九季晉烈公卒子桓公立

韓非子佗桓侯

十季已丑晉桓公頃元季

案史記佗孝公頗世本云孝公頃欣

十五季魏文侯卒在位五十季案張氏云實四十八季據本書文侯在位五十四季史記佗

三十八季即據張氏曰晉紀元夫當云四十九季○大風晝昏○晉太子喜出

竹書紀季辨正卷第四

七

奔

十六季乙未魏武侯擊元季封公子緩

案史記佗公中緩

二十一季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二十三季於越遷于吳

三十六季王陟○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七月於越

太子諸弑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欲越滑吳人立

孚錯枝為君

烈王

名喜

元季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邯鄲地名曰佗難邯鄲地名於越大

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

二季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魏

觴諸侯于范臺○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

君哀侯

案戰國策梁主魏嬰觴諸侯于范臺大事記據世家

惠王十五季韓魯宋衛來朝在顯王十三季紀季來

朝在顯王十二季則觴諸侯當在來朝之後疑此錯

竹書紀季辨正卷第四

十六

簡嬰即筮也非武侯時事

六季辛亥梁惠成王元季案梁當佗魏韓其侯銷成侯遷晉桓公于屯

雷呂後夏○銷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鄴城

七季王陟○我師伐銷圍濁陽○齊田壽帥師伐我圍

觀觀降○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案水經河水注伐我佗伐銷又澮水注有齊師伐銷

東鄙圍中牟不言何季故脫

顯王

名匾**案**史記佗扁顯王弟

元季癸丑鄭城郡自此韓改。秦子向命為藍君

二季河水交亏龍門三日

三季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亏韓我師敗遁

案水經濟水注作戰亏陽

四季夏四月甲寅徙邦亏大梁。王發逢忌之藪呂賜

民。於馘寺區弟息弒其君莽安次蕪顛立

五季雨碧亏郢地景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案莊子甚弘从亏蜀埋其血三季化為碧景舊譌忽

依張氏本改正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九

六季我師伐邯鄲取刑人我師伐邯鄲取肥。雨黍亏

齊

七季我與邯鄲趙榆次陽邑。王會鄭釐侯亏巫沙

八季入河水亏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

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案河渠書大溝即鴻溝

九季秦師伐鄭次亏懷。城殷

十季楚師出河水呂水長垣之外。龍賈帥師築長城

亏圃邊

案水經河水注出作決

鄭取屯雷尚子

案史記正義屯雷故城在潞州長子縣今分屯雷長

子為二縣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水經濁漳水注作

尚子涅

十一季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王戶牖皆垣諸邑及

鄭馳地我取軹道與鄭鹿王及鄭釐侯盟亏巫沙呂釋

宅陽之園歸釐侯亏鄭

案水經濟水注引竹書梁惠成王十三季城濟陽今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十

在顯王二十八季是惠成三十季也十三次三十之

誤

十二季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於馘子

蕪顛卒是為焚燭卯次蕪顛立

十三季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亏安邑

十四季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秦公孫壯帥師城

上枳安陵山民邯鄲伐衛取漆富王城之。齊師及燕

戰亏洵水齊師遁

十五季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亏桂陽我師敗遁。東周

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宋景鼓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

案水經淮水注景鼓作景公會師作會齊師據上下文當有齊字

十六季王曰韓師諸侯師縣亏襄陵

案水經淮水注韓師下有賁字衍縣字張氏據呂刪補是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

舊注秦伐韓闕與惠成王使趙王成之不知是何季

竹書紀年辨正卷四

三

十七季燕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殺濁鹿敗燕師于勺。替取兮武濩澤

濩澤即雷澤舜漁處

十八季齊築房曰為長城

案水經濟水注房作防

十九季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

案張氏據史記周本紀裴駟注及水經汝水注燕公

字二書皆引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踰牟

後有子南勁水經注引紀季勁朝于魏則此子南即

勁也公字衍

二十季

二十一季魏殷臣趙公孫哀伐燕還取夏屋城因逆

二十二季王東孫何侵楚入三戶郭楚伐徐州

案王東日也上無時月簡有脫落

二十三季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潁陽。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絳中地城蜀絕于汾

二十四季魏敗韓馬陵

二十五季

竹書紀年辨正卷四

三

二十六季穰庇帥師及鄭孔夷戰于梁蔡鄭師敗通與齊田盼戰于馬陵

案一本庇作疵水經濟水注作穰宜

二十七季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九月

月秦衛鞅伐我蜀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

鞅我師敗通

二十八季城濟陽。秦封衛鞅于鄆改名曰商

案商舊譌作尚張氏據水經濁漳水注改正今從之

二十九季邲遷于薛。三月為大溝于北郭呂行圃田

之水

案張氏本據水經泗水注史記魯世家索隱孟嘗君傳正義作下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

三十季

三十一季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襲敗秦蘇胡于酸水

舊注不知何季附此**案**蘇胡即肯胡蘇鄭即韓也記者因季無考故重出

三十二季

三十三季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

竹書紀年卷第四

三

案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因改號曰鄭

故國策韓惠王偃鄭惠王猶魏徙大梁偃梁王也

王二季韓山堅賊其君哀侯史記謂韓嚴弑其君哀

侯立哀侯子是為懿侯懿侯子昭侯卒宣惠王立紀

季則自哀侯而下有其侯懿侯而下又有釐侯威侯

而無昭侯有宣王而無宣惠王是孰非雖不可考而

韓魏相近自己紀季為確

三十四季魏惠成王三十六季改元偃一季。王與諸

侯會于徐州。於馘子無疆伐楚

案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季歡襲王十六季哀

王二十三年昭王十九季安釐王三十四季景湣王

十五季王假立三季秦滅魏紀季謂惠王三十六季

改元後十七季蒙杜預味嶠皆云史記誤分惠王之

世為二王之季世本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昭王

生安釐而無哀王通鑑綱目皆載襄王立二十三年

蓋竹書魏史本戰國時魏人所作雖紀它國事間有

未確而本國之世次季數固可據也陸氏隴其大云

三十五季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

竹書紀年卷第四

三

舊注不知何季附此

三十六季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馘殺無疆

三十七季

三十八季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王會鄭

威侯于巫沙

三十九季秦取我汾陰皮氏

四十季

四十一季秦歸我焦四沃

四十二季九鼎淪泗浸于淵

案此大寓言非誠九鼎淪于泗水也

四十三季

四十四季

四十五季楚敗我襄陵

四十六季

四十七季

四十八季王陟

慎覲王

名定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五

元季辛丑秦取我四沃平周

二季魏惠成王蒙

三季今王元季

四季

五季

六季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夏名陽

為河雝向為高平

隱王

史記佗報王名延蓋報隱聲相近**案**史記報王在位

五十九季後襄王四十季方滅于秦竹書終于襄王

二十季當報王之十六季記者于襄王尚僭今王報

王不應有諡附注報隱聲相近之說非也所謂隱者

不設直斥時王之意云尔據世紀報王名誕

元季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梁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

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二季齊地景長丈餘高一尺。魏呂張儀為相

三季韓明帥師伐襄王。秦王來見于蒲阪關。四月

截王使公師隅來獻肩三百箒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竹書紀年辨正卷第四

五

案水經河水注來獻下行秦自始罔及五字

五月張儀卒

四季翟章伐衛。魏敗趙將韓舉

五季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六季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棗。楚庶章帥師來會

我次于襄王

案河水下脫溢字酸棗下有郭字當依張氏本據水

經濟水注補

七季翟章殺鄭次于南屈

舊注此季未的案水經河水注引此夷不著季分

八季案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師殺皮氏圍疾
司風

案圍疾司風語雖費解而水經汾水注所引與舊本

同張氏據史記樗里子傳索隱徑改作案褚里疾圍

蒲不克侶率

九季城皮氏

十季

十一季

竹書紀年辨正卷四

三

十二季案拔我蒲阪晉陽封谷

十三季即鄆命吏大夫奴遷亏九原將軍大夫適子戊

吏皆貉服

案戊吏舊譌作代吏貉譌作貂依張氏據水經河水

注改正

十四季

十五季辭侯來會王亏金止。楚入離氏楚人敗

十六季王與齊王會亏韓

舊注今王終二十季案今王襄王也在位二十三季

作紀年者終亏襄王二十季史記襄王作哀王

竹書紀年辨正卷四

三六

竹書紀年辨正卷四



〔清〕雷學淇校訂

竹書紀年六卷附辨誤一卷
考證一卷年表二卷圖四卷

清亦囂齋刻本

畧例

紀年者魏史記也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春秋而外獨

紀年藏家中獲免晉興既得是書命荀和衛東諸人遞相詮次

歷宋齊梁魏儒者咸實守之蓋恭重也晉得是書列于中經則

擊虞干寶郭璞及徐廣裴駰陶宏景 隋唐之際著作家亦多徵

引然諸經正義史漢注說每斥曰妄不以爲憑故傳者日稀積

久禠佚宋書藝文志止載三卷原書十卷朱子使林擇之求焉且

不獲今之二卷乃元明人所校宋本之殘缺耳予爲是先秦古

書多三代真蹟甲子事實有益于世教者不少故從事九年爲

之釐訂

紀年起黃帝終今王周宣王後用曲沃晉魏之年以夏正紀事

畧例

六朝唐宋言者既詳今傳本二卷幽王後仍紀周年用周正非

竹書之舊也譌舛既甚放失頗多茲據載籍徵引之文悉爲校

正各詳證據附見本條

紀年體例與春秋同房元齡管子注謂是周公之凡例也諸侯

周禮謂之四方之志墨子謂之百國春秋今紀中間有差異而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今紀中間有差異而

實係紀年舊文者如楚若陽是爲桓公黃帝至禹自禹至桀

鄒侯子解立列會舉謚成蓋紀出襄王冢此王未沒時魏之史

臣纂錄古志及其國書附辭紀下以便省覽進呈于王供檢閱

者是即紀年之傳矣其初傳文必旁見側出與正紀不甚相滯

特竹簡科斗書湮穉歲久難盡辨晰故晉時杜預郭璞已合紀

傳同稱近時傳本溷亂尤甚矣今所校訂凡紀文皆作大字傳

文在紀內者以小字別之其附于後者皆亞紀一字使傳與附

注有別紀與體例無違

紀年有附注傳本謂出沈約不知果否母曰諸段辭義荒渺乃

帝王世紀文說出緯侯者沈氏既采入宋書無應更錄于此相

傳既久姑且存之其他注文唐宋人亦或稱引今別加注字並

爲勘定

李唐而後議紀年者多誣趙宋以來傳竹書者實誤誣者枉正

誤者失真知而不言毋亦後死者之咎矣作者考證一卷辨誤一

卷

班馬二書久爲世重據文覈事每有難通三統歷增益歲年六

國表紊淆事實如商周御宇齊滑伐燕紀載之訛遺誤不少矣

畧例

據紀年歷象歲差有定數無庸後代煩更史傳疑義可旁通證

以古經尤合網羅有自探討奚辭作紀年甲子年表列國年表

一卷

大圖在上行健不息歷古迄今有何疾遲六朝來言歲差者乃

各不同此未考紀年六甲之故也三統三正即史記之斗綱三

建司馬氏世掌天官所著十書此爲最古儒者不察乃以湯武

改正朔解三統沿訛非一日矣今參考漢以後法取證秦以前

書述紀年歷法天象圖一卷

國勢必因山澤地利關乎盛衰冀雍形勝實爲神臯徐豫土饒

每多河患管子曰樹國必于不傾之地此專以形勢爲言而在

德不在險則所以長治久安者更有當務稽古者立言不擇甚

謂禹有鴻溝之鑿湯為迂道之師證以竹書其証立見作紀年地形都邑圖一卷

司馬子長以伯益栢翳為二人謂黃帝至紂四十六世至武王止十九世自言姓氏所出竝舉重黎昔人嘗訾議之矣然成周以降日趨于文宗支別而氏族繁謚法備而名號眾加以烏焉字別雉兕音訛岐之中又有岐實非臨文者所能猝辨竹書所紀有異於舊說而實與經傳發明者是亦考古之一證焉作紀年世繫名號圖二卷

疑必析乃明事無徵不信晉獲紀年十二卷其說與秦漢來傳注多殊故當時王庭堅輩頗詰難之東廣微隨疑分釋作釋難一篇論者謂皆有義證惜其文今不傳矣考紀年所載與秦以前古經諸子史傳多符世因傳本殘缺尤詆議之因述東氏之意作義證四十卷

畧列

三 亦驚駭齋

竹書紀年卷之一

梁沈約附注

黃帝軒轅氏

注 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壽邱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

初制冕服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注

五帝紀

一

亦驚駭齋

注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于攝提名曰景星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元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阿閣或鳴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蟪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徐本作五十七年

注 庚申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皇翔于東郊而樂之其音中夷則與天



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名史卜之龜燹
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
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燹霧既除游于洛水之上見
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得圖書
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于明庭
今寒門谷口是也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孫本無帝字

一百年地裂。帝陟

注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王應

紀年

五帝紀

二 亦器器齋
校定本

地裂而陟葬。羣臣有左徹者感恩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

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

韓昌黎黃陵廟碑引注文首句崩作沒缺處當是喬山字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抱樸子曰汲冢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為黃帝像率諸侯朝奉之路史後紀六引紀年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今按抱樸子無此文路史所稱亦張華博物志說羅氏誤以為注也

帝摯少昊氏

注約案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

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

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

紀年存少昊之名而無所紀因竹書出冢簡多放失李唐以前無稱述者故輯者缺之沈注不知摯與清是二人故前二十六字誤以帝摯為清後十六字又誤以清為帝摯詳義證

帝顓頊高陽氏

注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宮生顓頊于若水首戴干文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歷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鯨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

傳文前四字近本缺據郭璞大荒西經注引補

七十八年帝陟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紀年

五帝紀

三 亦器器齋
校定本

帝嚳高辛氏

注生而駢齒有聖德初封辛侯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

鞀鼓擊鐘磬鳳皇鼓翼而舞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郟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注帝子摯立九年而廢

帝堯陶唐氏

注 母曰慶都生于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祐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于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

丙子隋書律歷志引作景子避唐諱也路史後紀注引作丙子

命羲和 歷象

大字本和作大 缺文今从之

五年初巡狩四岳

紀年

五帝紀

四 亦監器齋 校定本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焦僂氏來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五十年帝游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郭璞海內南經注引作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作后稷放帝子丹朱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注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筵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箴脯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蕞莢一曰歷茨洪水既平歸功于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墀于河洛擇良日帥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于日景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

紀年

五帝紀

五 亦監器齋 校定本

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匣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閭色授帝舜言虞夏當受天命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昴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八觀齋用元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注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為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

紀年

五帝紀

六

亦當齋
核定本

帝舜有虞氏

注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于歷山夢眉與髮等遂登庸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樂

注 帝即位黃萊生于階鳳皇巢于庭擊石拊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景星出于房地出乘黃之馬

三年命咎陶作刑

咎近本作皐北堂書鈔十七引作咎

九年西王母來朝

注 西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珎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注 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近

說作 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堵持衡而笑

注 本字缺據說作磬今據宋書符瑞志增改 曰明哉天下非一人

之天下也亦乃見于鐘石笙管乎乃薦禹于天使行天子事

也于時和氣普應慶雲與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纓

綬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頓首曰明明上天爛然

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

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

紀年

五帝紀

七

亦當齋
核定本

聽簦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蹇衰去之于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于其藏蛟魚踊躍于其淵龜鼈咸出于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于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景榮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

通鑑前編謂紀年載日月有常一歌誤在伊尹祀桐宮下據此是宋時輯本與今異也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注 義鈞封于商是為商鈞

三十年葬后育于渭

注 后有娥皇也

育字當是育字之誤漢書地理志云扶風郡陳倉有舜妻育家祠水經渭水注引作黃帝孫舜妻盲家蓋皇育音相近古皆字誤也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通鑿外紀注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水地圻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晝日不出案隨巢乃聖家者流今墨子書有其事或沈注紀年徵引其語故外紀云云未審沈注原文為何如也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紀年

五帝紀

八

亦器器齋
校定本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

注 鳴條有蒼梧山帝崩遂葬焉

近本注未有今海州三字案海州置于東魏在沈氏後非沈注也困學紀聞引薛氏說謂蒼梧山在海州界蓋纂校者取而增益之今刪

竹書紀年卷之二

通州雷學淇校訂

梁沈約附注

帝禹夏后氏

黃帝至禹三十世

此七字與下自禹至桀自武王至穆王數段語意相類亦傳文也諸本皆缺今據路史發揮引補

注 母曰修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已

背剖而生禹于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鈎鈐胸有玉

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曰洗于河

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于河

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訖授

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禹治水既畢天錫元珪以

紀年

夏后紀

一
亦器器齋
校定本

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

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是為洪範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

三年喪畢都于陽城

傳文二語傳瓊漢書音義當引之瓊與荷同較竹書穆天子傳故並見紀年近本以附前注之末甚誤禮記緇衣正義引作禹都咸陽亦非

頒夏時于邦國

邦國徐發天元
歷理引作方國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注 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

命于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成龍于是曳尾而逝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夏六月雨金于夏邑。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禹立四十五年

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啟

帝啟

注一曰會

注文諸本缺據路史後紀注引補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

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紀年

夏后紀

二 亦器器齋 校定本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注有扈在始平鄂縣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郭璞大荒西經注路史後紀注俱引作夏后開衛九招

十一年王放季子武觀于西河

注武觀即五觀也觀國今頓邱衛縣

此注及上有扈七字近本皆細書分行係于紀下考始平頓邱皆晉時郡名二段自屬休文註說否則晉人校詞而沈述矣之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北堂書鈔十三引作啟征西河路史國名紀六亦引之

十七年陟年九十八

紀文十七近本作十六張本作十八今從陶宏景真誥開幽微第一注引改傳文四字據真誥及路史後紀注引補真誥引云啟即位立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滅後至今已卯歲九二千四百五十二年路史引云啟立十九年九十八歲真誥所引七九字顛倒路史十九年亦十七年之訛以陶氏所云啟崩後至已卯之年數推勘自見陶氏所云今已卯即禘神極第三所云齊東昏之已卯也路史引作年九十八此尤可徵信不然從近本十六年說則太康居喪不應四年路史亦不應以啟立十六年為年代歷文而別紀年云云矣從此時水土已平十二州已建禹不應謂啟嗚而泄子弗子惟荒度土功矣可知真誥所引文實顛倒路史注及諸本十皆字誤也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吹于洛表羿八居斟鄩

紀年

夏后紀

三 亦器器齋 校定本

斟鄩漢書音義引作斟尋路史注作斟尋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

六年錫旻吾命作伯

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帝邱依鄴侯

注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

紀文帝邱諸本作商邱蓋簡出家中土氣侵饒字多消滅未易辨斷故水經甄子河注已延此誤王伯厚所謂繆出帝王世紀者也案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衛遷于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實武子不可曰相之不祀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杜注云相夏后啟之孫居帝邱據此是相居帝邱非商邱甚明今改都近來作邱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帝邱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
作帝相即位處商

征吠夷

太平御覽八十二及路史後紀俱引作征淮
夷漢書西羌傳及通覽前編引作征吠夷

二年征風夷及黃夷

漢書東夷列傳注引無風夷及三字路史引
無夷及二字今據太平御覽八十二引補

七年于夷來賓

八年寒泥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漢書音義
引無于字

紀年

夏后紀

四

亦露齋
校定本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

二十年寒泥滅戈

二十六年寒泥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淮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泥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商

注 斟灌之墟是為帝邱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靡

奔有鬲氏明年后緡生少康

夏世子少康生

丙寅年
乙酉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世子少康使女艾伐過殺

澆甲辰年

明應麟史學佔佩
引女艾作靡艾

伯子杼帥師滅戈。伯靡殺寒泥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注 少康既長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

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

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

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澆

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為備少康使女艾謀澆初泥娶

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

所求女岐為之縫裳其舍而宿女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

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喉澆頭墮乃

斬澆以歸于少康于是夏衆滅泥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始

紀年

夏后紀

五

亦露齋
校定本

聞之立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注文首句諸本作明年后
緡生少康今从大字本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注 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

郭璞爾雅釋親注引竹書云不窋之弟孫未審
是此處傳文否或瑣語名封及大歷等說也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胡應麟三墳補
遺引作十六年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邱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作帝杼居原自遷于老邱王路史後紀十四注同益字誤

八年征于東海伐三壽得一狐九尾

郭璞山海經注引作伯杼子征于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路史注引作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通覽前編舉要引作五年征東海伐三壽近本伐俱作及路史國名紀云王壽即平壽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注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紀年

夏后紀

六 亦器器齋 校定本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漢書東夷傳注引云后芬發即位二年九夷來御路史引作三年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三十六年作園土

四十四年陟

注芬或曰芬發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珪賓于河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此無年吳本張本東作冬今从北堂書鈔八十九及路史後紀十四注引改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

注芒或曰帝荒

北堂書鈔八十引帝荒作后荒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

紀年

夏后紀

七 亦器器齋 校定本

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

殷侯子亥郭璞大荒東經注引作殷王子亥又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汲郡竹書今諸家本皆無僕牛名當是傳文有脫缺也

注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此注文也與上杼能帥禹一段皆沈氏所引國語文近本誤接傳文後今析置之

二十一年命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吳本何本作命咎夷白夷元夷風夷口口黃夷張本作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黃夷陳本作命咎夷白夷元夷風夷黃夷今从漢書東夷傳注及路史後紀注引改又路史注有由是服从四字此乃漢書西羌傳文所謂后泄始加爾命由是服从也羅氏以為紀文誤

二十五年陟

路史注引此五誤作一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尙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作五十九年其弟立是為帝尙

帝尙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注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紀年

夏后紀

八

亦器器齋
核定本

帝厘

注 一名整甲

諸本及太平御覽八十二俱作一名亂甲案亂甲是孔甲非帝厘亂孔字相似故誤帝厘乃一名整甲非亂甲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今下紀云居西河作西音即其事殷字乃夏之謬逸書管參云其在殷之五子亦誤夏為殷蓋古文二字形似也今改正詳下

元年己未帝即位

居西河

四年作西音

諸本居西河三字系于即位下愚案郭璞海外東經注引紀年云亂甲即位居西河是即位時居西河者乃亂甲非整甲也諸本誤以整甲為亂甲故即以三字係于即位下考呂氏春秋云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據此是整甲即位之年猶居故處至二年或三年徙宅西河四年乃作西音也居西河三字當是某年自某遷于西河不得僅如此

云特古事錄遺舊簡機軼不可詳已

昆吾氏遷于許

注 已姓名樊封于衛夏衰為伯遷于舊許

胡應麟史學佔碑引紀作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

八年陟

帝亂甲

諸本作帝亂甲于帝厘下注云一名亂甲案山海經注引紀年云亂甲即位居西河羅莘路史注云亂甲見汲冢紀年左傳作孔甲夫帝厘即位時不得即居西河予既前證之矣且景純在沈氏前若亂甲是沈氏注文則景純不得先易紀文之帝厘為亂甲沈羅莘云亂甲見紀年左傳作孔甲是紀年元文止作亂甲無孔甲之稱明矣今改正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西河。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三年王畋于蕢山

紀年

夏后紀

九

亦器器齋
核定本

賁从升从力从貝音倍近本作賁誤

五年作東音

注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東陽蕢

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見

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

曰以為子一人子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歸既長為斧所戕

乃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

此注諸本系七年下今析置之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注 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其後為范氏

九年天有祇孽十日竝出。王陟

天有祇孽十字諸本系帝歷八年下王陟作其年陟案山海經注引紀云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竝出路史後紀云天有祇孽十日竝照于東陽其年胤甲陟注謂事見紀年夫宋時竹書猶傳三卷長源父子實親見之其所著書必不誤也今既証以他籍知帝歷為整甲非胤甲則孔甲之為胤甲愈可徵信故據諸書改系于此其年陟乃徵引者約舉之詞元文當是王陟

日本有十迭次而出運照無窮堯時為妖十日竝出故為射所死

此注諸本缺據太平御覽三卷引補又四卷引云本有十日迭次而遣運照無窮

殷侯復歸于商邱

帝昊

注 昊一作皐

紀年

夏后紀

亦定本

元年庚辰帝即位。使豕韋氏復國

注 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為伯

三年陟

帝發

注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其子立為桀

注末五字諸本脫今據太平御覽八十二引補

元年乙酉帝即位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壻會于上池。諸夷入

舞

漢書東夷列傳注及通鑑前編引無再保壻七字北堂書鈔八十二引有

七年陟。泰山崩

帝癸

注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築傾宮。毀容臺。吠夷入于岐以叛

六年跋踵戎來賓

跋字从足或从止近本作跋誤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初作輦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注 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

紀年

夏后紀

士

亦定本

子焉斲其名于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

日妹喜于傾宮飾瑤臺居之

此段傳文劉逵吳都賦注郭璞山海經注裴駟史記司馬相如傳注並引之三人皆在沈氏前非沈注可知第于傾宮八字應在后愛二人下蓋宋元來輯是書者因此八字裴注未引見于他說故綴于傳末然既棄之矣何復飾瑤臺居之乎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傳文作后桀妹喜下作桀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無居之二字一百三十五引作后桀伐蒙山山民進女于桀末句作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開夏無于傾宮八字三百八十一引作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八百五引云瓊室高約之郡府紀年曰桀伐岷山岷山女是桀二女曰琬曰琰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王辛紉事觀劉逵吳都賦注所引自見與伊尹交遂以開夏乃竹書瑣語附會國語比而亡夏之說亦非紀文觀楊慎丹鉛錄所載自見皆李斯等誤綴于此也岷山蒙山嶓山實皆一地傳述者有誤耳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

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降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年商滅溫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毫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日竝出費伯昌出奔商

案帝王世紀及博物志三
日是二日之訛說詳義証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紀年

夏后紀

主

亦爲舊齊
校定本

三十年隳山崩。殺其大夫關龍逢。商師征昆吾。冬聆隳

災

三十一年社圻裂

此紀諸本缺據太平御覽八百
八十路史後紀十四注引補

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
朶商師征三朶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二年

注 起壬子終壬戌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傳二作一路史後紀注引作二蓋自虞
舜十四年禹代虞事數至桀亡之歲共有此數也若自禹卽
帝位數之祇四百三十二年與漢書律歷志帝王世
紀諸書說同附注六字卽從卽帝位起數非釋傳已

紀年夏后紀終

竹書紀年卷之三

通州雷學淇校訂

梁沈約附注

殷商成湯

名履

注 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千

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爲天子三讓遂卽天

子之位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

祀郊禘與其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

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

長爲堯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

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

紀年

殷商紀

一

亦爲舊齊
校定本

誓而有導身而揚聲長九尺臂有四肘是爲成湯湯在亳

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湯乃東至于

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爲

黑玉又有黑龜竝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伐之禱杙之

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

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馘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

下之號曰殷

路史後紀引注文首句作湯七年而
九征太平御覽八十三引與今同

十八年癸亥王卽位居亳。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氏羗來賓

二十年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外丙勝居亳

紀年

殷商紀

二 亦詳前條

二年陟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杜預左傳後序引無名庸元年丁丑王七字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注約案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注約案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

左傳後序引此紀七年上有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字無大霧句路史發禪注引與後序同七年作三年大字本無乃自立及此段紀注于沃丁即位後書云伊尹卒又細書云百有六歲與楊慎所引紀年同蓋元明輯是書者因其紀年削去不載復從經傳之說疑為此也非紀年原文沈注疑紀為後世所益亦未確杜預陸機皆已稱引則此紀非後世所益甚明蓋戰國時處士橫議實為此言猶鹿毛壽之說燕王謂益于啟位而啟殺之也魏之史臣信其誣說誤筆于書無庸駕言

偽託矣

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

沃丁

紀年

殷商紀

三 亦詳前條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

十九年陟

小庚

名辨

注約案史記作太庚

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小庚辨即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
作小甲高即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已

名佃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
作雍已佃即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紀年

殷商紀

四

亦歸附齋
校定本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穀从穀从木諸
本多誤作穀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注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

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大宗

太宗諸本作中宗又注云竹書作太宗案下注祖乙爲中宗則太戊自當是太宗未審誰氏據史記文改作中宗故校者又正之云竹書作太宗也今從大字本及張本改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太平御覽八十三
引無傳文三字

六年征藍夷

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作
仲丁即位征于藍夷

九年陟

紀年

殷商紀

五

亦歸附齋
校定本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囂

邳人妘人叛

史學帖傳引此
作外壬四年

十年陟

河亶甲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

姚吳何本作仇古通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云河
宜甲整即位自歸遷于相征蓋夷再征班方

九年陟

祖乙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云祖
乙勝即位是為中宗居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紀年

殷商紀

六

亦
枝定本

十九年陟

注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

近本注下有細書云史記與無
逸無之蓋輯者校勘之詞今刪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

名踰

注史記作沃甲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
帝開甲踰即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年自庇遷于奄

近本脫自庇二字太平御覽八十
三引云南庚更自庇遷于奄今補

紀年

殷商紀

七

亦
枝定本

六年陟

陽甲

名和

注一名和甲

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

郭璞大荒北經注引作
和甲西征得一丹山

四年陟

盤庚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

十四年自奄遷于殷

殷虛南去鄴四十里是舊殷虛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二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為離宮別館

沙邱皆為離宮別館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紀作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近本皆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謂紀年云盤庚字也北蒙曰殷墟路史國名紀引作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墟此皆因紀年一書世少傳本其軼時見他說錫錄多訛故著作家誤讀漢書音義及水經注文幻而為此近本又以訛傳訛失于考質故也案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引傅頊漢書音義云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水經洹水注曰洹水出山東遼殷虛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二書之文本如此皆指殷言也當時錄板鈔錄者字有訛脫于是讀者以此為北遺去汲字下連殷虛為句遂曰自奄遷于

紀

北蒙曰殷虛又誤水經注此遂二字為北蒙乃又曰自奄遷于北蒙曰殷不知二書所引紀文初未嘗如此也殷虛二句本解商人所以兼號為殷之故非紀年有此詞也今尚書盤庚正義引紀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詞與傅頊二書所引相應故據以改正。殷虛以下五十三字皆魏之史臣附錄于下釋遷殷及此後十一王居殷之詞也諸本皆缺首二句漢書音義引之四作三盤庚正義引作殷在鄴南二十里今據括地志引補家括地志謂鄴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

殷商紀

亦

亦

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水經注謂洹水出山東遼殷虛北又東北過鄴縣南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北是殷虛在安陽西北南矣通計之蓋殷在鄴城西南三十五里傳云在南其大望也云四里古尺短也古文三四皆積畫成字故音義等書皆誤三為三也是舊殷虛括地志引作是舊鄴城今據漢書音義改正自盤庚以下據史記殷本紀正義引補二百五十二年在位之數推演改正

十五年營殷邑

十九年命邠侯亞圍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頌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名斂

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昭居于河學于甘盤

昭近本作武丁

紀年

十年陟

武丁

殷商紀

亦

亦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羗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五十九年陟

注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是時與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荆蠻

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

名曜

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祖庚躍居殷

作高宗之訓

紀年

十一年陟

祖甲

名載

注 國語作帝甲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

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

近本紀下有分行細書云祖甲西征得一丹山此郭璞大荒北經注所引和甲事輯者誤系于此也刪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三十三年陟

殷商紀

十 亦舊本 校定本

注 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迫

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

近本注下有分行細書引國語元王勤商四語節去而與二字于文義頗不協蓋校輯者所附益非沈注也大字本及張

馮辛

名先

注 史記作慶先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名暮

紀年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八年陟

武乙

名瞿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邠遷于岐周

三年命周公奭賜以岐邑

諸本三年下有自殷遷于河北六字又有十五年自河北歸于洹九字又文丁紀居殷下有分行細字云自洹歸殷邑案前傳云自盤庚遷殷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據此是盤庚以後無復徙都之事諸本脫去傳文不知盤庚之遷已在河北故刺取史記等文擬而為此又自矛盾其說謂自河北歸于洹夫前此既未嘗都洹則此之所謂歸者何義乎謂文丁既自洹歸殷矣則紂之滅時何以又在朝歌乎反復推勘知此二十字皆非紀文蓋紂時以朝歌為下都時游居之有淇園及鹿臺故紀云帝辛十七年王游于淇傳亦云有離宮別館初未嘗從宗廟社稷胥人民而遷之也觀路史

殷商紀

十 亦舊本 校定本

國名紀之遷庇遷奄遷微皆云見紀年未與朝歌則云水經
世紀不曰見紀年則此非紀年文益信今既補錄盛庚傳文
此二十字悉
從張本刪去

二十一年周公宣父墓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大字本
無乃字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穀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末五字諸本脫據漢書西羌傳注引補

王暉于河洛大雷震死

文丁

紀年

殷商紀

三 亦當釋齋
校定本

名托

注 史記作太丁非

後漢書注及通鑿前編注引紀文仍作太丁誤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漢書西羌傳注引此作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

漢書西羌傳注引云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文選典引注引作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蓋誤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後漢書注引周公季歷亦作周人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駟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

漢書注引作周人伐駟徒之戎獲其三大夫

王殺季歷

注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桓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

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

晉書束皙傳引紀作文丁殺季歷史通引作文王殺季歷文王即文丁王也皆約畧之詞注下近本又有細字云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鬱厄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前二語本庚信齊王憲神道碑執王季碑作囚箕子後三語本蔡

語本庚信生沈氏後沈無從得見庚文且與注交義不屬此校者所附非沈注也

十二年周文王有鳳集于岐山

元年

紀年

殷商紀

三 亦當釋齋
校定本

周文王元年五字當在帝乙元年下蓋此時文王但即繼體之位未改元也書無逸曰文王受命為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今自帝辛四十一年文王薨逆推之至帝乙元年實五十年是此時未改元明矣魏之史臣誤以王之即位亦如殷法以王卒之明年即改元不知王痛父死之非罪實畢三年之喪始即諸侯之位故無逸云五十年也況震怒其父而囚殺之恐王之且有後命不遽改元者亦人臣待罪竟上之意鄭康成無逸注云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然則文王居喪釋服或謂呂氏春秋制樂云文王立國五十年而終一即二年也之誤書云五十年特約舉之詞此不必然夫無逸乃周公陳戒之書其于殷之三宗皆詳舉其年而反獨于文考之年約之乎呂覽制樂篇一字自是衍文若果是二字之譌與紀年說亦正符合但五十二年是統居喪之數計之非改元後五

帝乙

十三年

名羨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

九年陟

帝辛

名受

注卽紂也一日辛受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邳侯

注周侯爲西伯昌

邪諸本作邪陳本誤
作刊今从大字本

三年有雀生鷄

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

紀年

殷商紀

丙

亦詳竊齋
校定本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雨土于亳

六年西伯初禱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作瓊室立玉門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游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尙以爲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鳥集于周社。密人侵阮西伯

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注約案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

始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邾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

周。周大曠

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云帝辛受時周大曠未詳何年
今諸本缺附于此者恐卽下年周大饑之誤存以俟考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

鏞

紀年

殷商紀

五

亦詳竊齋
校定本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周文王葬畢畢西于豐三十里

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有女子化爲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嶢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戡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二日竝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囚箕子殺王

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周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

周武王十一年六字諸本缺今據新唐書歷志引補伐殷唐書作伐商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誤

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一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髡

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注伐殷至邢邱更名邢邱曰懷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七年

注起癸亥終庚寅

史記集解文選六代論注竝引傳文二十九王乃三十五之訛魏之史臣誤計其數也七字俱訛作六蓋自成湯十八年即天子位至帝辛四十年共用歲四百九十七明年即周武王元年也若終紂之世則五百有八年自伐桀之年計之則五百零九年統成湯元年計之則五百一十五年也附注六字即五百有八年之數

紀年

殷商紀

去

亦舊舊齋校定本

紀年殷商紀終

竹書紀年卷之四

通州雷學淇校訂

梁沈約附注

周武王

名發

附注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禘見大人迹履之當

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生男以為不祥棄之阨巷羊牛

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

鳥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願有

異相長為堯稷官有功于民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

以天子之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

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

紀年

周紀

亦舊舊齋校定本

之十年飛龍盈于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

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已溲于豕牢而生昌是為文王

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大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

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

從之故季歷為嗣以及昌昌為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

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棫柞以

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

書及豐置于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也殷

者紂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大師以佐

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此至于磻溪之水

呂尚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

變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字疑兩

玉鈴報在齊尙出游見赤人自洛出授尙書命曰召佐昌者

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鸞鸞鳴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

房後有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

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字疑去五星聚房昭

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代立是為武王武王駢齒望羊將

伐紂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

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

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

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

烏鳥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

應以吉也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

呂尙于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室一作柱因名蒿室

既有天下遂都于鎬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姆野王親飭受于南

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水經淇水注引作武王親禽帝受辛于南單之臺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作大武樂

十三年巢伯來賓。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壇作金滕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初狩方岳誥于沫邑。冬遷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秋王師滅蒲姑

紀年

周紀

二

亦驚雷齋
校定本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年九十四真語闕幽微第一注引作年四十五路史及通鑑前編引作年五十四何本陳本同 閏本作年八十四大字本吳本張本作年九十四說詳義證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公總百官。庚午周公

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王加元服。武庚

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邶即古費字廣韻作柴或作鄴近本作邶張本作柴實誤邶柴古邶字與邶費異

秋大雷電以風王遊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紀年

周紀

三

亦驚雷齋
校定本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注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

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

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

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

都。立高圉廟。十二月周公復政于王

復政在王如東都朝諸侯後故洛誥傳曰周公攝政盡此七年十二月今諸本系于春二月前蓋十二月之誤也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俱遷庶殷于魯。作象舞。鳳皇見遂有事于河

注 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皇見

莫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昃榮光竝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

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

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隔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

于秦漢盛衰之符麒麟游苑鳳皇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

皇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膏樂

兮民以寧

鳳見及注諸本誤系十八年案注云七年制禮作樂神鳥見則此紀在作象舞後甚明若十八年周公已沒不得有沈璧

紀年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

肅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越裳氏來朝。周文公出居于豐。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周文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獻禾二句諸本誤系十一年薨葬二句諸本誤系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案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今紀文命君陳即在是年未此公于是年薨一証也禮記明堂位祭統皆謂成王賜魯重祭使禘于周公今紀文三十三年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若公尚未薨何來此祭此公于是年薨二証也公之兄弟同母十人邑考早卒武王管叔皆公兄也其餘皆弟兄弟之長不過二三年故公視武王當少五六歲今武王紀云王陟年九十四風俗通及漢書集解云周公年九十

九以公少武王六歲計之十一年薨適符其數若二十一年薨是公少武王十六歲便皆不合矣此公于是年薨三証也尚書大傳謂致政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然後周公疾此公于是年薨四証也皇王大紀通鑑前編皆謂成王十一年公薨此公于是年薨五証也紀文是年正月王來視公疾十三年六月魯公已禘服以禘禮吉祭于公廟此即春秋時魯用吉禘所由來此公于是年二月薨六証也諸侯五月而葬故葬亦在是年未熟在秋故獻禾當在上年今改正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注 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

十四年冬洛邑告成

案紀自七年至二十二年諸本文多差舛如復政當在七年未鳳見當在八年作象舞後歸禾當在十年居豐後周公之薨葬當在十一年命君陳上今皆倒置不足依據又近本十四年有秦師圍曲城克之七字此當在首魏紀中此時秦尙未封不得有秦也校錄者因廢脫乘次遂沿此誤今悉正之

紀年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

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

注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注 文十六字史記周本紀文也李善文選賢良詔注策秀才文注及太平御覽八十五卷皆引為紀年文蓋沈氏引史文以為此注善等又引沈

注也諸本皆脫今補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冬十月王歸自東

都大事于太廟

十月下諸本脫王
字據大字本補

三十年離戎來賓

注約案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命王世子釗如

房逆女房伯祁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注約案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于豐

紀年

官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

六年齊太公卒

大字本紀下有年百有十歲五字楊氏丹鉛錄亦引之洪案此五字見晉汲縣太公碑非傳文也考太公歸周年已七十故孟子謂之大老荀子謂行年七十二其後事文王十一年事武王十七年事成王三十七年至康王六年卒年百四十一餘歲矣若是百有十歲豈太公四十歸周即可謂之大老乎五字是輯者誤附斷非紀文卒字近本作薨今據汲碑及困學紀聞八卷引改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北堂書鈔十八引作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秋毛鷗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命。王南巡狩至于九江廬山。魯侯禽父

薨

魯侯禽父薨近本係十九年非是案史記魯世家曰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首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劉歆三統歷皇甫氏帝王世紀皆謂伯禽于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立四年及煬公今下紀云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蓋煬公元年事也是紀與史漢等書本合若是伯禽于十九年卒考公止立二年而禽父立五十五年矣古書未有此說今从大字本刪去十九年三字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昭王

名假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紀年

官

六年王錫郁伯命。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十九年春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

近本作有星孛于紫微今从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四卷及路史發揮四卷引改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冬十月築

祗宮于西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紀傳西鄭諸本及郭璞穆天子傳注四多作南鄭郭注云今京兆鄭縣也是鈔錯者誤西為南明矣南鄭在漢中不在京兆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八年春北唐戎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驪耳

郭璞穆天子傳注引此作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驪耳

九年築春宮

注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初學記二十四太平御覽一百七十三引注皆有穆字御覽脫有字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公班其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取共五王以

紀年

周紀

八

亦竊覽齋校定本

東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五王句近本附十七年傳中遷戎句近本係十七年未案漢書西戎傳云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

王遂遷戎于太原鹿狼事見國語餘皆見紀年也范氏親見紀文以五王句屬西征則非下北征犬戎事可知遷戎而曰

北征則所遷即五王可知且紀文東字與西字正相應若是北征時事是取以南非東矣輟是書者因穆王傳注引此紀文未能明析故有此誤況據穆傳十七年仲夏癸亥王禘于

昆侖之邱紆行六十日至孟秋癸亥晦至于西王母之邦孟冬東行王戌至于雷首是此年八月王在西極之地何有遷戎之命乎今較正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

大荒北經注引傳文有穆字穆天子傳注引無流沙句近本皆誤附十七年下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至于青鳥之所憩

注三危山

此紀末七字近本附十七年下文作西征于青鳥所解郭璞西山經注引此無年文與近本合藝文類聚九十一及通鑑前編引此俱係于十三年無祭公帥師從王及次于陽紆十字蓋山經注文多誤舛近本從之又係十七年誤也今據藝文類聚等書參訂注文三字近本作分行細書附青鳥所解下今改正

秋七月西戎來賓。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師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軍邱。五月

作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冬蒐于萍澤。作虎牢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

注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薨。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侖邱見西王母

紀年

周紀

九

亦竊覽齋校定本

諸本及穆王傳注三脫至字史記秦本紀集解引至作于昆侖俱作崑崙今從藝文類聚七及太平御覽三十八引補張濞列子注引無至昆侖邱四字

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磬人

傳文諸本缺今據穆天子傳注引補磬或作磬藝文類聚八引王母止之四字

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

諸本按上紀書之衍其年二字下有八月遷戎于太原事此誤從穆天子傳注文也山經注引此作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蓋五字衍穆王傳注本約舉之辭據傳文是年八月甲子朔王見西王母已酉舍于曠原已亥東歸時已仲冬矣昭宮即王之禱廟在宗周是王歸宗周後西王母始來朝也則此事不得紀于八月前亦不得與八月事同時並紀矣今據西山

穆王還履天下東征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

征億有七百三千里北征二億七里

經注所引改訂

經注所引改訂

經注所引改訂

經注所引改訂

近本傳上有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西征于青島所
解十九字又有分行細書三危山三字又本傳脫東征南征
北征三句二十三字郭璞穆天子傳注四引傳文亦脫東征
三句還履作還里今三危山以上據諸書移置十二三年紀
傳附注中東征三句據墨墨悉達開元占經四卷引補占經
脫還履二字天下二字又誤在東征下今校正楚辭天問篇
作環理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二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涉

大字本張本作二十五年餘作三十五年

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比蠶羅以為梁遂伐越

至于紆

紀年

周紀

十

亦尊魯齋
校定本

諸本脫伐楚二字比作梁廣韻引作穆王十七年起師至九
江以蠶為梁北堂書鈔十六引比亦作梁初學記七引無大
起九師四字比亦作梁李善文選江賦注引伐楚作征伐恨
賦注引作武王三十七年伐紆比作叱太平御覽七十三引
作七年大起師三百五引作四十七年伐紆脫魯字路史國
名紀六引作四十七年伐紆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玩釋為
梁蓋紆即楚字之譌因下有紆字故誤从紆叱即比字之說
因恨賦云梁蠶羅以為梁故誤从梁也案王逸離騷注云穆
王之越海比蠶羅以為梁是竹書未出之前已有此說从
比是也伐楚二字據藝文類聚七卷引補藝文比亦作叱

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年魯侯濟臺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共王

名繫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啟

天再啟近本及太平御覽二事類賦注一引紀俱作天再且
于鄭案開元占經三卷天裂占云汲冢紀年書曰懿王元年
天再啟穆帝升平二年天一夕再且于鄭據此是天再且于
鄭乃晉穆帝時事非懿王時事也宋初輯紀年者誤合為一
今改

紀年

周紀

十

亦尊魯齋
校定本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魯厲公擢臺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

注 懿王之世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

于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牛馬死

是年厲王生

諸本水作水牛馬死及傳文皆分行細書系水字下案皇王大紀通鑿前編俱言孝王之世大雨雹江漢水乃廡秦始封陰盛陽衰之象牛馬死亦紀文與傳語不屬蓋寒甚凍斃此明年所以命非子主牧事也

八年初牧于汧渭

孫本牧下有馬字

九年王陟

夷王

名變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紀年

周紀

主 亦器器齋 枝定本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太平御覽八十五引此脫玉字 北堂書鈔三十一引與諸本同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作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易蓋弱即烹鼎即鼎皆字誤太平御覽八十五引與諸本同

六年王獵于杜林獲犀牛一以歸

杜林近本俱說作社林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引作桂林案漢書地理志曰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顏師古注云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據此則王之行獵在杜林甚明杜社皆字誤也史記封禪書杜社亦說作社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冬雨雹大

如礪。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厲王

名胡

注 居穉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卽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公落。楚人來獻龜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齊獻公山藋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監謗。芮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

十二年王亾奔穉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穉共伯和卽于王位號曰共和

紀年

周紀

主 亦器器齋 枝定本

大字本與本注本何本及晉書束皙傳俱作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記周本紀索隱及陳本作干王位莊子首義引作卽于王

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楚子勇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穉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

和歸其國遂大雨

注 大旱既久廡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
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
之不怒道遙得志于共山之首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賦作戎
車。燕惠侯薨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魯懼公薨。曹公子蘇弑其
君幽伯疆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

注 自秦仲以前本無年世之紀

紀年

周紀

亦

亦器器齋
校定本

此注諸本缺今據唐釋道宣廣宏明集引補集又云史記竹
書皆云秦無歷數周世陪臣此合二書約言之也竹書原文
未詳

齊武公壽薨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

師伐荆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

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西戎殺秦仲。楚

子霜卒

七年王錫申伯命。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十二年魯武公薨。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十五年衛釐侯薨。王錫號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觀薨

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紀年

周紀

亦

亦器器齋
校定本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三十年有兎舞于鎬京

初學記二十九引作宣王三年有兎
舞鎬太平御覽九百七引脫于字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陳僖公卒薨

○有馬化爲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有馬化爲狐

化狐事近本皆係三十七年廣韻引無年脫有字開元占經
一百十八引作三十三年搜神記亦作三十三年且謂是年
幽王生今
據改移

三十七年燕僖侯卒。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敗績近本作敗迪
據漢書西羌傳改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遁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

邑

近本作戎人滅姜邑在汾隰
紀前據漢書西羌傳移訂

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

近本作王師敗于申案申者王之元舅后之母國七年錫命
增封後又為太子娶申是王與申方睦矣安有搆兵之事乎
今從漢書西羌傳文改章懷太子注云見竹書紀年
是紀年原文本如是也輯是書者誤作敗于申耳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 其子隰叔出奔晉。晉穆侯費生薨
弟 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紀年

周紀

去

亦據漢書
校定本

紀年周紀終



竹書紀年卷之五

梁沈約附注

晉殤叔

元年丁巳

紀自宣王四十四年變用晉年紀事說詳考証近本仍用周
年晉殤叔元年丁巳七字分行細書附四十四年下張本改
從舊文仍存四十四年等字並誤
今據左傳後序改用晉年下放此

三年周宣王陟

諸本以周年紀事某王之謚皆冠於元年前故崩亦止書
王陟張本自殤叔以後改從晉魏之年于諸王元年仍存而
不削此隱王等字所以得書于冊也趙宋之初實助此誤今
案晉魏二紀于諸國王侯葬卒皆備書國謚又紀云周宣王
子多父伐鄭又云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又云周惠王居于
鄭是周王雖天下共主國謚之書每亦制于列國今依春秋
之例不紀周王之元而
以國謚移冠王陟之上

紀年

晉紀

亦據漢書
校定本

四年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王錫太
師尹氏皇父命

晉文侯

元年辛酉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增賦

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為

桓公

近本作文侯元年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
為鄭公今從水經渭水注史通雜說篇引改近本水經注周
宣多誤作同惠或更脫惠字史通雜說篇又誤宣作厲云竹
書紀年出于晉代謂鄭桓公厲王之子與經典所載乘刺案
劉氏所謂經典即世本史記等書及漢晉人傳注也秦漢以
後著述家皆以鄭桓為厲王子而紀年獨以為宣王子故曰
乘刺若竹書本是厲王何乘刺之有乎且紀于宣王時止書
王子多父不加宣字謂是即王之子也于幽王時特加宣字
嫌于為幽王子也春秋外傳國語曰鄭出自宣王儋公二十
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宣公十二年傳曰微福于厲宣



桓武蓋外傳是明言所出內傳是稱其祖父之辭猶書之命晉稱文武也故杜注亦云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是漢晉之際亦有知鄭為宣王之後者已同周惠宣字形相似故鈔錄鈔板者多誤以鄭氏劉氏二書証之為周宣無疑今張本紀年同作周滿氏史通通釋惠作宣

王孽褒姒。冬大震電

孫本作大雷電

三年秦人伐西戎。夏四月隕霜

四月近本作六月今據毛詩正月序傳及左傳後序改後序謂紀年自殤叔以後皆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今後凡年月與夏正不合者皆據經改正其不見于傳紀無可考証者缺之

陳夷公薨

四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引此紀作平王奔西申

紀年

晉紀

二 亦訂定本

皇父作都于向

五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伯士死之

未四字諸本缺據漢書西羌傳注鄭樵通志引補

西戎滅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八月近本作十月今據毛詩十月之交序傳改从夏正

六年虢人滅焦

七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伯般為太子

般古盤字故蔡邕石經盤庚作般庚又作般故史記甘盤作般近本伯般俱作伯般案昭公二十六年左傳正義引紀云立伯般以為太子又引束皙校詞謂伯般古文作伯盤據此是伯般字伯般即般字所謂省古文也後世字始作盤因般服字相似故諸書皆作伯般今改正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引作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般為太子顧炎武日知錄引作伯盤

八年申侯聘西戎及鄆

九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桃杏實。王師伐申。

冬十一月日暈

九月桃杏實未審此月是夏正周正姑从近本張本亦改作七月冬十一月日暈近本作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暈蓋即犬戎入周之兆也以夏正言之實在此年十一月開元占經引鴻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日暈再重亦謂日暈在幽之末也

十年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子戲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般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宜臼于申是為平

王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周二王竝立此紀諸本脫于戲二字股誤作服魯侯及許文公誤作魯侯許男鄭子又脫是為平王四字今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引改案此時鄭武方在鎬京與魯衛秦師共擊戎寇戎退然後與晉侯等即王子于申謀徙成周以師送之當魯許立王

紀年

晉紀

三 亦訂定本

于申之時鄭與晉不與也鄭于二字明系校者誤增今刪去正義引紀文謂申魯及許立王子于申在幽王被弑之先此竹書簡錯末皆等未能校正者否則徵引有誤不足據也平王平字正義引作天此因二字篆文相似故誤今悉正之說詳証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

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

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周本紀集解引傳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脫去歲在庚寅十六字

王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

周

注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此紀諸本系平王元年國語史記皆謂在幽王十一年當是建子之月王已改元故鄭伯在喪亦得稱爵以夏正言之仍

是幽王十一年也今從國語史記說移此

十一年王錫命

錫命句近本系徒邑下从王入成周前甚誤案王之錫命即因其力戰戎兵虜王東徙故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于嘉後又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即言遷都之事已定物文侯使歸國也若系于從王入成周前不雅與書言抵忤與紀文亦紕繆矣今改訂

十二年王賜秦晉以郟岐之田。秦作西時。魯孝公薨。鄭人滅鄆。

賜田句諸本系于秦作西時魯孝公薨下案王因秦晉虜從之勞故賜以郟岐之地秦因賜田始作西時也系賜田于作西時後實誤張本刪去晉字尤非滅鄆句諸本缺據漢書音及大字本補

十三年齊人滅祝。王錫司徒鄭伯命。

十四年燕頃侯卒。

紀年

項吳本作傾

晉紀

四

亦詳器齋校定本

鄭人滅虢

十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宋戴公薨。

十六年燕哀侯卒。鄭遷于溱洧。

十七年楚子儀卒。

十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二十年秦遷于汧渭。

二十三年衛武公薨。

衛吳何本誤作魏

二十四年晉人滅韓。

二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張本于賜田句刪去晉字于此紀來歸改作歸周大誤案春秋時晉地西踰于河即東遷後之賜田也紀年本晉魏史臣所記故秦既驅逐戎人使來致地書曰來歸實是晉魏史臣之詞此尤可證晉年紀事之說

三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引云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蓋約舉之詞謂二王並立後之二十一年也

三十三年宋武公卒。

三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三十五年晉文侯薨。秦初用族刑。

晉昭侯

元年丙申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近本作封其弟成師于曲沃此輯者誤從史記年表文也今从大字本改

七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平是

紀年

晉紀

五

亦詳器齋校定本

為孝侯晉人殺潘父

諸本脫晉人平是為五字今从大字本增

晉孝侯

元年癸卯楚人侵申。

四年衛莊公卒。王人戍申。

八年齊莊公卒。曲沃桓叔成師卒于鯉立是為莊伯

注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

曲沃莊伯

元年辛亥春大雨雪

晉孝侯九年變用曲沃之年紀事說詳考証

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宋宣公薨。

宣近本作襄今
據春秋傳改正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七年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卻是為鄂侯

八年無雲而雷○魯惠公卒

注本年下有戊午晉鄂侯卻元年八字案紀年原文既用曲沃之年紀事凡晉侯之卒立又備書之則某君之年不書自見未得引湯武與王之例復為此文也今凡晉君元年等字皆刪削不載

九年魯公及邾公盟于姑蔑

注魯隱公元年己未春秋始此

附注十一字諸本皆分行細書系于年下今移此左傳後序引紀謂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此是杜氏推校偶誤否則疑錄此則附合此年不附何則建牙者說矣十一年當是八年

十年冬十有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紀年

晉紀

六

亦置器齋
校定本

近本作平王五十一年春二月今據春秋經文改从夏正

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周平王陟

正月近本作三月今改從夏正

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

萬救翼荀叔軫返之至于家谷

近本翼侯焚曲沃九字系至于家谷下案水經潁水注引云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下又引莊伯以曲沃叛二十二字夫以年系于焚禾之上而叛又在十月則焚禾事在前可知故據以改訂鄭注于而還下又引有作為文公四字作益是字之說此惠公十五年公子重耳入于曲沃下傳文也誤衍于此

十三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復攻晉

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晉人二字據大字本增近本哀侯下又衍公子萬救翼十四字

十五年曲沃莊伯卒子栾立是為武公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

注相一作桐

翼侯以下及注文近本系十二年焚禾句下案此紀不可確知何年然既云武公請成則非莊伯時事甚明過此以往沃日強翼日弱翼縱伐沃無大捷之理當是武公初立翼伐其喪報莊伯復攻之役也故移系于此至相向水經潁水注引作至桐庭乃返蓋宋魏時傳寫已異故附注云云

曲沃武公

元年丙寅尙一軍

尙一軍三字近本誤系是為武公下今據水經河水注路史國名紀移此

芮人乘京苟人董伯皆叛

近本叛下衍曲沃二字水經河水注路史國名紀引無

紀年

晉紀

七

亦置器齋
校定本

六年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

近本系此于桓王十一年張本系于武公七年皆誤案左傳謂曲沃獲晉哀侯在魯桓公三年正月乃晉用夏正之武公六年十一月也今據以改訂

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

近本缺萬之母芮姜逐萬七字據水經河水注補

八年秋秦侵芮冬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近本無秋秦侵芮冬五字周作王虢作秦水經河水注引云晉武公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路史國名紀注引與鄭注同又引云桓王十二年秋秦侵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此蓋宋初傳本以周年紀事者王秦等字當是據左傳改易非紀年原文今據鄭注羅注增改

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郊諸本作郊路史國名紀注及黃刊水經河水注俱引作郊案上紀云周師虢師取芮伯萬而東之東即謂郊也然郊亦

周之邑名傳所謂郊
鄒潰者作郊亦通

十一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近本系桓王十三年張本系武公九年大字本系桓王十五年案春秋經桓王十五年魯桓公之七年也左傳云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是大字本合

十二年春滅翼。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

侯

王命以下諸本系于前二年
今據左傳及大字本修改

十三年楚及巴伐鄧

此紀諸本缺路史國名紀引系桓王十七年今從左傳後序說改用曲沃之年系此

十五年鄭莊公卒

十九年正月乙未周桓王陟

紀年

音紀

八

亦置器齋
核定本

二十三年齊

襄公滅紀邾鄆郟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秦
始皇本紀正義引補

二十五年三月葬桓王

三十四年周莊王陟

三十五年春齊

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十七年曲沃

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公以一軍為

晉侯

晉武公三十八年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黷是為荀叔

注 晉猶不與齊桓之盟

晉武公三十八年七字近本作分行細書附釐王四年下以附注九字為紀文系于武公年下誤滅荀十三字大字本無近本賜上衍其地二字系于殺小子侯下逆荀伯萬上案武公未滅晉以前紀曰曲沃武公受王命以後始曰晉武公今

漢書音義水經汾水注引紀皆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黷而武公又于明年即卒是滅荀在此年明矣故移系于此文選北征賦注引荀作邠非是其地二字據漢書音水經注刪又今本注下有左傳注等文分行細書亦衍

三十九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是為獻公

此紀吳本汪本缺何本脫
是字據大字本及陳本補

周釐王陟

此紀吳本缺
諸本作王陟

齊人殲于遂

此紀諸本缺唐書劉昫傳云昫嘗以竹書紀年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案春秋經傳而為也據此則紀年原文初本有此二語今補訂

晉獻公

元年乙巳公朝王如成周

紀年

音紀

九

亦置器齋
核定本

二年春王子頹亂

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

賊射人

諸本脫春及周惠三字今據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太平廣記昆蟲部一引補滅應經引此紀無多字玉下有焉字賊下有字以

九年晉城絳

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夫畢

萬

晉滅于大夫趙魏韓萌于此

注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

注 洞當作洞

杜預左傳後序亦謂
洞當作洞即炎澤也

鄭棄其師

四字諸本缺據史通或經篇原注此見竹書瑣語據劉瓛傳實亦紀文也

十九年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虢公命瑕父呂

甥邑于號都

諸本下衍晉字衛下脫獻字吳本何本號都作國都今據水經河水注改路史國名紀注引此脫獻公二字下陽作夏陽次獻公作乃

秦穆公二年滅芮

此紀諸本缺大字本無穆公二年四字今據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引補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奔

此紀諸本缺史通或經篇曰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據此是紀年瑣語二書皆載此事今依左傳年數補此

紀年

音紀

十

亦露野齋校定本

二十四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陽南鄭

齒是華字之誤遂謂不使在會也蓋華知謀洩故奔于張陽復徙南鄭卒歸鄭而嬰數也近本系襄王二十二年今據左傳移此水經涑水注引作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一本作張城

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陽有白兔舞于市

周陽句近本誤系元年下脫有字今據水經涑水注移補

周惠王陟

二十六年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晉惠公

元年辛未晉殺里克

二年雨金子于晉秦穆公十年取靈邱

秦穆九年諸本缺據廣川書跋古文苑注一引補

六年秦伯涉河伐晉止公

七年隕石于宋五

止公二字及七年隕石于宋五皆據春秋經及史通補史通或經篇曰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又曰汲冢所記皆與晉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以降難得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原注云其事並見紀年據此則近本之遺佚者多今悉為補訂

十五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圍立

十五年諸本從左傳史記文作十四年甚誤案春秋經文里克弑其君卓在魯僖公十年正月以夏正言之則九年之十一月也國君踰年改元而晉用夏正則魯僖公之十年三月即晉惠公之元年正月矣至僖公二十四年冬經始書曰晉侯夷吾卒通計之是惠公在位實十五年外傳晉語亦云十五年十月惠公卒而水經河水涑水二注引紀年亦皆有晉惠公十五年之文唯左氏內傳誤以惠公之卒系于僖公二十三年又誤以秦納重耳事系于僖公二十四年春正月史

紀年

音紀

十

亦露野齋校定本

遷作世家年表從其說而世之為左學誤遷書者遂奉其誤而不悟故敢于違經不敢于違傳甚或刪易古史舊文以阿其所習斯亦陋矣今據春秋國語及水經注文改正

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于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言

退舍次于郇盟于軍公子重耳入于曲沃是為文公此紀諸本互異水經河水注引無圍令狐以下文涑水注引無涉自河曲是為文公入字吳本涉自河曲在末無退舍入于曲沃是為文公十字何本陳本尾作毛餘同吳本張本涉自河曲在圍令狐上尾亦作毛無末十字今從大宇本改訂是為文公四字本廬柳下皆衍乃謂二字今從大宇本改訂是為文公四字諸本皆缺水經涑水注誤系莊伯十二年焚曲沃之禾而還下是誤作蓋簡錯也今並較正

晉殺子圍

諸本誤系此于文公元年案左傳云僖公二十四年二月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此左氏之誤也僖公二十四年冬十月

惠公始卒安得二月文公即入晉而殺子圉于圍之見殺乃
二十五年之二月以夏正言之則二十四年之十二月也故
外傳晉語系之惠公十五年十二月
紀年用夏正當與國語同故正之

晉文公

元年丙戌晉城荀

丙戌諸本作乙酉案春秋經及外傳晉語惠公卒于乙酉冬
則文之元年不得為乙酉矣今依春秋經傳改正荀文選北
征賦注
引作卯

四年 周襄 王會諸侯于河陽

八年晉文公卒

諸本皆謂文公在位九年因以乙酉為元年故也案春秋經
云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
卯晉侯重耳卒是文公在位實止八年觀水經河水水二
注引晉惠公十五年云云知紀年之文本與經合諸本誤從
左傳強以惠之末年為
文公元年也今改正

紀年

晉襄公

元年甲午

六年洛絕于洵

七年晉襄公卒

晉靈公

元年辛丑

二年周襄王陟

八年彗星入北斗。周頃王陟

十四年周匡王陟。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

臀于周立之

晉成公

晉紀

三

亦定本

元年乙卯

六年 晉成 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

晉景公

元年壬戌

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獻

十四年周定王陟

十九年晉景公卒

晉厲公

元年辛巳

六年魯刺公子偃

紀年

諸本缺據史
通補詳上

七年晉厲公卒

諸本謂厲公在位八年案春秋經傳景公卒于魯成公十年
六月厲公卒于魯成公十八年正月以周正言之則在位八
年晉用夏正則厲公之卒乃七年之十一月也故史記晉世
家以厲公卒之歲即為悼公之元年蓋史遷不知晉用夏正
故謂厲卒悼元共在一歲其實厲卒于子月庚申悼立于丑
月乙酉至建寅之月乃悼公之元年正月矣是悼亦踰年改
元非以厲卒之年為元年也
諸本皆從周正故誤今改正

楚共王 會宋 公子湖陽

晉悼公

元年戊子

戊子諸本誤
作巳丑詳上

二年周簡王陟

晉紀

三

亦定本

十六年晉悼公卒

十六諸本誤
作十五詳上

晉平公

元年甲辰

十三年周靈王陟

二十五年冬有星出婺女

二十六年五月晉平公卒

此上二紀據左
傳改以夏正

晉昭公

元年庚午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六年晉昭公卒。冬十月桃李華

紀年

晉紀

酉

亦
校定本

晉頃公

元年丙子

六年周景王陟。晉頃公
王陟及之字諸本
脫今从大字本增公平王室之亂立敬王

七年執魯行人叔孫婁

據史通補說
詳上惠公紀

十四年晉頃公卒

晉定公

元年庚寅

六年漢不見于天

十八年青虹見

近本青上有晉字太平
御覽十四引無今刪

十九年燕簡公卒次孝公立

此紀諸本缺案史記燕世家曰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獻公
二十八年卒孝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
獻公據此是古本紀年于簡公之卒孝公之立皆備書之且
索隱于史記所言在位年數凡與紀年異者多引紀文校正
之今于簡公下雅引王劭此說是紀謂簡公
亦在位十二年也今从史記文補系于此

二十年洛絕于周

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

四十八人二十死

此紀諸本缺據開元
占經一百十三補

二十八

年淇絕于舊衛

三十一年城頓邱

紀年

晉紀

壬

亦
校定本

近本年下衍晉字
據水經洪水注刪

三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宋大水丹水壅不

流

宋大水三字據
水經汜水注補

三十六年周敬王陟

三十七年晉定公卒

晉出公

元年丁卯

二年於粵滅吳

此紀諸本系元王四年張本作出公三年皆誤按左傳敬王
崩于魯哀公十九年吳滅于哀公二十二年以數推之滅吳
在元王三年也史記年表誤謂敬王崩于魯哀十八年故謂
滅吳在元王四年紀年于周王在位年數與左傳本符校輯

者誤从史說系于下一年也今據左傳移此

五年滄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近本年下衍晉字據水經滄水注刪

六年齊人鄭人伐衛荀瑤城宅陽

注宅陽一名北宅

荀瑤城宅陽及下注文近本皆缺今紀據水經滄水注引補注據史記穰侯列傳正義引補沙水注引伐衛句脫二人字

周元王陟

衛子南彌牟

紀文五字諸本缺漢書音義曰汲冢古文謂將軍交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于南周子南勁瓚之此文亦約舉之詞其原文不知何如也考左傳是年彌牟立悼公史記索隱引紀年亦有悼公立四年卒于越之文或彌牟下更有立悼公三字

紀年

晉紀

六

亦嘗器齋校定本

七年於粵徙都瑯琊

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爲執莢次鹿郢立

衛悼公立四年卒于粵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衛世家索隱引補

十六年於粵子鹿郢卒次不壽立

近本誤从史說于此載出公奔齊事按索隱引二十二年奔楚紀文以証史遷之誤則奔齊事不載于紀可知今刪

十八年河水赤三日。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

初學記八引此脫取字太平御覽六十四引與今同

十九年晉韓龍取秦盧氏城

此紀諸本互異水經洛水注引此亦脫秦字今从大字本校訂

二十年智伯瑤城高粱

近本系貞定王七年文作晉荀瑤城南梁今據水經汾水注引改

燕孝公卒次成公立

此紀諸本缺案史記燕世家曰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三晉疆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又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又晉世家載三卿滅智伯事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據此是紀年原文智伯滅于出公二十二年時燕成公之公之立在此年矣今補

二十二年河絕于扈

近本此紀系貞定王六年河上行晉字張本系于出公十二年今據水經河水注移此

魏桓子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晉世家索隱補詳上

二十三年晉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紀年

晉紀

七

亦嘗器齋校定本

晉敬公

元年庚寅

庚寅諸本誤作巳丑今改

三年於粵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

五年楚滅蔡

六年魏文侯立

此紀近本系于考王元年張本從索隱說系于敬公十八年皆誤案索隱于魏世家引紀云文侯五十年卒又引云武侯二十六年卒于晉世家引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以紀推之敬公立二十二年次幽公立十三年次烈公立二十七年年次桓公桓公二十年遷于屯留以後遂無晉事紀云武侯二十六年卒于桓公十九年是武之元年在烈公二十一年而文侯則卒于二十年也文侯卒于烈公二十二年而紀云立五十年卒是紀年原文文侯之立在此六年明矣六年而

索隱乃引為十八年者十八即六字之訛蓋六字點形少長出于畫下即似十八猶音之為三月卒之為五十也此不知是小司馬誤讀紀文六字作十八抑索隱本作六字後之鈔錄錢板者誤作十八也今改正

七年楚滅杞

十一年周貞定王陟

十二年燕成侯載卒次文公立

此紀諸本缺案史記燕世家曰成公十六卒潛公立潛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釐公三十年卒索隱于成公下云案紀年成侯名載于潛公下云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于釐公下云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今以三晉滅智伯為諸侯二紀合燕晉諸君在位年數推之是成侯之卒在此年也補

二十一年楚滅莒

二十二年晉敬公卒

晉幽公

紀年

元年壬子魯悼公卒

四年周考王陟

七年晉大旱地生鹽

北堂書鈔六十四引此紀地下有長字

九年丹水出相反擊

近本丹上衍晉字脫相字擊作潔今據水經沁水注校正

十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取葭密遂城之

近本系于考王十四年無末六字張本系于幽公三年水經涉水注引作幽王十三年下幽公作文公取作即朱謀葭箋釋云幽王舊本作幽公文公一作幽公太平寰宇記曹州乘氏縣下引與今同今據以改正

夫人秦嬴賊公子高寢之上魏侯立幽公子止

吳本系于威烈王六年夫人作大夫張本系于幽公十年諱本亦皆謂公立十年也史記謂十八年盜殺幽公按上紀有

幽公十三年之文則幽公在位自不止于十年考索隱所引文侯立五十年武侯立二十六年及武侯卒于晉桓公十九年文侯立于晉敬公六年等文復推以敬烈諸公在位之數是幽之見弑實于此十三年也

晉烈公

元年乙丑趙獻子城汶氏韓武子都平陽

乙丑近本作壬戌

燕文公立二十年卒次簡公立

此據史記燕世家索隱補詳上

二年於粵朱句三滅滕

近本缺朱句六字今據史記越世家索隱引補

秦靈公立十年卒

此紀諸本缺史記秦本紀曰肅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案索隱所引紀文于秦止及靈簡敬惠四君而年數可考者止靈及簡敬而已又不云某公立卒當晉魏某君幾年故缺無可証今靈公之元姑从史說立十年卒故系于此也

紀年

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近本誤系威烈王九年今从水經丹水注校正

於粵朱句三伐鄭以鄭子鳴歸

近本脫三十五年四字據史記越世家索隱引補水經沂水注引亦無三十五年四字伐作滅系于烈公四年蓋古文三四皆積畫成字故三誤為三也

四年趙城平邑

近本誤系此于威烈王八年今據水經河水注及初學記入移此

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鄆圍平邑

此紀近本系威烈王十一年趙鄆作邯鄲按趙至敬侯始都邯鄲此時趙居晉陽不得預稱邯鄲也水經河水注黃晨刊

本引此作伐
趙部今從之

於粵子朱勾三十七年卒子翳立

近本脫三十七年四字
據史記越世家索隱補

齊宣公四年田莊子卒

此紀諸本缺案史記田敬仲世家謂宣公四十五年莊子卒
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
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
及史記者不錄考索隱此段所引紀文宣公下蓋落一四字
紀年之說本亦謂宣公四十五年莊子卒明年立立六
年至烈公十一年即卒故索隱曰立年無幾若莊子于宣公
十五年卒是悼立三十六年矣豈得云無幾乎今水經瓠子
河注引紀文云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則莊子之卒愈
知在此年無疑
今據以補訂

六年齊立田悼子

此據田敬仲世
家索隱補詳上

紀年

晉紀

平

亦舊體
校定本

九年魏文侯

伐秦至鄭遷築洛陰洽陽

洛近本
訛作汾

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通獲韓舉取

平邑新城

近本系此于威烈王十六年勝作盼通下
衍迷字脫取字今據水經河水注校正

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邱叛于

趙田布圍廩邱翟角趙孔肩韓師救廩邱及田布戰于龍澤田

師敗通

近本會誤作孫師誤作氏
今據水經瓠子河注改

秦簡公立九年卒次敬公立

此據史記索
隱補詳上

十二月齊宣公五十年薨

此紀諸本缺田敬仲世家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
會以廩邱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水經瓠子水注引此紀謂
在晉烈公十一年是
同此一年明矣今補

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城

近本系威烈王十八年城作
恒今據水經汶水注引改

齊田和立

此據田敬仲世家
索隱引補詳上

十四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

史記燕世家索隱引此謂燕簡公立十三
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蓋約舉之詞也

十五年周威烈王陞

十六年齊康公田侯午生

紀年

晉紀

平

亦舊體
校定本

此據田敬仲世家
索隱引補詳上

二十年魏文侯卒立五十年

近本誤系此于安王十五年今據史
記晉魏世家索隱引改詳上及年表

衛子南勁朝于魏

案漢書武帝本紀音義史記周本紀集解水經汝水注並云
汲冢古文謂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
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近本紀年唯載
命子南為侯事今據三書補三書云後惠成王如衛是勁之
朝魏不在惠成之世甚明其為
文為武不可確知姑附于此

紀年晉紀終

竹書紀年卷之六

通州雷學淇校訂

梁沈約附注

魏武侯

元年乙酉

晉烈公二十一年變用魏武侯之年紀事說詳考證近本系此于周安王十六年乙酉作乙未今據史記晉魏世家索隱所引紀文推驗核此詳年表及考證

三年秦敬公

立十年卒次惠公立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秦本紀索隱引補十年始皇本紀索隱引王劭說作十三年

七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

注韓非子作桓侯

近本因幽公之弒誤系于前三年故凡載籍所引紀文纂輯者系屬多誤如此紀諸本皆謂烈公立二十七年卒無異詞

紀年

魏紀

一

亦置器齋校定本

者本非有誤然幽公弒于威烈王九年則烈公之元年當威烈王十年其卒當安王十二年今諸本系其卒于安王九年是又通移上三年矣此後凡近本紀文上差三年而較以晉魏諸君之年不誤者不復贅

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年下諸本衍魏字據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刪

趙敬侯自晉陽徙都邯鄲

此紀諸本缺顧祖禹方輿紀要戰國卷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畧晉國注並引之史記趙世家曰敬侯元年趙始都邯鄲年表謂敬侯元年當周安王十六年以紀年推之則魏武侯之十一年也故補系于此

宋悼公

立十年卒

此紀諸本缺史記六國年表謂宋悼公元年當威烈王二十三年立八年卒當周安王十六年世家亦云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今據補于此

十三年大風晝昏。晉太子喜出奔

近本此紀系晉桓公六年即此之十三年也

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剌立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補

十八年於粵

王翳三

遷于吳

王翳六字據史記越世家索隱引增

二十年趙與中山公戰于魴子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趙世家及太平寰宇記趙州高邑縣記文引補世家無公字寰宇記所稱當即紀年文也路史國名紀亦引魴子二字

二十一年七月於粵

王翳三

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人殺

諸咎粵滑吳人立字錯枝為君

王翳六字據越世家索隱引增

紀年

魏紀

二

亦置器齋校定本

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近本誤系于周安王二十一年謂時當魏武侯之六年今據史記韓世家索隱校正

周安王陟

此紀吳何陳本皆缺大字及張本有

二十二年晉

桓公十

邑韓

侯于鄭

韓山堅

弒其君

哀侯而韓

若山立

近本系烈王二年脫十五年而韓若山立八字今據史記晉韓二世家索隱引改

於粵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

齊田午弒其君剌及孺子喜而自立是為桓公

此紀諸本缺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剌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愚案後十年者謂自侯剌始立之年數之至此其十年實侯剌改元之九年也知在此年者索隱引紀年云梁

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以魏武侯二十六年卒推之是齊桓實以此年弑其君且即以此年為己之元年也故補此于

趙敬侯卒

此紀諸本缺魏世家索隱引紀云魏武侯二十六年卒晉世家索隱引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是敬侯之卒與韓哀之卒同在武侯二十二年明矣今補

二十三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蘇胡于酸水

近本此紀再見一系烈王二年蘇胡作胡蘇鄭作韓一系顯王三十一年文如今紀水經泚水注引此無年愚案烈王二年時為秦獻公十一年史記于獻公立云秦以河東易君若臣垂亂故晉復強奪秦西河地于孝公立又云河山以東強國六是韓之為國實強于秦獻公十五年故能戰秦人而敗之若顯王之世秦用商鞅糜爛三晉敗于秦無敗秦之時矣紀系于顯王重出

二十六年魏武侯卒

紀年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晉魏世家索隱引補詳上

燕簡公四十年

此據史記燕世家索隱引補詳年表

梁惠成王

元年辛亥封公子緩。七月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趙侯假

韓侯若伐我蔡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

注 邯鄲趙地名蔡鄴城

近本封緩句系周安王十六年魏武侯元年下作難句系周烈王元年魏武侯之十二年鄴師句脫史記魏世家索隱引此紀謂武侯元年封緩七年緩作難伐蔡句作趙侯種韓侯伐我取蔡亦系武侯元年皆誤案世本種即趙成侯之名魏世家索隱引紀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十四年烈侯之後尚有敬侯始及成侯則種之伐蔡非武侯元年事其明韓懿侯即若山其立距武侯之元二十餘年更無由有伐蔡事水經沁水注系其事于惠成王元年自為得實夫伐蔡事索

魏紀

三 亦置置齋 校定本

韓趙成侯遷晉桓公二十于屯留

近本無二十年三字屯留下有細書云以後更無晉事案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紀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已則云者索隱之詞非紀年傳注也觀下晉取汾氏漢澤等文則不得言後無晉事今刪二十年三字乃傳文與秦穆公二年齊康公五年諸紀同一義例索隱偶節取之非唐本紀年以晉年紀此事也諸本及濁漳水注引紀皆韓在趙前索隱誤以韓居次

我師伐趙圍濁陽

紀年

近本系此于下年濁作蜀魏世家索隱引此我師作惠成王與上伐蔡事同系武侯元年甚誤夫既曰惠成王伐趙矣安得是武侯元年事乎以史記考之蓋即敗趙于懷之事今改正

晝晦

此紀諸本缺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云梁惠成王元年晝晦未詳何月姑附于此

二年周烈王陟。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

我字水經河水注路史國名紀注誤作趙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三年鄭城邢邱

注 自此韓改稱曰鄭

秦子向命為藍君

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魏紀

四 亦置置齋 校定本

五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遁

近本陽作韓據水經泲水注引改再鄭字下似脫與字

六年齊桓公十弑其君母

此據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補

七年雨碧于郢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廣韻引無地長十字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引無雨碧四字

八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取肥

近本列人下衍我師伐邯鄲五字水經濁漳水注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又云伐邯鄲取肥非取列人之後又出師取肥也五字重出

雨黍于齊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引紀無于齊二字八百七十七引有

紀年

魏紀

五

亦載齊齊校定本

於粵初無余寺區弟弑其君莽安火無顛立

此紀近本誤系顯王四年張本誤系惠王六年皆脫初無余十二年六字今據越世家索隱引改

兩骨于赤鞮

此紀諸本缺據路史發揮雨粟篇補

九年夏四月甲寅自安邑徙都于大梁

近本系此紀于周顯王四年時梁惠成之六年也與本何本都作邦漢書高帝紀傳瓚注水經酈道元梁水注羅泌路史國名紀引此俱系于惠成六年傳引作自安邑遷于大梁羅作自安邑徙大梁史記魏世家裴駢集解及孟子孫奭疏俱引作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淇案史遷謂此事在惠王三十一年秦詐我將軍公子卬襲奪其軍之後年表作秦虜我公子卬然魏世家云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年表則云惠王九年秦虜太子徙都之說傳鄭等是史遷以前實亦有惠王九年秦虜太子徙都之說傳鄭等書引作六年誤也今從裴駢孫疏移系于此二書皆脫自安邑三字從傅氏羅氏書補正

王發達忌之藪以賜民

漢書地理志傳瓚音義引此無年諸本皆系徙都後蓋達忌本大梁之藪王因遷都而施惠也今並移此左傳哀公十四年正義引發作廢

與邯鄲榆次陽邑

近本與上衍我字據水經洞澗水注引刪

王會鄭釐侯于巫沙

水經泲水注引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今諸本從之考史記釐侯元年當惠王十三年其卒當襄王二年今紀年惠王十三年亦有鄭釐侯使來致地之文似卽元年卽位修好于鄭封者其下又有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事于後元二年亦謂鄭昭侯卒是紀年之交與史說本合此時鄭釐侯尚未立也據史記則此為釐侯之九年據竹書則此為共侯見于紀之九年或共釐是一人之謚則此為釐侯之十三年矣紀文釐字疑是謚字之訛蓋梁因徙都與民吏始故修睦于韓趙否則後元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釐或成字之誤九年指後元也然古事鮮證利文舊澤始存

六

亦載齊齊校定本

其說以侯參訂

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

水經渠水注引此圃作甫古今字也

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

近本道作導从水經青衣水注引改

十一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

太平寰宇記懷州下引此無殷字水經沁水注引有

東周惠公傑薨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六年國年表徐廣注引補

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魏救山寨集晉口

魏救七字據史記蘇秦列傳音義及鮑彪戰國策注引補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鄭取屯留尚子涅

近本及太平寰宇記四十五引尚作長脫涅字今據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及水經濁漳水注引正

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

我取枳道與鄭鹿。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

釐于鄭。城濟陽

城濟陽三字近本系周顯王二十八年今據水經泲水注引改

齊桓公十威王立

此紀諸本缺史記田敬仲世家曰六年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魏世家索隱曰案紀年齊幽公十八年而威王立據此是齊桓公實于惠王十四年立十九年也威王元年當惠王十五年在此三十六年卒當惠王十九年十五年也故魏世家索隱引紀年謂惠王二十八年與齊戰于馬陵而田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謂在齊威王十四年而孟當君列傳索隱引紀年亦謂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

紀年

魏紀

亦

亦

魏也以此推之是威王立卒之年決無可疑而此又云齊幽公十八年而威王立幽即桓字之誤否則兼謚為幽立是立為太子否則桓公退老使威王攝政至明年桓公卒而威乃踐位也威王立三字當是索隱約舉之詞未審紀年元交何如後威王始見即指平阿等事蓋桓公之卒威王之元紀年元交亦未之載索隱故云

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史記六國年表徐廣音義引此紀云一日魯共侯來朝

觴諸侯于范臺

近本誤系烈王二年今據戰國策及鮑彪注移此

十五年邯鄲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造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

此紀諸本缺據太平寰宇記九卷鄭州武原縣記文引補

鄭築長城

諸本缺據水經泲水注引補

宋剔成肝廢其君璧兵而自立

剔成肝當是身成侯之誤謚法無別字然史記已作剔成近本此紀壁下脫兵字史記宋世家曰辟兵三年卒子剔成其君璧而自立愚案索隱既云紀年作璧兵則王劭所稱紀文壁下脫兵字甚明蓋桓侯二字是上年來朝紀文壁兵二字即此處紀文也諸本據王劭說蓋誤今補又史記宋世家八年卒紀年謂十八年卒史以烈王七年為剔成元年而紀年謂顯王十二年桓侯尚朝于魏是剔成之廢桓侯當在惠王十四年後矣故附此

十六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

克水經渠水注引作剋

秦公孫口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氏

此文諸本脫據大字本補氏近本作民據水經渠水注引改

紀年

魏紀

亦

亦

邯鄲伐衛取漆富邱城之。齊師及燕師戰于洵水齊師遁

於粵子無疆卒是為葵蠲卯

此紀近本誤系顯王十二年脫立八年三字末衍次無疆立四字又顯王三十四年有於越子無疆伐楚三十六年有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二紀案史記越世家索隱于王之侯立引紀年云無疆八年薨是為葵蠲卯又于楚殺無疆北破齊于徐州下云案紀年粵子無疆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路史後紀十四注亦云顯王四十六年楚滅越盡有其地史云殺之紀年無據此是紀年所載越事于無疆卒後止紀來獻一事而無疆之名實未登于籍元明來集是書者據史說而增益之蓋未考正于索隱路史也今無疆立及下二刪

邯鄲四睦室多壤民多死

此紀諸本缺據開元占經一百一引補

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

徐州子期

徐州四字諸本脫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于田忌思下注云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而孫子列傳索隱載王劭引此紀即作齊田忌敗梁桂陵水經泲水注則引與今本同案王劭所稱自是約舉之詞陵亦陽字之誤特不識近本紀文是據鄭注誤是為期或王劭引紀誤期為忌抑田忌二字本亦傳文王氏司馬氏皆據傳為說也今不可知存以俟考

東周與鄭高都利

利字據水經伊水注引增

鄭釐侯來朝中陽

宋景鼓衛公孫會齊師圍我襄陵

近本脫齊字據水經淮水注補鼓張本作鼓水經注作公

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于襄陵

紀年

近本脫敗字于上衍縣字據水經淮水注趙一清刊誤本改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公會齊宋之圍

公會六字據水經淮水注補此及上襄陵二紀應有脫誤存考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

魏世家索隱引此作趙敗魏桂陵

十九年晉取泚氏濩澤

近本及水經沁水注泚氏俱訛作玄武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三及路史國名紀七引又脫去濩澤二字于年上脫去十字遂若截然兩事思案近沁之邑古無所謂玄武者玄武自係泚氏之訛御覽路史引云惠成王九年晉取泚氏即此十九年取泚氏濩澤事也今從太平寰宇記引改

卽雷澤舜漁處

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

防近本作房據水經汝水注太平寰宇記十三改史記蘇秦列傳正義引此齊下誤增閔王二字

二十一年王如衛命子南爲侯

近本命下衍公字據漢書音義水經伊水注刪

二十三年魏殷臣趙公孫哀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哀近本作哀據水經滎水注改

二十四年王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郢

二十五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滎陽。絳中地塉西絕于汾

二十六年魏敗韓于馬陵。楚伐徐州

楚伐徐州近本誤系顯王二十二年今據史記越世家索隱移此所謂無顯後十年也

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

紀年

庇諸本作庇張本作庇水經渠水注引作直今據呂氏春秋無義篇改正

十二月齊威王十田盼伐梁敗我于馬陵

近本及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作與齊田盼戰于馬陵田敬仲世家索隱引作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于馬陵孫子列傳索隱引王劭案紀年惠成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孟當君列傳索隱謂紀年當惠王二十八年今據諸說校正王劭云二十七

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

水經泗水注引無五月二字魏世家索隱引無及宋人三字

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

連

連魏世家索隱引作積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

近本誤系顯王二十三年
今从大字本及史記移此

三十年秦封衛鞅于鄆改名日商

鄆後漢書光武
紀注引作鄆

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末四字近本缺今據水經泗水注史記魯世家索隱引補索
隱邳作下邳孟當君列傳正義引作三十年邳亦作下邳

三月爲大溝于北邳以行圃田之水

三十二年與秦戰岸門

此據秦本紀
索隱引補

衛平侯卒于孝襄侯立

此紀諸本缺史記宋世家曰平侯八年卒于嗣君立索隱曰
築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是孝襄之立載于紀年明矣
茅史表誤增出公之年謂嗣君立當顯
王四十四年以紀文推之在此年也補

紀年

魏紀

士 亦監齊
核定本

三十六年王會諸侯于徐州改元稱一年

會于徐州相王也因稱王故改元近本誤系改元于王會之
上今从大字本改顧炎武日知錄引紀年亦謂惠王三十六
年稱王改元
詳下十七年

二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
韓世家索隱引補

四年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

此紀諸本缺漢書音義趙世家集解水經渠水注並引之皆
不言何年史記六國年表謂顯王三十七年齊魏伐趙趙次
河水灌之敬仲世家亦載其事今此中牟即
河北近河之邑或即其事也姑附于此存考

五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遁

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九年九鼎淪沒于泗淵

近本作九鼎淪沒于淵孫本無泗
字今从水經泗水注及大字本改

鄭威侯與邯鄲圍我襄陵

近本系顯王三十三年脫七年
二字據史記韓世家索隱引改

五月王會鄭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來朝

宣王即威侯兼諡威宣也巫沙既會致王于韓故十月來朝
即稱王號近本系巫沙句于顯王三十八年系來朝句于隱
王元年皆誤今據
韓世家索隱引改

十年敗趙將韓舉

鄭威王八年

據韓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韓舉趙將其敗當韓威王八年近
本韓舉七字系隱王四年威王五字諸本脫今移補于此

十一年王會齊威王于平阿

魏紀

三 亦監齊
核定本

十二年楚敗我于襄陵

此據史記孟當君
列傳索隱引補

十三年王會齊威王于甄。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

齊城薛

十四年薛子嬰來朝

會甄以下四紀皆據孟
當君列傳索隱引補

秦取我曲沃平周

近本系慎觀王元年史記謂
在顯王四十七年今从史說

十五年周顯王陟。齊威王薨。田嬰封于彭城

齊威以下二紀據孟
當君列傳索隱引補

十七年魏惠成王卒

左傳後序引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成王卒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勗稱和嶠云紀年謂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司馬氏資治通鑒以後序說通鑒考異及朱子通鑒綱目荀勗和嶠洪亮杜與荀和同時得見竹書不應言有同異後序十六年六字自是七字之訛乃鈔錄鈔刻者有誤也魏世家索隱引紀日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孟當君劉傳索隱引紀三十六年改元後元觀此知梁之改元與秦惠文之以十四年為元年事同非若後世改元先下詔書以明年為元年也今从和氏說校正

今王

元年癸卯

四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改晉陽為河雍向為

高平

近本向上衍及字水經泲水注引此無年改晉陽作更名陽史記秦本紀音義引作魏哀王二十四年改晉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趙世家音義引作魏哀王二十四年改晉陽曰河雍改高平范雎列傳正義引作魏哀王二十四年改晉陽曰河雍改

紀年

徐廣以今王為哀王與左傳後序同不若荀和之証確矣紀年終于今王二十年不得有二十四年也以趙世家音義證參以鄭注知彼此各有脫衍也今正

周慎親王陟。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碧陽紀文諸本脫今據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補

五年

近本作隱王元年丁未下有分行細書云史記作報王名延蓋報隱管相近洪案紀年一書佚于唐代宋初或五代有心者復蒐輯之晉魏二紀或仍統以周年故路史引侵商事系于恒王太平御覽引地長事系于隱王是周年紀事不自近本始也瑯等校刊復綴細書于下今悉刪之莫如其舊

燕子之殺公子平齊人禽子之隘其身

近本于平下衍不克二字此蓋校輯者牽就史記燕立公子平為昭王之說故附循之也案燕世家音義引年表云君暨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索隱引年表亦同引紀年亦云子之殺公子平趙世家又云武靈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職于韓立以

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六國年表趙武靈王十二年下徐廣又引紀年云立燕公子職于燕據此是公子平實為子之所殺燕昭王乃子職也後人溺于子平為昭王之說故于此增不克二字今刪齊人諸本齊師據燕世家集解所引正

趙王召燕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趙世家及六國年表音義引補詳上

六年齊地暴長七丈高一尺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引此紀作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七丈高一尺一本作長丈餘高一丈近本作齊地暴長丈餘高一尺今據御覽校正

齊宣王殺其王后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補

秦取我雋

此紀諸本缺據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引補

紀年

此據路史國名紀注引補 齒 亦音器齋 校定本

七年韓明帥師伐襄邱。秦王來見于蒲阪闕。四月粵王使公師偶來獻乘舟始罔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乘舟始罔四字據水經河水注引補

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齊宋圍

袁東

四紀諸本缺據史記韓世家音義引補

八年翟章伐衛

秦褚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

此據史記褚里子列傳索隱引補

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魏以張儀為相

近本系隱王二年系儀卒于隱王三年考戰國策及史記秦武王燕昭王時張儀尚存是近本誤也魏策曰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此與齊策言秦惠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伐者事同魏世家亦云哀王九年張儀魏章皆歸于魏十年張儀死年表說同儀列傳亦云儀相魏一歲卒據此是儀之相魏實在此年明年即卒也故移此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邱

近本系下年今从宋本水經泝水注及趙一清刊本引改

十年五月張儀卒

上詳

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郟

溢郟二字據水經泝水注引補

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救皮氏圍疾西風

紀年

魏紀

五

亦嘗覽齋校定本

上圍字據水經河水注引補

十三年城皮氏

十四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此據史記穰侯列傳索隱引補

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

近本此紀系顯王三十五年下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案戰國策曰楚師在淮南吾得將焉楚王屬怒于馬高詩云在焉之山南吾得楚將也吾當作五楚五將者也鮑彪本改作臣得夫周山之大者莫如嵩山之南即綸氏矣蓋此時楚之懷王已與秦盟于黃棘故秦為出師伐韓趙策曰秦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據地千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秦又曰秦有楚而伐韓即此謂也然紀文國策皆謂秦楚共事而伍得篇止言楚師者此殆如秦穆晉文之伐鄭一軍函陵一軍汜南已後韓得魏援圍綸不克因退駐山南將以寇周而周君亦議使太子將兵以迎吾得且宣言而反間之也惟勘此事在懷王二十五年盟黃棘之後無疑故移系于此

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近本系此于隱王七年下注云此年未的傳瓚漢書音義水經河水注引此紀皆無年今系于圍綸氏後者是時韓魏之交甚篤不交兵者已二十餘年且秦楚皆有謀魏之心設韓魏而合于秦則魏必大受其制故趙策言秦謂楚曰王苟舉玉趾而來見寡人必為楚攻韓秦又曰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魏不待伐割掣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魏有此不得不救之勢此翟章之師所為出歟存考

十六年秦取蒲版晉陽封谷

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

貂服

次命字諸本脫據水經河水注引補

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楚入雍氏楚人敗。燕伐趙圍

濁鹿趙武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汧梁

紀年

魏紀

六

亦嘗覽齋校定本

約梁紀近本系顯王十七年脫梁字案顯王十七年武靈尚未立不得有此事也蓋靈恃立燕之功數舉兵索地故張儀說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以趙王為可親而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到十城乃却以謝因此燕人忌趙故為濁鹿之圍而卒敗于趙者趙世家所謂武靈王二十年六年據地北至燕代也是燕趙構兵當此時矣故移系于此梁字據水經濁水注增

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韓

紀年魏紀終



紀年附錄

秦師圍曲城克之

此紀近本系周成王十四年，是時不得有秦也。未審系何年事，秦師孫本作齊師存考。

陰司馬敗燕公子于武垣

此紀見元豐九域志，未審當系何年存考。

○又近本顯王十六年，桂陵紀下有細注云：秦伐燕，闕與惠成王使趙王破之，不知是何年。案史記此乃趙惠文王二十九年事，紀年不得錄也。成係文字之訛，趙王係趙奢之訛，今刪。

紀年

魏紀

七

亦嘉嘉系
枝定本

竹書紀年辨誤

通州雷學淇述

辨晉書之誤

晉書東晉傳曰：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其和也。

淇案：唐人多斥紀年如晉傳者，亦太誣矣。考紀年託始黃帝，非記夏以來終于襄王二十年，非安釐王。觀史記集解所稱

紀年辨誤

一 亦嘉嘉系

荀勗和嶠之辭，可見紀年紀晉事始于殤叔在周宣王四十四年，非幽王既滅已後。觀杜預左傳後序之文，可見至謂與經傳大異，獨伊尹一事耳。餘不然也。宋裴駟史記集解于夏本紀引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于殷本紀引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七年。是紀年原文未嘗謂夏年多殷矣。杜預左傳後序言紀年甚詳，獨疑太甲殺伊尹之事而不及。啟益杜氏見紀年時，舜紀以前尚未詮次，故云起于夏殷。周使果有啟益事，則開卷二三策，即見何杜氏不疑益之見誅而獨疑伊尹之嬰戮乎？是紀年本未有此作晉傳者，誤以汲冢瑣語之文誣紀年也。觀史通疑古篇引瑣語云：舜放堯于平陽，又引云：舜放堯于平陽。

益為啟所誅據此是殺益為瑣語文無疑未可以誣紀年矣
伊尹一事誠有可議此魏之史臣誤信當時游說筆之于篇
猶禮記文王世子誤記周公踐阼也要之此事既眾著其誣
自無能惑人聞聽王季之卒經傳無徵呂氏春秋首時曰王
季歷困而卒文王苦之據此則塞庫之說沈氏必有所本不
得謂無其事也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此紀年約計武王
以來享國之數並非解尚書呂刑之辭亦未嘗言穆王壽非
百歲也作僭傳者自誤合為一共和之事時當厲王事見左
傳漢書莊子魯連子孟康高誘等書皆與紀年合史遷疎陋
誤以其和為合衷其實史遷之說不見經傳紀年何嘗有誤
乎凡此皆唐人率意誣毀不足據者畧辨于此詳見義證各

紀年辨誤

二 亦詳前

條下

辨太平御覽寰宇記之誤

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卷引紀年曰桀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

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路史發揮注引作伊尹交于末喜而遂間夏

太平寰宇記十四卷曰堯城在甄城縣東北五里竹書紀年云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偃朱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紀年云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事十道志已錄今不欲

去之路史發揮注引因堯事亦作竹書紀年

洪案囚堯偃朱交喜皆瑣語文非紀年也史記五帝本紀正

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

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廣宏明集十一卷

引竹書云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二書止

云竹書不云竹書紀年蓋竹書謂瑣語也史通疑古篇引瑣

語云舜放堯于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楊慎丹

鉛總錄訂訛云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

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據此

則囚堯偃朱交喜非紀年文無疑宋時竹書已少傳本因紀

年有太甲殺伊尹事遂並誣之實誤樂氏又謂十道志已錄

不欲去之案十道志作于唐人梁載言其時紀年尚存梁氏

不應有此其所錄當與括地志廣宏明集同止云竹書不云

竹書紀年也謂紀年有囚堯偃朱事者自樂史始謂紀年有

紀年辨誤

三 亦詳前

尹交末喜事者自李昉始

辨豪士賦序抱樸子之誤

陸機豪士賦序曰伊尹終于受戮大霧三日

抱樸子良規篇曰伊尹終于受戮大霧三日

洪案伊尹一事誣罔不待言士衡稚川信之過矣自晉以後

議紀年者不一而晉書束皙傳及太平御覽寰宇記路史注

失之誣自晉以後信紀年者亦不一而陸氏賦序葛氏外篇

及劉知幾史通等書失之殉

辨宋初傳本之誤

元明來傳紀年者二卷殤叔以後仍以周年紀事終于隱王

十六年蓋宋初傳本已有然也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七卷引

伯盤事作幽王八年八百八十卷引地長事作隱王二年路史國名紀注引伐鄧事係桓王十七年引圍魏事係桓王十二年據此是宋初傳本已或用周年紀事觀左傳後序及唐以前載籍所稱引可以知其紕繆矣且魏之史臣因襄王見存未有謚號故曰今王何赧王之卒距魏襄又四十餘年而竟預知其謚爲隱乎此亦不待辨而知其誤者

辨異何諸人校本之誤

吳何諸人所校即宋本之殘缺者其書自周宣以前凡唐虞三代年數及堯元丙子舜元己未之類猶是竹書舊文與古書所引悉合此最可據者唯幽平以後紀事不用曲沃晉魏之年元王以後舛繆尤甚水經濟水注太平寰宇記引紀年

紀年辨誤

四

亦驚世齋

皆有幽公十三年之文而吳何諸本乃云幽公十年卒水經濟注引梁惠王元年韓趙遷桓公于屯留史記晉世家索隱引之謂即桓公之二十年又引云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魏世家索隱引云魏武侯立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卒韓世家索隱亦引有武侯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等文據此推之是惠王立于桓公二十年武侯立于烈公二十一年文侯立于敬公六年也而吳何諸本乃曰文侯立于周考王元年當敬公十二年武侯立于安王十六年當桓公七年惠王立于周烈王六年當桓公二十二年糾紛錯亂與紀年原文絕不相符且于越增無疆立及楚殺無疆二事與越世家索隱所引紀文亦忤于齊止紀悼子之卒而宣公田和侯剡桓公威

王等立卒之年其舊文之散見于史冊可考者皆近而不錄推其故當亦宋時傳本已昉此誤故齊人伐燕一事聚訟紛如雖世之通才不能不逞其臆斷以求合孟子豈知紀年實有明文無庸別立私說乎至如殷商之紀佚去盤庚下五十三字傳文乃增自殷遷于河北自河北遷于沫自沫歸殷邑三事與傳文更不徙都之言大相矛盾此皆吳何諸人牽就史記之文不探討古書故有此謬其他訛漏不勝枚舉取其重者辨之如右

紀年可以正經學之誤

王隱謂竹書於經傳多所證明予述紀年匡正者三百餘事今各舉數條餘詳義證尚書孔傳謂桀都安邑湯伐桀升道從隴

紀年辨誤

五

亦驚世齋

出其不意師在河曲中據紀年桀都河南與昆吾之許接壤故同日亡說與商頌左傳國策史記吳起傳皆合豈弔民伐罪之師而歷險迂道者乎是安邑河曲之說謬也 盤庚五邦之說考經文是湯之亳盤庚之殷皆不在數內故班固云前八後五鄭康成注以五邦爲商亳囂相耿孔傳以五邦爲亳囂相耿毫與經文皆不合據紀年湯居亳後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又遷庇南庚遷奄五邦皆在盤庚前 無逸孔傳謂祖甲即太甲以德劣立年少故後之據紀年太甲立十二年非三十三年也祖甲自是武丁子不然以這祖次末孫豈周公聖人而出此 文王受命九年孔傳從伏生馬遷之說爲受天命據紀年文爲西伯受帝辛專征之命故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若虞尚質成何得云天命此亦謬悠之論矣 武王十三年
伐紂其說始于劉歆三統成于東晉後出秦據紀年武王十
一年十一月伐殷即改正後之一月也是月斗建子說與書序
逸書國語呂覽史記皆合孔傳鄭注謂十三年是自文王受命
之年起數是更以改元稱王之說誣至德矣烏乎可 康誥三
篇序及傳注皆謂成王封康叔時作據紀年則武王十三年大
封諸侯命叔封爲司寇封之于康作康誥十五年巡狩方岳命
叔封誥于沫邑作酒誥梓材始是成王三年遷殷民于衛使康
叔監而君之命周公戒誥而作也說與經文逸書左傳國語詩
序馬王書注宋忠世本注皆合 伐奄作洛二事多方多士召
誥洛誥四篇序與傳注顛倒錯誤據紀年奄止成王二年一叛

紀年辨誤

六

亦竊疑焉

三年周公伐奄四年王師繼之遂入奄未嘗屢叛屢伐也五年
遷奄君子蒲姑王乃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作多方七年召公
攻定洛邑之位周公亦攻定成周之位三月甲子又自洛邑遷
殷民于成周作多士由是庶殷不作周公將歸召公固公以陳
戒于王作召誥公歸復命因亦陳戒歷夏至秋王如東都朝諸
侯而祭于廟冬歸十二月公乃致政史臣述復命時語及王如
東都朝祭之事作洛誥其說與經文逸書書傳孟子成合 歸
禾嘉禾二篇書序謂在周公東征之時大誥微子之命後考東
征滅殷在成王三年時王年十六唐尙未滅唐叔爲王之母弟
班在邗叔後多亦不過十三渺小童子安所得受封之邑獲嘉
禾而歸于兵所乎據紀年成王八年滅唐十年封叔十年秋獻

禾是二篇當在亳姑君陳前非三年事也 鄭康成詩譜謂公
劉失其稷官懿王烹齊哀公據紀年少康三年田稷已復是失
稷者不啻非公劉也夷王三年烹齊哀公于鼎是烹哀公者夷
王非懿王也說與國語韋注公羊傳注帝王世紀史記音義皆
合 十月之交四篇鄭箋以爲刺厲王謂刺妻褒姒師尹皇父
皆是二人番與鄭桓不應同爲司徒據紀年幽王元年錫太師
尹氏皇甫命七年命鄭桓爲司徒是番之司徒在七年前刺豔
古今字耳且山崩川竭震電日食詩紀與國語皆相應鄭據緯
候說詩未足信矣 常武江漢二詩傳箋疏皆云二事傳又謂
南仲宣王時人出兵時始命程伯爲司馬據紀年淮上之夷徐
爲大王將伐之命召公先往取道江淮抄出夷後用尙兵爲前

紀年辨誤

七

亦竊疑焉

驅以擊其黨與王統大師繼之命皇父休父殿其後召公至彼
卽已征服故王師戾止受降而歸歸亦止賞召公之功不及皇
父休父也召公因王之加錫作詩以歸功于王而尹吉甫亦作
詩美王及召公也休父爲司馬在四年前南仲乃文王時人非
宣王之佐說與經文左傳公羊傳後漢書博物志皆合 有聲
之六章及七章前三句傳箋皆以王爲武王據紀年文王四十
四年遷豐明年使世子發營鎬又明年作辟雍是此詩實文王
事至武王成之句始言武也宅是鎬京宅字禮記緇衣及齊詩
俱作度古字通也卽營度已逸書亦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
莫春在鄙蓋文已作之武始都之矣 禮記多秦漢人書醇疵
互見檀弓云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鄭注謂卒

于齊葬于周據紀年太公丁公皆為王官哀公實烹于周皇覽
又謂臨淄有呂尙冢是注說誤矣蓋五世為王官或皆卒于周
葬于齊耳下文正首句即卒于周之謂齊之封出于周也 舜
葬于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鄭注從史遷淮南子說謂舜征三
苗葬于南越又云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
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是據紀年舜陟于鳴條無巡守出征事
娥皇為后先舜而卒葬于澗濱未嘗不立正妃亦未嘗溺于湘
水也說與孟子尸子漢書列女傳水經注皆合 文王世子踐
阼錫齡之說及明堂位增衍之文最為詛謬考尙書文王受命
惟中身厥享五十年紀年謂武王卒年九十四是文王非年九
十七武王年非九十三也成王七年城東都三月公歸復命且

紀年辨誤

八 亦尊魯齊

致政王以制禮之事留公九月戊辰王至新邑是時諸侯畢至
公作明堂禮相成王以朝諸侯今逸書明堂篇即是朝畢祭廟
而歸十二月公遂致政因制禮之事仍居鎬京至九年制禮畢
明年遂居于豐考之逸書洛誥毛詩伏生大傳皆合是朝諸侯
在七年非六年也制禮在七八九三年非六年也周秦陋
儒增易古書悖經誣聖鄭康成從而和之甚謂天子即周公繆
矣 曾子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魯公伯禽有為為之鄭
注謂費誓時事正義云此時周公猶存疑是母喪據紀年成王
十一年周公薨十三年王會齊魯伐戎夏六月魯始吉禘釋服
是伐戎時魯有父喪未禘非費誓時有母喪也 春秋三傳左
氏最詳其誤亦最甚僖公十年春正月經書晉里克弒其君卓

傳謂在九年十一月此猶周正夏正之誤二十四年冬經書晉
侯夷吾卒傳謂在二十三年九月將文公之立懷公之卒又通
上移一年謂在二十四年二月豈經文反有誤歟據紀年惠公
在位實十五年晉用夏正僖之十年三月即惠公之元年正月也 文公之立實止八年
說與聖經國語皆合是傳文誤矣 宣公三年傳謂商祀六百
周年七百三統歷等書附會其說遂令後代歷術紛紛不得歲
差之定數據紀年商起癸亥終庚寅共五百有八年周起辛卯
終今王二十年壬戌已七百五十八年再加五十年東西周始
亡共八百又八年以歷法推之朔食盡合可知左氏之言誣也
襄公四年傳于羿死之後言靡奔有鬲杜注云靡夏遺臣事
羿者此最古人一冤獄也據紀年靡隨后相居于斟灌沈弒相

紀年辨誤

九 亦尊魯齊

始奔有鬲以圖恢復卒成其志何嘗事夷羿乎 昭公二十六
年傳言攜王奸命賈杜等注皆以攜王為伯服據紀年伯服已
死于戎難攜王乃余臣也晉束皙嘗辨之 論語暴虎馮河注
謂寡多力能陸地行舟此用古文書說以寡為舟朱也說文引書作無
若舟 邢疏從漢書古今人表以寡為寒泥子盪舟則仍從孔說
據紀年澆伐斟鄩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故楚辭云覆舟斟鄩淮
南子亦云維出覆舟蓋因事以名山也 歷數之訓鄭云圖錄
何云列次此皆兩漢圖書緯候之說誤之也據紀年長歷帝堯
即位前十七年適當地統之末人統之初值移易之時而人不
知變此史記歷書所以謂孟陬殄滅攝提無紀也堯舜深識其
誤故即位之始即命羲和在璿璣盡變革而從人統特非常之

舉眾所疑懼堯舜恐嗣立者之惑于眾說故禪讓時遞相命戒
歷數即歷數失序之歷數不得從圖緯說以惑愚兆蓋民以食

為天君以民為天歷數失中則農乘其時而民皆窮困矣 孟

子一書或謂孟子自著或謂弟子序錄要之事皆目睹也朱子

序說于孟子之見諸侯從史記先齊後梁之說謂惠王三十五

年孟子至梁據紀年惠王之卒時為齊宣王二年其三十五年

為齊威王之二十一年不得云先見齊宣也說與孟子本經合

伐燕一事司馬公通鑑朱子綱目及吳師道戰國策注闕若

據四書釋地皆移易燕齊之年以合孟子溫公朱子節潛之十

九年伐燕吳氏以潛之前十年屬宣謂宣于二十九年以蓋咸謂宣于十

年伐燕閻氏上移燕事于前十年謂宣亦未年伐燕朱子序說

註又謂孟子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是更以史說為長矣據

紀年辨誤

紀年田齊莊子之後有悼子田和之後有侯剌威王之元當梁

惠王十五年周顯王十三年宣王之元當惠王後元十六年周

慎靚王元年伐燕在梁襄王五年齊宣王七年時周赧王之元

年也與孟子宣王伐燕莊子鬼谷子田恒弒其君十二世而有

齊國國策威王三十六年之說皆合荀子曰閔王北足破燕此

是虛擬之詞未嘗載有子之事從史記則與孟子莊子等書

悉不合矣紀年之有裨于經學如此

紀年可以正史書之誤

昔譙周謂史記自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史
故作古史考二十五篇以糾遷之謬誤司馬彪以周書未盡善
又據紀年之義條古史考中百二十二事為不當今二書皆不

傳而紀年之有益史學固章章矣因畧具于下史記三王本紀

及三代世表謂鯀為顓頊子禹為黃帝曾孫黃帝至桀二十世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黃帝

自禹至桀與紀年夏紀所載十七王皆同至湯十七世

元帝生鯀極極生帝學學生契契生昭昭明生相土相

土生昌若昌若生曹曹圍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

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至武王十九世

至武王十九世帝嚳生稷稷生

王王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乎匈奴傳又云公劉失其稷官考漢書婁敬傳則稷至公劉十餘世非四世也若謂公劉失稷于太康之世何前之百三十年已歷四世後之九百餘年止十一世乎史公自謂黃帝至紂四十六世何以至武王止十九世乎鄭世家以桓公爲厲王子魯世家以伯御爲武公孫據紀年桓公出自宣王伯御即公子栝與國語韋昭注咸合此史遷世系之誤可正者也 五帝三王本紀謂堯立九十八年舜立三十九年外丙立三年敬王立四十二年元王立八年晉世家謂惠公立十四年文公立九年與古經皆不合晉世家又謂出公立十七年哀公立十八年幽公亦十八年烈公立二十七年孝公立十七年年表則云出公立十八年哀公立二年哀公後有懿公立十五年趙世家又謂出公立二十一年次懿公立一年可謂夢如亂絲矣據紀年堯立百年舜立五十年陟後皆加三年之喪與尙書孟子合外丙立二年敬王立四十四年元王立七年與孟子左傳合晉惠公立十五年文公立八年與春秋經合出公立二十三年次敬公立二十二年次幽公立十三年次烈公立二十七年次桓公孝桓或是一人之謚而立卒之年固非若史之霧亂也魏世家謂文侯元年當周威烈王二年立三十八年卒武侯立十六年卒惠王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襄王後有哀王哀王名嗣其元年當慎靚王三年二十年當赧王十六年田敬仲世家謂宣公四十五年莊子卒子太公和立二十七年卒子桓公立六年卒子威王立威之元年當魏武侯九年立三十六年卒子宣王

紀年辨誤

三 亦嘗驚齋

立宣之元年當梁惠王二十九年立十九年卒子潛王立潛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說與孟子國策凡先秦古書皆不合據紀年文侯元年當周貞定王二十三年晉敬公六年立五十卒武侯元年當周安王六年晉烈公二十一年立二十六年卒子惠成王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晉桓公二十年立三十六年改元爲一年又十七年卒子今王立即襄王也襄之元年二十年其所當皆如史記哀王之說故荀勗和嶠杜預司馬光皆謂史遷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也齊則莊子之卒與史記同年莊子後有悼子立六年卒其次乃及田和而立二十二年卒又有侯剌立九年桓子乃弑剌而自立時周烈王元年也立十九年卒子威王立威王元年當周顯王十三年梁惠成十五年立三十六年卒傳宣王宣王元年當梁惠成後元十六年其三年當梁襄王元年七年當周赧王元年燕王噲之七年說與禮記孟子莊子國策呂覽鬼谷子等書皆合從紀年則孟子國策喪之言皆合莊子鬼谷田恒獄君十二代有齊國之說亦合且如是則文侯之元距孔子之卒三十三年子夏少孔子四十歲文侯十八年受經是子夏已八十五矣若此史遷年數之誤可如史說豈子夏百有八歲始設教于魏乎此史遷年數之誤可正者也 羿泥之亂歷數十載本紀乃缺而不詳於越之國號稱霸王世家乃畧而不著梁芮朝秦紀梁亡而不紀芮滅燕齊構難記覆齊而不記舉燕考紀年知羿泥澆豷之說與論語左傳楚辭等書合君駢奔安之弑與莊子呂覽越絕等書合秦穆公三年滅芮齊宣王七年伐燕與左傳孟子國策等書合此史遷脫畧之誤可正者也 周本紀謂厲王奔彘周召行政號曰

紀年辨誤

三 亦嘗驚齋

共和秦本紀謂大費卽栢駟而陳杞世家又以駟益爲二人此于經傳皆無據據紀年益爲費侯其伯和乃同姓諸侯也說與尚書孟子左傳莊子魯連子漢書古今人表帝王世紀皆合。

管蔡及衛世家謂康叔冉季齒最少故武王時未封據紀年武王大封時二叔已國于畿內爲王官康誥一篇卽命爲司寇封之于康所作其時王年九十二叔皆王之母弟同母十人最少者亦應六十餘歲至成王三年封衛且七十餘矣安得謂之少乎觀十五年初巡已命司寇封誥于沫邑則不得云未封矣此與尚書左傳國語書傳世本注白虎通皆合。魏世家及年表

謂惠之徙都在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卬之後稱王乃其子襄王所追王據紀年惠成九年徙都大梁三十六年改元稱王稱王

之說與孟子合徙都之說與年表亦合表云九年秦戰少梁虜虜太子徙我太子是是年實有秦都之說矣。燕世家及蘇秦列傳謂子之之亂齊潛伐燕燕昭

王乃公子平也據紀年今王五年齊伐燕醢子之時宣王之七年也與孟子國策等書合平爲子之所殺昭王乃公子職與年

表及趙世家之說亦合燕世家音義引年表云君喻太子相子之皆死索隱引年表亦同近本脫太子二字趙世家曰武靈王十一年王召公。孟子列傳謂孟子見

諸侯先至齊惠王三十五年又至梁據紀年齊威王於惠成後元十五年薨明年宣王始卽位又明年惠王卒不得云先齊後

梁也孟子至梁紀雖無文以二書參之當在後元十五六年居梁不久而惠王卒孟子見襄之不似人君乃至齊也。孟嘗君列傳謂齊潛王始封田嬰靖郭孟嘗皆謚據紀年惠王後元十

紀年辨誤

亦嘗覽齊

三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五年威王卒封田嬰于彭城說與國策呂覽合策謂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本易威宣爲宣潛。郭嘗皆近薛之地郭卽澠也在薛城北嘗卽

居常與許之常在薛城南蓋嬰始封薛地猶隘故以薛北之郭爲稱文時已益封彭城南盡常邑也紀曰薛侯薛子蓋時皆都薛靖卽安靜之孟庶長也皆生時稱號非謚矣說與左傳詩箋

水經注合。馬陵之戰其載于田齊世家孫子列傳者皆誤合齊人救趙敗魏桂陵事故每以趙爲薛而自相矛盾世家言趙與薛爭魏

與趙攻韓雍氏之圍見于本紀世家列傳者尤紛亂不得端緒據紀年桂陵之事在惠王十八年趙敗之也馬陵之戰在惠王二十八年齊敗之也桂陵之事有齊而馬陵之戰無趙合之誤

紀年辨誤

亦嘗覽齊

矣雍氏之役在今王七年蓋秦韓方合楚懷怒秦之欺已欲發兵攻秦恐韓擬其後故先令景翠圍韓雍氏次令屈丐伐秦及

翠已圍韓韓借救于秦而屈丐之師亦抵秦境秦令庶長疾救韓擊走景翠令庶長章拒楚駐于杜陵于是韓既解圍亦出師

助秦攻楚而敗之于杜又追至丹陽虜屈丐也乃史序丹陽之戰反在助韓攻景翠前豈知韓圍方急何能先出自師佐秦人而戰于丹淅乎此則史遷事實之誤可正者也。漢書律歷志

謂堯立七十年武王在大祥伐紂其誤與史遷鄭康成同王莽傳引嘉禾通書又有假王之說此則劉歆等僞撰以迎合新室者也據紀年嘉禾事在成王十一年是時公已致政安有如是之妄說哉通鑑前編謂堯元甲辰舜元丙戌禹元丙子又謂辰

弗集房在仲康元年古公遷岐在小乙二十六年商之滅祀共六百餘此附會左傳三統歷皇極經世等書而誤者也據紀年堯元丙子舜元己未禹元壬子仲康五年九月朔日食與斗建星度及大衍授時等歷皆合武乙元年古公遷岐與漢書莊子呂覽等書亦合且梁之惠襄齊之威宣其立卒之年燦然可考資治通鑑乃上增威王之年以合孟子宣王伐燕之說此因宋時竹書散佚溫公未之詳究也紀年之有益於史書又如此

紀年可以正歷法之誤

治歷之術代各不同春秋時殷周魯歷及漢之太初三統最疎東漢以後歲差之說起而法漸密然宜于今者或不能合于古驗于前者或不能施于後此無他積算各殊歲差之數未確也

紀年辨誤

六 亦置置齋

蓋治歷必先立元而立元必先計歲自龍門作史調諫譜起黃帝以來年數咸乖異不合故五帝三王止記世表共和而後始有年可稽班固述劉歆三統歷竝志唐虞三代成湯以後至朔皆譜之于書視史記詳矣然謂堯立七十年武王在大祥伐紂商有天下六百二十九年魯桓公之立上距伐紂四百歲後世治歷者本之于是或謂堯元年甲辰或謂堯元年戊戌或謂堯時冬至日在虛危之交或又謂在女虛之交甲辰見世紀戊戌見與諸虛危女虛見劉焯積算如此此歲差所以異說甚者李淳風謂堯典不足憑豈不大謬乎歲差之殊賈逵謂七十六年虞喜謂五十年何承天謂百年祖冲之云四十五年劉焯云七十五年傅仁均云六十餘年僧一行云八十三年宋史渾儀議云七十九年裴胄之云八十年郭守敬云六十七年最多者虞翻謂百八十八歲差之象堯典夏正周月月令有明徵矣三統歷增十六年

年益日橫斷年歲古亦有言之者矣命度起虛六堯元年甲辰

日冬至唐以後亦既有知之者矣既知之言之又有明證而歲

差之數仍無定者豈非帝堯以來歷年多少之說無可依據未

得確實乎增年見漢紀益日見杜預長歷序橫斷句見張衡傳命度句見傅仁均歷議甲辰句見陳觀吾參同契注

考紀年出于魏王家乃戰國時史臣所錄在秦燒詩書之前實

三代真迹其書謂帝堯元年丙子立百年陟舜元年己未立五

十年陟陟加三年之喪二帝共一百五十六年說與尚書孟子

皆合又謂夏禹元年壬子傳四百三十二年說與漢書歷志帝

王世紀亦合二書止夏年與竹書同又謂成湯十八年癸未即帝位傳五

百有八年武王十二年辛卯即帝位傳二百六十九年周乃東

遷時晉文侯之十年也魯之桓公紀年不錄據春秋魯隱公十

紀年辨誤

七 亦置置齋

一年卒明年桓公即位紀年即曲沃武公之五年也是年歲

次庚午上距伐紂止三百四十年此其說與漢以後史傳注疏

皆殊而與古今之天象經傳之紀載實無不合故由紀年推之

堯即位前十二年甲子冬至日在虛七即位五十年後日在虛

六此即堯典日永星火日短星昴之象矣夏之王也視堯初差

三度日在虛四此即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

斗柄正在上之象矣周公之時上距夏初九百四十年又差十

五度冬至日躔女二上去合朔十日此即逸書周月篇昏朏畢

見日月俱起于牽牛初之象矣畢盡也堯時昴初見武王之初十日冬至在女二蔡邕謂月令是周公作故章秦并天下距周

句謂元枵之次起女二度從周公時之天象也秦并天下距周

初又八百餘年差十四度日躔斗之二十三此即月令仲冬之

月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之象矣月令本則公所作者呂氏竊之而周未秦初天象

列于十二紀首劉安載德又取之呂氏以傳于世故今禮記月令篇乃周季秦初之象非周公之元文也一行歷議云始皇十七年辛未歲日應且堯之時元年丙子冬至日在虛七明天啟在斗二十二度

元年丁酉冬至日在箕三計三千七百七十年共差六十一度是自古迄今日躔皆六十二年差一度紀年之合于天象符于經傳如此然則三統歷增年之妄六朝來歲差之誤不于此皆大可見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朱子曰古人治歷必有一定之法後世愈精愈密愈見差謬不得一定之法也如紀年者非其故之可以定法者歟前人知三統歷增年而不知增者幾何知六十餘年差一度而不能定六十幾年也證以紀年皆可得其確數不寧

惟是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方分之爲十二

紀年辨誤

六 亦舊曆齋

次十二宮以星分之爲二十八宿方有定位星宿潛移自古冬至之氣皆起于元枵之末子宮之中而二十八宿實密運于天積久始著誠由紀年推之由長歷而得歲差由歲差而知移宮由移宮而知四建由四建而得三統如是則凡詩書之言時月秦漢之論正朔無不可識其精微辨其是否矣何則六十二年差一度則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差一宮差一宮斯斗綱之所建者改矣堯初冬至黃昏斗杓建子宮末孟春月正後斗杓建寅宮末嬴秦之世冬至昏杓入亥宮末孟春雨水建丑宮末明天啟後冬至昏杓入戌宮末孟春雨水建子宮末計三千七百七十年差六十一度而移二宮更積歲如此是孟春黃昏斗杓且由亥入戌人統終而天統復始矣蓋四方十二宮共分三統所

謂天統地統人統是也每統孟春斗分四建所謂建寅建丑建子建亥是也建亥亦四正之一秦法非無所本者但謂十月建亥已非秦時天象故史記曰秦之歷數未睹其真

後人誤以三代正朔爲三正又惡秦之暴而黜其政乃並建亥之說而亦黜之也堯舜以後實爲人統人統悉則仲冬之天正孟春之月正皆不于昏時視斗杓所指而于夜半視斗衡所向矣天統悉又差四宮則並不于夜半視

斗衡所向而于平旦視斗魁所指矣天統之初日應在角宿六度末孟春斗衡平旦建寅宮末人統之初日在虛宿七度末雨水斗杓入寅宮末如此周而復始雖終古億萬孟春之建總不出寅丑子亥四宮易言治

歷明時取于澤火此其義也史記天官書謂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卽此三統之說也蓋四宮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元二萬二千一元畢則二十八宿皆于冬至居于宮之

正中一周而萬象森復居故處矣漢唐以後儒者不察三統三正以三代之正朔當之不知改正之事始于湯武三正之號已見夏書后啟雖賢豈能預知商周之事鄭康成謂堯舜亦改

紀年辨誤

九 亦舊曆齋

正此緯候之說不足信也帝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逸書夷之言曰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孔叢子記子思之言曰夏數得天堯舜所同此可知堯舜絕無改正之事卽鄭氏書注亦以歲二月東巡狩考三正之義傳于上古起于天統高辛居地統爲建卯之月地統之初地統以平旦察星三代之初去地統未之末陶唐居人統之初遺故小正月令猶有平旦星中之說卽道也少昊時九黎亂之顓頊正之高辛時三苗亂之堯舜正之帝堯當易統改建之日又值歷數失序之餘故其卽位也欽若昊天首命羲和虞舜受之亦以在璿璣齊七政爲先務伯夷作史著有成言歷百有餘年猶必諄諄以此事命禹漢人解歷數多混入

緯候大誤蓋古聖之重民時也如此夏后繼之昏杓建寅之制然後

大定頒之邦國告朔以行故三代以來言此制者必曰夏時夏數後有扈忘棄甘郊誓焉羲和倏擾允侯任焉由是重黎世職以昆吾代之夏之衰也昆吾氏棄其官守攝提失處五星亂行

于是湯起而正之殷之衰也太史摯奔周閏餘乘次孟陬殄滅于是武王又起而正之然則湯武之改正朔雖曰示不相沿而實因前此乖亂失次有違農時假改易之名以匡正三統耳故

晉序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周月之言曰改正異械以垂三統是二代處不得不然之時豈好為變革哉雖然正朔之正與三統之正實異三統即斗憲夏書謂之三正正朔即正歲周書謂之歲首三統之義與四時之序十二月之名二十四節之

紀年辨誤 三 亦謹錄齋 氣此皇古以來敬授民時者所共遵周書所謂不易之道百王所同也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秦及漢初以孟冬為正此各代正朔之不同惟即位出政頒朝蒞官用之周書所謂易民之視一代之事也湯武之初本不與易統相

值又不當改建之時正朔之殊實因前此乖亂失次有違農時故假此濟彼欲萬世悉無差貸而已漢唐以來儒者不察既以

正朔解三正又謂湯武改正朔並改月名此尤大謬不然者也昔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此夏時本先王之遺制特幽王之

時失閏者再仲秋朔食下移于十月之交平王東遷又沿此誤孟春正月上與本朝正朔同時是夏時雖存其名而所行者已

非其實故夫子修春秋于春下書王若曰此時王之春正月非

古先王之制也左氏作傳月上增周杜氏序之又謂王即平王亦曰此周平王以後之春正月非商以前之制亦並非周先王

之制也逸書周月日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夏時然則湯武改正之事夫子夏時之訓此亦無俟他求可曉

然而知其義者矣不然使湯武果改月何以詩書所言皆夏時且夫子自謂從周敢顯然欲改本朝之正朔哉是故夏時者終古無改易者也三統者數千年一改易者也正朔者歷一代可

一易者也謂行夏時是從夏之正朔者非也謂行夏時是必以斗杓建寅為正月者尤非也蓋正朔是一事夏時是一事三統

又是一事稽古者誠由紀年推之歲差之數既確斯至閏閏食改建易統之法無一不可詳求漢晉唐宋史傳注疏之誤無一不可糾正于此知汲冢鴻編信實可據帝王真迹呵護有神孟

子所謂求其故者其在于此矣朱子所謂一定之法其亦在于此矣紀中凡事文涉歷法者皆于義證謹疏之其詳則見嘉禾

徐圃臣天元歷理圃臣名發康熙時為八旗教習著有歷學原九卷辨正討論二十卷皆根據紀年成其範圍之序

答或問 歲在辛酉予述紀年庚午始卒業或疑而問之日子于是書九閱寒暑可謂勤矣蒐放失稽異同著表圖黜謬誤言必有證事

必有符可謂無遺憾矣然竹書之義謂伯鯨有二桀棄妹喜夏末都于河南盤庚遷于河北君陳是周公子造父是北唐戎鄭桓公出自宣王燕昭王是公子職田齊莊子之後有悼子太公

田和之後有侯剡梁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齊威王于惠王後元十五年始卒薛侯薛子非奚仲之裔凡此諸說曾未前開雖囚堯殺益偃朱交嬖等語非出紀年而伊尹事實悖經誣聖子以數年之勤始終從事無乃太過也乎士取甲第別有常務走也不敏竊爲先生惜余曰唯唯否否夫伐榿梓者不訾柯葉汲江漢者不疑垢滓大美不以微嫌棄闕材不以小節捐豈必博愛矜奇爲其適于用而於世有濟也夫紀年一書可議者殷紀一事耳餘皆貞醇確實有關名教之書豈可摘此一端掇彼衆美子既未釋試少陳之在昔伯摩輔夏爲王蓋臣而傳注乃謂其事夷羿文王事殷號爲至德而漢儒乃謂改元稱王周公攝政止于七年而禮家乃謂踐阼爲天子此其謬亂何可勝言

紀年辨誤

亦嘗驚齋

今考紀年知靡隨后相播越商榿逆泥惰天始奔有鬲卒賴其力恢復舊家未嘗委質于羿也文王作牧受命帝辛得專征伐九年而卒未嘗改元稱王也周公相王明堂布政三年制禮卒老于豐未嘗干王位也且湯之禁絃歌舞尸子以爲禳旱考紀年知因桀死亭山禮爲舊君有服于此見聖人之宏踐土之役晉文召王聖人易之爲狩河陽紀年亦以王會諸侯爲說于此見書法之正此于君臣之義不大有裨益乎三年之制至周恭詳夏殷以前載籍未悉尸墨淮南諸子乃有禹制三月之說後世賢如漢文不能不爲之惑今考紀年舜禹啟降居喪皆取足三年帝荒帝桀踰年改元帝泄二年改元餘皆三年改元然則禹制三月之說妄矣成湯以後定制皆踰年改元而諒陰三年

冢宰攝政唯王季之卒文王行三年喪蓋痛父死之非罪又恐王之震怒且有後命也不遽改元亦人臣待罪竟上之義故三年喪畢受商王嗣立之命然後即位且丹朱之放也見帝堯之聖孝已之卒也著武丁之愆此于父子之經不更有裨益乎禮注謂帝舜不立正妃秦博士謂二女溺湘而死此荒誕尤甚者今考紀年二女嬪虞后有葬潤與經史之文吻合而如房逆女見世子之貴與士同科殺其王后見周季之衰不可救藥此于夫婦之倫不又有裨益乎且受命非因赤烏可以杜讖緯術數之惑河伯實爲侯國可以祛鬼神誣誕之疑徵事實可以正史傳之訛考甲子可以正歷法之誤紀年一書其有益乎人心世道如此奈何因商紀一事盡疑而議之乎夫商紀之誤亦因伊

紀年辨誤

亦嘗驚齋

尹盛德人信之篤耳設使事非出尹而廢立自私則英主行誅又何嘗非亂臣之煽戒歟要之此事既衆著其誣自可與禮記周公踐阼等文同置勿論若乃瑣子本非崇伯見于帝繫山經華琬並爲桀妃見于管子呂覽都河南故亡與昆吾同日遷河北故墟在洹水南鄉考以尙書詩禮左傳國策及孔壁古文史漢紀傳等書無不相証君陳爲平公見詩傳禮注造父是戎族見史記逸書鄭桓公出自宣王載于國語燕昭王是公子職並見史書田恒弑君十二代而有齊國必如紀文而蒙莊鬼谷之說世數始合梁惠割地七百里盡付秦人必如紀文而南辱西喪之言年數始合齊威于後元十五年始卒故伐燕實爲宣王無庸紛紛者別立私說于此知後車之傳食先至大梁孟子受

兼金五十鎰之餽是築薛實卽田嬰不然區區者何有重賄于此知戰國之并小各啟私封凡此或翼正經或符徒策子乃疑而異之是猶惑于世俗之論以耳食而未能目聽也夫古人讀書論世元元長年期于真實有濟而已孔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余之九年于此如是焉而已升沈有定富貴在天余既無弋人之慕又曷爲與魯人獵較哉言既畢而問者赧頰以退

紀年辨誤

言 亦置置齋

竹書紀年考證

通州雷學淇述

晉獲竹書考



杜預左傳後序曰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平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

王隱晉書束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得竹書見左傳後序正義

晉書武帝紀曰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不準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咸寧史記周本紀正義誤引作咸和衛恒傳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盜

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荀勗傳曰滅吳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束皙傳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

紀年考證

一 亦置置齋

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

張懷瓘十體書斷曰晉咸寧五年汲郡人得冊書十餘萬言見彥達法書要錄

淇案竹書發于咸寧五年十月明年三月吳郡平遂上之帝紀之說錄其實也餘就官收以後上于帝京時言故曰太康元年束皙傳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歲也

竹書文字簡冊考

荀勗穆天子傳序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

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
杜預左傳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

簡編科斗文字

衛恒字勢曰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稀得見者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冊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鬚髯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天地乃位燦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

紀年考證

二 亦置置齋

晉書荀勗傳曰吳滅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

書本

傳以垂穎山岳峩峩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飛飛其未揚

王隱晉書束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得竹

書漆字科斗之文見左傳後序正義

晉書武帝紀曰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

張懷瓘十體書斷曰晉咸寧五年汲郡人得冊書十餘萬言或

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大歷梁邱藏穆天子傳及魏史於是古文備矣甄豐刪定舊文制為六書一曰古文即

此也周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書中多有是也見張彥遠法書

錄要

洪案衛恒字勢則竹書科斗於六書之體象形者居多武帝紀謂之小篆必篆畫視古文少減即張氏所謂幽王時之省古文汲冢書中多有者是也非秦之小篆矣簡長二尺四寸與古六經之制同一簡四十字視古經倍矣或十四字之誤歟

晉人校訂竹書考

王隱晉書荀勗傳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見昭選王儉束皙傳曰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見左傳後序正義

紀年考證

三 亦置置齋

中經列在秘府束皙傳曰漆書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者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王接傳曰王接字祖游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變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作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

洪案二書所載晉之校訂竹書者荀勗和嶠衛恒束皙前後凡四人荀和於太康初已同在秘書荀卒於太康十年和卒於元康二年衛恒遭變卒於元康元年束皙上書轉佐著作

郎在元康七年時關中及雍秦旱疫上欲廣農而督適上議也然則荀和校次竹書在太康初衛恒考正在太康末束皙述成在元康八年後也四人之外更有傅瓚史記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是也故瓚作漢書音義亦時引紀年

紀年卷數考

王隱晉書束皙傳曰紀年十二卷見左傳後序正義

晉書束皙傳曰紀年十三篇

隋書經籍志曰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唐書藝文志曰紀年十四卷注云汲冢書

宋史藝文志曰竹書三卷注云荀勗和嶠編

紀年考證

四 亦嘗驚齋

通志藝文畧曰紀年十四卷注云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洪案紀年本十二卷晉人校之作竹書同異一卷并之爲十三卷唐人束皙傳誤謂同異一卷亦紀年文遂曰十三篇唐

書承晉書之誤謂十三篇外別有同異一卷遂曰十四卷通

志又承唐書之誤耳宋之三卷乃紀年散佚後輯而存者非

其舊矣

紀年起自黃帝考

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

見史記魏世家集解

杜預左傳後序曰紀年起自夏殷周

郭璞山海經海內經注引黃帝紀曰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

帝乾荒大荒西經注引顓頊紀云竹書曰顓頊產伯鯨海內南

經注引帝堯紀云竹書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魏徵隋書律歷志引竹書紀年帝堯元年景子羅泌路史後紀亦引之

虞世南北堂書鈔十七卷引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

洪案荀郭魏虞諸說紀年起黃帝無疑杜氏謂起自夏殷周

蓋預見紀年在荀和撰次之後衛束考正之前王隱晉書曰

勗等於時卽已不能盡識左傳後序曰科斗書久廢推尋不

能盡通是荀和雖奉詔撰次因帝舜以前事多難證故先以

隸字寫夏殷以後之紀黃帝以下姑缺之至恒哲述成而紀

年一書始完備也考晉書武帝紀杜預卒於太康五年後序

謂竹書藏於秘序余晚得見之所謂晚者不過太康三四年

紀年考證

五 亦嘗驚齋

間所見卽勗等不能盡識但以隸字寫夏殷以後之紀也杜

據勗等不能盡識者言故曰起自夏殷周唐人束皙傳亦謂

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承後序之誤耳

紀年用晉曲沃魏年紀事考

左傳後序曰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

記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

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

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

酈道元水經洧水注引紀年云晉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

酈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澮水注引紀年云莊伯十二年翼侯焚

曲沃之禾而還河水注引紀年云晉武公元年尙一軍又引云

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

史記魏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武侯元年當趙烈侯十四年武侯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洪案晉年紀事起自殤叔後序已有明文無可疑者蓋是書周紀終於宣王四十三年明年即殤叔元年觀水經渭水注所引紀文係之文侯二年不係幽王三年尤可徵信後序又云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是昭侯以後孝侯雖立止紀八年以前之事明年即紀莊伯之年觀水經澮水河水二注引紀文係之曲沃而不係之晉又可見矣至於魏文雖受命為侯實未嘗以其年紀事水經瓠子河注引紀云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汝水注引紀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城皆文侯時事也而通係之晉是魏年紀事實自武侯始此索隱所稱所以皆魏武之年也宋元以來傳本殤叔後仍紀周年誤已

紀年終於今王考

荀勗穆天子傳序曰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

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

紀年考證

六 亦置蘇齋

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見史記魏世家集解左傳後序曰紀年起自夏殷周云云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

晉書束皙傳曰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洪案紀年乃魏襄王史臣鈔錄古志及其國史書進呈于王以供檢閱者時王存無謚故稱今王猶史遷稱漢武曰今上也荀和證以世本則今王為襄王無疑元凱作後序時雖見竹書顧已老邁不能深究廣徵傳出自唐人時多摺斥此書其舛謬無足怪徐廣作史記音義猶從杜說而酈道元水經注司馬通鑑朱子綱目竝作襄王為有徵矣

紀年考證

七 亦置蘇齋

紀年長歷考

裴駟史記集解夏本紀引紀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二年羅莘路史後紀注引與此同蓋自帝舜即帝位至于桀止四百三十二年殷本紀引紀年云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七年李善文選六代論注亦引之蓋自成湯數也明年即武王元年矣若終紂之世共五百有八年周本紀引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紀年原文謂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百五十七年蓋自成王十八年甲寅定鼎之歲數至幽王之滅共有此數也裴氏誤節去歲在甲寅十六字陶宏景真誥十三卷稽神樞注云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東昏永元年二千八百三年汲冢紀年止二千六百四十二年案陶氏所稱紀年即自帝堯元年丙子起數

隋書律歷志云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路史後紀十一注引云堯元年丙子又引袁充說云堯以景子受命四十九年得上元第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兩作景避唐諱也

新唐書歷志引紀年云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傅仁均

戊寅元歷云冬至六十餘年輒差一度又云周幽王六年十月

辛卯朔八蝕限又云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 一行大衍歷

引紀年謂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房二度與歷法

合元郭守敬按時歷說同又謂康王十二年為乙酉又日度歲云小雅十

月之交朔日辛卯虞廟推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入交十四日三

千四百二十九合食限

明太常寺卿華湘謂堯時冬至日躔虛七度見昭代典則

洪案傅氏云冬至六十餘年差一度推以紀年長歷蓋六十

紀年考證

八 亦置暫齋

二年也堯在位百年即位初日躔虛七四十五年後日躔虛

六傅氏華氏說不同者職此殷仲康五年九月庚戌周幽王

六年八月辛卯虞傅張一行郭四氏推之皆謂合于食限然

則紀年長歷之法可謂確實矣堯元丙子仲康五年癸巳武

王十一年庚寅康王十二年乙酉幽王六年乙丑以及自禹

至桀滅夏至受滅殷至幽等文諸書稱引皆與傅本符合然

則宋以後之三卷二卷雖殘缺之餘而自堯以來至于幽厲

其所紀之年猶是三代真迹非後人詭託者矣班固述劉歆

三統歷于殷周增年此後之言歲差者所以各異也

晉魏用夏正考

逸書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

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
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
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
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
以紀于政

春秋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傳謂在四年十二月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謂在九月十月之交十年正月晉里

克弒其君卓左傳謂在九年十一月十一月春晉殺其大夫平

鄭父左傳謂在十年冬襄公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左傳

謂在夏六月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終

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子

紀年考證

九 亦置暫齋

今三之一也師曠曰七十三年矣杜注云所謂正月謂夏正也

在文公十一年案是年至襄公三十年共七十四年師曠言七

二月又定公四年傳言成王封唐叔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

以夏政

左傳後序曰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

記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

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

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

司馬貞史記索隱田齊世家引紀年曰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

以廩邱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于周正為明年二月

羅泌路史餘論曰周以子正而晉獨以夏左傳或據晉史而經

則周正

洪案晉用夏正已見經傳無可疑矣然夏正者止是夏之正朔非即指夏之正月也考之古籍歲與年異正歲與正月異夏正殷正周正與夏書之三正異周禮曰正歲年以敘事鄭注謂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孟春朔至季冬晦為一年歲則夏以孟春之中為歲殷以季冬之中為歲周以仲冬之中為歲其中之朔日即謂之歲首于歲首即位頒政焉故曰正歲周禮于正歲使百官觀治象于正月使萬民觀治象即先後之次矣湯武之改正朔即改此正歲歲首故亦謂之改歲實未嘗改月也夏之時即以孟春之朔為正歲之首皆合并于正月之一日其法與殷正周正各殊故後人亦謂之三正而實非甘誓所言天地人之三正也甘誓之三正逸書謂之三統即史記天官書之斗綱三建與三代之正朔異焉周衰失閏使孟春之號上加于仲冬後人據春秋以後之名遂謂商周之改正竝改月而又以三統之說釋之此實大誤夫古之帝王奉三統行夏時本皆無異所異者惟此正朔耳晉為周諸侯自當奉周之正朔史臣紀事無改月名猶古法也商書記太甲之即位曰十有二月周書記武之伐殷曰一月可知古法不改月而即位亦于正月則是盡從夏正矣此亦周室衰微告朔不行之一驗後三卿分晉魏得國都逢澤之遇惠王且乘夏車稱夏王又豈惟僭夏正而已哉

紀年傳注同異考

紀年考證

十

亦舊貫齋

王隱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明法太康二年得汲冢中古文竹書最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別在秘書以較經傳缺文多所證明見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九卷

隋書經籍志云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元明刊本竹書紀年二卷皆題梁沈約附注

洪案隱謂荀勗注寫當是以今文注明古字後并和嶠衛東等校勘之語滙為同異一書今隋書所載者即是非勗果為竹書作注也同異一卷久不傳四家之說如道藏所載荀勗穆天子傳序史記集解載和嶠辨今王之辭晉書載衛恒所作古文字勢尚書左傳正義載東晉辨殷在鄴南及攜王非伯盤等語初學記引東晉紀年書鈔皆碎金片玉矣沈氏之

紀年考證

十一

亦舊貫齋

注本傳及唐宋人書皆失載故世疑偽託今考母曰附寶諸段多見宋書符瑞志誠或後人因本注太畧取而附益者然約案及鄂縣衛縣等文自是休文語且房陵塞庫諸說休文必有所受非後人所能臆造古人著作其本傳及史冊失載者甚夥不得執此為疑也近本注中或作提行大字或分行細書或錯置紀內有似注而實非注者大字如殷侯子亥扁伐山民自禹至桀流沙千里諸段傳瓚裴駟郭璞等書皆引之諸人竝在沈氏前非沈注明甚然附在紀中與紀文不類且細書如丙寅年乙酉年成湯元年周武王元年錯置如是維若陽是為武庚是為文侯是為執莢此又實皆紀文而殊非春秋紀事體例蓋魏之史臣鈔錄時附紀于下以備觀覽

出家時已有者也故劉昫以列會舉謚疑後人追修不知此皆魏臣所附蓋卽紀年之傳已世本有傳見於史記索隱而漢晉隋唐書皆不載則紀年之有傳也夫何疑

紀年散佚考

荀勗穆天子傳序曰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

鄴道元水經河水注云竹書及山海經皆蕪縕歲久編罕稀絕

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違意

晉書束皙傳曰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

札

宋史藝文志竹書三卷

淇案竹書出家卽已闕落紀年一書當亦不免荀和衛束遞

紀年考證

亦嘗覽齋

事踵成少爲完備李唐之世訾議橫加後竟散失故隋志云

紀年十二卷至宋時止存三卷矣今考古書如郭璞穆天子

傳注引紀年者七近本止存其六酈氏水經注引紀年者百

二近本失載者數十開元占經引紀年者十一近本失載者

六文選注引紀年者十近本失載者一史記索隱正義羅莘

路史注引紀年者皆百數十近本遺者強半他如真誥史通

廣韻漢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廣川書跋等書

所引近本每多不載蓋近之二卷又宋書之殘缺經後人緝

綴者矣

宋以後紀年傳本考

宋本三卷今佚案宋初傳本卽已不同太平御覽引伯盤事作幽王八年引地長事作隱王二年路史注引伐鄧事

作桓王十七年引國魏事一作晉武公八年一作周桓王十
二年且二書或稱紀年或稱竹書紀年或稱敦皇紀年又曰
敬堯高約之郡府紀年可知當時傳本多不同矣金仁山通
鑑前編載日月有常一歌謂在伊尹祠桐宮下今本無此文
又引帝相元年征吠夷二年征黃夷帝杼五年征東海伐三
壽及穆王西征于青島所愁等文與今本亦異而趙城注氏
韓城平陽田居思園平邑本皆紀交而仁山謂見水經注是
此數事當時傳本不之載也他若占經之女化產龍晝晦四
臆廣宏明集之秦仲以前本無年世等文宋人書多不引而
寰宇記之築池陽敗武垣等事今本又無則觀于此可以知
宋時三卷
之大畧矣

大字本嘉慶二年得于書肆首尾殘缺唯舜紀以下至周顯王
事多不載疑卽楊慎丹鉛錄
所稱蓋元明間校刊本也

吳氏本名瑄所校紀年二卷見汪士漢
所刻秘書廿一種內頗多訛誤

何氏本二卷見漢
魏叢書

胡氏本名應麟所著筆叢有三墳補
逸史學佔畢二種皆述紀年

紀年考證

亦嘗覽齋

張氏本名宗泰二卷是書據左傳後序寫叔以下改用晉魏
之年又增補遺佚二十餘事其餘仍從吳何諸本

淇案唐書劉昫傳以紀年序諸侯列會舉謚後人返修非當

時正史如齊人殲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案春秋經傳

而爲也考紀出襄王冢乃王之季年史臣鈔錄古志及其國

書以供王披閱者故紀中凡列會諸君皆舉謚又開爲傳辭

比附于下便觀覽也終于襄王二十年而不稱謚王未卒也

文與聖經多符合蓋子夏居魏以經授高弟文侯李克皆出

其門魏之史臣必有得于私淑者故取而潤色之子夏居魏
以春秋傳

公羊穀梁襄王之時臣有史起後爲鄭令而竟謂案春秋經傳而爲此未必耳唐

之季世書已不傳故宋史止言三卷三卷者師說相承十存

一二又刺取晉宋梁魏隋唐人所經稱述輯而存之也今之

二卷又宋本之殘缺元明人所校勘者非竹書十二卷之舊
矣

紀年考證

古亦

帝堯以來甲子年表第一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紀年年表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仲康陟 子相即位	帝相元年														

甲子表

二

紀年年表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子表

三

紀年年表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紀年年表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共王陟 懿王元 年				居祗官																	
夷王陟 厲王元 年																									

紀年年表
甲子表
六

甲申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甲子

紀年年表
甲子表
七

紀年年表

甲午	晉襄公	晉靈公	周襄王	成公卒	晉景公	厲公卒	晉悼公	周簡王	景公卒	晉厲公	悼公卒	甲申	周定王	厲公卒	晉悼公	周簡王	景公卒	晉厲公	悼公卒	甲辰	晉平公卒	周靈王	昭公卒	晉頃公	甲寅	周敬王	甲子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子	周敬王	甲申	晉頃公	甲寅	昭公卒	晉頃公	甲辰	晉平公卒	周靈王	甲午	晉悼公	甲申	晉景公	晉厲公	悼公卒	甲辰	晉平公卒	周靈王	昭公卒	晉頃公	甲寅	周敬王	甲子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子表

八

紀年年表

十四	智瑤城高粱	十三	魏駘龍廬氏城	十二	魏駘龍廬氏城	十一	魏駘龍廬氏城	十	魏駘龍廬氏城	九	魏駘龍廬氏城	八	魏駘龍廬氏城	七	魏駘龍廬氏城	六	魏駘龍廬氏城	五	魏駘龍廬氏城	四	魏駘龍廬氏城	三	魏駘龍廬氏城	二	魏駘龍廬氏城	一	魏駘龍廬氏城	齊	田	齊	楚	燕	魯	衛	宋	秦
十四	智瑤城高粱	十三	魏駘龍廬氏城	十二	魏駘龍廬氏城	十一	魏駘龍廬氏城	十	魏駘龍廬氏城	九	魏駘龍廬氏城	八	魏駘龍廬氏城	七	魏駘龍廬氏城	六	魏駘龍廬氏城	五	魏駘龍廬氏城	四	魏駘龍廬氏城	三	魏駘龍廬氏城	二	魏駘龍廬氏城	一	魏駘龍廬氏城	齊	田	齊	楚	燕	魯	衛	宋	秦

列國表

紀年表	列國表	六
五	兩君子瑯地長高尺長十太有餘	十一
六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二
七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三
八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四
九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五
十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六
十一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七
十二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八
十三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十九
十四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
十五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一
十六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二
十七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三
十八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四
十九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五
二十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六
二十一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七
二十二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八
二十三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二十九
二十四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
二十五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一
二十六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二
二十七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三
二十八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四
二十九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五
三十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六
三十一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七
三十二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八
三十三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三十九
三十四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
三十五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一
三十六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二
三十七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三
三十八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四
三十九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五
四十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六
四十一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七
四十二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八
四十三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四十九
四十四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五十
四十五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五十一
四十六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五十二
四十七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五十三
四十八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五十四
四十九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五十五
五十	伐鄆取利人及肥。兩君子瑯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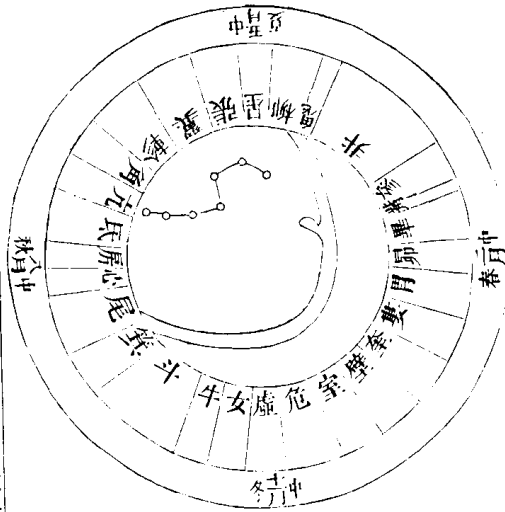
紀年表	列國表	七
三十四	孫何傑楚三戶	十二
三十五	孫何傑楚三戶	十三
三十六	孫何傑楚三戶	十四
三十七	孫何傑楚三戶	十五
三十八	孫何傑楚三戶	十六
三十九	孫何傑楚三戶	十七
四十	孫何傑楚三戶	十八
四十一	孫何傑楚三戶	十九
四十二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
四十三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一
四十四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二
四十五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三
四十六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四
四十七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五
四十八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六
四十九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七
五十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八
五十一	孫何傑楚三戶	二十九
五十二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
五十三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一
五十四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二
五十五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三
五十六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四
五十七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五
五十八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六
五十九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七
六十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八
六十一	孫何傑楚三戶	三十九
六十二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
六十三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一
六十四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二
六十五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三
六十六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四
六十七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五
六十八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六
六十九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七
七十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八
七十一	孫何傑楚三戶	四十九
七十二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
七十三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一
七十四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二
七十五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三
七十六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四
七十七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五
七十八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六
七十九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七
八十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八
八十一	孫何傑楚三戶	五十九
八十二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
八十三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一
八十四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二
八十五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三
八十六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四
八十七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五
八十八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六
八十九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七
九十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八
九十一	孫何傑楚三戶	六十九
九十二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
九十三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一
九十四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二
九十五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三
九十六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四
九十七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五
九十八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六
九十九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七
一百	孫何傑楚三戶	七十八

紀年	列國表	紀年	列國表
四十三	敗趙將韓舉	三十四	趙威王卒
四十二	王會于平阿	三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一	魏敗于襄陵	三十二	三十二
四十	魏敗于襄陵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九	魏敗于襄陵	三十	三十
三十八	魏敗于襄陵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八	二十八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六	二十六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五	二十五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二	二十二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十	二十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九	十九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八	十八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七	十七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六	十六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五	十五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四	十四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三	十三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二	十二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一	十一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十	十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九	九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八	八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七	七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六	六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五	五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四	四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三	三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二	二
三十七	魏敗于襄陵	一	一

紀年	列國表	紀年	列國表
九	城氏	三十	秦昭王元
十	城氏	二十九	秦昭王元
十一	城氏	二十八	秦昭王元
十二	城氏	二十七	秦昭王元
十三	城氏	二十六	秦昭王元
十四	城氏	二十五	秦昭王元
十五	城氏	二十四	秦昭王元
十六	城氏	二十三	秦昭王元
十七	城氏	二十二	秦昭王元
十八	城氏	二十一	秦昭王元
十九	城氏	二十	秦昭王元
二十	城氏	十九	秦昭王元
二十一	城氏	十八	秦昭王元
二十二	城氏	十七	秦昭王元
二十三	城氏	十六	秦昭王元
二十四	城氏	十五	秦昭王元
二十五	城氏	十四	秦昭王元
二十六	城氏	十三	秦昭王元
二十七	城氏	十二	秦昭王元
二十八	城氏	十一	秦昭王元
二十九	城氏	十	秦昭王元
三十	城氏	九	秦昭王元

紀年歷法天象圖

唐虞天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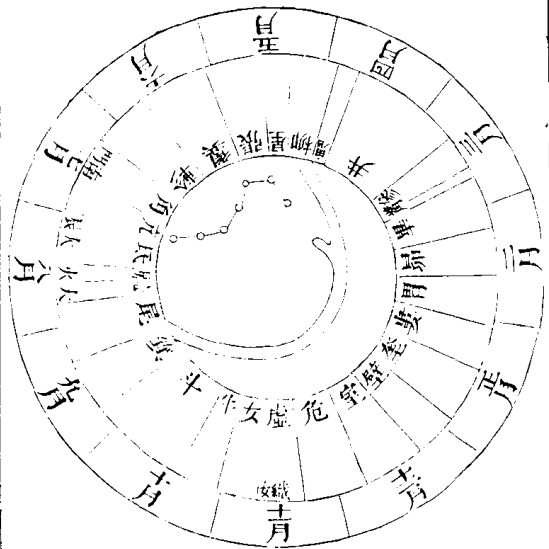
紀年天象圖

說

此陶唐時之天象冬至日躔虛七度與尙書堯典合

一 亦嘉器齋 述訂

夏后天象圖



紀年天象圖

說

徐氏發曰此夏后氏之歷象去唐堯未及二百年應差三度冬至日躔在虛四度與小正文允合謂之小正者一時之天象非古今之定法也

二 亦嘉器齋 述訂

商周之際天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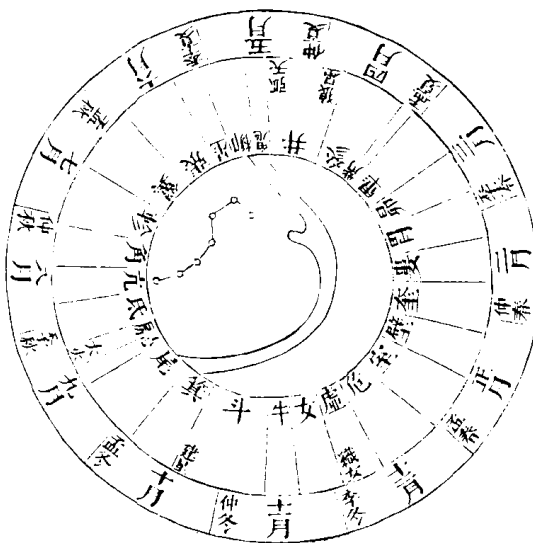


紀年天象圖

三 亦證器齋
述訂

徐氏發曰此即商末周初之歷象冬至日在女二度武成二年癸巳歲
天正朔甲申冬至甲午合朔在前十日故日月皆起牽牛之初牽
牛初至女二恰十度蓋周距夏初約九百餘年應差十五度也

東周及秦初天象圖



紀年天象圖

四 亦證器齋
述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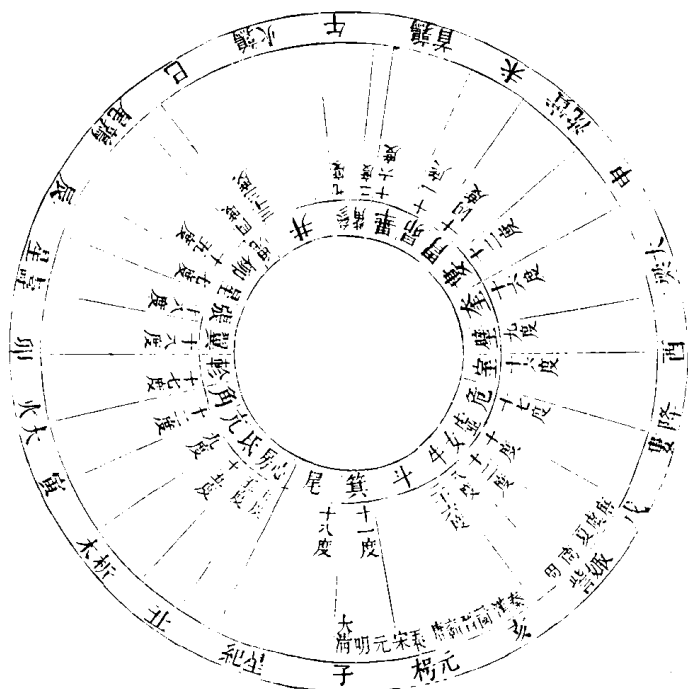
徐氏發曰此即秦歷象秦距周初八百餘年當差十四度冬至宜入斗
而月令昏旦推之似尚在牽牛始春秋問歷家所作呂氏取之約其大
段與小正差半次故以孟仲季言不取中氣而取月氣也

古今日至歲差圖

巴毛氏良圖

一七

亦器器齋



巴毛氏良圖

一

亦器器齋

古今日至歲差圖

五

述訂

徐氏發曰堯初冬至日躔虛宿七度四十五年庚申日躔虛六度舜四年壬戌日躔虛五度夏啟二年甲子日躔虛四度末商初日躔女十商末周初日躔女二秦初躔斗二十三漢初躔斗二十二晉初躔斗十四宋初躔斗十二梁躔斗十年^甲三陳躔斗九年^天唐貞觀初躔斗八後晉天福躔斗三宋眞宗咸平三年躔斗二元初躔斗九明初躔斗八明光宗泰昌後躔斗三 大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後日躔斗二自帝完迄今三千八百餘年約差六十二度每度得六十二年也考之古史論歷一則合

斗綱三合圖



紀年天象圖

七 亦詳 亦詳

徐氏發曰角在辰參在申三合之中子爲正子生於申而墓於辰也循環上下午卯酉三處亦然故謂之四正四正不離三合故又謂之三正凡陰陽律呂五行生剋制化之理天人事物之應皆本於此。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數句古皆誤解案斗魁在申斗衡在午斗杓在辰天運左旋晝夜循環必自子而入丑入寅以歷十二舍假今斗杓指寅在杓之左夜半杓入卯辰則衡退而入巳入午矣焉得復指寅乎至於平旦杓指申魁且入酉戌矣^{亥子之誤當是}又曰天象至圓仰視俯察既易惑亂而古圖又多北向仰視之象杓在左魁在右故誤之

三統四建圖



紀年天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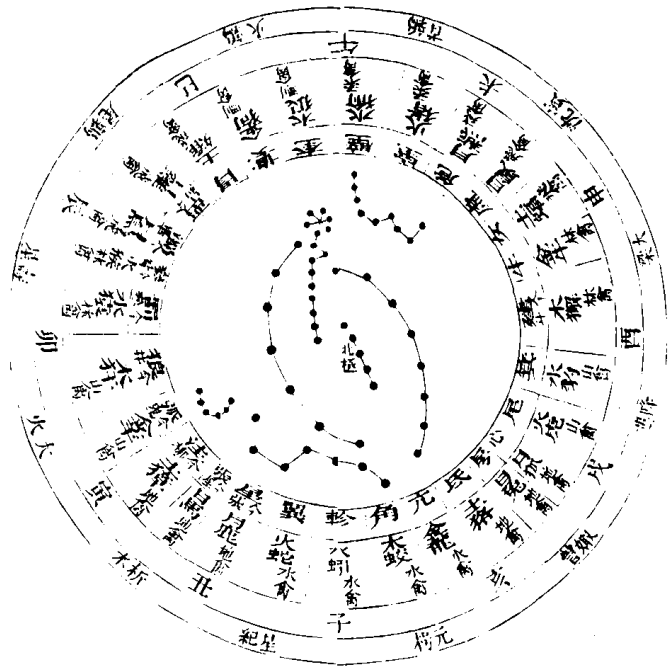
八亦葛謂齋

徐氏發曰天統子中故曰天以甲子地統申中故曰地以甲申人統辰中故曰人以甲辰每一統有四建而春必取木之生旺故有黃昏夜半平旦三法所以避卯至戌八辰也。斗綱四建之象法當用紙輪兩層下層書定十二方位作不動地盤上層用小輪書斗綱列宿作天盤轉之其理自明

天正圖

三二辰圖

七亦葛謂齋



系年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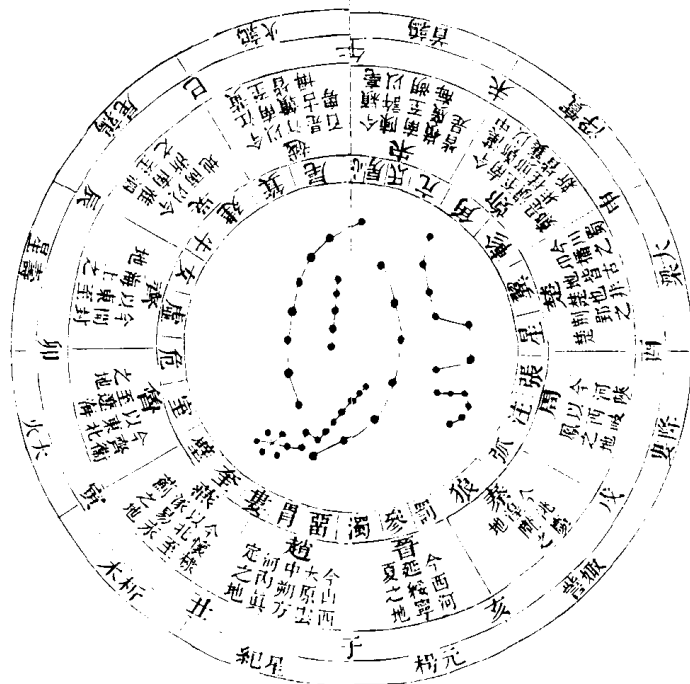
述訂

徐氏發曰此天統之初一建之象即天元甲子之始冬至夜半斗衡星
 值于中杓星分子亥之界攝提正於亥中帝座向亥亥為天門故乾卦
 居亥先天之易也禽經所起經曰天一生水故水禽居最下元枹星紀
 主之水之上為土故次地禽析木蠟皆主之地之上為山故次山禽大
 火降婁主之山之上為林故次林禽壽星天梁主之林之上為天故次
 飛禽鶉尾實沈主之天人合德乃為歸極故次德禽刑禽鶉火鶉首主
 之自下而上即易卦之序也

地正圖

巳正之辰圖

二 亦附諸圖



巳正之辰圖

二 亦附諸圖

巳正之辰圖

二 亦附諸圖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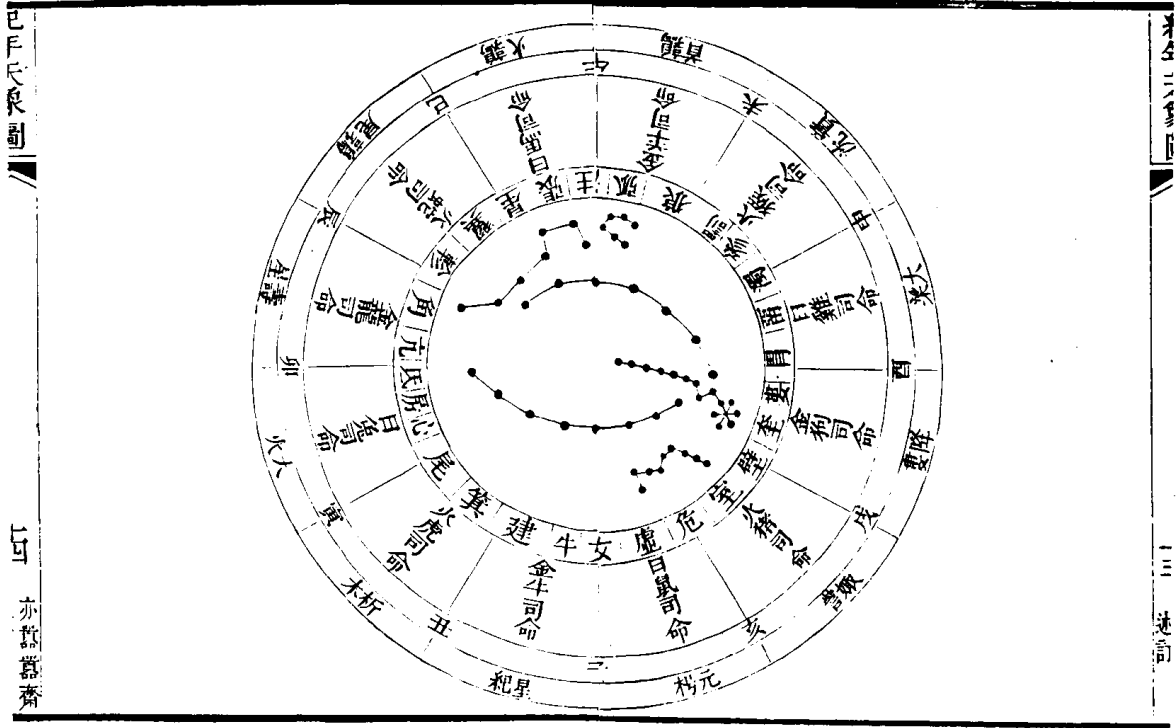
一三 述訂

說
 徐氏發曰此地統一建之象即地元甲申之始冬至平旦斗魁建子其
 夜半杓星分界未申攝提正于未中帝座向未未主地故坤卦居未中
 天之易也分野所起經曰河出圖洛出書神靈所宅聖人所止明堂在
 前鹿頭在後十有二州環列如堵分星賜祀自居方氏蓋以河洛為中
 而環分十二野也從來為術士穿鑿附會紛更皆非古人之舊今以歷
 代占驗考之允為不爽

人正圖

已三三三三三

一三 亦器器齋



巳
丁
亦
詩
書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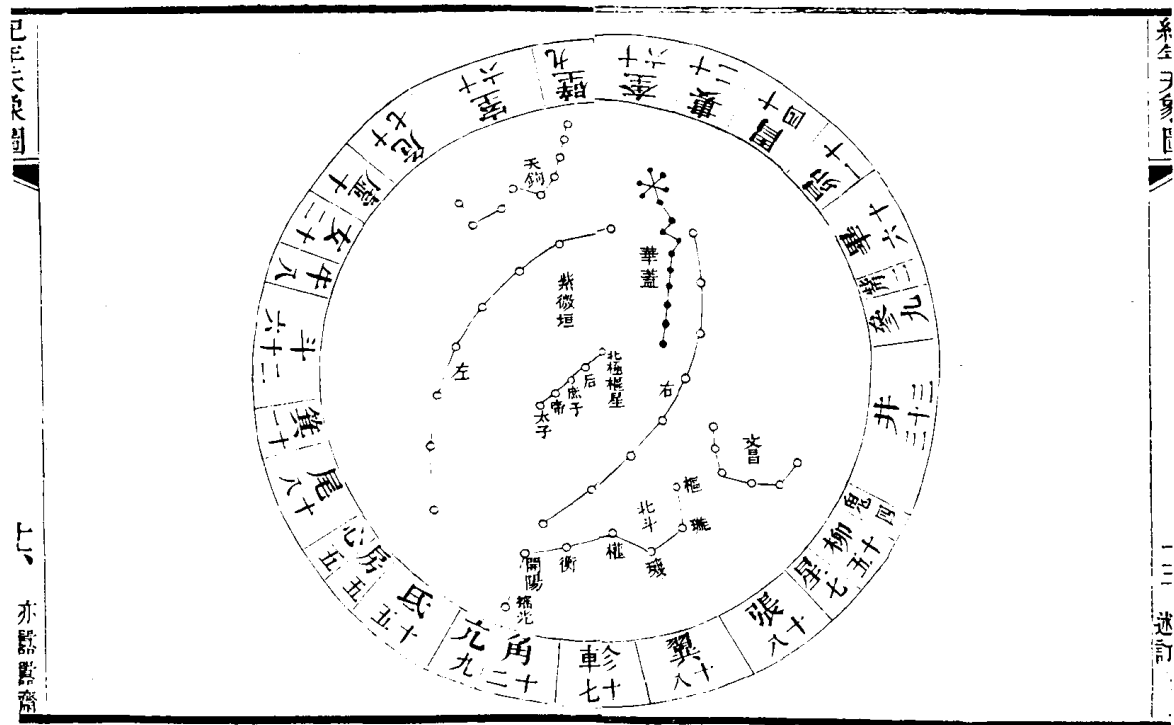
三
三
命

說
徐氏發曰此人統之初一建之象即人元甲辰之始冬至黃昏斗杓建
子其夜半杓星分界卯辰攝提正於卯中帝座向卯卯主茂萬物故辰
卦居卯帝出乎震後天之易也司命所起經曰萬物之生惟人最靈禽
專一烝人備五常一得其制乃後為良故聖人以制烝之法為人司命
失其制者咎得其制者昌六禽六化各有攸行此實祿命所起世人不
解謂來自聿斯國人者妄也

北 觀 圖

一七

亦歸野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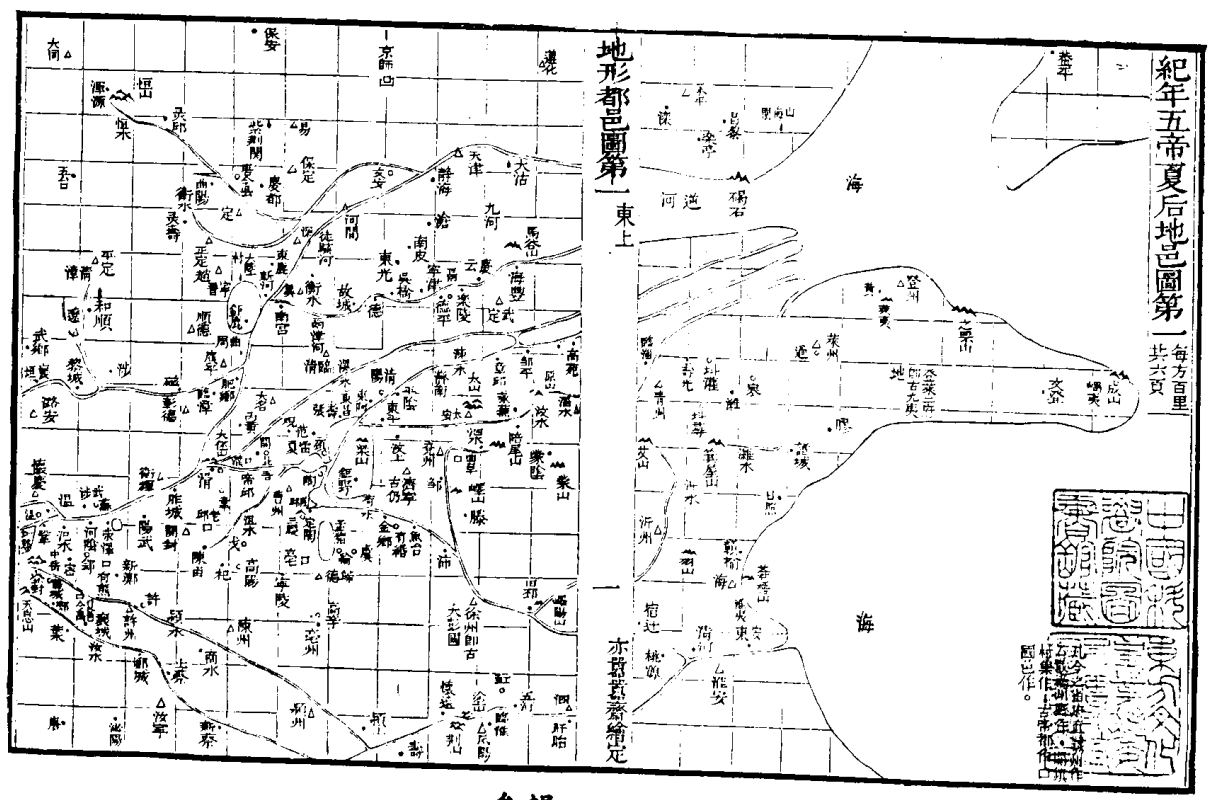
冬至 廿三度 小寒 廿七度 大寒 卅二度 立春 女六度 雨水 危七度 驚蟄 危十五度
 春分 室十五度 清明 室五度 穀雨 婁三度 立夏 胃七度 小滿 卯六度 芒種 畢十度
 夏至 參八度 小暑 井十二度 大暑 井二十度 立秋 柳七度 處暑 張三度 白露 翼一度
 秋分 翼十六度 寒露 軫十二度 霜降 角十度 立冬 氏四度 小雪 房四度 大雪 尾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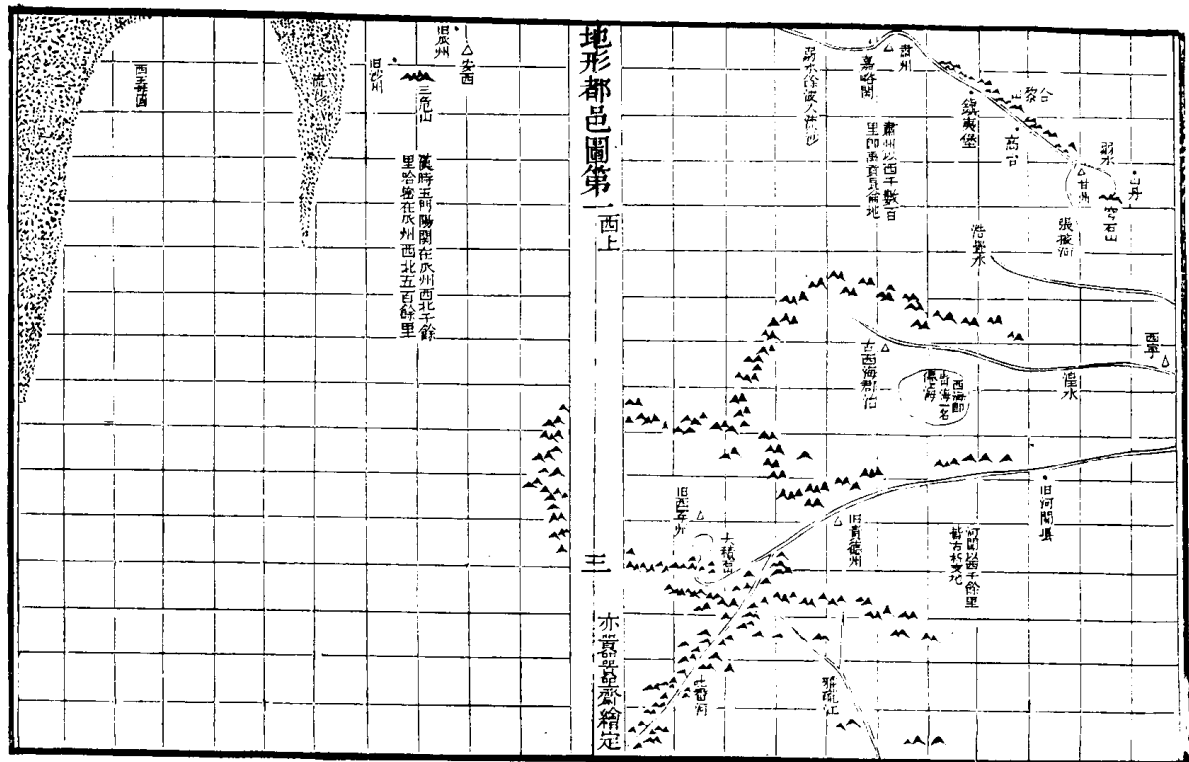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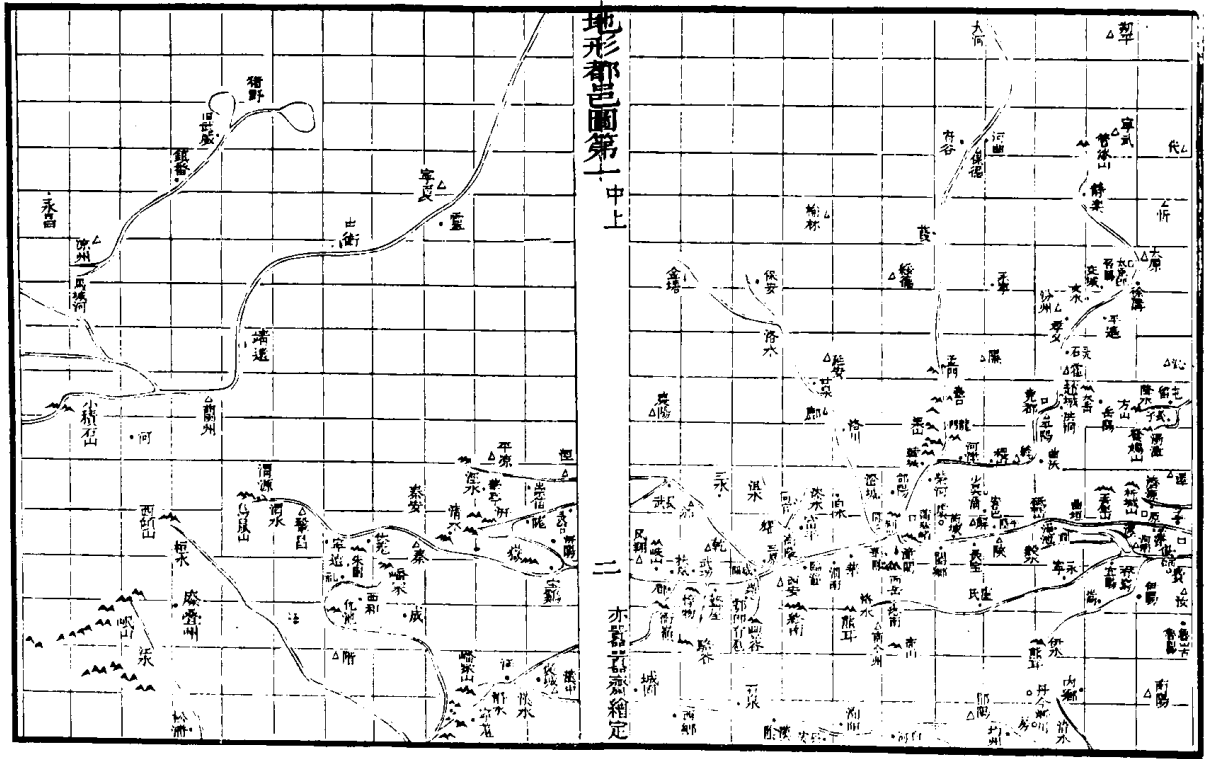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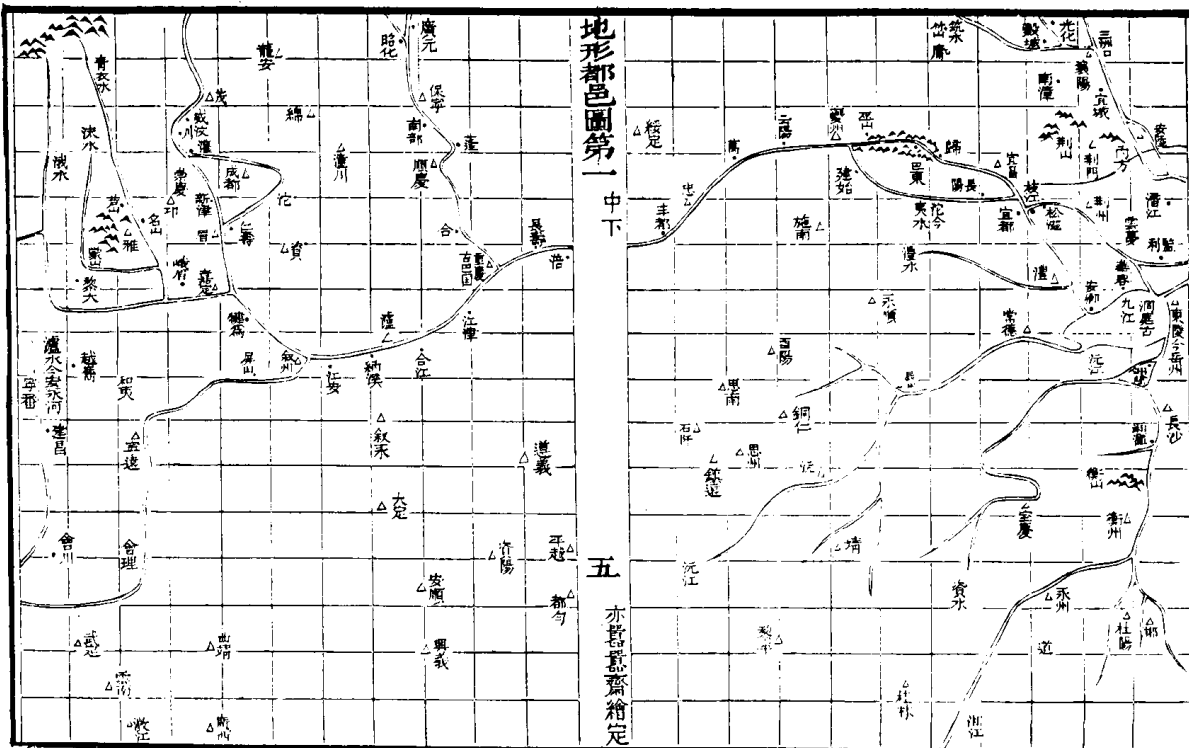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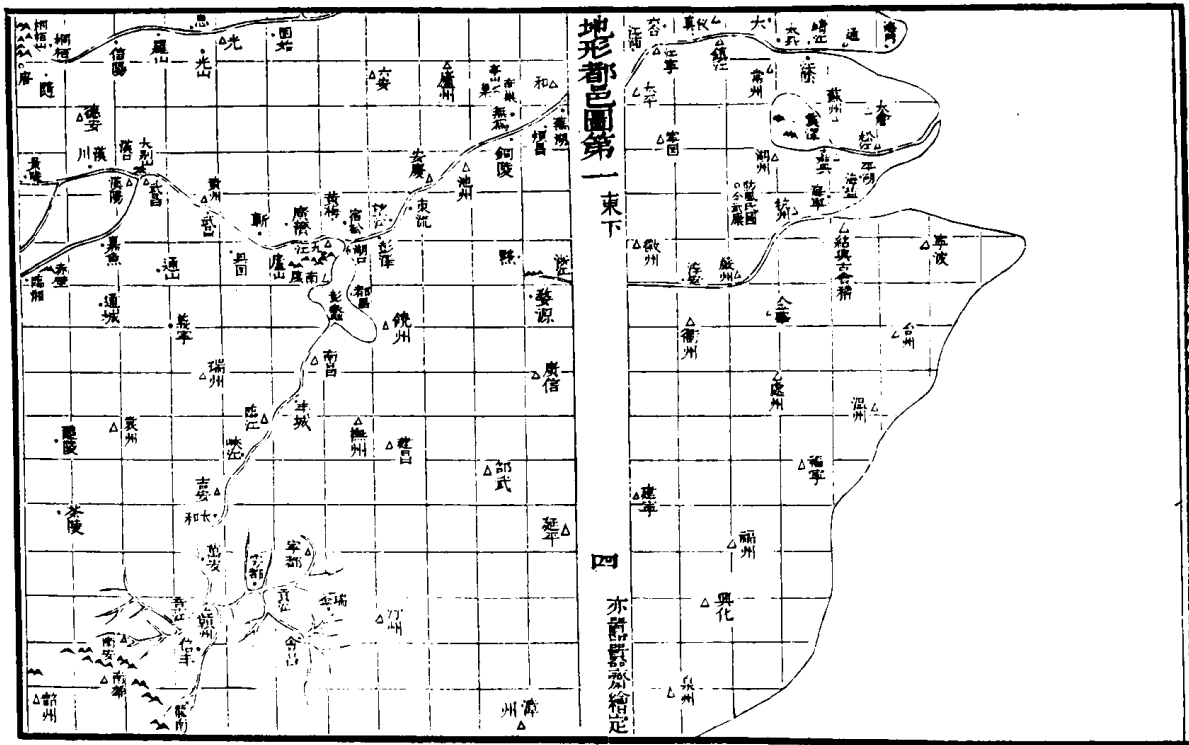
此即古來北向仰視之象每節赤道旋移置左為日入處其上即
 南正其下即北正南正之宿即本月節昏以昏中之宿旋移而左即夜
 半再以夜半之宿旋移而左即旦中矣。案徐氏此圖乃天元之初象
 所說赤道入炁度之數乃 國初至康熙二十年辛酉以前之所值也
 計六十二年差一度則乾隆九年甲子冬至日躔箕一度嘉慶十一年
 丙寅冬至日躔尾末度丙寅後六十二年皆當以尾末為赤道真度從
 此推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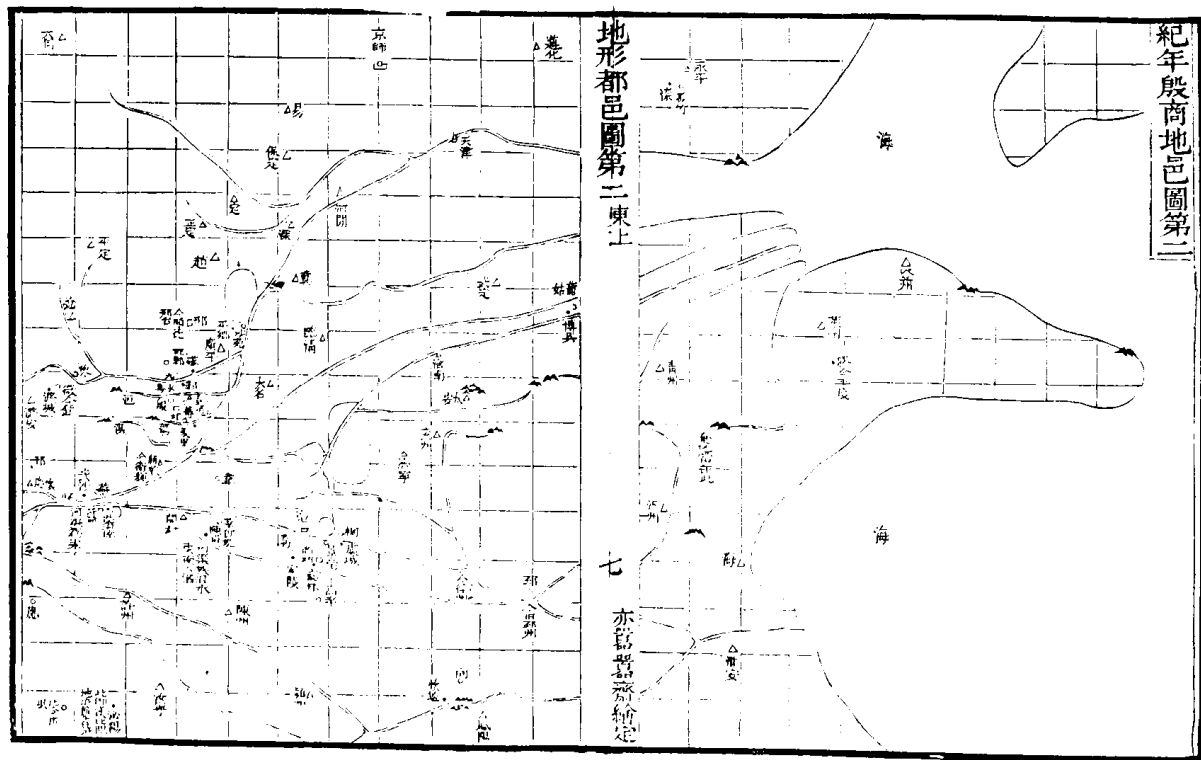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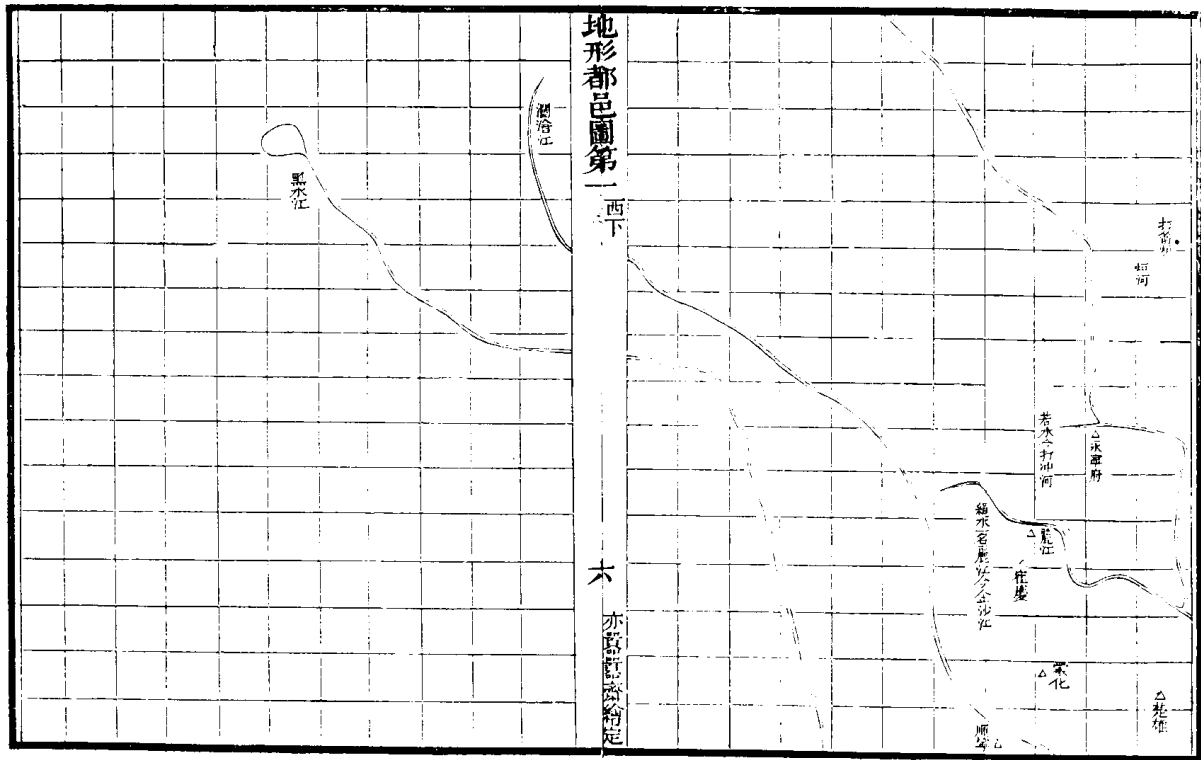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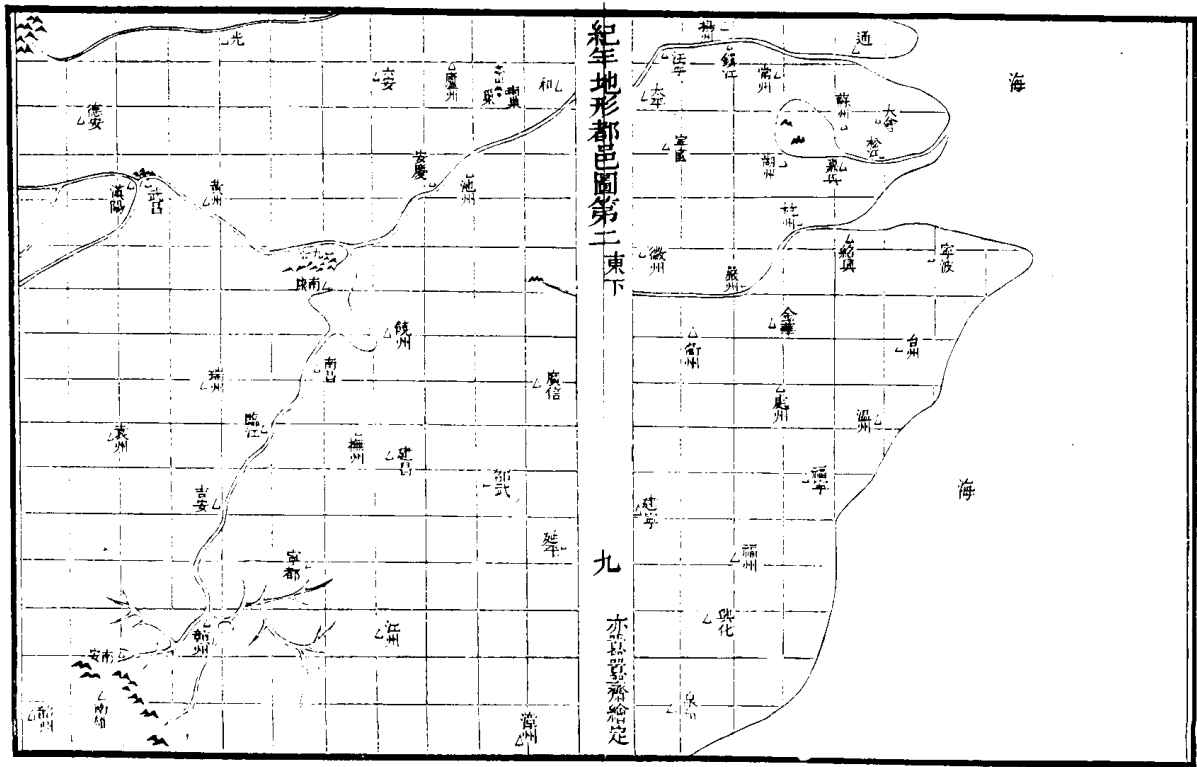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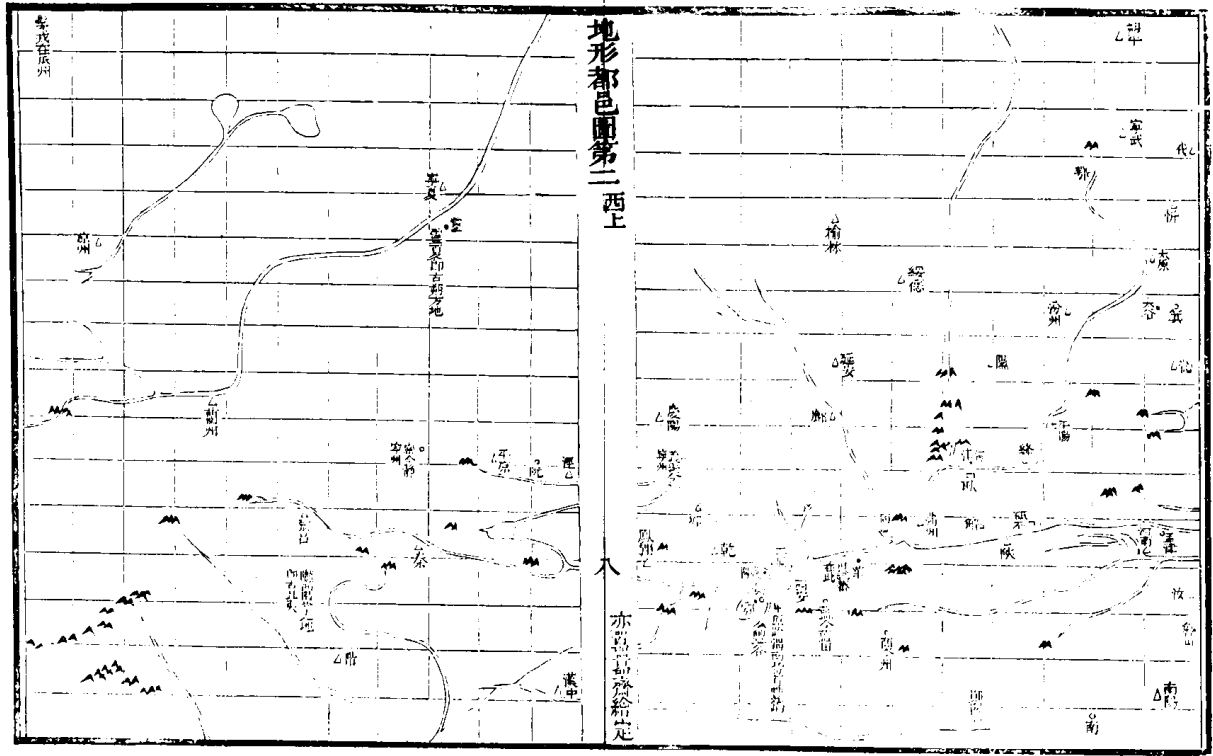
述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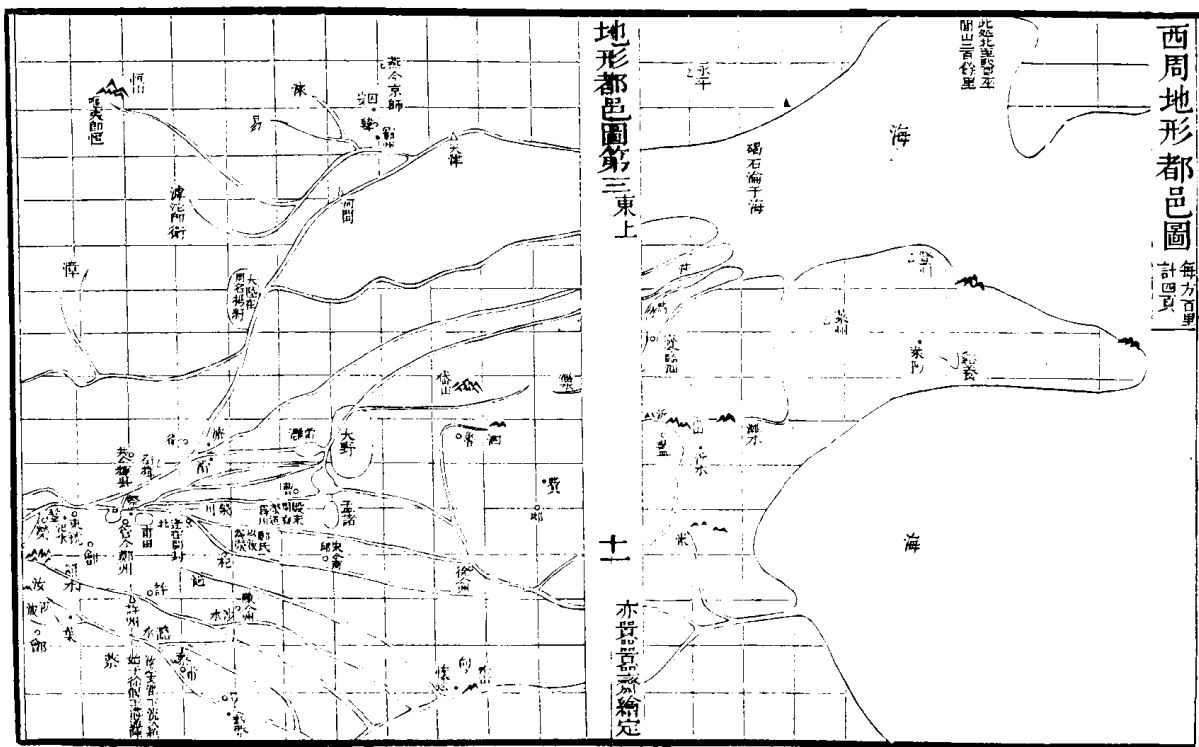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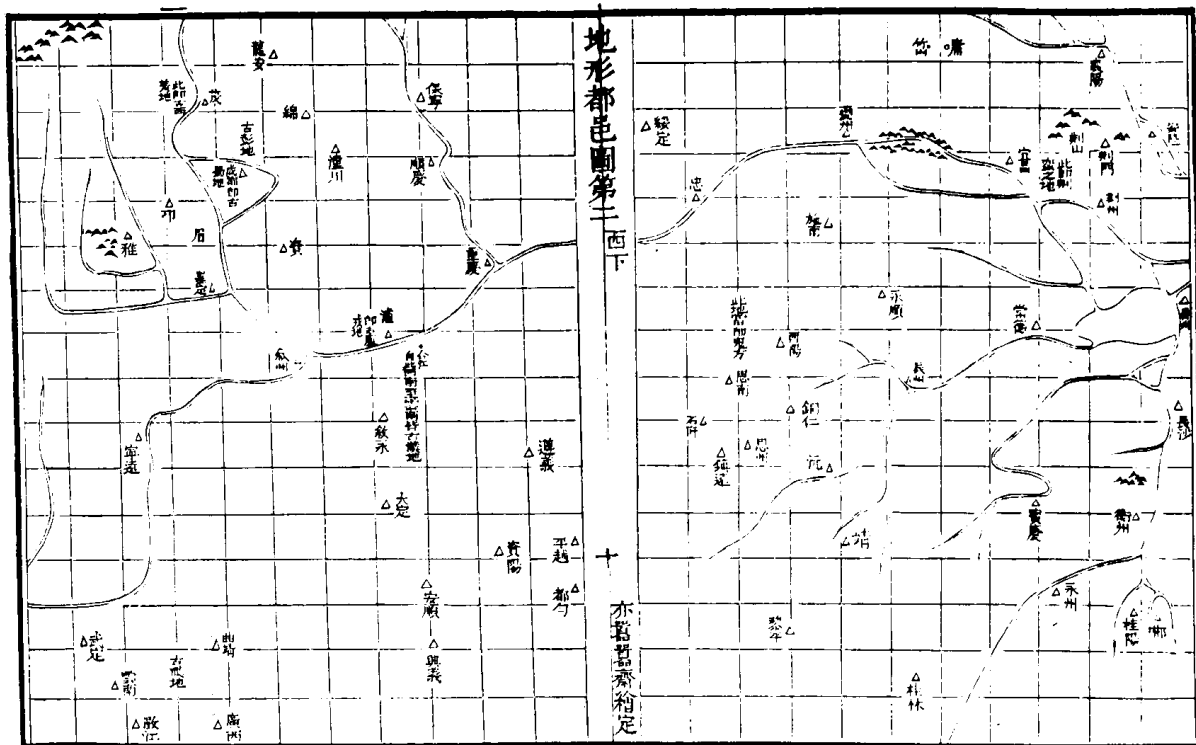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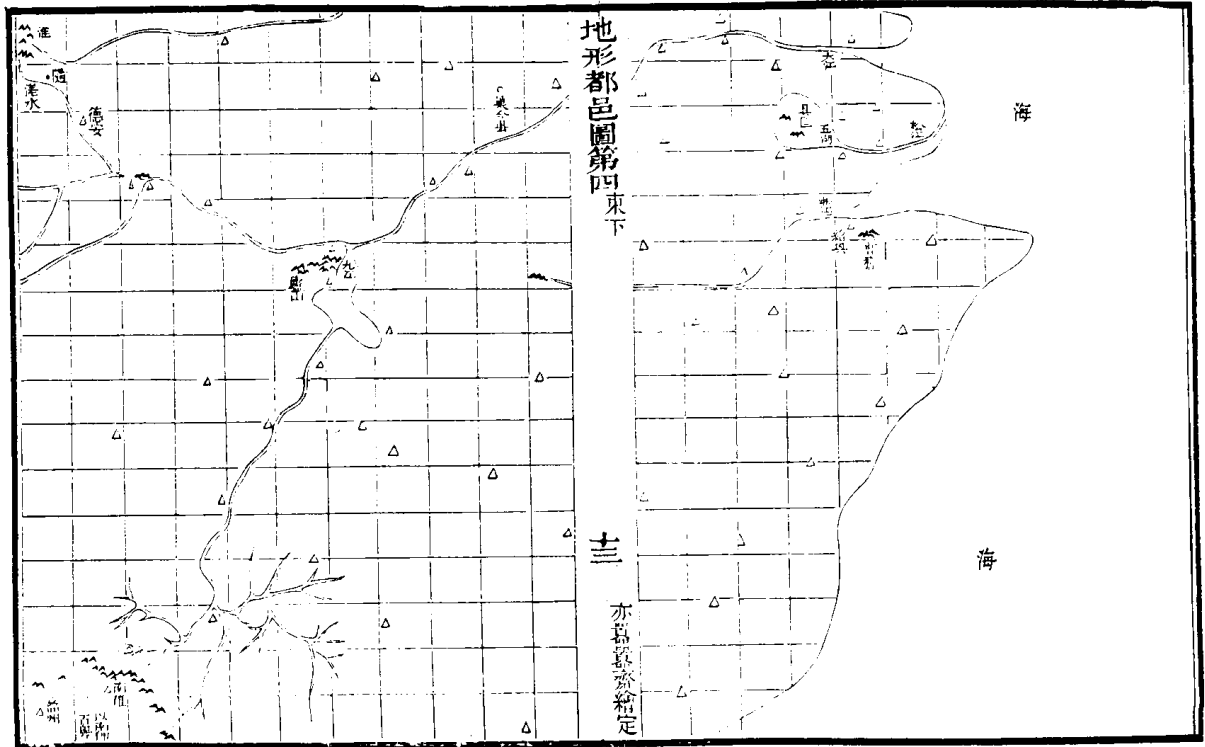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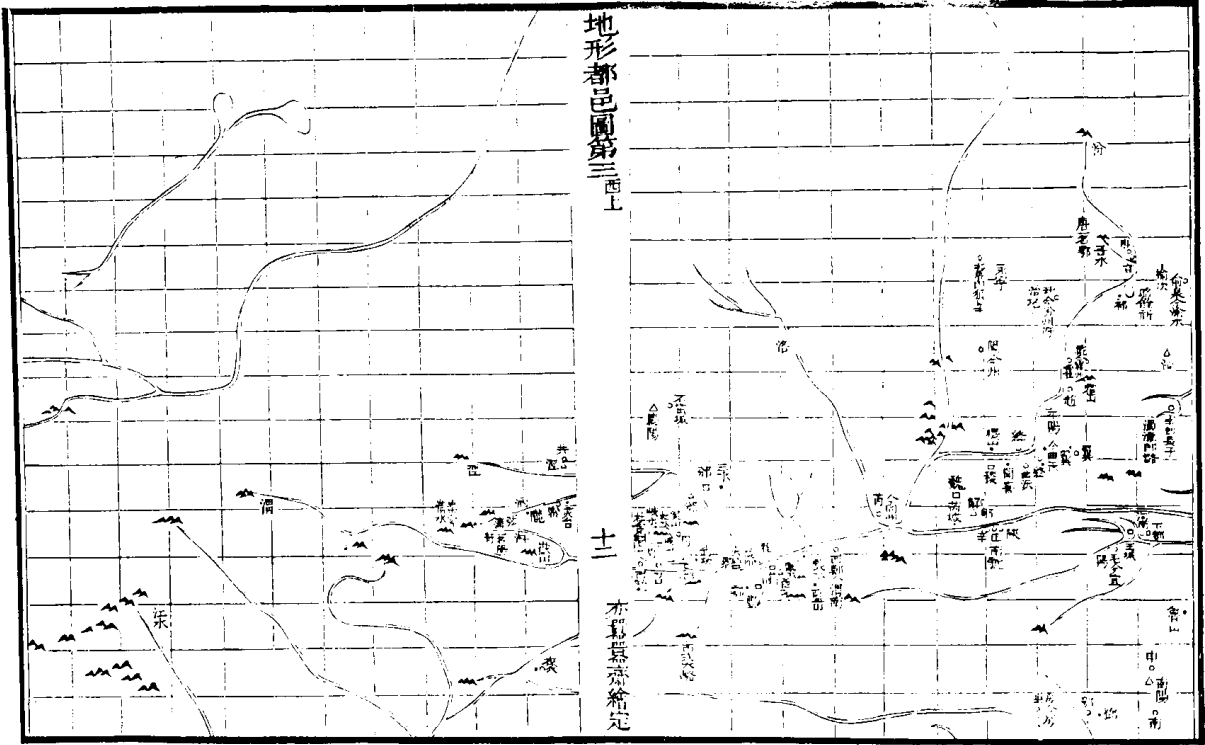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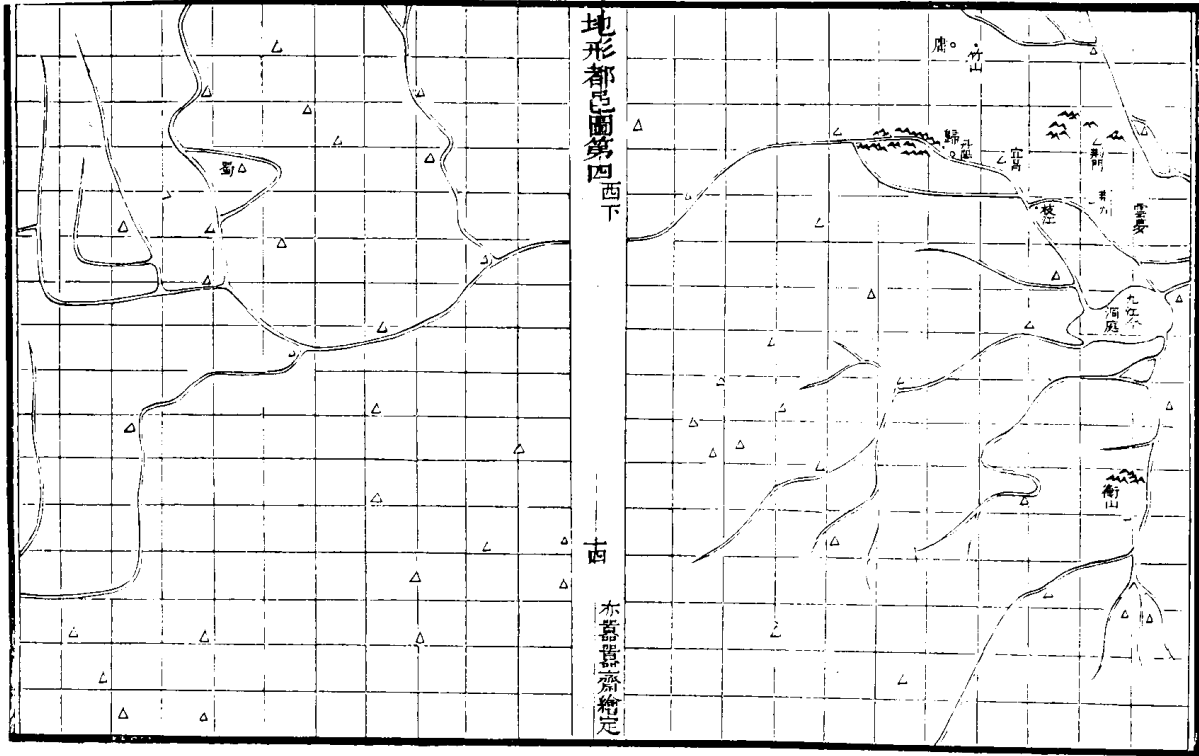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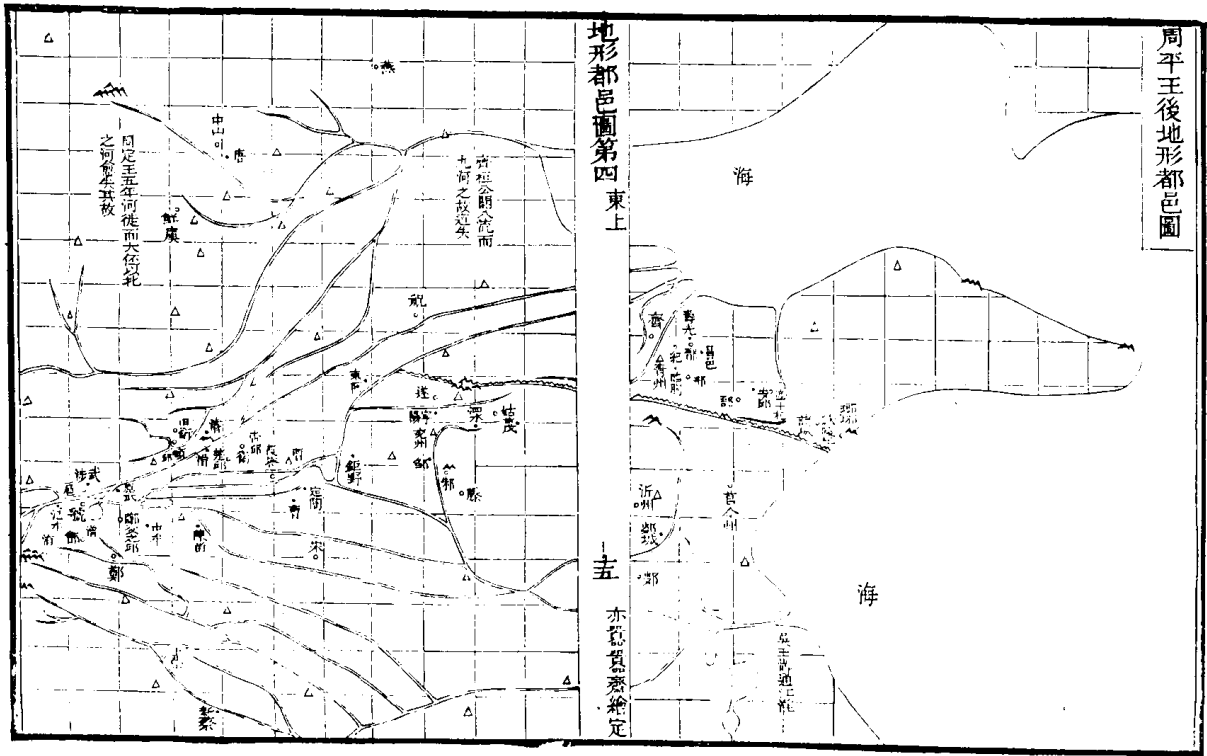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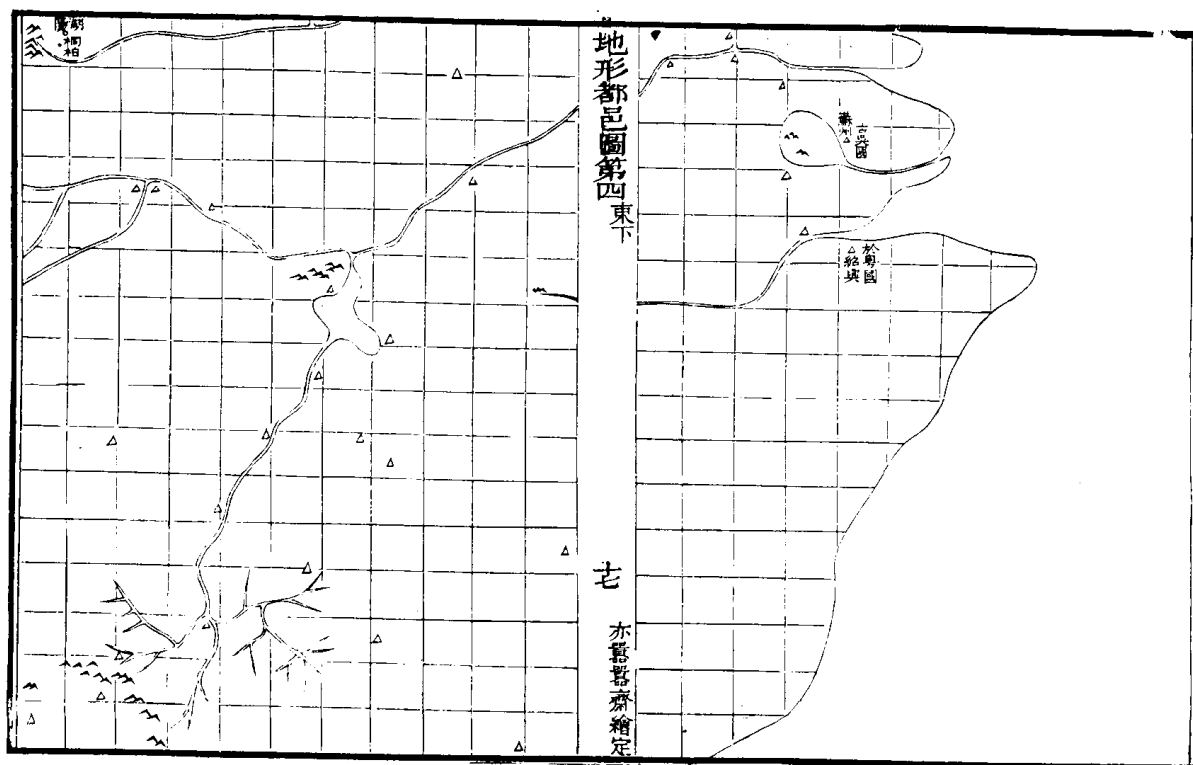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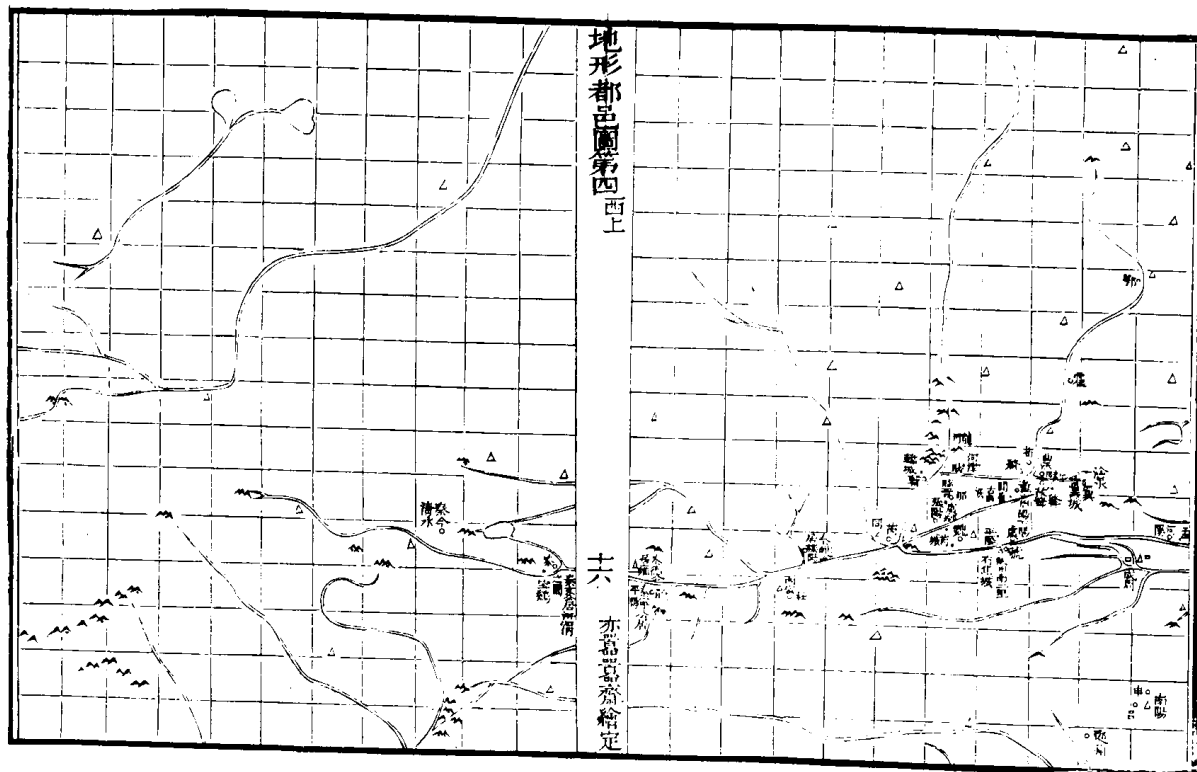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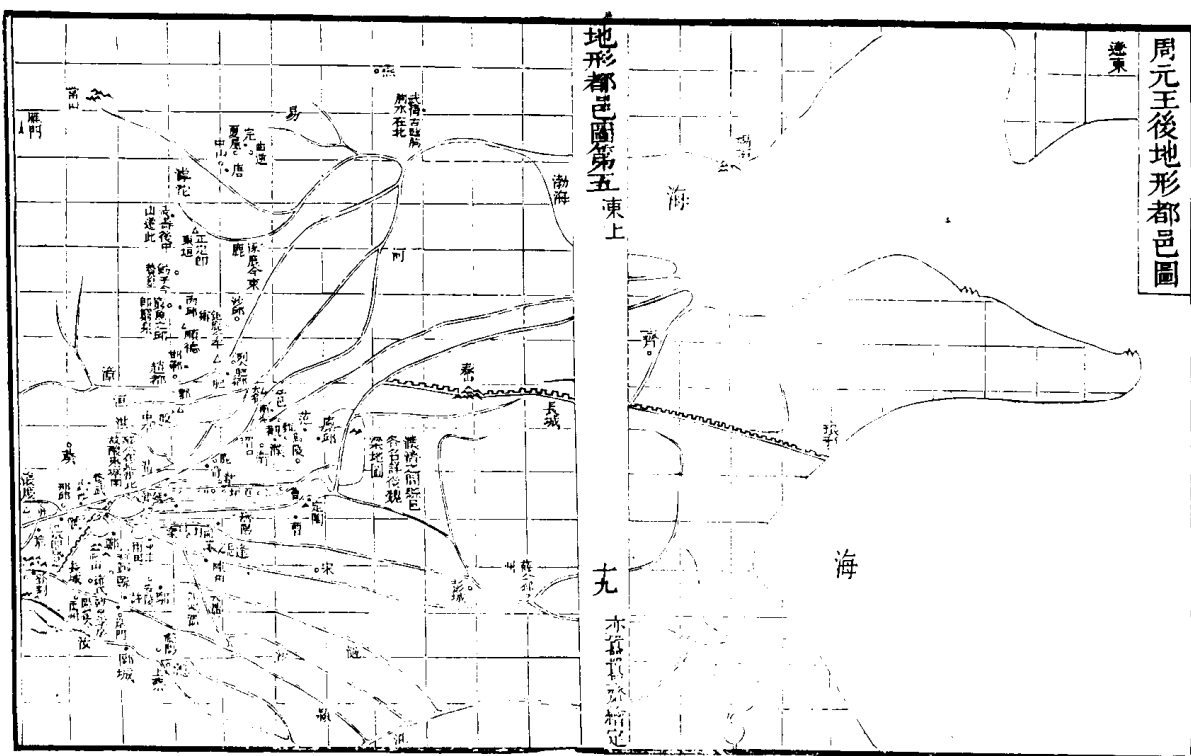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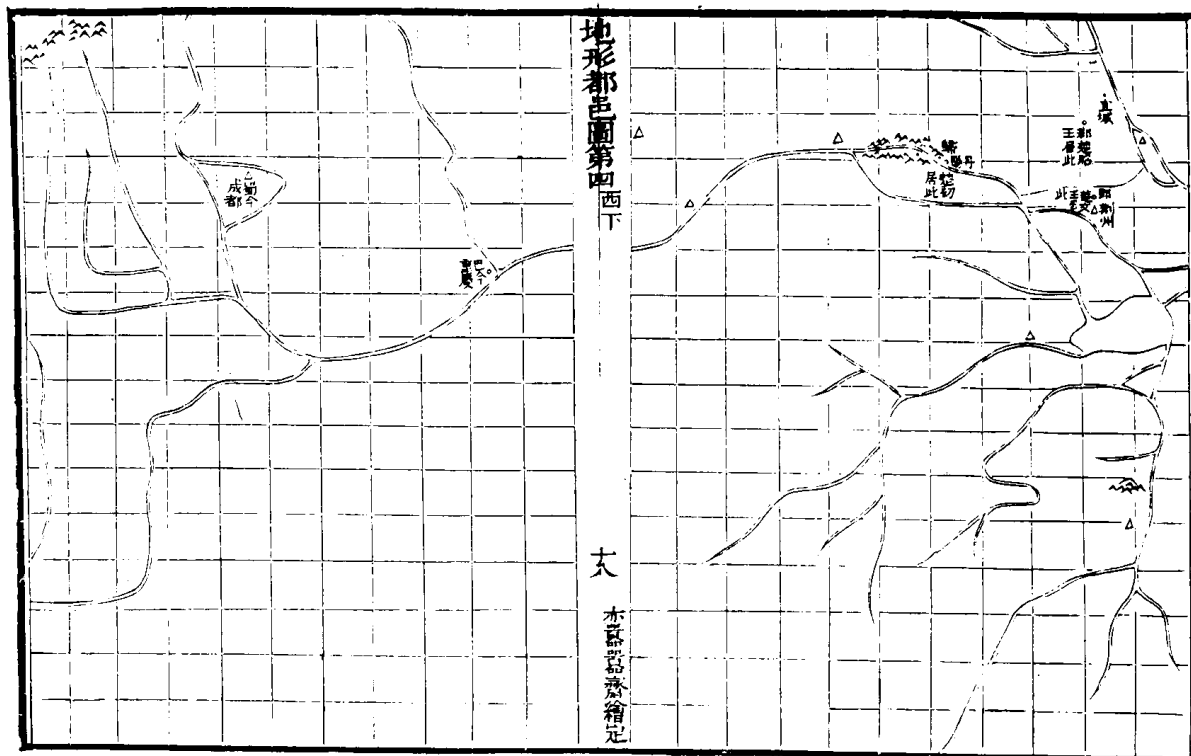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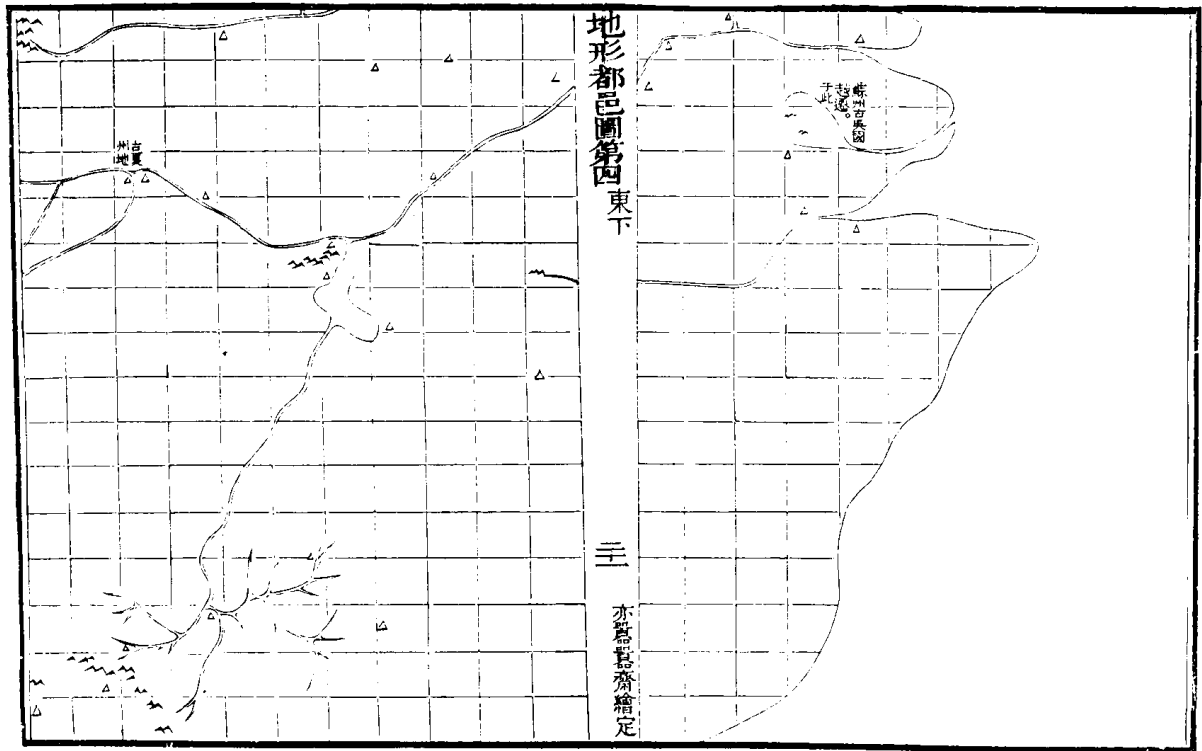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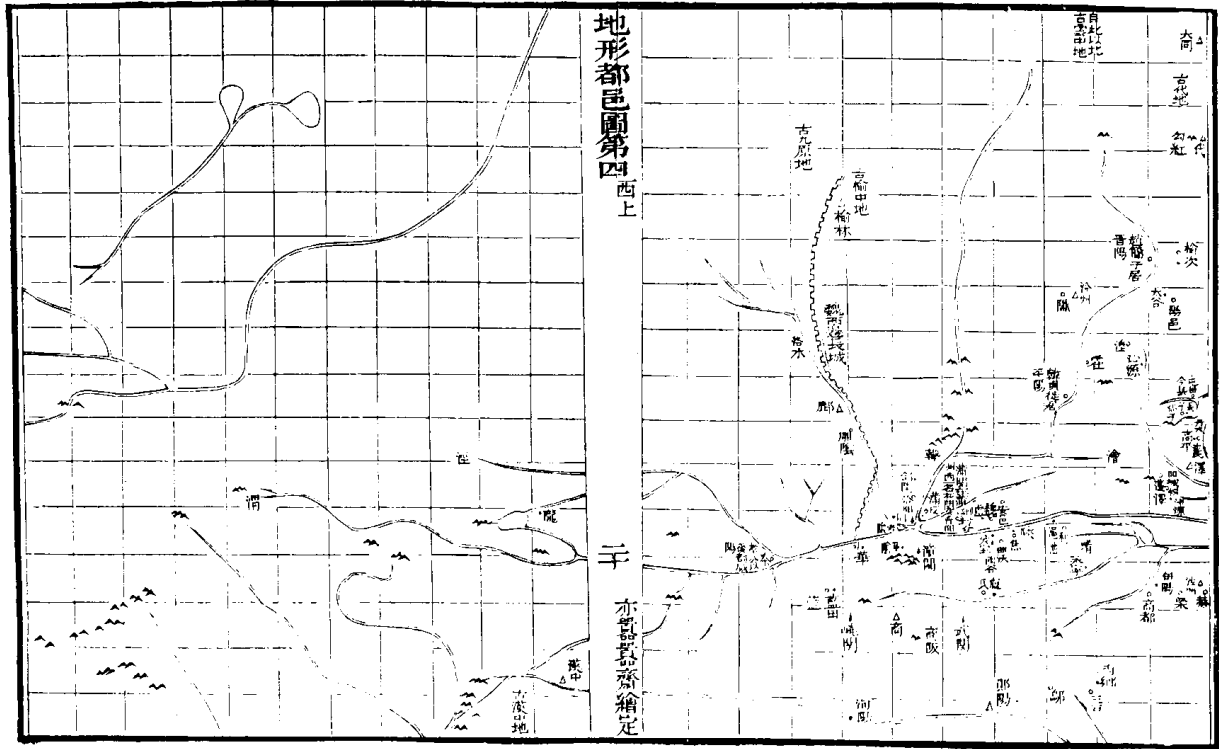
地形都邑圖第四 西下
亦葛羅齋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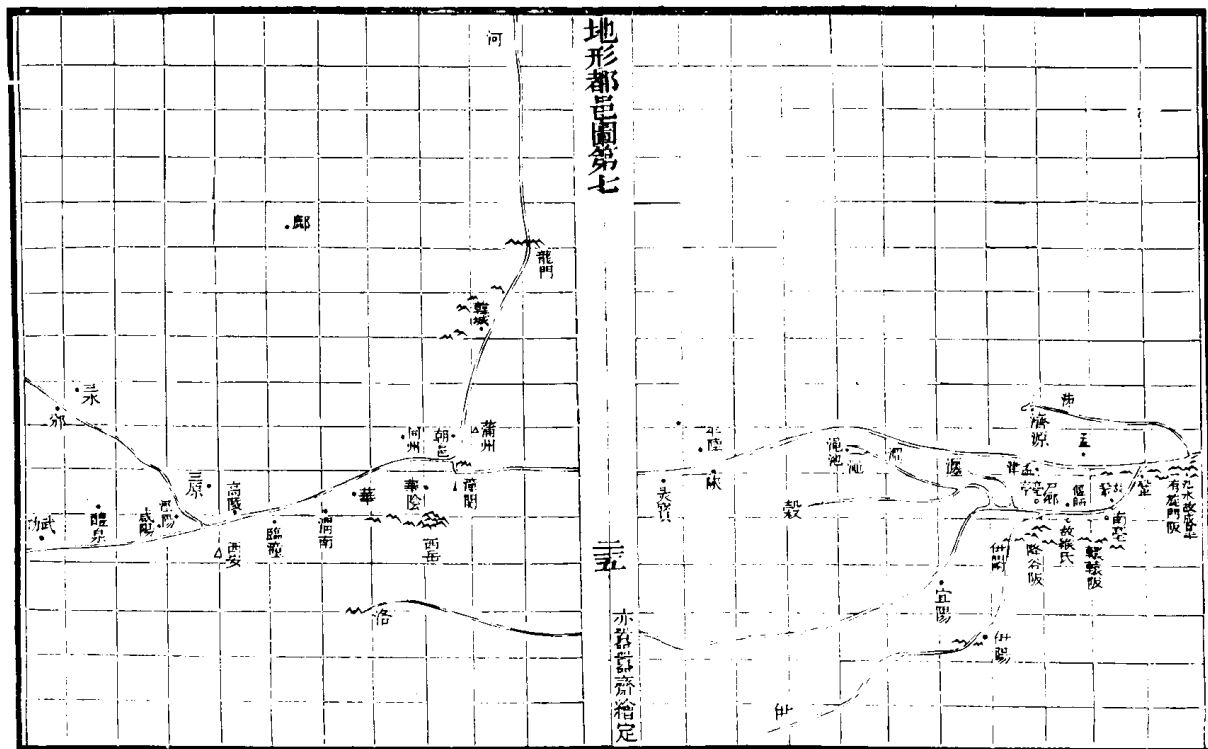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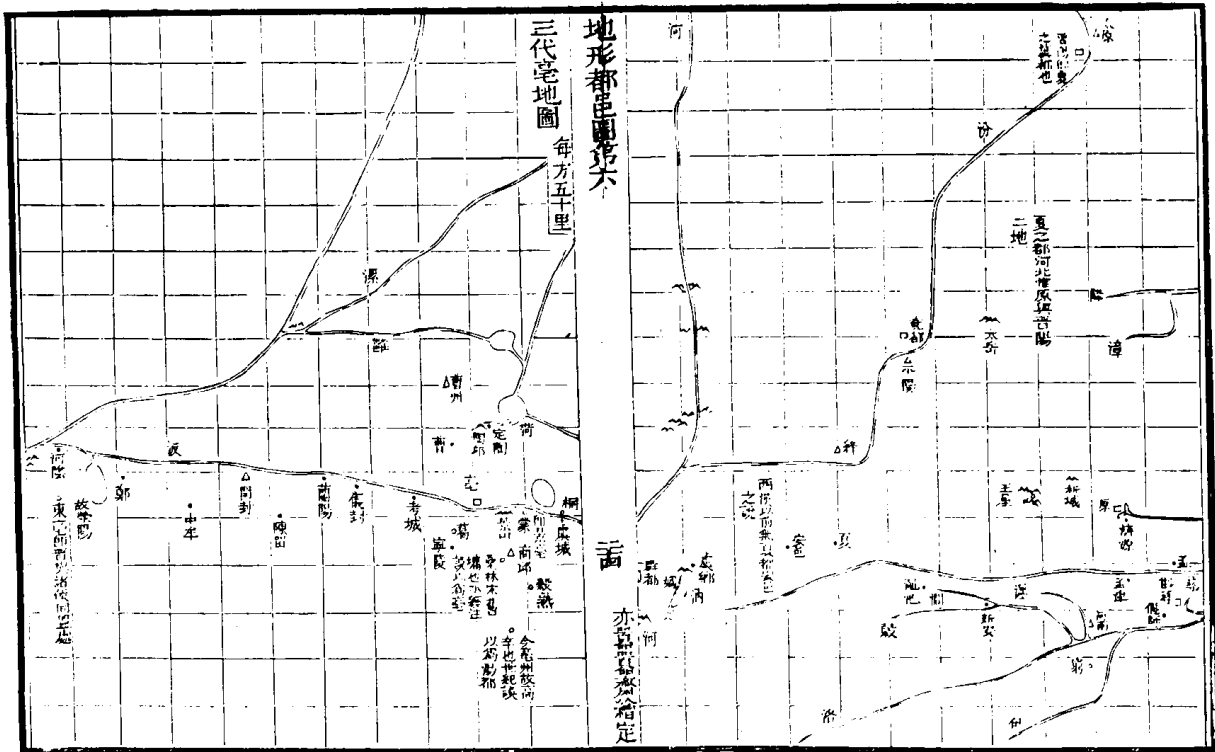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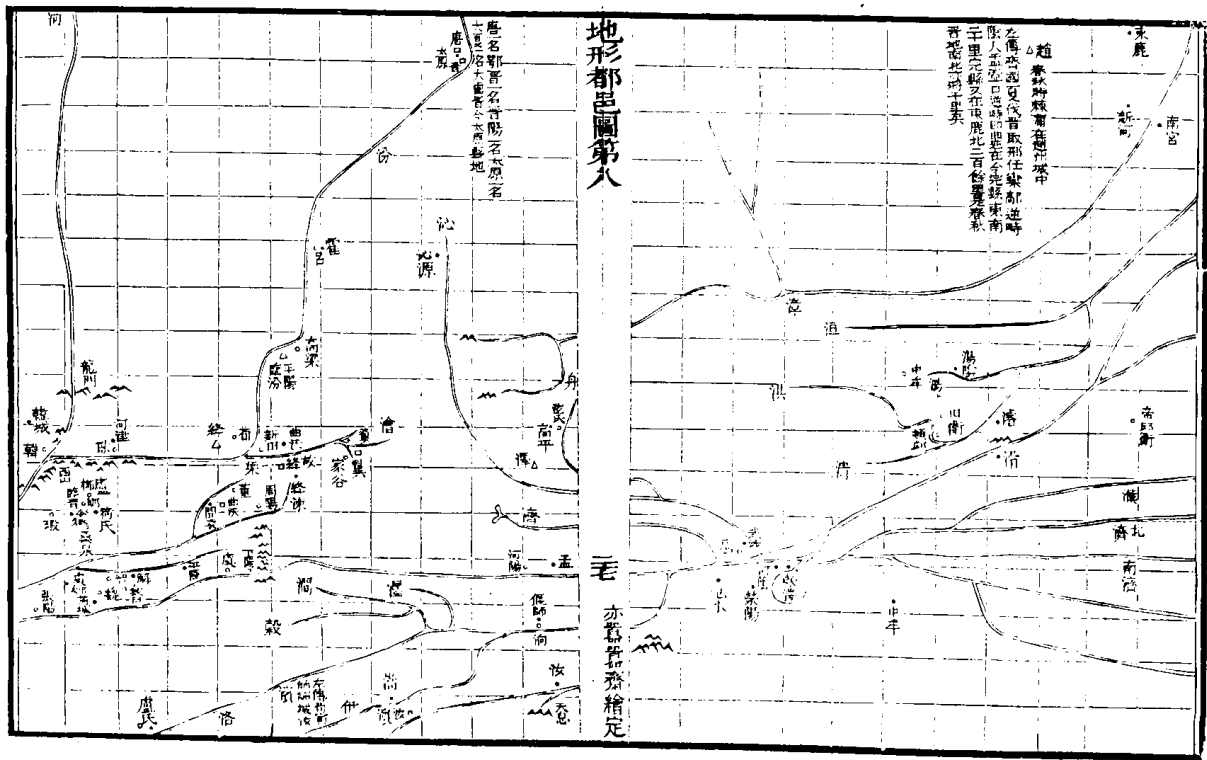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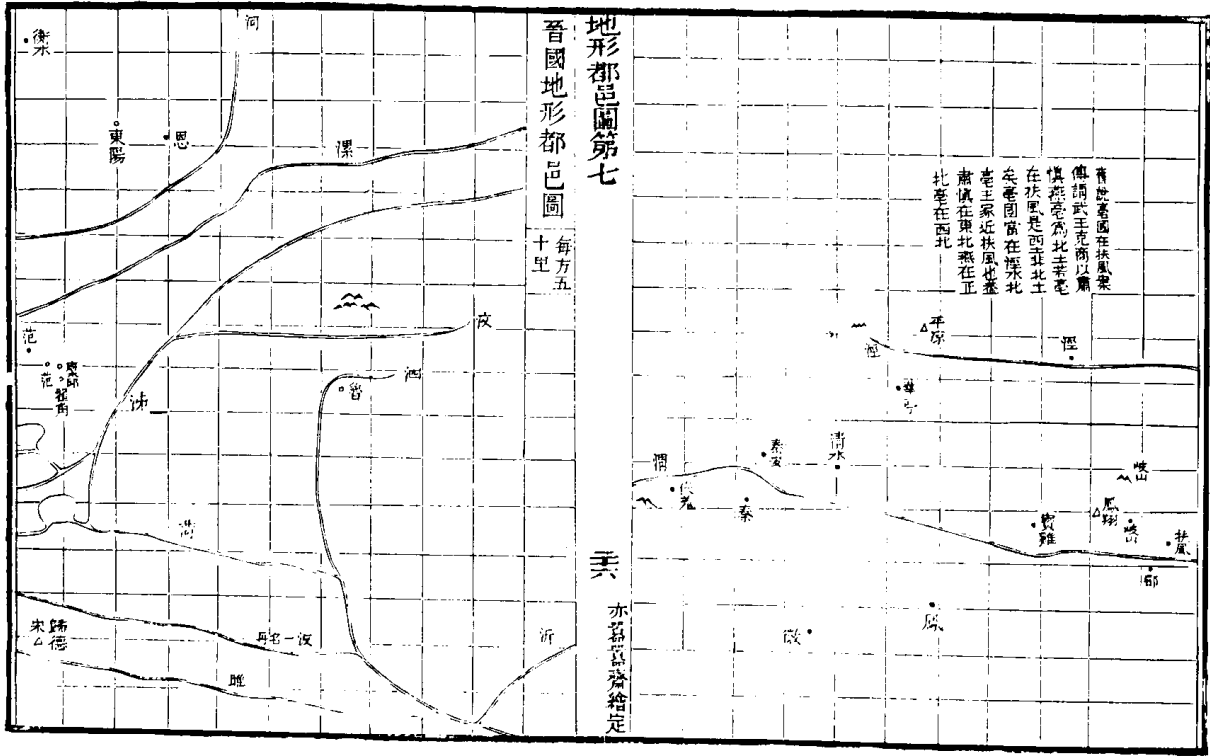
地形都邑圖第四 東上
亦葛羅齋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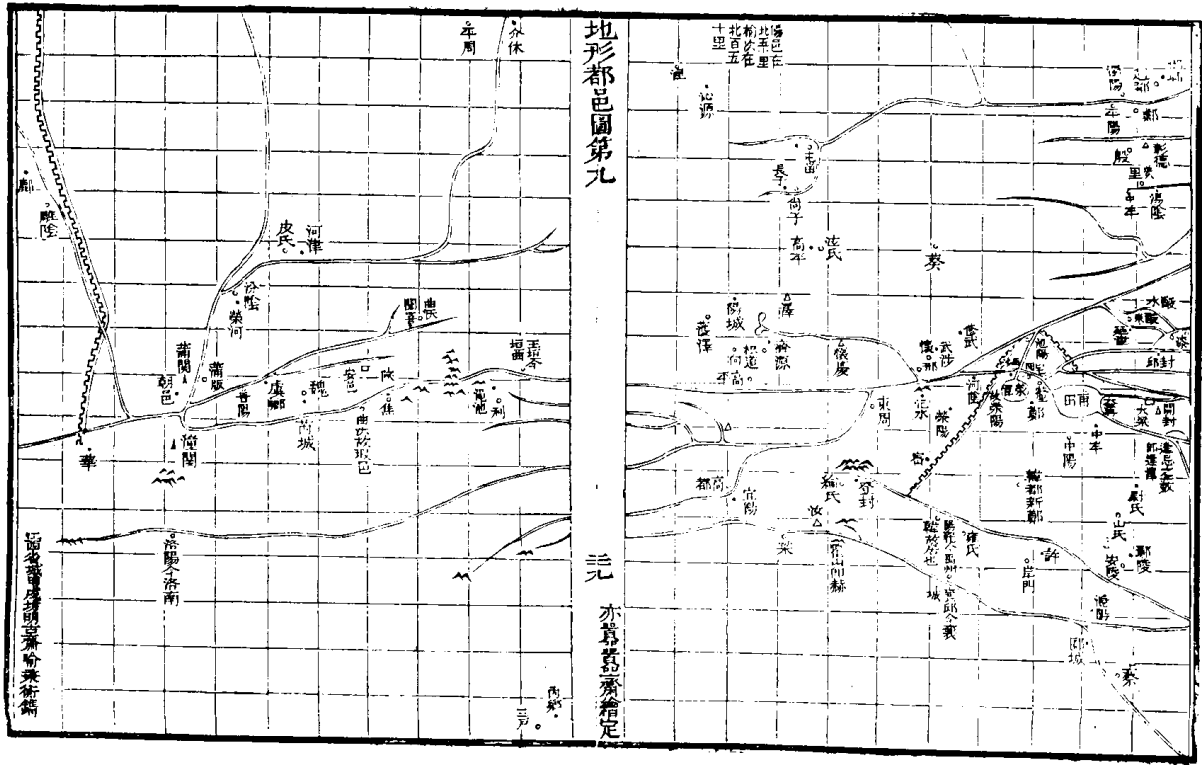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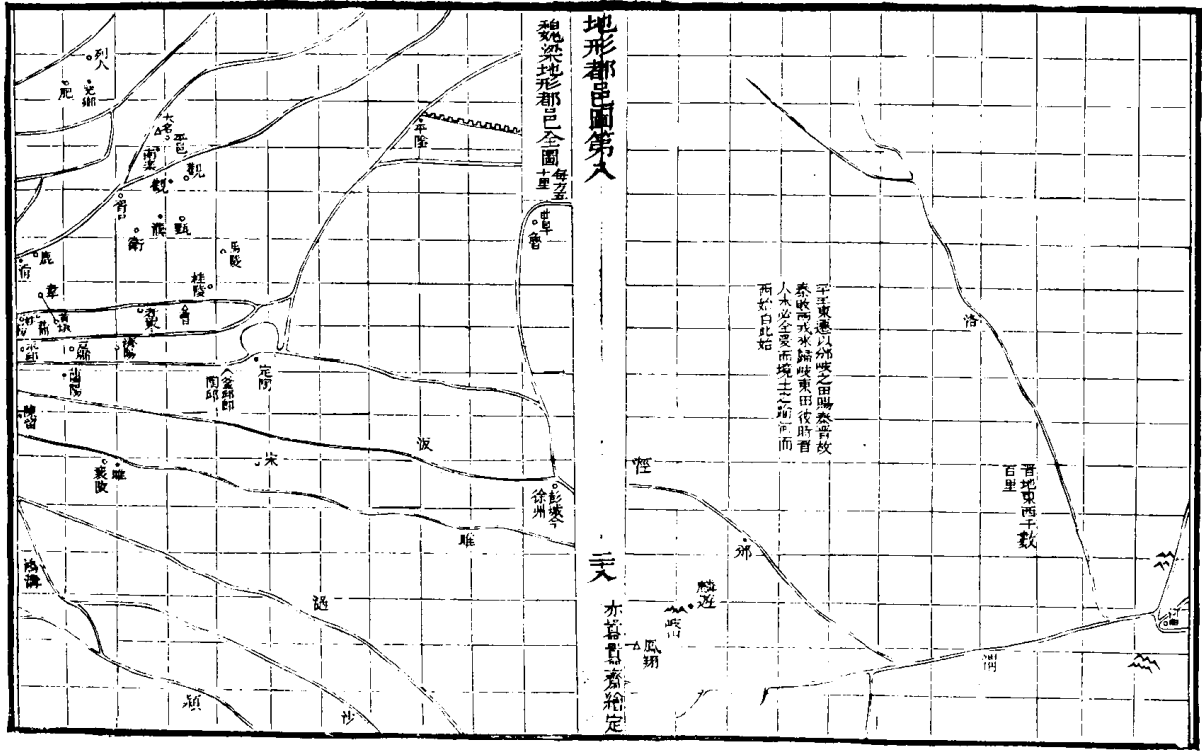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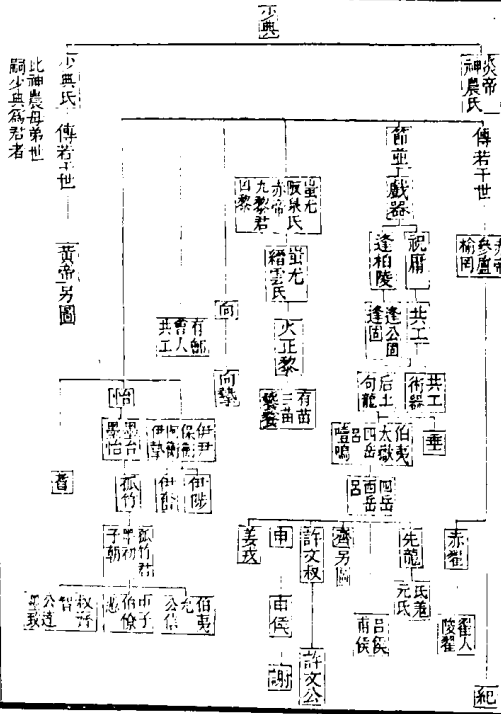








紀年帝繫名號歸一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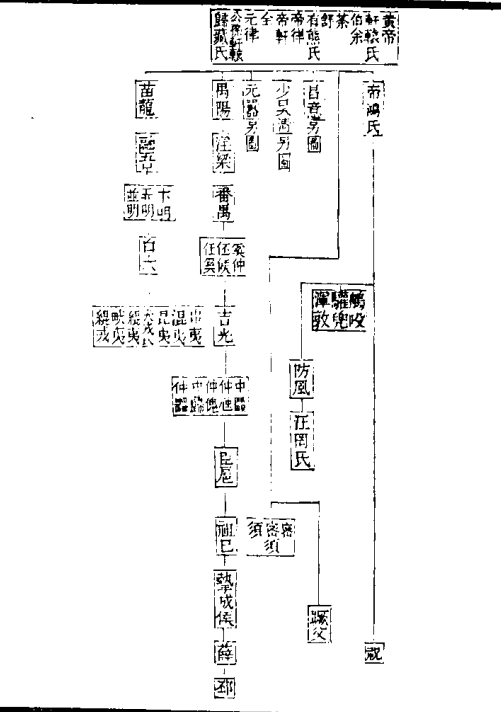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繫圖上

炎帝黃帝同出少典共工四岳申呂齊皆出炎帝見國語神農氏見易
 赤帝見逸周書漢書謂之參盧世紀謂之榆罔亦翟美戎許向之系及
 句龍大岳緡雲氏饗養見左傳翟人許文公逢公固見本紀陵翟逢固
 見穆天子傳節並戲器祝庸術器后土垂伯夷嗜鳴西岳先龍元氏見
 山海經墨怡墨致及伊者二系見路史呂侯蚩尤伊尹保衡阿衡伊陟
 三苗有苗見書販泉氏見逸書大戴記謂之赤帝其系見陰經遁甲許
 文叔見唐書申侯謝見詩怡出炎帝有郇會人見潛夫論伊摯見孫子
 向摯見呂覽墨台見莊子注孤竹孤竹君中子共工見史記墨初子朝
 見韓詩傳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春秋少陽篇伯僚見
 列士傳惡見搜神記伊奮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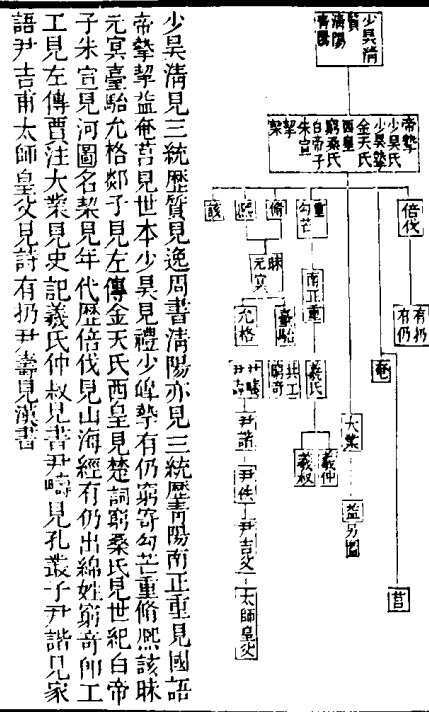
紀年帝繫名號歸一圖下



紀年

世繫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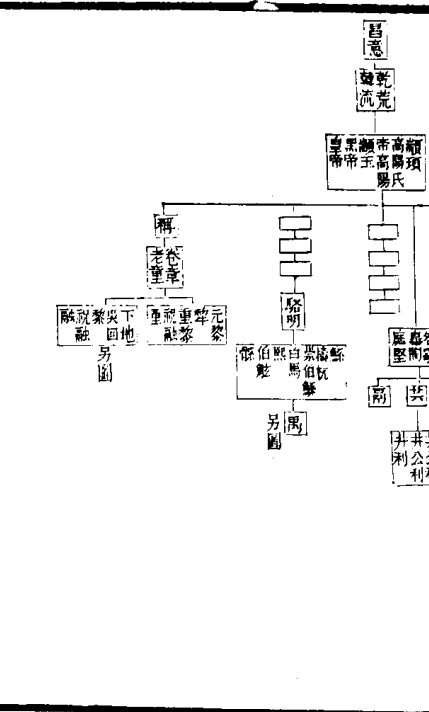
黃帝見易軒轅氏昌意元囂見帝繫伯余見世本及高誘淮南子注有
 熊氏歸戴氏見世紀名茶名舒見河圖帝律見宋本山海經帝軒見中
 候名全字元律見王水黃帝經序帝鴻氏渾敦見左傳羅兜見書防風
 汪罔氏見國語路史謂亦帝鴻後少昊清見三統歷禹陽澄梁番禹奚
 仲吉光苗龍融吾弄明白犬戎見山海經任侯薛侯見紀任奚見潛
 夫論仲傀見大戴禮記仲虺祖已臣屬摯成侯見唐書申鑿見漢書十
 明見山經注並明見史正義申夷混夷見詩映夷映戎緄戎見史
 漢密須姑姓見春秋外傳厥父姑姓見詩祝見禮傀荀子作豸九經考
 異作器鳩咬見韓退之詩及古文尚書



紀年

世繫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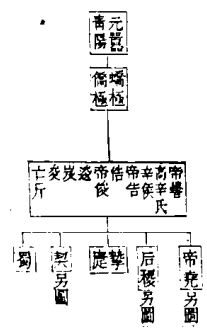
三



紀年

世繫圖上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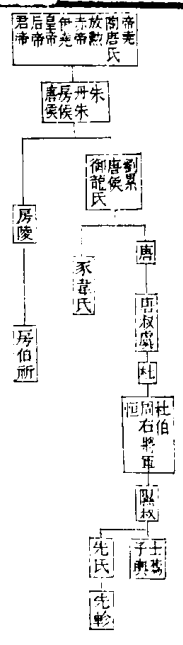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繫圖上

五

元器青陽極見史記帝繫作疇極帝堯辛侯帝華見紀高辛氏見左傳帝告見書序倍見管子帝俊見山海世紀作遠及岷路史作交字亡斤謂見道書虞見年代歷堯契后稷皆嚳子見大戴記蜀出帝倍見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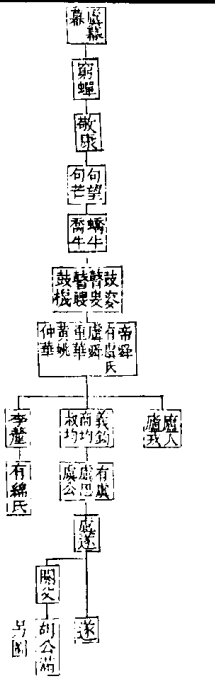
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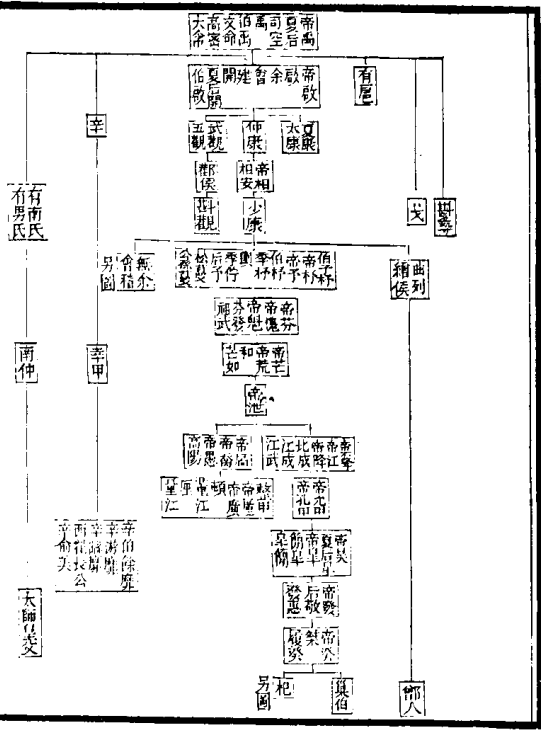
世繫圖上

六

帝堯陶唐氏放勳朱丹朱見書赤帝見合誠圖伊堯見帝堯碑房侯杜伯見國語后帝唐侯劉累御龍氏豕韋氏唐叔虞唐杜氏見左傳周右將軍見漢書名恒見瑣語房陵見廣韻隰叔士為見世本為字子豐先氏亦出隰叔見左傳疏房伯所見紀皇帝君帝見呂刑孔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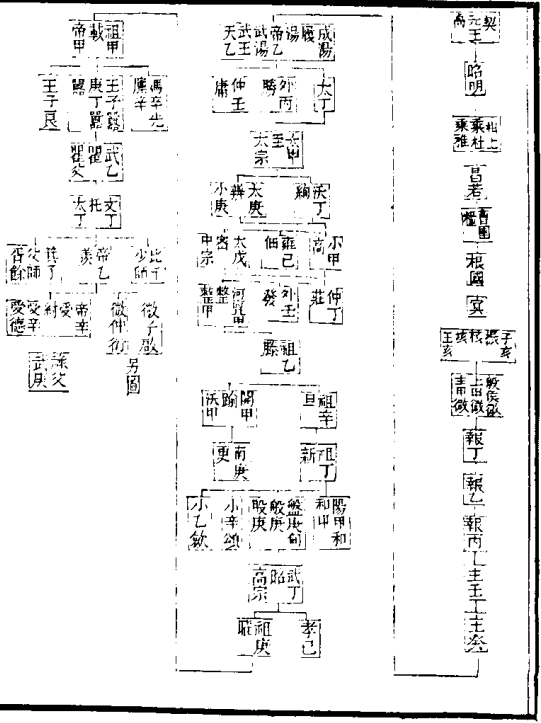
舜繫出虞幕見左傳國語呂梁碑窮蟬句芒嚳牛馨見世本帝繫蟬碑作喬帝舜虞舜重華見有虞氏見禮黃姚見論語識仲華見真源賦義鈞見紀商均見史叔均季釐見山盧人媽姓見國語虞思虞公虞遂遂人闕父胡公滿見左傳句望鼓容見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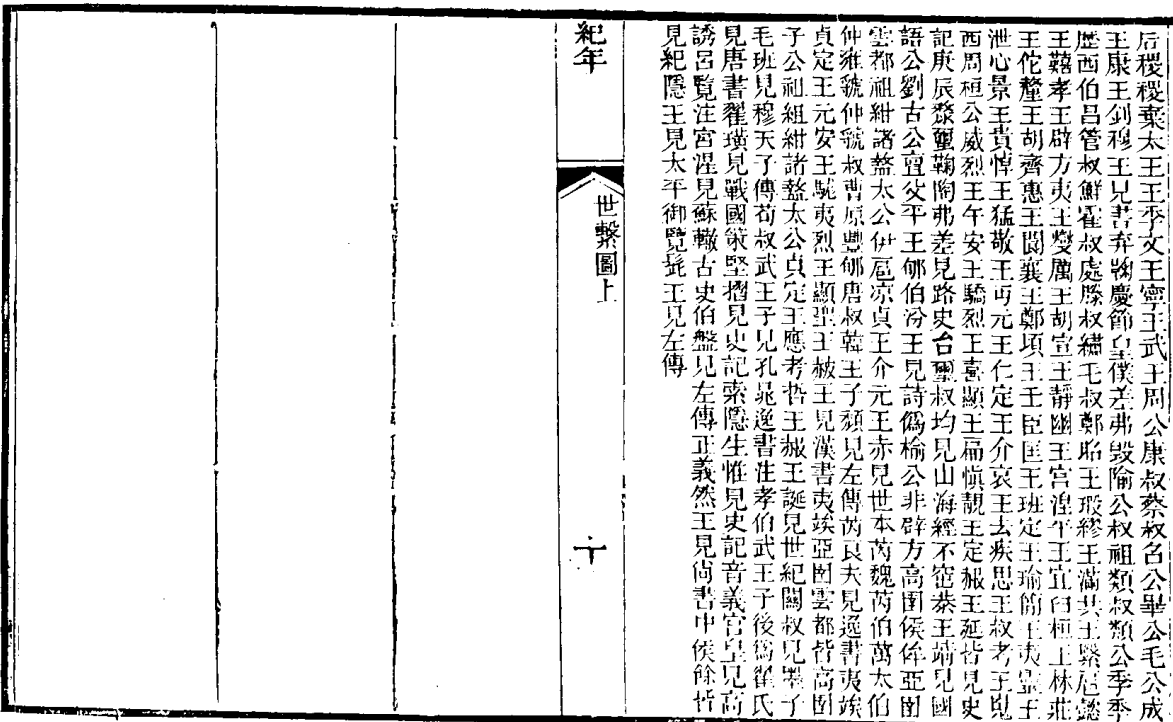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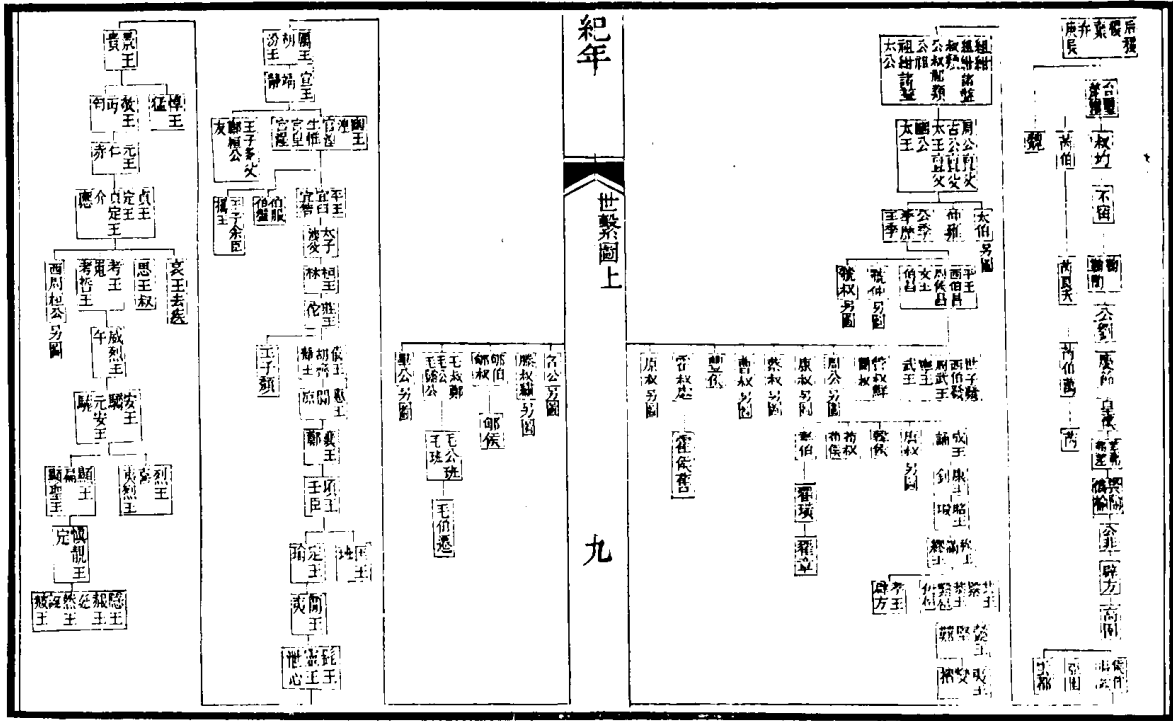
紀年 七
世繫圖上

帝禹夏后司空帝啟會武觀帝相柏子杼帝芬發帝芒帝荒帝泄帝發后敬發惠皆見紀禹伯禹有扈啟太康仲康桀巢伯見書文命見帝繫高密季杼帝胤帝履帝世本余見連山夏后開帝江見山海經建松夏江武江城帝愚高陽帝厘量江皋簡元年代歷五觀見國語建相安后子公孫蔓祖武和帝降北成帝喬帝廣頓量江簡辛辛游靡見世紀季杼夏后皐見左傳與見墨子及世本宋注帝子帝槐有男斟等戈辛無余見史記伯杼芒如繪侯曲列見路史整甲辛伯餘靡西翟長公見呂氏春秋允甲見郭璞山海經注有南氏見逸書及潛夫論南仲太師皇父見詩大命辛餘靡見漢書辛俞美見元和姓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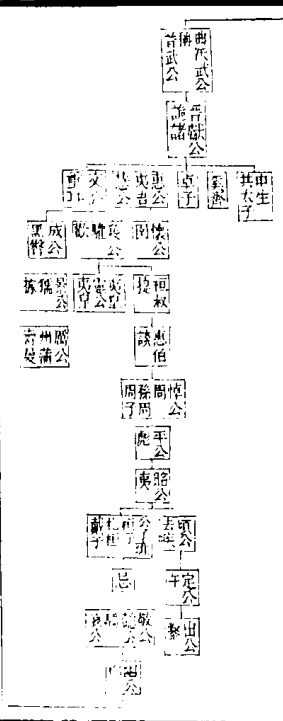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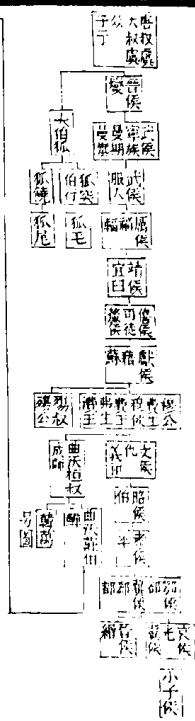


紀年 八
世繫圖上

契成湯湯太甲太戊中宗河竄甲祖乙盤庚武丁高宗祖甲少師箕子父師受受德微子武庚見書元王相土武湯武王見詩高珍見漢書昭明根國糧核天乙見世本乘杜見荀子乘雅整甲見呂覽昌若曹南京振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太宗太庚沃甲應辛太丁見史記王亥見山海經上甲微見逸書郭璞山海經注作主甲微履見論語帝乙見易般庚帝甲見國語股庚見蔡邕石經殘碑器見西京雜記夏父見博古圖比于見孟子胥餘見尸子箕子為紂諸父見書鄭注餘皆見紀



后稷稷棄太王季文王寧王武王周公康叔蔡叔召公畢公毛公成
 王康王召穆王見書奔駒慶節白僕差弗毀倫公叔祖頹叔類公季季
 歷西伯呂管叔鮮霍叔處滕叔縑毛叔鄭昭王瑕穆王滿其王繁冠
 王藉孝王辟方夷王燮厲王胡宣王靜幽王宮涅平王宜臼桓王林莊
 王佗釐王胡齊惠王閔襄王鄭頃王王臣匡王班定王瑜簡王夷
 泄心景王貴悼王猛敬王可元王仁定王介哀王去疾思王叔考王見
 西周桓公威烈王午安王驕烈王憲顯王扁慎親王定赧王延皆見史
 記庚辰燹靈鞠陶弗差見路史合靈叔均見山海經不密秦王靖見國
 語公劉古公亶父平王郁伯汾王見詩偽榆公非辟方高圍侯倅亞圍
 雲都祖紺諸蓋太公伊扈涼貞王介元王赤見世本芮魏芮伯萬太伯
 仲雍統仲說叔曹原豐郇唐叔韓王子頹見左傳芮良夫見逸書夷
 貞定王元安王號夷烈王顯聖王赧王見漢書夷瑛亞圍雲都皆高圍
 子公祖紺諸蓋太公貞定王應考哲王赧王誕見世紀關叔見墨子
 毛班見穆天子傳荀叔武王子見孔晁逸書注孝伯武子後衛氏
 見唐書翟璜見戰國策堅摺見史記索隱生惟見史記音義官皇見高
 誘呂覽注宮涅見蘇轍古史伯盤見左傳正義然王見尚書中侯餘皆
 見紀隱王見太平御覽堯王見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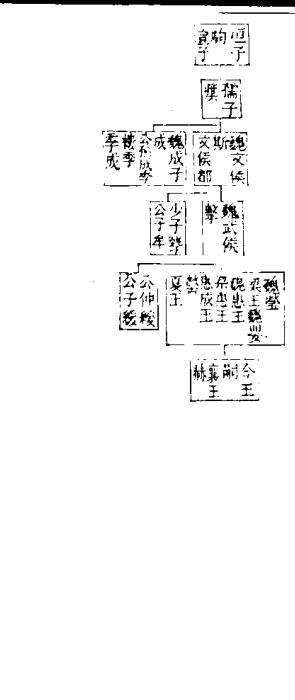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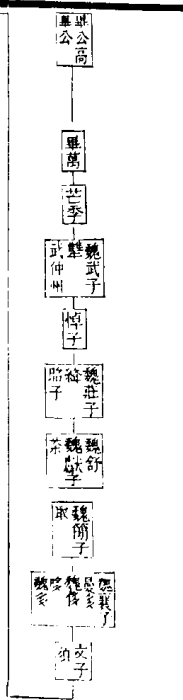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系圖上

十一

唐叔虞子于晉侯燮武侯寧族成侯服人厲侯福釐侯司徒靖侯宜白
 獻侯藉揚叔穆侯費王鄂侯郟襄公歎桓叔捷惠伯談景公據厲公壽
 曼戴子雍忌哀公驕孝公頊靜公但酒見史記太叔虞狐突狐毛偃侯
 司徒文侯仇昭侯伯孝侯平翼侯哀侯光小子侯鄂侯郟緡曲沃桓叔
 成師莊伯鯁武公稱猷公詭諸韓萬申生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
 文公重耳襄公驩靈公夷臯成公黑臀景公孺厲公州蒲悼公周孫周
 周子平公彪昭公夷頃公去疾定公午見春秋左傳見左正義大伯
 狐孤儀見國語注伯行見國語武侯曼期厲侯輻獻侯蘇鄂侯郟子
 雍札桓懿公驕烈成公孝公頊欣靜公但見世本曼旗見古史考弗生
 潰都見史索隱義和見書夷獯據見公羊傳靖公任伯見漢書晉桓侯
 見韓非子餘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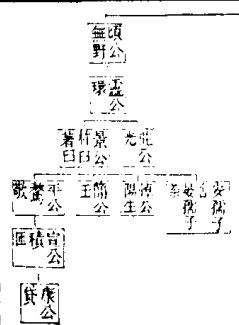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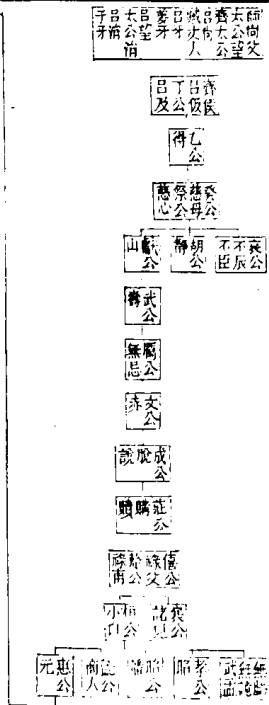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系圖上

十二

畢公高昭子絳魏後文侯都魏成了武侯擊魏惠王營見史記畢公見
 書畢萬魏武子雙莊子絳獻子舒襄子曼多見左傳芒季武仲州悼子
 莊子獻子荼簡子取襄子多桓子駒孺子瘞文侯斯襄子嗣見世本哆
 見史索隱文子須見左傳正義梁惠王見孟子熱嬰公仲綏見戰國策
 赫見孟子趙注魏多見公羊傳餘見紀魏營見莊子公孫成季少子摯
 見說苑季成見新序樓季見許慎淮南子注今見文選七發注

紀年帝繫名號歸一圖下



紀年

師尚父見詩太公望見孟子齊太公呂尚丁公呂伋乙公得參公慈母
哀公不辰胡公靜獻公山武公壽厲公無忌文公赤成公脫格公祿父
無詭吳孺子宣公匝積康公貸見史記滅丈人見莊子呂牙見孫子姜
牙祭公慈心見古史考呂望見韓詩外傳太公消見符子呂涓子牙見
路史呂伋見書呂及著曰見徐廣史記音祭公慈母哀公不臣成公說
莊賈平公敬見世本莊公購僖公祿父襄公諸兒桓公小白武孟無虧
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頃公無野靈公環莊公光景公杵臼
安孺子荼悼公陽生簡公壬平公鰲見春秋左傳舍見公羊傳

世繫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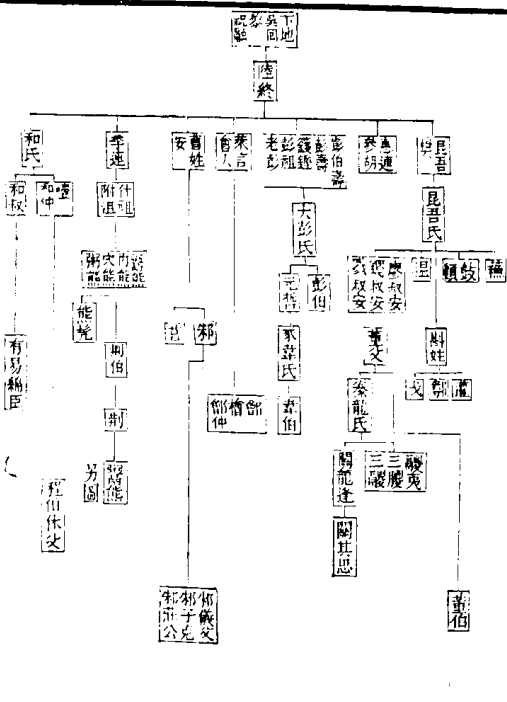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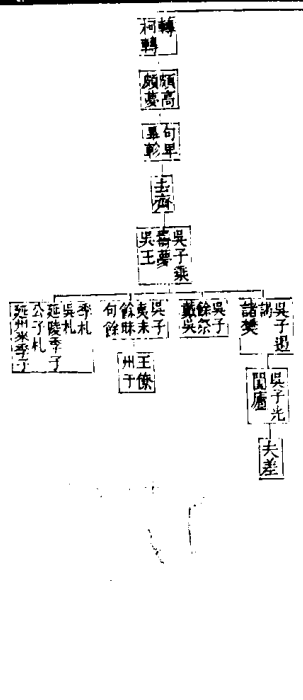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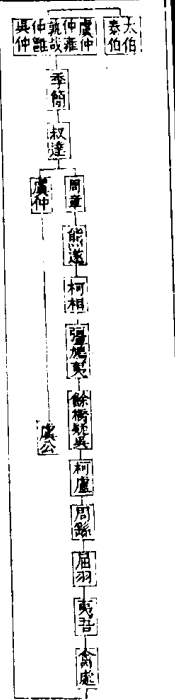
紀年

吳回附沮穴能鸞能見史記祀融黎昆吾氏蘇顧温黃華姓饒夷大彭
豕韋彭伯韋伯郇仲莒見國語陸終昆吾樂惠連參胡彭祖大彭萊言
會人曹姓安季連汗祖內能見帝繫和氏亦黎後見尚書孔傳和仲和
叔見書程伯休父見詩其系見楚語有易綿臣系出和氏姓灌鄭文
董姓關龍關氏見路史慶叔安董父參龍氏邪儀父邪子克見春秋左
傳三讓見書序元咎見唐書檜見詩荆伯見逸書數叔安見漢書注故
見漢書下地噎見山海經穴熊又名鬻熊見唐書左傳杜注云鬻熊祝
融十二世孫餘見紀

世繫圖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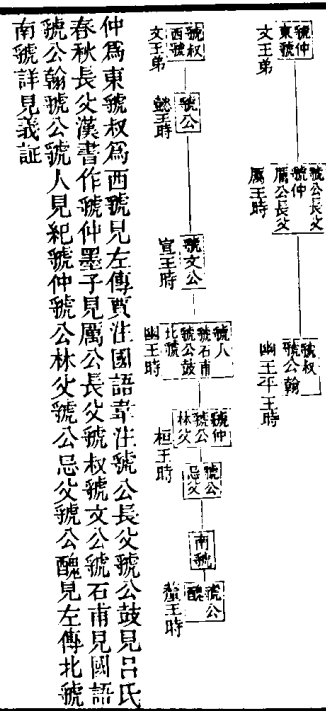


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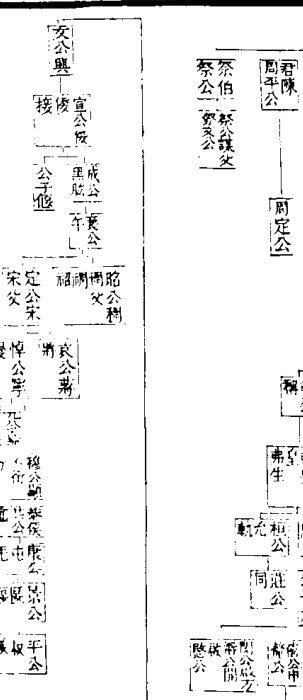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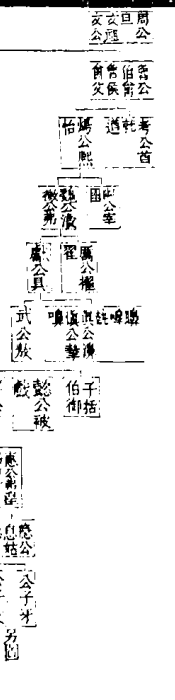
世繫圖下

七

太伯見詩泰伯虞仲見論語仲雍季簡叔達周章虞仲熊遂柯相璉夷
餘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吳王見史記吳
仲見吳越春秋執我見世本柯轉頗夢畢軫見古史考虞公壽夢吳子
乘吳子遏諸樊吳子餘祭戴吳子夷末句餘季札公子札延州來季
子吳公子光闔閭夫差王僚州于見春秋左傳吳子諸吳子餘昧見公
羊傳



仲為東甬叔為西甬見左傳賈注國語韋注甬公長父甬公故見呂氏
春秋長父漢書作甬仲墨子見厲公長父甬叔甬文公甬石甫見國語
甬公翰甬公甬人見紀甬仲甬公林父甬公忌父甬公醜見左傳北甬
南甬詳見義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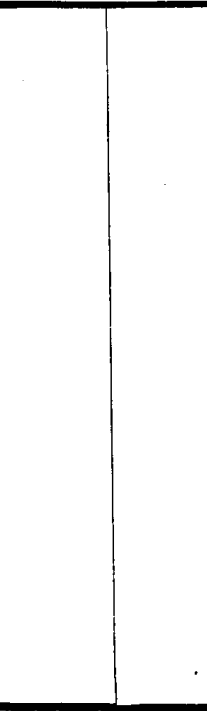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繫圖下

八

周公旦君陳見書文祖祭公謀父見逸書文公祭文公見國語魯公見
詩管侯伯禽見書序禽父桓桓公軌莊公同閔公啟方偃公申文與宣公
倭成公黑肱襄公午昭公稠稠父定公宋宋父公子牙公子友見春秋
左傳及杜注考公首燭公熙幽公宰魏公潰厲公權獻公具真公湣武
公敖長子括懿公戲孝公稱惠公弗涅弗生隱公息桓公允潛公開釐
公宣公倭哀公將元公嘉穆公顯其公番康公屯景公區平公叔見史
記就圍微公弗厲公程真公惠公弗皇隱公息始潛公啟哀公將穆公
不衍平公旅見世本適怡瞻見史索隱伯御即子括見國語韋注姚嘯
謔公被惠公皇穆公啟方悼公曼顯公衍康公毛景公偃見三統歷等
昭見史記音義君陳為伯禽弟見禮記鄭注周平公見韓詩餘見紀



鄂熊能麗能狂能釋能艾能點能勝能揚能渠句宜王康毋康鄂王紅
 擊紅越章執疵能延能勇能嚴能霜李洵能御能等能儀若敖能坎啻
 敖熊胸紛胃杜敖韞成王樺莊王伯邾敖員昭王珍簡王中聲王當悖
 王紀肅王城宣王良夫威王商懷王槐頃襄王橫見史記熊宜熊熊熊
 錫渠子熊執熊擊紅擊弟能延見漢書能難熊場嬰紅熊靈熊欽見史
 記索隱句和王庸就章王疵見世本熊渠長子能擊見宋均樂緯注康
 侯翼侯魏侯見吳越春秋伯霜仲雪叔堪季紉見國語武王通文王貨
 堵敖難成王顛穆王商臣莊王旅共王審康王昭靈王閻楚子虔和敖
 麇皆敖比蔡公弃疾平王居昭王王楚子軫惠王章屈瑕莫敖見春秋
 左傳見公羊傳屈可屈句景舍景翠見戰國策秦王葦見國語熊嚴
 稱鄂熊見潛夫倫餘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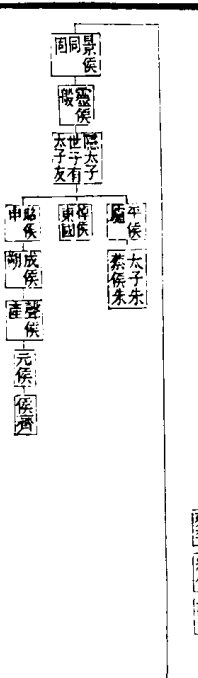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繫圖下

十一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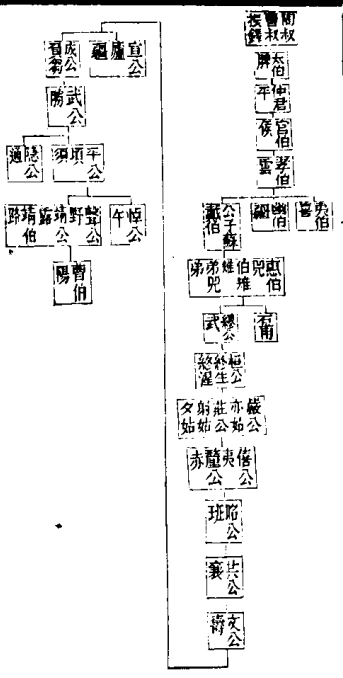
蔡叔仲胡見書叔茂伯荒官侯厲侯武侯夷侯釐侯所事戴侯宣侯
 措父穆侯昫莊侯甲午景侯同太子友成侯朔登侯產元侯侯齊見史
 記考父封人哀侯獻舞蔡季穆侯莊公文侯申景侯固靈侯般隱太子
 世子有平侯廬太子朱蔡侯朱悼侯東國昭侯申見春秋左傳及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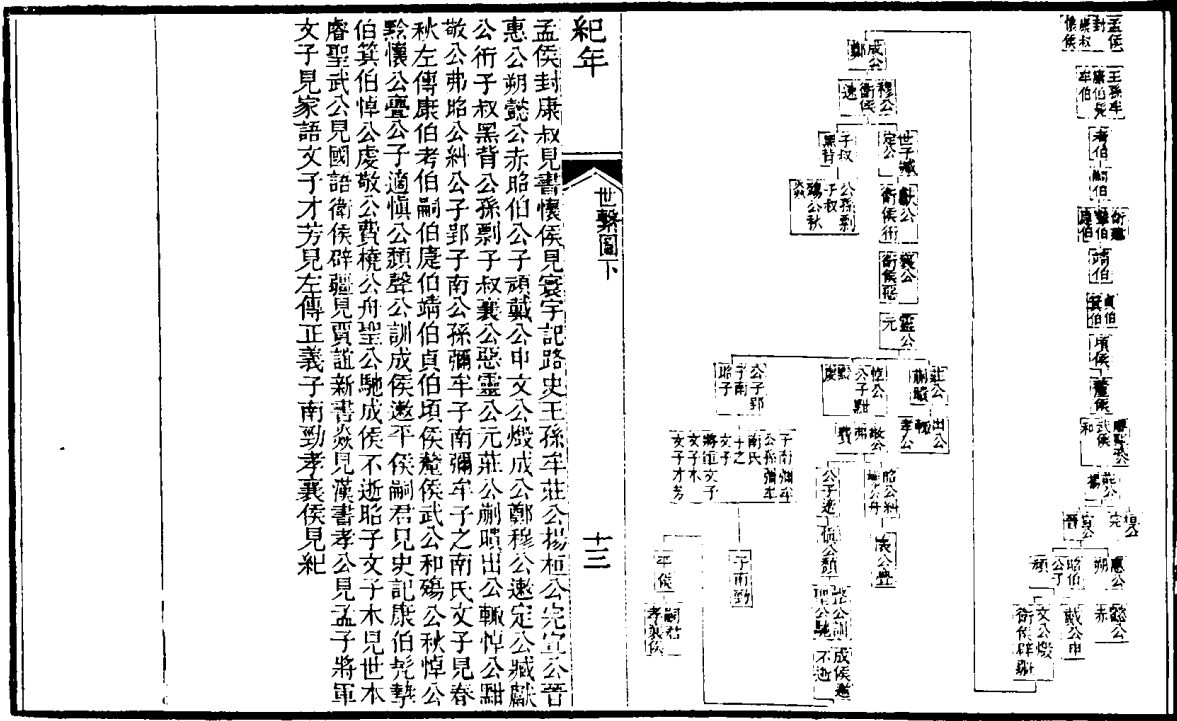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繫圖下

十二



曹叔振鐸太伯仲君平官伯侯孝伯雲夷伯喜剛伯彌戴伯蘇惠伯
 兕伯雉石甫穆公武桓公終生莊公夕姑釐公夷宣公彌平公項聲公
 野靖公壽宣伯陽見史記雉弟兕弟終涅見史記襄陶叔莊公射姑
 信公赤昭公班共公襄文公壽宣公廬成公負芻武公勝平公須悼公
 午見春秋左傳及杜注聲公見古史考漢書謂靖伯路是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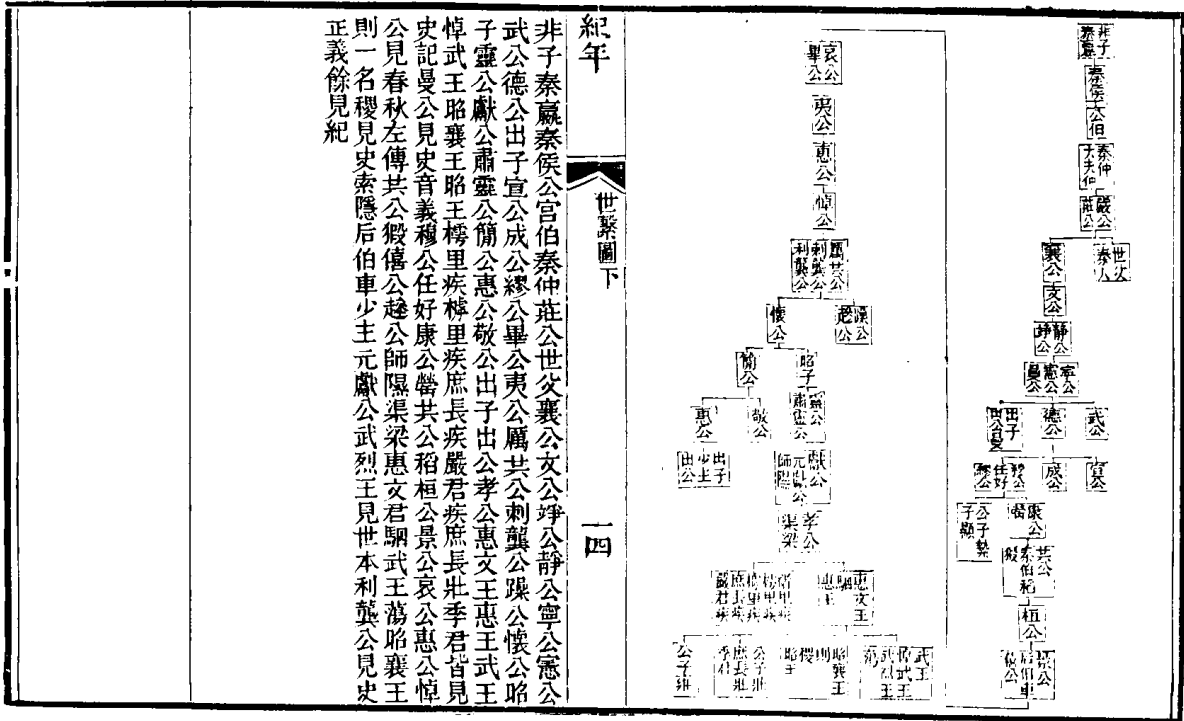


孟侯封康叔見書懷侯見寰宇記路史王孫牟莊公楊桓公完宣公晉
 惠公朔懿公赤昭伯公子頑戴公申文公熾成公鄭穆公邈定公臧獻
 公衍子叔黑背公孫剝子叔襄公忌靈公元莊公崩贈出公輒悼公黜
 敬公弗昭公糾公子郭子南公孫彌牟子南彌牟子之南氏文子見春
 秋左傳康伯考伯嗣伯虔伯靖伯貞伯頃侯釐侯武公和殤公秋悼公
 黔懷公臺公子適慎公類聲公訓成侯邈平侯嗣君見史記康伯堯
 伯箕伯悼公慶敬公費棟公舟望公馳成侯不逝昭子文子木見世木
 睿聖武公見國語衛侯辟疆見賈誼新書魯見漢書孝公見孟子將軍
 文子見家語文子才芳見左傳正義子南勁孝襄侯見紀

紀年

世系圖下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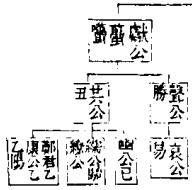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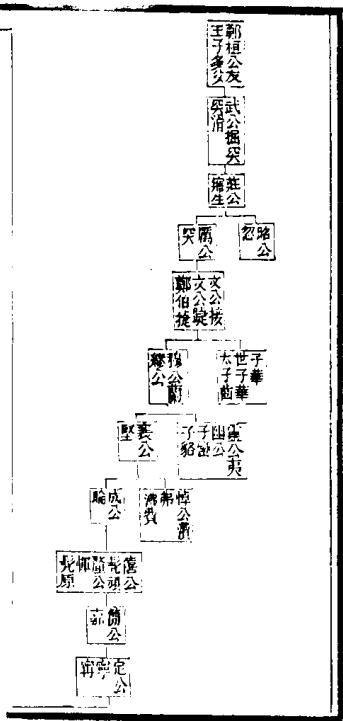


非子秦嬴秦侯公官伯秦仲莊公世父襄公文公靜公寧公憲公
 武公德公出子宣公成公繆公畢公厲共公刺龔公蹇公懷公昭
 子靈公獻公肅靈公簡公惠公敬公出子出公孝公惠文王惠王武王
 悼武王昭襄王昭王樛里疾樛里疾庶長疾庶長疾庶長壯季君皆見
 史記曼公見史音義穆公任好康公營共公稻桓公景公惠公悼
 公見春秋左傳共公穀嬴公趙公師隰渠梁惠文君駟武王蕩昭襄王
 則一名稷見史索隱后伯車少主元獻公武烈王見世本利龔公見史
 正義餘見紀

紀年

世系圖下

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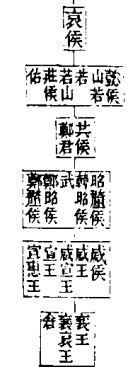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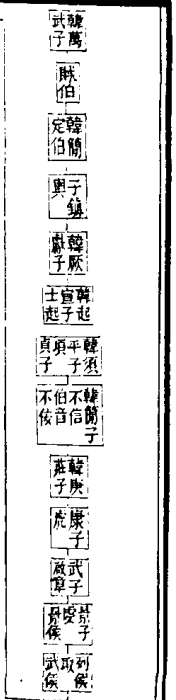


紀年

世繫圖下

十五

鄭桓公友武公掘突文公捷穆公蘭悼公潰種公惲哀公易共公丑幽
 公已緇公駘鄭君乙見史記突滑見古史考莊公寤生昭公忽厲公突
 文公捷穆公蘭世子華子華靈公夷幽公子翬子貉悼公費襄公堅成
 公脻僖公髡頑簡公嘉定公寧獻公薑聲公勝見春秋左傳及杜注沸
 弗見原簿嚙見公羊傳康公乙見漢書乙陽見史音義



紀年

世繫圖下

十六

韓萬昧伯定伯韓簡興韓起宣子平子頃簡子不信莊子庚景子處武
 侯取見世本武子貞子須簡子不佞康子武子尋侯列侯取哀侯懿侯
 莊侯韓昭侯宣惠王襄王倉見史記韓厥韓起士起韓須伯音見左
 傳子鎮兒國語韋注虎啟章若山佑見史記索隱昭懿侯見戰國策襄哀
 王見史音義

紀年

世繫圖下

十七

叔帶伯魯代成君獻侯沈烈侯籍敬侯章見史記肅侯語武靈王確見世本原季見晉語成侯種見紀餘見左傳及注疏

叔帶 伯魯 趙侯 魏侯 沈烈侯 籍敬侯 章見 史記 肅侯 語 武靈王 確見 世本 原季 見 晉語 成侯 種 見 紀 餘 見 左傳 及 注疏

紀年

世繫圖下

十八

公子完敬仲文子須無桓子無宇僖子乞成子恒見左傳穆孟夷潛孟莊釐子田常襄子田盤莊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因齊宣王辟疆潛王地田嬰田文見史記或孟思閻孟克襄子劫莊子伯潛王遂見世本襄子壁見史記音義閻王嬰子靖郭君文子孟嘗君見戰國策見紀田侯牟見莊子司馬彪注商文見呂覽漸子

公子完 敬仲 文子 須無 桓子 無宇 僖子 乞成 子恒 見左傳 穆孟夷 潛孟莊 釐子 田常 襄子 田盤 莊子 白太公 和桓公 午威王 因齊宣王 辟疆 潛王地 田嬰 田文 見史記 或孟思 閻孟克 襄子 劫莊子 伯潛王 遂 見世本 襄子 壁 見史記 音義 閻王 嬰子 靖郭君 文子 孟嘗君 見戰國策 見紀 田侯牟 見莊子 司馬彪注 商文 見呂覽 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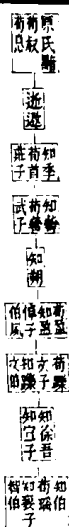
俱見春秋左傳含見穀梁傳

紀年

世繫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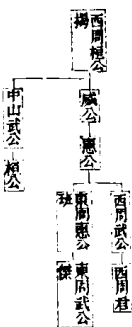
季友公子子友成季季子行父文子武子宿悼子紇平子如意桓子圉
康子肥具見春秋左傳齊仲無佻見國語韋注隱如見公羊傳季係
子強見禮記鄭注



路史謂原氏出原叔苟氏出荀叔皆文王之子也今未詳苟忌知季莊
子荀首知營武子荀營知朔荀盈知盈悼子伯夙荀隈知隈文子又伯
知徐吾知宣子荀瑤知襄子知伯見左傳遊遊見世本餘見紀

紀年

世繫圖下



西周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西周君東周惠公見史記揭班中山武公桓
公見世本東周武公見戰國策名係見皇極經世中山采見史記音義



〔清〕趙紹祖校補

竹書紀年二卷

清嘉慶古墨齋刻本

校補竹書紀年

古墨齋藏板

校補竹書紀年叙



紀年一書晉武帝太康二年始出汲郡魏襄國時魏史紀事之書也魏襄王薨于紀年書竣之後故書得藏冢中東晉傳又謂或言得之安釐王冢杜預左傳後序又云得之于哀王恐皆非事實此書雖迭經元明以來增益竄改然大略尚汲冢之舊非盡出于依託也其紀事皆做春秋如夏帝癸十年書夜中星隕如雨書敗曰敗績書歲稔曰大有年皆春秋之法也紀年于春秋經傳及國語國策史記等書亦殊有裨益今攷春秋經傳僖公七年八年皆書夏狄伐晉而紀年獨于周惠王末年即僖公七年書春

序

狄人伐晉疑春秋七年夏字以八年而誤也是紀年可以證經矣又紀年于周釐王四年書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今攷此年之先經傳書諸侯會于鄆莊十年又書同盟于幽莊十年正釐王三年四年內事獨不及晉侯是猶不與齊桓盟之證也是紀年又可證傳矣左傳隱公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杜預注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又六年傳鄂侯下注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居翼別居鄂紀年則云平王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卻是為鄂侯今攷事尚在隱公即位前二年杜注安得云晉不告亂故不書乎又以

史記世家合之紀年皆云鄂侯卒始立其子哀侯杜又不

當云不得復入翼故別居鄂也紀年之瑕父呂甥即左傳之瑕呂飴甥也呂甥先食采于瑕故稱曰瑕父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是也後又食采于呂故又稱瑕呂劉昭引張華博物志河東永安縣有呂鄉呂甥邑是也杜注安得云姓瑕呂名飴甥乎是紀年又可以糾杜注之失矣晉語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韋昭注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應邵注漢書亦云有南故稱北而皆不言南屈所在惟紀年于周隱王七年書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是南屈近鄭之地當在今

序

河陝間又可以補國語傳注之缺矣戰國韓策或謂鄭王曰申不害之計事曰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然下不著朝魏之事也紀年則于周顯王十五年書鄭釐侯來朝中陽正在申不害計事之後是紀年又可補國策之簡略矣史記晉世家謂獻公八年晉始都絳而紀年則于周惠王九年始書晉城絳惠王九年亦即晉獻公之九年也是則城絳都絳皆在九年與詩譜水經注等合不得云八年也是又可以救史記之失矣至於以熒澤為洞澤長子為尚子周赧王為隱王齊田盼為田盼皆同聲之字又可知此書之尚有古音古字矣他若

以高粱爲南梁以狐毛爲狐尾則以字之近而誤也余嘗竊怪杜預曾見此書而注左傳乃故相違戾若此則平吳之後功業既崇不復能悉心研究故也至沈約附注惟好言符瑞亦無甚發明今趙君生于千餘年之後廣搜博采爲校補二卷乃能歷引史記漢書山海經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正義索隱等以補其未備其有益于紀年者不少矣夫沈約本爲此書附注今悉錄符瑞志等以補之是也若宋羅泌所撰路史半多臆造是以考據家不欲引之今亦採其說以證紀年則千慮之一失矣余以撰此間縣志與君共事最久見君之好古若渴也頗行又出此書乞

序

爲之叙用不辭而詳其原委如左云陽湖洪亮吉叙

竹書原委

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

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

竹書原委

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

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虛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曾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王隱晉書束皙傳太康元年汲郡得竹書漆字科斗之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瓊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

竹書原委

二

晉書荀勗傳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

晉書衛恒傳亦云太康元年汲縣人得策書數十餘萬言

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

晉書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

杜預左傳後序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予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

竹書原委

三

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恠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

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耶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

竹書原委

四

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靈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廡即左傳所謂賓嬪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泰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

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麤有益於左氏故畧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荀勗穆天子傳序云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恣發古冢得書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

竹書原委

五

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在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郭璞山海經序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綿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邛游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巘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恠獸玉石琬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騷騶耳造

父爲御奔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凡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轅竈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騶耳驥驪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至於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

竹書原委

六

隋經籍志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

隋志紀年十二卷 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唐志紀年十四卷 汲冢書 新舊書同

宋藝文志竹書三卷 荀勗和嶠編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竹書紀年二卷 是書稱魏之史家而得晉書具載其事沈約作註隋志亦載其名然證以諸書所引與今本多不相符注文亦多勦取宋書符瑞志蓋又依託之僞本以流傳已久存之耳

竹書紀年卷一

涇川趙紹祖校補

黃帝軒轅氏

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邱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竹書紀年

卷一

者取以附會休文而註之耳然相傳已久不欲刪去姑仍之而校正其譌字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有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元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螻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按有景雲之瑞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焦霧既降滯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

竹書紀年 卷一

二

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

按庚申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一百年地裂○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羣臣有左徹者感恩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

按羅泌路史黃帝紀下引汲書黃帝死七年其臣左

徹乃立顓頊與今本不同且路史不應引沈註以為

汲書疑此為竹書所本有而後人以意增損之也

約按帝擊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

按有鳳凰之瑞以上皆宋書符瑞志之文或曰名清以下則符瑞志所無也

帝顓頊高陽氏

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

竹書紀年 卷一

三

十而登帝位

按母曰女樞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歷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鯨居天穆之陽

按山海經大荒西經引竹書帝產伯鯨下有是為若陽四字而今本無之

七十八年帝陟○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生而駢齒有聖德初封辛侯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八拊鞀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

按生而駢齒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鄩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帝子摯立九年而廢

帝堯陶唐氏

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護其上及長觀

竹書紀年

卷一

四

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

天祐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

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

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

辛氏衰天下歸之

按母曰慶都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命羲和歷象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雋儁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於丹水

胡景孟曰山海經海內南經帝丹朱葬於陰下郭注

引竹書云后稷放帝朱於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

者猶漢山陰公死加獻帝之謚也據此則似紀年本

竹書紀年

卷一

五

作帝朱後人誤增為帝子朱也若紀年本作帝子朱

則景純不應為此語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

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厨中自生肉其

薄如筴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筴脯又有草

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夾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

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冥

莢一曰歷莢洪水既平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場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綠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泥似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闕色授帝舜言虞夏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

竹書紀年

卷一

六

止於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按帝在位七十年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言虞夏下當授天命上尚有殷周秦漢四字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入觀費用元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為虞賓

三年舜即天子之位

按張守節史記正義於五帝本紀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下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其言不似紀年本文又劉知幾史通疑古篇案汲冢瑣語云

竹書紀年

卷一

七

舜放堯於平陽瑣語自別一書而與紀年同出汲冢並是竹書然未可以瑣語為紀年也故晉書束皙傳舉紀年與經傳大異之語不言此事

帝舜有虞氏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日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於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

按母曰握登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樂

即帝位萑茨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景星出于房地出乘黃之馬

按即帝位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而無以歌九韶四字

三年命臯陶作刑

九年西王母來朝

西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玦

按獻白環玉玦亦符瑞志之文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竹書紀年

卷一

八

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璫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于鐘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于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纓纒兮日月光華旦或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成聽藝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褻裳去

之於是八風脩通慶雲叢聚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

依堯故事至于下屋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

按在位十有四年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于義鈞封于商

三十年葬后盲于渭

竹書紀年

卷一

九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
義鈞封于商是謂商鈞后盲娥皇也鳴條有蒼梧之山
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陳鳳石曰按元和郡縣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而

此註稱今海州是後人所益非約語也

帝禹夏后氏

母曰脩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已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口兩耳參鏤首戴鈞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禹治水既畢天錫元珪以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

竹書紀年

卷一

十

子之位洛出龜書是為洪範三年喪畢都于陽城

按母曰脩已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而無三年喪畢都於陽城二語今攷漢書地理志潁川陽翟下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後漢書郡國志注亦云汲冢書禹都陽城則此二語當是紀年本文而誤繫於注下耳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頒夏時于邦國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

受命于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于是曳尾而逝

按南巡狩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夏六月雨金于夏邑○秋八月帝陟于會稽禹立四十五年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啓

帝啓

按羅泌路史夏后紀帝啓曰會下其子羅莘注曰見紀年是啓一名會今本紀年無之為識於此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

竹書紀年

卷十

十一

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有扈在甘

六年伯益薨祠之

按晉書束皙傳謂竹書有益于啓位啓殺之二語其時竹書始出紀者當非謬增而今本無之反與經傳合疑為後人所刪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按山海經大荒西經註夏后開舞九招也上經云天

穆之野是大當作天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武觀即五觀也觀國今頓邱衛縣

陳鳳石曰元和郡縣志隋煬帝時始置衛縣而此註

稱今頓邱衛縣非約語也余按此註作小字雙行固

自別於沈註且今本所註多出後人附益必非沈舊

今但隨條辨正不欲刪之以滋疑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按路史羅莘注於既征西河下謂紀年在二十五年

與今本不同

十六年陟

竹書紀年 卷一

十二

按路史啓在位十六年年九十一而羅莘注謂紀年

啓二十九年年九十八更爲按以辨紀年之非而今

本無之反與路史合又自元年癸亥至太康元年癸

未合二十一年除三年喪畢即位亦當爲十八年均

不可解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敗于洛表弄入居斟鄩

按路史羅莘注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尋乃失邦今本

無下三字

胡景孟曰前漢書地理志北海平壽下臣瓚註引汲

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與今本異余按斟本音斟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征淮夷

二年征風及黃夷

竹書紀年 卷一

十三

胡景孟曰後漢書東夷傳註引紀年曰后相即位征

黃夷無風及二字又所引紀年帝皆作后於義爲優

七年于夷來賓

八年寒泥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

二十年寒泥滅戈

二十六年寒泥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泥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

高

斟灌之墟是為帝邱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

靡奔有鬲氏

夏世子少康生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乙酉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女艾伐

過殺澆甲辰年 ○伯子杼帥師滅戈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乙巳年

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

竹書紀年 卷一

十四

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以叔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

有鬲氏叔二斟之墟以伐浞特澆皆康娛日忘其惡

而不為備少康使女艾謀澆初澆娶純狐氏有子早死

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為

之縫裳共舍而宿女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

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喉澆顛隕乃斬

澆以歸于少康於是夏衆滅浞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

始聞之立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窟失官至是而復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邱

竹書紀年 卷一

十五

按路史羅莘注紀年帝子遷於老王或是字誤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按山海經海外東經註引汲郡竹書栢杼子征于東

海伯杼作栢杼又多一子字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按後漢書東夷傳註引竹書作二年路史羅莘注吹
千方黃白赤元風陽凡九見竹書而今本但言九夷
來御胡景孟曰路史註于當作于疑合后相二年黃
夷七年于夷少康二年方夷后泄二十一年吹夷白
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爲九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于有蘇

三十六年作園土

四十四年陟

芬或曰芬發

竹書紀年

卷一

十六

按後漢書東夷傳註引竹書作后芬發與此合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珪賓于河

十三年冬狩于海獲大魚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

芒或曰帝荒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按大荒東經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下郭注云河
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汲郡竹書今本無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

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

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按大荒東經郭註引此殷侯作殷王餘並同而無中

葉二語郭時不應有沈註則此亦當爲竹書本文

二十一年命吹夷白夷元夷風夷口口黃夷

按後漢書東夷傳註引竹書作命吹夷白夷赤夷元

竹書紀年

卷一

十七

夷風夷陽夷路史羅莘注亦云吹白赤元風陽之六

夷也紀年云繇是服從則所闕二字當是赤夷黃當

作陽而又無繇是服從四字

二十五年陟

按路史羅莘注紀年作二十一與今本不同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囂

按路史羅莘注紀年六十九與今本不同

帝扁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帝厘

一名亂甲

按路史帝厘子亂甲立羅莘注云見汲紀年作孔甲
是此為帝厘之子孔甲一名亂甲今本誤繫于此余

竹書紀年

卷一

十八

不欲易其行次故但為辨正之胡景孟曰海外東涇

郭註引竹書亂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今

本此事在帝厘八年則亂甲似即帝厘或路史之誤

否則此事本屬孔甲而輯竹書者誤繫於帝厘下也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四年作西音○昆吾氏遷于許已姓名樊封于衛夏
衰為伯遷于舊許

八年天有祲孽十日並出其年陟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三年王暵於賁山

胡景孟曰夏本當作后而紀年並稱帝此又稱王不

可解

五年作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東陽

賁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

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

殃孔甲聞之曰以為余一人子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

歸既長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劉累所畜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

竹書紀年

卷一

十九

遷于魯陽其後為范氏

九年陟○殷侯復歸于商邱

按路史羅莘注紀年三十一與今本不同

帝昊

昊一作皋

元年庚辰帝即位○使豕韋氏復國夏衰昆吾豕
韋相繼為伯

三年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元年乙酉帝即位○諸夷賓于王門冉保傭會于上池○

諸夷入舞

七年陟○泰山震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桀傾宮○毀容臺○吠夷入于岐以叛

六年岐踵戎來賓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初作輦

竹書紀年

卷一

二十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珍后愛二人

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珍而棄其

元妃于洛陽妹喜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按路史羅莘注曰琬曰珍刻名茗華之玉見紀年雖

約畧之辭然此亦當為竹書本文陳鳳石曰太平御

覽帝王部帝桀妹喜下引竹書紀年有桀傾宮起瑤

臺作瓊室立玉門十二字路史發揮關龍逢篇亦引

之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按路史炎帝紀下說伊尹事羅莘注引紀年交于末

喜而遂間夏今本無之為識于此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年商滅温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

韋遂征顧○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竹書紀年

卷一

二一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日竝出○費伯昌出奔商○冬

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三十年瞿山崩○殺其大夫關龍逢○商師征昆吾○冬

聆隧災

三十一年商自陬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

敗績桀出奔三腹商師征三腹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

于南巢

按路史羅莘注紀年桀末年社圻裂而今本無此語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起壬戌

子終

按起壬子終壬戌止四百三十年而自舜十四年禹代虞事起算則當爲起壬申又按晉書束皙傳有紀年夏年多殷之語今夏數雖多商數雖少與經傳異而究不多於商亦不同也

殷商成湯

名履

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爲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位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禘與其妹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

竹書紀年 卷一

二二

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簡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胷剖而生契長爲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於商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膺而有得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成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勢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躡黑鳥隨魚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竝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禱机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詆之遂有天下

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

按路史羅莘注湯七年九征雖不云出紀年而此言有七名而九征名字或有誤也又按自高辛氏之世妃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氏羌來貢

二十年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竹書紀年 卷一

二三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

按書咸有一德篇正義引紀年命字作其又多伊尹

即位等字與左傳後序同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

竹書紀年

卷一

二四

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

按晉書束皙傳謂竹書有太甲殺伊尹與經傳大異

又杜預左傳後序全載此文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

抱明允以嬰戮然則此自是竹書原文非後人所益

也

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

沃丁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

十九年陟

小庚約按史記作太庚

名辨

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

竹書紀年

卷一

二五

十七年陟

雍巳

名佃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為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太戊遇祥桑側身脩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

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為太宗史記作中宗

仲丁

竹書紀年 卷一

二六

名莊

元年辛丑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六年征藍夷

九年陟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囂○邳人姚八叛

十年陟

河亶甲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佻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佻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圯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竹書紀年 卷一

二七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史記與無逸皆無之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史記作沃甲

名踰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竹書紀年

卷一

二八

六年陟

陽甲一名和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

按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引竹書和甲西征得一丹

山語與此不同

四年陟

盤庚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按鄆道元水經洹水注洹水出山連逕殷墟北竹書

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遷於此之語

當非竹書本文然不應遺北蒙字而前後經注中亦

絕無北蒙地名恐蒙字為遂字之誤也胡景孟曰尚

書盤庚序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語

與此小異又引束皙之說而從而駁之蓋束謂殷在

河北孔謂殷在河南意不同也然束引項羽傳云洹

竹書紀年

卷一

二九

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與道元合則當以束說

為是尊意謂蒙字為遂字之誤誠然余更意北字上

當有河字也

十五年營殷邑

十九年命邠侯亞圍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頌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名歛

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十年陟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傳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

竹書紀年

卷一

三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徵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羗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五十九年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
小無時或怨是時與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羗南不

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

名靡

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甲國語作帝甲

名載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

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祖甲西征得一丹山

按大荒北經郭注所引乃和甲西征且是竹書本文

竹書紀年

卷一

三一

不當作小字註觀竹書者見其遺落欲補之又未之

審視而誤為祖甲因繫於此後人又誤以為註而刻

此下耳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三十三年陟

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

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國語曰元王勤商十七

世而

馮辛史記作廩辛

名先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名嵩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八年陟

武乙

名瞿

竹書紀年

卷一

三二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邠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

按殷本紀正義引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

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而今本無之乃有此自殷遷於

河北下十五年又遷沫文丁元年又有居殷之語余

意殷本在河北當以史正義所引者為是而此為非

且此書盤庚徙殷在己卯至紂之滅在庚寅二百五

十二年亦與史正義所引不同也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

二十一年周公奭父薨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鼓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王畋于河渭大雷震

死

按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云王季伐西落鬼戎俘

二十翟平今本無下五字

文丁史記作太丁非

名托

按後漢書西羌傳註三引竹書並作太丁似竹書本

竹書紀年

卷一

三三

作太丁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自沫歸殷邑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按西羌傳註引此作周師大敗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

按西羌傳註引此作命為殷牧師文選典引注亦引

此作命為殷牧師多一殷字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按西羌傳註引此作捷其三大夫語意未穩恐後漢書註誤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

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

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有鳳集於岐山

十三年陟

帝乙

竹書紀年

卷一

三四

名美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殿

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

九年陟

帝辛

名受即紂也曰受辛

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殿命九侯周侯邗侯周侯爲西伯昌

三年有雀生鵠

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兩土于亳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作瓊室立玉門

按作瓊室立玉門太平御覽及路史關龍逢篇引作

築事胡景孟曰文選吳都賦劉淵林註引汲郡地中

古文冊書曰築築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據

此則紀年自是分屬而御覽路史云云不可解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遊於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竹書紀年

卷一

三五

二十三年四西伯于美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烏集于周社○密人侵阮

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

征伐

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

年始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邠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

發營錦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周文王葬畢畢西於豐三十里

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昌尚○有女子化為

竹書紀年 卷一 三六

丈夫

按下文武王元年己卯則當在四十一年而誤繫於此

四十三年春大閱○嶢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二日竝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囚箕子

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

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伐殷至邢邱更各邢邱曰懷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起癸亥終

庚寅

按起癸亥終庚寅則為五百零七年當是起癸亥終

武王元年己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徐廣曰從禹

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汲冢古文曰有王與無王用歲

四百七十七年文選六代論注亦引此曰夏自禹以

至於桀十七王殷自湯滅夏以至於紂二十九王則

夏紀年之末一行及此行皆當為紀年本文非沈注

竹書紀年 卷一 三七

也但據本書商當為三十王而諸書所引並為二十

九王為不同而旁注起壬子終壬戌起癸亥終庚寅

乃近代校竹書者不細心推算而誤注之耳



竹書紀年

涇川趙紹祖校補



周武王

名發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禘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歌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男以為不祥棄之阨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薦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一翼籍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願有異相長為堯稷官有功於民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

竹書紀年

卷二

一

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已浚于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臂有四乳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為嗣以及昌昌為西伯作邑於豐文王之妃曰太妣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栢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竝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于昌戶昌拜

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

徧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至于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呂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鶩鷺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没太子發代立是為武

竹書紀年

卷二

二

王武王駢齒望羊將伐紂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鳥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呂尚於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高室既

有天下遂都于鎬

按初高辛氏之世妃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而無

既有天下遂都于鎬二語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珣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于祿父是為武庚○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於管○作大武樂
十三年巢伯來賓○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初狩方岳誥于沫邑○冬遷九閔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秋王師滅蒲姑

竹書紀年

卷二

三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

四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蒲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子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

竹書紀年

卷二

四

殷于魯○作象舞○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越裳氏來朝○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約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

廟

按下文二十一年公始薨則此公字當爲衍文

十四年王師圍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門○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武王沒成王少周公且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

見黃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侯至于

日昧榮光竝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

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

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銷龜腹

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

竹書紀年 卷二

五

鳳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

以威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按自武王沒以下皆宋書符瑞志之文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黜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周文公薨于豐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冬十月歸自

東都大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約按離戎驪山之戎也爲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命王世子

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約按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

竹書紀年 卷二

六

于豐宮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

六年齊太公薨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秋毛懿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昭王

名假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郇伯命○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兇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暄

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

穆王

名滿

竹書紀年

卷二

七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冬十月

築祗宮于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按束皙傳載竹書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之語則

此亦竹書本文非沈註也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馭耳

九年築春宮

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

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秋七月西戎

來賓○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按山海經西山經郭註引竹書曰穆王西征至于青

鳥所解不言其年明南軒綱目前編引竹書云穆王

十有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憇而今本皆無之下十

七年沈注有西征於青鳥所解是非獨古竹書不同

即前明時竹書尚有本不同也又按山海經圖贊作

青鳥所憇恐南軒因此憇字而誤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軍邱○

竹書紀年

卷二

八

五月作范宮○秋九月翟人侵畢○冬蒐于萍澤○作虎

牢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

澤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蕩薨○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

昭宮○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

西征于青鳥所解三危兩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

按山海經西山經郭註引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

母來見賓于昭宮而今本在十七年郭註穆天子傳

正作十七年疑西山經註五字爲衍又按郭註穆天

子傳引紀年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日有鳥綈

人而今本無之又穆天子傳註引紀年穆王北征行

積羽千里大荒北經注亦引此文選江賦李善注所

引並同則王北征一段自當爲竹書本文非沈註也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誌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滂

竹書紀年 卷二

九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爲築遂伐越

至于紆○荆人來貢

按文選江賦李善註引此架作吡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年魯侯潰麇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共王

名繫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魯厲公擢麇

竹書紀年 卷二

十

二十一年號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典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

侯於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電江漢水

牛馬死是年厲王生

八年初牧于汧渭

九年王陟

夷王

名燹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川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問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冬雨

霍大如礪○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竹書紀年

卷二

十一

厲王

名胡居瀛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楚

人來獻龜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齊獻公山甋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

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彘曰共和

按司馬貞史記索隱引紀年作共伯和于王位

十四年獵祝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楚子勇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

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竹書紀年

卷二

十二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

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

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賦

○作戎車○燕惠侯薨

二年錫大師皇父司馬休父命○魯慎公薨○曹公子蘇

弑其君幽伯疆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齊武公壽薨

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

叔帥師伐荆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

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西戎殺

秦仲○楚子霜卒

七年王錫申伯命○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十二年魯武公薨○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竹書紀年

卷二

十三

十五年衛釐侯薨○王錫號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陳鳳石曰史通引竹書鄭桓公厲王之子今本但云

王子多父不言厲王子余按史通所引本皆與經典

乖刺者若桓公為厲王之子則正與史記合劉知幾

不應云乖刺也疑史通有誤字耳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觀薨

二十八年楚子狗卒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陳僖公

孝薨○有馬化為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燕僖侯卒○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竹書紀年

卷二

十四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人滅姜邑○晉人敗北戎于汾

隰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按後漢西羌傳王征申戎破之一段注云並見紀年

今本云敗於申語不同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穆侯費

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晉殤叔元

按杜預左傳後序曰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

事無諸國別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據此則竹書自殤叔後用晉年紀事明矣而今本仍書周年余欲考訂以復舊觀然必須年月俱改未免紛擾以啓後人之疑故仍存原本而取諸書異同者繫於各年之後而辨正之

四十六年王陟

幽王

名涅

竹書紀年

卷二

十五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二年辛酉晉文侯元年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增賦○晉文侯

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公

按洧水注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

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公據此當在幽王三

年而文亦小異

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電

四年秦人伐西戎○夏六月隕霜○陳夷公薨

五年王世子亘曰出奔申○皇父作都于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西戎滅蓋○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虢人滅焦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爲

太子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鄆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桃杏實○王師伐

申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

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

竹書紀年

卷二

十六

子立宜曰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

按孔冲遠春秋疏攜王奸命下引紀年云平王奔西

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

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

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

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

束皙云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

文作伯盤非攜王據孔引未必爲紀年本文然伯服

作伯盤與束說同而今本仍作伯服又許男作許文

公而無鄭子亦與今本異陳鳳石曰杜註攜王爲伯

服不應杜未見汲冢古文胡景孟曰杜註左傳時古文未出後序已自言之杜不見古文未爲異也按此胡說爲是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閏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已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平王各宜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竹書紀年

卷二

十七

二年秦作西時○魯孝公薨○賜秦晉以邠岐之田

三年齊人滅祝○王錫司徒鄭伯命

四年燕傾侯卒○鄭人滅虢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宋戴公薨

六年燕哀侯卒○鄭遷於溱洧

七年楚子儀卒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十年秦遷于汧渭

十三年衛武公薨

十四年晉人滅韓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秦初用族刑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侯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三十二年晉潘父殺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

孝侯晉人殺潘父

三十三年癸卯晉孝侯元年楚人侵申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王人戍申

竹書紀年

卷二

十八

四十年齊莊公卒○晉曲沃桓叔成師卒于鯁立是爲莊

伯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

四十一年辛亥莊伯元年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宋宣公薨○魯惠公使

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狄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

卻是爲鄂侯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元年無雲而雷○魯惠公卒

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按左傳後序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

正月也然莊伯自即位至此僅九年恐杜序有誤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王陟

桓王名林

元年壬戌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翼侯伐曲沃大捷

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一作相一作相一

按涑水注作至洞箋一讀作洞庭箋當乃返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于光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

谷

竹書紀年卷二 十九

按後三語係重出

三年甲子晉哀侯光元年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尚一軍

按河水注引紀年武公元年尚一軍則當在五年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按河水注引紀年無曲沃二字

十一年晉小子侯元年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

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逐萬

按河水注引紀年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

萬萬出奔魏其言較詳于此

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按河水注引紀年作周師虢師圍魏

十三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按河水注引紀年郊作郊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

按晉侯緡滅於釐王三年晉武公之三十七年也此

不應有滅翼之文疑輯書者之誤

竹書紀年卷二 二十

十九年鄭莊公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莊王名佗

元年乙酉曲沃尚一軍異於晉

六年五月葬桓王

十五年王陟

釐王名胡齊

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為

晉侯

四年晉武公三 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左傳晉侯

五年王陟

惠王名闕

元年乙巳晉獻 晉獻公朝○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

按水經涑水注引紀年作晉獻公二十五年翟人伐

晉下周有白兔舞于市當是輯書者誤繫於此然經

文云又西過周陽邑南疑此陽字不誤而涑水注有

字誤也

二年王子頽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

射人

竹書紀年 卷二

九年晉城絳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

夫畢萬晉滅於大夫趙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于洞澤洞當作洞

按杜預左傳後序紀年又稱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

澤疑洞當為洞即左傳所謂焚澤也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

父呂甥邑于國都

按水經河水注引紀年作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

都

二十五年春正月狄人伐晉○王陟

襄王

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二年辛未晉惠 晉殺里克

三年兩金子晉

陳鳳石曰按董道廣川書跋引竹書秦穆公十一年

取靈邱據此則秦穆公元年為周惠王十七年筭至

秦穆公十一年當為周襄王之三年而今本無之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

按劉知幾史通惑經篇云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

竹書紀年 卷二

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

隱而今本無此二事

十五年晉惠公卒于懷公圍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

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

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公子

重耳涉自河曲

按河水注引紀年作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

河曲涑水注引無乃謂二字與師言下有退舍二字

然二處所引皆云惠公十五年而惠公無十五年當

為十四年之誤或因襄王十五年而誤也

十六年 乙酉晉文 公元年 晉殺子圍

十七年 晉城荀

二十年 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二十二年 齊師逐鄭大子齒奔城張南鄭

按水經涑水注引紀年作奔城張陽南鄭明朱謀埠
箋今竹書無陽字

二十四年 晉文公卒

二十五年 甲午晉襄 公驪元年

三十年 洛絕于洵

三十一年 晉襄公卒

竹書紀年 卷二

三十二年 辛丑晉靈公 夷臯元年

三十三年 王陟

頃王

元年 癸卯

六年 彗星入北斗 ○王陟

匡王

元年 己酉

六年 王陟 ○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
于周立之

定王

元年 乙卯 晉成公 元年

六年 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年 晉成公卒于扈

八年 壬戌晉景 公元年

十八年 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廡

三十一年 王陟

簡王

元年 丙子

五年 晉景公卒

六年 辛巳晉厲 公元年

竹書紀年 卷二

十三年 晉厲公卒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十四年 己丑晉悼 公元年 王陟

靈王

元年 庚寅

十四年 晉悼公卒

十五年 甲辰晉平 公元年

二十七年 王陟

景王

元年 丁巳

十三年 春有星出婺女 ○十月 晉平公卒

十四年庚午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十九年晉昭公卒○冬十二月桃杏花

二十年丙子晉頃公元年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敬王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

九年庚寅晉定公元年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

二十六年晉青虹見

竹書紀年

二十八年洛絕于周

三十六年洪絕于舊衛

三十九年晉城頓邱

按水經洪水注引紀年無晉字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

按水經獲水注引紀年皇瑗作皇緩又云宋大水丹水壅不流而今本無宋大水三字

四十四年王陟

元王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二年丁卯晉出公元年

四年於越滅吳

六年晉澮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按水經澮水注引紀年無晉字

七年齊人鄭人伐衛○王陟

按水經濟水注引紀年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而今本無之

宅陽而今本無之

貞定王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郢立

竹書紀年

六年晉河絕于扈

按水經河水注引此作出公二十二年則當在貞定

王十六年又按衛世家悼公下索隱引紀年云四年

卒於越不知當在何年據史記六國表衛出公終於

定王元年是後悼公攻出公子而自立則約畧當在

此前後間為識于此

七年晉荀瑤城南梁一本出公二十年

按汾水注引紀年作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粱出

公無三十年當以二十年為是則當在貞定王十四

年也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十一年晉口口出奔齊

按晉世家所闕二字當爲出公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荀瑶伐中山取窮魚之邱

按水經巨馬水注又東逕射魚城南紀年取窮魚之

邱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

十三年晉韓龐取秦武城

按水經洛水注作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

十六年晉出公二十二年

按晉世家哀公四年韓趙魏共殺智伯索隱曰如紀

竹書紀年卷二

二七

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蓋紀年無哀公也然

今本亦無分智伯地事當與出公奔楚共補於此年

而十七年則已丑爲敬公元年也又按史記燕世家

索隱引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成侯名載據此則

此前一年當有燕成侯立之文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按晉世家索隱引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然自丁

卯至己丑止二十三年而出公薨於己丑之前一年

則無二十三年而已丑亦爲貞定王之十七年非十

八年索隱所引既爲今本所無而今本亦多衍一年

也

十八年己丑晉敬公元年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四年楚滅杞

二十八年庚子晉敬王陟

考王

元年辛丑敬公魏文侯立

按晉世家索隱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則

當在考王七年而誤繫於此又按燕世家索隱推校

竹書紀年卷二

二八

其年燕文公之立當于是年

十年楚滅莒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壬子晉幽公柳元年魯悼公卒

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子楚邱

按水經濟水注作幽王箋一作幽公十三年箋宋本無十字魯季

孫會晉文公箋一作幽字于楚邱即葭密遂城之水經注

當誤而箋則與今本合但今本無下六字爲識於此

十五年王陟

威烈王

元年丙辰

三年晉大旱地生鹽

五年晉丹水出反潑

按水經沁水注引紀年作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

六年晉大夫秦嬴賊幽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
止

按晉世家索隱引紀年作夫人秦嬴

七年壬戌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涖氏韓武子都平陽

八年趙城平邑

按河水注引紀年作烈公四年趙城平邑據此則當

竹書紀年 卷二

二九

在威烈王之十年

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按水經丹水注引紀年下有楚水注之四字胡景孟

曰楚水注之恐是酈氏註當時或有一二助字傳寫

偶脫遂若連四字成文耳路史國名記亦引此無下

四字也但此作九年彼作三年未知孰是

十一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於越滅滕

按水經河水注引紀年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

鄆圍平邑又按水經渠水注引紀年齊師伐趙東鄆

圍中牟無年可攷以類附此又按史記燕世家索隱

引紀年文公二十四年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也

為諸侯則此年當有燕文公卒簡公立之文

十二年於越子朱勾伐鄒以鄒子鳩歸

按水經沂水注引紀年作烈公四年越子朱勾滅鄒

則當在威烈王十年誤繫於此

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子翳立

按史記越世家索隱引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

滅滕三十五年滅鄒三十七年朱勾卒或是以周晉

之年推校越年非竹書之本文

十六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遂

竹書紀年 卷二

三十

獲韓舉平邑新城

按河水注引紀年烈公十年田盼作田汾平邑新城

上有取字

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

按水經註引此作威烈王十七年不舉晉年則今本

之年不必改從晉魏也

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邱叛于趙

田布圍廩邱翟角趙孔屠韓氏救廩邱及田布戰于龍澤

田師敗逋

按水經瓠子水注引紀年但作公孫無下孫字韓氏

作韓師田師作田布史記田世家索隱引紀年作公孫會又按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爲明年二月似紀年果用夏正亦紀諸國之年與杜後序有合有不合不可解也因所引多今本所無爲識於此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

按水經汝水注引紀年本作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明未謀埒箋本反引今本竹書以校正之改爲及我師以其文理較順也余謂校書不當擅改但

竹書紀年

卷二

三一

可注明耳不然則反致互易以滋後人之惑矣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

按田世家索隱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當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今本無之

二十四年王陟

安王

元年庚辰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韓非子作桓侯

十年己丑晉桓公頃元年

十五年魏文侯卒在位五十年○大風晝昏○晉太子喜出奔

按今本繫文侯之立於考王元年敬公之十二年則在位五十四年據索隱立存敬公十八年則在位四十八年也又按齊世家索隱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剗立當在安王之十五年而今本無之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元年封公子綏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按史紀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然

武侯之立僅十六年而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武侯立二十六年又引紀年武侯之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

竹書紀年

卷二

三一

年實非能詳考者胡景孟曰按晉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武侯於桓公十九年卒則立僅十三年大抵索隱於武侯之年最爲舛謬

二十三年於越遷于吳

按晉世家索隱引紀年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則當在安王二十四年又齊世家索隱引紀年田侯剗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則當在安王二十五年而今本皆無之

二十六年王陟○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

枝爲君

烈王

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邯鄲地名○於越大夫

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

按史紀越世家索隱引紀年作初無余之

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

按水經濟水注引紀年伐韓作伐鄭無韓將二字

魏觴諸侯于范臺○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弑其

君哀侯

按韓世家索隱引作武侯二十二年而下有而韓若

竹書紀年

卷二

三三

山立五字今本無之按下文韓懿侯若則若山即韓

懿侯或此衍山字或彼遺山字不可知

六年辛亥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以後更無晉事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郊城

按濁漳水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

次於平陽而今本無之

七年王陟○我師伐趙圍濁陽○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

觀降○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按河水注引竹書作齊田壽帥師伐趙

顯王

元年癸丑鄭城邢邱自此韓改稱曰鄭○秦子向命爲藍君

按濟水注引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鄭城邢邱則當在

烈王七年又按史記燕世家索隱引紀年簡公立四

十五年則燕簡公之卒推校當在此年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按田世家索隱王邵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殺其

君母則當在顯王二年又按燕世家索隱引紀年簡

公後次孝公則燕孝公之立推校當在此年

三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述

按濟水注引紀年作韓明戰于陽

竹書紀年

卷二

三四

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

按魏世家裴駟引紀年作九年水經渠水注引作六

年與此同

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

無顯立

按越世家索隱引紀年作思賦殺其君

五年雨碧于郢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雨黍于齊

陳鳳石曰按路史引竹書梁惠王八年雨骨於赤鞮

當在顯王之六年而今本無之

七年我與邯鄲趙榆次陽邑○王會鄭釐侯于巫沙

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太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

岷山青衣水來歸

按渠水注引紀年作甫水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

十年

按齊桓公之立與卒齊威王之立今本紀年皆無之

而史田世家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十二年當齊桓公

十八年則當在顯王之十年又云後威王始見則桓

公十九年而卒是桓公卒於顯王之十一年威王立

竹書紀年

卷二

三五

於十二年也此亦非竹書原文乃約畧之辭為識於

此

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鄭取屯留尚子

按河水注作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下朱謀璋

箋云謝兆申云宋本作楚師決河水又按濁漳水注

鄭取屯留尚子沮箋一曰沮而今本無下一字

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

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它陽

之圃歸釐于鄭

按水經河水注引紀年馳地作馳道濟水注它陽作

宅陽

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於越子無

顓卒是為莢蠲卯次無疆立

按越世家索隱紀年粵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

今本楚閭徐州在三十六年去此二十四年當是誤

繫於此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按史記燕世家索隱引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又

云成侯名載推校其年在晉出公二十二年至此九

竹書紀年

卷二

三六

十四年中更文公簡公孝公之年不應復有燕成侯

與趙成侯會其誤明矣然趙成侯似當在此時意者

趙襄子之姪伯魯之子所謂代成君者故紀年不云

趙成侯而云邯鄲成侯也輯竹書者誤為趙敬侯後

之成侯種因誤繫于此又按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河南道引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五年遣將龍賈築陽

池以脩秦而今本無之又按濟水注曰竹書紀年梁

惠成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

鄭所築矣竹書曰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據此當在

顯王十三年而今本無鄭築長城事

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秦公孫壯帥師城上
枳安陵山民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齊師及燕戰于
洵水齊師遁

按渠水注引紀年山民作山氏富兵箋云當作富邱
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

按史田世家索隱紀年徐州子期即田忌今無此文
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

按水經伊水注引紀年高都下有和字
宋景鼓衛公孫會師圍我襄陵

按水經淮水注引作會齊師而箋云以竹書紀年校
竹書紀年 卷二 三七

正不知水經原文為何也

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
成○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秦伐韓與惠成王使趙王破之不知是何年

按水經淮水注紀年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諸侯師

於襄陵縣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王會齊宋之圍與
今本不同又按韓世家昭侯中忽夾一語韓姬弑其

君悼公索隱引紀年姬亦作玘是紀年亦有此事不
知當在何年

十七年燕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
勺

按水經澠水注引此不載何年趙靈王作趙武靈王
勺作勺梁然據杜預左傳後序哀王二十年趙武靈
王二十七年則武靈立于顯王四十四年惠成王後
元之十一年其不在此年明矣為辨正之

晉取元武獲澤即雷澤舜漁處

按沁水注引亦有此語然惠成王元年注云以後更
無晉事此云晉當即三晉而紀事殊未分明

十八年齊築房以為長城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

按史記周本紀臣瓚注及水經汝水注皆謂汲冢古
竹書紀年 卷二 三八

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

勁期箋當作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語多今
本所無而不知何年為識於此

二十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哀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郭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潁陽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絳中地城西絕于汾

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與齊田盼戰于馬陵

按水經渠水注引紀年作穰苴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逋

二十八年城濟陽○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尚

按水涇衛水注引紀年作改名曰商

二十九年邳遷于薛○三月為大溝于北邳以行鬪田之水

竹書紀年 卷二

三九

按史魯世家索隱引紀年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水

經泗水注引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史孟嘗君傳

正義引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惟正義作惠成王三

十年前今本一年而今本無改徐州語

三十年

按史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封商鞅二十四年與晉

戰雁門索隱引紀年云與魏戰岸門則當在此年而

今本無之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

不知何年

此附

按此與烈王二年一條正同但烈王二年韓不應稱鄭或此是而彼非也

三十二年

按史記索隱引紀年鄭昭侯武薨威侯立當在此年論見下會巫沙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

按史記索隱引紀年當在三十八年而誤繫於此論見下會巫沙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王與諸侯會于徐州○於越子無疆伐楚

竹書紀年 卷二

四十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

不知何年附此

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

按越世家索隱紀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

語恐是輯竹書者誤取史記入之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於雕陰我師敗逋○王會鄭威

侯于巫沙

按史記懿侯立十二年昭侯立二十六年則山韓若

山立年推之當卒於顯王六年昭侯立于七年卒於

三十二年又按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鄭昭侯武薨次

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於巫沙則會巫沙在三十八年不誤而圍襄陵之年係於三十三年必誤也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按史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魏敗趙將韓舉其敗當韓威王八年則當在顯王三十九年而今本誤繫於隱

王四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

四十二年九閻淪泗没于淵

竹書紀年

卷二

四一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按史記孟嘗君傳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于東阿盟而去索隱引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

作平阿則在顯王四十四年也而今本無之但昭侯

當為威侯宣王當為威王耳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

四十六年

按史記孟嘗君傳索隱引紀年惠王後元十三年會

齊威王于甄四月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皆

當在顯王四十六年而今本無之

四十七年

按索隱引紀年十四年薛子嬰來朝當在此年而今本無之

四十八年王陟

按索隱引紀年十五年齊威王薨當在此年下又云

嬰初封彭城當亦紀年事不知在何年而今本無之

慎靚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

二年魏惠成王薨

竹書紀年

卷二

四二

三年癸卯今王元年

四年

五年

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

河雍向為高平

隱王史記作赧王名延蓋赧隱聲相近

按赧非謚竹書既以梁襄王為今王不舉其謚是書

成時襄王未卒赧王亦未卒也其稱為隱王不可解

謂赧隱聲相近而誤者亦非是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

按韓世家索隱引於圍襄陵會巫沙後即云十月鄭宣王來朝此索隱之誤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按史記徐廣注引紀年趙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而今本無之又按戰國策燕策蘇代說燕王决宿胥之口下鮑彪引徐廣注曰紀年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不知何年附識於此

二年齊地景長丈餘高一尺○魏以張儀為相

按史田世家索隱王邵按紀年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推校當在此年而今本無之

竹書紀年

卷二

四三

三年

按史韓世家徐廣注赧王三年紀年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莒棗今本皆無之

韓明帥師伐襄邱○秦王來見于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五月張儀卒

按水經河水注引紀年獻舟三百作乘舟始罔及舟三百

四年翟章伐衛○魏敗趙將韓舉

按史韓世家索隱引當在顯王三十九年而誤繫於此又按威烈王十六年紀年齊獲韓舉至此九十九年如索隱說亦七十九年疑此又一韓舉也

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棗

按濟水注引襄王十年河水溢酸棗郭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邱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此年未的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

竹書紀年

卷二

四四

按水經汾水注引紀年作伐我圍皮氏又按史記楊里子傳索隱引紀年楮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杜後序謂今王二十年當秦昭王之八年則推校當在赧王八年今王十二年而今本無之

九年城皮氏

十年

按史記穰侯傳索隱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史在昭王二年則推校當在此年而今本無之

十一年

十二年秦收我蒲坂晉陽封谷

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
皆貂服

按河水注作襄王十七年將軍上有又命二字代史
作戊吏

十四年

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楚入雍氏楚人敗

十六年王與齊王會于韓○今王終二十年

竹書紀年

卷二

四五

〔清〕陳詩集注

竹書紀年二卷

清嘉慶六年蘄州陳氏家塾刻本

嘉慶辛酉開雕

竹書紀年集註

新州陳氏家塾本

竹書紀年集註序

紀年一書明代刻於漢魏叢書中近人汪士漢氏又刻於二十一種秘書中其單行之本坊間未之有也考是書以晉太康二年出自汲冢中武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序

帝詔秘書監荀勗等撰次之凡十三篇沈休文為之注隋志作十二卷唐志作十四卷大略不甚相遠唯宋志則三卷而今本繞二卷蓋已溯隋唐之舊矣以今本言之起黃帝以來與

史記本紀畧同而晉書東廣漢

傳及杜元凱春秋左傳後序并言是書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又六朝唐人所徵引見於他書者取今本相校或詳略異詞或竟無其文以中古晚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序

出之書而流傳既久尋失其真則夫古書之遺佚而不存者其又可據慨與休文之注大抵取之宋書符瑞志疑古後人依託為之溯其本注然也蘄州陳工部愚自以是書所載證之經傳合

者為多乃取春秋內外傳及周
 秦諸子事蹟相類者與為證明
 又以他書所引與今本互有異
 同者并為附注於下俾學者知
 是書之存雖非其舊而其文字
 文要末嘗不信而有微也雍正百
 荆溪任鈞卷先生嘗作紀年證
 傳一書見於所作四書文序中
 屬經訪求竟不可得為之廢然
 者久之今得愚若是編其亦可
 以供學者之取求也夫
 嘉慶六年歲在辛酉夏月

朔旦永濟崔龍見於識



竹書紀年卷一

黃帝軒轅氏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 大戴禮

母曰附寶生帝於壽邱 宋書符瑞志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

初制冕服

黃帝作冕旒 世本

二十年景雲見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

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

曰景星 宋書符瑞志

以雲紀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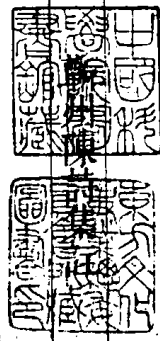
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

官為黃雲 史記集解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帝黃服齊于中宮坐于元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

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



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宋書符瑞志

五十九年質胸氏來賓

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帝乾荒

黃帝居軒轅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

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泚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

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 大戴禮

一百年地裂

帝陟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黃帝家在上郡橋山 皇覽

帝顓頊高陽氏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 大戴禮

母曰女樞生顓頊於若水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

登帝位 宋書符瑞志

元年帝即位居濮

都帝邱今東郡濮陽是也 帝王世紀

十三年初作歷象

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 續漢書律歷志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

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

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鱣先為樂

倡鱣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呂氏春秋古樂

篇

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

七十八年帝陟

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門外廣陽里中 皇覽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為帝嚳 大戴禮

禮

生而駢齒有聖德代高陽氏王天下 宋書符瑞志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郅

昔有郅君嚳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踴後 小

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郅君以亡 逸周書史記解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行書紀年集註

六十二年帝陟

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 皇覽

帝堯陶唐氏

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 大戴禮

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 宋書符瑞志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

堯都平陽 帝王世紀

命羲和歷象

黃帝考正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天地

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

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五

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苗苻至莫盡其氣顛

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

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

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堯

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

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 史記歷書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

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

而聚于高歸物于下䟽為川谷以導其氣破唐汚障以

鍾其美是故聚不隳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

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有所葬昔共工棄此道也

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埋庫以害天下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六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并興共工用滅 國語

二十九年春焦僥氏來朝貢沒羽

焦僥氏長三尺 國語

四十二年景星見於冀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史記正義引

堯娶散宜氏曰女皇生丹朱 帝王世紀

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 荊州記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極之於羽山

國語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 帝王世紀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竹書紀年集註卷十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

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

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

九數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

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

數物害無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

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

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國語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呂氏春秋召類篇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費用元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堯葬穀林呂氏春秋安死篇

竹書紀年集註卷十

堯冢在濟陰城陽皇覽

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故堯城在僕州甌成條

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史記正義

帝舜有虞氏

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

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大戴禮

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

瞍瞽瞍產舜呂梁碑見路史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國語

母曰握登生舜于姚墟宋書符瑞志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

作大部之樂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舜立命延乃拌瞽瞍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

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呂氏

春秋古樂篇

三年命咎陶作刑

皋陶為士師號曰庭堅鄭康成論語注

九年西王母來朝

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瑄尚書大傳

西王母獻白環玉玦宋書符瑞志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於時俊父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

禮綬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

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

天之靈還于賢聖莫不咸聽襄乎鼓之軒乎無之菁華

已竭襄裳去之尚書大傳。禮一作紉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蒿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史記集解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帝王世紀

三十年葬后育於渭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

服呂氏春秋

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戰國策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

舜勤民事而野死國語

舜冢在零陵營浦縣皇覽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十一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禮記檀弓上

長妃娥皇次女英次子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也帝王世紀

紀

帝禹夏后氏

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大戴禮

鯀娶于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產文命同上

母曰修己生禹於石紐宋書符瑞志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

頌夏時于邦國

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禮記注

二年咎陶薨

咎陶墓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東東都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十一

陂內大家也括地志

五年巡守會諸侯于塗山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春秋左傳

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

視天而歎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

奈何憂于龍哉龍俛首低尾而逝呂氏春秋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

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

猗實始作為南音同上○音初篇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

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骨節
專車國語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

帝啓

禹娶于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產啓大戴禮

元年癸亥帝卽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夏啓有鈞臺之享春秋左傳

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

隤敬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水經注

上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夏后伯啟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

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
服呂氏春秋先已篇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泄訟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請訟于孟涂之

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山海經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啟有五觀國語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十六年陟

夏啟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帝王世紀

紀年啟二十九年九十八路史注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卽位居斟鄩

斟鄩夏同姓諸侯北海平壽縣東有斟亭春秋經傳

集解

啟於洛表

齊入居斟鄩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卽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命允侯帥師征羲和

七年陟

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

帝相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九年戎戍帝卽位居商

征淮夷路史引

淮夷賦夷路史注

二年征風及黃夷路史引

七年于夷來賓路史引

八年寒促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斟灌夏同姓諸侯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春秋經傳集解

五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

黃帝生元囂元囂生蟠極蟠極生高辛高辛生契契為

殷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史記三代世表

商者契所封之地詩譜

昭明居砥石世本

相土就契封于商世本注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

因之故商至大火春秋左傳

二十年寒泥滅支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二十六年寒泥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澠覆其舟滅之

論語羿盪舟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

日知錄

二十八寒泥使其子澆弑帝后縉歸于有仍伯靡出奔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龍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六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混行媚于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隱以取其國家外丙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應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

出是遂亡春秋左傳

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春秋經傳集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解

夏世子少康生

少康自有仍奔虞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

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

伯子杼帥師滅戈

伯靡殺寒浞

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自實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春秋左傳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卽位

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後漢書注引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三年復田稷

十六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襄稷弗務我先王不宥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國語

黃帝生元囂元囂生螭極極生高辛高辛生后稷稷爲周祖后稷生不窋史記三代世表

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山海

經。弟當作子

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同上

既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啻不得為稷子

明矣路史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史記三代世表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行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路史注引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十九

五年自原遷于老邱同上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同上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冥勤其官而水死國語

十七年陟

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國語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路史引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鬥

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為伯如文王之為西伯而馮

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

為神王逸章句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

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日知錄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陸終氏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氏產六子孕而不

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二

曰惠連是為參胡其三曰箴是為彭祖其四曰萊言是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二十

為云郈人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莘姓

大戴禮

三十六年作囿土

四十四年陟路史注引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

以元圭賓于河路史引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路史注引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路史注引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冥生振振生微史記三代世表

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

自微始帝王世紀

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元夷風夷陽夷黃夷路史注引此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有繇是服從四字。後漢書注引此有赤夷無黃夷

二十五年陟路史注引紀年作二十一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路史引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逸

周書史記解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局

帝局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路史注引紀年六十九

十八年陟

帝厘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四年作西音呂氏春秋作殷整甲事與此不同

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呂氏春秋

音初篇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昆吾氏遷于許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春秋左傳

八年天有祲孽十日並出其年陟

帝孔甲路史注引紀年作允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昔有颶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著欲以

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

董氏曰豢龍封諸豸川醜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

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春秋左傳

三年王畋于黃山

五年作東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五

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椽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乎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呂氏春秋音初篇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春秋左傳

九年陟

殷侯復歸于商邱

帝皋

元年庚辰帝即位

使豕韋氏復國

三年陟

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左傳

帝發路史注一日惠見紀年

元年乙酉帝即位

諸侯賓于王門再保墉會于上池

諸夷入舞後漢書注引

七年陟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五

泰山震

帝癸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築傾宮文選吳都賦注引

毀容臺文選注引此作飾瑤臺

畎夷入于歧以叛

六年跂踵戎來賓

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山海經

夏桀染于干辛跂踵戎呂氏春秋當染篇

干辛政踵戎桀之邪臣呂氏春秋注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

地震

伊洛竭

伊洛竭而夏亡國語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春秋左傳

十三年遷于河南

初作聲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

與伊尹比而亡夏國語

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口后愛之無子斲其名于若

華之玉若是琬華是口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

伊尹交遂以亡夏昔注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

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壬壬壬壬

生壬癸壬癸生天乙是為成湯史記三代世表

三

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帝王世紀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口

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

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曷夏盡如詩湯與伊

尹盟以示必滅夏呂氏春秋慎大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

女方作汝鳩汝方書序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尚書傳

二十一年商師伐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圃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

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逸

周書史記解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

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年商滅温

三

已姓昆吾蘇顧温董國語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

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

商湯有景亳之命春秋左傳

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因景山爲名

地志

韋豕韋彭姓也詩箋

商師取韋遂征顧

顧昆吾皆已姓也詩箋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

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呂氏春秋先識篇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二日並出

費伯昌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桀時有岑山之水常以十月發民鑿由穿陵通河民諫

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于道後必

有敗桀以爲妖言殺之金匱

三十年瞿山崩

昔年一日岑山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上反居

下耄老諫而殺之金匱

殺其大夫闞龍逢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可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

人闞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讓愛民節財故國

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草

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早之立而不及朝桀囚而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殺之韓詩外傳

商師征昆吾

冬聆隧災

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國語

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

敗績桀出奔三腹商師征三腹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

于南巢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書序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同上

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史記集解

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史記集解引紀年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无

殷商成湯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

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史記正義

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括地志

始屋夏社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書序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禮記

十九年大旱

氏羗來賓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三

二十年大旱

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二十一年大旱

鑄金幣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

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

贖人之困管子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宮室崇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
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荀子大略篇

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當此
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尸子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殷湯卽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
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三

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呂氏春秋古樂篇

初巡狩定獻令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
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
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
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劍之鬻斂敵利劍為獻正南甌鄧
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菑請令以珠璣瑋瑁象齒文犀

翠羽茵雞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闌耳賈

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紉屬江歷龍角神
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巨略豹胡代翟匈奴
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
馱駟良弓為獻湯曰善逸周書王會解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螻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三

鼎遷于商載祀六百春秋左傳

二十九年陟

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
高七尺上平處平地皇覽

外丙

元年乙亥卽位居亳

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壬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亳

命卿士伊尹

四年陟

太甲

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

命卿士伊尹

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

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晉太康地記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文選蒙士賦序注引。史記沃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三

丁之時伊尹卒與此不同

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皇覽

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申

分之

十年大饗于太廟

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

沃丁

元年癸巳王卽位居亳

命卿士咎單

咎單忠臣名尙書傳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書序

八年祠保衡

保衡伊尹也尙書傳

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

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德帝王世紀

十九年陟

小庚史記作太庚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四

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己

元年甲戌王卽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元年丙戌王卽位居亳

命卿士伊陟臣扈

伊陟伊尹子尙書傳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父四篇書序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書

大廉元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

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史記秦本紀

三十五年作寅車

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

良也詩傳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仲丁

元年辛丑王卽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音音菽史記作敝

或云河南菽倉是帝王世紀

六年征藍夷後漢書注引

九年陟

外壬

元年庚戌王卽位居囂

邳人姚人叛

商有姚邳春秋左傳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書

十年陟

河壘甲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括地志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侏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侏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史記作邢

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史記索隱

命彭伯韋伯

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國語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巫賢巫咸子尙書傳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三

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

差弗差弗生毀淪毀淪生公非公非生高圉史記世表

。按世本公非下有辟方漢書古今人表以辟方爲公

非子高圉爲辟方子

十九年陟

祖辛

元年王卽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史記作沃甲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元年丙辰王卽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六年陟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三

陽甲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

四年陟

盤庚

元年丙寅王卽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冢曰殷水經注引

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史記正義

十五年營殷邑

十九年命郊侯亞圉

高圉生亞圉史記三代世表。按世本高圉下有侯侔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尙書傳

十年陟

武丁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

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堯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國語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經典釋文

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孔子家語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已祖已

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

方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尙書大傳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羗來賓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國語

五十九年陟

祖庚

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罕

十一年陟

祖甲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

十二年征西戎

王返自西戎

十三年西戎來賓

命邠侯祖緝

亞圉生公祖類史記三代世表。恭世表亞圉下有雲

都古今人表以雲都爲亞圉弟祖緝卽公叔祖類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聖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春秋左傳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囂良王子名

三十三年陟

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國語

馮辛史記作廩辛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八年陟

武乙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

邠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

命周公奭父賜以岐邑

祖類生太王奭父史記三代世表。按世本祖緝下有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聖

諸蓋路史以爲祖緝生諸蓋諸蓋生奭父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書作妹

妹紂都朝歌以北是也尙書傳

二十一年周公奭父薨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

渠以亡逸周書史記解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穀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

王政于河渭大雷震死

文丁史記作太丁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殷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文選典引注

引紀年作武乙卽位周王季命爲殷牧師

五年周作程邑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

王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旣而執諸塞

庫季歷困而死舊注

十二年有鳳集于岐山

周之興也鶯鶯鳴于岐山國語

十三年陟

帝乙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

夏六月周地震

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

北不出四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

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

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

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

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從善以移之其可

以免乎于是謹其禮秩皮草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

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

止呂氏春秋制樂篇

帝辛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

命九侯周侯刊侯

三年有雀生鷓

四年大蒐于黎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春秋左傳

作炮烙之刑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雨土于亳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

膠鬲比而亡殷國語

作瓊室立玉門文選吳都賦注引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邠

十七年西伯伐翟

冬王遊于淇

二十一年諸侯朝周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
之于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

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于羑里之庫百日而欲
令之死戰國策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春

秋左傳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尙以爲師

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饑

不庸文王用之而王戰國策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一

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于朝歌賃于棘津釣于

磻溪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有赤鳥集于周社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

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

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呂氏春秋順民篇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邠遂伐崇崇人降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春秋左傳

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同上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拓地志

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昌尙

有女子化爲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閔

嶢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

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

之周呂氏春秋先識篇

四十八年夷羊見

商之興也梟杙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國語

二日並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周師渡盟津而還

竹書紀年集註卷一

周武有孟津之誓春秋左傳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汲郡汲縣有比干墓魏書地形志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

秋周師次于鮮原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髻微盧彭濮從周

師伐殷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古史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也史

巽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



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謀

奠于牧野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賈

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禮記大傳

作大武樂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

伐也文王弗許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

兵克之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

大武呂氏春秋古樂篇

十三年巢伯來朝

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春秋左傳

燕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荀子儒效篇

秋大有年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春秋左傳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滕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

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

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國語

初巡方岳詣于洙邑

冬遷九鼎于洛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春秋左傳

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逸周書克殷解

十六年箕子來朝

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五十四

成王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括地志

秋王加元服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

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

有君也周公使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勿多也祝雍辭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

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欽若

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家語冠頌

武庚以殷叛

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人入于邾以叛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夏四月初嘗麥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夏五月王來自奄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成有岐陽之蒐春秋左傳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是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

牟守燎故不與盟國語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春二月王如豐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冬王歸自東都

立高囿廟

高囿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國語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親政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作象舞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

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二象以嘉其德呂

氏春秋古樂篇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

竹書紀年集註卷三

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

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春秋左傳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

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

耶成王曰予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

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于是遂封叔虞

于晉呂氏春秋重言篇

越裳氏來朝

成王之時禾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樂
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
者天下如同一也比及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
獻白雉于周公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
之黃髮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
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於是來也韓詩外
傳

周文公出居于豐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禮記注

十二年王帥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春秋左傳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

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公字衍日知錄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禮記明堂位

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

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成王定鼎于郊廓十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春秋

左傳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黜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

周文公薨于豐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皇覽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三十三年王游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宮

康有鄂宮之朝春秋左傳

鄂縣東三十五里有鄂宮拓地志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

六年齊太公薨

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禮記檀弓上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八

呂尙家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皇覽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秋毛懿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昭王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郇伯命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亦

秋左傳

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

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九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太兕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曠雉鬼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

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王溺焉穀梁傳

疏

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

梁敗王及蔡公扞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

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呂氏春秋音初篇

穆王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卽位作昭宮

命辛伯餘靡

十月築祗宮于南鄭穆天子傳注引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騷耳穆天子傳注引

九年築春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取其五玉以東穆天子傳注引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至于陽紆

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穆天子傳

秋七月西戎來賓

徐戎侵洛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夏四月王畋于軍邱

五月作范宮

范離宮之名也穆天子傳注

秋九月翟人侵畢

陵翟致賂良馬百駟歸畢之寶穆天子傳

大蒐于萍澤

休于濩澤於是射鳥獸穆天子傳

作虎率

有虎在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

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

是爲虎牢穆天子傳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留昆歸玉百枚穆天子傳

作重壁臺

冬王觀于鹽澤

鹽池今在河東解縣穆天子傳注

十六年霍侯舊農

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

昭宮穆天子傳注引

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鵠人穆天子傳注
引今本無

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穆天子傳注引

穆王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穆天子傳注引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涉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十一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鼃鼃以為梁遂伐越

至于紆文選江賦注引紀年云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

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此鼃鼃以為梁又恨賦注引紀年誤

作周武王三十七年

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穆有塗山之會春秋左傳

四十五年魯侯潰麇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春秋左傳

共王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十三

十二年王陟

懿王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懿王自鎬徙都犬邱一曰廢邱今槐里是也世本注

十七年魯厲公權麇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

孝王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卽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

八年初牧于汧渭

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

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史記秦本記

九年王陟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十四

夷王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史記正義引紀年云三年

王致諸侯翦齊哀公鼎

哀公亨乎周紀侯譜之春秋公羊傳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冬雨雹大如礪

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厲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卽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楚人來獻龜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齊獻公山薨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監諂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十五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

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錡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共和卽于王位經典釋文史記索隱并引

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

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卽于王位十

四年大旱屋焚于太陽兆曰厲王爲崇召公乃立宣

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經典釋文

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

楚子勇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

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

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七

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

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琬

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宣王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復田賦

作戎車

燕惠侯薨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魯慎侯薨

曹公子蘇弑其君幽伯疆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

齊武公壽薨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于太原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七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王師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西戎殺秦仲

楚子霜卒

荆子能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糾叔逃難于濮

而蠻季糾是立國語

七年王錫申伯命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十二年魯武公薨

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十五年衛釐侯薨

王錫虢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闚薨

二十八年楚子狗卒 國語作紉

二十九年不藉于畝

三十年有鬼舞于鎬京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六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

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

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

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宮 國語

陳僖公孝薨

有馬化為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燕僖侯卒

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春秋左傳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戎人滅姜邑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十九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

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

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

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注○墨子明鬼篇同

周之興也鸞鷖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圃國語

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于朝朝無

姦官為司空以正于國國無敗績同上

晉穆侯費生堯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費生史記作費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王

四十四年晉殤叔元年丁巳

四十六年王陟

幽王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卽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二年辛酉晉文侯元年涇渭洛竭岐山崩

初增賦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為鄭桓
公水經注引作晉文侯二年事同作周又有名之日鄭四

三年王嬖褒姒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

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

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

為人國語

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王

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

莫吉卜請其禋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

禋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

發而觀之禋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禱而謀之

化為元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齟而遭之既笄

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有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

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

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
爲后而生伯服同上

冬大震電

四年秦人伐西戎

夏六月隕霜

陳夷公薨

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皇父作都于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西戎滅蓋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竹書紀年集註

十年虢人滅焦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鄆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春秋左傳

秋九月桃杏實

王師伐申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

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喜說之

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

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

死于驪山之下 呂氏春秋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三

携春秋正義引紀年云平王奔于申而立伯盤以為太子

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

以本太子故稱天王而號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以本

非適故稱携王

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記集解

平王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

錫文侯命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二年秦作西時

時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為壇以祭天也

史記索隱

魯孝公薨

賜秦晉以邠岐之田

三年齊人滅祝

王錫司徒鄭伯命

四年燕頃侯卒

鄭人滅號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五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宋戴公薨

六年燕哀侯卒

鄭遷于溱洧

七年楚子儀卒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適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

設備鄭人襲胡取之韓非子

十年秦遷于汧渭

十三年衛武公薨

十四年晉人滅韓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携

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厥嗣用遷郊廓春秋左傳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五

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

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年祠之號曰陳寶漢書郊祀志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秦初用族刑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侯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三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

孝侯晉人殺潘父

三十三年癸卯晉孝侯元年楚人侵申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

王人戍申

四十年齊莊公卒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鱣立是為莊伯

四十一年辛亥莊伯元年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

宋襄公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

卻是為鄂侯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卻元年無雲而雷

魯惠公卒

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王陟

桓王

元年壬戌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

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水經注引此有莊

伯十二年五字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於翼至桐而還水經注而還

作乃返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

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

谷

三年甲子晉哀侯光元年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尙一軍水經注引作

晉武公元年尙一軍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芮人乘京水經注引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十一年晉小子侯元年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為

小子侯

芮伯萬出奔魏水經注作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

逐萬萬出奔魏

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水經注作武公

八年周師虢師圍魏

十三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文選北征

賦注引○水經注引

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

十九年鄭莊公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莊王

元年乙酉曲沃尙一軍異於晉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天

六年五月葬桓王

十五年王陟

釐王

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命為

晉侯

四年晉武公二十八年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

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是為獻公

王陟

惠王元年乙巳晉獻公元年晉獻公朝王如成周周有白

兎舞于市水經注引

翟人伐晉水經注補

二年王子頽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王化為蜮

射人

九年晉城絳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

夫畢萬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堯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

父呂甥邑于號都水經注引有晉獻公十有九年七字

二十五年春正月狄人伐晉

王陟

襄王

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二年辛未晉惠公元年晉殺里克

三年雨金于晉

是年廣川書跋引紀年云秦穆公十一年取靈邱今木

無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

十五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圍立

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合狐桑白衰皆降于秦師狐

毛與先軫禦師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

言次于鄆盟于軍公子重耳涉自河西水經注引言下有

退舍二字又有晉惠公十有五年七字

十六年乙酉晉文公元年晉殺子圉

十七年晉城荀文選北征賦注引作晉滅荀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三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注引作張

湯城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二十五年甲午晉襄公驩元年

三十年洛絕于洧水經注引有晉襄公六年五字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

三十二年辛丑晉靈公夷皋元年

三十三年王陟

頃王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于北斗

王陟

匡王

元年己酉

六年王陟

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定王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三

元年乙卯晉成公元年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

八年壬戌晉景公元年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廡

二十一年王陟

簡王

元年丙子

五年晉景公卒

六年辛巳晉厲公元年

十三年晉厲公卒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十四年己丑晉悼公元年王陟

靈王

元年庚寅

十四年晉悼公卒

十五年甲辰晉平公元年

二十七年王陟

竹書紀年集註

卷三

三

景王

元年丁巳

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

十月晉平公卒

十四年庚午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水經注引

十九年晉昭公卒

冬十二月桃杏花

二十年晉頃公元年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敬王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

九年庚寅晉定公元年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

二十六年晉青虹見

二十八年洛絕于周水經注引有晉定公二十年六字

三十六年淇絕于舊衛水經注引有晉定公二十八年七

字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三

三十九年晉城頭邱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引丹水壅上有宋大水三字

四十四年王陟

元王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丙寅史記作乙丑

二年晉出公元年

四年於越滅吳

六年晉澮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水經注引有晉出公

五年五字

七年齊人鄭人伐衛水經注有晉出公六年五字又有荀瑤城宅陽五字

王陟

貞定王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邪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莒執次鹿郢立鹿郢史記作鮑與

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鮑與也史記索隱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六年晉河絕于扈

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水經注引有晉出公十三年六字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十一年晉出公出奔齊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邨

涑水又逕射魚城南窮射字相類疑卽此城也水經注

十二年晉韓廳取盧氏城水經注引有晉出公十九年六字

十六年晉出公二十二年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史記索隱引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出奔楚

十八年己丑晉敬公元年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盲始次朱勾立朱勾史記作王翁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四年楚滅杞

二十八年晉敬公十一年王陟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考王

元年晉敬公十二年魏文侯立史記索隱引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元年當作九年

十年楚滅莒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晉幽公柳元年史記六國表考王四年晉幽公柳元年

魯悼公卒

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

十五年王陟

威烈王

元年丙辰

三年晉大旱地生鹽

五年晉丹水出反潔

六年晉夫人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夫人今本作大夫

据史記索隱改

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七年壬戌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韓武子都平陽水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經注引

八年趙城平邑水經注引有晉烈公四年五字史記趙獻

侯十三年

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水經注引有晉烈公三年

五字

十一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水經注引作晉烈公

五年

於越滅滕史記索隱引紀年於越子朱句三十四年滅滕

十二年於越子朱句伐郟以郟子鳩歸史記索隱引紀年

朱句三十五年滅郟

十四年於越子朱句卒子翳立

十六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遂

獲韓舉取平邑新城水經注引作烈公十年

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水經注引

田悼子卒史記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

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

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田布圍廩邱翟布趙孔肩韓師救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經注引

廩邱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布敗逋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

一年韓師今本作韓氏田布今本作田師今并改。史記

索隱引紀年齊宣公五十一年田會以廩邱叛于趙十二

月宣公薨于周正為明年二月

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

二十四年王陟

安王
元年庚辰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

世本云孝公頃欣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史記索隱

十年己丑晉桓公頃元年

十五年魏文侯卒史記索隱三十八年卒紀年云五十年卒

大風晝昏

晉太子喜出奔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元年封公子緩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魏世家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按紀年魏武侯之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與此不同也史記索隱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史記在烈王元年

二十三年於越遷于吳

二十六年王陟

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按紀年十四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史記索隱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烈王

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史記作王之侯。史記索隱引紀年餘下有之字

王之侯即無餘之史記索隱

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水經注引今本顯王三十一年重出此文

魏觴諸侯于范臺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晉桓公邑哀侯于鄭

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史記索隱

韓山堅弑其君哀侯史記索隱引紀年有而立韓若山五字

若山即懿侯也

宋世家悼公八年卒子辟公辟兵立按紀年悼公為十

八年又作桓侯璧兵則辟兵謚桓也。史記索隱

六年辛亥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水經注引。史記索隱引紀年作桓公二十年

已後更無晉事史記索隱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水經注引又云梁惠成王元年鄆師邯鄲師于平陽今本無

七年王陟

我師伐趙圍濁陽

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二年六字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史記六國表宋剔成元年索隱引紀年云宋易成肝廢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其君壁而自立

顯王

七年癸丑鄭城邢邱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三年六字

秦子向命爲藍君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水經注有梁惠成王四年五字

三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逋水經注

引有梁惠成王五年六字

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六

年六字。史記索隱齊桓公十一年殺其君母

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

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顛立史記索隱引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

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

不可以舍我乎呂氏春秋貴生篇

五年雨碧于鄆池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八年六

字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

我師伐邯鄲取肥同上

雨黍于齊

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九年六

字無我字

王會鄭釐侯于巫沙

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水經注引有梁

惠成王十年六字圃作甫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水經注引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毀水經注引

十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
十二年七字出作决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水經注引

鄭取屯留尚子水經注引

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水經注

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
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十三年七
字

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水經注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望

引

城濟陽棉水經注補

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於越子無疆卒是為葵蠋卯次無疆立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水經注引有梁惠成

王十六年七字

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民水經注引

邯鄲伐衛取漆富邱城之水經注引

齊師及燕戰于洵水齊師遁水經注引

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水經注引
有梁惠成王十七年七字

東周與鄭高都水經注引

鄭釐侯來朝中陽水經注引

宋景公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水經注引

十六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水經注引有梁惠成
王十八年五字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水經注引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望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

十七年燕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

勺

晉取元武瀋澤水經注引

十八年齊築房以為長城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水經注引紀年有勁朝于

魏四字

二十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衰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水經

注引

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人三戶乳

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

孫何取潁陽水經注引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

絳中地墟西絕于汾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二十五年八

守

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罍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水經

注引有梁惠成王二十八年八字穰疵作穰苴

與齊田盼戰于馬陵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水經注

引。史記索隱引下同

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

十日即鄭伐我北鄙

王攻衛鞅我師敗逋

二十八年秦封衛鞅于鄆改名曰商水經注引有梁惠成

王三十年七守

二十九年邠遷于薛水經注引有梁惠成王三十一年八

守

三十年

三月為大溝于北邠以行圃田之水水經注引

三十二年鄭威侯與邠鄆圍襄陵

秦與魏戰岸門今本無据史記索隱補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罍

王與諸侯會于徐州史記索隱齊宣王八年殺王后

於越子無疆伐楚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水經注引

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

按紀年越子無疆薨後十年楚伐徐州遂無楚敗越殺

無疆之事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史記索

隱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王會鄭威侯于巫沙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

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沒于淵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罍

四十八年王陟

慎說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

二年魏惠成王薨

三年今王元年

四年

五年

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水經注引

三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水經注引

隱王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二年齊地景長丈餘高一尺

魏以張儀為相

三年韓明帥師伐襄邱水經注引有魏襄王七年五字

秦王來見于蒲坂關水經注引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水經注引舟上有乘字下有始圖及舟四字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罍

五月張儀卒

四年翟章伐衛

魏敗趙將韓舉

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水經注引有魏襄王九年五字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郟水經注引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邱水經注引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水經注引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

風水經注引有魏襄王十二年六字我下有圍字

九年城皮氏水經注引有魏襄王十三年六字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

十三年邯鄲命史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

皆貂服

十四年

十五年薛侯來會于釜邱水經注引有魏襄王十九年六

字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哭

楚入雍氏楚人敗

十六年王與齊王會于韓

今王終二十年



竹書紀年附攷

杜預左傳後序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予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其

竹書紀年集註 卷二 附考

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按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子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

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設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虢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於洞澤疑洞當爲洞即左傳所謂瑩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廩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一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上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附考

二

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尙書叙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麤有益於左氏故畧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束皙列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

竹書紀年集註卷二附考

三

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上
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
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
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
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
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
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
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
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
竹書總年集註卷二附考

四

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
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曾在著作
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 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唐書藝文志紀年十四卷 汲冢書

宋史藝文志竹書三卷 荀勗和嶠編○晉書荀勗傳得
汲冢家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

〔清〕張宗泰校補

竹書紀年二卷

清嘉慶八年石梁學署刻本

嘉慶八年開雕

石梁學署藏板

石梁學署藏板

竹書紀年上

甘泉張宗

黃帝軒轅氏

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



夏殷周晉書束皙傳亦云紀史記左篇記夏以來惟史魏

世家注引荀勗曰和嚮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

今本紀年自黃帝始雖與杜東二說異而稽之史注不為

無本特沈約本傳不云會注是書而考下捏行母口附實

云云皆宋書符瑞志文則剽竊偽託之跡顯然今凡與志

同者槩刪之以省煩文而存其稍異者于篇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五十九年貫胥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一百年地裂帝陟

沈約曰按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

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或曰名清

不居帝位帥鳥歸居西方以鳥紀官

按此條惟有鳳皇

之瑞以上見宋志之文餘尚非襲舊故存之

帝顓頊高陽氏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律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絲是為若陽居天穆之陽

今本無是為若

陽四字據山海經大荒西經注補

七十八年帝陟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鄩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二年帝陟

帝子摯立九年而廢

帝堯陶唐氏

三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命羲和懸象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鱗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授氏來賓

十九年命其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雋僥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五十年帝游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竹書紀年

上

三 石梁學晉校本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入觀費用元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為虞賓

三年舜即天子之位按史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

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

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十五里竹書云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與此異當由綴集

竹書紀年

上

四 石梁學晉校本

紀年者以所引為誣聖故棄而不錄而依倚孟子史記

別為此文今始仍原本特附錄史注以俟考一

帝舜有虞氏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詔之樂

三年命咎陶作刑

九年西王母來朝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二十五年息憺氏來朝貢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三十年葬后盲于涓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竹書紀年

上

五 石梁學書校本

五十年帝陟

近本此下提行有義鈞封于商是謂商均后

首娥皇也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按海州

置于東魏據此則二十九字不惟非竹書本文即沈注亦

不得有也故刪之而附錄其文以俟考

帝禹夏后氏

元年王子帝即位居冀頒夏時于邦國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夏六月雨金于夏邑秋

八月帝陟于會稽禹立四十五年 近本此下提行有禹薨

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啓按東晉傳謂紀年

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

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

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

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據此則紀年必無廢

益於天之事矣而下所記益出就國及益薨亦與干位是

殺不同則爲依循孟子史記成文益可見矣故特附錄晉

書而刪薦益之文又按晉書幽當爲厲

竹書紀年

上

六 石梁學書校本

帝啓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

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益涂如巴泄訟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十八年陟路史後紀注引作二十九年年九十八疑此誤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卽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卽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七年陟卍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

竹書紀年

上

七石梁學署校本

斟鄩此近本考注未知何人所考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卽位居商征淮夷

二年征風及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

八年寒泥般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

二十年寒泥滅戈

二十六年寒泥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泥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

商

斟灌之墟是爲帝丘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

靡奔有鬲氏

夏卍子少康生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乙酉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卍子少康使女艾伐

竹書紀年

上

八石梁學署校本

過殺澆甲辰年伯子杼帥師滅戈

伯靡般寒泥少康自綸歸于夏邑乙巳年

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爲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

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

有鬲氏收二斟之墟以伐泥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

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諫澆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

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爲

之縫裳其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喉澆顛隕乃澆澆以歸于少康于是夏眾滅浞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始聞之立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甯失官至是而復

竹書紀年

上

九石梁學署校本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白原遷于老丘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杼或作帝子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三十六年作圖土

四十四年陟

芬或曰芬發

竹書紀年

上

十石梁學署校本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珪賓于河

十三年冬狩于海獲大魚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

芒或曰帝荒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繼臣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歸臣殺而放之

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繼

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黃夷

二十五年陟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局

帝局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垂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帝廔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四年作西音昆吾氏遷于許已姓名樊封于衛夏衰為伯
遷于舊許

八年天有祲孽十日竝出其年陟

帝孔甲

一名允甲 近本誤繫上帝廔之下據路史後紀引夏正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西河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三年王攷于黃山

五年作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東陽

黃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

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

殃孔甲聞之曰以為余一人子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

歸既長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劉累所畜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

遷于魯陽其後為范氏

九年陟殷侯復歸于商丘

帝昊

吳一作皋

元年庚辰帝即位使豕韋氏復國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爲伯

三年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元年乙酉帝即位諸夷賓于王門毋保庸會于上池諸夷入舞

七年陟泰山震

竹書紀年

上

三石梁學署校本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築傾宮毀容臺吠夷入于岐以叛

六年岐踵戎來賓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初作鞏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剡后愛二妃

女無子焉斲其名於荝華之玉苻是琬華是剡而棄其

元妃于洛陽妹喜于傾宮飾瑤臺居之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交于妹喜而逐閒夏據路史引補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荆降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竹書紀年

上

三石梁學署校本

二十六年商滅溫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亳亳遂征韋商師敗

韋遂征顧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日竝出費伯昌出奔商冬十月

山穿陵以通于河

三十年翟山崩殺其大夫關龍逢商師征昆吾冬聆隄災

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

敗績桀出奔三腹商師征三腹戰于郟獲桀于焦門放之

于南巢路史後紀引桀末年社拆裂近本無之附補于此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起

王子終王戊 子當為申舜之十四年也

殷商成湯

名履

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

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為天子三讓

遂即天子之位 據路史後紀注引名當作年有字前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氏羌來貢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二十年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王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

自立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

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近本元年下提行有約按

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本年下提行有約按此文

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按太甲殺伊尹秉哲已辨其與

經傳大異左傳後序亦詳載此文是竹書本如此非後世

所益沈不應有此注也于此益見沈注之偽故竝刪之

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

沃丁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卽位居臺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侑衡

十九年陟

小庚校史記作太庚

名辨

元年壬子王卽位居臺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五年陟

小甲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臺

十七年陟

雍己

名佃

元年甲戌王卽位居臺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卽位居臺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太宗史記作中宗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卽位自臺遷于囂

近本囂下行于河上三字

今刪

六年征藍夷

九年陟

外王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卽位居囂邳人姚人叛

十年陟

河亶甲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南道復興廟爲中宗史記與無逸皆無之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卽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史記作沃甲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名隸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卽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六年陟

陽甲 名和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

近本下祖甲十二年旁注有祖甲西征得一丹山按此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文然彼注引作和甲今檢祖甲惟征西戎丹山字則惟此年有之故刪彼而附

竹書紀年

上

錄於此而得一字必有誤當以此文爲正

三石梁經書校本

四年陟

盤庚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卽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十五年營殿邑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頤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名斂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六年命垂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竹書紀年

上

十年陟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傳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石梁學署校本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五十九年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

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名曜

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甲國語作帝甲

名載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

十一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紂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三十三年陟

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係惠庶民不侮鰥寡

迨其末也繇荆以攜遠殷道復衰

馮辛史記作廩辛

名先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名聳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八年陟

武乙

名瞿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邠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 按殷本記正義引竹書紀年自盤一

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據此則是年遷

河北十五年遷沫及文丁元年居殷皆非紀年應有之文

又按此書盤庚元年丙寅十四年遷殷是年應為己卯下
至殷之滅歲在庚寅中間實二百五十二年亦與史注所
引年分不符未知孰是故附辨之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

二十一年周公誦父薨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穀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王岐于河渭大雷震死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文丁史記作太丁非

名托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殷自沫歸殷邑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三年涇水一日三絕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

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珪瓚桓密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

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

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有鳳集于岐山

十三年陟

帝乙

名羨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徇昆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

竹書紀年

上

石梁學署校本

九年陟

帝辛

名受卽紂也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邗侯

按邗當作鄂

三年有雀生鵠

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兩土于亳

六年西伯初禱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作瓊室立玉門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游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西伯于羨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為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鳥集于周社密人侵阮西伯

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

伐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邢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

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奭子發

管籛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周文王葬畢畢西于豐三十

里

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有女子化

為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曉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

四十八年庚羊見之日竝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囚箕子紂

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二月

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髻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據史

記正義補辨見前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

百九十六年起癸亥終庚寅 終周武王立前一年庚寅

當作已卯若終庚寅則五百零七年矣

竹書紀年下

甘泉 張宗泰 校補

周武王

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姆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于祿父是為武庚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作大武樂

十三年巢伯來賓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墀作金滕

竹書紀年

石梁學署校本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殺狩方岳誥于洙邑冬遷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莊子誦于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邾以叛

按邾當作萊

秋大雷

電以風王逆周文公子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般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

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

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

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

竹書紀年

石梁學署校本

來朝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圍廟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

于魯作象舞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

錫肅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越裳氏來朝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

文公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曰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廟

十四年王師圍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鳳皇見遂有事于河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黜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周文公薨于豐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署校本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冬十月歸自東

都大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沈約曰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游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命王蒞于釗

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

于豐宮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中戒農官告于廟

六年齊太公薨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王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秋毛懿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署校本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昭王

名假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郇伯命冬十有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時維
兔皆震卷六師于漢王陟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卽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冬十月築
祇宮于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駮耳

竹書紀年

下

五

石梁學署校本

九年築春官王所居有鄭官春官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伯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

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秋七月西戎來

賓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軍丘五月

作范宮秋九月翟人侵畢冬蒐于萍澤作虎牢

十五年春正月晉昆氏來賓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一

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薨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

昭宮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

西征于青島所解三危山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竹書紀年

下

六

石梁學署校本

二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沛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爲梁遂伐越

至于紆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年魯侯潰薨

五十一年作呂荆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其王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竹書紀年

下

北

石梁學署校本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魯厲公擢薨

二十一年號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連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

侯于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牛馬死是年厲王生

八年初牧于汧渭

九年王陟

夷王

名變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竹書紀年

下

北 石梁學署校本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號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冬雨雪

大如礪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厲王

名胡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楚人

來獻龜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號公長父伐之不克齊獻公山薨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監諷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大丘

十二年王亾奔莒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彘其伯干王位近本作其伯和攝行天子事

號曰共和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引紀年同今據史則本

紀司馬貞索隱所引更正

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楚子勇卒

竹書紀年

下

九 石梁學署校本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楚子巖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

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

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其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

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其山之首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賦作

戎車燕惠侯薨核史燕世家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

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孝公十二年韓魏

趙滅智伯分其地索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成

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釐公立是歲三晉

列為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

竹書紀年

下

十 石梁學署校本

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卒索隱

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按上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

釐但立年又誤耳據此則東遷以後燕事見於紀年者尙

多今檢後惟有傾侯哀侯卒分智伯地事亦不載則是書

之未經綴拾者不知凡幾故附錄于此以俟考焉

二年錫大師臯父司馬休父命魯慎公薨曹公子蘇弒其

君幽伯疆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齊武公壽薨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西戎殺秦仲楚子霜卒

七年王錫申伯命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南

十二年魯武公薨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校本

十五年衛釐侯薨錫號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薨

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三十年有兔舞于鐘京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陳僖公薨有馬化為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燕僖侯卒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人滅姜邑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校本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穆侯費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晉殤叔元年丁巳

近本年下七字係旁注似是考訂之文今按左傳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

王事無諸國別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

曲沃莊伯據此則殤叔紀元自是竹書原文故特正之後

仿此又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

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按哀王二十

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宣

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

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十五年也據此則殤公以後自

當用晉之年紀事如春秋之繫年于魯若此本之仍用周

年則赧王之十六年為哀王之二十年杜氏無庸推校而

始知矣又按水經注及史記各家注所引竹書俱冠以晉

魏之年是殤公以前與夏殷二代紀事俱用王年而殤公

以後紀事則用晉年魏國建則用魏年明矣至如後所書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晉校本

平王五十一年二月日會三月王陟皆同春秋之月與杜

氏所謂用夏正之說不合此皆不可仍舊本之誤者今考

定自此以下如各書所引紀年由晉而魏而月分有顯

與夏正殊者附辨一二庶後學雖無由見唐以前真本尚

可以知汲冢之例云

三年王陟十一月周幽王元年王卽位 近本幽王卽位在

明年正月今按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據杜序正之

四年晉莊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王錫

太師尹氏皇父命

晉文侯元年辛酉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增賦

二年周厲王子多父伐郇克之乃居鄭父之丘三之曰鄭

是曰桓公 近本周厲王子誤作晉文侯同王子無名之曰

鄭四字又誤繫於文侯元年今據水經洧水注所引正之

王嬖褒姒冬大震電

三年秦人伐西戎夏四月隕霜 近本作六月今據杜序改

正 陳夷公薨

四年王卍子宐日出奔申皇父作都于向

五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西戎滅葢秋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晉校本

八月辛卯日有食之 近本作冬十月今據杜序改正

六年虢人滅焦

七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

子

八年申侯聘西戎及郇

九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七月桃杏實 近本作九月

今據杜序改正 王師伐申冬十一月日暈 近本在明年春

正月今據杜序改正

十年申人郇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

子伯服執衰嬖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宣曰于申隸
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

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已

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

王即位皆不書

十一年周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

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十二年秦作西時魯孝公薨賜秦以邠岐之田

竹書紀年

下

左石梁學晉校本

十三年齊人滅祝王錫司徒鄭伯命

十四年燕頃侯卒鄭人滅虢

十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宋戴公薨

十六年燕哀侯卒鄭遷于溱洧

十七年楚子儀卒

十八年鄭殺其大夫闕其思

二十年秦遷于汧渭

三十三年衛武公薨

三十四年滅韓

二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歸周岐東之田

三十一年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三十三年宋武公卒

三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三十五年文侯薨秦初用族荆

晉昭侯元年丙申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七年潘父弑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國人殺

潘父

晉孝侯元年癸卯楚人侵申

竹書紀年

下

左石梁學晉校本

四年衛莊公卒壬戌申

六年齊莊公卒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驪立是為莊伯自是

晉侯在翼稱翼侯

晉曲沃莊伯元年辛亥據左傳後序莊伯之十一年十一

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按自此至平王四十九年僅

九年是莊伯之元當紀於前二年方合然即如史十二諸

侯年表莊伯立於庚戌下距己未亦纔十年恐左傳後序

有傳寫之誤未敢據以改正故附辨于此以質知者

丙雪

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宋宣公薨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七年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郤是為鄂侯

八年戊午晉鄂侯郤元年無雲而雷魯惠公卒

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十年冬十二月乙巳日有食之近本作平王五十一年春二月今據杜序改正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署校本

十一年春正月庚戌王陽近本作三月今據杜序改正

十二年周桓王元年壬戌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

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桐乃返近本乃返亦作而還今據水經涑水注改正

十三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

晉鄂侯子光立是為哀侯近本此下獲公子萬至家谷十四字今檢前文見水經涑水注雖未引繫何年然焚禾引為十二年事則係此年之事無疑與十三年無涉故刪之

十四年晉哀侯光元年甲子

十五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

晉曲沃武公元年丙寅尙一軍近本此三字在上年今據水經河水注更正 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近本叛下行

曲沃二字今據水經河水注刪

七年晉小子侯元年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出奔魏近本作芮伯萬出奔魏今據水經河水注校補

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近本作王師秦師東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署校本

下行之字今據水經河水注更刪

九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

氏黜是為荀叔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十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

十一年晉侯緡元年

十五年鄭莊公卒近本此年前一年有春滅翼按左傳魯

桓公七年冬殺晉小子侯八年春滅翼蓋是時小子侯居翼也今晉侯緡既立于武公十年穆二十七年方為武公所滅不應立後五年忽有滅翼之文此刺取左傳之文而

失者也故刪之

十九年正月乙未王陟 近本作三月與春秋同今改正

二十年周莊王元年乙酉曲沃尚一軍異于晉

二十三年齊襄公滅紀邢鄆部 據史秦始皇本紀注補

二十五年三月葬桓王 近本作五月與春秋同今改正

三十四年王陟

三十五年周釐王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

平宋亂

三十七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

竹書紀年

軍為晉侯

三十八年晉僖不與齊桓公之盟

三十九年王陟

晉獻公元年乙巳周惠王元年晉獻公朝王如成周

二年王子績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

射人

九年城絳

十六年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夫

畢萬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 戰字據左傳後序補杜

曰洞疑當作洞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

環父呂甥邑于虢都 近本作國都據水經河水注改正上

獻字亦據水經注增

二十五年正月狄人伐晉周陽有白兔舞于市 近本正月

上有春字水經涑水注引無從之又近本陽下無有字誤

繫于前即成周之下今據水經注改正然水經注作周有

無陽字但經文作西垣周陽邑南恐今本注文有誤故案

竹書紀年

注增有字而陽字仍之 王陟

三十六年周襄王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

及卓子立夷吾

晉惠公元年辛未晉殺里克

二年雨金于晉

六年秦伯涉河伐晉

十四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圍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

涉自河曲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于 近本誤作為據水經

注改正 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

公子繁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郟盟于軍近本涉自河曲在
盟于軍下水經河水注涉自河曲亦在惠公十五年而凍
水注圍合狐則在惠公十四年以是今紀年本誤併于一
年而先國後涉文當如是然惠公無十五年按左傳先濟
河次圍合狐道里井然不容臆更當是水經注今本年上
歧誤今據左傳正其前後而依近本之年不分屬又退舍
二字近本無據水經注增

晉文公元年乙酉晉殺子圉

二年晉城荀

竹書紀年

五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七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近本誤作城張今據

水經凍水注改正然水經注引此未有年分姑依近本易

周襄王二十二年為文公七年附記以俟考訂

九年晉文公卒

晉襄公驪元年甲午

六年洛絕于河

七年晉襄公卒

晉靈公夷皋元年辛丑

二年王陟

三年周頃王元年癸卯

八年彗星入北斗王陟

九年周匡王元年己酉

十四年王陟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

于周而立之

晉成公元年乙卯周定王元年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譟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

竹書紀年

晉景公元年壬戌

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廟

十四年王陟

十五年用簡王元年丙子

十九年晉景公卒

晉厲公元年辛巳

八年晉厲公卒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水經比水注引

無年今姑仍返本

晉悼公元年己丑王陟

三石梁學校本

二年周靈王元年庚寅

十五年晉悼公卒

晉平公元年甲辰

十三年王陟

十四年周景王元年丁巳

二十六年春有星出婺女十月晉平公卒核春秋作七月於夏正作九月方是

晉昭公元年庚午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六年晉昭公卒冬十二月桃杏花

竹書紀年

晉頃公元年丙子

六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七年周敬王元年壬午

十四年晉頃公卒

晉定公元年庚寅

六年漢不見于天

十八年晉青虹見

二十年洛絕于周

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

三十一年城頓丘近本城上有晉字據水經淇水注刪

三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宋大水三字據水經獲水注補

丹水壅不流

三十六年王陟

三十七年周元王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晉出公元年丁卯

三年於越滅吳

五年滄絕于梁近本滄上有晉字據水經滄水注刪丹水

三日絕不流

竹書紀年

六年齊人鄭人伐衛荀瑤城宅陽五字據水經濟水注刪

王陟

七年周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十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郢立

十二年河絕于扈近本河上有晉字據水經河水注刪

十三年智伯瑤城高粱近本作南梁據水經汾水注更正

十六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十七年晉出公出奔齊近本晉下闕二字據史晉世家補

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瑤伐中山取鮑魚之丘

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 近本龍作雇盧氏誤作秦武據水經洛水注改正

二十二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

晉敬公元年己丑衛悼公卒于越 據史衛世家素隱補

四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百姑次末句立

六年楚滅蔡

八年楚滅杞

十二年王陟

十三年周考王元年辛丑

竹書紀年

十八年魏文侯立 近本誤繫于敬公十二年今據史晉世家素隱引更正

二十二年楚滅莒

二十三年晉敬公卒

晉幽公柳元年壬子魯悼公卒

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 按左傳後

序雖云紀年無諸國別然如此文若為晉史之序則當為公會會季孫于楚丘或魯季孫來會公于楚丘而皆不然

此蓋魯史之辭是以水經濟水注引為元公三年也又如

史燕世家齊莊家韓世家注所引類此者不一而足燕

已諭于前齊韓事見後亦皆各國之紀年惜今世見引了

史注而他無可互證但即此尚可以見唐以前舊本大略

故將近本所繫周考王之十四年易為幽公三年以符體

例而備論之以質知者又近本無取葭密等六字亦據水

經注補

四年王陟

五年周威烈王元年丙辰

七年晉大旱地生鹽

竹書紀年

九年晉丹水出相反擊 近本無相字擊作濶據水經沁水注補正

十年晉夫人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

近本夫人誤作大夫據史晉世家素隱更正

晉烈公元年壬戌趙獻子城泚氏韓武子都平陽

二年趙城乎巨

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人注之 四字據水經丹水注補於越滅滕據史越世家素隱引在滅邾前一年

四年於越子末句滅邾以邾子鳩歸 近本誤繫于威烈王

十二年今據水經沂水注改正

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國平邑近本誤繫于威烈王十一年今據水經河水注改正

八年於越子末句卒子騫立

九年齊田辟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帥敗捕獲韓舉取平邑新城近本帥作師獲上有逐字平邑上無取字今據水經河水注刪補改正

十一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遺築汾陰邯鄲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康丘叛于趙十二月齊宣公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書校本

燕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遁近沐滄誤作孫韓師作韓氏今據水經甄子

河注更正又近本及水經注引俱無十二月齊宣公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引補校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

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宣公五十二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今此書不紀宣公之

年莊子之卒田和之立蓋今本所闕略者多矣故附錄于此又按水經注引紀年紀公孫會之叛于許烈公之十一年而是年田悼子卒是悼子立三十六年而卒由是年而

溯之悼子之立宜補紀于晉敬公之九年

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近本翟員誤作及我師據水經汶水注改正

十七年田侯午生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索隱引紀年作齊康公五年今檢齊宣公薨于晉烈公十一年索隱

日十二月丁周正為明年二月康公踰年改元當在烈公十三年是五年實烈公之十七年

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

十八年王陟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書校本

十九年周安王元年庚辰

三十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

晉桓公頤元年壬

三年魏文侯卒在位五十年據實四十八年大風書晉

太子喜出奔田侯刻立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索隱

作齊康公二十二年

四年魏武侯擊元年乙未按史魏世家索隱引魏武侯元

年當趙烈侯十四年今以上晉烈公十二年有趙烈子計

至本年中間隔二十三年疑小司馬誤二十為十封公子

緩

八年 晉桓公十一年 於越遷于吳

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 據史田敬仲完在

家索隱補索隱作田侯刻立後十年

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按韓在索隱引紀年韓滅

鄭在魏武侯之二十一年邑哀侯于鄭在魏武侯之二十

三年中隔一年近本滅鄭在此年前五年邑哀侯在周烈

王二年中隔八年疑集紀年者誤以周安王之二十一年

為魏武侯二十一年也然索隱引紀年武侯二十六年卒

作書紀年 今按此年至惠成王之立僅五年合前十一年總共十六

年當由史注誤以十為二十由是推之則武侯二十一年

又當為十一年今據以改正 王陟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

人立字錯枝為君

十二年周烈王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史魏

世家索隱引在武侯七年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

余是為莽安

十三年秦蘇胡帥帥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 據水經

齊水注校正 魏觴諸侯于范臺晉桓公邑哀侯于鄆韓山

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 據史韓世家索隱補而韓若

山立五字按 下韓懿侯若我葵則山字疑衍然惠成王

元年有韓共侯懿侯別一人當如史所云哀侯之子而

此立者共侯史注謂共侯為若山其字似若而山字因上

山堅而誤也 趙敬侯卒 據史晉世家索隱補

十六年魏武侯卒 據史晉世家索隱補索隱引紀年魏武

侯以桓公十九年卒由是年逆推前十九年歲在壬辰前

一年晉烈公卒是烈公在位三十年近本繫烈公之卒于

竹書紀年 今按此年至惠成王之立僅五年合前十一年總共十六

年當由史注誤以十為二十由是推之則武侯二十一年

魏惠成王元年辛亥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以

後更無晉事 此史晉世家索隱文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我

我葵 按此與下伐趙圍濁陽史魏世家索隱俱引為武侯

元年事然武侯元年前成侯懿侯未立水經沁水注引為惠

成王元年與近本同今從之又史注作趙侯種與史趙世

家房侯名同今從水經注引以紀年與史不同者多也又

史注葵作蔡恐因字相似而誤 鄆師敗邯鄲師于平陽

水經濁漳水注補

二年王陟我師伐趙圍濁陽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三年周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邢上自此韓改稱日鄭秦子向命為藍君

四年齊桓公弑其君母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引補事在桓公十一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五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遁近本陽作韓據水經濟水注改

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史魏世家注徐廣引作九年水遷渠注引作六年矣近本在顯王四年者同今從之

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於越寺王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

七年兩碧于郢地景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八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爾黍于齊

九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王會鄭釐侯于巫沙
十年八河水于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白秦導
岷山青衣水來歸

十一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水經沁水注引無年今依近本次于此

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鄭取屯雷尙子涅近本無涅字據水經濁漳水注增

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厲首垣諸邑及鄭馳道我取枳道與鄭鹿近本作馳地據水經河水注改王

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近本宅誤作宅據水經濟水注改正

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按史宋世家

齊公辟兵立索隱曰紀年作桓侯暨兵又上悼公八年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下辟公三年卒索隱曰王劭按紀

年云宋剔成所廢其君璧而自立凡此索隱所引紀年之

文今本皆無之特錄于此以表遺文又近本此下有於

子無顯卒云云今據史越世家注更于惠成王二十八年

辨見後

十五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史魏世家索隱曰按

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又出敬仲完世家索隱

引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

桓公十九年幽卒是魏世家注幽當為桓而年亦微誤今

據桓公午立于魏武侯十年次平紀元順數桓公十九年

當惠成王十四年與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之說合次

年威王即位又下數至周顯王二十六年當惠成王二十

八年則威王立十四年而是年戰馬陵莫索隱引威王十

四年用盼伐梁戰馬陵合是齊威王立于惠成王十五年

明矣惜威王之立紀年本無不便幸補特所謂威王始見

者今亦無文可據姑即索隱所引而略考之又按是年有

鄭築長城事水經濟水注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紀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書校本

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第也此職氏約略竹書之文亦

未知原文若何無從補入特並附錄于此以略見是書之

闕文

十六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秦公孫壯帥師城上

枳安陵山民邯鄲伐衛取漆富上城之齊師及燕師戰于

洵水齊師遁

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按史田敬

仲完世家索隱引徐州子期即田忌今無此文附錄于此

東周與鄭高都利

利字據水經伊水注補

鄭釐侯來朝中

陽宋景啟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近本誤誤作鼓無

齊字據水經淮水注改補

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

成近本師下無敗字于上衍縣字據水經淮水注剛補

鄭之師敗我師于桂陵近本此下有秦伐韓與惠成王

使魏王破之云不知是何年今附錄之以俟考

十九年晉取元武漫澤

二十年齊築房以為長城

二十一年王如衛命子南為侯近本子上有公字據史周

竹書紀年

下

石梁學書校本

本紀裴調注及水經汝水注刪按二書均引汲冢古文謂

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又水經注引魏

年勁朝于魏檢今本皆無此文特附錄之以見是書之遺

而未收者尚多也

二十三年魏殷臣趙公孫夏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二十四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郭楚伐徐州

二十五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上蔡孫何取滎陽秦孝

公會諸侯于逢澤絳中地瘠西絕于汾

二十六年魏敗韓馬陵

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與齊

田盼戰于馬陵於越子無疆卒是為焚燭叩次無疆立

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九月素

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連

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據史韓世家索隱引補

三十年城濟陽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近本商誤作尙

據水經濁漳水注改正

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近本無下及改名曰

徐州字據水經泗水注史魯世家索隱孟嘗君傳正義補

竹書紀年下 正義作三十年餘同作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于北邳

以行圃田之水

三十二年與秦戰岸門據史秦本紀索隱補

三十三年近本是年誤重秦蘇胡一條按此條水經注未

引何年今因前已錄于武侯十三年故刪之

三十五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五月王會鄭威侯于

沙近本誤以會巫沙為在顯王三十八年無月按史韓世

家索隱引子圖襄陵後在威侯之七年今據以補于此又

索隱引此年十月鄭宣王來朝辨不見威侯之卒而下及

引敗韓舉為在威侯八年是威侯卒在八年後明矣泥五

月方會巫沙十月宣王即來朝必威侯之卒在六七月戰

國時雖禮法廢壞未必君卒不踰年即行朝禮于鄰國疑

紀年至唐已殘闕誤以前年胡梁有宣王而次年敗韓舉

復為威侯之並當是威侯之卒實在圍襄陵之年而宣王

來朝在次年十月是年先敗韓舉無嫌以宣王元年為威

侯八年然近本以宣王來朝繫于赧王元年亦非改移其

次于惠成王後元年特附辨之以質知者

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敗趙將韓舉近本誤繫于赧王四

竹書紀年下 年據史韓世家索隱改正王會諸侯于徐州於越子無疆

伐楚十月鄭宣王來朝辨見前

二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緄氏不知何年附此按水

經伊水注引無年

三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般無疆考史越世家索隱

按紀年粵子無疆薨後十年楚伏徐州無楚敗越般無疆

之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年不得錄也據此則楚般無

疆當在哀王二十年後矣今本紀年有之當是傳自史記

而未博考索隱也又史北破齊于徐州之下徐注以為在

周顯王之四十六年今檢此本是在三十六年史與紀年

不必盡同而索隱按紀年無顯發後十年楚伐徐州今據

此本伐徐州在顯王三十六年當惠成王之後三年則無

顯薨當在前二十八年而近本繫無顯之薨于顯王十二

年實先一十五年誘謬顯然附辨于此以質知者

五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九年九鼎淪泗沒于淵

十一年會韓昭侯齊威王于平阿據史孟嘗君傳齊韓昭侯當作鄭宣王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燕伐趙圍濁鹿趙武靈王及代人救

濁鹿敗燕師于勺梁武字梁字據水經澧水注補近本舊

載此條于顯王十七年水經注雖未引何年然據左傳後

序哀王二十年當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則其年武靈王

尚未立也今故移載于武靈王即位之年以俟考又史趙

世家注及水經渠注俱引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蘇秦傳

注引魏救山塞集胥口然俱未引何年無由據補故亦附

錄于此

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據史孟嘗君傳索隱補四月齊威

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同上

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同上

十五年齊威王薨同上王陟

十六年周慎觀王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西周

十七年魏惠成王薨

今王元年癸卯

四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

竹書紀年

雍向為高平

五年是年周赧王元年近本作隱王以為隱赧聲相近然

竹書與史雖不盡同如晉世家有孝公靖公而竹書無之

遂有敬公桓公韓在家昭侯之後即接宣惠王竹書于中

間別有威侯注史者各一一引以相校若竹書以赧為隱

未有注周本紀而不之引者且左傳後序亦當據以為稱

而不得云哀王之二十年當赧王之十六年矣況赧王據

史記歷年五十九後哀王四十年方滅于秦作書之時哀

王尚稱今王不應赧王已別有諡未知近本果有所考與

否姑辨之

燕子之般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醜其身趙

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

據史趙世家徐注補

六年齊宣王殺其王后

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

齊地景

長丈餘高一尺魏以張儀為相

七年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其敗楚屈可齊宋

圍煮棗

據史韓世家索隱補

韓明帥師伐襲巨秦王來見

于蒲坂闕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闕及舟三百

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近本舟上無乘字舟下無始同及

舟字據水經河水注補

五月張儀卒

行書紀年

下

石梁學署校本

八年翟章伐衛

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丘

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郟

温字郟字據水經

濟水注補又近本此下誤載楚庶章一條亦據水經濟水

注改入九年

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此年未的

水經河水注詳無

年

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秦

褚里疾圍蒲不克

救皮氏下近本及水經汾水注俱作

西風據史場里子傳索隱改正

秦惠王薨

十三年城皮氏

十四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據史魏冉傳

索隱補

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

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成吏

皆貂服

近本成吏誤代史籍誤作貂據水經河水注改正

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楚入雍氏楚人敗

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韓

下

石梁學署校本

〔清〕張瑛撰

通鑑宋本校勘記五
卷元本校勘記二卷

清光緒八年江蘇書局刻本

龍溪通鑑校
斷記宋本五
卷元本二卷

光緒八年歲
杜壬午秋七月
江蘇書局刊

當兩宋時司馬氏通鑑槧本有大字中字小字已附釋文未附釋文之殊自明迄今藏書故家往往知其名而雖殘帙不可得觀其著聞者南渡以後蜀廣都進脩堂費氏有音注本俗謂之龍爪通鑑而胡三省定音注則元末臨海刻之明洪武之世取以藏國子學者號南雍本咸佚不傳嘉慶朝鄱陽胡果泉中丞得元興文署本不忍專其美糊木銀布海內承學之士家置一編人人以為探驪龍之珠更兵亂利失吳中書局復為之刊補今所謂局本者是虞山張君純卿種學績文六十之年鉛槧不去手於通鑑尤所致力訪求善本所在見有元興文署本之別存者及宋紹興無音注本之僅在者百計輟轉以假得之乃以元本正局本得謬誤如千條又以宋本正元本得謬誤如千條其大者周赧王五十二年之事元本割隸五十年下而佚其年紀皆依宋本一一著明之又附昔人校議而已見亦類列焉於是涑水之書宋槧曠然無聞於世今乃寒生得而有之噫善矣夫明道資於學為學資於書不為學則道廢不信書則無徵而世祀久遠書闕有間淺夫以意為損益書之存去亡無幾故校讐之學自漢以來重之本朝儒者項

領相望莫不以是正文字為發軔之始甚謂不辨諸本之異同不可以為學其言稍稍過然非困心橫慮斐然下學上達之旨不能喻也張君用功之勤凡七閱寒暑而始卒業讀者不翅事一功萬願自溫公作書至今凡八百年書成元豐身之定注亦六百年至元二年西諸家疏通舉正若史炤若王應麟以及今世陳景雲趙紹祖之流成書者指不勝僂是非得失之林白首不可終窮吾願後之人毋以善本自畫負張君之心可也光緒八年夏四月陽湖趙烈文序

序

二

通鑑校勘記凡例

- 一 是書初校用興文署元本胡刻即仿元本其中魚亥之誤甚多以元本改正胡本共若干條
- 一 是書元本為郡中文肅吾邑嚴太僕兩家校本嚴詳文略記中所云校本皆太僕之言
- 一 字句之誤有據元本改正者有據校本改正者成校勘記二卷其有校本駁正涑水書法及天台註文共若干條附後
- 一 是書校勘始於光緒二年五月至七年五月卒業中間人事非輟共歷五年
- 一 元校既竣再以紹興本對校又成校勘記若干卷始於光緒七年七月至八年四月卒業前則朱墨並下為功較遲茲則白文對讀事未半而功倍云
- 一 校此書先元後宋茲以校宋列前校元列後鄙見所及加按字以別之
- 一 胡刻之誤顯而易見宋元本參差尤多其誤之大者如元本脫去周報王五十二年既以宋本補之復以史記六國表核之灼知元本之脫文宋本之可貴其餘異同之處當備考十七史以

及涑水所採雜史三百餘種始能定其孰是孰非治平元豐去今八百餘年或書存而未及見或書亡而無可徵瑛藏書既少見聞淺陋略校一二以爲行旌之慮無海內博雅君子匡其不逮幸甚

凡例

二

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一

常熟

張

周紀

威烈王

二十三年

春秋抑諸侯尊王室

王宋作周

巧文辯惠則賢惠宋作慧

夏書有之一人三失之字下宋有曰字

豫讓曰既已委質爲臣曰字下宋有不可二字

安王

五年 以黃金百溢爲政母壽

溢宋作鑑

卷一

八年 齊伐魯取最

此句下宋有韓救魯三字按六國表韓列侯六年救魯適當

安王八年

十五年 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

尚字下宋有魏公二字

十六年 趙公子朝作亂奔魏

亂字下宋有出字

顯王

八年 孝公下令國中曰

宋無下字

十七年 秦大良造伐魏

造字下宋有衛鞅二字按註云大良造之下當有衛鞅二字意謂傳寫通鑑者逸之胡氏所見宋本亦脫此二字

三十六年 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

此句下宋有願大王孰察之六字

四十四年 嗣君聞之此句下宋有使人二字

報王

元年 寡人之國唯太子所以令之國字下宋有雖小二字

四年 一日行五百餘里張儀傳亦作三

七年 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甘茂下宋有至魏二字

八年 遂至代至宋作之

吾恐天下議己也己宋作之

十年 悼武王后出居于魏魏歸宋作居

二十年 成兌因圍主父此句下宋有宮字

三十一 烈女不更二夫此句下宋有齊字

卷一

三十四年 詘楚之名足以尊王王宋作主

三十六年 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此句下宋有之字

九人之屬相與語曰語字下宋有於王二字

其志欲有為此句下宋有也字

四十年 走芒卯入北宅此句下宋有遂

四十五年 堅壁二十八日壁大梁四字

王若用霸宋用宋欲

四十九年 擢王筋筋宋作筋

五十一年 秦武安君伐韓此句下宋有拔九城斬首五萬田單為趙相

字十二

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宋本云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

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元本於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

周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元本於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

行與宋本合元本脫去五十二年秦擊我太

其吏民皆安於趙於宋作爲

止一裨將四尉止宋作亡

請粟于齊王弗許齊字下宋有齊字

急來攻壘攻字下宋有秦字

卷一

五十六年 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使字上宋有恐字

魏王問於大夫大字上宋有諸字

聘以為相子順曰曰字上宋有謂使者三字

諸喪職者咸不悅職字下宋有秩字

勝不敢相天下士矣敢字下宋有復字

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上字下宋有國之重任四

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此句下宋有而連不忍為也六

子侯有秦國之業秦宋作承

秦紀

昭襄王

五十二年

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告字下宋

是疆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齊字上宋

疆不好士者疆政令不信者疆不愛民者疆政令信者疆政令不信者疆不愛民者疆

疆輕用兵者疆權出一者疆權出二者弱是疆弱之常也五十五字

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當宋

楚王遷魯於莒而取其地王宋

莊襄王

二年

蒙驁伐趙此句下宋有定太原三字

卷一

按秦本紀亦有此三字

三年

國事皆決於文信侯決宋

始皇

三年

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臣字下宋

五年

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三十城三宋

核始皇本紀亦作二

九年

今天下聞之今宋

十九年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

因而刺殺之矣字下宋有則字

三十七年

士卒多耗數上書直言誹謗耗字下宋

核李斯傳亦有反字屬下句

二世

元年

臣入門賜食門宋

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令字下宋有

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澤字下宋有

二年

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飲字下宋有

假亡走楚田閒前救趙楚字下宋有

漢紀

高帝

元年

不然籍何以至此至宋

二年

殷王反此句下宋

卷一

有楚字

三年

將重兵屯歷下軍以距漢軍字無

四年

乃為組置太公其上組字上宋

楚人走彭城項羽本紀作越

九年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月字下宋有

十二年

宣囚而致上自誅之乙未二字有

高后

七年

在兩軍掌握耳軍宋作君

文帝

元年

非所以優天下也優宋

二年

朝不失禮此句下宋有

六年 威令不勝勝宋作仲

十二年 驚妻子妻子宋作子孫

景帝

二年 迎梁王於關下按梁孝王世家關作闕宋亦誤

前三年 侵奪諸侯此句下宋有朝廷疾怨四字

武帝

建元六年 必先田餘干界中田宋作由

元光五年 朔日夫宣室者曰字下宋有不可二字

弘每朝會會字下宋有議字

元朔元年 今徇西夷嚴安傳亦作南

卷一

元狩元年 索得反具以上以字下宋有聞字上字屬下句

四年 令郡具馬五十疋為驛具字下宋有私字

元鼎二年 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周宋作同按百官公卿

周表作

元封元年 遣使者郭吉宋無此五字按下文單于留郭吉此五字不可少

三年 左將軍擊朝鮮洪宋作洪列傳

亦作

太初三年 王母寡匿善馬母宋作母

四年 而遣其子入侍於漢侍宋作質

天漢二年 幸回中幸字上宋有還字

疆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疆字上宋有與字

到蘭于山南于宋作于

至浚稽山止營止宋作上

征和二年 然尚未敢顯言赦之也宋無敢字註云以文理觀

之不必有敢字胡氏所見當別是一本

三年 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商宋作商

四年 千秋無它材能此句下宋有術學二字

後元二年 再拜上萬壽萬字下宋有歲字

昭帝

始元元年 武帝初崩宋作初武帝崩

卷一

五年 並莫敢發言並宋作立按傳亦作立

元鳳四年 初杆架遣太子賴丹杆宋作材

元平元年 服斬衰無悲哀之心衰字下宋復服斬衰三字

宣帝

本始三年 顯因心生宋作生心

行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大醫之大丸作大丸作力

元康元年 臣生無益縣官臣字上宋有或言二字

神爵二年 漢以為言兵鹿奚鹿盧侯宋無下鹿字

五鳳元年 得其試騎士日奢僭踰制日字下宋有車服侍衛四字

四年

以穀賤增其賈而糴此句下宋有
皆不厭眾心惜哉二字

甘露元年

妻子家室皆泣此句下宋有
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宋有惠

二年

秋七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作七宋

三年

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護字下宋
有韓宣二字

黃龍元年

鄧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
右地遂宋
作邊

元帝

初元五年

上行幸雍此句上宋有
三月二字

永光二年

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及字上宋有人
不自安四字

三年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平字上宋有
癸卯復孝惠皇帝寢廟園作宋

建昭三年

具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具宋
作見

成帝

建始三年

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宋無有字水
字下有字

鴻嘉二年

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此句下宋有大
眾聚會飛集於

永始元年

莽聞此兒種宜子此句下宋有
為買之三

二年

二二而同月宋亦重二字
谷永傳不重二字

元延元年

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億宋
作萬

二年

將眾八萬北附康居餘口下宋有
字

綏和元年

及為太子詔傅太后丁姬后字下宋有
與太子母四

二年

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疏字下宋有
謝罪二字

哀帝

食邑如長信宮中宮宋作官
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此句下宋有
條奏二字

建平元年

此乃中語吏何用知之吏字上宋有
前世事三字

三年

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癸卯二字
當病篤不應此句下宋
有召字

四年

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倉字上宋有
以官為氏四字

元壽元年

豈為康居烏孫豈字上宋有
以大萬計者七字

二年

前知定陵侯長犯大逆罪淳字上宋有
淳字二字

王莽

為言誤朝此句上宋有多
受其賂四字

初始元年

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此句下宋有大
獲天人之助六

字

羣小世權小宋作弟

始建國元年 於是漢諸侯王三十二人三宋作二

減輕田租漢氏二宋有

二年 及五威將王駿等將字下宋有帥字

皆待除於家皆字下宋有罷字

三年 誘呼左犂汗王咸左宋作右

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宋無

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此句上宋有懷祿二字

四年 郡疆迫皆亡出塞迫字下宋有之字

卷一

莽大說此句下宋有下書二字

五年 又素與伊粟置支侯咸厚善伊宋作於

天鳳三年 至邊止屯止宋作上

亦殺太守枚根此句下宋有為印殺王六字

地皇元年 昔符命立安為新遷王命字下宋有文字

二年 傳詣鍾官詣字下宋有長安二字

四面提擊此句上宋有拔劍二字

不敢略有城邑此句下宋有掠求食四字

馬武等復遮擊之此句上宋有有賊字

三年 今南陽諸劉舉兵舉字下宋有宗起二字

淮陽王

更始元年 定會者四十三萬人三宋作二

擊莽波水將軍擊字下宋有破字

自前殿之漸臺此句下宋有欲阻池水四字

光武

建武元年 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突字上宋有遇字

三年 異棄馬奔走奔宋作步

五年 勿稽留之此句上宋有速關門出四字

六年 與胡兵侵苦北邊胡字下宋有通字

臣融雖無識無知無知宋作猶知屬下句

卷一

曉夕號泣此句下宋有宛轉塵中四字

十二年 更嘗吏職嘗宋作更

二十八年 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北單于宋作北

奴甸

明帝

永平二年 為醢僮尸逐戾鞮單于醢宋作醢

章帝

建初八年 所省息以億萬計宋作息省按鄭弘傳亦作息省

元和二年 進幸濟南進字上宋有戊寅二字

章和二年 以為三公不與賊盜三字上宋有故事二字

和帝

永元三年 初北單于既亡初字上宋有庚辰上至自長安七字

四年 冬十月以宗正劉方為司空有己亥二字

六年 朱徽遣吏譬和之有曉字下宋

七年 鴻坐逗留失利下獄此句下宋有死字

八年 徵下獄死有皆字上宋

十三年 合三萬人至允川至字上宋有出塞二字

殤帝

延平元年 以連遭大水水憂

安帝

永初元年 滇零與鍾羗諸種比句上宋有先零別種四字

二年 閏月廣川王常保薨辛丑二字

三年 及南匈奴骨都此字下宋有侯字

四年 率鮮卑及諸郡共擊之郡字下宋有兵字

元初元年 將兩無所保此句下宋有公卿皆以為然六字

永寧元年 蜀郡夷寇蠶陵此句上宋有秋七月三字

建光元年 賢還軍出塞追之二字

遣子遂成詐降遣字下宋有嗣字

同心憂國社稷是賴國字下宋有宗廟室王四字社稷作

陳忠亦以為然此句上宋有尚書二字

鮮卑其至鞬冠居庸關作護

延光元年 夏四月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京字上宋有未二字

四年 殺諷間丘弘等先卒諷字下宋有劉璋二字

順帝

永建元年 大鴻臚朱寵為太尉朱字上宋有京兆二字

二年 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

己以從之致之下宋有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兩句無屈己以訪之五

三年 秋七月茂陵園寢災茂字上宋有丁酉二字

永和二年 三月司空王卓薨乙卯二字

漢安元年 縱恣無極此句下宋有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桓帝

建和二年 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夫人下

網於門罷遣吏民門字下宋有外字

字二

有馬氏

三年

時中常侍侯覽侍字下宋有

元嘉元年

是以梁肉養疾也養宋作治

永興元年

戊校尉嚴詳嚴宋作閣

延熹二年

曇繼母苦烈苦宋作酷

復與忠臣並時顯封此句下宋有使朱紫共色五字

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紹封紹宋作絕

六年

太守陳舉討平之舉宋作奉帝本紀亦作奉

永康元年

以厭神鬼喁喁之心神宋作人

靈帝

建寧二年

蹠虎狼之尾蹠宋作踐

卷一 古

熹平六年

何者為盛盛宋作甚

光和二年

因求見帝曰帝字下宋有叩頭二字

五年

故邑落相聚以叛戾以字下宋有致字

中平元年

既至大將軍進與楊賜大字上宋有廷尉二字屬上句

五年

不以危乎以宋作亦

獻帝

初平元年

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擊宋作繫

四年

下邳闕宣闕宋作闕

興平二年

光祿鄧淵祿字下宋有勳字

更使密防之更宋作宜

建安三年

布曰不如待其來此句下宋有攻字

七年

今將軍既事有道此句下宋有盡其力四字

遂據荆揚此句下宋有至戰之四字

十三年

英傑所利此句下宋有戰之地四字

二十年

遼復前突圍前宋作還

二十四年

則喜顧左右此句下宋有言笑二字

卷一

五

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二

常熟 張瑛 退齋

魏紀

文帝

黃初六年

今黠虜玩威今宋作令
時天寒冰天宋作大

明帝

太和三年

授子留戩子字下宋有靖字
欲以誘賊與戰二字

青龍二年

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儀不字下宋有北字

三年

不過漢一大郡宋無漢字
願陛下下之於吏此句下宋有而暴其罪四字

寶石負圖負宋作負

四年

武都氏符健氏字下宋有而字
晚就而善終作則

景初元年

東鄉貞公陳矯卒公宋作侯
面目垢黑此句下宋有沾體塗足四字

二年

壹曰君語近之也壹字下宋有良久二字

正始六年

琮既不答遜言答宋作納

九年 久而復為并州刺史而宋作之

嘉平三年 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二宋作三

四年 奮不肯徙此句下宋有又數越法度五字

五年 計未施行此句下宋有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十一字

高貴鄉公

正元元年 及夾誅此句下宋有欽已內懼四字

二年 未覩為巧之久也宋無為字

甘露元年 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十字下宋有

為之外倉此句下宋有五也二字

緜遣從兄憲此句上宋有丁未二字

二年 異不得至壽春此句下宋有非其罪也四字 按元本四字在

三年 天下喁喁此句下宋有願陛下速行王善之八字

迎琅邪王於永昌亭此句下宋有築宮殿止東廂二十字

御坐已卯王至便殿此句下宋有衛曰

何面目見中國人乎此句下宋有衛曰

不若使敵至使字下宋有聞字

元帝

景元四年 春正月正宋作二

咸熙元年 欲赴關城此句下宋有未到二字 臣聞人生在三在宋 詔以琇嘗諫會反此句上宋有癸巳二字

晉紀

武帝

泰始元年 封皇叔祖孚為安平王祖字下宋有父字

二年 三月吳遣大鴻臚張儼月字下宋有戊戌二字

吳散騎常侍王蕃侍字下宋有盧江二字

五年 建起浦里塘塘宋作田陸凱傳亦作田

六年 立皇子東為汝南王東宋作東

卷二

九年 昭因獄上辭獄字下宋有吏字

咸寧五年 青州人謂之飛豹此句下宋有然喜任俠四字

太康元年 悉從簡易此句下宋有吳人大悅四字

徑造賊城此句上宋有乘勢二字

十年 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此句下宋有嘗著崇讓論

字五

惠帝

元康三年 拓拔綽卒子弗立拔宋作跋字上弟字

六年 冬十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十下一字下宋

以不救而陷之宋作而不救以陷之

九年 而以不孝示天下也此句下宋有罪不免罪八

永寧元年 繇舉東平王楙為都督徐州諸軍事字為

將軍四字

尚舉別駕杜弢秀才蜀郡二字

於是六郡流民此句下宋有李舍等三字

太安元年 逐太守許俊許宋作杜

二年 李蕩李雄收餘眾此句上宋有李流二字

流與李驥拒紳紳宋作深此句下有使李蕩李雄拒紳七字

羅氏氣益壯此句下宋有營垂破三字

卷二

朝廷遣侍中劉沈中字下宋有燕國二字

水自臨淮趨壽春淮字下宋有退字

殺博及澹兵遂敗有沈字上宋

二年 領將軍劉褒等劉宋作樓

今日為忠明日為逆宋作今夕明旦

楊州刺史劉機此句上宋有江州刺史應邀六字

不然終不濟也此句下宋有敏乃止三字

送方頭於越以請和於字下宋有司空二字

越以吏部郎庾敷郎字下宋有穎川二字

黃門侍郎郭象郎字下宋有河南二字

郭紆奉弘子璠以討勦此句上宋有治
以穎素為鄴人所附此句上宋有

懷帝

永嘉元年

顧榮慮敏之疑疑宋作

二年

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此句下宋

與王斌等
出戰九字

漢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丞相右賢王宣

卒領字上宋有
大司馬三字

三年

曠等於太行與聰遇於宋

六年

乃自破磽津西渡此句下宋有攻掠
河北郡縣六字

卷二

桑恐演邀之此句上宋
有固字

愍帝

建興三年

得金帛甚多此句下宋有朝廷
以用度不足七字

四年

斬督運令史淳于伯此句上宋有
丙寅二字

明帝

太寧二年

導門小大門字下宋
有戶字

成帝

咸和七年

宣遂拔襄陽宣字下宋
有陽字

九年

居喪無禮便當廢之禮字下宋有不可
以君萬國六字

虎遣郭殷入宮入字上宋有
持節二字

咸康三年 春正月辛巳三宋
作二

三年 國人復奉翳槐此句下宋有為
代王翳槐五字

四年 士大夫之有才行此句下宋
有者字

五年 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此句下宋有金
痲險固劉曜十
萬眾不能拔征西之守
殆不能勝也二十一字

六年 羣臣皆以壯言為然此句下宋有
頭泣諫四字

康帝

虎怒欲斬詵此句上宋有
趙王二字

康帝

建元元年

庾翼為人忼慨喜功名此句下宋有不
尚浮華四字

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此句上宋有
徵江州刺史

卷二

字五

穆帝

永和三年

勢悉眾出戰于成都之笮橋宋無成都
之三字

謝艾固諫索還索字上宋有別
曰駕從事四字

虎復命韜繼出秦公二字
令字下宋有

四年

先是趙攬言於虎曰是字下宋有散
騎常侍四字

五年

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征字上宋
有侍中二字

蒲洪為車騎大將軍車字上宋有
侍中二字

導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此句上宋有
五月二字

石閔為前鋒此句下宋有對

歲集畢北此句下宋有夫

葬趙王虎於顯原陵此句下宋有諡

宜先遣偏師此句上宋有不

前已遣督護王願之等遣字下宋有

都鄉元侯褚裒元字下宋有

六年 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此句下宋有

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此句下

墮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十字

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此句下宋

卷二 七

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郡字下宋有

朗司馬杜洪據長安馬字下宋有

遂得相持彌年此句下宋有

七年 雄以佐命元勳君臣下宋有

十年 是以涼之二王兼將相四字

十二年 以丹楊尹王胡之代之此句下宋有

升平四年 太子暉即皇帝位宋無皇

五年 而多殺士卒宋無此

肅與白駒從天錫此句下宋有值

哀帝

興寧三年 吾不忍視謙之面此句下宋有

海西公

太和二年 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郭字上宋有

四年

蘭臺侍御史劉當臺字下宋有

畧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此句下宋有

紹脩之子也子宋

秘書監孫盛監字下宋有

卷二 八

吉之先見者也吉字下宋有

以鄧羗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宋無

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燕字下宋有

簡文帝

咸安二年 盡誠於人而莫之誠而字下宋

在所以禮送之以字上宋有

九月追尊故會稽王妃王氏月字下宋

武帝

宣康元年 自可更小遲迴此句下宋有

桓冲為中軍將軍此句上宋有五

武衛將軍苻長武苻字上宋有五

兵不留行此句下宋有四

二年 領將作丞此句下宋有四

四年 挹參軍史穎得歸此句下宋有四

五年 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此句下宋有五

如六

鉅鹿公廡為雍州刺史此句下宋有五

七年 春三月下宋有三

八年 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此句下宋有五

卷二 九

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十五字

九年 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安此句下宋有五

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之眾三萬北救長安二十二字

及於下邑

進據唐城此句下宋有五

加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此句上宋有五

十年 廣帥所部奔還隴西此句下宋有五

定佛奴之孫也

丕始知長安不守此句上宋有五

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二十二字

西郡太守宋泮宋泮作索

十一年 後秦王萇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王宋

十二年 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此句下宋有五

庚子垂為之大赦此句下宋有五

何不速殺我此句下宋有五

字二

十三年 或恐詐而設伏此句下宋有五

十四年 帥壯士數百人戰此句下宋有五

卷二 十

屠火積薪此句上宋有五

十六年 薛干部帥太悉仗此句下宋有五

十九年 夏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此句下宋有五

字

安帝

隆安元年 燕開封公詳從竇不成此句下宋有五

三年 魏前河間太守盧溥此句下宋有五

元興元年 公私匱乏此句上宋有五

長流嶺南此句下宋有五

二年 南涼王儁檀此句下宋有五

三年 又斬桓石康桓濬庾贖之贖宋

義熙三年 不可復臣復可臣

六年 號藹豆蓋可汗豆宋

十年 國璠兵果走此句下宋有

十一年 執平涼太守姚軍都軍宋

十二年 太尉裕板為參軍板宋

十四年 魏主遣侍臣問病主字下宋

徵雋為侍中中書監此句下宋有

卷二

十一

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三

常熟 張璠 退齋

宋紀

武帝

永初元年 秦王熾磐立其子乞伏暮末為太子無宋

乞伏

營陽王

景平元年 秋七月尊帝母張夫人為皇太后月字

有癸酉

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此句下宋有

卷三

十一

文帝

元嘉二年 聲言當代魏此句下宋有

六年 民畜窘聚此句下宋有

七年 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此句下宋

史四

十四年 且問公主所宜稱問字下宋有

十六年 姑臧城西門外西字上宋

二十年 十二月丁卯丁宋

二十三年 使貢亦薄陋使宋

二十六年 那掘塹堅守此句下宋有

二十七年

魏以騎負草燒軍營軍宋作車
車營而進
宋本是
按上文乃結

二十八年

冀蕩定有期此句下宋有相
太子左衛率尹弘左宋
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此句下宋
有秀為中

二十九年

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此句下
澶關元景
等六字
此句下有

三十年

瑾弟臨川哀王煜弟字下宋
遷淮南居民於北岸南字下宋
有岸字

卷三

劭可啟得遠徙否宋作可得為
啟乞遠徙否
位遇無改位宋
不察其所以致譽察宋作知
測二字

武帝

孝建元年

聞之馳歸此句下宋有周之
攻壘甚急六字
詔右僕射劉孝孫孝宋
作延

二年

聽事不得南向坐此句下宋有
施帳二字
大明六年 上言何承天天字下宋有
元嘉二字

明帝

泰始元年

魏開酒禁此句上宋有
六月二字

居權日久此句下宋有海
內輻湊四字

二年

請徵孝祖入朝徵宋作殷
從宋方與註合
將順同逆者將宋
作助

彼必不能下我此句下宋有共
濟艱難四字

身自隱卹自宋
作親

走淮西就常珍奇此句上宋
有順字

詣錢溪軍主襄陽俞湛之漢字下宋
有馬字

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此句下宋有眾
悉迷潰四字

卷三

齊紀

永明八年

武帝

建武元年

察春秋之義察宋
作案
晏呼淪共載還令省此句下宋有欲
相撫悅四字

二年

魏主之在鍾離此句下宋
有也字
魏詔諸州精品屬官州字下宋
有牧字

三年

四年

中領軍元儼宋無
中字
謂思遠兄思徵曰徵宋
作徵

卒於彭城此句下宋有追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皇后月字下

字二

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建字下宋有帥

驚破之口此句下宋有積大木三字

永泰元年 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月字下宋有壬午二字

東昏侯

永元元年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此句上宋有癸亥二字

戊戌軍主崔恭祖胡松戌字下宋有夜字

二年 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御宋作衛

卷三

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持宋作馳

則威振四海此句下宋有誰

馮道根時居母喪此句下宋有聞

和帝

中興元年 我天子之叔父之子下宋有

王公希得進見此句下宋有咸陽王

以萬人攻兩城兩宋作一

穎胄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遺字下

字二

梁紀

武帝

天監元年 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州字下宋有

及即位即字下宋

謂元起必誅季連起字下宋

二年 遣長風城主竒道顯入寇城宋

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汝南二字

有秋大集有宋

四年 將兵二萬戍深杭杭宋作院

初益州刺史鄧元起史字下宋有

七年 求救於司州馬仙琕州字下宋有

卷三

十四年 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衛門宋作領軍

自以東宮師傅此句下宋有列

十七年 號曰太上秦公此句下宋有

外州亦準此此句下宋有

及甄琛啟求禁集罷字下宋有

十八年 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令字上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軍字下

陸文侯

捶辱極意此句下宋有唱

普通元年 歸而惋歎三日數字下宋有

五年 俱出梁益未至魏字下宋有

六年 成景雋送之戲馬臺宋無成字

步投魏軍魏宋作或

大通元年 九城皆潰此句上宋有

卷三

關中亂此句下宋有

二年 非緩長安而急蒲反反宋坂

乃以銅為顯祖諸孫諸字下宋

中大通元年 相與圍城與宋作聚

二年 都督郭羅察曰察宋作利

是夜北鄉長公主夜字下宋有

與歡坐幕下此句下宋有

三年 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見字下宋有

四年 至澧陂津陂宋作波

五年 為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此句下宋有

六年 自蒲反濟趣并州反宋作坂

大同三年 一日斫十五刀折日字下宋有

四年 侯景攻廣州未拔數州下宋有

廣州守將駱超超宋作越

魏之東伐此句下宋有

據長安子城此句上宋有

五年 以扶風王孚為太尉此句上宋有

其下品皆異國之人此句下宋有

七年 賁與韶還鄉里此句下宋有

九年 文達名傑傑宋作信

十年 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為括戶大

使括宋作括

十一年 徙居作者具五任徒宋作徒

中大同元年 諸子心不相下此句下宋有

太清元年 三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作三宋

豫廣鄧荆襄作鄧宋

不如全軍早歸此句下宋有可免罪四字

二年 若魏兵來至有兵字上宋

君豈能獨存此句下宋有縱使或存四字

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此句下宋有臣竊不取也五字

欲更營造此句下宋有敷並給之四字

新塗公大成作塗宋

三年 北青州刺史王奉伯此句下宋有淮陽太守王瑜六字

新城戍主戴僧過拒之據縣二字

眾引軍圍之眾泉作泉

安陸太守柳勳作柳宋

執送建康此句下宋有大連猶醉不之知七字

簡文帝

大寶二年 張化仁為司徒張宋作支

元帝

承聖二年 我不殺本為今日殺字下宋有汝字

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軍字下宋有南陽二字

敬帝

紹泰元年 受於父祖又宋作文

壬申還晉陽中宋作辰

是日襲據石頭襲宋作入

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寅宋作辰

乃與曇朗及永嘉王莊與宋作以

太平元年 抽槊上馬先進此句下宋有眾軍從之四字

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此句下宋有五

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成十二字

軍黃灋麁為刺史軍字上宋有以明威將四字

陳紀 武帝

自庫洛枝東至鳩紇戍鳩宋作鳩

文帝

天嘉元年 以孫瑒為湘州刺史相宋作沅

四年 莫若絕親留氏此句下宋有遣子入質四字

六年 造大律十五篇此句下宋有二月庚子頒行之七字

天康元年 改謚太祖獻武皇帝此句下宋有為神武皇帝五字

則當盡忠竭節此句下宋有以死繼之四字

何可猶作舊意意宋作章

乃還王亮帥眾度江還宋作遣

臨海王

光大元年 事齊貴寵三世無比宋作三

宣帝

太建七年

乘駟三三字下宋

水軍焚其舟艦水宋

十年 則臣為不忠之臣此句上宋有臣又

長城公

禎明二年 在期一舉期宋

隋紀

文帝

開皇九年 不達軍士士宋

卷三

使治民簡辭訟簡宋

十一年 上召見勉之見字下宋

十九年 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月

下宋有乙

二十年 奏漢之栗姬子榮奏字下宋有

晉王廣彌自矯飾稱字下宋有

付所司訊鞠鞠宋

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此句下宋有

並為庶人四字

止教讀論語此句下宋有

仁壽元年 秋七月改國子學為太學月字下宋有

煬帝

大業六年 勿自疑懼此句上宋有宜

七年 將數千騎東走將字下宋有

八年 述固止止字下宋

使民部尚書樊子蓋書字下宋有

九年 遣闕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闕字下

字

十年 斬迦論將卒萬餘級論字下宋

十一年 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設宋

卷三

屢請早還京師此句下宋有帝不

十二年 讓驚喜曰喜字下宋有

義寧元年 將所部兵自汜水而入而宋

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此句下宋有遂

尚卧營中宋無

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此句下宋有將

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旦宋

清河賊帥趙君德兵襲破黎陽倉兵宋

至永豐勞軍勞字上宋

淵入城將斬之城字下宋有收靖二字

王之世家宋作先

誰復肯降矣此句下宋有皆釋之三

於是自金川出巴蜀出宋作至

東都米斗三錢宋作千

卷三

十二

通鑑宋本校勘記卷四

常熟

張瑛

退齋

唐紀

高祖

武德元年

何物兵勢太異兵字下宋有形字

倉猝際制無一人在者猝字下宋有之字無制字

根本未固此句下宋有懸軍遠來四字

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此句上宋有丁酉二字

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獲字下宋有凶黨二字

卷四

以軌為滑州總管此句上宋有密字

至是內附此句下宋有上厚加慰撫五字

至城下扣城中人曰扣字下宋有門字城字屬下句

以女妓遺始畢可汗遺字下宋有突厥二字

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外下宋有總督二字

車駕幸周氏陂過故墅此句下宋有丁亥還宮四字

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此句下宋有拜武衛將軍五字

皆世不易其業皆字下宋有三終身繼三字

奉幣使於突厥突厥宋作始畢

二年

以步卒嘗冠卒字下宋有

上復使三人將兵擊武周三宋作二按上文云姜

寶誼李仲文作二為是

遣使迎勞此句下宋有賜帛五千段五字

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獨字上宋有工部尚書四字

二年

出西門背城布陳此句下宋有戊午二字

世民左右馳射此句下宋有皆應弦而斃五字

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此句下宋有處羅入自并州六字

卷四

徙都餘杭此句上宋有帥其羣臣四字

四年

亦當極其精銳此句下宋有致死於我四字

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此句下宋有徑八分三字

以禾覆其上此句下宋有詐為農人四字

以廬江王瑗為荆郢道行軍元帥此句下宋有

有出襄州道四字

今若縱兵俘掠此句下宋有使士民失望五字

黑闥於城東南告天於字上宋有築壇二字

五年

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眾攻之此句下宋有

有不克二字

庚子命太子出幽州道子宋作申

吐谷渾寇洮州遣武州刺史賀亮禦之

冠宋作脂賀字下有拔字

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此句下宋有奪人田宅四字

六年

驃騎將軍林寶言擊走之林宋作李

七年

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此句下宋有遼其歸路四字

九年

幕僚張公謹自外來此句下宋有見之二字

齊王元吉為刺王為字下宋有海陵王謚曰五字刺字下無

卷四

德彛數反於上前反字下宋有之字

太宗

貞觀三年

旁當氏旁宋作房

四年

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存宋作臣

五年

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兩月字下宋有

八年

賑窮乏起久淹良三字下宋有喪善三字久作滯

九年

為侍中於隋中宋作子

伏允立侍子為太子侍宋作他

十二年

若為無益為宋作其

十三年

此臣非所願也宋作此非臣所願也

二十年 命有司 左武衛將軍阿失那泥孰失宋 每五日一會 司字

有厚加給 待四字

高宗

永徽五年 故託以褒賞功臣 此句下宋有編贈

秋七月丁酉 七宋 九

顯慶元年 與歌邏處月二部 有祿字下宋

乾封元年 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此句下兼

安撫大 使五字

咸亨元年 欽陵代之 此句下宋有 兼政二字

卷四

四年 秋七月婺州大水 月字下宋有 辛巳二字

則天

光宅元年 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 此句下宋 有行舉拒

却之 五字

劉景先貶普州刺史 此句下宋有又貶 辰州刺史六字

垂拱二年 太后命鑄銅為匱 此句下宋有置之朝 堂以受天下表疏銘

十一 字

三年 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 正宋 作政

四年 九龍捧之 此句下宋有上層法二十 四氣亦為圓蓋十一字

永昌元年 與吐蕃戰大敗 此句下宋有會大 雪狼運不繼七字

天授元年 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 此句 有癸卯 二字

有癸卯 二字

長壽元年 司禮卿崔宣禮 上禮字 宋作禮

二年 棣州河溢 此句下宋有流 二千餘家五字

神功元年 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 文宋 改默啜為斬啜 改字下宋有

聖曆元年 魏芥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 此句下宋 有諸貴臣

久視元年 久視元年 子弟皆從 之八字

子弟皆從 之八字

長安三年 十一月突厥遣使謝許昏 月字下宋有 己丑二字

中宗

卷四

神龍二年 與暉等同立功者 此句下宋有薛 思行等四字

景龍元年 太子死并為亂兵所殺 并宋 作升

三年 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 庸字下宋 有調字

更相黨毀 黨宋 作譜

玄宗

開元元年 自武德殿入度化門 此句上宋有與同 謀十餘人六字

二年 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開言路四字 有欲 丑救罷親征六 字

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 丑救罷親征六 字

三年 皆遣使請降 此句下宋有勒石 紀功而還六字

七年 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申字

有契丹王李晏固與公主入朝十一字上字另行

十三年 自上書十韻詩賜之詩字下宋有命將軍高力士六

字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此句下宋有乙丑上備法

駕至山足九字

十七年 乃分兵據守要害乃宋作仍

十八年 由是京城郊畿田園城字下宋有第舍二字

十九年 十二月審素坐斬月字下宋有癸未二字

二十一年 固讓於右丞韓休此句上宋有止聞之三字

卷四

六

二十四年 野人曰父母何等馬等宋作筭按儀禮喪服

傳亦作筭

二十五年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蕃

下宋有邊將二字

初令租庸調租資課宋無上租字

天寶元年 三百二十一二宋作三

十載 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宋作帳一方一丈八尺

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此句下宋有治軍嚴整四字

十一載 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宋訪等使宋

抹作

十三載 河東呂諲為支度判官宋度支

十四載 手詔祿山觀禮詔字下宋有召字

斷燕薊要膺此句下宋有彼則成擒矣五字

肅宗

至德元載 河北軍望之亦潰此句下宋有瞬息間兩岸皆空七字

於城上與潮相觸此句下宋有語未絕三字

知無不為此句下宋有專決於智聽五字

臣豈不知此句下宋有所以言者四字

兼防禦蒲漳兩關漳宋作潼

承恩降恩字下宋有以城二字

卷四

七

二載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此句下宋有扼賊要

衝四字

六月田乾真圍安邑月字下宋有癸未二字

帝王猶不敢擅殺此句下宋有而小

故必言及之此句下宋有必復固請歸

字四

終不為用有吾字下宋

儻各全其首領作各宋

乾元二年 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此句下宋有違拒朝命四字

同字下宋

上元元年 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此句上宋有

斬其帥黃乾曜等此句下宋有乙丑鳳

破涇隴羗澤十

黨項寇美原同官原字下宋有

初上命平廬兵馬使田神功廬宋作廬

二年 以殿中監李若幽為鎮西北庭興平陳

鄭等節度行營為字下宋有

寶應元年 雲京奏張光晟為代州刺史此句上宋

雲京為北都留守河

東節度使十五字

追尊上母吳妃為皇太后此句上宋有

代宗

廣德元年 又道舉亦非理國此句下宋有

二年 自喪亂以來此句上宋有

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此句下宋有

字

永泰元年 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者字下宋有

大曆元年 無一言責其干紀此句下宋有

四年 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此句下

字

五年 載以綰為國子祭酒此句上宋有

九年 以澧朗鎮遏使楊猷此句上宋有

十年 上命內侍魏知古此句上宋有

十二年 起居舍人韓會等此句下宋有

請宣付史臣此句下宋有

正己用刑嚴峻此句上宋有

十四年 皆應釋服應字下宋有

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嶺南江南宋

失職未叙此句上宋有

勸懷光奏令宿衛此句下宋有

德宗

建中元年 必委之士類此句上宋有

二年 兄弟立受於東序此句上宋有

將士受賞此句下宋有

因言惟誠且留攝事留宋

大禍將及此句下宋有

相與為歡此句下宋有

三年 頓兵平邑浮圖此句下宋有

蓋以大夫善戰此句下宋有

涿州刺史劉忬此句下宋有與滔同縣其母滔之姑也滔使

後知幽州留

遣判官孟華入見此句下宋有上問

乃分兵自守其地此句下宋有七字

惡判官鄭雲達此句下宋有言

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匹此句下宋有緇字

置河東西水陸運兩稅此句下宋有汴

四年 上以諸從臣此句下宋有諸

為賊所得此句下宋有

滔得書此句下宋有西

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此句下宋有度

軍尚欲遷延此句下宋有

彰我之能從此句下宋有

而事滔乎此句下宋有

密與朱泚通謀此句下宋有

不如奠枕京邑此句下宋有

逆之於應山此句下宋有

且鎮江東十五州此句下宋有

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此句下宋有

貞元元年 乃語稱欲歸國此句下宋有

乃因窘而言此句下宋有

二年 其子士靈此句下宋有

三年 奏上黎樹多阻險此句下宋有

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閒此句下宋有

廣平真華夷之主也此句下宋有

此乃必報之讐此句下宋有

劉昌分其眾歸汴州此句下宋有

四年 江淮漕運此句下宋有

五年 韋臯遣其將曹有道此句下宋有

六年 顏于迦斯悉舉國兵數萬此句下宋有

且與我同至牙帳此句下宋有

乃薦滂於上此句下宋有

韋臯攻維州此句下宋有

八年 由是靈夏河西獲安此句下宋有

九年 惟改舊名此句下宋有

十年 失不損富此句下宋有

十一年 請鑄監軍印此句下宋有

十四年 屢言官市之弊此句下宋有

侵地五十餘里作五宋

十五年

擒粟鎧於台州此句下宋有

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薨此句

有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

八月陳許節度使曲環薨有丙申二

字

十六年

春正月此句下宋有

多病疫人有離心疫字下宋有全

病篤請除代人篤字下宋有

順宗

卷四

永貞元年

徵知文義好言事徵宋

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此句上宋

通鑑宋本校勘記卷五

常熟 張瑛 黃退齋

唐紀

憲宗

元和元年

至於獄市煩細之事於字下宋有

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左宋作右此句

為左拾遺七字

則君子樂行其道此句下宋有競

二年

錡陽驚救之驚字下宋

將兵三千治石頭此句下宋

卷五

上令召還此句下宋有

三年

吏部侍郎楊於陵此句下宋

詔中書優與處分此句上宋有

翰林學士白居易此句下宋有

四年

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原字

有防秋二字

雖茂昭有請恐亦非誠此句下宋有所

自請將兵討之此句下宋有上

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是字

有朱邪二字

割德棣二州有字下宋

計必有閒說陰行二字

御史中丞李夷簡此句下宋有諫議大夫孟簡六字

號曰伐趙而可作則

忽思生路此句下宋有或

以敗度支作販

中書侍郎裴垪郎字下宋有同

六年 上問故事問字下宋

八年 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

城辛酉二字

卷五

二

十一年 春正月己巳此句下宋有以弘靖同

十三

幽州節度使劉總此句上宋有

十二年 悉遷婦女於唐州此句下宋有入

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有斷朗山

敕兵命丁士良將

五百人十三字

下令惟禁盜賊此句下宋有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有丙戌朔

十三日 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兵字下宋有

弘正將全師自揚劉度河有魏博二字

十四年 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子字下宋有

尚先以桃荊祓除不祥夫聖二字

潛使人以謀告田弘正此句下宋

充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海沂

十五年 又晨夕與倡優狎暱與字下宋有

穆宗 長慶元年 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下字下宋

卷五

三

王庭湊遣兵寇蔚州蔚州

二年 開弓高糧路此句下宋有合

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此句下宋有

四年 言紳不利於上紳字下宋

敬宗

寶曆元年 以諷視朝希晚希宋

文宗

大和二年 上親策制舉人此句上宋有

三年 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川下川字

七年 洒掃垢汙此句下宋有以

九年 橫羅覆族之禍此句下宋有憤

開成元年 各賜一襲賜字下宋有

五年 及掘羅勿殺彰信立盧馭信字下宋有

武宗 推陳行泰主留務推字下宋有

今仲武先自發兵自字下宋有

二年 三月李拭巡邊還表請二字

但殺監使則歸之殺字下宋有

三年 皆歸關廷此句下宋有

都虞侯孟章諫曰章字下宋有

卷五

四年 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以字下宋有

事

六年 以為戲笑此句下宋有

宣宗

大中元年 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此句

有庚午

五年 春正月壬戌正宋

七年 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此句下宋

字

十年 鄭光莊吏恣橫此句下宋有

十二年 頃之南蠻大至此句下宋有

懿宗

咸通元年 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此句上宋有

二年 請鄆王監國奏也此句上宋有

四年 廢容管隸嶺南西道此句下宋有

七年 自李涿侵擾安南安南宋

九年 我當殺公而後止耳此句上宋有

賊將王弘立此句上宋有

十年 環地數千里此句上宋有

蜜密分軍開道逾雪坡軍字下宋有

卷五

十一年 敕曰苟無蠹害教字上宋有

僖宗

乾符元年 亦難收拾收宋

二年 敕往救援此句下宋有

五年 曾元裕屯荆襄此句上宋有

自陳才短不能濟辦此句下宋有

十一月奇嵐軍翻城應沙陀此句下宋

字

廣明元年 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此句上宋有

索白馬甚

中和元年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唐宋

沙陀酋長李友金此句上宋有帥字

執刺史趙戒戒宋

李孝昌拓跋思恭此句上宋有九月二字

二年 駢乃悉去賓客賓客宋

每五十人為隊此句下宋有授以一旗使前走七字

三年 田令孜為將官吳園求郎官將宋

四年 來旦牙參此句下宋有如常二字

有罪亡入溪洞此句下宋有眾攻福州五字

光啟元年 陳儒患之此句上宋有節度使三字

殺百餘人此句下宋有眾皆潰四字

二年 曷若與汝曹斬政首此句下宋有定京城三字

三年 師鐸逆黨不多此句下宋有尚未有守者七字

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丁卯宋

文德元年 彦等之歸宗衡也宗字

昭宗

大順元年 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此句下宋有王鎔為東面

招討使八字

霸招其眾以叛招宋

河東兵乘勝逐北此句上宋有禁

二年 賜以九杖九宋

諷將士推己為留後此句下宋有發兵拒朝四字

景福元年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此句上宋

有五月

張佖為謀主此句上宋有以行軍司馬五字

乾寧元年 更趙章姓名王宗勉王茂權曰宗訓名

下宋有曰字權

陵慢刺史張諫此句上宋有使者二字

二年 以俟大王改過耳此句下宋有若天

朱全忠軍于單父此句上宋有已酉二字

詔即以士政為經略使此句下宋有桂管二字

三年 庫有雜貨五百閒此句下宋有金帛二字

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此句上宋有崔濟密致書

全忠使與兵圍

天復元年 李存璋弃城走此句上宋有刺史二字

皆咨濟而後行此句上宋有無大小四字

數求入對此句下宋有論朝政四字

貽範乃止此句下宋有美赴井死六字

偃旗幟潛伏營中此句下宋有得妄出四字

為全武僕此句上宋有微服二字

三年

青海劉隱海字下宋有

去寺人之宮去宋

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此句下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為太子賓

矩以州降之此句上宋有

宣州長史駱知祥史字下宋有

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王字下

律二字凡字下

昭宣帝

天祐二年

德誠掖之而下此句上宋有乃

卷五

責授衛尉寺主簿此句上宋有

改昭信軍為戎昭軍此句下宋有仍劉

後梁紀

太祖

開平元年

梁王始御金祥殿此句上宋有

三年

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此句下宋有

四年

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全義為西京留

守全義宋

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此句上宋

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十四字

乾化元年

擒送武崗斬之此句下宋有

臣荷陛下厚恩此句下宋有

二年

知裕心不自安此句下宋有

均王

三年

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己酉太

子出就舟人勾食中四字下宋有及暮稍

四年

生亦何益此句下宋有

二月徙感化節度使甲戌二字

貞明元年

自趙州進據臨清州字下宋有

皆腹疾足腫此句下宋有

卷五

二年

契丹怒其不拜此句下宋有

三年

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

禹此句上宋有

四年

先是吳有丁口錢此句上宋有

五年

築兩城而守之此句上宋有

六年

俱為中門使此句下宋有

建及知之此句下宋有

宗昱屯泰州秦宋

龍德元年

即歸晉王邑成疾不復起王宋作陽邑

後唐紀

莊宗

同光三年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作消
宜先取鳳州因其糧作困

明宗

天成元年

推官塗陽李崧作饒
帝以內外所薦此句下宋有久
即命旋師此句下宋有是夜

二年

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此句下宋有不
從榮聞之不悅此句上宋有從榮
為本道節度使琅邪王此句下宋有守

卷五

皆立廟京師皆請

三年

絕吳歸路此句上宋有屯
唐近而吳遠此句下宋有舍

長興元年

還襲劔門克之此句下宋有
日中曝我輩何為此句下宋有何

三年

自是復稱藩此句下宋有然
故使之延安此句下宋有

潞王

清泰元年

勅兵自衛此句下宋有己丑
孔妃尚在宮中此句下宋有王

二年

後晉紀

高祖

天福元年

天子欲有咨度此句下宋有皆
將幽州兵出契丹軍後此句下宋有
有五千餘騎奔于北軍此句下宋有

三年

徙澶州跨德勝津此句下宋有
我能中竿上龍者此句下宋有

四年

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此句下宋有
前永清節度使王清此句下宋有

七年

濤端笏前迫殿陛此句下宋有

齊王

天福八年

帝事太后太妃甚謹此句下宋有多侍
開運元年 詔太原恒安兵此句下宋有

二年

命安審琦屯鄴都此句上宋有
國人惡之者眾此句下宋有王

三年

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此句下宋有權
彥澤所居山積此句下宋有

後漢紀

高祖

天福十二年

契丹主謂羣臣曰此句下宋有

兀欲姊婿潘聿撚此句上宋有族人

謂王處回曰謂字下宋有

吳越追之越字下宋有

常恐漢人妄去妄字下宋有

隱帝

乾佑二年 又議加方鎮加字下宋有

後周紀

太祖

廣順元年 判三司李穀此句上宋有戶

卷五

二年 我未有撫其瘡痍有字下宋有

赦兗州管内此句上宋有

三年 以峻兼平盧節度使此句上宋有

思亦無怍色此句上宋有

顯德元年 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此句下宋有

命白重進進字下宋有

士卒疲病此句下宋有

預聞府政此句下宋有

世宗

顯德二年 上由是重其氣識氣字下宋有

故帝以利權授之此句下宋有帝征伐

伊審徵至成都請罪此句下宋有

三年 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此句下宋有

韓令坤等攻秦州攻字下宋有

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此句下

劉仁瞻四字

臣為宰相有唐字下宋

爭舟走度江宋爭舟

如此則怨益深此句下宋有

卷五

五年 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命字下宋有

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陵字下宋

謨為給事中此句下宋有

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

意十

六年 詔報以江南近服此句上宋有

意十



通鑑元本校勘記卷一

常熟

張



周紀

威烈王

二十三年

註云距左傳趙襄子恭智伯事七十一年 七十一本校改六十六年

報王

十七年

夫繳紉爭言而競後息 註云欲人充屈充元作先

五十六年

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 校云據註是七世

秦紀

始皇

卷一

二十二年

與蒙恬會城父 註引索隱曰在汝南即良鄉 元作郡應

二十五年

置會稽郡 註云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 元作紀功

二世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註云白馬至故城即衛之漕邑 元作正

文屬

二年

後九月 註云遂以閏月溥為溥元作轉

漢紀

高帝

四年

曹參擊山既於膠東 山元作田

折北不求

求元作投

五年

西給京師 註云漢漕關東之時元作粟

高后

元年

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 註云及惠景開侯者表及校改釋

文帝

前三年

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 註云師古朝北地郡之北朝

元作

景帝

前三年

然心內喜 註云喜者外竟會心之謂 竟元作意

六年

令皆解鞍以示不走 元作令今

卷一

武帝

建元元年

民日削月朘 註云石俗語石元作古

六年

剪髮文身之民也 註引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剪髮 云元作

之 按之字亦誤南字下當脫子字

即鉞殺 元作空字元

元朔元年

為蒼海郡 註云皆以滅為民元作氏

五年

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 校云為字衍

元狩二年

春 二校 三改

元鼎五年

匈奴入五原 註云乞地于原元作千

元封三年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註云作霧障日

元作

天漢元年 會緹王與長水虞常等註云辰傳說是

征和四年 不吉不行註云莖人掌九莖

元帝

初元二年 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註云氣迫

作滅元

成帝

綏和二年 帝崩于未央宮註云乃改元耳壽四十

哀帝

建平四年 今單于以疾病不仕奉朝請作任元

卷一

元壽二年 呂氏少帝復出註云謂呂后名他人子

謂

王莽

居攝元年 自後謀反皆汙池云校云池

天鳳元年 復殺益州大尹程降作隆元

三年

云可以治病註云至目兌皆

頻校際岐銳聚校繞改叢銳起於目兌皆
車上改下校循改髮際上其髮校於目兌皆
承校循過上魚肉其校支別者循岐兌皆
校改循骨後後循肉校云竅前一作竅
入校入校入校入校入校入校入校入校入校

淮陽王

更始二年 乃北徇薊註云薊縣各

光武

建武元年 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殺殺元

二年 大破五校於蕤陽註云蕤陽縣名

卷一

五年 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註云哀帝建元

平

十一年 椎牛上苟諫冢註云見三十六

中元元年 帝自謙無德于郡國所上作每

明帝

永平七年 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宗校

章帝

元和三年 以獸人鬼憤結之望註云禮存往來

章和二年 莫不報復註引廣雅曰

出上校陰充充改
改循次之下校中
繫膺校脉膝改
內改兩陰寸街充
直出內校而別循街
上校循改陽膝外
耳改外表腕上校廉
角使耳出次指手
上後校改之少
校改使手開少

和帝

永元七年 徽下獄死有詔字上元

八年 子哀王崇立尋死死元元 作薨

安帝

永初四年 以采線縫其裙改裙校

建光元年 以報顧復之恩者生引詩 夢我云父母 當從詩改作

延光三年 震行至城西夕陽亭夕元 作几

順帝 異之則朝失其便註云則朝政為不 重元作便

陽嘉元年

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註云彈冠 言不仕也 不入元

桓帝

和平元年 貨物少者至於死又改又校

延熹九年 儉遂破覽冢宅註云使卒收儉母 殺之 儉當作覽

靈帝 熹平四年 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註云楊雄採以作 訓恭 蔡元作纂

熹平四年

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守字元空 校填申字

六年

詔皆除太子舍人註云如二署郎 中元作三

中平元年

乃使中大人尚但註云後漢有尚士 尚士元作高

士

二年 時涼州兵亂不止校止字元空 填解字

獻帝

初平元年 當與諸卿圖正耳正元 作王

興平二年 而桓公為霸者宗註云吾朱得仲 父 朱元作未

建安元年 其土自河而西其校 改境

十年 四患既獨獨元 作獨

二十一年 王曰言事者白玠校王字誤 宋亦作王

二十四年 豈惟不容於朝廷延元 作廷

魏紀

文帝

黃初二年 朝不坐宴不與註云檀弓記尹商陽 之言 下記字校改工

三年 臣初嫌之水陸俱進校云之字 綱目作彼

無以妾為夫人之禮註引賈公彥曰襄 二十四年 校左

五年 夫聖人嘉善矜愚註引論語子游 曰 游當作張

七年 徵大將甘醴及栢治栢元 作栢

明帝

青龍元年 近為鼠子所前却註云謂稱臣以誘吳 使同前 同元作使

邵陵厲公

正始二年 瑾太子恪先已封侯校云太子行

嘉平元年 自甲夜至五鼓夜註云五更為戌

四年 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校云各早就國

五年 虛用其民虛元

高貴鄉公

正元元年 秋允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

二年 拒堙三月乃已註云輔林其下

元帝

咸熙元年 吳主封太子璽及其三弟皆為王註云

晉紀

武帝

泰始二年 有司多從肅議註引說天云

十年 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校云網目子

太康元年 瑯琊王仲仲元

惠帝

元康九年 更立謝淑妃註引考異曰賈后傳曰

永康元年 比至南安魚涪津註云皆漢安南縣

太安二年 荊州十郡註云時已分桂陽武昌安成

懷帝 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元無與機

永嘉四年 聰以北海王註引考異曰載記

愍帝

建興元年 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註引沈約

四年 日昊不暇食註云用咸和萬氏

元帝

大興元年 王斬縵居廬註云大夫士檀之

三年 段末杯攻段匹磾校云匹磾

明帝

太寧三年 贈故譙王承承校

成帝

咸和八年 銑庶兄建威將軍翰威元

康帝

建元二年

何以爲忠盡盡校改蓋

穆帝

永和八年

閔與燕兵十戰十校交

哀帝

興寧二年

敗晉兵於懸瓠校云晉字疑誤

海西公

太和三年

秦以以世爲南秦州刺史校云以字衍

四年

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註云神元時餘部諸姓內人者

卷一

九

作入元

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官元作官

武帝

太元七年

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註云謂漢武伐之宛

九年

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暉元作暉

十二年

苑川王國俗俗元作仁

二十年

進軍臨河註云陽成宜宜梁下宜守元空

安帝

隆安五年

賊已爲四面有軍已元作以

義熙元年

帝親幸其弟弟校第當作第

十三年 敢研研然也遂斬之註云竊據其上元作土

恭帝

元熙元年 而更繁刑峻渡渡元作渡

宋紀

武帝

永初二年 皆請

營陽王

稱臣朝貢請校改詣并補蒙遜二字

景平元年 我不能爲徐于木署紙尾于元作于

文帝

元嘉三年 登之因曰超必能辨校云辨當作辨

卷一

十

十四年 破落那者舌二國註云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也

元無也字

二十二年 諸眾胡爭應之眾校改種

二十八年 太子以憂卒註云晃弟秦王烏夷野元作野

武帝

大明三年

作太元

八年

郡二百七十四註云徐州十二郡宣州十五郡校改一

改四五校

明帝

泰始元年 聞之皆相顧失色夫元作夫失

三年 克盤陽 註引劉照曰 照元作煦

蒼梧王

元徽四年 豈得但脩故事而 字而字下校補已 宋與校同

齊紀

武帝

永明七年 始備大駕 註云夫輦謂當作大輦 此七字元作註中註

九年

及禋于六宗之禮 註古尚書說天宗日 月也辰岱河海也 屬上也字元作北 屬下文字辰字

明帝

建武元年 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 註引洛誥傳來 告卜曰 傳元

卷一

水東 又校改乃 作使 我及卜瀾

二年

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

三年

御仗左右 註云御仗左右 杖校改仗

永泰元年 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 註云疑 壽字誤 說命當作盤庚 說命當作盤庚

作南陽 校云應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 註云相康為齊 高帝軍容 相

元作 栢作

梁紀

武帝

天監二年 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註云故使之同於 諸州州字下元 有會工外 翻四字

五年

臣未之前聞也 註云英 以八十日糧 取鍾離 英字下元有

字期

十四年

忠在端揆 揆元 作右

中大通四年

綸坐免為庶人鎖之於第 第元 作第

大同四年

爾曹王何在 王元 作主

太清三年

許奉以為王 王元 作主

陳紀

文帝

大寶元年 起兵於若邪山 註云若邪山 若元作若

天嘉三年

先是周之君臣 君校 改羣 註引唐六典曰後周 遣御伯大夫楊荐 天官新置御伯 府元作

四年

宣帝

本穆氏之婢也而有黥字 而元 作面 賜死者六十人 或作喝

長城公

至德四年 以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疎遠 改與
禎明二年 守狼尾灘 難引通典曰狼尾

隋紀

文帝

開皇十二年 素臣舅子 臣字下元

十三年 宇文愷獻明堂木樣 註引考工記曰

十九年 欲攻大同城 註云至安樂成 戊

煬帝

卷一

大業九年 賊帥呂明星圍東郡 註云隋開皇九年

杞

十一年 城父朱粲 註云隋城父縣屬

註云隋城父縣屬 古元作志

通鑑元本校勘記卷二

常熟

張瑛

退齋

唐紀

高祖

武德元年 是日風霾晝昏 作日

又遣高城人偽以城降 註引實錄云乙

字下元有字字 卯 城下之 卯 字

太宗

貞觀元年 敕使將往決之 註云此時敕使非官

十三年 以伊列水為境 註云此其證也

比當作此元誤作北

卷二

高宗

麟德元年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 川校

永淳元年 上既封泰山欲邊封 註云封字下缺

則天

長安元年 臣請分上而王之 註云上元

中宗

神龍元年 請殿下自出止之 註云殿下速出自

景龍二年 直以國多內難 註云將相爭 爭

睿宗

景雲元年 號隆慶池 註云因雨水流潦為小流

註云因雨水流潦為小流 註云富有

雲龍之謂
謂元作祥

玄宗

先天元年

姓朱邪氏

註云太宗二十二年卷校改年

開元六年

敕禁惡錢

註云自是盜鑄錄起錄校改年

十八年

參半皆在官矣

註云在元

二十二年

率兩斛用十錢

註云十校

二十九年

為唐大柏

註云大元

天寶十一載

五月成申

註云成元

十四載

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
註引孝異

考作

肅宗

至德元載

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

註云欲據河朔西方兩道

校朔西二字

二載

總行百司

校行校

上皇上皇上馬

註云上皇二

上元二年

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

註云阿史那敗

上敗字

代宗

廣德二年

朔方日有所屬

註引宋白曰未

懷恩聞之自永壽還歸
註引宋白曰未

未元

永泰元年

武三鎮

註云劍南兩川合

肝遂入城都

註云改城

大曆五年

詔起復伯玉鎮京南如故
註云改京

德宗

建中二年

東嚮而饗之

註云各置神至

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關
註云關

四年

使其言入豈不殆哉

註云殆范也

復為韓滉所奪
註云因縣字為州

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
註云陸宣公

卷二

興元元年

戊子

註云改元

貞元四年

詔兩稅等第自今年一定
註云臨時

隸元

十年

又曰矯誣之能
註云能校

憲宗

元和元年

庶官罷對
註云中書門下御史

二年

上召李絳對於浴堂
註云學士院

而夫學士院者

六年

詣光順門通之
註云此元作北

十一年 貶霞寓為歸州刺史註云古之稱歸

文宗

十二年 下治爐城治元

武宗

大和九年 固請罷沙汰從之註云是年七月見元作月

宣宗

會昌元年 母得先犯回鶻註云開成院元作未

懿宗

大中五年 仲係之弟也註云見二百四十四年校改卷

咸通元年

諸將出白式出元

九年

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註云郭厚本比元

十四年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註云

僖宗

乾符二年 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註云言從高駢

五年

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註云已為大同軍

廣明元年 義不臣賊舉家自殺註云恩義有結之

中和元年 代北監軍陳景思註云實錄作景斯

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元無師字

二年

有官劔在鹽城井中官元

昭宗

光啟三年 發兵助建急攻成都註云郊當作交

大順元年 上以二相言叶作元

乾宣元年 以邵州刺史鄭處訥為武安節度使鄭

天復二年 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註云蜀

後梁紀 設赫連鐸擒白義誠註引唐末見聞

乾化二年 威曰是為帥府所忌曰元

均王 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註云不過

貞明六年 維白當為公圖之白元

龍德二年 八月莊宅使段凝校云月字

後唐紀

後唐紀

後唐紀

後唐紀

後唐紀

後唐紀

後唐紀

莊宗

同光二年

祿賜巨萬豈藉外材材元

皆罷軍役校云使

三年

王白深知卿忠盡校云盡

明宗

天成元年

委宰相二人專判註云三司置使則自

唐

歲賜告身以萬數矣註云文言當時除

四年

金玉鞞勒器四四元

卷二

長興元年

越海自登州來奔註云至馬

字有石

後晉紀

高祖

天福元年

柰何二三其命註引左傳季文子曰

一字校左傳一

四年

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註云昇少孤遭

字

齊王

開運三年

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校云收字

後漢紀

高祖

天福十二年

契丹遣契丹將述軌校云遣字下有

衍字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

弟少保校云弟字疑誤

弘侖怒投筆水日日元

後周紀

太祖

顯德元年

聽蜀境通商註云蜀有吞併開西

卷二

通鑑元本校勘記附

周紀

顯王

三十六年

三軍之良註云三軍謂三晉之軍

國事見

赧王

三十六年

欲去孟嘗君註云二十九年書齊滅宋

伐薛耳未嘗書滅也

秦紀

昭襄王

校云赧王獻地之後尚有東周西周二

年此則仍當書
東周君元年

二世

元年

會稽守殷通

注云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不言太守殷通王五十二年趙受韓上黨封其太守為

漢紀

高帝

五年

漢王怨勝

校云漢王二

武帝

建元元年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注引師古曰

勝短一校云當竟作長日解

卷二

元朔五年

丞相封侯自弘始校云申屠嘉為丞相

王莽

居攝元年

校云莽未即真當以孺子紀年

地皇二年

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校云謂年俱近三十也

魏紀

文帝

黃初元年

改元延康校云卷首以黃初元此當元延康似改黃初為延康矣宜正之論

大義卷首當書建安二十五年下分註元黃初

元黃初

晉紀

惠帝

永熙元年

改元太熙注云太熙武帝所改至四月

校云通鑑紀年號之例頗未妥如此年正月改元太熙錯亂甚矣此則綱目得之

安帝

義熙十年

虎臺亦為熾磐所殺校云按一百十九

元年十月載熾磐之後與虎臺謀殺熾磐熾磐殺後及虎臺此時虎臺未嘗殺也通鑑蓋終言之耳亦字

宋紀

卷二

文帝

元嘉十八年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建靜輪天宮之

法以彰聖德帝從之校云帝宜改作魏主按通鑑

稱帝如魏齊諸國當改正者不可勝計附記於此以發其凡

二十八年

時濟生四年校云十七年六月丁丑濟生當為十二月

此云四年誤

武帝

孝建三年

魏高宗曰此必安也校云魏高宗

大明二年

魏高宗還平城校云高宗應作主字

明帝

秦始皇元年

昶即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州統郡與

二年

龍驤將軍濟地頓生註云四字必有誤

順帝

昇明元年

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校云沈文秀

齊紀

武帝

永明十一年

由是帝深憑賴之校云前後俱稱

梁紀

武帝

太清元年

丙子羣臣奉贖校云丙子上當有上自

陳紀

宣帝

太建十一年

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字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註云字文孝伯何為出此

唐紀

則天

長安四年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校云三月書以楊再思等二十人為刺史今七月書以楊再思為內

昭宗

天祐元年

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校云全忠

後梁紀

均王

乾化三年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校云朱梁篡

後周紀

隱帝

乾祐三年

平盧節度使劉銖校云此年三月從符



〔清〕章邦元撰

讀通鑑綱目劄記二十卷

清光緒十六年銅陵章氏刻本

讀通鑑綱目紀

光緒壬午年
金陵章氏家藏

序

韓退之以前鄉貢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其書云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是時退之雖舉進士猶未得官故有求於宰相耳士固有懷才抱璞終其身不獲當世之知因而窮愁著書者若既爲宰相知且非一宰相之知知而復見任用而掉頭不顧獨求試於所謂鄉貢之途雖不遇而甘於終老者如銅陵章君午峯致足重焉君爲諸生時有志於經世之學郡守茶陵陳公觀風課士君著江壩圩田議道吾鄉水利事甚

讀通鑑綱目劄記

序

詳刊入池輔采風錄余心儀之同治初元湘鄉曾侯相駐節皖城君條上時務策見知於侯相委以采訪忠義局事余始與君相識踰年今合肥李節相開府滬上檄君辦劉河釐務復與君晤聚兩相國知君才將上剡牘游膺官職願君方銳意於科第毅然辭去北應京兆試罷歸復試江南在場屋十餘年屢薦而不得一舉於是稍稍著述而君年已五十有一矣光緒壬午余奉命陳臬江右延君來幕府公餘談藝相得甚懽每見君手一編丹黃其上則通鑑綱目也居二年以疾歸里評

點綱目上起唐虞下迄元代全書未竟而君遽歸道山
今歲仲夏余自歐西還

朝道經上海君子錫卿出此編屬余校定並請序言余
受而讀之大指謂善降祥不善降殃此常道也至於世
變愈幻報施或爽乃適然之事未可執變以概常要在
彊爲善而於歷代治亂興衰人事臧否品類忠邪與夫
典章沿革之由軍國利病之大靡不燭照數計如身入
其中曲盡其規畫措置之方而可爲萬世龜鑑者洵足
補紫陽之所未逮而深有合於春秋勸戒之旨也然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序

二

以君之才苟得徑筌青雲翱翔木天備文學侍從之選
必能拾遺補闕攷古證今否則敷歷外臺建節專城亦
必克樹勲猷風采不同於俗吏而惜乎其僅託此書以
傳也君又謙抑自下不欲出而問世錫卿手錄成帙就
商於同學名曰讀通鑑綱目劄記將謀壽諸梨棗以垂
不朽誠可謂善守薪傳能負荷者哉吾聞潛德必昌不
於其躬必於其子孫錫卿篤志好學早游庠序它日紹
聞繼志以遂其顯揚之業可於此日卜之余與君有雅
故重以錫卿之請誼不容已行次恩卒未能臚舉萬一

爰敘述君之生平出處並作書之大凡以歸之是爲序
時光緒十有六年歲次上章攝提格夏五月上澣之吉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
督軍務同郡愚弟劉瑞芬拜序

讀通鑑綱目劄記

序

三

向讀孟子尙友章竊疑集傳以攷其行詰論其世義有未備不如趙注孫疏之匪趙曰論其世以別之孫曰論其所居之世如何耳蓋世有升降卽道有隆污不平心以求其所以然而欲執方策陳腐之迹以窺賢豪竊渺之思鮮不誣矣故欲論其人必論其世顧論世之難也彭城劉氏史學專家而所著史通外篇惑經疑古世儒病之遂昌尹氏著綱目發明永新劉氏著綱目書法皆綱目之功臣也而增會迂腐時或有之讀者并以之病綱目焉是二者一蔽於好奇一蔽於拘常有一於此卽讀通鑑綱目劄記

序

四

不能以平其心而亦不足以砥其說矣銅陵章午峰先生著有綱目札記稿二十卷正而不腐奇而不誕上探經義下按時勢同一人也於某事而貶之於某事而褒之同一事也出之某人而以爲非出之某人而以爲是同一政也行之某代而以爲過行之某代而以爲當非好歧也誠有見於二者之蔽而平心以求當於論世之義耳先生既歿詰嗣錫卿廣文家不中產而籌刊遺書如渴赴飲旣刊先生賦稿次卽及是編同人感錫卿之誠爭助警校最後以屬煥綸俗事牽掣濡滯經年今幸

劄劄告成竊綴數言以誌愧并誌欽佩云光緒十有八年歲次壬辰季冬之月立春後一日上海張煥綸拜識

讀通鑑綱目劄記

序

五

讀通鑑綱目劄記目錄

卷一

前編

卷二

周

卷三

秦

卷四

漢

讀通鑑綱目劄記

目錄

卷五

漢

卷六

漢

卷七

晉

卷八

宋
齊
魏

卷九

梁
陳
魏
齊
周

卷十

隋

卷十一

唐

卷十二

唐

卷十三

唐

讀通鑑綱目劄記

目錄

卷十四

唐

卷十五

後梁

後唐

卷十六

後晉

後漢

後周

卷十七

宋

卷十八

宋

卷十九

宋

卷二十

元

是編原稿繁富剗刪費絀爰求同人擇論斷尤關時勢名教者先行錄梓題曰讀通鑑綱目劄記舉朱子書名以包前編續編也庚寅秋經始壬辰冬告成校訂姓氏敬詳後跋

男家祚謹識

讀通鑑綱目劄記

目錄

三

毘陵謝潤卿梓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一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貴池劉瑞芬芝田

前編

二女嬪于虞

金氏謂堯妻舜女必非同出黃帝恐未盡然百世而婚媼不通定制自周家始然春秋時列國之君猶不免有娶同姓者安見上古必以娶同姓為嫌乎且唐劉等姓皆出自堯媯姚等姓皆出自舜又安知堯舜之近祖不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一

各自有姓而必斷其為同姓乎

封棄于郤

金氏謂姜嫄非帝嚳元妃竊疑元妃乃摯母常儀也是以帝嚳舍堯契稷之聖而立摯蓋立子以嫡不可易也周人特立姜嫄廟者以姜嫄為帝嚳之庶妃不敢以姜配嚳故特立廟以祭之其於禘也則祀嚳而不敢以姜嫄配

姜嫄無夫生子本於生民之詩朱子亦主其說其實不然履帝武敏言姜嫄之德可步帝嚳非見大人迹而履

其母也先生如達達小羊也蓋后稷始生如小羊然故姜嫄以爲不祥而棄之非以無人道而生故棄之也後世如寶武之蛇胎楊億之鶴蛻皆然又子文亦爲虎乳何疑於稷哉

王誓師伐夏

金氏謂王非追書恐未盡然湯既稱王不應於誓語中復稱夏王且漢高稱帝猶在滅項之後而謂湯之誓師遽自稱王乎凡事有可以理斷者意湯既滅夏必待諸侯推戴勸進然後稱王此必然之事非臆斷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二

周季歷生子昌

上古神聖自伏羲以至文武但係聖人必有天下周既生文王則周家必有天下然王季不立文王亦無得天下之理泰伯知其如是乃託採藥偕仲雍而去此非其以天下讓乎夫子稱其至德又以文王爲至德遙遙相對泰伯能讓天下文王有天下而不取者也如此立說則太王何必有廢立之意又何必曲爲回護乎

賜西伯專征伐

大紀云是時昆夷獫狁告警紂乃釋文王命之專征情

事恰合周人以賂獲免特適逢其會耳紂既殺九侯鄂侯豈不欲殺文王哉勢不能也唐高祖疑忌秦王聞突厥警即改容勞勉德宗疑忌功臣加賜鐵券如出一轍文王雖得專征伐然其伐各國必奉紂命即崇侯虎亦必後不事紂而紂使文王伐之不然崇侯乃紂之心腹文王伐之紂豈肯坐視而不救乎所謂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者蓋謂此也

西伯東觀兵

金氏以爲戡黎之師武王欲以警紂是鬻拳以兵諫矣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三

箕子陳洪範

洪範陳疇卽是堯舜以來道統武王滅商箕子無復他望不得不以道統傳武王爲萬世計也至陳疇之後卽避至朝鮮仍向者囚奴之心謂武王封之朝鮮非也武王何必強封之箕子又豈肯受其封哉至朝鮮奉其條教歷數千年而不變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箕子之化朝

鮮猶泰伯之化荆蠻也

武王聖人也其心大公無我不以臣不臣而有所愛憎也不以首陽封夷齊乃以朝鮮封箕子乎

世子誦踐位

武王崩成王年止十三斷無是理武王年九十三八十始生嫡子乎且邑姜年必相若猶能生子乎若謂武王崩時邑姜年方壯盛則武王年四五十時尙無元妃乎此蓋漢儒劉歆之徒因周公告成王有孺子冲人等語故因文飾其辭杜撰百出以成新莽之篡逆耳不知武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四

王崩時周公之年亦必八九十矣就使成王年三四十周公以耄臺叔父呼爲孺子豈爲過哉

周公居東

周公居東鄭氏謂避居東都越絕書謂爲巡狩于邊蔡氏謂居國之東三說皆有可疑是時東都未建何云避居東都本文明曰居東居者居而不行之意也何以云巡狩且巡狩必四方皆至何以二年之久僅曰居東惟居國之東差爲近理然究不知國東何地託何名而居此也竊意周公本應之國以相成王留周伯禽代封今

聞流言卽引嫌歸魯魯爲東方故言居東耳東山之詩蓋周公居魯而作卽魯城東之東蒙山也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山

王崩于漢

船豈有以膠黏成之理大紀以爲征蠻濟漢而梁敗此說近理蓋造舟爲梁其敗也因軍士眾多梁敗壞不及退耳

王崩于祗宮

穆王雄材大畧其行政用人功過參半與漢武畧同聽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五

所招而止遊亦與輪臺悔過同周之犬戎卽漢之匈奴也假使穆王能如漢武斥逐匈奴則周無東遷之禍

衛貞伯

衛六世稱伯必非方伯之伯卽召伯亦係伯爵而巡行南國兼方伯之職也蓋方伯者一方之伯也如文王稱西伯則可若稱周伯是嫌於侯爵而降爲伯也衛本侯爵至康伯必因得罪天子而黜其爵至厲王好賂乃始復爵如明代藩王功臣之爵因事削奪後以賄復比比然也

伐姜戎王師敗績

周宣王之中興一傳而卽不振大類唐憲宗皆由於能勵精圖治而不能培植國脈也

申侯與犬戎入寇

宜曰奔申申侯遂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謂宜曰不與此謀吾不信也然則平王乃與聞夫弑法不應立虢公立王子余臣于攜洵得其正晉鄭畏犬戎之逼又畏申侯與之合故不得已迎合申侯之意相與擁立平王卽以東都爲京厥後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豈不知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六

東遷雒邑

汲冢紀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子申虢公立王子余臣于攜是謂攜王傳所謂攜王奸命是也按攜在岐豐之地是時犬戎盤據岐豐此地已非周有故平王以賜秦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平王之意不止欲其逐犬戎并欲其去攜王也後余臣爲晉文侯所殺而平王之心始安矣

秦祀上帝于西時

上帝之祀必係周之舊制因兵亂頻仍祀典久虛至是周既東遷秦得其地在秦自以爲此典應復非有心於僭竊也譬之泰山之祀本屬天子然在齊魯之境故齊魯之君亦可致祭

魯考仲子之宮

仲子之宮魯倣姜嫄閔宮之例而作也姜嫄非帝嚳元妃故禘嚳時不得以姜嫄配別立宮以祀之仲子非惠公元妃故祭惠公時不得以仲子配亦別立宮以祀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七

魯公子軌弑隱公

康侯之論至當不一然篡弑大惡臣子所不忍言孔子修春秋私史也國史可以直書而私史不忍斥言桓之弑隱已載國史不慮後世不知其罪孔子諱之臣子之道也故他國篡弑則直書之以王法討亂賊也本國篡弑則諱之以臣子之道愧亂賊也春秋託始於隱者亦以桓弑其兄與平王之去攜王同轍哀十四年陳恆弑

君魯不能討孔子傷世亂未已絕筆於此特借西狩獲麟而止也春秋之始終如此此所以懼亂臣賊子也

王伐鄭

王亦能軍亦字疑不字之誤是時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故祝聃請從之

齊侯殺魯桓公

按左傳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是桓以前無娶於齊者况鄭忽辭文姜之昏必有深意魯桓有弑隱之罪畏齊討不敢不昏於齊自昏以後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八

魯與齊并無會盟聘問之事至齊僖公卒襄公即位而屢與魯會蓋欲文姜歸寧而與公約耳及公不聽而始用師伐魯是以有奚之戰於是桓公岌岌然攜姜同行以朝齊為名不得已也不然魯人春秋以來二十餘年未嘗朝齊至是而忽朝齊者蓋外畏齊強內慮姜淫攜以偕行冀有以制其淫耳卒至自隕其身可悲也夫總之桓不弑隱必不結昏文姜不昏文姜必不隕身於齊天道好還可畏哉

盟于柯

滅譚滅遂齊之威勢赫赫各國皆不寒而慄矣然後以柯之盟示信於魯自此以恩結諸侯而天下皆服先雷霆而後雨露此霸者之誦也此術歷數千年如一轍所謂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會于鄆

康侯之論正而近迂使桓公管仲入輔周室周王能舉國而從之乎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忠必不可行康侯以為湯得伊尹薦之於桀桓公何不薦管仲乎其實湯之薦尹經無明文就令有之當日情事必非衰周比是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九

古而非今書生之論也文王即位之初何不入輔商家乎吾謂當是時若有聖人亦不過如文王之為善以自強其國而已矣

楚滅鄧

鄧近於楚必亡之國假令從三甥之言譬如魏承安帝之誅爾朱榮明知禍不旋踵亦一快也此時之楚質同戰國之秦若非齊桓晉文相繼而伯則天下危矣君子是以知桓文之功未可沒也

辛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書日食曰有書星孛曰有有者不應有而有也異辭也有者本無而忽有也疑辭也有者今雖有而後仍無也暫辭也

盟于召陵

召陵之師先儒多謂桓公不能勝楚因其乞盟而即退師竊意不然管子新作軍令節制之師未嘗輕用今特與楚戰或命各國分兵四抄是時楚之謀臣必熟慮審計以為暫盟師退跋扈可以如故若輕於一戰萬一蹉跌傷威損重江漢之國相率而叛卒難定也故召陵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十

師非齊不敢戰實楚不敢戰也

立晉公子夷吾為晉侯

是時文公不冒入國有三難焉夷吾既以地啗秦穆文公勢不能獨斬與之則失河外屏障之地不與則秦且德夷吾而怨文公一難也里克丕鄭等有篡弒之名又有擁立之功不誅則與聞乎弒誅之則人各自疑必生內亂二難也夷吾在外豈甘心輔以呂卻之才必煽誘秦之君臣內外交誑晉無寧日矣三難也故文公寧可終身不得國斷不以身嘗禍此霸主之度所謂能忍

也

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襄所以列於五伯者抑亦有故是時齊伯既失晉伯未起此十年間若無宋之征討會盟則中原諸國恐為楚所翦滅矣宋襄初起如伐齊戰甌執滕子盟曹南用鄆子圍曹其氣燄亦甚可畏故楚亦暫斂至敗泓而晉伯起矣此晉繼齊伯中閒之關鍵也猶漢繼周而秦為閔統也

楚宜申如魯獻捷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十一

魯為宗國各國所仰而望者楚獻宋捷亦猶齊獻戎捷欲以誇耀於魯聳動各國而繼齊桓之伯耳惜乎魯為弱國不能卻其獻而率諸侯以討之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非楚敵即聽子魚之言宋亦必敗楚未陳未濟豈得無備宋不即擊亦未為失失在不量力而與之戰耳宋襄之暴與楚靈王等宋襄之仁與徐偃王等其不亡國也幸哉然此數年中亦能與楚爭雄故得與五伯之數

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齊桓得國甚易而得伯甚難晉文得國甚難而得伯甚易時勢各有不同故也

魯侯以楚師伐齊取穀

魯乞楚師以伐齊為中國從楚之倡而魯頌乃曰荆舒是懲得毋溢美

晉侯伐衛

晉伐曹衛謂其報怨恐未盡然如此何以不伐鄭蓋文公爭伯決志與楚一戰勢不得不伐其與國以致楚師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三

鄭非楚必救之國故不伐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必救之國也故伐之後已勝楚而仍執衛侯則誠報怨之私心矣其圍鄭也亦然

戰于城濮

城濮一戰實春秋二百年之樞紐非此則春秋已成戰國矣然春秋不以義戰許者何晉文之心特欲自強其國非真攘夷以尊周也

胡氏之論即春秋誅心之法然謂經書及之故則未確春秋書法必先中國而後夷狄若如此則邲之戰楚先

攻晉何以不書楚及晉而曰晉及楚大棘之戰宋鄭皆中國先書宋者鄭為楚之與國也

晉侯重耳卒

金氏謂齊桓伯止其身由於家不齊其論甚當謂晉能繼伯由於家治則不然蓋家治但保其國無內亂耳至於繼伯則由於國勢本強加以先軫卻缺諸佐命之功也晉自獻公翦滅諸國地廣兵強文公因之得伯甚易既歿後佐命猶在賢而且多故不至失伯也

秦伯使術聘魯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三

魯為望國欲撓晉伯必先間魯魯一背晉則諸國皆離矣楚使椒聘魯秦使術聘魯皆此意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兵臨王畿而稱爵則伐戎未必不為春秋所許伐者褒則遷者罪矣金氏不為無見特語為楚莊過於回護耳戎逼郊甸楚或奉王命以伐之亦未可知其問鼎也亦猶晉主納王之後而請隧耳伯主之假仁假義往往於無意中露出

鄭歸生弒其君夷

春秋誅首惡趙穿親弑其君而書趙盾誅首謀也今子公謀先子家從逆何以書歸生弑君意大棘之捷歸生手握兵權功高震主靈公久有殺歸生之志必歸生懼而與子公謀先恰得食龜一事卽以誣子公明弑君非出己意耳觀於子家卒而鄭人始斲其棺逐其族足見其生存時權重族大莫敢誰何待其死而後致討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上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者以明天下公義楚人殺之非楚子殺之也借討賊之名而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五

欲滅人國者爲利之心也下書楚子入陳明欲滅陳者楚子非楚人也

晉屠岸賈殺趙朔

趙盾弑君之罪未討以其執政有年黨與眾多故雖死而無人敢發此議屠岸賈想亦如齊莊公之盧蒲癸耳故誅趙朔而并索其子雖景公不能禁名正故也鄭討歸生齊討崔慶皆在事後亦此類也

晉復趙氏

晉討趙盾弑君之罪誅其子孫不爲過矣乃因韓厥一

言而復趙武是時私家樹黨六卿之勢已成豈復知有國哉但程嬰杵臼自是趙家義士

晉侯伐秦

晉自靈公以來畏楚如虎不敢與戰又恐失伯於是借事伐齊而勝齊借事伐秦而勝秦蓋晉楚之外齊秦爲大勝齊秦所以威楚也威楚所以爭伯也內不足而外示有餘此之謂也

晉人迎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晉悼公入國數語光明磊落較漢文入國氣象似爲過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五

之然弑君之賊曾不能討徒以官爵媚悅臣下何以自強此後公室弱私家強未必非悼公啟之也後人以其復伯未嘗輕議故特辨之

晉魏絳盟諸戎

千古和戎惟晉爲得策蓋戎雜處伊維晉欲與楚爭伯其所出入之地若不與和恐腹背受敵必至進退失據故鄭服而悼公獨賞魏絳也後世和戎遺誤不得以絳藉口

戍鄭虎牢

虎牢之險王氏謂晉城而戍之鄭自此弱恐未盡然晉之所以城虎牢者非爲爭險計蓋決計不欲與楚戰又恐伐鄭諸侯道敝將有貳心於是先城虎牢示諸侯以扼險其實畏楚不欲與戰也至此遂戍虎牢則情見勢屈向之所以城虎牢者乃爲今日分兵而戍之地以免勞師之苦耳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楚所以不能得鄭者楚以一國數數勤兵晉合各國伐鄭而又分兵戍守以逸待勞楚則欲戰不得欲滅鄭又不敢此晉之所以服鄭也知武子洵屬老謀當其納獻子之言而城虎牢胸中已有成算矣浪戰以徼幸者當以此爲法

晉人城杞

齊桓城衛而諸侯服晉平城杞而諸侯離公私之分也吳子使札聘于魯

謂季子讓國致禍故春秋貶而名之斷無是理原思辭粟子路辭金此賢者之過皆聖人所心許而特不可爲訓故但止其辭而未嘗貶之況季子讓國是叔齊之讓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六

也豈有一毫可議吳屢有篡弒之禍乃吳之不幸非季子之過也

吳稱子穀梁氏以爲進之是也然其進之者亦猶楚始稱子非美而進之乃其勢不得不進之也

會于澶淵

文定論救宋災得聖人之心矣然惜其說猶未備也晉人正以蔡不能討有愧盟主故假宋災爲會若曰吾無暇討蔡耳且正欲遷延觀望以俟楚之討與不討也

鄭使公孫僑爲政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七

子產相鄭迹其舉措大類武侯其國勢亦相類鄭之強弱係子產之存亡漢之興滅係武侯之存亡

晉荀吳始用卒

荀吳之改車爲卒亦猶商君之開阡陌一時之利萬世之害也自此戰爭民命如草菅矣蓋車戰而敗猶可收車而止卒戰而敗則鮮有子遺矣

宋衛陳鄭災

子產不許禳火蓋有深意當時子產執政爲四國所推服一有不當必爲四國所笑晉王疑之用鬼兵禦賊宋

郭京用六甲神禦敵皆爲千古笑柄宋衛陳鄭同日被火當時知天象者皆能言之豈有鄭用寶玉禳火而能獨免之理一有不應成何政體此子產所以不許也然不許禳火通國必以爲不然非子產威望素著則未火而鄭將先亂矣此又宜知之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止進藥而弑其君蓋當時許國之人必以爲雖因誤殺亦與故殺同所以防逆萌也故許人卽以弑君赴於諸侯春秋亦從而書之非春秋之特筆也若許以疾赴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六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春秋書王室亂何子朝亂之也書王猛何未踰年不當稱王是時王室亂故急稱王以正其名書猛何王而不稱猛則不知王果何人也上書王室亂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連書以王猛居于王城嘉二子之功也魯侯次于陽州

讒人以君微幸一言斷定千古姦人之獄子家子忠謀智計若遇桓文之主其功業當不可量徒以事非其主

卒與偕亡千古忠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子家子如出一轍可勝嘆哉

吳入郢

季子之讓國子胥之復讐皆孔子時事而無一語及之者誠以此等事衰之則好名之人皆將以讓國復仇爲事貶之則人皆將以爭國忘父自安均不可也故置諸不論不議以俟夫人之自爲而已

以班處宮悖逆淫亂極矣非復人理讀者至此又惡矣而憫楚元之滅金君臣妃主悽楚可憐又令人忘其陵宋之禍而恨元人之逼迫已甚也

卷一

九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

是時晉已失伯齊日侵魯季孫之用孔子爲備齊也夾谷之會若非聖人相禮則魯爲齊弱日見削奪聖人應變之才畧見於此自是而結盟歸田齊魯無事矣季孫又安用孔子哉且用之而更多不便於己胸中已有去孔子之心矣至齊歸女樂借此以速孔子之行乃季氏之私心非墮齊術中也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伐臣者亡魯昭公是也伐君者滅晉荀寅是也季氏專政已久黨與眾多昭公伐之諸臣陽奉陰違迨至情見勢屈臣雖不敢逐公公自不得不亡唐室藩鎮撫之則順從討之則連兵拒命亦猶是也晉室已卑私家專政有互相吞噬之心而莫敢先發一有伐君者則借討賊之名以爲自強之計苟寅旣滅政歸四卿而公室愈弱季漢之袁術唐室之朱泚韓建董昌等肆行篡竊卒爲各鎮所并而王室亦隨以亡此勢之必然也

吳侵陳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三

春秋之終若無吳越侵擾中國則其勢猶不致遽成戰國蓋周公制禮會盟聘問所以柔一世之人心禮不盡亡周必不滅定哀以前五伯雖強禮未盡廢故兵禍未烈自吳越憑陵上國專恃強橫不知禮法自是而聘問會盟之禮盡廢安得不成戰國哉故春秋於吳越少恕辭

齊陳乞弑其君荼

春秋書篡弑有因上下文而見者如書陽生入於齊弑其君荼而自立則陳乞主謀之罪不彰書陳乞弑君而

上書齊陽生入于齊則陳乞之弑爲陽生弑也而陽生弑君之罪亦不可掩

孔子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凡篡逆大故舊史本有春秋不必削之舊史本無春秋不必增之則亦何以懼亂賊哉蓋史本天子所藏孔子之時屢因兵火而已多殘闕若更歷數百年恐蕩然無存孔子因而修之使弟子守之王室之史雖亡而孔子之史不亡所以懼萬世之亂賊也若孔子不修春秋則此二百年中亂賊後世何由得知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三

越圍吳

夫差亡國酷似苻堅堅不伐晉國亦不亡夫差不伐齊國亦不亡此猶策論國勢耳若論人君之道則二主不伐人國亦必亡者也夫差殺子胥用宰嚭荒淫自縱苻堅以秦燕亡裔布列顯要而又荒淫自縱安得不亡然王猛一日不死苻堅一日不亡夫差殺子胥則又出其下矣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

自吳越爭衡上國江淮間爲其出入之地蹂躪數十年

無復子遺自是江淮之間歷秦漢數百年尙難生聚至
後漢時孫氏據而有之始日漸繁盛駸駸乎天地之氣
自北而南矣

李悝

李悝之盡地力卽商君開阡陌之祖平糴卽後世常平
之祖著法經卽後世律令之祖悝亦人傑矣哉然秦漢
以後所以盡變先王之法者皆由於此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一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一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周紀

命韓趙魏爲諸侯

温公之言禮自是千古正論然禮與勢相輔而行者也
以秦項之強無禮以維之固立見破滅以義帝之正無
勢以輔之亦立遭篡弑威烈王之二十三年三家分晉
已數十年其所以未卽請命者畏齊楚兩國之議其後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一

也至是則諸侯之勢已成齊楚亦各視之爲諸侯是以
相率爲之請命於王王如不予則亦自侯耳且周之所
以得延一線者以名器所在彼耽耽者尙欲出自王命
以爲榮至旣不能得則諸侯何賴有周周亦何賴以自
延哉魏孝靜手翦爾朱唐昭宣密圖朱温可謂能自強
矣然而卒就殄滅者勢弱故也曲沃武公滅晉請命僖
王王如不許武公之君其國固自若也蓋其勢已成也
僖王不能制晉而謂威烈王能制三家哉然三家分晉
則實秦并天下之機遂使封建井田先王之法蕩然無

存古今一大轉局實始於此宜溫公之通鑑卽以此託始也

尹鐸損戶數

損戶數之舉若在後世乃是隱戶匿稅罪不容誅以知法過密則才人束手脫有緩急君臣同歸於盡耳

襄子奔晉陽

國之所賴以存者民心而已民心得雖貧弱可以支民心失雖富強不可保襄子出奔長子之城厚完邯鄲之倉庫實皆不往而獨往晉陽誠以晉陽之民心可恃且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二

有尹鐸之賢也民心之所以可恃者損其戶數故也然則爲國者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三代藏富於民而歷世久長秦隋藏富於國而亡不旋踵其亦可以鑒矣

智果別族爲輔

智伯有智果絺疵而不能用宜其亡也既而果則別族爲輔疵則請使於齊蓋言既不用不得不爲身謀也智伯之亡亡於挾全盛之勢然使不伐趙三家亦無覺可乘苻堅之伐晉完顏亮之伐宋正同

豫讓報仇

豫讓既能爲智伯復仇則當日伐趙讓受國士之遇何不極言苦諫蓋亦勇而寡謀者春秋時專諸要離而後復有豫讓自此而聶政荆軻輩出矣以萬乘之尊將相之貴不能不畏匹夫此亦一變局也

盜殺韓相俠累

聶政荆軻綱目概書曰盜春秋大居正之義嘗謂軻政之徒過於剛孔光張禹王祥褚淵之徒過於柔二者固相反者也然禹光之徒雖遇孔子不能厲其氣軻政之徒如遇聖賢裁成尙可化其凶頑之性得比孔門子路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三

何者禹光之徒天性已汨政軻之徒混沌未鑿故也是以君子寧取夫過剛者

聶政知有母在不敢以身許人至殺韓相猶自毀其面以冀免其姊之連坐其於骨肉之愛亦云篤矣卒以一顧之恩直捐其軀使其澤以詩書豈非逢比之流哉此孔子所以言雖有忠信不如好學也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

秦獻公敗三晉于石門駸駸而東自此魏無寧歲蓋兼并之勢成矣春秋時中原之國惟晉爲大鄰晉之國皆

不得逞惟楚與吳越爲遠故得以漸而強秦欲東出以晉之全力制之二百餘年而秦不得逞至此三晉已分力不足扼秦秦一出關而魏首受禍地又四平其折而入於秦也宜矣

秦孝公雄武沈毅其才畧似勝穆公若在晉文之世恐中原諸國不得安枕蓋當時晉以全力抗楚故僅能支拄若加以孝公之發憤尋仇則秦近而楚遠勢必以全力拒秦而楚豈得不蠶食中原春秋已爲戰國矣

秦以衛鞅爲左庶長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四

商君出處與管仲畧同仲本在魯魯不能用卽用之而國小不足以展其才鞅之在衛猶是也仲以俘囚見鞅以嬖倖見同一辱也仲一用而春秋之局勢成鞅一用而戰國之局勢成蓋會盟聘問王者之制而所以上下一體者有忠信以固之也管子專用虛文外託尊王而實意亡矣然春秋二百年王道雖微而列國猶能相保尙賴有虛假之禮以維持之也至鞅一出而會盟聘問之虛文亦且掃地無存專尙詐力以欺人國於是戰國之局勢成管子託王道而盡失王道商君圖霸功而盡

失霸功管子者周公之罪人也商君者管子之罪人也三代以德治民而以教輔之管子以教治民而以法輔之至商君專以法治民而以刑驅之蓋愈趨愈下矣

韓以申不害爲相

刑名之學未有不自罹其禍者申子雖幸免然請而不應亦其效也特風俗積玩非此不足以振亦醫者之劫藥也若積弊旣去加以培養則善矣

秦廢井田

管子官山府海首亂先王之制然山海乃齊國獨擅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五

利他國不能盡效至商鞅開阡陌則各國皆可效尤於是乎井田廢矣井田廢而天下無定民離鄉輕家日用之物不得不舍重而取輕粟帛變而爲錢錢變而爲鈔其勢然也由是公卿貪婪商賈逐末盜賊縱橫皆以其物輕之易舉也假令仍用粟帛其弊豈至於此鞅真千古罪人哉夫阡陌之開諒不始於鞅周祚歷五六百年人眾地少小民私開隙地往往而有然畏國法未敢施之通都大邑至公然下令開之民復有所顧忌哉

齊伐魏以救韓

龐涓勇而無謀前既因伐趙回師與齊戰而敗豈不知孫子之謀今乃復蹈故轍其死也宜哉孫龐相較蓋不啻上下牀宜其忌孫子而刑之

秦封鞅爲商君

三家分晉魏爲最強以全力拒秦猶可支也自惠王獻河西之地於是秦兵出函谷進無後顧之憂退有屯戍之地其勢遂不可制則魏失河西實秦并天下之機也

秦人誅衛鞅

嘗論國分則人才愈多如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後五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二六

代皆是蓋千戈擾攘各據一隅非各有英賢支柱其間何以相持數十年數百年而莫能統一也究之人才亦須文人之筆潤色之如春秋有左傳戰國有國策皆雄於文者故人才之奇更覺有聲有色

孟軻至魏

當魏失河西之後微特魏國危迫卽各國亦自此而危殆孟子之梁其扼秦之策胸中必有全算讀制梃撻秦一章隱然想見秦梁不能用使聖賢經濟不得一展讀史者惜之

蘇秦爲從約長

合從擯秦當時六國畏秦強暴久蓄此念故蘇秦一說卽成惜其專恃虛聲遙相應和故不久卽解若以孟子之仁義行之豈不同心戮力睦若一家哉

孟軻去魏適齊

魏地當秦衝爲六國屏蔽孟子初計思用魏以制暴秦則諸國俱蒙其福故於魏尤惓惓至惠王父子俱不能用然後不得已而至齊齊雖大去秦最遠用齊則可緩圖秦而不能急救諸國此孟子所以先梁而後齊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七

孟軻去齊

孟子七篇言王齊言安天下未嘗言治齊之法蓋王天下安天下甚易而興利除弊使世道如文武成康之盛非數十年培養豈能遽奏其效哉

張儀連衡

張儀以利害說六國使之不得不連衡蘇秦以利害說六國使之不得不合從張儀蘇秦易地則皆然二人雖以口舌得官亦大是難事

秦甘茂伐韓宜陽

自古疏逃之臣奏功疆場必有維持調護於君側者然後可成不然微特無功必且獲禍至有明曾銑開邊亦與首輔夏言熟議卒至被戮乃世宗之剛愎自用喜怒無常又不可以常理論也

趙始胡服招騎射

古者車戰被甲步卒亦甲惟騎不可甲胡服當是短衣窄袖便於上馬發矢欲騎射以胡服爲宜後世攻戰不甲當由騎而沿至步也

趙君自號主父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八

主父之所以傳國者欲入秦耳萬一被執國已有君可無他虞雖行險徼幸然英斷亦可想見

秦伐楚取八城

當時六國惟楚爲最大而卒至削弱如此入綱目以來各國皆有謀臣策士內而富國外而強兵而楚獨寥寥甚矣人才之可貴也或有人而其君相不能用與

齊韓魏伐秦

三國之兵豈真能危咸陽秦君知其銳氣百倍若不講和必多屠戮人民蹂躪城邑不如姑與之地俟三國兵

退而河東三城尙可徐徐收復河東三城近於秦韓魏豈敢久據其必復爲秦有可知此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也

趙故太子章作亂

主父本英明之主徒以溺愛吳娃遂至廢立亦知廢立必生禍亂因而及身傳位當可無虞萬一有變亦在身後豈料身罹其禍哉自古宦寺亡國猶有專權之罪可數而女子亡國破家往往無罪可指然則女寵之禍人國尤烈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九

楚君迎婦于秦

春秋書婦姜者以有姑在故也本國史官書本國事自應如此若綱目則異是何以書迎婦不書結婚蓋秦者楚君不共戴天之仇也楚君之娶秦女與魯莊之娶齊姜將毋同綱目若曰楚君爾忘秦人之殺爾父乎而顧娶婦以見禰廟乎

秦立齊爲東帝

秦立齊爲東帝此秦之謫也六國惟齊遠於秦秦欲伐之越境攻城最難得利卽得亦不能守故立齊爲帝使

諸國聲罪致討而秦且伺其後而承其敝幸齊不墮其計耳。

燕封毅爲昌國君

劇辛之論老成持重不愧爲燕之謀士惜樂毅銳於滅齊不用其策其後皆如所料豈知齊大燕小當齊破燕時燕僻處極北與齊近而與諸國遠齊尙不能取燕今燕縱能滅齊諸國之兵必起韓趙攻其國都楚魏攻其境地燕豈能支樂毅見不及此卒至身且不保其爲謀也亦疏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十

齊立法章保莒城

齊破燕都而殺噲噲乃昭王之父昭王與齊不共戴天乃必報之仇也尹氏謂其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是時微特無方伯亦且無天子孟子與齊梁二君言祇言仁義并不言尊王時勢如此迂闊之論真遠於事情矣

趙獻璧于秦

璧亦玩好物耳何難與秦其不肖與者亦猶子產不肖與韓宣子環耳秦豈真欲璧哉正欲嘗趙耳若非相如再折其氣趙亦危矣

秦趙會于澠池

不會則示弱趙必被兵會則恐被執若非相如張目一叱趙王又一楚懷王矣相如之功勝於魯之曹沫當時趙爲強國秦縱執趙王而去相如必死廉頗必立太子而守國方且使趙人以復仇爲名故秦人不爲也

秦圍趙闕與

秦圍闕與廉頗老將以爲不能救必非怯敵趙奢以新進自任謂將勇者勝早已胸有成算堅壁不進進諫者死皆所以懈敵也但用兵終屬危事離國都三十里而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十一

止萬一趙君責其逗留畏敵何辭以對闕與武安皆陷更何以藉口敢諫者死士卒因而離散又柰何後宋義救趙用趙奢故智卒以獲禍用兵豈易言哉

秦以范雎爲客卿

范雎所言外事智亦出穰侯等之上宜乎奪其位而據之也然穰侯攻齊欲以廣其私邑非爲國計雎所以一言而合昭王之意

觸龍諫趙后

春秋能言之士委婉和平能以是非動人戰國能言之

士雄快峻急能以利害動人此世風之下也觸龍之言深中太后之隱何得不聽

楚封黃歇為春申君

黃歇此舉畧同相如然相如還璧而身留為質秦王怒而殺之亦未可知相如徒欲以一死折秦以明趙國之不可輕其不死者幸也若黃歇之歸太子應侯之言早在黃歇算中固亦自知必不死也歇不過圖富貴非真能忠楚者也厥後進妃於楚王其事又與呂不韋同歇亦多智矣哉然卒死於李園之手機詐足以害人亦還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二 三

上黨降趙

趙受上黨較侯景以河南地降梁而武帝受之尤為愚闇趙王不足責平原君何以亦有此請然馮亭獻地意欲韓趙合從為趙謀者不受其地而發兵救韓斯為得耳

按平原君勸趙王受上黨亦自有說若秦得上黨則屯兵戍卒趙不得一夕安枕不如受之而與韓共拒秦也

秦白起破趙軍

當時楚與韓魏屢被秦兵連歲割邑國勢俱弱齊燕交攻亦俱殘破惟趙獨全又有謀臣名將支撐其間在六國最為強盛獨此一著失策遂為秦攻自此而趙遂削弱六國卒并於秦豈非天哉

毛遂自薦

毛遂之言使楚君且怒且愧不得不從武侯激孫權同破曹操亦是此法

魏晉鄙帥師救趙

信陵君之救趙與項羽之救趙同一奇功其襲殺晉鄙亦猶羽之矯殺宋義晉鄙庸人逗留不進若非信陵則六國之并何待始皇信陵君誠戰國時第一流人物也

厥後漢高祖獨為信陵君置守冢宜哉

貧賤驕人田子方而後至於侯生則又加甚宜後有阮儒之禍也然其謀萬全不愧公子敬禮世之無才而傲

睨王侯者何也

秦殺白起

大將之道寧可為君所殺不可為敵所敗武安之不起亦猶是也不聽吾計今何如得非應侯讒間之言乎秦

之所以急殺白起者亦自知秦軍必破懼爲所笑故先賜劍耳白起之殘忍斷無自全之理而死非其罪與千古忠臣義士同一冤憤天之罰惡亦奇矣哉

王入秦

嘗論周之亡以積弱而自亡非秦滅周也三代以上之天下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天下也三代以後之天下小役大弱役強之天下也孟子之言斷盡千古孟子如用於戰國當不拘尊王之名微論孟子即使孔子在春秋如有用孔子者必能興其國遲之又久必如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

西

王之興周亦斷不至削本國之疆土以歸於周室即如魯用孔子亦未嘗遽削季氏之權歸於公室但季孫果久用孔子則國富民安君臣一體季氏亦何樂有專擅之名而不還諸公室哉自此以後魯行王道列國豈有不歸魯者哉然魯不能推列國而奉之於周也則魯之興亦必如文王之興周不伐商而周自有天下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二

男家祥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三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秦紀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荀子論兵乃古今第一文字使時君能用其經濟豈可量哉讀其全書亦多粹語真聖人之徒也史記作傳以荀子與孟子合其識精矣韓子云孟子醕乎醕荀子大醕而小疵則其識更精矣惜性惡之論爲宋儒所極詆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一

其實乃勉人從事於學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荀子毫無游說之氣其出處亦與孟子畧同非若後世儒者有學無行謂其立論多疵則聖門中可議者多矣何獨苛求夫荀子哉

仲連逃爵

魯仲連每有游說必能成功及其既效則又飄然遠引神龍見首不見尾其俠士之雄乎

秦伐魏

是時魏已奄奄一息信陵君猶能率五國以敗秦師可

見六國非無可爲之勢設以信陵君爲魏主六國必能延百年之命又使魏用孟子必王天下殊令讀史者慨想無窮嘗思六國其拒一秦而卒不敵者有故秦有函谷關爲蔽故雖敗而閉關自守不過損兵折將其土地不至蹂躪若秦攻六國皆可深入其地是以不支厥後漢高祖與項羽相持卽用此法設險守國不可忽也

秦鑿涇水爲渠

秦鑿涇爲渠與築長城皆萬世之利然卒以勞民而自速其亡可鑒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二

秦之所以强者國不被兵內修農功外修戰備伐人之國或卽虜其人民以充前行取其粟米以省餽運安得不勝後世夷狄之禍中國者亦彼能來而我不能往故也

廉頗奔魏

廉頗思用趙人爲將者須得此意蓋將與卒必有家人父子之意而後可以取勝驅市人而用之惟韓信爲能戚繼光用南人守薊門亦以將識兵情兵奉將令故否則不能也

趙李牧伐燕

李牧之禦匈奴可爲千古制夷之法若如其策既不至如漢武深入其地勞民耗財疲敝中國亦不至如李唐之回紇吐蕃屢擾中國至如汴宋則真無可如何蓋以契丹已據燕薊無險可守也

秦嫪毐伏誅

秦王之事亦屬人倫之變王者之孝與士庶異國君以社稷爲重自古婦人淫亂其逞毒無所不至春秋時魯穆姜欲廢成公宋襄夫人之戕昭公北魏馮后之戕魏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三

主皆是若使太后內結嬖倖外結文信或陰謀鳩毒或帥甲戕弒至於君死國亡以秦王爲孝可乎則其遷太后於別宮亦勢使然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恐書生之常論不足以例國君也然秦王聞茅焦之言而立解者正以謀臣策士多爲文信擢用使文信內結謀臣外連六國其禍不可勝言故立迎太后而卒致文信於死地也

魏公子無忌卒

韓王以國君而弔鄰臣蓋以信陵若在尙可聯絡六國

以拒強秦信陵一死而韓必亡韓亡而諸國亦以次而亡其弔也蓋亦以自哀也

秦大索逐客

李斯之書與茅焦之諫同以游士解體為辭卒能使暴主立時改計游士氣燄之盛可知豈獨當時有阬儒之禍哉漢祖得天下棄儒不用文景尙黃老六七十年間儒者屈辱摧抑亦已甚矣於是變游說而為誦讀變口辯而為文章至孝武而始尊崇儒術表章六經信乎吾道固有盛衰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四

秦呂不韋自殺

隋煬之弑史無明文綱目特書其弑所以正三綱也秦政殺不韋而綱目不能書其弑父不韋自以為智絕一時豈知其子殺之而并不得謂之大逆愚亦甚矣

韓稱藩于秦

韓非之書真富國強兵之要術當時游士議論罕有及者使其見用當在商鞅李斯之上卒至被讒而死有幸有不幸也武侯勸後帝讀韓子誠為有見不以人廢言可也

龐涓與孫臏同門蘇秦與張儀同門李斯與韓非同門卒至互相傾軋戰國之士其傾險如此

趙殺李牧

南宋不殺武穆中原可望恢復趙卽不殺李牧不能救亡然柰何以就亡之國而猶自戕名將令讀者千載下猶有餘憤也

盜劫秦王

是時雖湯武復生亦不能救六國之亡燕丹智窮力竭有此一舉以為劫亦亡不劫亦亡誠可憐憫尹氏發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五

乃以速禍譏之夫無道秦可以比諸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但使有誅之之志不必其果能成功也若以為盜劫可貶則用兵力又不足勢必如韓王之入朝稱藩以至束手待斃而後可然綱目又何以屢貶韓王也

秦王翦伐楚

自古將數十萬兵而取勝者甚少王翦伐楚何以必須六十萬誠以楚地廣必分兵攻取使之備多力分而後可勝然空國以伐人國亦危矣哉

王更號皇帝

祖龍御宇乃開三代以後之天下也自漢以來二千餘年刑政法度皆莫能出其範圍論其才恐湯武亦不能過論其惡雖桀紂無此甚湯武得天下桀紂失天下祖龍以一身兼得失亦古今第一奇人也

帝東遊

荆軻之舉與張良同一義憤有荆軻之刺而後有張良之擊有張良之擊而後有陳勝之起即謂亡秦者倡自荆軻可也孰謂燕丹之計誤哉

燒詩書百家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六

田恆三家其祖父柄政百餘年漸至強盛而後不可復制若趙高一闕豎耳而天下之權歸於掌握廢封建之禍其烈乃至於此且封建之法載在詩書實遠勝於改置郡縣無愚智皆知之李斯以爲欲永絕封建非焚詩書不可斯之敢於滅古制其罪浮於白起之阬降卒

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荒淫以爲羣臣百姓皆不足慮惟恐諸公子中有賢者因民弗忍起奪其位耳秦苻堅金世宗皆可證也於是不得不殘害宗室然使諸公子各有分地其殺戮

何至如是之易此廢封建之故也

陳勝吳廣起兵

秦以後以布衣起兵而得天下者漢明是已其以布衣割據一隅者不可勝數秦以前無是也此不封建不井田之故也蓋井田之法民皆土著各有恆產不敢爲盜井田廢民多遊手其爲盜自易封建之法間有盜竊本國自能撲滅不至蔓延封建廢州縣兵力不足盜至不可收拾而後上聞此布衣之所以得國得天下也

楚軍敗走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七

孔鮒一儒者知涉必敗而能進諫蓋書生多知兵而不能將兵用書生者當用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使孔鮒將兵立見其敗若聽其言涉必不敗漢孝武惡狄山之言而使之禦匈奴成都王穎愛陸機而使之作帥皆置之死地股浩房瑄若使之坐而運謀或當有濟惟一將兵則一敗塗地用違其才故也

武臣自立

陳勝若從張耳之計先立六國後佐以賢將使之各徇其地則無自立之變矣武臣自立於是乎自立者接踵

而起不相統屬勝以孤軍安能支拄強秦哉

劉邦起兵

沛公初起與項梁無異然卒以成以蕭何素繫沛公腹心為之謀主故也

秦漢之間父老猶能約束其子弟司馬相如檄蜀文亦是責其父兄去古未遠也

項梁立楚懷王

自來假名號以起事者後皆有篡弑之罪曹操劉裕高歡宇文泰之徒皆是即唐高祖亦不能免項梁起事時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八

若直稱楚大將軍入關破秦既定而後稱尊即不幸敗亡亦不失為豪傑之士乃擁立懷王卒詒項羽以放弑之罪予高祖以興師之名豈不可惜然此事後之論也當起事時人微勢孤豈得不託名哉

章邯擊魏

章邯屢戰屢勝此秦用法令之效雖在旦夕猶能倔強於一時若以秦之法行周之仁義其國豈可量哉然秦之法令多與仁義相反又難以兩全也

李斯夷三族

斯非重爵祿實懼禍也此時始阿二世其平日尚為二世所嚴憚可知使專任李斯秦地猶可不失猶之李林甫一日不死安祿山一日不反小人之才得君子而駕馭之其裨益正自不少胡亥之荒淫趙高之姦惡古今罕有天生二人以亡秦國豈偶然哉

李斯說二世以嚴刑蓋人主好殺則羣臣救過不暇不得曲媚宰相而宰相之權自重唐之李林甫明之嚴嵩皆是也趙高說二世以勿臨朝蓋人主不臨朝則庶政決於宦官而宦官之權自重唐之仇士良明之魏進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九

忠皆是也

楚以宋義為上將軍

觀懷王用人遣將大有斟酌實非庸主惜其立於人手大權旁落卒被放弑可悲也

楚遣沛公伐秦

沛公規模氣象渾然不見圭角其經營措置皆能使人驚心動魄而沛公若經意若不經意此其所以大也石勒見能到此故以為勝於光武

楚破秦軍

是時解趙之圍當如救焚拯溺宋義固知兵者也而乃
停軍不進豈真疲懦怯戰欲如晉鄙哉蓋欲效趙奢解
闕與之圍耳安陽距河不遠一日而至所謂出其不意
也豈料項羽之遽行矯殺哉

南陽守齧降沛公

良不先教攻宛及沛公既過而後還兵攻之此兵法也

沛公入武關

沛公去冬奉命入關至此始至何遲遲也是時秦地完
全秦兵尙強章邯引兵圍趙其鋒甚銳若徑欲攻關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十
前有堅城後有勁敵沛公孤軍必不能支俟邯降楚而
後直入攻關其勢必舉至降陳留攻南陽淹留時日託
言所過必下恐其腹背受敵者皆詭辭也

趙高夷三族

治世君臣焦心苦思天下同受其福而後亦皆自受其
福亂世君臣窮奢極欲天下同受其禍而後亦皆自受
其禍

沛公擊嶢關

兵不厭詐何留侯而亦如此是時沛公已入武關則嶢

關破在旦夕良之所以汲汲者正以項羽將至故急欲
定秦以王關中耳觀後之守函谷關以拒羽可知矣

沛公守函谷關

沛公遣兵守關自以爲當王關中諸侯宜悉受其約束
入關時并不使人致命懷王則其有帝制自爲之心可
知後以力不敵羽不得不俯首受制使當時無羽高祖
亦必廢義帝而自立天生項羽所以資高祖也

當時羽不殺沛公不爲無見沛公先入關功無與比秦
民戴之如父母沛公見殺則諸侯忿怨關中必亂項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十
躊躇再四故不遽殺又以漢王在其掌握不慮有他變

也

立沛公爲漢王

三秦之地王秦降將者備漢王也若封諸侯則與漢王
同功一體恐有聯合之勢若章邯等舍羽無從託命必
不能與漢王合漢王欲出必先收關中豈非籠中之鳥
哉抑知秦人怨邯等入骨髓故漢王一出而卽束手來
歸

漢遣張良歸韓

當時項羽若自王關中雖百沛公何能為沛公自忖蜀地遠惡又諸侯各自歸國則天下已定豈能復出而爭天下哉不如乘此未定之時與項羽決一雌雄猶可徼幸於萬一微蕭何之言殆哉張良一心為韓其後歸於韓者亦以為諸侯就封天下已定各事其主耳後若無田榮之反漢王亦豈敢動哉

齊破楚軍

觀項羽分王諸侯若使各就其國安靜無事則井田封建猶可以復乃齊王陳餘與高祖同時發難豈天意別開一局不欲復興古法乎

張良復歸漢

項羽若以良事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則當時良從漢王而來何不即殺良而殺韓王哉羽愛慕良才欲其為己用知其乃心韓國且恐其相韓而與漢合故先殺成以絕其念豈知羽一殺成而良欲報仇其歸漢之心始決此羽又以良資漢王也

漢以韓信為大將

天下大勢劉項興亡皆在韓信算中若復加以學問豈

至不保其終哉

蕭何輔高祖如收秦圖書勸漢王之蜀薦韓信保守關中等事皆有關於天下之安危漢業之成敗後世以武侯方蕭何吾謂道德學問武侯則過之而才則不相讓也

項籍弑義帝

項羽此時何以急行篡弑正恐諸侯起兵借義帝為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耳而不知適為諸侯藉口之資也

陳平為中尉

凡事英主最易如魏無知之代白陳平及陳平之自白漢王皆坦然不疑此其所以興也若使庸主必將斥逐陳平而又遷怒舉主矣然陳平雖與留侯同為漢王謀士其品誼實非留侯之匹也

隨何使九江

英布乃項王心腹之將何緣與楚有隙正因羽使布殺義帝為天下所指斥布乃自悔而始貳於楚耳

漢王至滎陽

高祖之得天下勝著全在據滎陽而自守蓋項王自戰

其地滎陽以東畧無完土高祖既阻滎陽則滎陽以西皆可保境息民而韓信又得以其間畧定趙魏燕齊安得不勝此亦猶七國時秦閉關而自守開關而出戰耳

韓信破趙下燕

陳餘若從左車之言信亦必有他策破趙觀其分兵從間道入趙壁可知左車降燕之策亦在韓信算中問之而與己意相合乃決其策之必可行耳

九江王布歸漢

漢王之待英布前倨後恭先儒謂其得用人之術竊意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古

不然漢王豁達大度求賢若渴門無留賓來見時適當洗足卽以洗足見之非有意折辱之也觀酈生入見亦如是可知使布折之以禮漢王亦當改容以謝若謂其有意折辱英雄始爲之用則魏王豹以謾罵而反貫高等以謾罵其主而謀逆安有無禮可以用人哉此乃漢王之過後世反以爲師豈不可哂至其供御如王者布本以王者來降自當待以王禮亦非有意優崇也布之私心忽怒忽喜乃自爲其顛倒耳非漢王有意顛倒之也

立六國後

漢王自恃用兵非項王敵必使備多力分待其勢孤援絕而後擊之此漢王之算其全局也是時韓信畧定西北不能分兵與項王者彭越英布耳而英布孤軍彭越游騎又未能牽制項王故聞酈生之言未暇深思而欲用其策良卽不言漢王移時必悟蓋此時形勢六國不應立後不待智者而決豈必留侯哉

漢王奪韓信軍

此時漢王危如累卵楚既拔滎陽成臯若乘勝長驅直入關中蕭何必不能守漢王若先入關則項王叩關而攻縱未能立破漢王如籠中之鳥而韓信所定之地必皆畔漢爲楚矣漢王自度關中既無兵可發惟有趙地新定其軍可用若復遣使與韓信相商徵發其兵則遷延時日楚兵已入關矣故脫身輕往立時調將發兵南向真可謂從天而下韓信豈能料及誠善於將將也此策出自漢王全算恐良平未能見及卽能見及無此神速亦不能濟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古

彭越下梁

也

漢之所以得稍休息者賴越之游騎鈔掠攻擊使楚不得不還救然則論戰功信爲上越次之越乃漢之奇兵也此時若無越破梁漢王卽得趙兵南向恐楚師方銳亦難相持

韓信襲齊

信不襲齊則不至自王他日猶可不死然則信之禍崩徹成之也究之信不破齊則齊之從漢必不堅龍且至齊又將從楚且垓下之圍信能得齊兵而後能勝楚也此時漢已操全勝矣東北之地漢已畧定楚惟以一隅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三 夫

楚救齊

歷觀韓信用兵無論己兵多寡敵勢強弱莫非用奇然皆以全力制勝并無冒險徼幸之事故百戰百勝未嘗一挫蓋奇中有正也

楚與漢約

項王危急情形亦屬可憫蓋韓信既不聽武涉之計項

王亦別無他策惟有歸太公呂后激發漢王之天良以徼幸於萬一耳漢兵不退楚兵豈敢東歸其所以解而東歸者亦冀以至誠感動耳此真婦人之仁也是時漢王必不西歸亦欲待良等進言以決策耳留侯之策乃范蠡教勾踐滅吳之策也然業已講解而又攻之似范蠡猶不爲此乃前日教沛公破曉關之故智程子謂留侯有儒者氣象此豈儒者之所爲乎竊謂三代以後名臣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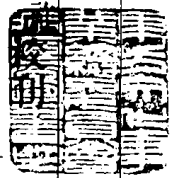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三

七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三

男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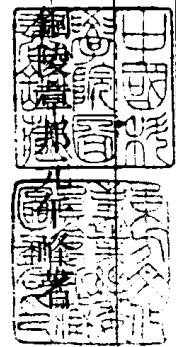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四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貴池劉瑞芬芝田



漢紀

圍籍垓下 高帝

項氏之亡固由於不仁亦由於失勢也沛公由蜀取關中即以關中為根本徵兵徵餉皆取給於關中故與項羽相持雖屢敗而能復振由根本之地毫無動搖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也若羽從項梁渡江而西即以江東委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一

諸閩越之君長棄如敝屣滅秦之後即都彭城夫彭城乃四戰之地無險可扼高祖初出關即已入其國都會不知警卒至兵盡餉絕計無復之而始謀渡江嗚呼晚矣

奪齊王信軍

項氏已亡天下悉定高祖何急奪韓信之軍也是時天下雖定諸侯與高祖君臣之分猶未定也若使信與布越連衡各自稱王則山東非復漢有信之才過於布越奪其兵權不得不俯首就國而布越輩亦各聽命無他

慮矣漢祖將將之能千古罕有

斬丁公

高祖斬丁公蓋惡其向日之窘己非惡其不忠於項氏也若謂其不忠當斬則項伯以羽之季父乃背羽而私高祖其功既高於丁公什百其罪亦大於丁公什百何以不斬項伯而封為列侯乎竊意其斬丁公也或慮其戲侮如陳涉之誅故人或薄其無才如晉侯之誅頭顱故特借大義以誅之也觀於千金購季布知布之免賴朱家滕公耳漢家之治參用雜霸者以此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二

張良辟穀

博浪沙椎擊秦皇乃留侯生平第一快事其曰不受萬金之產報仇強秦計慮何等沈密必不至漏洩被禍其曰天下振動則勝廣發難即緣此一擊而起也蘇子瞻以為留侯少年俠氣得黃石公挫抑始歸於純此書生之論也即以此舉為滅秦之嚆矢也可

執楚王信以歸

此時人告信反高祖猶張皇如此則滅項後若不立奪信軍信一搖足天下未可量也然是時信即反亦必就

禽蓋君臣之分已定人心亦已厭亂更無從煽動也
信以高祖爲善將將真是知彼知己至以高祖爲天授
非人力則其心怏怏不平可知

大封同姓

此時封諸王若各與以一郡之地後豈有七國之變然
高祖本意非地大人眾不足以懾服異姓制其逆萌也

匈奴寇邊

冒頓雄才大畧不減秦皇漢武乃知天生豪傑不必盡
產中國亦不必盡識詩書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被圍平城

帝之賜家令金封劉敬皆出於至誠不假勉強是卽成
湯之改過不吝也豈光武太宗所可及哉

陳平祕計漢人恥之故不載正史留侯必不有此此如
叔魚能歸季孫而叔向不能也

帝至長安

高祖怒宮室壯麗乃帝王之量何言天下未定故可因
以就宮室何耶是時民苦兵革使治宮室其所樂從若
使安靜已久重復勞民必至嗟怨孝武以宮室疲敝天

下乃承平日久子孫自然奢侈非詒謀之過也溫公之
論正而近迂

匈奴和親

和親之議流毒千古高祖前誤於不用劉敬之言此又
誤於輕用其言甚哉聽言之難也

徙豪傑於關中

劉敬此策誠爲得算若不早徙大族恐七國之變未易
殄滅周亞夫得一劇孟大豪猶以爲喜使大族散處列
郡同時響應將如之何然非乘開國兵威遷徙亦不能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四

如此之易

趙王敖廢

貫高輩亦荆軻聶政之徒所謂祗金革死而不厭者也
若加以詩書當與子路同科此種人乃張禹孔光輩之
聖藥也有貫高輩始知張耳之能得士也

陳稀反

高帝之誅賞每多不測不獨赦趙守尉封趙子弟也其
他誅賞亦率多類此然皆至當不易所謂寬聰明作元
后也

后殺韓信

后殺韓信必高祖已有成言不然后即擅殺不顧蕭何素恭謹豈敢共謀其事且何何不為陳平之囚樊噲俟高帝歸而自殺之哉

淮南王布反

高祖豈真使太子擊布哉欲以觀羣臣之向背耳

以太牢祠孔子

過魯祠孔子蓋感項王已死魯不冒下而猶聞絃誦之聲故也然則高祖非不知重儒若得顏曾之徒輔之其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五

功業豈止此

遂還宮

高祖本無易太子之心特因溺愛戚姬不忍重違其請留侯深識高帝之心故借四人之神奇使高祖得詞於

戚姬耳

下何廷尉獄

蕭何之繫高祖出於有心蓋何守關中十有餘歲百姓止知有相國不知有皇帝故猝然繫之使知相國功高猶見屈於皇帝所以為後世慮至深遠也

詔陳平斬樊噲

高帝詔斬噲本為無罪陳平傳詣誠為得當以噲之忠直借令不死不但不與諸呂同謀必能制其逆節蘇氏之論不無太過維陳平不斬樊噲乃慮禍之私心非為國計也

太后殺趙王惠帝

諸呂之變早在高祖算中然不早為處置者正以諸呂皆庸才一周勃足以制之不煩別有經營耳至趙王戚姬之死高祖蓋亦逆料之而無如何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六

曹參為相國

獄市者獄市也疑古字獄與獄通獄為齊都中之大邑孟子所謂莊獄之間也蓋獄市乃藏垢納污之處擾則必亂故參以戒後相不然獄也者乃繫罪囚之地何謂勿擾乎

封山朝武為列侯

後世有以山朝武為孝惠真子謂孝文既立若殺孝惠真子似傷於厚乃史臣之曲筆也說恐非是孝惠果有真子三人平勃等既誅諸呂亦不敢舍孝惠真子而援

立代王當時內有朱虛侯外有齊王恐未冒晏然已也

立呂祿為趙王

朱虛以呂祿女為妻故令入宿衛至此鋒銳盡露而太后不殺何也蓋太后方借寵任朱虛以釋大臣之疑以消諸劉之忌故姑忍之耳

齊王襄討諸呂

齊王還兵待約實為失計此時若鼓行而西不待入關大臣必已誅諸呂誰敢復迎立代王齊王以朱虛為內應必無他虞此蓋天啟孝文之故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七

迎立代王恆

文帝

代王賢名必在齊王之右大臣迎立實出公論適又有舅家相形是時代王猶豫薄昭先往功亦不細後乃被誅此文帝剛斷之過

周勃為右丞相

袁盎之論亦猶王欽若之譖寇準真是讒慝之口此語若對周勃言則為忠告對文帝言則為讒間後勃幾不免非此言啟之乎

右丞相勃免

君獨不素教我對癡獸如畫此與安樂公誠如尊論晉惠帝為官為私之語何異然而當大任者即此人也木訥近仁高祖知人之明不可及矣

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

朱虛久應封王因欲立齊王文帝忤之後忤心已化欲封而不得茲因封子而先封諸王可謂善於救過

淮南王長殺審食其

此時若數其罪黜為庶人淮南不惟俯首無辭亦且甘心聽命俟二三年後封以小國何至謀反而死致有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八

布斗粟之謠此文帝仁者之過也

下周勃獄

下周勃於獄亦猶下蕭何於獄皆有深慮此乃文帝學高祖而過者也景帝殺亞夫則又過者也祖宗作法不可稍偏

匈奴復請和親

中行說既降匈奴其教匈奴與漢為難皆中要害匈奴聽之益肆憑陵契丹得趙延壽西夏得張元皆然如使數子在中國一尋常之人耳可見外夷風俗淳樸得智

謀之士遂如虎附翼矣

封王子安等為列侯

賈生此疏不避嫌疑得春秋大居正之法後安果謀反卒應其言使孝文置諸論思之地其裨益豈淺鮮哉

徙淮陽王

賈生此議不啻大聲疾呼其忠誠懇摯大類屈子令讀者為之嗚咽

匈奴寇狄道

晁錯各策通達政體其原皆出管子商君以下不敢望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四 九

也漢治多用其言未免有雜霸氣象

赦魏尚

文吏以法繩戰將使有功不賞無罪見戮古今同慨然在漢世已然宋明以後其法更密武臣何所措手哉

周亞夫備匈奴

軍令之嚴雖至尊不能屈戰國兵法往往如此漢時近古故亞夫猶能如此後則不聞有是矣

遺詔短喪

短喪一詔孝文學黃老之流弊蓋祇知質而已矣何以

文為而不知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

破吳楚軍 景帝

吳王受封時高祖知其必反借術者言以戒之然以吳王之富強煽動各國勢實可慮賴漢興數十年休養民不思亂故得速滅晁錯若早用主父偃分封諸侯子弟之策可保無事惜其見不及此徒欲貶削諸侯以示威亦不得云無罪與明之齊泰黃子澄正同穆生之去早料楚王必反特借醴酒而行耳

匈奴王徐盧等降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四 十

侯降者為漢唐以後通弊其實無益祇以虧中國之體統耳若使降者子以一官日後量其才而用之豈為不可至唐送悉怛謀與吐蕃使受慘誅抑又過矣

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不疑償金亦是老子以德報怨流弊然當無可辨白時苦加尋究更滋事端且愈加彰揚不如直認之為妙也卓茂之子牛亦然性急不能受誣者當可以此為法

董仲舒為江都相 武帝

董子自是一代純儒然好言天文開後世讖緯術數之

學其言正心語近腐又開後世空談性命之學求其至當而切時務者甚鮮若賈生侃侃而談既有原本亦可施行論人品則賈駁而董黯論奏疏則賈確而董迂也

李廣程不識屯北邊

程李將材譬諸聖門中有顏曾曾子可學而顏子不能學非不可學也

王恢自殺

王恢之策實開孝武用兵匈奴之端然用兵匈奴實非過舉當時匈奴習詐知兵非周之獫狁可比計漢興六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十一

七十年西北邊被匈奴殺掠者何可勝數以用兵所傷將士當之當不過十之一若孝武不用兵朝鮮瀆越各國不務巡狩禱祠及土木神仙之事專事匈奴海內亦何至虛耗哉

族郭解

公孫氏議郭解之罪得春秋誅首惡之法殺之可也族之則已甚然任恢之風開自戰國漢初猶盛至族郭解而此風稍衰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

公孫弘爲丞相

平津識見議論俱有益於國是無柰孝武愎諫專欲以人從己使平津折而爲阿諛之臣殊爲可惜平津生平有似宋之王旦旦所遇之主寬仁平津所遇之主剛斷相業故稍殊耳且有容而弘忮害則心術不同

匈奴渾邪王降

武帝用人往往拔之於奴虜之中觀之於微細之事如衛霍公孫弘金日磾曼倩長卿輩用之無不各當其才卽用張湯趙禹定律令亦視其才之所宜惟一汲黯無可位置出之則憶其忠言用之又惡其太釐是以屢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十一

屢入卒不克登諸大位由其過舉太多不能容此直臣耳

少翁伏誅

文成五利往往伏誅非明也惑也武帝蓋欲嚴刑以恐後來方士使不得欺己耳其實有德之士豈肯炫於人主之前以求榮利來者非其人其人必不來也

禁郡國鑄錢

禁郡國鑄錢亦非弊政但此爲專利起見終屬非是宜禁民鑄錢而郡國之諸侯太守鑄錢如故而使之驗於

朝廷以免濫惡之弊則朝廷不虞其費不相當而民間亦不至苦於錢少

列侯奪爵

漢武此舉尤爲背謬先是令諸侯子弟得封爵已自削弱此又坐以金輕微過而奪侯者百有六人厥後復爵者卒鮮自翦枝葉宜哀平間有莽賊之禍而起義者絕少也

東巡海上

漢武窮奢極欲與秦始皇畧同而幸無覆亡之禍者用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刑嚴而不酷用人明而各當故也

荀彧執楊僕

楊僕專主和不會戰不爲無罪彧疑其反告公孫遂其執僕兩人亦不爲無罪然賴此而攻城益急朝鮮始平則彧之功亦大矣不然兩將不協辱國喪師其罪更大矣二人皆死而僕猶幸免豈非同罪異罰乎假令二人竟殺僕其罪又將何如

李陵降虜

胡騎一日奔馳二三百里陵願以步卒五千人涉單于

庭此必敗之道將畧之疏卽此可見武帝壯而許之亦是疏忽然預詔路博德迎於半道猶可免也至疑陵悔而更促陵發則陵必無生理矣陵戰敗降虜其罪雖百喙莫解司馬公乃曲爲之潤色則非信史矣胡地平曠以步當騎百無一全用兵者當知之

江充爲水衡都尉

孝武時海內富庶上無教化於是奢淫犯法相習成風人主雖欲治之無從發覺一有告陰事者遂嚴懲之以警其餘并賞告者使咸知惕息不知告許有賞遂多誣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丙

太子據殺江充

衛子夫起於微賤因生子遂立爲后孝武不過一時寵幸耳厥後太子柔弱衛青去病各已物故后與太子又皆失愛帝心欲廢之因護己短不肯輒行耳豈知姦人江充早已窺其微哉一露於堯母之門再露於以太子車馬屬吏而江充遂見信用於是充則確知上意遂興

大獄必欲廢太子而立弗陵以迎合上意而武帝不知也充又不料太子殺己而遽反此皆武帝窮兵之禍而遂及其骨肉嗣後上遂英氣銷盡痛自悔過亦猶唐太宗以承乾謀反遂欲自戕其實太子據不應見赦皇后因據而死太子豈有生理三老茂之言則又愛君之忱而不必聽其言而赦太子也

族江充

田千秋知帝已悔而後上書其穎考叔之流乎非若三老茂逆其盛怒而進言也千秋亦巧於求榮者非真為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五

罷方士候神人者

帝因骨肉之變創巨痛深有此悔悟益其天資超邁不下於唐太宗使以大儒輔之其成就當不止此

霍光等受遺詔

霍光金日磾帝益得之於二十年前非幸而中也二人以內廷供奉一旦受遺輔政出於羣僚之右而廷臣無敢譁者二人之德量固足以鎮之然亦有故漢初相權最重如王陵申屠嘉周亞夫皆能與人主爭可否至武

帝乾綱獨攬相權漸輕獲罪而死者接踵此後丞相惟守位而已丞相之望既輕而大司馬大將軍自衛霍以後人主尊寵天下莫不折服且將軍能兼兵柄非若相臣專輔朝政也然相臣擢用猶必以資望而列將軍若薄昭宋昌竇嬰輩皆人主以私寵特擢久成故事廷臣不以爲非也

問民疾苦 昭帝

桑孔之才管商之亞也後世言利者莫不祖其術而且變本加厲譬諸人身形體愈壯元氣愈虧非霍光洞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六

癥結安能剷除淨盡信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昭帝初政不減孝文宜其國脈延長歷百餘年而風俗猶厚雖莽賊篡奪光武猶能中興豈非霍光扶植元氣之效哉

病已卽位 宣帝

丙吉張賀護視皇曾孫非獨二人之厚抑亦漢時風俗猶爲近古若魏晉以後則早戕曾孫以媚新天子矣 尊武帝廟爲世宗

孝武制禮作樂可爲漢宗有夏侯勝一言可以爲後之

窮兵黷武者戒霍光廢昌邑王可繼伊尹有嚴延年一
劾可以爲後之擅廢立者戒一正主德一勵臣節兩人
皆自料必死而進言者也嗚呼烈矣

顯弒皇后

嘗讀班贊謂霍光不學無術蓋貶語也不知其功與罪
均從不學中來當廢昌邑時光問田延年於古嘗有此
否是光尙不知古有伊尹也其廢立也若稍知古今必
將遲回審顧而禍不旋踵矣其久專大政也又必固請
歸政而禍不至赤族矣今妻顯弒逆非獨不忍舉發亦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七

龔遂爲水衡都尉

龔遂狀貌眇小帝望見不悅及其對上言則渤海之治
業已成算在胸其才畧固不止辦此也故嘗謂漢世守
令可以比唐宋賢相

殺趙廣漢

趙廣漢出霍光門下光死卽搜剔霍氏以沽名亦傾險

士也帝雖嘉其能而已薄其人今又辱丞相殺之不爲
過矣

蕭望之爲平原太守

望之上疏實有君臣一體之風若稍有嫌疑此疏必不
敢上帝亦必不復徵或且因此疏而獲譴也

奉世爲光祿大夫

春秋之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
也奉世此舉爲當行乎爲不當行乎當行則有功有功
便當賞汲黯矯節發倉粟賑民獨非矯制乎望之此議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六

開後儒苛刻之論唐宋以後人才所以不及兩漢者正
爲此等功令消磨多少豪傑

封丙吉等爲列侯

丙吉前拒詔保護曾孫後又口不言功非大學問不能
有此在聖門中其再閱之流亞與

夏侯勝前言天久陰雨臣下有謀上者此言丙吉不死
皆偶然中者然其言可存蓋前之所言可以爲無道者
戒後之所言可以爲修德者勸

黃霸守京兆尹

自古良吏惟孝宣之世爲極盛宜其風俗敦厚久而不移亦緣是時法令疏闊守令尙得各行其志也若唐朱以後雖有龔黃之才不過得其效之半耳

韋玄成爲河南太守

玄成託病辭爵高誼可嘉帝能擢用可以厚風俗丞相御史乃加劾奏何也然玄成當封爵時便當直陳家人矯令請朝廷議可否其兄罪小朝廷必赦之而使嗣侯其兄罪大朝廷自當詔玄成嗣爵如此則玄成於心安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九

王吉謝病歸

王吉之言皆務本之言也宣帝以爲迂闊而吉卽謝病而歸得進退之義矣帝嘗言漢家之法參以雜霸不純用王道夫王道豈可雜雜卽霸矣蓋古帝王皆以正心修身爲本楊子所謂大器先治已而後治人者也帝自知不能如此故以吉言爲迂汲黯之面折孝武也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斯言也不獨爲孝武言直足發漢唐以後賢君之覆矣

趙充國擊先零

趙充國請自將擊羌而宣帝許之有古君臣一體之義充國雖言百聞不如一見而又知羌夷滅亡不久蓋賊勢已在目中逆知新進必將喜功生事故請自將耳充國之策羌夷如指諸掌不好殺以邀功不苟且以貽患不欲速以償事不歸功以疑後誠漢廷之良將也然不遇孝宣丙吉亦未必能成功也兵勢當爲後法尤爲卓見後之用兵者多泥古法而敗豈非當時情事多所欺飾哉

益小吏俸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十

宣帝益小吏俸深得察吏之本然人存政舉未幾而吏之貪縱者如故本朝之加外吏養廉亦此意也至今而官吏依然侵漁徒損國家之帑耗百姓之財是以先王務澄清吏治吏治清而墨吏望風解綬乃益廉吏之俸俾之寬然無內顧之憂則庶乎可矣

韓延壽爲左馮翊

韓馮翊可謂良吏矣觀其政令若近煩碎實皆周禮之遺法也漢世循吏大抵先教化而後刑罰然必身先廉儉事事無愧吏民教乃可行如延壽黃霸者亦不多見

至如張敞趙廣漢輩純以重權威制斯民蓋亦自量其德不足以服人故欲取效於一時也

嚴延年棄市

嚴延年死非其罪然觀其忍於殺戮實有招禍之道其母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諒哉斯語挾古聖之精蘊矣

殺韓延壽

蕭韓之獄曲在於韓然議賢議能則韓亦在所當宥而卒不能保孝宣之刑濫矣望之雖正直殊少休休有容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四 三 之度親見延壽為政教化大行未免有忤刻心史言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使御史案之延壽在東郡已歷數歲而今始案之是望之因延壽代已而始案其事也非忌其盛名而何

黃霸為丞相

黃霸為孝宣朝循吏之冠其為相也不及為吏或謂宣帝英明霸不得自展其才非也魏相丙吉皆忠厚長者何以倚畀獨隆蓋丞相當總大綱有遠識霸處事精密吏才也非相才也即其吏治稱最亦未免多設虛辭張

敞之奏切中漢代良吏之弊然漢猶近古弊在好名好名者必自愛唐宋以後之吏直弊在好利而已矣

常平倉

常平倉穀賤增價穀貴減價洵為良法人但知常平倉有益於凶年而不知有益於豐年也尤多蓋豐年穀賤農不得利勢將舍本逐末馴至田荒賦減其害不可勝言然則穀賤增價非調劑豐年之良法哉今世之政官遇豐年亦令糶穀然價并不增是與民爭利耳徒使官吏侵漁消耗久皆化為烏有雖有良法亦奚益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四

三

張敞為冀州刺史

張敞之材洵可倚矣孝宣時循吏最多如黃霸韓延壽尹翁歸等皆以愛民為本至趙廣漢嚴延年張敞輩宣帝亦間用之蓋梁肉所以養生而藥餌所以治病帝深得用人之法矣

太子柔仁好儒

五霸之術託王道以行其術者也然桓文雖託王道當時義利之辨莫不了然至孔子時雖五尺之童亦知霸與王相反故曾西深以比管仲為恥其實管仲之才伊

呂之流亞也惟其假仁假義故爲聖門所不屑道及至戰國強陵弱衆暴寡蓋并霸術而剗削殆盡積數百年其病鋼於人心雖使堯舜復生亦未必於二三十年間遽能復古蓋孔子所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至此亦不驗矣王霸雜用之說孝宣洞見本源故作此實事求是之言并不肯矯飾王道以欺人耳

太子柔仁好儒宣帝謂亂我家者太子也非儒道之能亂漢乃柔仁之過足以亂漢也然帝欲立憲王而卒不果其所以處置太子憲王者雖使文武復生亦不過是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匈奴歛塞請朝

匈奴歛塞來朝乃漢家極盛之時然婚之爲象五陽在上一陰已萌於下自是而至元成漢業衰矣是以敵國之弱不足幸而四夷朝貢之威不足貪惟自強而已

帝崩

孝武窮奢極欲好大喜功頗傷元氣至昭帝與民休息民困稍蘇宣帝培養元氣加以勵精圖治國脈更藉以維持雖微傷於刻要不足損其大端延及元成亦無刻

剝病民之失徒以庸懦失政遂爲新莽所篡然不旋踵而光武中興則積累之效也

罷珠厓郡

元帝

捐之請罷珠厓其說甚正而其事實非當時珠厓已爲漢郡祖宗尺土寸地不可與人其所以數叛者雖由民俗獷悍亦必吏多貪縱不恤民隱有以啟之耳誠能慎選循良恩威並用當可安堵何至舉歷代內屬之地棄置不惜當時孝武何以能收入版圖耶捐之蓋習聞其祖賈誼王者不務遠之說而有此對耳厥後明人議棄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交趾弊卽由此冠裳之國淪棄於海外者千有餘年良可惜也

賈捐之棄市

鄭朋楊興傾險小人也其始欲倚君子以去小人其事雖是而其心則欲名利兼收也其繼也君子不合乃始結小人以害君子則全不愛名而惟利是視矣後之白敏中丁謂輩可勝數哉至於賈捐之以急於功名遂至不保其身并不保其名惜哉

甘延壽陳湯

甘陳之事石顯匡衡皆以爲矯制有罪不可封石顯與延壽有隙且忌功嫉能固無足怪匡衡以經術通儒亦同此議雖無嫉妬之心抑亦畏顯而附和之耳劉向之論剴切詳備於當日情事最爲平允荀氏謂以矯之大小權其功過胡氏駁之當矣然第謂矯無大小亦未嘗區別其事也汲黯矯制發粟何以不罪之乎胡氏謂如甘陳者當別加任使此亦狙詐之術也不如封甘陳而定其制曰後有矯制而功不及甘陳且或至開邊釁貽後禍者當量其事之輕重而罪之何不可之有究之矯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五

制發兵立功絕塞非奇士不能唐宋以來如陳湯甘延壽者果有幾人哉

匡衡爲丞相

漢廷經術之儒夏侯勝而外鮮有以氣節稱者公孫弘匡衡張禹孔光皆以經術致位宰輔弘於當時未有大臣故鮮所比附若衡附石顯禹光附王氏其罪可勝誅哉後匡衡竟以多取封邑免爲庶人儒者貪利尤爲可

鄙

杜欽谷永 成帝

杜欽谷永經學湛深皆以諂附王氏得以發舒議論其言實多可採慎毋以人廢言也一人幸而早死若復更延數年之命亦劉歆之續耳

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使朝獻而使者伊邪莫演忽欲降漢議者欲受其降而杜欽谷永極言不可切中事情幸而漢廷中止不然必受外夷之侮矣至唐時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其時吐蕃爲唐大患且維州本唐故地受降亦何不可而牛僧孺必力阻之其心非不明知其謬特欲阻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五

德裕之成功耳

下王章獄

王章雖爲鳳薦而守正不阿直言不諱雖劾鳳專擅而立言有體猶存舉主之分鳳卒致之死地姦臣不足責獨惜成帝明知章忠而不能救其死與元帝之殺京房如出一轍可哀也夫

王音爲御史大夫

劉向之劾王氏危言悚論甚於王章然王章竟死而向不見殺於王氏者以所處之地一勢要一間散也

谷永上疏

成帝寵愛趙氏姊妹以婢侍之賤敵體至尊失德孰甚當時所宜諫者莫大於此若謂王氏專權則以後來篡奪之禍而歸咎於前事也假令成帝不沈湎酒色幸而生子則繼體者仍屬太后親孫太后必不專任逆莽惟孝哀繼統旋又不祿太后遂視天下不甚愛惜故授權於莽以爲我親姪也其愛我當倍於他人豈意其遽行篡奪哉杜欽當時諫昵趙后實爲有見不得以人廢言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孔光爲御史大夫

孔光謹密老成若在孝景之朝可比石奮在孝武之世當勝公孫弘惜其生不逢辰也

梅福上書不報

梅福之言温厚和平不爲激切即使王氏見之當亦知其愛己也惜成帝溺於聲色而不加察耳

賜翟方進死

時熒惑守心李尋賁麗皆知大臣宜當之成帝遂賜丞相死皆漢儒拘執天道之流弊也然方進死而帝亦旋

崩變果可移於丞相哉

限民名田 哀帝

限田之說始於江都至於宋儒猶斷斷不已以爲猶有古井田遺意不知井田既廢朝廷無權其勢不得不聽民自置而富者必買貧者必賣又自然之勢也豈有富家貴族限之以田而小民遂得各保其田哉又井田之法民自耕種至各自置田則有佃有主其佃可比古耕田之農其主即可比古之公卿大夫士佃以其力耕田主以其租納稅亦兩利之道而仍有益於國如一邑果有數富家則小民之藉以生活者甚多田雖歸彼而利仍不得獨擅又何必限田爲也況其令動多窒礙而必不可行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立廟京師

漢代近古師丹傳喜之論詞嚴義正猶見先王之制然自漢而後五倫中事事從薄惟於尊親之虛文則有過古人夫人至爲帝而不得追尊所生此心殊有難安雖古有義不得顧私親之文然人子天性究不能奪立廟京師致其私敬亦未爲過至元魏孝靜帝及明之世宗

必令其父入廟稱宗則悖禮甚矣

單于請朝

揚雄之書深切著明誠為篤論然是時單于衰弱即不許來朝未必開隙徒以雄之議論當時朝臣莫能相難故遂見允耳

鮑宣為司隸

嘗時嬖倖盈廷正直罷黜鮑宣一疏誠救時切務惜哀帝不用而能用揚雄之言者宣之言在於匡主就是非論故難從雄之言在於料敵就利害言故易從然而雄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无

不能為宣之言者非識不能到畏禍故也其為莽大夫也可豫決矣

孔光為丞相

孔光人品學問當與公孫弘匡衡相伯仲特遭遇有幸有不幸耳然不敢以鈞敵禮待董賢則曲意媚上又二子之所不屑為矣

王莽秉政

平帝

王莽初政貶趙后徙孝哀后抑傅后皆名正言順無可訾議然皆出於私意抑傅后徙哀后者恨傅后之僭擬

哀帝之廢黜王氏也而王氏所以遭廢黜者則在孝成之無嗣孝成之無嗣則在趙后之滅絕故並貶之履霜堅冰此其漸矣至用甄邯心腹之寄也免何武公孫祿則又悍然罔顧咄咄逼人矣

孔光乞休非無人心者此時若力請而去猶不失為完人奈何後為太師豈非甘心附莽哉

聘莽女

莽久有賊君之心復納女為后此已視女為途人非欲借女以固寵實欲借女以掩其無君之迹也曹操之進女亦同此意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吳章要斬

卷四

无

是時賊莽之心路人皆知吳章猶教其子謬以神道警悟不亦迂乎就使莽聽子言奉迎衛后而其篡弑之禍究不能解章以當世名儒不能如龔勝等見幾之早卒死逆臣之手而不獲忠義之名亦可哀矣

莽號宰衡

賊莽威權日甚漢祚已在掌握是時漢廷雖有陳平周勃亦已無濟又產祿皆粗才故呂后一崩即就撲滅若

莽則盈廷之臣無非心腹爪牙太后又長年一有清君側之惡者莽即奉太后之詔以討之天下莫敢誰何矣

翟義起兵

翟義以東郡太守赴義勤王若令自勒所部當不下一二萬人捲甲而馳豪傑宜無不響應倘能誅莽請命太后別立長君此為上策事即無成亦無遺憾先立劉信已是天有二日況又以信為奇貨而莫展一籌哉

榷酒酤

酒之為用耗穀傷財而祭祀燕飲酒又必不可少榷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所以折末不得以莽政而非之也

匈奴擊車師

匈奴無覺莽自挑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陳饒引斧壞印有膽有識奉使外夷者可以為法

更作寶貨

禁買田而農民失業更作寶貨而商賈失業至此而莽之亡也決矣

龔勝薛方

龔勝絕粒薛方卻聘如二子者不一而足漢家養士之

報於此可見然彼皆行所無事不為劍拔弩張之態士風之厚猶為近古

定東西都

莽事事取法周公愚亦極矣其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是亦法周以立名豈知即為光武東都之識乎

綠林兵起

綠林兵起賊莽不能支矣夫劉崇翟義之兵義兵也而一撲即滅慷慨倡義者少勉強從義者多也綠林之兵盜兵也盜兵一起而蔓延不絕從亂者多思亂者更多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考吏致富

莽考吏致富以其財給軍雖非正軌然當今墨吏甚多即用此法猶勝剝民

鄧暉上書

鄧暉既明天文何不養晦待時而必臣於莽後在光武時閉關不納乘輿亦可謂崛強者惜其於出處之義未甚分明耳此等界限至有宋而始截然不紊也

赤眉破廉丹

君子之大節出處而已出處一明必無失節之事廉丹之爲莽臣乃不明出處之義故也然能盡忠所事至死不變視王匡輩蓋不啻霄壤矣如廉丹者責以不當臣莽則可責以不當效死則不可

殺劉續

續之威名必不見容於更始然李軼朱鮪獨不慮光武之復仇乎以光武謹厚故不措意設爾時光武舉兵反擊此輩未必不同歸於盡乃光武深自晦匿一若忘兄之讐忍死須臾者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光武之忍也然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使聖賢處此當別有道矣

徇河北

光武在洛陽猶匹夫耳遣徇河北則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矣及至河北鄧禹耿弇等相繼來歸則興王氣象更非昔日之比

王郎稱帝

劉林本廣平大俠其說決河灌賊光武卽不從當收林以爲羽翼不當舍之而去致有王郎稱帝之事昔周亞夫至洛陽得劇孟大喜以爲賊不足平此輩未可忽也

徵隗囂

隗囂起事卽以漢爲名不比公孫述據蜀爭雄乃更始召之而卽至光武屢招之而不來顛倒悖謬一至於此蓋特假漢以爲名故樂就庸主不樂就英主也

薊城反

劉林之計不從遂使王郎得據邯鄲薊城皆應光武晨夜南馳勢亦危矣乃馮異鄧禹患難相依光武亦安其常度興王佐命氣象俱可想見但是時光武尙無定見賴邳彤力說回兵幸而得定此舉實關成敗大局形功亦豈可沒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斬王郎

薊城之反通郎者不知凡幾若執其文書而按誅之立可致畔一炬空之非光武之大度不及此曹操官渡之捷亦類是至明太祖成祖皆不能矣

擊銅馬諸賊

蕭王按行降賊陣中是時蕭王屢勝諸賊破膽故可如此若素無威勢而欲效之立見禍敗推心置腹一語庸將腐儒往往誤此

定安公稱帝

方望以隗囂不用其言遂至謝絕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既知更始不足為君乃復援立定安母亦以定安雖為莽立實奉太后之命名號甚正故擁立之乎而不知天命已歸光武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四

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四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五

瑞安孫鏘鳴渠田

貴池劉瑞芬芝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漢紀

吳漢為大司馬 光武

天子無私乃能用人明如光武欲以讖文用孫咸為大司馬眾不悅乃以吳漢代之夫孫咸名望不過不稱大司馬耳而眾猶不服況用非其人哉

封玄為淮陽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一

帝封更始為淮陽王賊害者罪同大逆何其明而大也蓋當日擁戴雖非伯升兄弟本意然既有一日之名分即不得視若弁髦故雖賊殺乃兄亦不得以其罪罪之厥後淮陽王卒為赤眉所戕毋亦賊虐伯升之報與封卓茂為褒德侯

卓茂天性和厚行已在清濁之間已握為治之原其為密令以德化民恐黃霸尙有不及蓋霸等猶有意而為若茂則無意而為之也律設大法一語括盡六經宗旨光武即位首先崇重宜其一代氣節卓絕千古也

朱鮪封侯

朱鮪自知罪大不敢乞降帝許之降而加以誓語蓋為一城生靈計耳竊意不然司徒被害實屬痛心淮陽王實有君臣之分義所不敢較也若夫李軼則已用反間殺之朱鮪何人而忍抱義不反兵之憾乎不如明諭城中所誅者朱鮪一人其餘概從赦免則城中必有自相斬戮者矣

竇融據河西

竇融知河西可保即謀據此亦可謂智士矣厥後劉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二

以益州有王氣亦謀據此而成敗各判者融識天時焉謀非望也

鈿期召李熊

鈿期縱李熊得英雄駕馭人才之道故收效甚速但不可為訓不若明遣其去說其弟自拔來歸否則使在城明其罪不相及曉以大義滅親亦可也否則禁制之不得得為內應亦可也

鄧禹入長安

鄧禹之緩入長安不欲急攻赤眉雖詔旨敦趣屹然不

動深得善為戰者自處於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之意然而長安之民盡矣蓋光武中興非草昧逐鹿者比自當相機進剿救民於水火之中不然光武豈輕於趣戰者

宋弘為大司空

宋弘之讓桓譚復陳謝於帝前蹇蹇有古大臣風其不肯以貴易妻帝固明知之矣姑問之者欲令公主親聽其言而自止耳帝於難處之事而善於周旋往往如此

彭寵反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三

彭寵之反帝啟之也王者待人本宜至公無私朱浮之言果實當明詔責寵使之改過果虛也當治其罪何得故洩其言以脇之以此術用之於李軼則可用之於彭寵則不可

赤眉復入長安

赤眉再入長安知鄧禹前不急攻未為勝算蓋赤眉以數十萬之眾橫據長安勢不能久急引兵進逼可以立潰而長安之民得早蘇矣乃坐視赤眉飽掠俟其食盡自去豈知赤眉雖去率此大眾又必貽害他郡終必與

之一戰馮愔之反亦由師老變生光武知禹威名已損以馮異代之有如以李光弼代郭子儀已操必勝之勢又詔禹慎毋與窮寇爭鋒又與前之促戰不同各自有當且其救馮異之語惟在安民不在多殺真帝王之量也

鄧禹敗績

鄧禹此敗法當斬光武僅加薄譴固保全功臣之盛心亦自悔用違其長也鄧禹將才未必高於馮異吳漢諸人使之爲相則翹然特出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四

來歙使隗囂

帝使來歙說囂未免急於混一其實帝不擊囂亦必不肯漢不如俟關東底定僅遣隴蜀則隗囂不召自來且與之伐蜀亦易成功今報以殊禮言則稱字是所以驕囂也安得不重勞兵革乎

蓋延救蘭陵

帝敕延等擣剡則蘭陵自解延違詔赴救蘭陵且又入城全無兵畧突圍而出又復攻剡用兵直如兒戲當時諸將才畧去光武遠甚雖鄧禹吳漢亦因違詔而敗其

他可知

龐萌反

是時帝有天下大局已定而萌猶造逆不解何心但人君獎語須有斟酌平日以萌可託孤寄命則此日詔書不及自然疑慮人主愛一嘖一笑誠哉是言也

竇融遣使

帝策竇融必有說以尉佗之事此亦在人意中但是時竇融歸漢之心未決若不先爲揭示無以寒其膽而服其心此則駕馭之得宜也獨怪竇融遠隔河西猶因隗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五

囂得通於漢而囂卒負固至死不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耿弇破張步

耿弇將畧冠絕一時觀其破滅張步全以謀勝而大旨總在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用兵之道變化無窮不外此八字而已張藍兵雖精而無謀設令弇攻臨菑藍急出精兵擣其老營使弇進不得戰退無所歸勝敗未可知也

周黨嚴光

隱逸之士朝廷褒之謂可維持氣節正以末俗偷薄急功近名者多耳若在古昔則賢才在位何得崇獎沈淪以爲慕士子路曰不仕無義又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苟明乎此則所以處隱逸之士自有道矣

耿弇伐蜀

荆邯之策隗囂誠中竅窳乃猶勸述起兵東下以圖微幸庸有濟乎觀隗囂之遣下隴不能有成則知述之分道進兵亦無益也蓋取天下以勢勢未定則可爭如項王已分王諸侯高祖知其未定而爭之立見其成勢已定則不可爭如公孫述隗囂之欲與漢爭立見其敗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六

竇融遺書隗囂

竇融之書情義兼盡而囂卒不悟彭寵之反朱浮遺書其言亦切而寵愈負固蓋同功共體之人欲作正言以諫作逆則反激其怒馬援貽書亦猶是也囂不慮融之襲其後而惟知拒漢反甘心臣蜀豈非喪心病狂哉

蜀地悉平

李業譙元王浩王嘉任永馮信費貽等皆蜀人也就令出身仕述猶愈於揚雄事莽而乃毅然不屈甘就鼎鑊

或託疾以避之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以明哲保其身名非以明哲保其身命也揚雄有知其愧諸賢也多矣

大封功臣

帝保全功臣不宥任以吏事亦猶宋祖潛解藩鎮兵權皆未免太過然功臣得以保全者卒在於此周勃周亞夫皆以爲相而獲譏韓彭以手握兵權而獲禍二主之謀遠矣哉

梁統請更定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七

梁統之疏習見元成以來政刑廢弛法愈輕而犯者愈多實爲探本之論儒者見梁氏子孫獲罪歸咎於統之嚴刑不亦過乎然書有之曰刑罰世輕世重記有之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是時大亂之後傷瘡未起且宜休養更定律令似可從緩

徙邊郡吏民

徙邊郡吏民以避匈奴雖帝之大度不欲與犬羊爭勝然內徙又爲太過我能往寇亦能往卒致匈奴入居塞內乃始緣邊增兵亦何及哉

莎車王賢

帝以莎車王賢為都護誠為大誤雖因裴迪之言改為漢大將軍亦未為得如此則不如自立都護以控制之猶為得體

賜鍾興爵

鍾興以授太子經得封關內侯卒讓其師丁恭而已復固辭此誠恩義兼盡蓋飲水思源讓爵於師者仁之至也一事不得兩封已復固辭者義之盡也

賜復二歲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八

高祖光武皆於龍興之地賜復免役此亦親親仁民之意宋儒必以為私非帝王之道不亦過乎

司徒涉下獄

韓歆歐陽歆戴涉皆以司徒之職獲譴而死惟歆實有罪歆則冤死涉則可以末減帝之待三公亦稍刻矣此所以自知嚴急不使功臣列三公也

西域請立都護

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立都護者慮莎車方強欲并西域耳又諸國皆畏匈奴之暴樂漢家寬仁故冀有所

附以自立正宜允其所請以示保小之仁光武堅守前議厥後西域遂附匈奴詒子孫患究未可為策之得也

劉昆為光祿勳

劉昆之言偶然者真偶然也叩頭而風即能反乎且風不論反不反皆所以助火又安能滅火乎虎負子渡河德政果能致此則河北守令豈皆貪殘乎此皆適逢其會論世者以此為良吏勸則可以為效能致此則鄰於誕矣

烏桓內屬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九

外夷內屬自應設官以撫馭之使之外禦戎狄而我民亦可稍休必謂日久生長終為國患不可使居塞上是又因噎廢食也班彪之言深為得體

諸王就國

伏波之料事並非億中如諸王結客必興大獄援既見及何不建言於帝蓋帝欲保全功臣國家大政皆不與議故不得不引嫌緘口耳不然援必有宏謨遠畧當不止以戰功著者

封禪

古者天子東巡泰山朝諸侯於明堂卽封禪之意也舜
典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非封泰山乎柴望秩於山川
禪梁父不在其中乎古者帝都皆在西北獨泰山在東
距京師甚遠故必東封亦所以控制諸侯也後世天子
乘輿巡幸供億浩繁故深居簡出惟秦皇漢武屢有是
舉勞民傷財百姓嗟怨一時儒者乃遂附會經義以爲
封禪非聖王之制欲以垂戒人主豈遂得爲定論哉

遷呂尊薄

尊薄后曰高皇后遷呂后於園恐非正軌呂后雖虧內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十
行爲子孫者不得顯揚其過若謂諸呂封王幾危社稷
則呂后并無以呂代劉之心以此爲罪則王后之用王
莽何以配食太廟乎子無臣母之義况敢廢母乎死者
有知薄后必不敢配食地祇矣况韓彭壯士若非呂后
決策宮中翦除淨盡有天下者恐非高祖子孫也

宣布圖讖

讖緯之學萌芽於董子之繁露大著於焦氏之易林而
其原則由於公羊之穿鑿聖經不知春秋書災異欲以
既往者垂戒將來讖學乃遂欲以未來者搖惑現在此

亂臣賊子之所以迭起也光武但知己之得天下符於
讖而不知漢之失天下實由於讖蓋劉歆離合元經附
會古義成莽之篡者無非讖也以言讖而被誅者有矣
未有以非讖而獲罪者然則帝之欲誅桓譚其過亦不
細矣

宋均爲尙書令 明帝

均謂文法吏習爲欺謾廉吏無益於民二者深中承平
之弊然而廉吏雖無益惟不明則有害文法吏則有害
而無益唐宋以後之天下皆文法吏之天下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十一

廣陵王荆

荆乃一狂妄小子并無深謀雄畧不過肆爲狂言至祭
祀祝詛則又因其有罪故加鍛鍊之詞封以彈丸食其
邑祿未爲不可何必引君親無將之語逼令自殺而後
已哉此則漢臣執經之過也

爲善最樂

東平王言爲善最樂蓋有自然之意此境殊不易到反
是以觀爲惡最苦爲善不誠不知其樂爲惡不極亦不
知其苦

楚王英自殺

英所坐僭妄而謂其有逆謀有司殆亦迎上意而加以罪耳觀其株連逆黨寧入無出可知幸有陸續寒朗袁安等昭雪多人然而死者已眾矣

班超使西域

班超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亦壯矣哉其事頗類陳湯郭恂之大驚邑動亦與甘延壽畧同鄙哉文士有事則戰掉失色成功則又附名邀賞亦可羞矣

徙淮陽王延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七

光武篤信圖讖而楚王淮陽王皆以圖讖獲罪開創之君詒謀一有不善其子孫欲引以藉口而轉受其禍可不戒哉

北海王睦卒

觀北海遣使之語不惜以聲色狗馬自污則知明帝之猜忌諸王均惴惴然臥不安席矣

賈貴人

章帝

孝章以馬后為母而賈貴人於太后既沒之後未有優異外家賈氏亦無恩澤議者似嫌於寡恩不知嫡庶之

分既明則尊無二上安可復尊賈貴人哉人雖不肖未有薄於所生之母所患者不在無恩特在尊崇失禮耳

李邑毀班超

李邑之毀班超一無賴之尤耳事甚易曉故帝亦不信至遣邑詣超未必非借此以覘超若因而罪之適以啟帝之疑遣還京師超之術也

詔戒俗吏

近世察吏之道太嚴其實責之愈嚴避之愈巧所得者非苛刻之才即詐偽之吏耳章帝之詔惟以稱職為主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七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等吏才較為易得然而培養風俗必在於斯

司空倫罷

第五倫自言有私竊謂兄子病十往退而安寢因疲憊故也子疾不省惟不省故不能眠其私不在安寢與不眠在往與不往耳然事出人情雖私而不害程子必謂兄弟之子猶子也然則謂伯父叔父猶吾父可乎親親之殺禮所生也王道豈外乎人情哉

莎車降

班超之擊莎車亦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耳所難者敵本有備而我能使之無備敵本經意而我能使之不意真良將也

鄧彪為太傅

權臣秉政必借一寬和謹厚之臣使居己上以免人言霍光秉政則以楊敞為相王莽秉政則以孔光為相竇憲秉政則以鄧彪為太傅皆一意也霍光忠懇非王竇比然終不免於專諸葛武侯政由己出而無議其專者以道行權而人自不知其為權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十四

月氏奉獻

和帝

班超用兵出奇無窮因敵用謀不設成見若當雲擾之時其戰功當在吳漢耿弇之間

殺樂恢

凡人名望皆平日學業志節所積成非可旦夕冀也何傲屢觸憲怒僅出之為王傅樂恢一言而即迫令自殺蓋姦臣殺人亦頗畏忌人望與崔杼不殺晏子意正同也

誅竇憲

竇憲勢若燎原和帝不動聲色立翦凶邪可謂明而能斷當時若與三公同謀其事必敗宋由鄧彪皆黨於憲一任隗無能役鄭眾有功不得不封國勢中微去一害又生一害豈得專咎和帝哉

鮮卑徙地

北匈奴亡而鮮卑遂據其地世為邊患益信竇憲立北單于未為失策

竇太后崩

竇后之以和帝為子亦猶馬后之以章帝為子馬后崩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十五

而章帝不錄賈氏誠以尊無二上義不得顧私親也和帝於竇后沒後即感慟生母貴顯梁氏此亦人子之情較諸章帝不已過乎然賈貴人與馬后無嫌梁貴人死因竇后親暱母家幾釀王莽之禍視馬后奚啻霄壤和帝不忍貶黜引禮以折三公可謂厚矣

尊梁貴人

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則賈貴人亦宜尊矣何以廷臣無一人言之者

劉愷為郎

劉愷讓爵與韋玄成同然玄成讓爵於其兄以己之襲爵非其父之本意也若劉愷者本應嗣爵而乃讓於其弟僑情干譽東漢多有此風漢廷聽憲嗣爵以愷爲郎非中庸之道也

班超還京師

天下惟至奇者歸於至常超立功西域事事皆於常中用奇非別出奇策以求勝其告任尙也深得夷狄之情而又知我之吏士最易作奸能使相安無事則得矣然以超之威望故能撫之勿擾若任尙則望輕才短即使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六

盡聽超言而狎則生玩玩則啟釁亦未必無事也

清河王子祐卽位 安帝

清河王子卽位書曰太后猶臨朝是不與太后之臨朝也竊意是時帝年十三未能親政三公如張禹徐防皆循謹保位與其別簡大臣攝政有專權之害不如賢母后臨朝猶爲無患也至竇太后之專恣雖有賢輔亦無如何何必刻責賢后也

罷西域都護

置都護則勞費甚鉅且以一軍孤懸西域時慮不測罷

都護則并力邊屯較爲可恃至此而後知光武之不立都護或有先見矣

鄧騭辟楊震

鄧騭以貴戚擅權人言藉藉當時自愛者莫不以班固爲戒然而楊震以遲暮之年應其辟召厥後大節凜然卒不以就聘鄧氏爲震惜者亦在乎自立而已

虞詡爲朝歌長

鄧騭惡詡欲置之死地而詡卽於朝歌得名士特患無才有才則夷狄患難皆可表見小人禍君子往往能福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七

君子爲士者亦順受其正而已

詡設三科以募壯士亦創格也然兵不厭詐不如此則奏功不速大將軍將以逗留罪之矣

新野君病

新野君太后之母也連日宿止母女之情也三公固爭君臣之義也大將軍行服三年服滿卽奉朝請尙無貪權之意後猶不免於禍貴戚其可居高位哉

袁敞自殺

袁敞之罪不至於死徒以失鄧氏旨遂至於此權貴之

可畏也如此然鄧氏未有嫉使而怨家借以攻敵亦猶
耿恭之死馬防未有嫉使而謁者謬承防旨也權貴之
易於獲罪又如此

鄧太后崩

安帝親政忠良戮辱嬖倖盈廷視太后臨朝之政大相
懸絕其宋之哲宗乎使早親政則百姓受害益深何斷
斷然必以母后臨朝爲非哉

黃憲卒

叔度氣象渾厚和平雅近顏子後有似之者其明道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六

然明道學更勝

下虞詡獄

順帝

虞詡才畧無雙而氣質畧粗似少學問與西漢之朱博
畧同周舉左雄則有儒者氣象矣

遣孫程等就國

孫程等迎立有功業已封侯卽當遣之就國以免宦寺
擅權之漸周舉以爲道路天折恐有殺功臣之譏此亦
書生之見與其漸至擅權何如早爲發遣況敢上殿爭
功瀆朝儀而輕國憲去之固非無名乎

聘處士樊英

三代徵辟其流弊必至處士虛聲樊英潔己自好原非
沽名柰舉之者採聽過當以爲伊呂復生遂至朝廷待
之如禮神明旁觀責之如索逋負樊英固有以自取漢
廷公卿亦不得爲非過矣司馬公之論平正嚴厲爲隱
士者宜量而後進在朝廷亦宜有權衡也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漢廷取士以孝廉爲名孝者家庭之首德也廉者居官
之首德也膺此舉者其亦顧名思義乎至限年察舉雖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九

不可爲例猶有古人學優而仕之意古人雖天生俊傑
亦必加以學問故成就甚大漢唐以後名臣武侯而外
多才質成名其得力於學問者鮮矣吾謂舉孝廉者
視其學之成否而不問其年之若何則更善矣

徵郎顛不就

郎顛熟諳天文故召問災異其所對者皆因天事以警
人事此儒者之言非讖緯之學也薦黃瓊李固又有知
人之明置諸朝端必有裨益柰何聽其不就哉

李固奏記梁商

李固爲梁商所辟一入其門卽爲舉主漢代最重此誼厥後梁冀弑逆固不能仗義討賊者未始不由於此漢制三公與大將軍皆得辟舉人材大將軍皆爲貴戚而三公多賢良班固馬融以文章之士失身貴戚與之同盡不足論矣至若楊震出鄧騭之門李固出梁商之門二公以名儒宿望若令遠嫌貴戚婉謝徵書以俟三公迭舉豈不粹然完璧哉乃知己之感一受牢籠終身屈志良可惜也

周舉劾左雄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三

使詐使貪用武臣與用文臣道本不同陳平爲將受金亦賊也選武猛不選清高左雄之言不爲無見選武猛不選貪污周舉之言未免以口舌相勝矣至雄責舉舉引古義以自解雄卽悅謝則兩人俱有古君子之風唐宋以後不數覲矣

李固爲泰山太守

李固爲荊州刺史赦盜前釁與之更始漢代法令疏簡得以便宜從事若在後世縱賊必至獲罪尙能平盜乎高賜賊罪冀爲移書而固持愈急風骨凜然至今可想

八使分行

張綱於冀惡萌芽之始便能首發大姦并劾其弟不疑亦可謂不畏疆禦者矣是時周舉亦在使中卒以其父舉主之恩未能糾發進身之始可忽乎哉

荀淑鍾皓

桓帝

荀淑鍾皓以宿德重望一時流輩奉爲儀型黨碑名士二人已兆萌芽世治則史策所傳多係朝政世亂則多稱隱逸君子此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乎有明顧高二公亦爲理學宗師卒至名流買禍國隨以亡是故在上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主

者必使野無遺賢而後可

張陵劾梁冀

張陵出梁氏之門叱冀奪劍鋒鋌透露咄咄逼人朝廷爲之生色然冀以弑逆大罪莫敢舉發而劾其帶劍一事毋乃總小功之察乎厥後亦未聞冀陷以罪其或陰爲其黨而陽借以立名乎

崔實政論

崔實政論非獨漢代治亂盛衰瞭如指掌卽千古治術亦不外是其謂漢末失之於寬誠明祖所謂元之亡非

亡於寬乃亡於弛也自古隆盛之時以忠厚爲寬及其衰弱以姑息爲寬一統之朝其衰也多在於寬割據之國其亡也多由於刻後世治國家者慎毋誤以寬縱爲寬大也

范滂爲清詔使

范滂一爲詔使便爾伉直不撓殆孔子所謂惡不仁者夫惡不仁之人其性情嚴毅不容一毫之惡故能如此末俗專尙姑息以博長厚之名自袁安不肯舉發賊污稱爲長者遂成風俗范滂矯之而舉朝譁然所謂用寬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五

卷五

三

易用猛難也

徵五處士

東漢賢者多爲矯激之行以沽名譽如徐穉既師事黃瓊瓊貴則絕不與通較之李固貽書規勉爲何如哉茅容殺雞食母不以供客例以陶侃之母截髮延賓容爲孝子將侃爲罪人乎夫客來分母之食以供客亦未爲過容乃餘半而度置之是明示泰以奇行而欲蒙其獎借也黃允雋才因妻而敗恐當時名士如允者多矣仇香郭泰其履中之君子乎

部黨二百餘人

嘗論漢之黨人與明代異漢之氣節由人主培養而成者也明之氣節由人主激厲而成者也漢之黨人主持清議明之黨人力爭朝權漢之黨人由於微辟好自立名明之黨人由於科舉好爲夤緣漢之黨人以君子而攻小人明之黨人以不在位而攻在位者漢之黨人朝野合而其樹一幟明之黨人朝野分而各立門戶漢之黨人託窮經而聚於太學明之黨人託窮理而聚於東林是以漢之黨人主於扶持善類雖以在位之李膺陳蕃而甘與同徇明之黨人主於傾排異己雖以顧高諸君子不免爲小人所愚

卷五

三

殺陳蕃竇武

靈帝

自古小人之害君子也易而君子之誅小人也難非君子之才不逮小人也陳蕃竇武既以宦寺當除誅而後奏一司隸事耳惟其顧瞻名義恐犯擅誅之嫌是以遲疑不決卒至自罹於禍若曹節王甫挾天子而遷太后無所忌憚所以能殺忠良於頃刻也

段熲破羌

西漢匈奴之患深於前百餘年東漢羌夷之患深於後百餘年段熲盡滅東羌不無過殺之罪然夷性難馴旋撫旋叛必欲勦撫兼施不過多殺中國之士卒多擄中國之財產耳

復治鉤黨

漢唐以後代有黨人而惟東京之黨人類多君子良由光武明章以來敦崇孝義表章隱逸以故養成氣節遂爲千古之冠然而卒不免於禍者正以詆譏朝政與宦官爲仇若以危行言遜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責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五 孟

帝謁原陵

謁陵之舉始於孝明蔡邕謂其至孝惻隱義不可奪亦平情之論也惟聖人建廟棲神心專志一故祀之於廟不復墓祭至後世風頹俗敝當其祭廟之時未必潔誠如在惟謁陵則觸目心動猶得伸其悽愴之神又何必泥古而廢斯舉也

趙苞破鮮卑

趙苞卽時進戰不顧其母此時若稍有計較必至母不得全城不得保旣爲不孝之子又爲不忠之臣兩無所取嘔血而死報母地下君子悲其志而哀其遇可也程子責其不顧而遽戰至云身往降之徐庶爲得過矣庶於昭烈未有君臣之分也苞胡可比必如斯言朝廷安得盡無父母者而用之乎

蔡邕對策

蔡邕英才蓋代而嘉言讜論屢有敷陳幾遭不測非苟且偷生者卒爲董卓所劫獲罪而死不亦悲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五

孟

劫子求貨

橋玄之子爲人所劫促令攻之而子亦死此則與趙苞之事異矣賊劫人求貨程子所謂別求生母之方可用於此蓋所求之貨必可易得不妨與之而徐思購盜萬一不獲不過喪吾財耳以財易子不爲失也并其子而殺之亦忍矣哉乃更上言欲著爲令史稱劫質遂絕彼被劫而與貨者又安得取而罪之哉

呂強不受封

呂強辭封不拜亦宦寺中之僅見者然求千百於一二何如概置不用不過失一呂強而朝廷未爲遺賢也

黃巾賊張角等起

陳勝非能亡秦而亡秦之本實在於勝張角非能亡漢而亡漢之本實在於角

朱儁破黃巾

朱儁拒降持論甚正得春秋之法然以十萬人必欲聚而殲旃抑亦慘矣

傅燮戰歿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美

傅燮深明大義慷慨捐軀黨人戮辱之餘猶留碩果以徇國家祖宗培養之深於斯可見觀其對子之言歉然自責并不以一死自多所謂聞道之君子非與

劉焉爲益州牧

劉焉請建牧伯又以益州有天子氣意欲得之未爲有害於義蓋王室多故焉以宗室親臣卽據一隅爲興復之地如晉元宋高無不可者惜焉父子庸才不足語此耳

袁紹請召外兵

宦官已成積重之勢斷無盡誅之理曹操謂欲治其罪

一獄吏已足誠爲扼要之言何進本無謀畧不足深責

袁紹素有英名乃勸其召外兵以脇太后狂愚至此此

漢之亡不亡於曹氏而亡於袁氏也當時天下雖云多

盜而風俗猶厚州牧雖擅兵自強莫敢犯關自董卓一

入國門首犯不韙曹操遂得假名義以聳動天下而豪

傑之士莫不響應不可謂非袁氏啟之也迨曹氏權勢

已成雖以孫權之英武亦僅坐保江東昭烈力與抗衡

至晚年乃僅得蜀雖欲興復漢室其可得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美

申屠蟠

申屠一獨行之士也觀其聞召人勸之行笑而不答卒免於禍蓋其心早辦一死故從容如此蔡邕若能如蟠豈非偉丈夫哉然邕之名較盛於蟠邕若不出必不免禍又未可一概論也

劉虞不稱帝

獻帝

劉虞不受帝號非獨明於大義亦能審於大勢虞若稱帝則義旗舍卓而指虞矣

袁紹自領冀州

是時漢室將亡各有割據之心其起兵也不過以卓爲名如袁術之忌孫堅袁紹之愚韓馥皆有帝制自爲之意豈復乃心王室哉袁氏四世三公代有忠良乃以二豎子隳其家聲良可惜也

荀彧歸曹操

荀彧爲操用人多惜之然當時孫劉皆未立業紹表輩又庸才惟曹操畧具規模荀彧亦王猛之流耳豈能如武侯甘老隆中不求聞達乎業已歸操勢不能復去亦無所之故以一死謝清議君子惜其才而悲其命可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无

李傕郭汜

爾朱榮既死而爾朱兆復稱兵犯闕入朝屠戮忠良元魏之所以速亡也董卓既死而傕汜復殺戮公卿肆行劫掠此漢之所以速亡也

沮授說紹迎駕

沮授說紹迎駕而郭圖阻之兩人之言皆是也沮授之欲迎駕卽曹操之後舉也郭圖之不欲奉帝卽高祖待項羽弑義帝而後討之之策也總之兩人皆已無漢紹

聽授計不過如李傕之劫帝亦必無成蓋紹之才畧固未能如操也

孫策取江東

是時中原大局已定無復著手之處惟江東一隅尙可規取孫策少年英武又假其父餘威得以畧定蓋取人之所不爭故能所向成功惜天不假年齎志以沒不然策之勢正未可量也

曹操入朝

曹操入朝乃荀彧所贊成者郭圖之告袁紹曰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荀彧豈不知之而乃勸操入朝輔帝豈真以操爲純臣哉直欲使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成功較速耳操之入朝與董卓同特才畧各有不同也

遷帝於許

曹操之遷都於許亦猶朱温之遷都於汴不如此則人猶戴漢難可動搖譬之主客在洛則漢爲主而操爲客在許則操爲主而漢爲客矣

募民屯田

募民屯田乃行軍第一要著操首爲此所以無敵於天下

劉表立學校

劉表當此擾攘之時立學校而作雅樂誠爲不識時務然惟其賓禮賢士不事兵革一時名士如龐德公司馬德操伏龍鳳雛皆得逍遙其間此殆所以資昭烈也

曹操擊袁術呂布

當時割據州郡者如袁紹劉表皆苟安一時并無遠畧孫策則遠隔江表力未能制惟袁術呂布恃兵好武且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三

又逼近許都術布既禽然後北向以攻袁紹此謀天下之定局也

操屯官渡

操屯官渡與高祖之據滎陽相似當時羣雄畧盡惟有昭烈爲其所忌破之而後擊紹誠爲得策若使袁劉合從則操亦難兼顧也

孫策卒

史謂策欲乘虛襲許必不其然當時袁強曹弱策若破曹則袁勢更大且奉事漢主從則不威專則爲逆策必

不爲也策若不死必取劉表荊州既得然後北向以圖中原曹勝則扶袁袁勝則扶曹此其志耳

仲長統昌言

仲長統之昌言漢唐以後治亂存亡皆決於此當與崔實政論荀悅申鑒並傳

田疇

田疇義士也志爲劉公復仇而力不逮知袁紹之不足有爲也而卻其命知操之善用兵也而借其力以保全鄉里然亦不受其爵祿蓋受之則爲操黨豈疇之所屑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三

哉

隆中

隆中之對鼎足之勢已成武侯亦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當時伏龍鳳雛皆居襄陽如金玉隱於沙土之中劉表好儒禮士而未嘗過問殆亦葉公之好龍與

曹操東下

劉表以荊州讓昭烈曹操北來昭烈必不能支觀於徐州之已事可知蓋受任未久豪傑未盡附誰與堅守劉琮以荊州降操而昭烈不知微論昭烈可危卽孫氏一

隅新造之地若不與昭烈合從其勢亦岌岌難支幸曹操既得荊州志驕意滿謂江東唾手可得昭烈以奔竄游軍無所依倚孫氏上下震懼亦思得昭烈以爲外援遂得兩家一心以危懼之國禦氣驕之敵宜其勝也不然荊州折而入曹江東亦必爲操有如此則操一統之勢成矣故赤壁一戰天下分而爲三蓋天意也

劉備取蜀

劉璋閭弱孫曹垂涎久矣昭烈不取必爲曹操所并如此微特昭烈無立足之地卽江東亦不可保昭烈與劉璋俱係宗室若璋自忖才弱讓與昭烈斯爲盡善璋既不讓昭烈取之雖律以聖人之道不無可議然藉此以延漢家四十餘年正統所得亦已多矣士元之言今日不取終爲人利亦識時之論也

復肉刑

復肉刑人無不以爲忍而不知聖人之制實有深意在焉非姑息者所能曉惟是末世是非莫辨曲直顛倒若復肉刑則不當刑而刑者必多是以終難復也至淫者宮之盜者刑之自不至於誤何亦憚而不爲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三

孫權攻合肥

孫曹之所爭者合肥蓋曹無合肥則兩淮茫無屏蔽孫不得合肥則長江亦不可保孫之攻合肥以攻爲守卒之兵戈擾攘使江北之地數百里盡爲邱墟亂世之民亦可哀也

匈奴留鄴

匈奴留居中國分爲五部此卽五胡亂華之兆操之失策莫此爲甚竊怪當時謀士如雲竟無諫阻之者何哉魏以不爲太子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三

操欲立植不過一時之喜怒耳卽無崔瑗賈詡等之言斷不效袁劉覆轍也

魯肅卒

自魯肅卒而國賊必不可滅荊州必不可保矣蓋肅雖臣吳實與周瑜同知大義先以攻曹爲主次則與昭烈連和而陰備之此肅之本志也肅在必不與昭烈棄好肅旣卒而呂蒙等徒矜詐力不顧大體其取荊州也亦何憚而不爲哉

劉備取漢中

漢中乃蜀所必爭之地操既得漢中不命上將居守以爲規蜀之謀乃使夏侯淵守之淵豈昭烈敵哉及其既敗復出斜口以與蜀爭則客主異勢勞逸異形矣此操之千慮一失然亦天也

關羽取襄陽

昭烈既定兩川孫權心益忌之烏能須臾忘荆州哉關羽乃徑取襄陽而昭烈未有成議既不止其進取復不資以兵力卒爲呂蒙所襲何昭烈武侯均慮不到此也且卽無呂蒙之襲蜀兵亦當出峽中以爲夾攻之計抑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五

何失策至此耶

孫權襲荆州

孫權之襲荆州未爲過甚蓋荆州本應歸孫又據江東上游蜀無荆州猶可立國吳無荆州則江東不爲曹并必爲蜀取使昭烈姑忍小忿仍與連和共攻曹操則中原猶可圖也此則武侯之所深知而昭烈不能忍也

曹操卒

曹操英才偉畧冠絕一時若使固守兗州待時而動未必不割據一隅惟其志在一統不得不擁漢以爲名迨

羣雄既滅而孫劉之勢已成此又出其意外終身隱憾實在於此其不遽行篡立也以此志不就與爲割據之主不如以王爵終所謂齋志以沒非真能以臣節終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五

五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五

男家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六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貴池劉瑞芬芝田

後漢紀

漢中王卽皇帝位 昭烈帝

朱子生偏安之朝故以正統子蜀後世從之者以武侯為三代後一人故樂推其主為正統耳然觀春秋齊晉楚吳能為盟主皆無貶詞固未嘗專子晉也孫曹本非昭烈臣子不如使魏蜀吳各自為國不相臨制為宜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六

一

帝伐孫權

昭烈伐吳正曹丕篡漢之時使昭烈能忍小忿與吳并力討丕魏之存亡未可知也惜乎憤兵一起而鼎足勢成更始之殺伯升使光武回兵相向天下不得謂之逆光武惟能忍故卒有天下昭烈惟不能忍故終於偏安故知一統者必有一統之量非可相強

孫權降魏

孫權降魏正慮鵠蚌相持魏收漁人之利耳劉晔之言灼見二國情勢曹丕不聽其言亦知吳之將相協和未

可猝拔而昭烈與魏為仇尤不可輕終難以一國兵力並支二國故不如且受其降以空名自炫耳

猱亭敗績

猱亭之敗實由帝素輕陸遜故墮其術中耳蜀據上游利於水戰昭烈素號知兵今乃舍舟趨陸豈非天乎赤壁一火而三國之兆已見猱亭一火而三國之勢遂成皆東吳為之樞紐而魏之所以不得一統者則實昭烈為之也

曹休擊孫權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六

二

曹休擊吳若在陸遜未捷之先則吳人上下震恐勢必不支觀此則知吳之先降於魏為有謀矣總之吳之為國近於無賴其取荊州也為鼠竊狗偷之計其降魏也甘為臣虜而不辭魏人東伐又使宗瑋聘蜀吳亦狡矣哉

丞相亮輔政 後帝

當時蜀實乏才如武侯為政而李嚴為中都護嚴豈武侯匹哉武侯親校簿書楊顛諫之其言明婉可聽而武侯終不能改厥後司馬懿亦以食少事繁知其不久蜀

雖乏才何至簿書之瑣亦必親執其勞毋亦識量有所不足與

丞相亮南征

丞相志在北伐若南方不定必有後顧之憂故東和孫權南禽孟獲老臣謀國至深且遠獨是南方為瘴癘之鄉五月興師與時相背此則所未喻耳

魏主丕卒

曹丕席父餘業遂竊大位工於文辭本無大畧然即位以後善政頗多失德亦少惟殺鮑勛為報私忿殊失人君之度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六

三

丞相亮圖中原

是時三分已定雖良平復出信越再生亦不能復爭尺寸之地武侯豈不知此蓋武侯之心與曹操相反而實相類曹操志在混一四海不混一則不樂遽篡也武侯志在恢復中原不恢復則苟安西蜀終不為忠漢也故忍死於疆場斷不冒求活於小朝廷嗚呼忠哉千載猶見其心矣

丞相亮伐魏

魏延子午谷之計實非冒險是時魏人不備加以夏侯楙怯而無謀若此計得行關中必可得也武侯卒不能用意以為天若祚漢雖由正道亦可興復天不祚漢即有奇計必有意外之虞非徒慮五千人入而不出也

魏制不顧私親

魏雖僭竊然國政有數大端可以為萬世法如后妃不得臨朝宦官不得預政藩王嗣統不顧私親皆有合於經訓良由曹氏父子夙究典籍故能立法如此也

曹植陳情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六

四

魏武愛植疏不幾至廢立故丕僭位後視骨月如仇多為法制以禁絕之卒使司馬氏得移其祚司馬氏力矯其失而分建屏藩又有八王魚肉之禍總之聖王為國不恃有不敝之法而恃有不敝之德若必以法防閑利害相為倚伏豈可窮詰君子觀曹植之疏而知司馬氏之禍已決於是時矣

丞相亮卒于軍

武侯輔政大權歸於一人當時朝野不以為疑彼曹操所謂顧虛名而受實禍乃姦雄託辭耳武侯之實禍安

在哉蓋武侯臣節非獨通國信之卽魏吳亦莫不傾心
推服至舉武侯以勉其臣下豈非誠能動物哉

魏立三祖

魏立三祖不經已極而以今皇帝爲烈祖則是生而定
其廟號也愚亦極矣厥後魏卒不昌終於三祖其亦猶
秦始皇自定世次其後以二世而終也

懿擊遼東

司馬懿之策公孫氏如指諸掌其用兵可謂神矣何以
與武侯相持不發一矢豈果畏蜀如虎乎蓋司馬氏自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六

五

知不能取蜀而決意堅守武侯明知不能取魏而決意
進戰所處之勢不同而用心亦異也
公孫氏三世據遼曹操丕亦不過羈縻之而已今司
馬懿滅之竟如摧枯拉朽亦何易哉蓋當時中原未靖
不可舍近圖遠茲則武侯已沒吳亦相安惟遼東不靖
懿一舉滅之正爲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故也

管寧卒

管寧志高行潔立於僭國而不爲所污至其德量當時
莫不推服更非王烈邴原等所可比蓋亦黃憲陳寔之

流亞與

懿殺曹爽

曹爽從魏主謁陵而司馬懿卽以太后令閉諸城門若
使爽聽桓範之計卽以詔書射入城中飭諸臣咸詣行
在其不來者罪同大逆懿不將束手待斃乎惟其視爽
爲庸才知其必不敢抗故敢微幸一試而司馬氏遂因
此以竊其國耳

吳殺諸葛恪

諸葛恪才氣無雙當時吳臣無出其右觀其受遺輔政
誅孫弘而聲色不動徙諸王而義正詞嚴興利除弊吳
人悅服亦一時人傑也惜其伉厲自矜卒不免禍自古
有才以驕而敗者十居八九可不戒哉
徐塘之捷卽恪之禍機也是時新遭大喪安內不暇又
復外務武功其勃勃上人之氣不可嚮邇豈能長保功
名乎恪之擊魏其所著論欲比武侯之表卒至無功而
還身名不免俱喪視武侯之敗績街亭而國人不怨者
其德量之相去爲何如哉

卷六

六

魏弑其主髦

魏主不忍忿忿之心率殿中宿衛而攻司馬昭此亦匹夫之勇耳然與其拱手讓國不如一鬪而死之爲快也賈充以名臣之子甘犯弑君大惡亦曹公捐棄氣節錄用詐力之故也

魏入寇

鄧艾之入陰平料蜀無人故敢冒險而行然則魏延子午谷之謀若使得行未必不可成功後人至今猶爲深惜蓋武侯誠觀乎其大而不屑爲此微幸也其以爲危計者猶非其本心也何也就令計危當不至如街亭之敗之甚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六

七

姜維戰敗

姜維無武侯之才而欲繼武侯之志不聽費禕之言勞師啟釁蜀亡之速維亦咎無可辭然蜀已滅猶欲離開鍾鄧以復漢則亦感武侯之知遇而惟以一死報知己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六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七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晉紀

太子納妃賈氏 武帝

魏武以詐力取天下而其子孫專好文辭遂至優柔以斬國祚司馬氏以智謀取天下而其子孫乃至愚駭且復取悍妻以亂天下天之巧於報施豈人所能爲哉

嵇紹爲祕書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一

嵇紹不欲仕晉以山濤一言而起厥後蕩陰死難世稱忠臣然紹父死非其罪又當時昭尙人臣紹與昭實有不共戴天之義也王裒攀柏悲號至今猶有生氣人固當爲王裒之孝而不必爲嵇紹之忠

羊祜請伐吳

羊祜伐吳之疏情勢瞭然當時晉武荒淫已無混一之志其幸而成功者正以孫皓暴虐天厭其德特假手於晉耳祜以王衍崇尙虛無謂其敗俗傷化其實輕裘緩帶祜亦風流自賞特不遺落世事以荒嬉爲樂耳

劉淵爲左部帥

劉淵雖係胡種而才兼文武實爲一時之傑若使駕馭得宜其功豈在金日磾下惟發言盈廷有謂其可以任用有謂其夷性難馴卒使聽者狐疑而當局更有危懼之心何得不乘時竊發哉

馬隆平涼州

馬隆之討樹機能胸有成算故能所向成功但涼州非塞外可比何以既去之後音問斷絕其閒運糧製械必須聲聞相通此或亦史臣之溢辭耳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二

吳主出降

吳之亡也由於孫皓殺戮忠良賦斂繁重若使彼得中主據長江之險但得拒守一年晉必退師以賈充多方沮抑也充以計非已出故百端沮撓皓將降而猶欲沮止小人之必欲逞其志也如此

封平吳功臣

平吳之功實由王濬然發縱之力仍由杜預預不與濬爭濬乃與渾爭乎幸而晉武優禮功臣如此忿忿其得免於禍者幸也

鮮卑寇昌黎

郭欽徙戎之疏以後有五胡亂華之事故人皆惜其言之不行也不知戎狄處於內地自漢以來相習已久定欲遷徙必至爲變即如周室戎狄處於中州爲害諸國歷數百年當時以晉之強不能遽滅而輕言徙戎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若撫馭得宜何至蠢動政事一失則中原之民豈不爲亂是以帝王貴修德而不必過於慮患也

張華都督軍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三

張華才識優贍非徒博物爲長觀其力贊伐吳推舉齊王皆忠於謀國毫無偏私馮統荀勗譖而出之至以鍾會隱相比擬不亦冤乎

齊王攸卒

齊王言行修整會無過舉但舉朝推崇已甚必欲留輔國政激成帝怒而王遂憤怨嘔血而死亦德量之未宏也其實齊王出鎮武帝未爲太過兩漢諸王亦未有留國者惟東平王蒼曾輔國政旋亦歸國帝兄弟本睦廷臣必欲激之使至乖離獨何心也

王戎爲司徒 惠帝

王戎諸人祖尙風流其言論亦自名貴然遺棄政務專向虛無遂令萬事叢勝以至於亡豈非諸人之罪哉裴頠著崇有論未始非錚錚者然言論相勝終無以濟不如務實之爲貴也

趙王倫稱帝

武帝懲魏孤立封建諸王當時若不封建則賈后亂政禍在朝廷雖多殺戮忠良而天下猶不苦於兵革但得一二賢臣廢賈后而立太子仍可復就安謐乃諸王乘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四
閒各恃兵力自相魚肉以至中原塗炭淪於左衽封建之禍一至於此是以聖王貴因時制宜而不沾沾於先王之法也

穎殺陸機

陸機受成都王之恩今乃爲之稱兵犯闕斯何義哉穎卽不殺機機亦難逃清議人以二陸之死爲冤豈果冤哉

劉沈戰敗

劉沈對颯之言忠義明決慷慨就死不意板蕩之時猶

有此人爲晉生色其視二陸之助逆爲何如哉

劉淵自稱大單于

晉室有人劉淵必爲國用乃忌之而又用之卒至割據稱雄則晉室自亂非淵之能亂晉也然淵說穎據鄴挾天子以令諸侯其爲穎策亦云譎矣一入洛陽事權不一必敗無疑曹操奉帝遷許迹異意同豈有帝本在鄴而復奉之還洛乎

陶侃破陳敏

陳敏亦割據也若使顧榮周圮輩爲之盡力恐江東狃未能定陶侃以英武之才當時罕有其匹劉弘得其死力可謂能用人矣當時弘鎮荆襄肅清境內平定江東蓋天所以啟琅邪也

山簡都督軍事 懷帝

朝廷用人原冀其能得民心山簡以劉璠能得江漢眾心恐爲百姓所劫勸朝廷徵之南州遂亂所謂辨言亂政也

石勒寇江夏

石勒謀據江漢而張寶以爲不可誠以山簡作鎮荆襄

雖非才將而陶侃周訪等在彼難與爭鋒又胡人性宜
北地江漢卑溼未可久居故適值軍中饑疫便渡河而
去也

漢陷洛陽

洛陽之陷何其易也蓋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加以太
傅越出精兵猛將皆以自隨而宿衛空虛晉隨傾覆帝
若早奔荆襄再圖恢復國勢猶未可量也

劉聰納劉殷女爲貴嬪

聰系出匈奴本無姓氏殷乃新興人中國產也納其女
爲后何傷於同姓聰之失在六劉擅寵耳

石勒引兵退

石勒本意在於據鄴恐江東引兵躡其後故特虛聲恐
喝欲取建業使琅邪兢兢自保而不暇謀也張寶之言
正合其意故欣然相許

張軌遣兵赴長安

張軌見晉室將亂早有圖據涼州之志乃屢遣兵入援
豈真有忠義之心哉不過欲假此名號以固吾圍國家
失柄梟雄之資信然

漢劉殷卒

劉殷不肖犯顏雖非正軌然叔季人主多惡直言與其
犯顏而不見聽不如幾諫而言庶易入此可爲事中材
以下人君之法惟當安危所係則又不能不以死生爭
也

劉琨奔常山

劉琨志大才疏忠有餘而智不足四面皆強寇猶喜聲
色且殺直士以資強敵宜其敗也然猗盧爲琨驅敵亦
其平日忠誠所感乃不直擣劉聰以貽中原之患猗盧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七 七

亦狡矣哉

漢立劉娥爲后

陳元達有朱雲折檻之風劉后有姜后脫簪之風而劉
聰從諫如流坦白無滯氣象亦頗近高祖究之聰之納
諫實爲劉后所動非爲元達所感此豈法語之言果不
如吳與之言耶抑聰仍爲色所動耳

石勒陷鄴

石勒先不攻鄴進據襄國是時鄴城知勒欲攻必有固
守之志及勒據襄國鄴人之心稍定乃復一舉而陷之

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

睿為左丞相

詔琅邪進取中原而睿辭以未暇北伐睿於是時已有陰據江東之志蓋早以蕭王自待而以愍帝為更始矣

祖逖為刺史

祖逖北伐之志何其壯也惜琅邪無意中原遂使志士飲恨而沒良可痛惜琅邪亦宋高之流耳而祖逖可方

宗澤

石勒奉表王浚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八

石勒推戴王浚蓋早已玩諸股掌之上是亦猶唐公之於李密耳

石勒誅王浚

王浚凶逆固應就戮獨惜劉琨為勒所愚奉牒於琨明懼琨襲其後使琨於此時輕兵進襲襄國勒豈不進退失據乎

劉琨遣莫含

劉琨之遣莫含其志亦可悲矣然不能自強而欲借助強鄰必難自固况夷狄乎莫含為琨從事猗盧奪之而

去其獷暴亦可想見後琨卒嬰凶鋒悲夫

王敦徙陶侃

平定荆襄陶侃之功敦豈可一日無侃乃披甲持矛欲殺數四疑而不斷早已為侃所輕故雖徙廣州怡然就道且敦果作逆廣州亦有牽制之勢王敦乃置英雄於閒散之地獨何心哉

東晉紀

丞相睿即王位

元帝

是時諸王畧盡惟南陽王保尚為相國究非人望所歸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九

琅邪族屬稍疏而安集江東英賢濟濟其嗣統也固宜何又先即晉王位哉蓋逆知聰必弑帝而後正位則於興晉名義較順耳

周訪破杜曾

周訪之破杜曾即曹劌之三鼓而後戰也韓信追項羽至垓下中軍先退俟其乘我而後以左右軍合而攻之亦率是道耳

立紹為皇太子

武侯勸後主讀韓非蓋以後主庸懦當佐之以精明明

帝英明故庾亮以為申韓刻薄傷化義各有當也

段匹磾殺劉琨

劉琨失并州之時進無可戰退無可守四面非我仇敵即為戎夷惟有慷慨徇義庶為壯烈乃至窮依夷狄冀其同扶晉室不亦迂乎卒為段匹磾所害諡之曰愍宣矣

靳準弑漢主

靳準弑粲自立猶不足異獨異其發陵斬尸焚廟一若為晉人雪憤蓋其施之悖逆不可測故報之悖逆亦不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十

喬豫和苞

曜以豫苞為諫議大夫其從諫如流雖古賢君不能過然有時戕殺諫臣毫無疑忌則夷狄之性終不可改

祖逖屯雍丘

祖逖之才高於周訪陶侃等天若假之以年必能滅兩趙而中興焉石勒知其難與爭鋒因而修好其亦如羊祜之獵不入吳境乎

段匹磾死

段匹磾乃心晉室可與金日磾齊名惜其賊殺劉琨不無遺議若令與琨合力今日亦不至見禽於石氏也

王敦反

王敦之反未敢遽圖篡逆也實因帝疏王導親信劉隗欲清君側故其來勢不猛若令譙王甘卓將兵襲取武昌敦必至進退失據惜一則游移一則才弱皆為王敦所屠亦可憫矣

敦據石頭

王敦初未萌篡逆之心故既至石頭即殺周戴以立威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十一

耳王導亦司馬乎朱昱之流借使敦能篡立導豈不坐擁王封哉劉隗降於後趙無恥已極周顛之死王導豈得無罪導意正欲假手於敦然後總攬朝綱蔑有沮抑者耳

元帝崩

元帝寬和儒雅知人善任守成有餘開創不足保有江東號為正統亦有天幸自古偏安之局未有如元帝之兵革罕用者賴祖逖輩宣勞於漢淮間江以南則初無兵事也

王敦死 明帝

王敦欲叛則稱兵犯闕欲止則退保武昌而朝廷無如之何幾如唐之藩鎮幸王應庸才必不濟事不然保境自守荆鄂以上非復晉有矣王導此時已知敦事不成乃始決計效忠究非純臣温嶠玩弄王敦如在掌握殊快人意郭璞守義不回亦可謂知道之士矣

陶侃鎮荆湘

陶侃鎮荆州而東晉之基始定不然兩趙據有中原競相窺伺荆襄不保建業豈得安枕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三

庾亮徵蘇峻

成帝

蘇峻建節歷陽逼近京邑一旦禍發建康并無宿將温嶠遠在尋陽不知亮何所恃而遽徵之此等謀國直同兒戲其孟浪甚於晁錯使非嶠及陶侃同心討逆晉室幾為峻所傾亮之罪可勝誅哉

庾亮奔尋陽

亮既無才畧又不聽良言屢至自悔國勢至此堪幾悔耶事敗則奔逃免死固一無可取者也

温嶠討峻

蘇峻之敗温嶠之功居多是時晉室方隆功臣宿將雲合響應蘇峻如在釜中故卒歸於滅然觀峻本意亦欲效王敦之故智耳倘使初入建康即行篡弒并滅王導等僭號稱尊諸臣雖能克復而禍已烈矣陶侃久不進兵雖違人臣之義然使嶠先誅亮則侃之進兵亦豈待促哉及亮見侃深自引咎而侃即釋然亮平日名望亦可想矣至温嶠謀勇兼優真不愧名士也

王導每遇大變聲色不動王敦之反或以至親不加害

至蘇峻之反毫無所恃而乃擁護幼主不屑為亮之竄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三

匿其不為峻所殺者幸耳明識如温嶠猶欲遷都導獨鎮靜不移其識量又非嶠所及也

趙主勒卒

趙石虎雄猜殘暴勒亦知他日必篡其子徐光屢言除虎不聽何也蓋凶人作逆明知有禍而亦無術可免觀其臨沒對石虎之言可為憫惻真可為凶人作惡之戒

張駿遣使上表

張駿遣使建康真誠殊堪嘉尚張淳義士其對成主及景騫之言亦可謂明快爽直雖在劉石之邦猶將容之

况李雄稍知禮義者乎

陶侃卒

陶侃才畧出眾其勲業則勝於祖逖温嶠諸臣徒以討峻不力為人口實後雖自悔卒不能蓋為人臣者可以戒矣

石虎弑主

石虎篡弑徑情直遂不效魏晉禪讓虛文然不炎輩猶有顧忌若虎之敢於縱惡真夷狄之性斷不能長有其國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古

趙聽其民事佛

以石勒石虎之凶虐而敬信佛圖澄後代蒙古俗最强悍竟以濡染黃教漸即柔弱柔能克剛理固如是抑亦物極必反之徵耳

成李壽弑主

龔壯痛父叔為李特所殺便當如王裒終身不出乃自詣壽欲其骨肉相殘以洩已忿似非君子之道然其勸李壽歸命建康則與王猛所見同也

顏含致仕

顏含不拜王導又不信郭璞之筮觀其年位數言乃知命之君子不意六朝波靡中猶有斯人

代什翼健立

代孤自迎什翼健於鄴石虎感動使之俱歸友于之愛出自天性雖季札何以加茲

庾亮伐趙

庾亮表請伐趙自知力亦不逮特為大言以聳王導耳導請許之是逆知其意而欲窮之且亮果北伐必致喪師當亦無暇攻已矣此導之志也蔡謨之議情勢灼然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古

舉朝莫奪而亮亦無可抗辯也

燕遣使獻捷

慕容皝請會師北伐明知晉力不能特欲假此以要封王之詔耳涼燕皆然弱則奉晉正朔強則自王其國皆不足倚以征伐者也

何充都督徐州軍事

何充之對侃侃不撓風節卓著至出鎮京口以避諸庾識度尤不可及

詔議經畧中原

康帝

庾翼銳志北伐與亮不同蓋亮欲興師以傲王導而翼因石虎欲平江南故有此議至識桓溫爲英雄譏殷浩爲無才知人則哲亦諸庾中之佼佼者

孰殺其兄翰

慕容翰出奔段氏眷懷本國卒乃自歸爲孰前驅終遭戕害孰亦不仁甚矣然翰以庶兄從容就死毫無憤恨之心孰謂夷狄無人哉

桓溫伐漢 穆帝

溫之滅蜀易如反掌蓋李勢無道已極溫揣其必破故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其

拜表即行若俟朝有成議然後進兵使勢得先爲之備

即溫豈能攻無不克哉

加桓溫大將軍

桓溫初平西蜀會稽王即用殷浩以抗之適以啟溫忿懟之情俾之輕量朝廷耳右軍勸浩不宜與溫構釁其識殆非流輩所及

趙梁犢反

弋仲對石虎言無禮已極然卒能破敵其成算自不可及夷狄性本爽直若能澤以詩書輔以禮讓則不愧古

儒將之風矣

褚裒伐趙

石虎窮凶極惡自戕醜類倘是時晉室舊臣如王導溫嶠等尙在必能駕馭桓溫使之北伐以成恢復之功乃褚裒平日退讓至此忽不量力拜表輒行儼若胸有成算卒至一敗塗地而僭竊諸邦益於是輕量晉室矣

趙石閔殺鑒

石氏之禍愈出愈奇非天果有報施之心其所以感者乃其所以應理固如此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七

浩屯泗口

王右軍遺浩之書并致會稽王賤與蔡謨所見畧同若使位參機密必能宏濟時艱惜乎晉室不用而徒以書名也

苻堅殺東海公

東海無罪堅母雖欲殺之豈不可阻正以法與己共弑苻生乃同功共事之人又爲其兄必有小人藉以徼幸者不如殺之以絕禍階其訣於東堂哭至嘔血亦其良心發見不可禁遏終以慮患太深不能擴充其良心耳

燕主僇卒

慕容儁承祖父之餘業擴而大之幾有天下之半皆諸兄弟之力也乃以忌殺翰以疑遠垂獨有慕容恪忠誠不貳為其所信臨沒之時猶以偽辭相探豈知滅其國者為秦非其兄弟乎後之疑其兄弟而其國卒為他人有者何比比也

誅慕容根

慕容根以將軍而為太師與親臣受遺輔政國恩厚矣乃抔土未乾遽生禍亂慕容恪先隱後發處置咸宜與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七 大 霍光誅上官桀同恪在五代亦不可多得者也

烏桓降秦

秦王欲處降夷於塞內陽平公數語深中夷狄之情雖郭欽徒戎論不如是之剴切也孰謂夷狄中無人哉

慕容垂出奔 帝奔

桓温伐燕其君臣議欲出奔垂獨請戰卒能敗温全國事方定而即欲誅之亡國之君臣往往如此垂既奔秦苻堅待以國士而王猛急欲剪除蓋深悉垂父子之才堅必不能駕馭亦猶首謁桓温知己與温不能並立故

不隨温歸晉耳

慕容令奔燕

王猛賺垂佩刀使令逃叛而因以逼垂使逃其意亦非欲殺垂深慮垂在秦必不利於秦且自苻伐燕必能破滅滅燕之後不欲伐晉雖有慕容垂亦何用哉然是舉固非君子之所為也

秦入晉陽

秦之滅燕賢愚共曉獨喜王猛之善用鄧羌耳鄧羌桀驁猛豈不知乃兩請而弗許者正欲姑難之以啟其感激之心耳使一請即許羌必以猛為畏已未必有此力戰也

桓温入朝 孝武帝

温之入朝聲威不減卓操王坦之謝安輔衛晉室不為無功然必謂温之不篡由二人之力恐未盡然當是時温果篡立二人之忠亦不過致命而已况未必死乎

彗星見

太史令奏燕當滅秦則天道為有據矣苻堅之言實有帝王之量惜其德非王者徒慕虛名而受實禍即以慕

容垂之妻得幸而論稍知自愛之君必不爲此且垂亦安得不抱恨於心而思有以覆之也

王猛卒

王猛之才人以方武侯竊謂不然武侯德量伊呂之流亞非猛所敢望若論功業則猛在武侯之右也猛才畧遭遇畧近管仲得君之專柄國之久事業之顯赫無不相似者苻堅內寵外嬖畧似齊桓並未聞猛有一言救正惟以去鮮卑西羌爲言此猛死而秦竟滅亦猶管仲死而齊亂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三

郗超卒

郗愔忠於晉室見子超書與桓温密計怒而不哭超既佐温爲參軍安得不助温爲逆當時愔何不如石碯之止石厚至於既死始見其書而怒耶殆不可曉

秦會羣臣太極殿

秦謀伐晉羣臣咸諫卒不能回抑亦天奪其魄矣王猛若在恐亦如武侯之諫伐吳未必遽止蓋大利在前大害在後非智者不能決是豈諫者皆智而堅獨愚乎當局則迷故耳

破秦兵於肥水

戰之勝負不決於強弱乃決於驕與懼也當是時秦人甚驕而晉人甚懼驕則氣浮懼則氣斂以斂擊浮茂不勝矣苻堅麾陳之時若使前陳不動先移後陳陳定而後移前陳何至一退不止

慕容垂以兵與堅不愧豪傑若使秦無失德垂豈不爲秦之佐命哉垂不聽子姪之言而義聲昭著卒亦能創大業堅不聽權翼之言重小信而輕社稷其不聽則同而成敗各異者興廢不以一事決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三

慕容冲稱帝

是時慕容垂已借復國爲名擁眾稱尊冲當歸命於垂與之并力乃亦肆然僭號微特爲秦之叛臣抑亦燕之叛臣矣

范甯爲豫章太守

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千古創論亦確論也使其位參令僕政事必有可觀至遣吏探刺非爲政之要誠有如徐邈所云者

貴人弒帝

孝武疑忌會稽特擢王恭以爲控制今孝武被弒王恭入臨不能首正弒君之罪又不能立誅國寶有謀無斷卒至自爲叛臣不足責也

王恭舉兵 安帝

王恭舉兵乃欲襲王敦桓温之故智耳豈知晉祚將移有此一舉桓玄因以僭亂卒爲劉裕之資所謂妖由人興也

秦太后卒

秦太后卒姚興哀毀過禮天性之篤乃見於夷狄之君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三
極亂之世往往有一二奇行照曜塵寰豈非微陽之萌於碩果乎

王道子討王恭

王恭復反是直以兵爲戲是時朝無綱紀藩鎮不畏故輕於作亂桓玄楊佺期本以失職怨望其倡亂也固宜王恭殷仲堪據有大州爲其所愚自取滅亡不亦悖乎教牢之殺恭卽代恭位以叛易叛禍未有艾也

燕陷廣固

張英爲渾參軍作檄不遜固其分也其對燕主語雖不

屈意實求生卒爲燕殺何如極罵而死哉

殺殷仲堪

殷仲堪庸人何足輔助然羅企生業已輔之自有臣主之義殷既敗而羅欲從死固其分也及爲其弟所持亦無害於義卒爲桓玄所殺而臨命之辭從容不迫儼有滅洪陳宮之風

楊氏自殺

呂氏兄弟自相魚肉本不足數篡后楊氏數超之罪又能責父之失從容自盡可謂賢婦人矣此與持登之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三
毛氏同夷狄猾夏之時乃有此二婦人非天地之正氣乎

元顯討桓玄

元顯一紉袴子耳乃討桓玄是促之反也然以玄跋扈討亦反不討亦反惜晉祚將亡朝廷固無討玄之人也若使元顯星馳電掃徑趨江陵桓玄必有內變乃一聞命下盤桓不進豈非自貽伊戚乎劉牢之初佐謝玄力破勁敵後乃反覆無信自陷於禍此亦不羈之才惟在駕馭得人耳劉裕料牢之事必不成退還京口以待其

變蓋已胸有成算矣

劉裕執南燕主超

超雖為亡國之主然寧可奪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得國君死社稷之義亡國之主此為僅見

劉裕引軍還

裕方經營司雍而盧徐構釁天意不欲中原恢復徐道覆先伐船材真猾賊也觀其請盧循先襲建康實有過人之智幸而盧循不聽不然建康危矣

劉毅督江州軍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十四

劉毅微時因庾悅不與子鵝炙即奏罷江州軍府致悅忿懼而卒何其鄙也然士君子不敢輕侮同人固是反己之功亦是保身之道悅又豈足語此哉

裕殺劉毅

劉裕已有代晉之心劉毅即不驕恣亦其所忌況陰有圖裕之心乎然毅之用兵去裕遠甚乃不量力欲與之抗其取死也固宜毅死而裕則一無忌憚矣謝澹劉鍾之知其弟姪必罹於禍何其明也

朱齡石伐蜀

伐蜀之舉劉裕以敵必料彼出其不意而仍從內水乃於不意之外又出敵之不意用兵固有天授非可強也

朱齡石入成都

齡石已至平模必然與戰特計未決故反言以問劉鍾及問鍾言果與已合遂決計進戰所以鼓勵將士之心耳馬耽親封府庫以待晉師而齡石乃徙諸遠地是私取府庫而將殺耽以滅口也然馬耽既甘就死何不將此府庫之數悉上於朝廷哉

魏巡行諸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十五

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為贓如此人何樂為宰又安能確分其財出於官出於家乎既簿為贓又將處以何罪乎黜之則不勝黜不黜則墨吏更無忌憚矣

裕擊荊州

延之復書志甚激烈而詞甚悽惋劉裕見此書固應愧死裕殺劉毅諸葛長民猶為有名惟殺司馬休之則無辭可託悍然罔顧矣

魏荐饑

因饑遷都因寇遷都皆亡國之兆也是時魏欲遷都崔

浩周澹歷數其弊灼見事勢魏主何得不從至孝文遷都則當國家全盛之時用夏變夷未爲不可然狄入中國一都中州便至於弱蓋文教既興武功必衰循環之理不可易也金先都燕國勢最强及其遷汴亦稍替矣

姚弼作亂

廣平造逆秦主欲誅之而太子流涕固請可謂篤友于之愛唐太宗有慚色矣弼竟不悛卒至伏誅小人可以威制不可以德感

王仲德入魏滑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美

是時魏勢方強劉裕假道措辭得體不亢不卑若稍有矜傲魏必阻拒是未能破秦先屈於魏矣然魏亦不敢過拒若再詰難裕必轉侵魏境是代秦受敵魏亦不爲

克洛陽

洛陽不克晉兵不敢入關漢祖伐秦陳留不下亦不敢入關兵無常法有常勢趙元之言卽酈生之見也洸竟不聽亡國之君臣往往如此

秦安定姚恢反

安定隣夏所以屏蔽秦都若棄安定夏隨而至夏晉交

攻其亡必速梁喜之言亦爲有見未可以此歸咎姚泓但安定不徙自應遣兵赴援坐視不救宜恢之擁眾而南也

李嵩卒

三涼皆夷狄狡猾惟李嵩頗知文教保境安民與吳越畧同觀其面折承明可謂扼要南宋必欲伐金與此何異

送義租給軍

好勝之將往往不聽主令以蹈危機吳漢伐蜀不聽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毛

武之言幾至於敗王鎮惡伐秦事亦類此然二將皆轉敗爲功畢竟謀畧勝也裕之開舫指示正欲激鎮惡別生奇計非無可柰何而爲是言也

裕入長安

佛念年纔十一便知大義且料晉必不能容降主亡國之君乃生此奇兒此忠孝之理所以不絕於兩間也是亦如後漢之北地王諶而佛念年幼尤爲殊特

沈田子矯殺鎮惡

劉裕之用王鎮惡正如司馬昭之用鍾會待人先己不

誠臣下何能盡力裕已無經畧中原之志故任諸將之圖鎮惡而不甚惜也

夏陷長安

劉裕急欲歸篡故留諸將於長安而屬田子等陰防鎮惡卒至自相屠戮謀臣宿將一時畧盡雖天意不欲恢復中原然亦由裕之利令智昏耳若其忠於晉室何至有此變亂也關中淪沒百年得而復失可勝慨哉

劉裕弑帝

裕之弑君并無一忠義之人丕炎猶不敢竟弑故主而裕則變本加厲愈趨愈下不可問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七

庚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七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八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南北朝 宋紀

宋王裕稱帝 高祖

鄉論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亦見政教雖衰而正氣猶有存者自司馬氏崇飾玄虛禮法之士皆指為迂闊以至五胡亂華而中國之天下幾變為戎狄之天下劉裕篡晉大赦改元而鄉論清議許其蕩滌崇獎好回而善類愈孤宜乎齊梁相繼國祚愈促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一

宋主裕殂

宋主臨終戒其子以諸臣長短適啟其輕殺文臣之漸蓋嗣主幼冲正宜擇大臣輔助豈有顧命之臣導其疑猜而反速其禍乎視漢武昭烈之託孤不疑誠不可同年語矣

魏立天師道場 營陽王

崔浩不好老莊而乃以圖籙真經為天書浩學問深邃不應謬妄至是豈以公歸第欲借此以出耶寇準被黜

亦以天書復用古來名臣不免熱中何也

吐谷渾王卒 文帝

阿柴舍子立弟可謂公矣又戒諸子而示以折箭夷狄不識詩書而能知此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此知聖人之言亦就天理人心中體驗而得耳

宋主謁陵

宋主謁京陵見高祖耕具而有慚色統絳氣象宛然在目文帝中主猶且如此何怪子業見祖宗遺像而橫肆戲言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二

徵士陶潛

淵明義不事宋而又絕無矯強此之謂高後世勝國遺臣往往著書立說自謂不屈惟恐世莫得知以視淵明得毋有愧色乎

魏主如統萬

凡欲伐人之國必分兵兩道一奇一正正者當其衝奇者攻其瑕若分兵散處形分勢弱崔浩之言實為至當是時宋宿將尚存何竟憤憤如此

燕王弘稱藩于魏

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魏主比之蘇武洵無愧色然百世後知有蘇武不知有于什門以此知夷狄中奇士湮沒而無傳者多矣

殷景仁為中書令

殷景仁始引湛入而湛反排擠景仁小人情態往往如此宋主既知二人曲直便當大明黜陟乃使庾炳之銜命往來殊失人君之體景仁業已謝病便當不預朝事而復私參國政亦非遠嫌之義至炳之周旋二人能使相仇之家兩無猜忌其智術固自可取然士君子立身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三

行已當使萬人共見其心觀炳之後以納賄獲罪則其始之周旋二人者豈真能輸忠於朝廷哉

宋殺檀道濟

徐傅之輕廢營陽亦因習見劉裕連弑晉主不以為怪裕但知防制前朝而不知禍機即伏於此所謂教猱升木也檀道濟本不預謀徒以自忖武夫為朝貴所輕一旦廢立大事引與同謀故欣然從之文帝既原情曲赦至此又疑而誅之并殺其子十一人國祚安得不促乎

高麗殺故燕王弘

燕主業已失國出奔高麗是為寓公乃猶稱詔以臨制之妄自尊大既亡其國又亡其身皆自取也

魏主伐涼

牧健事魏不失藩服之禮乃魏欲吞滅其國殊失保小之義雖李順受涼金寶為之緩頰然魏固不當伐之也

宋立四學

四學之非司馬公譏之是矣而玄學則猶承兩晉之遺風至梁之禪學盛而玄學始衰蓋異學之互為消長如是且既分文學史學為二學矣則所謂儒學者又何學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四

哉此真不學無術者之妄分條目矣

魏改元

魏因寇謙之神書而改元太平真君紕繆已極然謙之猶不能惑魏主也若非崔浩篤信此書何以有此人謂其滅族之禍由毀佛教不知其崇道教之罪乃實不可道也

宋義康為江州刺史

自古權勢所在鮮不獲禍父子且有嫌疑况兄弟乎周公猶遭疑謗况况義康慧琳恨其不讀數百卷書旨哉

斯言尹氏謂義康當閉門遁迹祈保天年然以宋主之猜忌豈能免乎景仁既知宋主兄弟猜嫌便當明諫宋主罷遣義康保全爵位陰諷義康使之去位何又陰與宋主密函往來而滅其迹以腹心之臣為穿窬之行亦何足取

魏太子晃總百揆

古弼掉劉樹之頭而毆之千古諫君未聞有此倘非性秉忠直中無一毫之偽便為大惡弼益忠直而無偽者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五

宋義宣為刺史

人雖不才苟能勤奮亦足供職然勤奮非策勵不能文帝之勉義宣頗得其道所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

魏以經義決疑獄

魏詔以經義決疑獄此祖漢人以經訓斷獄之例夫疑獄無律可引以經義決之最為要道但不可穿鑿經訓妄出入人罪耳

宋范曄謀反

自古文人無行者多謀逆者實少有之自范曄始成之

者孔熙先也熙先欲報義康遂出於此小忠不蔽大道
義康受熙先之賤是亦與聞乎謀逆也安能免禍蔚宗
母居卑陋而妾被珠翠死不蔽辜范甯侃侃名儒其孫
乃薄行至此豈不愧哉然後漢書成於蔚宗至今稱良
史信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魏誅沙門

自古邪正不能並立而邪與邪亦不能並立魏毀佛教
由於崇重道教非真知帝王周孔之學而毀之也崔浩
素稱儒者其學安在況沙門使復爲民可也誅之何罪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六

魏人侵宋

何承天所陳禦敵之術皆合時宜魏吳之間江淮空地
數百里乃兩國數數用兵不得不爾至南北朝則又不
常用兵故彼此各置僑州以自誇大也

魏陸俟討蓋吳

陸俟縱其二叔以取蓋吳實爲得算後世用兵首逆遁
逃多用其策其取劉超尤爲行險非神於用兵者不能
也假使率眾往討超必驚懼非曠日持久必不能克勞
民費財所損實多

魏圍宋懸瓠

魏攻懸瓠時城中止千餘人而魏師十萬攻至四十餘
日而不能克亦可謂善守矣南朝之所以分據數百年
者賴有此耳

魏殺崔浩

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允之數浩最爲允
當至修撰國史必欲刊之於石是誠何心非暴揚國惡
而何魏之強盛浩之謀畫居多議賢議能亦可末滅竟
至族誅魏亦刻薄寡恩矣高允忠貞不貳上不負君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七

不負友可謂義士

惟恐負翟黑子云云不過因此憶彼

耳借使無黑子一事允豈肯曲從太子哉

宋伐魏

宋主才僅守文而志欲混一其亦不量力矣沈慶之所
陳事勢確有可據而愴然勿聽師未出境而羅掘萬端
此豈不得已而用兵耶王玄謨紙上談兵一旦臨事束手
無策真所謂白面書生也

魏攻彭城

魏攻彭城義恭欲走而沈慶之亦謂宜趨歷城夫兵至

欲走是先自潰散最爲兵家之忌慶之宿將亦爲此謀設非張暢諸臣力爲諫止淮徐不可保也

宋殺義康

義康自以骨月至親盡忠爲國卒不免禍雖宋主殘忍抑亦羣小屢謀擁立有以促其死也

魏攻盱眙

魏主遣臧質書殘忍無比質之復書亦極敖狠較之春秋時異國之君與本國之君奉爲敵體迥不侔矣即戰國時亦不至有此悖戾所謂率中國而入夷狄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八

魏赦盧度世

盧度世亡匿鄭罷罷子奉父命寧死不言罷愛友過於其子固人所難至其子恪遵父命矢死不移亦可哀矣

魏太子晃卒

國君出境乃使太子監國此一時之權宜也若常使攝政必生嫌疑蓋權勢所在即開小人奔競之途雖在父子兄弟猶因此而自相傷夷晃之得罪蓋以此也營田收利豈太子所宜高允之言何等痛切而置若罔聞若他日爲君其志趣概可見矣

魏殺古弼

弼乃魏之直臣太武之所嚴憚太武被弑不能討賊又因見黜而生怨言何耶大抵夷狄之臣未嘗學問其偶有合義處亦是天性如弼之前後所爲若出兩人蓋亦恃質不好學之過也

魏立子弘

武帝

魏立子弘即殺其母李貴人如此爲人母者又安望其子之爲君乎爲人子者又安樂其爲人君乎甚矣漢武之作偏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九

魏誅許宗之

許宗之殺戮無辜又慮其家人上訴而以罪陷之其巧極矣魏主即因是以正其罪英明固不可及小人之巧於害人不適以自害哉

魏設酒禁

酒之害烈矣然日用既不能廢禁之適滋擾累釀酷飲者皆斬不特法失之酷且恐設法愈重則愈難發覺也

宋殺顏竣

顏竣輔助武陵起兵討賊當是時外有沈慶之內有顏

竣至武陵以病中坐誅元惡皆二人之力竣即怨望亦不至死其所以死者由武陵忌竣多謀亦猶高祖之忌謝晦然竣父延之早料其不免於禍者蓋驕奢盈滿皆可獲禍不必果有當死之罪而後裁及其身也

劉誕伏誅

竟陵之反與義宣同一覆轍然宋主不德雖不反亦必死誕之意與其坐而就死不如徼幸圖存也何康之不顧其母而逃春秋大居正亦或以不從反賊而許之至范義不忍叛誕而與之同死是謂愚忠君子觀人當取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八 十

宋殺義恭

明帝

贗天子數言最足聳動人主雖有伊周之德亦不免於禍小人之口可畏如此義恭元景等之死沈慶之不得辭其責卒之諸人既死而慶之亦復不免何如從元景之謀而實為社稷計哉

晉安舉兵

子業之罪浮於桀紂子助舉兵不為非義適子業被弑

而臺省擁立湘東當是時生民有主差類小白之先入齊沛公之先入關也晉安乃猶統師向闕是爭也爭則非義討之可也蔡興宗謂順逆臣無以辨猶味春秋之義至言米賤人安則非善觀大勢者不及此矣

魏主傳位

魏主有遺世之心欲傳位於叔父何也其子天性至孝豈不欲立正恐幼沖嗣位異日將有篡弑之禍故與其立而被奪不如不立而或免於禍繼見廷議皆屬意儲君始定立子之策然其不以萬乘為榮與當時人君之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八 十一

縱欲敗度者固相去遠矣

魏制小祀勿用牲

魏有此制已開宗廟勿用犧牲之漸是時佛教浸盛殆氣運使然也

魏詔守令

縣令能治二三縣者升為郡守郡守能治二三郡者升為刺史用之於承平時易起爭競用之於戰攻時則能恢復土宇有國者宜知之

宋休範反

休範舉兵何不子昱非真帝子爲名而乃追數先帝過惡甘子人以口實非反而何休範若非爲敬兒所刺則當日兵勢尙未可量天欲興齊故假休範以成道成之功耳

蕭道成弒其主昱

昱之淫昏與子業等此外亦皆殘殺不辜無一令主劉裕之子孫何皆凶虐若此哉袁粲即日受命適以啟道成之疑劉秉即受領軍亦何能爲前代弒君者皆得重罪至弒子業與昱之臣反得官爵可以觀世道之變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三

魏殺李訢 順帝

李訢之陷李敷實爲負恩爲時幾何亦罹重辟然非有范梈之言亦未足痛快人心也汝受我恩何忍負我其所以詈梈者非所以自詈乎

沈攸之討蕭道成

道成既有篡宋之心沈攸之進退均不能免與其俯首就戮不如慷慨舉兵觀其遺書情詞激烈大義昭然可謂死得其所矣

袁粲謀誅蕭道成

去內賊較去外賊爲尤難道成羽翼眾多稍有動靜彼已周知惟一二力士或足制之若一與兵甲斷難成事粲以謀告淵是謂無識物情不接是謂無才宜其敗也

齊紀

齊滅宋族 高帝

宋代世爲殘虐其滅族也固宜獨怪道成既奪其國又滅其族三綱不幾絕哉是時天理漸滅人欲橫流其作惡也既在常理之外其報之也亦在常理之外天道洵可畏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三

齊褚淵卒

褚賁恥父失節辭爵廬墓爲人子者亦祇可如此而已此卽所以益父愆也

小滿爲限 武帝

宋元嘉之世郡縣遷代皆以六年爲率洵爲良法至是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至小滿猶不能如制則必不能爲治今之州縣歲歲遷代蓋員多缺少不得不輪流周轉然民不堪命矣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耶

子良爲司徒

庸常之人與草木同腐形亡神即亡也若夫聖賢姦惡皆有精神不可磨滅之處君子於聖賢之神禱祝之而已於姦惡之神禳除之而已豈可謂形亡神亦亡哉禳之神滅論亦仍墮於佛氏虛空寂滅之說也

魏大旱

韓麒麟減帛增租得重農貴粟之本而官有宿積民無荒年尤爲扼要今之南方漕米悉改折色雖一時權宜然久之粟愈賤銀愈貴誰復願爲農民哉

齊議鑄錢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四
孔覲之疏其於錢法至詳且盡夫私鑄宜禁然利之所在民且冒死而爲之禁不勝禁也至禁用銅器又不便於民惟有復五銖錢嚴斷剪鑿錢重則姦民無所利私錢不待禁而自絕或慮錢重耗銅夫耗於國而利於民猶利於國也且耗之於良民孰與耗之於奸民哉

魏主考績

魏主黜陟百官欲使穢悍之族化爲禮義之邦亦可謂用夏變夷矣然元魏之漸卽削弱者未始不萌於孝文之世觀魏主大舉南伐而臣下震恐視其先以南伐爲

幸事固何如哉

齊鸞自爲太傅

謝朓教弟勿豫人事此國事也何得言人事當時名士氣節如斯安望其國祚之長東晉尙不至此至宋則視君如弁髦其弊蓋由於篡竊相仍掃除清議風俗之敗壞蓋非獨正始之失已

魏禁胡語 明帝

孝文效法三代銳意圖治可謂勇於爲善惜當時無能興禮樂之臣耳觀其與諸臣再三要約然後施行則有君無臣可知一人倡之眾人阻之雖帝王之力亦不能同是以復古之難也

魏定族姓

自來人主縱能容諫亦喜其外不宣洩若有廷爭便爲沽名孝文以不肖公言得失最爲可歎洵知本之論矣至選舉多重門地雖非正軌然傳說呂望非常之人曠代乃有一二此誠確論并非悞諫之言可比也

齊去金銀飾

節儉亦人主之美德然專務於此其器亦小況欲借此

沽名則無遠謀大畧可知

魏早

魏王不食三日出於至誠故天即應以大雨此差類湯之禱於桑林而非唐太宗之吞蝗可比也

齊殺王晏

自來小人獲禍或非其罪王晏罪固當死然為蕭鸞所殺則非其罪矣正以死非其罪方可痛快入心譬如齊滅宋族而道成子孫乃滅於其姪之手不亦冤乎不知其報不冤不足以償其為惡之罪也王晏身履危機經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八

十六

魏拔新野

王肅乃魏之名臣富有著作儼然儒者戊主黃瑤起為魏所獲義不肖降乃齊之忠臣也肅竟嚮而食之此與武夫悍將同其殘忍雖讀萬卷亦奚補哉

李彪李冲

李彪始因李冲得躋貴顯繼乃背冲而相攻許彪固非君子也冲亦少休休之度然以此不平賢者往往不免

特未必如冲之淺露耳

齊蕭衍圍郢城

凡廢立舉兵當乘其銳氣一鼓而下今蕭衍留攻郢城頓兵堅城之下至遲之又久而始克當時形勢殊不可揣然衍則已成算在胸豈非逆料寶卷已成獨夫故可以臥取之乎

齊人弒涪陵王寶卷

是時寶卷雖為寶融所廢然依然主也武王未滅紂之先亦稱商王此則徑稱涪陵恐義無所取蕭公復頴川之言老成持重計密謀深至不肖乞援元魏其氣已吞江左晚節乃至昏憤豈智慧已衰耶

魏議伐齊

元英請并江左以成混一之勢源懷上書以壽陽難守尤明形勢而卒不從者齊雖可滅而魏非滅齊之主也

卷八

十七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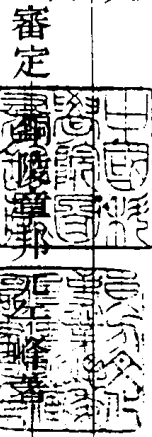
另家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九

瑞安孫鏘鳴渠田

貴池劉瑞芬芝田



梁紀

梁王衍稱帝 武帝

梁主受禪較齊為尤速蓋高帝既無勳業叨竊天位加以明帝忍於誅殺至寶卷昏庸更甚民不思齊故梁主唾手而得絕無游移奪國之易未有若此其甚者然蕭穎胄不死梁主必有遲回此殆有天意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吉玃請代父死

國家設法自有常經請代父死而即赦其父何以立法其父既為姦吏所誣便當平反其獄不治其獄而赦其死則於獄為冤亦非所以勸孝也然吉玃不應純孝之舉則固深明大義而天性之敦篤尤加人一等也

魏築九城

魏遷都洛陽卒以不振源懷請築九城亦補苴之法耳蓋居強地以臨弱土則為得勢居弱土以制強俗則為失勢設險守國亦先王之要道毋空言修德以為固也

漢中降魏

壽陽降魏而淮南失漢中降魏而梁州失梁之境土日蹙蓋漸有以北并南之機矣

芝生於殿

是時魏已中衰而芝生於殿豈嘉兆乎蓋治世有災所以啟賢王之修省衰世有祥適以長昏主之驕矜也崔光之言直陳無諱世宗若能修省何至日以削弱哉

王足奔梁

邢巒取蜀之策洞見事宜魏主不能用至王足奔梁殊為可惜是時朝綱日紊自保不暇安能復規進取使當道武孝文之時蜀固可唾手取也君子觀於五季而知宋齊梁陳其國勢以次而降魏之國勢亦以次而降故南北相持歷久不并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向也

魏罷鹽禁

甄琛之言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一語顛撲不破蓋鹽之取稅為日已久利於國而民不爭且鹽非穀比所食甚少所稅不多君民俱便若聽民自取必有爭奪之患獄訟繁興而國用亦窘後復征之民怨滋甚魏主從

之不亦惑乎

魏徵刑轡還

臨川王全不知兵梁主非不知之乃以為帥若非裴邃諸將出以老重百萬之師皆不可保至臨川退後始以曹景宗為將僅能救敗使早用景宗魏豈能支魏始以刑轡為將誠為知人乃因誣毀徵還以蕭寶寅元英當景宗宜其敗也梁主命將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魏主命將得之於前失之於後此所以互有勝敗而兩無成功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三

曹景宗敗魏師

魏攻鍾離師止十萬乃言赴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其數又云生禽五萬人蓋梁人誇功史氏亦不察而漫為紀載耳

李崇為揚州刺史

辛琛為李崇長史諫而不從然後彈劾得屬吏之道亦不失事君之義至李崇詰難辛琛而琛以正對崇有慚色亦不失為君子此與漢左雄周舉之事畧同

魏取三關

元英之取三關如其所料可謂能矣前日何以敗於懸瓠也懸瓠之役正以曹景宗韋叡未至欲急拔之以為徵幸之舉耳今觀其急追仙碑聞敵至而還亦有鑒於前車乎

魏立子詡

郭祚以黃瓠奉太子是時太子甫三齡耳不為詔也人遂以此號為黃瓠少師者乃因其平生志行卑污素所輕侮故一遇此事便以相戲耳然則人之自愛在平時之邪正不在一事之得失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四

沈約卒

沈約以文臣從逆毫無他長梁主既薄其人復輕其才故終身不列台司蓋亦孔光張禹之流耳至其力贊梁主賊虐和帝以除後禍則尤光禹所不屑為史言約夢和帝劍斷其舌此與荀偃夢厲公以戈斷其首同事雖怪誕不經亦未始不足以警亂賊也

魏尊胡貴嬪為太妃

魏立太子必殺其母此踵漢武故轍本非良法然胡貴嬪以不殺而卒釀魏禍豈果當殺與非也蓋今日禍機

已伏於前日之妄殺也漢武殺鉤弋而漢祚卒亡於王氏豈英主之所及料哉

于忠殺郭祚裴植

世宗方殂而于忠等黜陟由己生殺任意其氣燄不減高肇忠父烈本為名臣忠亦克肖乃父至此乃盡反前日所為豈非國無紀綱雖良臣亦變為姦慝乎

魏復封于忠崔光

于忠崔光本有擁戴之功封之可也既因二人專恣奪其封亦可也今復封之何哉國勢將亡賞罰無定往往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九 王 如此

淮堰壞

淮堰之壞漂沒十餘萬口梁主崇尚釋氏宗廟禁用犧牲錦繡不得織人獸之形仁慈至矣至此何竟忍於殺人也然此猶曰非其所料耳當築堰之時又欲壅淮水以溺魏境則魏之人民獨非生命乎是非但仁人所不許抑亦佛氏所不肖為也

魏主月一視朝

張普惠為國司直屢進讜言皆不見聽至此魏主始用

其言月一視朝夫人主一日萬幾雖日日視朝君臣商度猶慮不足月一視朝果何益哉書之於冊幸之也正惜之也

魏虎賁作亂

魏之宿衛至焚將軍之第投其子於火中而捶殺其身驕橫極矣然斬戮八人雖似稍輕尚不廢法高歡便逆料魏之必亂何哉蓋當時上下陵夷已極故禁軍敢於恣橫如此魏之亂不萌於太后之不誅禁軍萌於禁軍之敢殺將軍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九

六

崔亮立停年格

停年之格論者至今藉藉然徵辟變而為中正九品中正九品變而為停年亦時勢之自然也操銓選之責者能於停年之中寓甄別之意未為不可此與試士糊名之法同雖不能救不明之弊而可以稍救不公之弊所以歷唐宋至今而停年之格卒不能廢也

魏元匡免

元匡骨鯁雖號忠直未免牽於意氣前攻高肇可以輿輓而前今攻任城亦復治棺豈不太過然罷匡而用於

剛所謂棄珠玉而用瓦礫胡太后豈不知其爲人徒以保己私恩而不能棄置耳

魏殺清河王懌

自來婦人女子多私於母家胡后之任元乂以爲至親可倚殊不知反噬者卽此人也清河王懌忠勤愛國中
外所仰獨以得幸太后爲乂所輕因而被害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彭城王慘斃於前清河王冤戮於後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魏祚其得長乎其子汝南王悅曲媚元乂
亦可謂無人心者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七

魏分柔然爲二國

袁翻之策千古治夷狄之良法也夷情萬變而制馭之道終不出此魏當未造不能安內奚暇攘外哉厥後婆羅門阿那瓌不旋踵而皆叛設非先事得宜禍患固未可量已

魏改鎮爲州

魏之削弱皆由孝文遷都河南當時法制維持尙無他慮嗣後朝臣紊亂舊章而伏莽竊發不可復制李崇請改鎮爲州實有先見 本朝起自吉林但設將軍都統

鎮撫其地然皆勳舊足以彈壓今則姦民叢聚盜賊縱橫而旂營亦積玩積弱而不復能制故當事者議募民開墾設立州縣亦因時制宜之法也

豫章王綜降魏

蕭綜爲寶卷之子則梁主殺其父而妻其母乃不共戴天之仇也觀其披髮席藁私祭齊廟割血瀝骨其志亦可悲矣然旣受梁主養之恩身膺王爵彼以骨月待我我以仇讎待彼揆諸事理則又未安爲綜者亦惟有乘間降魏則父子之恩絕然後助魏滅梁克復舊物實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八

魏幽州民叛

守令爲親民之官魏以廝隸爲之無怪百姓淪於塗炭相繼叛逆而不可收拾也辛雄上疏以爲守令宜用士流稱職者補京官不厭守令不補內職所以救積重之弊法至善也其如不聽何哉

魏胡后弑主

胡后淫亂廉恥已盡至於不顧其子而亦戕之淫之爲禍大矣哉不知天下尊已皆以子爲天子故也子旣被戕已則安附有不同歸於盡哉

爾朱榮舉兵晉陽

爾朱榮之兇暴大類董卓多行不義適爲他人驅除若使執沈胡后廢幼立長誅徐鄭之徒簡用賢良大權已在掌握魏之社稷將誰屬乎是知奸雄亦有大畧必非鹵莽粗暴者所能爲也

鄭儼伏誅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九

鄭儼爲部下所殺綱目以伏誅書之以爲罪宜誅也自古罪人之幸免者多矣安得皆爲人殺而概以伏誅書之乎就令儼被爾朱氏執而戮之亦以燕伐燕耳豈得謂死於國法哉亂臣賊子所以垂戒萬世者正以其行事不可恕耳必謂書伏誅始可以寒其膽彼夫幸而免者將何以處此哉春秋亂賊淫享終身祚延後嗣者多矣然其罪惡彰著後之人方欲誅奸諛於旣死則以天理民彝之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

羊侃奔梁

羊侃南人也徐統知其有南歸之志故奔泰山後又說侃乞師於梁而遂奔梁小人之智計亦狡矣當爾朱榮入洛之時魏之境土必不容徐統定計已在奔梁特倉卒之間人人得而誅之故先奔泰山而後奔梁坦行無阻若使以謀己之心謀國豈非良臣然天下卒不以其幸免而羨其所爲也

魏主子攸奔河內

子攸爲爾朱氏所立所慮者爾朱氏篡奪耳豈料有顥之爭國也顥率陳慶之以孤軍入魏宜必無成乃轉戰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十

而前竟入洛陽子攸出走似可以成矣乃爾朱氏率兵前驅顥與陳慶之外合內離幾不可保夏州義士復爲顥屠而榮又議還矣乃以楊侃一言整軍渡河而顥遂走死慶之敗還自此子攸之位遂定惟慮爾朱榮之篡耳豈料榮竟爲子攸所殺而子攸又見弑於爾朱世隆哉末世之主成敗原無定局乍得乍失卒亦同歸於盡而已

魏討韓樓

爾朱榮之遺侯淵深得將將之道榮以輕脫之夫命將

乃能如此豈謂庸才至侯淵之獲賊復縱機謀神速使敵不知所備可謂善於用兵者矣二人皆目不知書者也兵事固有天授非學可能雖然學亦何可廢也學其節制縱不能戰亦可以守戚南塘之練兵實紀鴛鴦陳皆節制之師也

誅爾朱榮

董卓之誅成於王允君不與聞爾朱榮之誅魏主手刃之尤爲痛快然魏主曰王允若赦涼州人必不至亂今榮與天穆而外不戮一人何世隆復肆凶逆乎可見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十一

兆使歡統六鎮

書法云兆使何幸之也恐非是歡之與兆等耳兆得志固無魏歡得志又豈有魏哉綱目書此亦不過明盜賊之所以有成有敗何幸之有哉

高乾迎高歡

大凡奸雄舉事亦有天與人歸之兆如高歡欲討信都

而卽有高乾兄弟與李元忠輩迎之蓋爾朱氏肆虐已極人民共憤有彼善於此者便歸之如流水矣此歡之所以得志也

魏殺楊津楊椿

楊氏兄弟三人皆有名德號爲義門不啻西漢之金張東漢之楊袁乃卒被爾朱氏屠門之禍天道報施雖有定局而至亂世往往相反不如此不足以見天之大所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有志者亦惟修己而已豈以報施無常而忽自喪所守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十一

高歡誅爾朱氏

高歡之於爾朱亦猶曹操之於袁紹袁強曹弱爾朱強而歡亦弱袁愚曹詐爾朱愚而歡亦詐當歡起兵之時慄慄危懼不能自保亦猶操在官渡不能自保也厥後操不自篡以遺其子歡亦不自篡以遺其子何奸雄之狡黠如出一轍也至高歡立一主又立一主視君如弈棋然則又曹操所不屑爲也

殺爾朱兆

爾朱兆弑君逆賊也歡雖悖逆苟能誅兆則誅之而已

矣異日有能誅歡者亦誅之而已矣或謂歡已據晉陽亦有逆象兆雖爲逆歡不得而誅之故書殺夫歡之廢立已不勝誅矣何待據晉陽且晉陽爾朱氏之巢穴非帝都也何僅以此爲歡罪哉

賀拔岳宇文泰

大凡亂世英雄勢未成皆爲信越勢已成則爲莽操賀拔岳若不爲侯莫陳悅所殺令其得志果愈於高歡哉宇文泰爲岳復仇卽爲國討逆此時豈非忠義之士其後竟何如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三

魏主修奔長安

輕脫者不足有爲而魏主修蹈之裴俠之言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二語斷盡當時情事然與其西巡不如留洛是時歡雖遙執朝權而魏主尙能行政用人歡以宇文泰方興必不敢顯露逆迹泰亦以尙有歡在不敢肆逆兩雄相厄朝廷尙可晏然無事魏亦無分東西之理或者宗祚尙可多延曷刻柰魏主急欲圖歡以至速亡輕脫者殊不足以立大業矣

泰以蘇綽爲左丞

蘇綽誠爲奇士然生於亂世既爲人用便墮逆黨泰之用綽亦猶曹操之用荀彧耳智謀之士不幸生於亂世如武侯之不遇其主不出者有幾人哉

魏靈涼州附于歡

綱目書法謂黜東魏而尊魏如魏則書伐東魏至東魏則書侵魏夫魏與東魏卽宇文泰與高歡也歡與泰皆魏賊也果何分乎若謂魏主修爲先立則旣爲泰弑之後歡與泰各立一主又何低昂之有

高澄入鄴輔政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古

歡據晉陽爲根本之地雖執朝權而所遣心腹終不能盡如己意孝武之欲圖歡卽其前車今乃遣子入朝輔政則內外大權盡入歡手而篡事成矣至司馬子如始勸爾朱世隆還兵向闕魏之社稷實喪子如之手今又效力高歡乃反覆小人耳雖能調停骨月庸足多乎

東魏侵魏

高歡分三路攻魏大有席卷之意歡能持重可與相持而不可與決戰高歡曹勇而健亦難爭鋒惟竇泰勇而躁兵法云攻瑕則堅者亦瑕宇文泰深明此理故先破

賈泰則彼二軍者不待攻而自退矣向使以高敷曹攻潼關則泰未必勝而關中危矣然泰亦必別有勝算斷不冒險而爭利也

魏丞相泰迎戰渭曲

是時歡強泰弱歡志欲滅泰反爲所敗雖泰善用兵然亦有天意焉泰所將不滿萬人以之決戰或可以少勝多以之分守各隘則願此失彼歡若聽薛琚之言泰必就禽又侯景勸歡分爲二軍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泰亦難支歡皆不聽豈非天哉且侯景願往取泰以婁妃一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五

言而止使景得泰之後果據關中歡以順討逆取景較易於取泰矣惜乎歡見不及此也昔司馬昭命鍾會取蜀知其必反以衛瓘監其軍會果滅蜀瓘亦收會然則以高歡較司馬昭其才畧高下爲何如也

東魏改停年格

是時高歡崛起英俊林立故改停年而人不敢怨若在平時則物議叢起矣

魏頒六條

高歡宇文泰一時並起皆善用兵而泰稍知書尤嫻吏

沿觀其置行臺學置紙筆以求言制禮樂又爲六條詔書文教彬彬有士君子之風視歡之寢饋刀稍性以戰鬪爲事者果何如哉厥後齊并於周亦因立基之始氣象有不同也

高仲密降魏

邙山之役歡幾獲泰泰亦幾獲歡竟各得脫免使一有不免東西魏必并而爲一矣封子繪陳元康皆勸歡進攻關中以爲東西混一卽在此時恐未必然無論宇文泰尙在其力縱不能戰守亦有餘況有王思政王暕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六

梁賀琛上書

賀琛所上四事皆切中時弊梁主溺於仁慈不能蕩滌是以愧而成怒敕書強辭奪理苟以塞琛之口故亦不深罪也

梁禁用短錢

短錢者何不足乎百之名也不足乎百豈能欺人以爲百乎然而行之者則商賈之詐術也今之權量較昔皆

大而錢則用短蓋錢者商賈以此易百貨也故用短權
量者商賈以此收百貨也故用大風俗之壞皆由於商
賈此先王所以重征之而屏之不得與士人齒也

高歡卒

高歡頗有雄才若遇明主必爲絳灌之徒觀其臨終戒
子之言則諸將之忠奸長短皆有成算在胸矣雖侯景
之兇狡歡在豈敢跋扈哉

侯景襲據壽春

侯景反覆梁主豈不知之徒貪其廣土畏其強梁故姑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七

容之耳茲既失地喪師復何所貪畏而曲容之乎高澄
求和明是閒景既許景以敗不相棄何又云貞陽且至
侯景夕返乎昏庸顛倒令人悒悒

侯景求和

侯景求和雖三尺童子皆知其詐何梁主父子昏憤乃
爾蓋當時上下饑困如在倒懸之中苟賒一刻之死亦
不暇慮有別禍故貿然徑許其和姑欲延數日之命再
作計較耳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乃東魏之驍將王思政亦魏之干城乃各喪
一名將使之勢均力敵此東西魏之所以分也

盜殺高澄

高氏父子彷彿魏之司馬歡之用兵較司馬懿更爲勇
銳而謀畧則不及澄與洋亦猶師若昭耳特司馬氏起
自儒家猶有詩書之氣高氏則出自戎俗其狂悖去禽
獸不遠也

岳陽王降魏

自古骨肉之禍求援於外未有不亡袁氏兄弟蕭氏叔
姪兄弟皆覆轍也岳陽求援於魏出於萬不得已湘東
王繹實爲首惡厥後督以附庸僅存其去亡國也幾何

卷九

六

高洋稱帝

簡文帝

高洋篡魏輕如舉羽人主威柄一失不可復收魏之爲
齊也久矣婁妃夙稱賢婦其爲此言也豈真能知大義
哉蓋既擁尊號又欲竊美名耳晉武之叔祖司馬孚未
全忠之兄全昱皆有執節之言實欲名利兼收尤爲巧
猾何婁妃以婦人而亦有此智畧哉徐之才答杜弼之
言洞若觀火其贊成篡魏之舉在齊爲功首在魏實罪

魁也

魏初作府兵

宇文泰初作府兵實開李唐之先說者謂府兵寓兵於農猶有三代遺意竊謂不然三代之制農盡兵也府兵則擇農之有才力者為兵為兵者復其租庸不為兵者納其賦稅與三代之制迥然不同有明之屯田亦猶是也自東漢至今二千餘載兵民分而為二不能復合其所謂養兵者有授之以田給之以餉二者而已授之以田唐之府兵明之屯田是也其初人皆壯健又有田園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九

妻子之戀故皆勇於赴鬪而怯於謀叛及其弊也承平日久精銳漸消田則猶是也而人非昔矣此張說所以欲變府兵為彊騎也至於以民養兵而給之以餉三代而後雖聖人復生無以易此惟積久兵弱亦自然之勢在當國者隨時變通振作之而已兵不足恃則募勇以輔之勇不足恃則團練以輔之團練者民自相保不待上之督率猶有三代遺意焉讀史者輒以府兵為近古與耳食何異有明屯田日久至於田已質人身仍為兵無斗糧尺布之贍而欲得其死力不亦慎乎且明之屯

田猶有租稅曰去而稅存其害不更甚於給餉乎

侯景弑梁主

毒蛇之將死也必更肆其齧噬猛獸之將亡也必更恣其咆哮侯景兵將臨頸乃更戕梁主殺太子所謂以此賈盈自然之道也

侯景伏誅

元帝

嘗怪侯景以東魏叛將投身於梁復肆悖逆意其孤客窮軍不崇朝而即當授首乃兇燄彌熾上而君父下而臣民無不受其荼毒梁之全境幾無完土豈真景之才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三

畧梁竟無一人敢與抗哉蓋梁主篤信浮屠姑息為仁罪至大辟往往被原賞罰既淆綱常自壞天下復何知有君父乎是以侯景倡亂勤王之師多躑躅不前也

武陵王紀稱帝

武陵王紀之稱帝與繹等耳特繹既僭號而紀復效尤國無二主故以王書之若非魏助湘東則成敗未可逆料蓋紀之攻繹斷不料有魏師之徑逼成都也同軍自救未有不亡即紀不回軍而人心搖動士卒思歸亦決無自全之理

王琳下獄

王琳於繹為肺腑之親恃寵縱暴不為無罪然其才要堪任使後乃遷之嶺南是自廢其手足矣安得不亡蓋蕭繹用人本無特識如王僧辯陸納王琳任約謝答仁等皆起於囹圄之中禁錮之餘俾得苟延梁祚數年者天正欲借繹之翦除骨肉以啟陳氏耳

陳霸先殺王僧辯

王僧辯既立方智當死生以之何以見脅於齊更思改圖又不謀於霸先宜其為所藉口矣又毫無防範致猝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三 為霸先所禽僧辯之事蕭繹功亦多矣至此忽然見殺如戮一庸豎子然亦可哀也僧辯被殺而陳氏之代梁決矣有告齊師至者疑即霸先所遣也

齊主嗜酒淫泆

齊主之狂悖古今罕匹母且不顧何有諸臣獨惜楊愔係出名族為齊廷賢輔乃至躬進廁籌鞭背流血而猶覩顏事之者蓋愔已事暴主留則見辱去必見殺愔之所處進退兩難故寧忍辱而緩須臾死也

陳紀

齊常山王錄尚書事 高祖

高洋雖極昏虐而待弟常山王則友于之性有時不滅常山之愛兄亦極懇至後乃殺姪自立與前事相反蓋夷狄之性喜則人怒則獸為善為惡在己亦不能自決此古人之所以貴學也苟能學問必不至此先王之道挽天理於人欲之中別人道於禽獸之外維世之功豈淺鮮哉

齊殺高德政

史稱楊愔德量謂雖欲殺己者亦不思報今乃讒殺德政何也爭權相妨賢姦同病休休有容所以為大臣也常山自立 文帝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三

高洋酷虐不應有後然以演之友愛似為可恃何兄死即行篡奪豈復有人理哉是時陳主殺弟周宇文護連弑二主三國鼎立皆骨肉相殘天運人事不謀而合蓋四分五裂為日已久天欲混一必縱之極亂而後能治當是時也微特民不聊生即有國者其兄弟叔姪又豈能相保哉

齊頒律令制田賦

齊之律令後世皆遵行之至田賦之制唐用其法而損益之衰世制作即為興朝法度故雖有善政不能救亡而可以資來者

齊主殺樂陵王

讀史者觀百年之被戮可為酸鼻然迴思演之殺濟南又未嘗不為之一快高氏一門殘虐至此人道絕天理滅矣斛律妃把玦哀號不食而死夫婦之義篤矣其父斛律光世為名將不敢稍萌異志亦深明君臣之分此三綱之所以充塞天地雖至極亂而猶時時發見於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三

事也

周殺賀若敦

賀若敦口出怨言不為無罪護竟殺之抑亦過矣敦臨死以錐刺其子弼之舌可為至誠厥後弼亦恃功而不保其身雖由自取抑亦命也蓋弼能逃死於文帝而斷不能逃死於煬帝也

陳以孔奐為詹事

陳主以安成為可倚便當託孤孔奐等非其倫也若以奐為可託則便當使安成不與朝政以兩全之乃對安

成則欲讓國獎孔奐以為遺直是非教安成篡而何

齊用士人為縣令

魏之叔季以廝役為縣令且必以賄賂而後得齊沿此風至是始用士人為之雖無救於亡不可謂非善政也故綱目書之以為後世法

石龍太夫人

宣帝

洗氏以蠻獠之女深明大義馮保父子功名忠義皆成於洗氏之手既為賢妻又為賢母宜乎彤管流芳矣

周主殺宇文護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三

周主韜光養晦十有餘年一旦手翦權奸有如拉朽其事與王允誅董卓魏主殺爾朱榮同然彼皆速禍此竟晏然者何也卓榮皆異姓之臣故植黨甚固赦之則各懷疑貳誅之則力有未逮是以大姦雖除羣邪復煽若宇文護擁兵雖眾自恃宗親不甚樹黨又枉殺趙貴等諸將皆怨叛故但誅一護并及其助惡者數人即已帖然無事况護又庸才豪傑不為之用其死也安得有後禍乎

齊殺斛律光

斛律光父子兄弟皆累朝宿將固齊之長城也光一日若存齊一日不亡乃盲人當國官婢擅權羣蜚刺天元良誅翦可哀也夫光兄弟就死絕無憤辭雖逢比何以過此權臣誅而國興忠臣死而國亡觀於周殺宇文護齊殺斛律光而二國之興亡判矣

周叱奴太后殂

秦漢以來人君行三年之喪者惟周主一人晉武魏孝文皆不能比胡致堂之說是矣周主斷行此禮與羣臣毫無爭辯其誠衛王直之言恕人責己尤為憐惻動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五

可謂仁矣惟三年之喪三代時可行至周中葉以來已不能行矣蓋古人質朴君薨冢宰聽政三年君乃得行其服至後世則臣竊君權君虐臣逼豈能使冢宰聽政自行三年之喪乎故孔子曰古之人皆然言古人以見今人之不然不必至漢文時而始短喪也然儀禮臣之於君皆行三年之喪人臣既可衰麻聽政人君何不可衰麻聽政而必使冢宰攝之乎此理之不可強通也

周太子贊

太子淫昏失德周主亦所深知乃以漢王不才諸子又

幼故得不廢然齊王憲長而且賢若立之必不為楊堅所奪人情私於父子薄於兄弟齊主緯之言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亦猶是也

周獲吳明徹

陳主欲取徐兗當於周伐齊之時偏師直擣唾手可得今齊已為周有欲取徐兗是與周爭地彼新得志難與爭鋒陳主不量力狃於吳明徹前取壽陽之效遂以為長城可恃豈知一敗塗地其被禽也如獲一嬰兒然何其易也前日王琳之就禽今日吳明徹之被禽皆出陳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九 五

主意外惟其意外故勝敗皆不能預決也

周主贊殺叔父

天元昏虐武帝之所深知彼若得志必以誅齊王為首事亦武帝之所深知然則齊王憲非天元殺之實武帝殺之也武帝蓋懲於宇文護之禍故寧扶不肖之子雖有賢弟亦不假以重柄豈知親臣亡則賊臣起矣

周殺王軌宇文孝伯

國之將亡必先殺柱石之臣而後國以隨之齊之亡也必先殺斛律光斛律羨蘭陵王長泰周之亡也必先殺

齊王憲烏丸軌宇文孝伯觀於天元之昏虐與齊後主如出一轍豈關於人事哉抑亦有天道焉雖然天道之昭皆人事之應也

尉遲迴舉兵

凡舉兵討姦臣者多不得志蓋未篡以前民皆奉戴朝廷一有舉兵便迹同叛逆且又安知其非以燕伐燕欲討罪而因以自取耶故尉遲迴之舉兵也綱目雖予之而當時朝野上下未必予之此所以不旋踵而覆也至季穆以熨斗并十二環金帶奉之於堅賣國之賊更不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九 毛

隋以蘇威為納言

蘇威乃蘇綽之子綽受宇文泰特達之知威因宇文護擅權屏居山寺宜矣及高祖徵之辭疾不至何也楊堅為相其勢必篡乃召之而即來聞將受禪又復遁歸既篡而又受官抑又何也威之出處如此宜乎他日為唐太宗所輕隋主以為楊素非威之匹是矣至比之商山四皓威將毋有愧色哉

隋置義倉 後主

義倉出粟儲之當社司檢校官不與聞可謂良法然不得其人弊端百出漢之常平倉隋之義倉千古以為美談至今其制猶在獲益者曾幾何哉

陳臨平湖開

高頴取陳之策即伍員為吳謀楚之策然敵國之民皆吾赤子必欲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使之財力俱竭而後取之巧則巧矣豈帝王弔民伐罪之師哉隋主嘗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又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其言甚大吾誰欺欺天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九 毛

陳殺章華

傅縡章華皆知其國必亡因以直言極諫冒死邀名亡國忠臣類多止願一身不顧全局然使人主果用其言未必無效即使無效國亡而後徇節則君臣兩得之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九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隋紀

進軍滅陳 文帝

賀若弼先據鍾山擊敗孔範禽蕭摩訶任忠始有降志
適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迎擒虎獲叔寶非弼則擒
虎何由得入朱雀門而受降之功擒虎專之弼之忿怒
未為無因晉王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過矣文帝別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一
詔褒美殊得馭將之道

置鄉正里長

置鄉正平時習禮讀灋可也若以之決辭訟必至百弊
叢生蘇威之議李德林以為非是實屬不謬文帝卒用
威議緣威父綽以周禮佐宇文泰著有治效故從而信
之卒至江南作亂其禍皆基於此蓋鄉黨之人素所狎
習即有賢者亦惟愛敬之而不知畏懼使治獄訟必有
曲直曲直既分必有勝負勝負既分必有德怨德怨分
而仇讐成矣縱能持平曲者必不降服至於爭鬪勢有

必然況以私意參之耶封建之時大國不過百里君民
並處州長黨正即今之長吏也下與民親上與君近故
雖有興廉舉孝之權而不至於僭有過舉發否則連坐
不肖之民亦不得而怨之至如今日嚴行保甲卒至家
藏土匪戶有宵人誰能禁之又誰敢首之也明初鄉約
得專辭訟未候鄉約平斷徑赴州縣為越訴越訴者笞
五十當時國家開創人主勵精圖治民皆畏法鄉約亦
不敢偏袒故一時亦號治理嗣後承平日久民皆玩法
雖有鄉約豈能鈐制之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二

馮魂以嶺南降

冼氏世保嶺南江南多事屢經易主皆能奉事不失臣
節一方賴以安堵今又以陳亡無屬擁眾自守奉陳主
之書而後歸隋猶復盡日痛哭乃遣其孫魂帥眾以迎
韋洸既明大義又復歸順有禮蠻獠之中有此婦女竟
使馮氏祖孫父子皆蒙其福至唐初猶食其報亦奇矣
哉

論功行賞

伐陳之策決於李德林文帝嘗謂之曰平陳之日以七

竇莊嚴公使則陳之所以得滅者誰爲畫策誰爲摧鋒
上皆知之封德林以郡公不爲過也高頴始與賀若弼
讓功繼又詬德林而止其封則漢之蕭何未出關中一
步何以論功第一也韓賀爭功亦猶晉之渾濬文帝皆
能容之亦雅與晉武相類

復故陳境十年

得國而復其境至多三年而已光武旣得天下復其故
邑春陵亦止一年後以父老固請乃復二年文帝平陳
至復其境十年有不出水火而衽席之乎此有漢以來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三

韋鼎爲儀同三司

韋鼎之言雖有應驗悖謬實甚蓋幾忘其爲陳之使臣
矣盡賣田宅待時而歸隋亦授以儀同賞其言之有驗
忘其人之不忠所謂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者是已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

辛公義爲刺史醫疫決獄惻然仁者之心藹然仁者之
言其聽訟也亦幾於無訟矣干戈擾攘之中乃能得此
亦數百年中所僅見也

李德林爲湖州刺史

隋室佐命類皆周之勳舊蘇威忽來忽去出處難言不
苟惟德林爲無愧色其論事之識亦在蘇高之右觀於
隋滅宇文氏之族蘇高皆依違其間惟德林侃侃力爭
其優絀概可見矣至是議罷鄉正德林之言未免自矜
然議論甚正文帝何至盛怒若斯蓋餘子皆有瑕可指
抑揚可以任意獨德林志節皎然隋主以篡位陰忌直
臣官使德林在側常揚己過哉

江南亂

江南之亂不過烏合之眾爲訛言煽惑耳非迫於饑寒
皆爲死命也非中有雄傑誘以起事也如用龔遂張綱
之術可以不勞而定卽不然殲厥渠魁赦其脅從亦不
難指日成功楊素縱兵多殺草菅民命蓋性旣殘忍志
在邀功不在救亂也他日覆宗宜哉

封德彝爲內史舍人

楊素豺狼之性何所不噬獨愛重封德彝蓋便佞之足以惑人也如是德彝首見許於殘忍之楊素又見許於猜刻之文帝又承寵於淫暴之煬帝雖以唐太宗之英明亦嘗喜其諛頌佞人真可畏哉

工商不得仕進

工商雖與士農同在四民之列然一趨於利一近於役若論流品相懸實甚隋制工商不得仕進猶有三代兩漢遺意

論屬官罪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五

文帝行刑酷虐幾類齊文宣周天元蓋以篡得位故常用不測之威以懾服臣下使之救過不暇雖親子如秦王蜀王不少寬貸厥後卒死於晉王之手以術馭下又安可恃哉

除高頴名

高頴爲隋室佐命奉公無私蘇威楊素所不能及帝亦寵遇優渥至是帝有廢立之心知頴倔強必不可動且子娶太子之女恐爲後患故決意去之而後后與漢王之言皆得入之實則帝亦明知頴之無罪也往者李君

才諫帝寵頴太過帝爲殺君才今頴猶是頴也何譏之易入乎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此之謂矣

廢太子勇

太子雖無大惡然聲色是娛親佞遠賢他日必非令主廣矯情干譽聲聞日隆其諸惡尙未顯露是時帝后及在朝諸臣孰不以廣爲賢於勇哉元旻李綱之諫不過經生常談烏足動帝況帝五子皆后所生無親疏之別后以勇爲不肖帝自確然無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隋之天下不亡於楊廣之手而亡於獨孤之手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六

王伽爲雍令

流囚李參等乃流罪非死罪也王伽旣爲齊州參軍則此六七十人諒皆齊州之民也當未送囚之時何不使之還家將至京師始縱之歸則往反逾期豈能一無遲誤哉意七十餘人未必俱到當時朝臣蓋飾詞以動帝聽耳然所縱者究係流囚借使死囚豈能保其必至哉是故聖人不徼幸以圖功不冒險以求名

王通獻策

論者以王通大儒文帝非令主雖有奇策所獻非人竊

謂不然南北分據近三百年至是而始混一文帝勵精圖治嚴明恭儉就當時觀之未必在兩漢下通之獻策欲以上佐太平耳不為諂也帝不能用遂歸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其器量當與董仲舒黃憲相亞楊素陸茂朝臣俯視一切獨於通雅知敬憚其德量必有以動之矣或以登門自獻為通恥之然則出疆必載質又何人哉

太子廣弑帝

文帝之崩實由張衡之弑斷無疑義然史冊既無明文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 七

不如即書帝暴崩於大寶殿而廣之弑父未嘗不見況廣之惡即無弑父之事亦為覆載所不容何必以曖昧之文深明其罪哉

漢王諒起兵晉陽 煬帝

諒起兵無名故事不成向使當璽書不合之時即上書問故潛遣使至京師得太子弑父弑兄之由然後聲罪致討簡率輕銳直抵京師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功縱不成猶為義舉乃以楊素謀反為名其誰信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殆諒之謂矣

開通濟渠

煬帝開渠欲便行舟為縱樂計然渠開而漕運甚便亦萬世之利也

置洛口倉

置洛口倉者帝欲長駐東京以便來遊江都故多積糧粟以固根本豈知他日適為李密王世充據洛之資乎

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首開此河其勞民傷財為何如哉煬帝擬巡會稽以備游觀而後世實蒙其利浙西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八

帝擊高麗

高麗之地不過當中國之數郡漢武首命楊僕荀彘分道出師二將不和幾至僨事後復遣使視師卒成郡縣司馬懿以數萬人攻公孫淵往反三百日卒滅其國煬帝全不知兵徵兵至百萬之眾聚於一隅兵多而無可攻之處又首尾相隔緩不濟急安得不敗自古將兵之多未有不敗曹操以八十萬軍敗於東吳苻堅以九十萬人敗於東晉皆有覆轍可鑒煬帝好大喜功以兵為

戲此所以亡不旋踵也

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

胡亥與驪山之役陳勝吳廣等起而秦以亡煬帝有伐
遼之舉高士達竇建德等起而隋以亡煬帝之虐甚於
胡亥而十餘年之縱暴又非僅胡亥之在位二年比也
天欲啟漢故生胡亥天欲啟唐故生煬帝暴主之虐民
適為聖主得民之資耳

竇建德雖起自羣盜然觀其舉動頗自不凡微論羣盜
所不及即李密號稱一時之傑亦不能與之並駕蓋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九

德謀勇兼優有大將才畧規模闊大有人君氣度勿以
成敗論人也

建德與高士達同為渠帥大類李密之與翟讓然建德
之待士達也誠後士達不聽其言以至自隕建德為之
發喪因而復振其名義甚正則非李密之負義寡恩而
襲殺翟讓者比矣

杜伏威起兵

當時羣盜最著者竇建德而外惟杜伏威觀其氣象不
與人同非專好殺掠以保旦暮者可比其他日降唐而

以功名終宜哉

除蘇威名

煬帝誅戮耆舊殆盡惟蘇威猶為碩果言多切直宜為
煬帝所忌僅除其名亦幸矣哉

翟讓李密起兵

翟讓生平既無大志又乏雄才黃君漢何以決其為大
丈夫能救生民之命度其才力不過與杜伏威李子通
等耳然能推任李密毫無忌嫉之心則亦人所難也厥
後為密所害密負讓讓不負密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十

李淵起兵

是時天下所在皆為盜據惟關中一隅猶為完土唐公
起兵直指長安此李密昔日所謂中策今之上策也關
中既定然後分兵四出以次削平諸寇亦猶漢高先王
巴蜀次定關中然後東向而爭天下光武先定河北然
後南向而爭天下如圍碁然先據一隅以為基址然後
出爭全局漢高之時惟秦蜀安靜可制東方光武之時
惟幽燕勁騎可爭中原唐公之時惟關中尚為隋家故
物一旦奪之然後四討割據無敵不破亦以先著之得

勢耳借使楊玄感起兵之時先爭長安是時關中完實未必遽克稍延時日天下之兵皆至不戰而自困也就令能克長安而隋師之勤王者接踵而至亦岌岌可危故當時直走幽都最爲上策今日則直趨關中亦爲上策彼李密者昔知勸楊玄感入關爲中策今乃留連洛口貪戀倉粟爭天下所共爭之地則蹈昔日之下策其坐致敗亡也宜已

李淵起兵或謂當首建義旗以誅無道隋爲名不當復立隋主致自陷於南北朝篡奪之習此書生之見非英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 十一 雄識時之論也當是時煬爲無道人人欲得而誅之非其欲亡隋如陳勝之起兵天下共欲亡秦也蓋秦滅諸侯實六國遺臣之所共憤隋之并周而滅陳也周陳遺民無復有念其故國者况煬帝之惡雖浮於胡亥而文帝初政固優於始皇人情困極思變及困稍蘇又未嘗不思其舊故唐高初起不得不假名以集事以自別於羣盜之所爲耳不然如太宗之英武豈不知贊成其父使卽正名號乎

李密退屯洛口

柴孝和之說李密誠爲有見然密謂我兵皆山東人誰有西入此又情勢所必然漢高士卒皆山東人故率以東向則人情樂附李密士卒皆山東人故率以向西向則人情渙散未可以不用孝和之策謂密之失計使密可固未可知矣

李淵至霍邑

唐公五月舉義至七月始發晉陽逗留延滯已非王者弔民之義及聞訛言卽欲回救自古舉兵未有回救而能成功者梁之武陵王紀其前車矣設無世民痛哭力阻必至覆亡殆哉

李密取黎陽倉

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米盡則人散危悚之論直是當頭棒喝至謂沿流東下直指江都於李密誠爲上策若以此說唐公則敗矣蓋密自洛陽直擣江都中無阻隔執獨夫以令天下則人心自定若唐公行之義師過洛密必要截就令得到前有堅城後有李密不戰自潰不獨晉陽根本不能兼顧也胡氏謂此策非惟李密不及

即唐初諸臣亦不及不亦迂乎

李淵濟河

沛公過陳留賴酈生說之而下是以西行無後顧之憂世民欲鼓行而西乃英雄之先著然唐公留兵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尤為老謀勝算當時若率兵盡行屈突通懼罪未必不引軍隨其後觀於淵雖留兵而通仍引兵直趨長安可知事有必然劉文靜邊之使不得前功亦偉矣

柴紹妻李氏起兵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三

李氏勸其夫速赴晉陽自以一婦人易於藏匿蓋其胸中已有成算矣既得其奴馬三寶為之說合羣賊又有李神通段綸等皆其親戚聯絡一氣不但可以自保并可輔助義兵其智畧當不在秦王世民下真奇女子哉

王世充敗績於洛北

王世充大敗李密餘眾走月城世充圍之密又直趨黑石所謂攻其所必救也若使世充持重不顧月城必破月城破則密必窮而他竄矣然王李相爭互有勝負天殆欲使唐公坐取關中毫無東顧之憂耳

李淵克長安

唐公自七月起兵歷三四月之久而後克長安勢亦殆矣若使李軌薛舉由隴右舉兵東向與之爭勝成敗未可知也當時諸僭竊自竇建德而外皆無大畧故唐公得以成功使唐公而處魏武之世則必不能底定中原混一區宇矣

薛舉侵扶風

薛仁杲之寇扶風若在唐公未破長安之先豈不危哉兵有先後著所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十四

王世充襲李密

天生李密為唐公拒遏隋兵使當時無密則越王必遣王世充率師西向又有薛舉等狡焉思逞長安豈可保哉時密有兵數十萬坐據洛口手掌之地不能分兵西爭長安又不能分兵東指江都直以世充為勁敵全力拒之尚恐不足耳故密之不能取天下智固不足亦天為之也厥後密勢漸盛唐公遣兵救東都非救隋也實自救也

宇文化及弑帝

煬帝得罪百姓天下皆得而誅之今乃不爲羣雄所殺見戕於宇文化及等亦猶胡亥不見誅於劉項而先弑於趙高也大抵小人之於國也長君逢君及國勢已危又弑君以賣國皆千古一轍文帝篡國盡滅宇文氏之族今戕其子而亡其國者仍宇文氏孰謂無天道哉

建成等還長安

世民等先救東都恐東都爲李密所并耳今化及既弑煬帝舉兵西向則隋與李密又增一敵勢必共拒化及不暇自相圖矣故世民還長安兩利而俱存之使自相爭鬪而我得以其閒撫綏關中俟根本既固然後出而乘其敝時東都城中有內應者世民不受可謂老謀矣

唐以孫伏伽爲侍御史恭帝

孫伏伽建言切直爲人主所惡聞唐主下詔褒稱以法曹而超擢侍御何其盛也隋主正以懷諫亡國天下以言爲諱唐主此舉得治國之急務天下歸心首在於此

魏公密降唐

李密牽於王世充尺寸不能舉動其才畧亦可知矣宇文化及來而卽降隋敗於王世充而卽降唐何其輕於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五

去就也如李密者能謀而不能斷能勝而不能敗夫差苻堅率皆坐此

唐破秦兵

秦王勇畧蓋世輕兵健戰其伐秦也乃又持重至兩月之久而後與戰戰卽勝勝卽追毫無猶豫兵法所謂靜若處女動若脫兔者也薛仁果勇而無謀豈其敵哉

堯君素守河東

廣爲亂賊君素死節綱目予之者蓋君素爲隋死非爲廣死也譬之婦人夫雖不義不得並其妻之徇節而沒之明乎此則豫讓之於智伯嚴尤之於王莽皆各忠其主者也

羅藝降唐

是時羣雄各據一隅未知鹿死誰手唐公起兵與薛舉李軌等耳羅藝乃於龍蛇未判之時爲江漢朝宗之舉較之竇融尤爲有識溫彥博以一書生力贊歸誠亦班彪之流亞與

唐殺劉文靜

劉文靜首贊起義乃唐室之蕭何也徒爲裴寂所壓無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六

由自見至老母風雨無庇亦可愍矣卒用寂言而殺之何也高祖是時已陰忌秦王故翦其羽翼耳

唐以李綱為少保

李綱輔東宮屢諫不聽乞身引退有古大臣風使建成聽其良言親厚秦王骨肉之禍必不若是之烈魏徵王珪勸其立功樹黨有愧李綱多矣

秦王擊宋金剛

宋金剛兵勢雖盛然太原根本河東屏蔽豈容輕棄唐主明知秦王能破金剛乃寧失重地不遣秦王其疑忌可知矣秦王自請而後遣之功成愈忌不亦宜乎

夏克黎陽

竇建德用兵有法不類羣盜觀其虜淮安王得徐蓋魏徵等皆能不殺居然仁者之師斬奴首而城降勝光武之封子密為不義侯多矣功業不成列於羣盜惜哉

秦王屯柏壁

秦王伐秦相持六十餘日擊宋金剛亦閉營養銳不急與戰兵有主客主利持久客宜速戰乃有時相反者兵法隨機應變固不可膠柱鼓瑟也秦王健銳無前往往

伏而不動一旦奮發則銳不可當譬如鷲鳥盤旋於寥廓之表側翅而下則禽兔無得脫者魏武所云為將固有怯弱時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

六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

男家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一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貴池劉瑞芬芝田



元午峰著

唐紀

李勣復歸唐高祖

李勣執心不定始隨李密降唐可謂得主矣後因其父為夏所執不得已而歸夏此亦徐庶之心乃復棄父歸唐豈不忠孝兩虧厥後附武后而虐忠良於此已兆其端矣建德竟不殺其父亦仁矣哉昔項王不殺太公人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一 一 以為婦人之仁吾則謂項王建德此舉雖聖人亦將許之勿以亡國之主笑之也

秦王破宋金剛

自古帝王根本之地必嚴兵保守如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皆因其地之兵餉以取天下未嘗有失惟唐高祖起於太原其地旋為宋金剛所據高祖亦不甚愛惜若非太宗出百死以破金剛還取并州則金剛武周等外連突厥內連鄭夏合從以攻長安唐之事未可知也

攻鄭轅轅

敬德驍勇絕倫屈殷等忌之實深故欲搖惑於秦王之前以除之秦王謂其欲叛不在尋相之後一言破的復以金贈之使去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為之盡死哉 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王世充篡隋逆賊也然既泥首來歸亦當待之如孫皓陳叔寶至竇建德既非隋之亂臣亦非唐之叛國且其用人行軍非羣盜可比宜寵之以爵俾知當時皆並駕而爭天下今乃助祭周京亦足為榮乃竟殺之何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一 二

建德不殺徐蓋徐勣當感之不忘一聞當斬固宜痛哭流涕請以身代唐主或憫其意而赦之亦未可知就令不從而勣之心固已盡矣乃勣竟寂無一言肺腑已可見矣何待至武后朝哉

劉黑闥起兵漳南

高雅賢等歷數唐室負義寡恩之狀皆確實不誣其復叛乃唐室逼之使然非羣盜之罪也不解當時如殺王竇等秦王何以不救豈功高震主恐遭疑忌不敢救耶 天策上將

秦王雖功高人臣也名實相稱古今之通義也天策上將何名也爾朱榮爲天柱茲爲天策相去幾何蓋唐主早陰忌此子而又以功大難掩故以此不經之名謬加矜寵耳

杜伏威入朝

杜伏威奄有淮南江東之地若使夜郎自大未必不勞征討乃前則見幾而降此則畏威而朝卒至封膺王爵長保富貴固羣盜中之黠者也

突厥寇并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三
唐初起義得突厥之力居多後恃有功而驕侵求無厭漸至寇掠唐惟屈意含容愈肆猖獗善乎封德彝之言曰勝而後和則恩威並著此制夷之上策也勿以人廢言可也

殺劉世讓

世讓設謀奪取馬邑乃邊塞之長城也唐主聽突厥反閒之言輒加誅戮愚不至此蓋殺其所忌以苟悅其心也

楊文幹反

建成內慕驍勇外連文幹欲謀舉兵罪狀明白唐主卽數其罪而廢之何至兄弟操戈此由竇后已沒妃妾蠱惑茫無定見釀成大變總之唐主耽於女色其起事也卽因裴寂以晉陽宮人媚之幾至獲禍今復因妃妾之惑當斷不斷豈不悖哉

秦王禦突厥

功名之際自古難處觀高祖之於秦王子子之間猶多嫌疑況君臣之際乎功高不賞必有危身之禍秦王曷嘗有奪嫡之心哉特以功太高自不容於建成耳秦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四
之禦突厥緩急得宜操縱有法二可汗見之如犬羊之遇虎豹靡不俯首帖耳何力之敢抗哉

沙汰僧道

傅弈闢佛已開昌黎之先自南北朝尊崇佛法至於人主捨身數百年間已成風俗弈以天文微官首建正論可謂千古卓識蕭瑀識見粗淺宜聞弈言而以為怪也雖然梁武尊崇之固非必如魏道武盡誅沙門抑亦過矣高祖汰之使少雖未能禁絕視梁武魏道武則賢矣

秦王殺建成元吉

臨湖之變或謂秦王宜執建成元吉歸之高祖使正其罪則爲情法兼盡不知當時釁隙已成稍一釋手秦王卽受反噬之禍萬一高祖受奸臣之簧鼓聽妃妾之讒言秦王其得免乎不但此也高祖但使建成還東宮元吉還府則兩人必卽率兵直攻秦府反以爲師出有名矣故秦王此舉不得已也惟秦王爲三代下第一賢君值此人倫大變以迫於救禍之故貽千古以口實殊爲可惜讀史者當悲其遇而諒其心也至或引舜之封象以苛責之或引周公之誅管蔡以曲原之皆非持平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五

論

魏徵王珪

太子召魏徵王珪責以離開兄弟徵對先太子若從微言必無今日之禍此何說哉太子執而戮之可也乃赦其罪而官之可謂天地之量矣王魏旣荷太子不殺之恩固當爲之效忠何也東宮王府之官屬雖各事其主其實皆朝廷之臣也可以事東宮不可以事王府乎後儒以貳心責徵過矣

突厥入寇 太宗

突厥入寇聲勢甚盛太宗親出御之忽而數騎與語忽而震耀軍容使彼不測虛實自然俯首聽命觀其告蕭瑀之言成竹在胸明如觀火久已玩突厥於股掌之上矣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惟太宗不愧斯言豈若王安石棄地七百里以與契丹而亦謬託是說乎

置宏文館

海內初定卽思修文開館延致文學之士講論古訓商議朝政得九經尊賢之道矣嘗論太宗以學知之質而性極明睿光武以學知之質而性極渾厚二主可以並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六

駕齊驅太宗若得周召之臣可以興三代之禮樂惜乎有君而無臣也

太宗以煬帝爲戒最爲切當所謂殷鑒不遠也

太宗問以能問於不能數語孔氏推廣其說謂人主不可飾非拒諫其實此語不盡此旨蓋義理無窮而聰明有限不能者必有所能在我所能之外故必問之卽舜察邇言之意也寡者作如是觀至有若無實若虛亦真見雖有如無雖實如虛境地方能如此漢唐解經不如宋儒說理之精也

太宗止盜之法在乎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洵探原之論厥後卒如其言可謂勵精之主矣

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此語極爲親切非洞見君民一體不能作此語太宗之質當不在有若下

剖腹藏珠而悟及爲君爲吏之道胸中義理明白觸處洞然三代後賢君之有學問者當以太宗爲第一

裴矩之言深知大體說者謂隋室之鳴鴉唐家之鸞鳳實則善於揣摩而已茲其所以爲佞與

計口給絹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七

太宗之心無時不在百姓故一聞裴矩之言卽改戶而爲口雖其初政不無好名之心然使有二三大儒格其非心匡其不逮由勉強而自然太戊高宗無以過焉

宴羣臣

封德彝面諛求媚罔知帝王之道太宗謂文武之用各隨其時深得經國之體惜當時諸臣其才皆不逮遠甚而魏徵輩所言亦不過補偏救弊小有裨益而已安能舉先王之教化三代之風俗以責難於其君也

諫官入閣議事

宰相行政者也諫官論政者也其位相去遠甚若使之入閣議政微特非所以敬大臣而以小臣牽制宰相萬一有不肖者錯居其閒非阿諛苟容卽黨同伐異禍不勝言太宗銳意求治立爲此制蓋仿漢武設刺史以制太守之法而變通用之以防宰相固未暇究其流弊也

杜淹參預朝政

杜淹擠姪於死地根本已失何論事君太宗歷試其過使之無地自容固失人君之度然以此待杜淹則不爲過杜淹封德彝宇文士及在隋皆佞臣入唐則並收小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八

效治世所以無棄才也

鄭元璠還

唐初舉義勢孤力寡卑辭重賂以結突厥稍有不稱便肆劫掠受其挾制者數年矣元璠還自突厥備言其衰乘此擊之報前忿除後患誰曰不可觀太宗之言大而不能仁雖堯舜三王之處夷狄亦不是過也

祖孝孫奏雅樂

王者功成作樂皆以一代政教旣成制爲新樂以象一代之治非先作樂以制治也後世不明此義無論君之

賢否國之治亂皆作樂以潤色太平此所以樂有雅俗哀樂之不同也太宗與魏徵杜淹之言各有所見然一偏之論非探本之說也

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古來賢君皆以處士徵君爲重或賜爵賜粟下詔褒美所以獎廉退也而致仕之官雖有贈賜不過報其居官之勞非獎其能退之節今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是明明許其知足更有益於教化風俗也大矣

殺盧祖尚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九

太宗殺盧祖尚實爲過當羣下畏威不敢進言固不足責爾時魏徵何在何默默也若知而不諫過矣後因論齊文宣以諷之太宗卽悔而自責君與臣俱可謂能補過者矣

裴寂卒

裴寂雖爲佐命然以闖豎而私唐主又以宮人私侍幾令唐主獲禍後又出師敗績且擠劉文靜於死地太宗若數其罪而誅之亦不爲過今僅流之遠州亦已寬矣書法謂帝歉於愛其所親之義議殊未當

魏徵參預朝政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魏徵之言未爲定論蓋不在聽之廣狹要在辨其言之是非邪正耳卽以近世而論孫權專任周瑜昭烈專任諸葛符堅專任王猛齊文宣專任楊愔國何嘗不治哉

李靖討突厥

太宗卽位之初羣臣請擊突厥勿許曾幾何時興師討伐與前言何其背也太宗以英雄自負之性欲效三王勉強一時終難持久李靖不顧唐儉引韓信破齊以自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十

解不知信在高祖草創之時尙可以術行於田橫靖在太宗大一統之時殊未可失信於夷狄也儉身爲天使出撫強胡乃謂不足惜何其悖哉

天生四夷各有種類必不能掃除淨盡王者制夷性當謹防邊塞不以其強而退避不以其弱而兼并也太宗見突厥衰弱遽思吞滅卒至頡利就禽功固偉矣然欲安撫十餘萬降夷獨不慮疲敝做中國財力耶昔漢武受降胡糜費國帑汲黯曾極論之太宗此舉正復相類厥後唐室世有夷患何如聽頡利自撫殘胡待其自就衰

耗之爲愈乎羣臣之論惟魏徵所謂縱之使還最爲上策

詔勅執奏

明之與察似日之與火火之照物枝枝節節而爲之乃索照也日之照物光懸萬里物無遁情乃坐照也太宗之論隋文以察爲明實爲允當已則力矯其弊而求賢以理衆務且令詔勅未便皆應執奏雖三代之治不是過矣

殺張蘊古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十一

張蘊古奏李好德實被病不當坐乃理冤伸枉國之良臣權萬紀奏其徇私太宗當使人勘好德疾與否則蘊古之功罪自明不察好德遽斬蘊古豈非以盛怒殺人乎權萬紀前奏房玄齡等考選不平太宗因魏徵之言釋而不問然其心固亦善萬紀之能攻大臣也故萬紀之奸不得售於玄齡而得售於蘊古

宴羣臣於丹霄殿

人主一心攻之者衆觀太宗之言殆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已如此強制豈不甚苦若使心如皦日懸諸太空萬

怪自滅安用事事防閑哉

太宗英畧蓋世當時羣臣皆出其下間有識見甚高能出於太宗之意外者惟魏徵一人其餘雖有良言不過小有裨益而已宜貞觀之治終不能躋於三代也

七德九功舞

安不忘危保邦之道武王以武功成作大武之樂以貽後世示王業締造之艱也魏徵欲上偃武修文見七德舞則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視之抑亦過矣周初商紂雖滅助虐者不下數十國故武王偃武修文示不復征伐以安其心非真武備皆除也必以七德爲輕則王者開國之本忘所自來其於爲治不亦疏乎

王珪罷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十一

溫彥博魏徵皆言太宗爲政不及貞觀之初太宗聰明天寶卽位之初勵精圖治凡事皆自抑太過故不能持久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漢之文景光武則始終一節以此知聰明太過不及渾厚有餘也

置酒未央宮

太宗卽位甫經七載即使胡越一家其功德自足震耀

千古惟以太公比上皇而以漢高自況是不以孝惠孝文自處卽不以上皇爲創業之君矣猶謂漢高妄自尊大毋乃目不見其睫乎

聘鄭氏既而罷之

帝聘鄭氏玄齡以爲許嫁無顯狀陸爽亦表初無此議獨魏徵上表切諫太宗賢主羣臣尙多希合以此見徵在當時亦可謂朝陽鳴鳳矣

李靖破吐谷渾

吐谷渾嘗寇涼州未嘗深入邊兵驅之而已何必命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三

出師窮追遠討哉帝此時技癢之私已不能克無怪他日親征高麗致啟深悔蓋事事勉強終有敗露之時是以聖人學問貴由勉強而進於自然也

長孫皇后崩

長孫后譏切漢明德馬后臨訣之言謂無忌等旣非德舉易致顛危蓋其克己勝私勉爲賢后與太宗之勉爲賢君同太宗旣不用其言無忌等亦不自謹卒以覆宗惜哉

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玄齡不受太子拜蓋以自秦以來尊君抑臣歷數百年太子爲儲君故不敢受其拜耳其實三代之上太子與公卿之子等耳旣爲師保宜受其拜帝屈意自下欲媿美三代聖主故有太子拜師傅公主拜舅姑之禮然亦止行於一時耳後終不能遵而行之蓋亦時爲之也玄齡以度支之闕未得其人卽自領之當時宰相有權猶有官不必備惟其人遺意若至今日則無不以爲攬權怙勢矣

滅高昌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四

魏徵請立高昌之後亦猶前日請縱突厥還故土而帝俱不從皆好大喜功之心蔽之也太宗病根實在於此若能於此處痛加懲創則幾於湯武矣

十惡罪勿劾刺史

太宗事事洞悉本原如罪犯十惡勿劾刺史得爲政之大體其言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後世有逆倫之案有司往往以痰迷報職是故也

文成公主嫁吐蕃

和親乃漢家弊政然其時漢爲新造匈奴正強用兵而

外惟此稍可弭釁宇文氏亦與突厥和親非得已也隋室和親乃好爲夸大誘其來朝以示無外若唐之太宗四夷賓服豈敢覬覦不許和親必不敢與中國抗也乃亦以文成公主嫁吐蕃相沿成例遂爲有唐一代弊政殊可惜也宋明以來此事遂絕其識固駕於漢唐之上矣

博士呂才

呂才刊定陰陽雜書觀其序辭原本聖經確不可易如此則諸書可廢何必更爲刊定哉蓋才奉命刊定不敢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五 據理力爭姑存正說於序以示婉諷而已

陳大德使高麗

大德之使高麗賂其守者使得游歷雖說於正然觀風問俗察其山川悉其險要亦使臣之職也若明與之言高麗必不見允此亦權以濟事未可厚非至隋之遺民望之而哭實足動人宜乎太宗聞之遂有郡縣之心至者無外況近在東陲在漢本爲內郡乎其與滅高昌以爲郡縣異矣

岑文本專知機密

岑文本明白諳練爲有唐一代名臣使之專知機密可謂得人豈朱昇之專掌機政比哉春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太子用庫物

太宗此詔是啟太子驕奢之漸矣以太宗之賢明猶不聞太子之過皆由宮臣主於調停骨肉不敢上聞故耳既遣客刺于志寧至此復刺張玄素雖楊勇楊廣之惡其爲太子時亦不至是也何承乾之失德竟至於此哉

西突厥寇伊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六 突厥降民宜還故土高昌故地宜立其後魏徵皆嘗言之嘗考魏徵之言太宗違之者少獨此兩事皆不見從豈非病根深固雖以太宗之克己亦牢不可拔乎改過不吝此成湯之所以冠絕百王也然太宗後皆悔之輒思徵言亦不冝飾非矣

齊王祐反

齊王之反皆由權萬紀激成萬紀素喜攻訐太宗亦受其蔽後知而黜之處之閒散可也乃以爲齊府長史此等小人豈能一日安於無事不激齊王之反不止不自

殺其身亦不止是卽漢主父偃江充之徒也

廢太子承乾

承乾之惡浮於楊勇自古太子謀反者有矣如楚商臣漢衛太子宋劭皆以禍迫事急乃謀作逆未有身為儲副骨肉毫無嫌隙忽造彌天之罪如承乾者然太宗寵愛魏王太過致啟其心父子之間喜怒亦不可稍偏聖人之道所以貴大公也

房玄齡上實錄

實錄非人主所當觀固已太宗以臨湖之變不安於心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七

故急欲觀之耳太宗料文臣於此事必多微詞故不如使之直書而以周公季友自處使後世曉然於己之大義滅親勢非得己不知周公季友乃痛哭流涕而誅其兄方自以為罪人何嘗以大義滅親自處哉自以為周公季友則其處心積慮忍於殺兄可知此鄭莊公之待其叔段也周公季友云乎哉

新羅請伐高麗

褚遂良之言剴切詳明使魏徵復生亦無以易然上竟不從則遂良名望不及於徵而太宗好勝之心有以蔽

之昔漢武征伐四夷易為郡縣皆命將戡定廟堂指授機宜有功必錄有罪必罰無不以此削平未嘗自將太宗必欲自將其度量不及漢武遠甚矣

李大亮卒

張弼於大亮有再造之恩其報之也固宜弼自匿不言其德量遠矣人有一節之長可以比於聖人卽此類也

詔班師

道宗請襲平壤雖為奇策乃大將出奇制勝之兵非帝王聲罪致討之師也太宗置若罔聞蓋亦有見於此總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六

之是役也若遣將東征則高麗之滅不在高宗之時所誤者在太宗自將耳

殺李君羨

太宗以疑似之間殺李君羨殊失人君之度夫女主當昌李淳風言之鑿鑿似天道可據幾有不得而避者幸而太宗此後能聽其言若疑似者盡殺之則斯言貽害豈淺鮮哉吾意為太宗者既聞此言便當恐懼修省冀回天怒且不妨預為詔辭纏綿哀懇留示女主或亦稍補萬一與

遂良爲同州刺史 高宗

遂良以顧命大臣乃因微過遽至左遷高宗此舉如漢元帝之於蕭望之遂良見幾而作當在此時

貶褚遂良

李勣逢迎上意罪不容誅然高宗之立武后即使勣與遂良等同心極諫又豈可回蓋是時高宗已爲武后所制雖欲不立不可得也

遣兵戍熊津

劉仁軌所陳戍兵困苦之狀殊堪憫惻是時距貞觀未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充

遠兵困已如此府兵之制漸即墮壞無怪延至開元張說改而爲曠騎也

置安東都護府

高麗之滅不在太宗而在高宗亦猶匈奴之朝不在孝武而在宣帝前人任其勞後人享其逸李勣爲將固有過人之畧亦因時會適乘故成功較易耳

上祀南郊以李勣爲亞獻是臣行君禮也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是妻行夫禮也事不師古高宗之謂矣

李勣卒

李勣之才爲將則優爲相則不稱以之參預朝政宜其覆餗貽羞光武不以宿將任公輔誠爲有見

定銓注法

裴行儉設長名榜定銓注之法遂爲永制蓋亦崔亮之停年格耳人可得而議之不可得而廢之時勢使然也劉曉之疏議論雖正譬如畫餅不可充飢

許敬宗卒

敬宗奏流其子於嶺南子果有罪與則不失爲正子果無罪與則朝廷不當從其奏即流其子鬻其女二者在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干

敬宗其罪固小小者耳敬宗之罪在於黨附孽后戕虐忠良太常不以論諡而錄其小過毋亦避當時之忌諱乎至改諡曰恭亦猶賈充本諡荒改諡爲武耳

李敬玄爲總管

劉仁軌風骨稜稜爲唐一代名臣乃以私恨陷敬玄此妨賢病國小人之所爲何仁軌亦爲此乎後敬玄敗於吐蕃辱國喪師仁軌之罪實難逃矣君子是以知休休有容之難也

吐蕃寇河源

黑齒常之以百濟降將屢立戰功至其禦吐蕃也置戍開屯有古名將風孰謂夷狄無人劉仁軌一見即知其忠勇有謀知人之明亦不易得

裴行儉討突厥

撫士尚誠制敵尚詐行儉之言深得為將之要蓋詐即是謀觀其襲獲伏念妻子於金牙卒使自降亦可謂有謀矣非詐也裴炎嫉功而殺降此將帥之臣所以為降者冤也

廢帝為廬陵王 中宗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三

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雖一時憤激之言然甫經嗣位即如此庸妄君德亦可概見裴炎告諸太后亦未為過乃與太后密謀廢立罪不容誅矣然即無裴炎中宗豈能不廢

李敬業起兵

是時后甫稱制罪惡尙未彰著且女主臨朝漢晉皆有未有起兵以討者敬業突然起兵雖有賓王之檄名義似正然承平日久百姓斷不從亂宜其敗也況敬業以金陵有王氣陰圖據之假使得志天下尙為唐有哉

蘇良嗣為留守

西京留守重任也以蘇良嗣為之得其人矣然良嗣屢進讜言太后知其忠直而忌其守正不便已私故陽尊之而實疏之劉仁軌亦以敢言為西京留守殆出一轍

殺唐宗室

武后凶虐千古無兩殺諸王不足怪也引賢皆其親子俱以無罪而死何有於中睿乃武后不殺中睿者何也蓋以二子為天下所戴姑留之以繫天下之心若令武后竟殺二子則天下之兵必將同時而起晉之賈后魏之胡后復見於今日矣故武后之不殺二子知也非仁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三

發兵擊生羌

子昂之疏謂蜀者國之寶庫吐蕃欲之久矣今開道以伐之是舉全蜀以遺之也武后好利子昂即舉利害以動之故其言易入子昂饒有經濟不當徒以文士目之也

侯思止王弘義

侯思止王弘義皆民間無賴子武后願置諸清要何也

蓋不如此不足開告訐之門而大獄不興忠臣義士必有起兵擁立之事矣乃又任徐有功李日知以雪冤獄以平天下之情蓋非此又恐人人自危草野姦猾不免有揭竿斬木之舉矣武后賢奸雜用總以權術駕馭海內而卒帖然莫敢誰何也

周興流嶺南

請君入甕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此舉極快人心自古惟小人能虐小人若以君子處此豈能有此快事哉所謂以毒攻毒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三

李昭德同平章事

李昭德請削承嗣之權言人之所難言而武后聽之非慮其姪之能殺姑也正恐禍及皇嗣耳武后之朝李昭德開其先狄仁傑持其中張柬之成其後唐室之不亡三人力也

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生逢亂世筮仕危朝觀其兄弟相勸明哲保身固應如此然何如不食其祿之爲愈乎師德蓋亦富貴中人耳惟薦狄仁傑而又能容之此爲大臣之量

吐蕃請和

吐蕃請和而以罷戍索地爲辭其藉端開釁明甚郭元振洞悉虜情託辭婉拒使欽陵無辭以答又歲發和使離其國人之心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立默啜爲可汗

六州降夷太宗始以自誇盛烈今乃驅還其國爲虎附翼李嶠爭之而不可得武后頗有雄畧乃於夷狄之叛不宥窮兵蓋用兵強虜萬一挫銳則國威不振天下必將圖已故不敢輕於開釁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三

來俊臣伏誅

毒蛇猛獸齧噬既多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來俊臣冤陷無辜指不勝屈至是欲噬及宗親宜其取死吉頊亦多誣陷乃以俊臣爲國賊毋亦自能明千里而不自見其睫與李昭德由南賓尉至監察御史夙稱賢相今乃與之同死何不幸也竊怪當時豪傑甘爲孽后所用毫無氣節何哉蓋武后以刑賞馭天下稍有名望者不爲所用必遭忌嫉武后卽不殺之亦必受人羅織禍及宗親如昭德者蓋亦忍辱偷榮不惜一身之死而免九族之

誅也

帝還東都

仁傑從容諷后義正情深宜其入聽然武后之視太宗高宗有如勝國仁傑以此欲動何能入耳故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家事者武氏之家事非李唐之家事也維姑姪母子之說利害切身不能不動故召帝還都隱有反正之心固知進言者爭之以理不如動之以利害也至承嗣三思求為太子此乃二子之愚武后豈肯作此駭事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五

貶吉頊為安固尉

吉頊以屢興大獄殺戮無辜因而得進然其才畧亦似有過人者觀其教二張勸還太子蔑視諸武亦非柔佞小人也業已貶官猶得召見唐時君之待臣進退以禮猶可想見吉頊臨去猶以太子諸武為言不可謂非忠於為唐者太后以不可如何答之亦真無可奈何耳

梁公狄仁傑卒

武后敬待梁公不啻昭烈之於孔明苻堅之於王猛非至誠之所感乎當孽后革命之時改國號殺宗室固唐

家之螫賊也凡為其臣者皆可以賊臣目之惟梁公身

處其間女主奉為師保朝野仰若神明即後世史臣學士亦莫不同聲推服並無一毫可議者豈非忠唐之心昭如日月不待表白而莫不共諒者乎竊謂凡為忠臣者祇須自問其心不必顧天下之清議更不必顧後世之清議惟以梁公為法人心不死必不妄加謗訕也梁公姨母老而且窮有一子梁公欲官之藉祿以養其母其母曰我祇一子不願令事女主梁公爽然若失此亦夷齊叩馬之心也可以為守正者法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五

帝在東宮

蘇安恆之疏昌言不諱武后若在初年必立置之死地今已老矣逆料後來局勢不出安恆所言故雖恨之而不能怒之也

貶魏元忠流張說

元忠既貶入見而言猶激烈愛國之誠藹然可見與吉頊既貶入見之情大畧相同然吉頊涕泣陳辭冀感動武后而得留元忠自謂十死一生實有尸諫之意邪正固不同也

說嘗謂元忠爲伊周其平日推仰可知二張使其同類自相攻訐計亦狡矣說初受其餌幸以文章重望好名之心重於好利故宋璟等一激卽成也

帝復位

武后久病二張諸武皆有自危之意唐室舊臣慮諸武作亂容或有之若二張乃豎子耳既非宗室又非后族何敢妄肆謀逆張柬之忠義奮發值太后病不能興舉兵討逆特借二張爲名豈真慮其謀逆哉聲色不動而中宗復立八十之年建此大功此在柬之等行之誠足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毛

號太后爲皇帝

武氏易太后之名而稱皇帝唐室之罪人也太子復位義屬臣子不得仍以太后稱之若仍尊之曰皇帝則將順太過矣梁公若在當不至此張柬之等有經濟而無學問良可惜也

胡氏謂當數其九罪執而誅之洵如所言則中宗必以殺母后之罪加之張柬之等矣此等議論可以筆之於書不可施之於事也

姚元之爲亳州刺史

姚元之爲唐名臣乃爲武后遷上陽而流涕則舉兵反正果屬何名此所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也蔡邕以哭董卓而死亦正類此

武三思爲司空

當時反正可誅者豈獨三思卽太平公主助母爲虐毫無保護太子之心其罪可追哉柬之等僅誅二張留三思等待帝自誅其爲術也疏矣母亦感激太后私恩而不冒戮其親屬與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毛

遷周廟主

武氏改唐爲周易李廟爲武廟明知身沒之後必復改號苟幸其身尚存或無此變乃天不助逆不惜假以數月之命必使及身親見國仍號唐廟仍祀李平生威武何在至此竟瞠目咋舌而不敢如何罰亦酷矣此所以爲萬世戒也

賜敬暉等王爵

於是知五王之禍成矣有唐開國以來元功佐命勳業爛然從未有封王者敬暉等明知上意已向三思禍且

不免便當力辭王爵致政而歸或猶可保今乃貪其榮封受其高爵中宗三思等乃始輕視五王以爲不過一富貴之徒耳既能爵之卽能殺之此其志也

宋璟爲黃門侍郎

當時義舉宋璟獨不與聞豈五王疑其太剛恐生他變乎若使宋璟得知諸武或被誅戮而五王或不致有殺身之禍

皇太后武氏崩

生稱皇帝死仍太后僭妄者可以寒心矣遺制去帝號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一 完
赦王蕭二族及褚韓親族烏之將死其鳴也哀嚴善思疏謂不必合葬乾陵具有深意武后之萬惡不足以配高宗謂合葬非古借詞也

三思殺五王

東之等不殺武三思等或由感太后知遇三思太后親姪殺之恐傷太后之心或由三思等有奪儲之謀當爲中宗所忌待中宗卽位自誅不知毒蛇螫手輒斷其腕懼其禍之及身也三思雖屬庸才稍一得勢必有小人爲之羽翼五王雖欲不死其可得乎

重俊誅武三思

重俊此舉蓋亦衛太子之誅江充耳然奸臣雖誅身將安往爲人臣子際此人紀之艱惟有深自韜晦以求免禍至必不能免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晉太子申生是也李多祚以降將而膺重柄先狃於從五王而成功至此又願從太子不知君父大義以取亡身之禍不足惜也

春一月赦

武后淫亂尙在高宗旣崩之後韋后淫亂乃在中宗臨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一 辛
馭之年且韋后是時年近五十事事悉仿武后中宗惟命是聽昏庸更甚於高宗矣志忠奏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以比高祖太宗武后悖逆如是中宗悅而賞之是晉惠帝之流也

武攸緒入朝

武攸緒在太后稱制之時隱處嵩山不以爵祿爲榮卽當三思誅戮之後儻然事外未嘗加辱至是命其不拜而不敢奉詔不食戚族之榮亦不廢君臣之義可謂有道君子矣魏元忠姚元之輩能不思哉

幸隆慶池

井溢成池賜號隆慶非隆基應運之兆乎望氣者言此
間有帝王氣比日尤盛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也

臨淄王誅韋后

胡氏以臨淄能誅韋后不能并正武后之罪殊為可惜
夫古者稱天以諡君父可以加之幽厲則奉祖以絕母
后亦可貶為庶人究之子無絕母之義幽厲可加之惡
名不可以為非我祖父而絕其祀也宋襄公之母雖與
廟絕其為襄公之母自若也必欲罷武氏之享則母子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一 三

立隆基為太子 睿宗

安先嫡長危先有功千古立子之法確不可易成器蓋
亦鑒於前車所以固辭真賢王也

安置公主

太平公主秉母后餘氣其性好亂樂禍即使遂其廢立
之心於己何益蓋以太子英武不肖尊己故欲立一柔
謹者然後惟所欲為當時如韋安石宋璟姚元之等幸
而皆為良臣睿宗仁明言皆見聽若使蕭至忠崔湜輩

交構其間則睿宗父子之禍亟矣

追復昭容

昭容黨賊后而附諸武與聞乎弑且又淫亂罪不容誅
臨淄王斬之宜矣然苟能悔過君子所予書曰追復蓋
憫之也

司馬承禎還山

承禎淡於榮利召之入朝語雖玄妙以之治國則老子
之術也似無益於朝廷不知火勢薰灼之中所少者清
涼之味耳承禎之來譬如烈日當空忽而清風一拂豈
不爽人心目足以挽奔競躁進之風而勵清高之節矣
如盧藏用者聞承禎之言當亦爽然若失

帝傳位太子

睿宗仁明沖淡可稱令主傳位太子毫無貪位之心雖
制於悍妹失政頗多然亦仁者之過也論者比之中宗
抑亦過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一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二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唐紀

置左右教坊 玄宗

事不師古不克永世明皇初政卽置左右教坊果何名也夫樂止有雅而無俗有男而無女今乃更置教坊以司俗樂又選宮女數百人自教之以天子而爲倡優之首辱莫大焉他日狼狽出奔幾喪社稷於此兆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一

魏知古罷

姚崇之於知古亦猶寇準之於丁謂然丁謂多術寇準在其度內姚崇多術知古在其度內此準所以不免於禍而知古見罷也

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凡事爲其已甚必不能持久珠玉錦繡既已有之便不必毀但禁其後自然節儉成風如漢之文景無是事也明皇焚於殿前必謂其作僞好名抑亦近刻惟進銳者退必速今日焚之他日淫奢自相矛盾慎終於始伊尹

所以戒太甲也

立嗣謙爲太子

舍長立幼已爲非次況嗣謙之母本以倡進母賤則子安得貴他日見殺已基於此昔漢武之衛子夫亦以倡進其子據卒不免禍明皇此舉毋乃太輕

盧懷慎爲黃門監

懷慎休休有容得大臣之體且清謹儉素足以挽回頹俗大臣有以德量見重者此也烏得謂之伴食宰相哉姚崇雖多才然氣輕而浮其心術品量究遠不及懷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二

貶宋璟爲睦州刺史

朝堂非杖人之地以御史大夫而監杖尤失國體況又以杖輕而黜監杖之人乎宋璟太剛屢升屢躓良可惜也

山東大蝗

蝗多不勝殺因而拜祭之求神爲之驅除此習俗漸靡使然也姚崇毅然焚之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餓死片言扼要深得相臣之體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都督刺史皆爲親民之官最宜慎選自元魏以來多輕外任至唐更以得罪而貶者爲之民何以治帝以京官有才望者爲之得馭外之道矣

謫孫平子爲都城尉

遷中宗於別廟原爲非禮孫平子之論極合禮經惜未得尊奉中睿二宗之道耳陳貞節等所言殷代若數兄弟則無祖禰之廟然則殷有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者祇奉一人入廟其餘皆遷於別廟乎有以其說之不通也睿宗當亞高宗中宗獨不當亞高宗乎中宗可遷別廟睿宗獨不可遷別廟乎今宜中睿二宗同廟異室則羣喙息矣

勅五服並從禮傳

盧履冰之言合於禮經然當時公卿大夫猶多各從己意褚無量以爲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論雖是而未得其情也蓋三年之喪者三年衰服也末世惟喪初服衰葬後則布素不衣錦而已故雖服三年亦不爲苦若令衰經三年吾知當時士大夫必以履冰之言爲是矣雖然先王制禮不嚴庶人惟士以上則嚴其制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三

年中不但衰服且居室足不出戶外亦不入內御婦爲問今之士大夫果能之乎若使周公復起亦必有變通之道不必衰服三年也父在爲母服周年者夫爲妻服祇有期年之喪父周年子亦周年周年之後子仍服衰麻而居室室不疑於無父乎故子服周年卽脫衰入室以養其父至不御內不衣錦不食肉雖無明文諒當如是於父不爲過厚於母不爲薄也惟父沒後子服母喪乃得三年母在何以服父三年也當時母亦衰服三年故無嫌也此不必言厭降而禮意自通所以厭降者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四

非子薄於母乃妻屈於夫也

宋璟蘇頌罷

自古剛者在朝必不能久罷必不復雖明主不免如漢之武帝親公孫弘而敬汲黯唐之玄宗親姚崇而敬宋璟宋之真宗親王旦而敬寇準蓋和者易近剛者難犯也優人作慙其語最易動聽若使帝立執優人訊其主使則罪人斯得而賢者得行其志矣乃聽不根之言而罷此賢相不已先有厭薄之意乎總之姚崇之罷私過也宋璟之罷公過也二臣之優劣見矣

宇文融爲勸農使

戶口逃移宜加檢括然所任非人輒至騷擾惟宜擇賢令長使任其事不當遣使致戶增虛數而民受實害也

始募兵充宿衛

井田既廢兵農必不可合唐之府兵明之屯田雖有三代遺意其實兵之餉不出自國出自田耳初置此法新政清明未始不善百餘年間諸弊叢生田有荒蕪之累兵有逃亡之慮雖使嚴刑峻法亦不能禁惟有置府兵於不問另募新軍張說此舉乃窮則變變則通儒者議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二 五 之皆耳食也

始置長從宿衛

長從宿衛者不復耕田以州縣之兵更番宿衛京師卽後之曠騎是也既募新軍給之以餉無田可耕自不得不長從宿衛其所以更番者欲其習勞也法亦未始不善府兵終廢勢不得不廢也

限明經進士及第

明經進士止取百人則此外皆吏員矣況明經不問大義專求字句於經矣當此經濟之士所以日見其少也

貶宇文融

從來言利之臣最易進用雖遭貶黜而人主猶眷念不衰蓋言利之臣每於上所欲爲多能稱意所入羨餘又往往出諸意外人主安得不喜宇文融若非道死必復見用是時明皇侈心已漸萌矣

王毛仲賜死

毛仲以勤幹小才從誅韋氏不無微勞惟小人情態寵過生驕帝此時清明之氣尙存如宇文融王毛仲一有罪犯輒予誅竄天寶以後則保姦庇慝矣宋璟雖奉朝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二 六 旨抗節彌高平生風骨豈至晚節而衰眞明皇朝第一流人物也

置太公廟

明皇志欲開邊故置太公廟祭祀如孔子禮立老子廟亦復類是事不師古宜其貽譏史冊也

殺張審素

人告審素賊污董元禮袒庇審素敢殺告者以兵圍制遣按罪之人與謀反無異然楊汪以怒元禮者遷之審素不按其賊之虛實遽坐以謀反之罪明皇聽其膚受

之愬遠置之死不亦過乎厥後其子張瑄張琇爲父報仇宜矣

韓休同平章事

韓休爲蕭嵩所引守正不阿而嵩惡之有愧左雄之待周舉矣然既爲所引自有知己之感論事亦當退讓必不得已然後力爭若悻悻自好借以賣直其心非矣休之相業錚錚有聲諒不至此明皇此時君德方明故猶能包容直士至杖殺侏儒毫無留滯亦英斷之一端也

起復張九齡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七

蕭嵩因韓休面折已短因而乞休明皇許之可也胡爲休與同罷毋亦數進直言面雖從而心實弗快借細故而去之乎張九齡風骨峻嶒方居苦次胡爲自韶州入見既入見何必又求終喪不許而後應命哉九齡相業與宋璟比惟此爲白璧之玷

方士張果

方士而可光祿大夫乎亦文成五利之儔矣堯有侍中見於何典明皇方講經學何信其怪誕而不察乎英明之主侈心一生則土木甲兵聲色神仙無不受病縱能

自克必有一二相累漢文光武不可及矣而文帝猶信方士光武猶信讖緯幸未深受其害耳

張瑄張琇復父讎

二子繫表於斧言父冤狀張九齡既欲活之何不就其冤狀遣使訊案以定前案之直枉果其直也則二子宜祇當擅殺之罪果其枉也則以二子中主謀者償楊汪之死可矣胡爲兄弟駢首就戮哉國家刑憲貴得其中似此報讎必死大傷人子心矣

契丹涅禮爲松漠都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八

可突干殺其主則發兵以討之涅禮弑其主則以爲都督何自相矛盾也書此見前此綱目之書討非子之也正爲今日貶之地也

賜牛仙客爵

明皇侈心至是不可復遏矣往者郝靈荃得默啜之首宋璟痛抑其功逾年始授郎將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其功欲以爲相九齡力爭而止是時雖有私愛猶能曲從賢相之言至賞仙客則九齡力諫不回或謂九齡釋服居位爲帝所輕然非林甫力反其說

以阿上意上亦未必遽折九齡也小人道長吁可畏哉

罷張九齡

宰相之賢不肖繫天下之安危張九齡遇事力爭侃侃有古大臣風雖宋璟不能過也觀其以武惠妃之言告上何等胸襟氣概李林甫內希上旨外張已權往往與九齡相反自古天子厭棄老臣必有新進迎合者與之相形而老臣之去乃速罷九齡而相林甫此開元天寶治亂之所以分也

殺周子諒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九

子諒奏彈仙客直臣愛國本非阿黨帝杖之至死而貶其薦者侈心一生而奸臣至奸臣至而忠臣去忠臣去而國本搖天下危矣故明皇一身治亂尤足為有國者之明鑒也

安祿山為節度使

唐室藩鎮之禍實由於節度使往者雖有是官權猶未重至是置十節度專以備邊故重其權而專兵之禍自此始矣

盧絢嚴挺之為詹事

二子乃明皇所眷注者林甫皆以疾除為散官其去君子也外示親厚內快其疾妒之私自小人間君子多用此術不獨林甫也而林甫用之尤神

安祿山入朝

自來小人必有小忠小信以售其欺如祿山之奏張奭舉朝不言而祿山言之安得不動上意王莽新進即攻張放為成帝所重亦此術也

尊臯繇為德明皇帝

上御大夫不知何人乃以為老子之父而尊為先天太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十

皇臯繇乃顓頊之子本作士官後世以為作大理又以理通作李而以為李氏得姓之始尊之為德明皇帝即使上御大夫果有其人乃周時人也臯繇虞時人也孰先孰後乃尊為先天太皇誣天誣祖并誣古人又欲以誣後世不亦惑乎

楊太真為貴妃

禍變之來必有所伏楊妃不入宮國忠安得入相國忠不入相祿山安得反祿山之反乃國忠迫之也太宗不瀆倫則己之子孫何至誅滅殆盡明皇不瀆倫社稷何

至失守一星之火可以燎原諒哉

貶韋堅皇甫惟明

李林甫偶出一言皆有深意是時上心方侈用度不足華山金礦可采正合上意適之若有大臣才識便當折以開礦之害導上侈心之非林甫應亦無辭即不然答以既知礦利何不爲上言之又不然即以林甫之言奏上林甫之伎窮矣乃背林甫而言之是竊人之善以求迎合無怪爲林甫所中林甫傾陷朝士往往不動聲色而其人已獲禍小人之才無有出其右者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十一

王忠嗣爲四鎮節度使

王忠嗣老成持重謀定而後戰不愧守邊良將然節兼四鎮控制萬里自古外臣之權未有重於此者是時朝政方隆乾綱在握忠嗣忠純謹厚可保無他他日子孫用人概引爲例欲不危亂得乎

殺柳勣杜有鄰

勣自陷妻族與杜有鄰皆被杖殺雖云已甚不爲無罪林甫以此構東宮卒不能動明皇前日本有廢太子之意故林甫得而問之今日無是心也雖屢經構陷而明

皇若無事然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觀此益信

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牛仙客安祿山二人皆目不知書一爲宰相一爲御史大夫玷辱朝班莫此爲甚至祿山狡黠明皇猶視若嬰兒以爲可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知祿山已弄明皇於股掌之上不拜太子先拜貴妃皆故示其隙以爲忠也

貶王忠嗣

王忠嗣既奉詔書發兵即當重賞董延光既受數萬人之命又當固執前議而忠嗣不然蓋因已如去職此數萬人之命恐不可保何如使之稍創然後朝廷與邊將均知難而止此忠臣謀國之深心也

以歲貢賜李林甫

李岫以役夫爲鑿何以至是始言想亦束手無他策也至林甫常虞刺客晝則步騎護衛夜則屢徙其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小人至此亦何樂乎爲小人哉

高仙芝爲四鎮節度使

唐時將帥文武並用文臣如裴行儉劉仁軌洞曉兵機武臣如李靖李勣皆能深諳韜畧至明皇時牛仙客目

不知書嘗爲朔方節度使矣然猶中國人也至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皆以夷狄而膺方鎮且兼領數節氣類相通聲勢聯絡不識君臣大義安得不反林甫以爲寒族胡人孤立無黨而不知其欲斷邊帥入相之路也夫邊帥入相本非政體然尙賴有著名之將足以內制姦臣奈何并此而無之也

流宋渾於潮陽

吉温因林甫而進又附楊釗以攻林甫小人情態頃刻百變林甫見宋渾被逐而不能救然則小人亦足寒小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三

人膽矣

追削李林甫官爵

告林甫與阿布思謀反誣亦甚矣明皇不察竟使羅織成案天報惡人往往非其本罪平日以非罪誣人故天卽以非罪加其身快哉楊齊宣以壻證成其事毋亦林甫所不及料乎

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國忠之惡祿山非爲國也惡其輕已也祿山之才勝國忠遠甚宜其視之蔑如如國忠者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其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隱制祿山兩人素有嫌隙此策非爲不善然翰之才不敵祿山且祿山羽翼已成翰乃新造豈足以當之哉

制太子監國

明皇荒淫失德天下皆厭一立新主士氣百倍祿山聞之氣當自沮西京或可不危乃以貴妃銜士請命詘然而止卒使西京塗炭乘輿播遷致太子迫而自立貽譏千古楊國忠畏忌太子出此下策真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古

顏真卿討賊

平原在平盧麾下疑祿山屬吏也又距賊巢甚近賊所必爭真卿義旗一舉各郡響應於是顏杲卿張巡等出而天下咸知大義賊勢遂不能支則真卿倡之力也

史思明陷常山

賊勢方張天不欲杲卿遽成其功故張通幽首先構陷王承業抗兵不救而杲卿難支矣顏氏兄弟皆困於水火之中而欲拯救水火故或死或敗郭李諸勳皆立於水火之外而拯救水火故皆能成功也

李光弼入常山

光弼若當杲卿未破之時先至常山合力禦寇則河北諸郡皆為唐有賊巢所在勢必回救而西京可保乃常山已陷而光弼甫至賊氣已定從而與爭遂至相持然卒能大挫思明之銳則軍聲一振人人有恢復之心矣安思義勸光弼入城拒守與何千年同為多算設為賊用其患豈易乎

張巡起兵

張巡一真源令耳太守已降矣合何能為是時賊據東
續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五
京真源逼近欲當強寇如以卵投石耳然攻則不足守則有餘張巡用兵殆有天授其起義也天欲保全東南故生是以為屏蔽與

加顏真卿採訪使

清河為平原鄰郡富強數倍於平原即無人來真卿早當遣人游說合從乃李萼來而猶豫不決幾成肘腋之禍於以知真卿忠懇有餘而謀畧不足也李萼乃清河奇士其言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從命片言扼要真卿何疑而不決乎

賀蘭進明為招討使

進明本無才畧徒以起兵倡義與真卿合而真卿事權遂移於進明功遂不成亦猶太原之有王承業而杲卿之功不成杲卿之不成事不及料真卿之不成自貽伊戚也

戰于嘉山

郭李二將深知賊兵精銳驟難爭鋒故持重不戰戰則必勝嘉山之捷河北十餘郡皆復反正漁陽路絕是時潼關若能力守一兩月間東京必有內潰之變惜乎天
續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六
未厭亂也

戰于靈寶

翰守潼關賊進不得戰退則歸路既絕郭李二將已有直取范陽之勢乃楊國忠徒以私心逼翰出戰遂至西京又陷其罪可勝誅哉

太子至平涼

是時賊已入關關東亦皆賊地蜀僻處西南既不能控制中原惟平涼一鎮尚屬完土可以北連回紇南取關中關中一復則天下之呼吸皆通建甯之識過人遠矣

太子卽位于靈武 肅宗

是時明皇西幸留太子討賊若不卽位則生殺予奪皆俟奏聞蜀地僻遠軍務頃刻百變豈能一一必待奏報哉故欲復天下必取西京欲取西京必先卽位非得已也宋儒責其爲功名計不爲綱常計不知社稷爲重君爲輕此正社稷爲重之時也

遣兵詣行在

河西與朔方相接新天子業已卽位詔書徵兵猶欲緩師以觀其變藉令以天下兵馬大元帥之檄徵之豈可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七
動哉君子是以知靈武之卽位爲不得已也李嗣業前勸高僊芝宵遁段秀實以義折之嗣業愧謝至是又因秀實之責卽發兵詣行在聞義卽徙自古爲難君子不多秀實之能進直言而多嗣業之能用直言也

祿山取長安

祿山本無經營天下之心故旣得洛陽卽踞此自安而命將鎮關中以關中狹隘不如東都之繁華也若使自據西京發兵北向靈武則郭李諸軍未集堵禦且難況欲收復西京乎

兵馬元帥

天下兵馬元帥卽太子之漸也肅宗欲以建甯爲之亦以建甯英果有才將兵較廣平爲優耳豈知大功旣立必有嫌疑若非李泌進言則太宗之事復見於今日矣建甯深謝李泌則毫無利天下之心可知他日見殺不亦冤哉四方奏報泌與廣平先議然後奏聞禁門鑰契皆歸泌掌推心倚任君臣一體不如此何以削平大難哉

同羅叛

僕固玢兵敗降虜旣而逃歸正宜予其自新懷恩收而斬之不獨父子恩絕抑亦不近人情他日作逆母亦不顧於此可見

寶冊至自成都

寶冊旣至卽當拜受表謝乃置之別殿謂不敢乘危傳襲將誰欺乎至欲良娣正位中宮已則不敢傳襲而良娣又可爲后何自相矛盾乎李林甫焚骨揚灰罪固應得非此不足以痛快人心鄴侯力爭益亦獨見其大也

史思明陷河北

安祿山自據東都而以史思明往來河北通其聲息固其巢穴調兵徵稅無虞缺乏彼以為事即不成猶可畫河而守耳真卿不知聯絡鄰郡以至平原清河相繼而陷向使能聽李萼之言未必遽至是也

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天寶十四年十一月舉兵至至德二年正月甫十五日耳身已隕於于手臣能叛君子亦能弑父以逆報逆天道之巧往往如是

史思明寇太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九
太原左為范陽右為西京前為東都三面受敵若一失守則靈武道梗中原聲息不通矣李光弼以孤軍力保危城厥功甚偉適值祿山又死思明既退而太原始可無虞不然雖有光弼亦難持久

尹子奇寇睢陽

許遠求救於張巡即委權於巡毫無疑忌不意許敬宗乃有是孫使當時許遠處平原張巡處清河二人戮力則河北山東皆當為國家有必不至糜爛若此乃以彈丸之地困守至死古今義士為之扼腕

帝至鳳翔

李泌之策所謂一舉而天下遂定者也肅宗不聽非切於晨昏之戀特以靈武偏隅雖正位未足誇耀天下故急欲畫取兩京以為興復之名耳不知范陽既得則兩京之賊不戰自潰何勞用兵哉

尹子奇復寇睢陽

賊之急攻睢陽正欲乘勢攻奪江淮以南則江南財賦皆入賊手而上在靈武不戰自困然則巡之保睢陽正以保江淮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三

上皇還京師

李泌當大功告成急欲求去何哉蓋以良娣輔國能殺建甯何有於已故乘上意快慰之時借去為名引入建甯之事力辯其冤而不言良娣輔國之譖正以代宗新立大功又嘗有謀去二人之意恐二人又將間之故傾瀝肝膽使肅宗一時猛省終身垂戒故云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鄴侯之調護骨月古今當推為第一

立成王俶為太子

上欲立成王以張后生子疑而未決則知前日李泌之

言殊有先見幸李揆端人守正以對使李林甫李勣輩必曰此陛下家事斷自聖心則太子危矣

立太一壇

左震敢斬上遣女巫而籍其贓何物刺史乃有此等膽識嘗謂漢唐之刺史守令其權重於宋明以來之宰輔故有才得見今則法令太繁矣

討安慶緒

欲討安慶緒但於郭李中擇一人而遣之必能制勝何為以九節度而聚於一城下哉蓋忌郭李功大使之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三

制停口敕處分

口敕處分特軍務倥偬一時權宜之計輔國欲借此以專權李峴止之與魏相請百官奏事勿用副封同意然魏相請於霍光既沒之後而李峴請於輔國專政之時為尤難也

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

是時官軍新敗人情洶洶臨敵易帥最為兵家所忌郭

子儀為國元帥事權不一敗非其罪遠召之還光弼雖賢而以代郭終非將士所樂若使張用濟之謀得行外寇方張內賊復起其禍未可量也世嘗以李代郭壁壘一新引為美談而不知其機甚危甚險也

戰于河陽

李光弼移兵河陽退可以遏賊入陝之路進可以控制東都故賊入洛陽既無所得而來就河陽決戰是役也若非光弼力遏賊鋒則西京恐再失矣

遷上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三

李輔國以兵劫遷上皇罪不容誅帝乃曰防微杜漸以安社稷是輔國之劫上皇乃帝所欲行而不能出諸口者其心尚可問耶力士一生侍奉上皇不離左右今乃遠竄巫州上皇能不傷感而成疾乎

史朝義殺思明

安慶緒既殺祿山旋見殺於史思明至是思明又見殺於其子朝義叛逆之徒習見叛逆之事不以為怪故相率成風非天之以毒攻毒實賊臣之以毒自毒也

郭子儀知諸道行營

是時各鎮皆亂然後思子儀而授之柄子儀到軍卽誅元振不賞私勞孰謂子儀之寬不如光弼之嚴哉

盜殺李輔國 代宗

輔國弑母后之賊數其罪而誅之誰曰不宜乃反以弑后有功不欲顯誅是代宗與聞乎弑矣盜竊其首以天子而為刺客之謀又敕有司捕盜所謂作偽心勞日拙也

敕議舉孝廉

楊綰請舉孝廉後世謂其法近於古之鄉舉里選其實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三

不然蓋升之於省問經對策則仍明經科進士科而已又何別乎兩漢之舉孝廉不考其文學要必文學素優者乃得入選於是本郡守令卽聘為功曹主簿有績可紀升之於朝魏晉以後卽一命之官皆選自朝廷州郡無用人之權而士又不得遽升於朝故設為明經對策之科以為士子出身之地此事勢所必然也若欲復古其必效兩漢守令得自用人為朝廷之官然又有徇私植黨之弊總之惟其人不惟其法也

吐蕃入寇

吐蕃入寇良由西北空虛然長安乃帝都所在何至全無警備一聞有寇帝卽倉皇出走乎代宗卽位踰年無一善狀惟信用魚朝恩程元振誤國至此若非郭子儀忠信素孚威望夙著手無寸兵安能內除姦宄外驅強寇措社稷於泰山之安乎漢唐以來能文能武可將可相者子儀一人而已

顏真卿宣慰朔方

上在陝西真卿請召懷恩而不許蓋忿懷恩屢徵不至故急時不屑下求及還長安以為可徵之以示威矣殊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三

不知道促之反也真卿請以子儀代懷恩李抱真請以子儀鎮朔方皆靖亂上策猶遲遲而行何疑其所當信信其所可疑乎

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

人皆謂子儀太寬然觀其在河東斬王元振及其黨四十人在長安縛送豐王璘至是戍河中者斬十四人何等嚴猛蓋其撫士卒以恩定寇亂以嚴此所以鮮有僨事也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

子儀之望不介而爭一聞副元帥河東節度等使之命而懷恩麾下已有悔罪投誠之志焦暉白玉親殺僕固瑒懷恩始懼而遁去功實不細張維嶽殺二將以為己功子儀後知其詐杖殺盧諒何不奏誅張維嶽而昭雪焦暉白玉乎此事不得無過

李光弼卒

臨淮功業與汾陽齊名惟吐蕃入寇擁兵不赴幾以私憤而忘公義此汾陽所必不出也君父之大畧涉意氣臣節便已不純較其情狀畧同陶侃然侃得温嶠仍復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二 垂

進兵使光弼得人如段秀實者必能捲甲勤王君子是以貴用賢也

懷恩寇邠州

段秀實請補都虞候以治郭晞之軍聲色不動而驕軍帖然此等大事須先具才識胸有成算然後以不畏死之心赴之斷無不濟

回紇受盟而還

懷恩招誘回紇吐蕃分道入寇是時西北諸鎮士卒單弱戶口彫殘使懷恩不死子儀亦難徒手禦寇幸而懷

恩隕命吐蕃回紇各有離心子儀始得以忠信之身冒萬死一生之險若夫成功則天也謂能預料藥葛羅之請盟恐未然也

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將相之任唐代多以宦者為之獨此太學為崇奉先聖之所尚未以刑餘小人溷廁其間今忽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無怪有明之魏闢亦配享孔子也昏亂如是唐之不亡幸耳

陳少游為宣歙觀察使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二 美

上生日既受節度使貢獻則內而宦豎外而宰相有不從而效尤乎陳少游內賂宦豎外賂權臣以博一官此非取諸宮中乃民間之膏血耳節度使貢獻亦民間之膏血剝民奉上唐祚安得復振

魚朝恩作章敬寺

報應之說何得言無惠施吉從逆凶此其應也報應不歸之於德業而歸之於福業此佛氏之說所以見黜於吾徒也元載身為宰相不能據道闢邪欲以非道惑上不亦誣乎

追諡齊王俟爲皇帝

代宗追諡俟爲皇帝固爲不經然建寧之心可表於天下後世而代宗愛弟痛惜之誠亦可想見

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權相忌之於外權奄忌之於內子儀純以至誠相待且料事極明處事極決其德量能使元載內愧朝恩流涕前遇發冢之事亦引咎自責歸之天譴雖使聖賢處此無以易之嘗謂漢高祖能盡君道郭子儀能盡臣道皆未嘗學問之聖人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毛

杜鴻漸卒

杜鴻漸出將入相毫無表見臨終削髮遺令塔葬何其悖也視姚崇遺令不許招延僧道追薦冥福其識之高下爲何如乎

魚朝恩伏誅

魚朝恩久擅兵權屢誤國事罪不容誅元載決後內斷不動聲色而元凶授首不爲無才惜其徒知朝恩專恣而自忘其蔽主專權也

楊綰同平章事

楊綰功業未有表見而儉素之風冠絕一時故制下之日賢否皆知感動惟誠至能動物也漢黃憲一處士耳亦無事業可稱而一時名士莫不傾服豈可以僞爲哉

李納爲青州刺史

是時藩鎮各據其地蠶食鄰封有如春秋戰國朝廷亦幾如周之天子守府而已代宗過事姑息養成其奸至於憲宗稍有振作卽帖然請命可見唐室紀綱猶勝於周

路嗣恭爲兵部尚書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二

庚

李泌阻肅宗發李林甫冢又阻代宗罪路嗣恭皆得大體蓋安史初平一治李林甫之罪則反正者皆懼而思叛元載既誅一治嗣恭之罪則羣下皆生疑懼不治其罪者所以安反側也

劉晏判度支

劉晏權鹽法益精密所入至逾十倍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晏得毋巧於網利乎不知晏之所取不在於民而在於吏所以多者特絕其中飽之弊耳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二

男家

殺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貴池劉瑞芬芝田

唐紀

始作兩稅法

德宗

楊炎改租庸調為兩稅猶張說改府兵為彍騎也法窮則不得不變至變法而又有流弊則在後人隨時彌縫安有後人滋弊反責前人改法乎是時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令非不嚴也後因軍興費繁又增其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一 稅乃自亂其法非前人變法之過也

殺忠州刺史劉晏

晏之理財後來莫及安史叛亂之餘使無晏則餉緡兵潰社稷豈可復保夫國事艱難為將者用民命以戡亂為吏者斂民財以濟餉其功一也即使晏果苛斂功猶可以掩罪況並未苛斂哉德宗受楊炎之譖而殺之得毋孟浪晏若不死則國用足則軍心固軍心固則強敵不敢憑陵叛鎮不敢窺伺也 晏用士人權稅今之士人或更貪於吏晏於出鹽之鄉

置官收稅今用其法弊竇滋多若使晏在今日常有良

法以杜其弊是時青豫晉燕各鎮皆據土自雄不供賦稅江淮以南猶歸於國晏所統者皆江淮以南之賦稅故能裕國以保民若使晏果剝民則二百萬之戶口不十年間何以驟增百餘萬之多蓋中原苦兵皆遷江淮以就樂土也

李維岳自稱留後

河北各鎮久已約結世保其境德宗不許維岳之襲自是勇斷但當先事處置然後臨事不至張皇旋討旋赦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二 其失國體更甚於肅代時矣

李希烈寇襄城

陸贄論事明若觀火惟云明敕諸將更不徵發勢恐難行何也當時馬燧李懷光等屢敗於賊勢甚岌岌若更下此詔則彼知後無救援不進與賊合即退而潰散耳

神策宣武兵襲許州

李勉請襲許州所謂直走魏都而龐涓之圍自解也縱使不破希烈亦必撤圍襄之兵還救根本德宗責其違詔兵從中制將帥安能成功

殺石僕射崔寧

崔寧罪固可誅然當患難之時猶能顛沛來歸殊堪嘉尚德宗既已慰勞有加乃聽盧杞之讒即遣使縊殺何其懦於從善而勇於聽讒也

李懷光至奉天

懷光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上勢必激而生叛盧杞不足責獨怪當時行在猶有姜公輔陸贄諸臣何無一言及之者宋呂公著嘗曰上與王介甫如一人竊謂德宗與盧杞亦如一人然王安石文章學問猶足以動人主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三

貶盧杞

明皇不殺楊國忠而陳元禮殺之德宗不去盧杞而李懷光去之刑賞之柄操於下則叛亂作矣

李懷光反

德宗若聽陸贄之言早移李建徽楊惠元二軍何至為懷光襲奪徒使忠義將士受害於叛臣賊子殊堪憤恨喬琳曾為宰相今乃降賊竟不知世間有廉恥事乎

車駕至梁州

德宗若守奉天懷光必不能破乃遽奔梁州既至梁州又欲遠幸巴蜀何怯弱至此耶明皇幸蜀之時賊勢百倍今日肅宗以五千人徑詣朔方號召忠義實為膽識俱優德宗擬之蓋蔑如矣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

朱滔內擁強兵外連兄泚之勢志欲席捲河北賴賈林屢說王武俊使之遲疑不決此時更陳說利害武俊安得不聽然兩軍猶相猜也李抱真孤注一擲遂連兵合攻朱滔卒以成功此舉係天下安危其功不在郭令公單騎見回紇下也

李晟等收復京城

李晟純以忠義激厲將士不獨麾下用命即渾瑊駱元光諸帥亦無不傾心推服故克殄大憝收復長安然幸而吐蕃已歸成功不假其手否則夷狄之性必將恃功而橫恐泚禍平而吐蕃之患又起矣

徵李泌為常侍

李泌議安西北庭不與吐蕃與虞訥之不欲棄涼州同

膏怪泌在肅宗朝賓師之位尙不肯屈西京一復卽謝歸衡山正如雲霄一羽高不可攀至代宗立命爲觀察判官爲澧州刺史德宗立爲杭州刺史至是又爲左散騎常侍不論尊卑內外惟上所使前後如出兩人何哉蓋肅宗未奉上皇之命遽稱尊號非泌所願又不忍置身局外故辭官不受以白衣領職不得已耳非以此鳴高也泌之出處畧似留侯而心尤純正唐史以李泌好神仙詭異世多輕之豈能知泌之萬一哉

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五

真卿死生久置度外豈在死之遲速彼以死節爲分內事無足奇者故不計其時之先後後人以死節爲奇事而惜其稍遲豈知真卿者哉

李晟誅田希鑿

田希鑿罪與李楚琳同而亦有小異楚琳於朱泚造逆之初卽戕節帥希鑿於朱泚將敗之時賊殺元戎朱泚旣破希鑿始降雖嘗詔爲節度使然聞時未久誅之不足爲無名李晟入其境而誅之如棄孤雛腐鼠雖應變之才一時無兩然亦威望素著有以鎮壓故也

加韓滉同平章事

韓滉之綜覈與陶侃畧同然使朝廷疑之未必不嬰城自守賴李泌一言而韓滉感悅京師紓糧乏之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盧杞爲澧州別駕

盧杞奸邪天下同嫉而德宗獨視爲腹心若非袁高等力爭強諫上將復用國事尙堪再誤耶李泌堯舜之言胡氏譏其太過然比之桓靈亦爲切直此正善於立言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六

陝虢軍亂

達奚抱暉醜殺主帥邀求旌節莫大之罪也若使李晟將兵直逼陝州軍士必斬抱暉以獻李泌處置此事頗爲失宜以田希鑿之事比而觀之其事益明

罷討淮西兵

李希烈與朱泚同時僭號爲必不可赦之逆當時奉天之詔並赦希烈實爲太過陸贄不得辭其咎今贄請罷淮西之兵欲護其前失耳時李希烈固未嘗謝罪歸國胡爲不可討哉若明詔河北諸帥李希烈旣僭大號又

不歸誠勢在必討與河北諸鎮形同實異各帥毋得自懷疑懼如此則彼亦無詞啟釁矣但贊謂希烈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此則洞見事勢故不久而爲其下所殺也

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韓滉入朝已大異於河北諸帥又能使劉玄佐曲環同時入朝且助玄佐之費一鎮順命則諸鎮皆順江淮是也一鎮逆命則諸鎮皆逆河北是也然則李泌保滉之功不亦偉哉

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七

戍兵防秋吳少誠召之使還將士皆淮西人不還恐誅其家族叛歸之罪雖在吳法超而其根則仍在吳少誠李泌邀之於半道將士皆死亦可憫矣送京師者六十餘人皆腰斬還蔡者四十七人皆爲少誠所斬尤可憫矣蓋進退皆死叛服皆死此時民命誠不如螻蟻哉

李泌同平章事

泌甫入相而德宗卽以恩怨之私疑之鄴侯自明恩怨俱無使之坦然不疑復誠以保全功臣蓋事暗主不得不苦心調護也

回紇求和親

李泌作相惟和回紇一事爲最難爭太子其次也回紇上所最恨至十五對而意終不回泌至乞骸力爭何哉當時回紇不和則西北必無寧宇而中原叛鎮何以綏靖故泌不得不以去就爭也

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稅外安得有錢帛哉既有錢帛輸之內藏且五十萬緡而加至百萬緡亦滿其所欲矣乃陽許之而陰索之數諸道勿使宰相知帝之好貨甚矣前楊炎請以財歸左藏德宗初政清明故其說得行至此雖泌言不聽老而務得帝王亦有然乎

遣使宣撫諸道

嘗怪李泌入相所請必允陸贄入相言屢不用何也泌才本勝贄且三朝遺老德望素隆其詞又婉故易見納贄語雖明切然畧無回護當患難時或不得已而用之至事勢已定以猜忌之心加驕矜之氣宜其如水投石也

減江淮運米

宣公此奏卽鄴侯屯田和糴之法而變通於內地者也
民困旣蘇邊儲亦實而國家之費亦省一舉而三善備
焉事有至當而不可易者雖猜忌之主亦必降心以從
也

趙憬爲門下侍郎

宰相不過數人德宗尙有信有不信何論其他陸贄之
言竭誠規正毫無隱諱若忘其爲猜忌之主者竊謂鄴
侯之事德宗如管仲之於桓公但行己志而不必盡合
於道宣公之於德宗猶伊尹之於太甲不計人主之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九
聽與否惟求其是而已其所以見信於上者則在苞苴
屏絕事無專擅也

置欠負耗贖染練庫

欠負耗贖果何名哉延齡窺德宗好貨之心欲以正供
輸之內庫苦於無名惟立此目則雖冒不韙之名帝實
快取盈之便故盈廷指其欺罔德宗亦明知其蒙蔽而
卒不忍加罪者好貨之心勝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
謂民賊可不畏哉

貶陸贄爲忠州別駕

自古君子於小人但使去位卽置勿論忠厚之道也小
人之傾君子雖使去位慮其復用仍爲己害故必使貶
竄而後止延齡之待陸贄卽此術也陽城平時不諫亦
以當時弊非一端德宗過不一事諫而不行不去則尸
位去之則負國欲擇一必當爭者而爭之不可謂非賢
者也

陸長源爲行軍司馬

董晉作相史稱充位而已然出鎮宣武能治亂軍寬嚴
並用卒至安帖又能駕馭陸長源不至滋事亦非一無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十
所長者鄴侯薦之必有可取

董晉卒

凡爲將者當揆時度勢以制其宜當時藩鎮擅命士卒
驕橫一時豈能驟革陸長源以新進書生由中朝而出
爲宣武行軍司馬旣無撫綏之惠又無素著之威主帥
方卒遽出大言以至激變宜其死也

姚南仲入朝

南仲入覲直言不諱上知其理直而又曲護盈珍若非
予將曹文治自殺以明南仲之冤則南仲亦幾不免然

卒殺馬少微者正以不罪南仲聊借少微以雪盈珍之憤耳宦豎如此專橫國何由治

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

來希皓惡藩鎮承襲欲革其弊可謂深明大義惜長榮未沒之時未嘗熟議遺表請朝廷遣人來代臨事又未能鎮歷列將以至盧從史潛結監軍率然自薦忠有餘而才不足也

太子有疾

太子宫屬惟宜老成端慤者輔導左右一有文士廁乎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十一
其間便易賈禍况傾險小人乎如王伾王叔文等詭譎固不可測即柳宗元劉禹錫等皆經術文章之士非不知以道事君者而少年銳意功名終不免於躁進躁進之途開朋黨之禍起矣

王伾為常侍 順宗

伾等皆涼薄小人遠膺寵貴安得不汲汲如狂獨怪柳宗元頗有學問亦復隨逐自玷清名蓋立朝能當大事者自有器識有如山岳不可動搖至若文士識輕慮淺一遇大任必至覆餗窺其意豈不欲身致太平哉殷浩

王安石一流其氣局正復相似

章皐表請太子監國

羣小乘帝有疾竊弄國柄以至中朝鼎沸其禍烈於閹宦賴有藩鎮抗章決策而彼瑣瑣者莫不動心喪膽此即桓公會首止之謀也章皐此表其有造於國家豈淺鮮哉

劉闢反 憲宗

劉闢敢於兵正以國有大喪逆探上意必憚用兵豈知杜黃裳入相首薦高崇文果能成功宰相得人則天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十一

不洽信哉

洪伏誅

滑渙一書吏耳其權能罷宰相若非內結劉光琦何能至是憲宗一聞李吉甫之言即命推鞠果得姦狀何其明也雖然一書吏賜之死若大臣然可駭也

高崇文克成都

崇文將兵純以嚴勝若非先斬敗帥李康則光顏未必冒險深入既克成都秋毫無犯又不獻美妾以求媚有古名將風以此益知黃裳有過人之識矣至崇文知段

文昌必為將相識亦過人顧文昌亦庸才耳其風度或亦有過人者與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不修小節史謂其頗通饋謝容或有之然唐書又稱黃裳為相李師道跋扈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璫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緣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道遂折其謀據此則黃裳豈好貨之人耶然主眷方隆遽從罷退亦必有故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三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

高崇文自以西川位地崇重力求效命邊陲此儒者所難而武夫能之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張子良執李錡

李錡之反實以偽求入朝計窮造逆真庸才也張子良始必贊助繼知其事不成又賣錡以求榮罪亦可斬憲宗何不因李錡之訴執而戮之使助逆者知所儆懼乎李錡罪止其身不及祖父兄弟蔣父盧坦之言尤為得體德宗朝無此善政憲宗一出而嘉言見用史冊增輝

不亦美乎裴垪李絳請以錡財賜浙西百姓以代其租真宰相之才也

盧從史擅出兵

李吉甫號稱賢相今乃首陷鄭絀若非李絳婉陳曲解憲宗明決善轉網幾不免禍絀果死則吉甫為盧杞矣然則李絳不獨保全鄭絀亦兼保全吉甫憲宗聞是言而即以謫諫官為問蓋已心知吉甫之言為不可用故問絳以決其是非至是而已有疑吉甫之心矣凡事明主以術欺者未有不敗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四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國計簿所入減於前而所出倍於前使人主觸目警心比魏相之奏水旱盜賊尤為扼要使吉甫事事如此豈不媿美姚宋

沙陀來降

沙陀來降受之以為藩籬靈鹽之軍益強未為非策厥後克用父子棲於中國卒成閏統亦時數為之不得議今日受降之過也

裴垪同平章事

李吉甫入相之初嘗求人才於裴瑄疏三十餘人皆適於用吉甫號爲知人然則李與裴固良友也乃因試士直言之故遷怒於瑄而請罷之何其褊也至是憲宗違其意用瑄爲相而瑄亦竭誠輔治喜諫官言時政得失尤爲宰相之難事相業視吉甫爲優矣

田興爲魏博節度使

當時方鎮卒繼之者或留後或他官卽以爲節度使未有也賞錢至百五十萬緡之多更未有也而在李絳處置魏博則爲至當絳固良臣也憲宗疑而卒從之亦英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三 五

主也

烏重胤爲汝州刺史

李吉甫請移河陽之軍一以節費一以慰魏博而徙烏重胤鎮汝州以扼吳元濟皆能隨機握要雖使李絳未罷不過如是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

柳宗元等才皆有用徒以躁進而遭忌遂至沈滯終身一跌不振懷才而欲速化者可以鑒矣 裴度同平章事

元衡被禍而裴度入相憲宗爲知人矣獨怪李絳以老謀勝算爲上所知罷相之後事勢危迫至此上竟未嘗追念再置鈞衡何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

李師道一焚轉運院再刺武元衡三謀襲東都皆出奇握要賊中不爲無人若使東都一破則人心洶懼河北各鎮將相煽而起唐室危矣淮西之功固由主斷亦有天幸也

李愬夜襲蔡州

李愬出萬死一生之計然後成功今日觀之猶爲寒心當時所率者降將所值者雪夜所履者險徑所入者賊巢稍有蹉跌百無一還若非李祐深知虛實李愬深信不疑裴度爲之決策何以成功然則平蔡者裴度李愬李祐三人之功也

李鄴罷爲戶部尙書

吐突承璀憲宗所最寵信者李鄴能相與敬憚未嘗相失此不惡而嚴也及鄴爲瑾薦鄴恥由宦官進固辭相位其氣象規模猶可想見士君子立身行己當以鄴爲

法矣

遣中使迎佛骨

憲宗時佛說甚熾愈以一表闢之遂開宋儒闢佛之功蓋宋儒之所闢者精非大儒不能悟韓愈之所闢者大雖流俗亦能知

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於淮西則竭天下之力積四年之久而後平之於平盧則一舉兵而叛帥授首蓋一則討累世之強寇故難若摧山一則乘戰勝之餘威故易如拉朽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七

支郡兵馬刺史領之

重盾此舉實為救時要策然天下事任法不如任人宋氏盡收藩鎮之權矣而州縣單弱遂有夷狄之禍防不勝防立國者因時制宜而已

元稹為祠部郎中

穆宗

元稹工詩與白居易齊名祇以結連閹宦士類同羞雖他日富貴過於居易而居易立朝侃侃言論丰采史冊流傳稹則望塵不及矣富貴一時名節千古士君子立身可不慎之於始哉

王承宗卒

承宗之卒憲宗已崩其弟承元若使奉表自請承襲朝廷必不遽違乃竟表請除帥與田弘正同一效順蓋憲宗餘威猶烈故以平盧為戒而決計歸朝耳斬大將李寂何其決也

吐蕃寇涇州

神策並不見敵而其賞獨厚邠寧前冒白刃而衣資不得宜其洶洶思亂也李懷光將謀叛亂亦以李晟神策軍餉厚為辭蓋餉有厚薄軍心已不服況以餉厚者坐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六

視薄者赴敵乎今日親兵皆令衝鋒故餉雖厚而人亦無辭

劉總棄官為僧

劉總弑父與兄為覆載所不容然其表請除帥革河朔歷代相承之弊又為擇帥與請錄用諸將其布置後事井井有條可謂忠於朝廷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一節之長亦不可沒惜乎朝廷無人不能處置悉當不旋踵而河朔復叛矣

太子即位

敬宗

郭太后以武氏爲鑿手製制書古來太后不肯臨朝郭后一人而已真不愧汾陽之女孫哉

劉栖楚爲起居舍人

栖楚諫敬宗叩頭流血非不謇諤可風然黨於宰相恃爲與援是亦谷永之徒耳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已則自欺犯於何有

李祐進馬卻之

李祐進馬温造劾其違敕進奉而祐知畏法是時方鎮跋扈求其違敕進奉而不得而祐以進奉受劾足見朝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充

廷紀綱所以維持大義惟責賢者備而不賢者庶幾悟也

劉栖楚爲諫議大夫

敬宗之擢栖楚賞其叩頭極諫然用其人而不能用其言與不用何異自古剛愎之主忠佞顛倒優柔之主知好賢而不能用知惡不肖而不能去似優柔勝於剛愎不知剛愎者有時悔悟不難立予更張優柔者譬如沈疴錮疾日就淹纏雖有良醫不能起其病也

出宮人 文宗

太宗放宮人三千至今以爲美談文宗亦出三千人至今茂有聞者善非一二端可以成名也

興元軍亂

李絳在憲宗朝謀畧如神至此乃爲千餘亂軍所殺實所不解節度使必有牙兵護其府第當時牙兵安在竟聽殺主帥而莫之問耶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

柳公綽推誠以待李暢使之感泣此必能制其死命而後可大開牙門不善學者敗矣至優禮朱邪執宜捍禦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三

北邊虜不犯塞其識畧有過人者孰謂書生不諳兵事哉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李德裕才畧不減韋臯其鎮西蜀也後先輝映蜀土賴以復安李宗閔雖欲傾之而多才之士到處皆見功名觀其經營邊防西虜畏服豈必入相然後建立勲業哉至奏請人責一狀留入堂案逆杜朝臣阻撓之口尤爲聖著

詔諸王出閣

明皇友愛兄弟千古以爲美談不知其名爲尊榮實則禁錮李德裕極言其弊文宗知之而不能用其策厥後權奸問鼎而宗室中無一號召忠義志圖興復者分同匹夫毫無憑藉故也

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朋黨之禍唐宋以來代有之然卒不可去者非君子小人各分一黨也正以黨首必各負君子之名而爲其黨者則君子小人混雜於其中黨中有君子所以樹天下之望黨中有小人所以使之攻吾之敵惟命是聽也卽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如李宗閔李德裕當時皆稱爲君子各分一黨各欲用其私人人主將何去而何從乎此文宗所以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歎也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

從來小人未得志之先則如膠如漆固結而不可解及其得志則互相傾軋不遺餘力爭權故也鄭注始因王守澄而進今則謀誅守澄矣李訓因鄭注而進今則謀去注矣如此伎倆豈能勝誅權閹之任乎

加劉從諫司徒

劉從諫之表乃朝臣所當言者朝臣不敢言而節度使言之宰相等雖倚以爲重然藩鎮之禍亦不可支國勢將亡救此則彼敗救彼則此亂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柳公權爲諫議大夫

公權有諍臣風采旣爲舍人便可漸躋卿相乃猶使爲諫議大夫名爲納諫實則惡直也

李石罷爲荆南節度使

李石忘身殉國遂爲士良等所仇上深知其故而無如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何中官之勢亦熾矣文宗始惡王守澄欲用仇士良以分其權豈知士良之罪浮於守澄諺云以毒攻毒正恐毒未去而身已亡矣

太弟卽位

文宗寬仁節儉無大疵政惟受制家奴自謂不如周赧漢獻痛心極矣然其源皆自中官典兵始肅宗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德宗以中官領神策禁兵將帥皆出其麾下其權安得不重至文宗又以甘露之變而宦寺之勢愈熾人主深居禁中如坐囹圄動爲諸閹所制是以

廢立如反手也甚矣國柄之不可下移也

回鶻入寇 武宗

唐室方盛回紇吐蕃迭肆憑陵中國實受其困今回紇為黠戛斯所破吐蕃內亂不足為中國患然而唐室亦漸陵夷故回鶻尚能入寇昔匈奴侮漢其衰也至於入朝然漢亦寢衰華夷氣運有時互為強弱亦有時同為消長也

黠戛斯遣使獻馬

安西北庭本唐故地置有都護今因黠戛斯恭順欲求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三 故地未為不可然今昔事異疆弱形殊德裕之言酌量時勢不執成見武宗卒用其言深得防邊要道此則較之漢棄珠厓明棄交阯固不可同年而語也

李德裕乞罷不許

李德裕自相武宗諫行言聽寵任方隆忽而求罷豈非以去要君此等舉動功名必不能保其始終蓋以術事君未有不敗者也

劉稹自為留後

澤潞一鎮素號忠義又與河朔不同安得拱手又令其

承襲乎李德裕決策請討胸中已有成算是時君臣一心同僚協濟無一人梗議者較憲宗之討蔡州尤為順利故成功亦速雖然劉從諫乃仇士良之深仇也今日討稹毋亦迎士良之意士良亦喜而不致有撓阻與

仇士良致仕

闈宦而亦致仕乎闈宦以深宮為家安有私第職司掃除安得言仕闈宦而致仕亦世變之可慨矣觀士良致戒其黨之言令人悚然汗下人主當錄之座右以為殷鑒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三

王宰克天井關

薛茂卿以科斗之捷意望甚高不滿其欲因謀降附使王宰能得其情遣兵急應則澤州唾手可得而劉稹立可就擒矣機會一失便有蹉跎軍情頃刻百變惟洞曉兵機者能曲折以相赴耳

詔削仇士良官爵

文宗時畏士良等如虎武宗為士良所立尤應受制乃聽其致仕至是又削其官爵籍其家資畧無事變何也蓋宦官之權勢亦視人主之喜怒而已文宗委兵柄於

若輩又惡而欲去之而勢不可制宜其橫行無忌也武宗則外雖尊禮絕不假以事權羽翼自然零落權勢自然衰歇何能為哉然則人主亦特患不斷而已

昭義將高文端降

凡得降將訪以虛實策之上者也李愬不得李祐何以平蔡高文端所言軍情賊勢深中窺要李衛公以虛心採納卒獲其用我不如用賊此之謂也

郭誼斬劉稹以降

李德裕之責郭誼罪無可逃蓋誼如奉稹來降猶可貫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三

其一死斬稹為功其心實不可問誅之以警叛將豈為過哉竊論澤潞之復似較平淮蔡為易然事機中變忽彼忽此若非李德裕駕馭諸將操縱合宜武宗虛懷容納言無不從澤潞未易平也

立光王忱為皇太叔

德裕身為上相受武宗厚遇親見宦官廢其子而立光王不能與之力爭蓋德裕作相五年未嘗忤一宦官功之易成者在此名之大損者亦在此也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鄭氏不取船錢千古特識巾幗中所罕觀至次子老於場屋被黜則撻其兄未免溺愛少子矣景讓甘受撻而不求關節則又魏顆之從父治命不從亂命也有是母必有是子可為家法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三

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三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四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唐紀

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宣宗

德裕富國之日舍居易而用敏中今日之首事排擠者即敏中也求之而至又何恨焉

貶丁柔立為南陽尉

柔立清直德裕不能用蓋亦惡其不附己耳豈知此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一

人即德裕所謂特立不阿之松柏乎今為言官訟德裕之冤舉朝莫言而柔立獨言之白敏中輩可以愧死矣必謂其因德裕不能用己反訟其冤以沽名以此論人天下無完人矣

太皇太后暴崩

郭后正位中宮畧無失德何嫌何疑而預弑憲宗之謀乎此正宣宗妄加之罪而欲親行弑逆耳郭后欲登樓自隕其憤鬱必有不堪告人者宣宗之罪已通於天况又密弑之乎觀其不以郭后耐葬憲宗罪狀愈明矣

克復河湟

匈奴款塞無救於漢之將亡河湟克復無救於唐之不振

鄭光賜莊免稅役

鄭光帝之元舅也如此寵眷為鄭太后耳蓋郭太后為嫡母逼處太后之上郭太后一日不死鄭太后一日不得獨尊其遇弑也宜矣宣宗殆如胡人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

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二

父老聚於佛祠安知非君奭要結若輩伺上來而相訴耶縱其非是而君奭既擢必有奔競之士借此以為捷徑者人主以察為明所失多矣處分語雖驚人何益於吏治哉

韋澳為京兆尹

韋澳欲置鄭光莊吏於法上為弔其一死而杖之能聽直臣執法可謂賢矣唐之京兆尹固多賢者自吳元膺而下指不勝屈蓋亦以尹為要職故擇人亦重也

鄭顥為秘書監

鄭顥不樂尙主士各有志不可強也然業已尙主何至仇怨白敏中讒間百端豈君子之用心乎至是又謀入相然則顥亦不過富貴利祿中人耳非尙主何以至此又何爲不樂乎其父祇德戒之可謂賢父即可謂純臣矣

詔議穆宗以下出太廟

敬文武三宗雖姪乃君也宣宗雖叔乃臣也叔不可拜姪臣亦不可拜君乎生時可拜死時乃不可拜乎李景讓之言實與目不知書者同不但得罪於唐室抑亦名教之罪人也

流祝漢貞于天德軍

祝漢貞羅程皆嬖倖也而或流或死竟不稍宥何其明而有斷此固唐之令主所僅見者也

嶺南軍亂

凡有詔命必給事中不加封駁然後施行今蕭倣封還詔書而節使已至燧門是不待給事封駁矣幸而宣宗從諫如流追還成命不然何貴給事中哉

于延陵爲建州刺史

建州非遠階前萬里宣宗意謂遠處我可以博訪周諮得之於處分中語若近處則蒙蔽者多固無從檢覈也宣宗以察爲明益有司之才非人君之度故所用之人皆循謹寡過者至奇傑之士則不能用也

裘甫作亂 懿宗

裘甫倡亂卽黃巢等嚆矢也鄭祇德持盈戒滿不愧名族惟不嫻軍旅遇賊則敗天下伏莽咸知朝廷無人敢於蠢動年復一年而天下遂大亂矣軍旅之事苟非所長當自陳奏強用其人以至僨事國不可爲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四

杜棕同平章事

武宗卽位之初杜棕嘗奔馬德裕之前力救楊嗣復等今又力救宰相仍以人主不可使手滑之意動兩樞密則不待營救而禍自解矣

劉潼爲西川節度使

董成欲以外夷使人與節使抗禮不恭已極拒而不見可也何必械繫旣械繫矣又召至京師厚賜而遣之不能制虜反啟其心畏寇招兵皆唐之自取也

王紹懿卒

王紹懿在鎮十年名爲藩臣實則敵國觀其遺言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儼然以春秋戰國諸侯自命矣曷嘗自知其爲節度使哉

桂州戍卒作亂

龐勛之亂一誤於崔彥曾不肖更代再誤於令狐綯不敢邀襲自古士卒作亂大半激於將帥窮民作亂大半激於官吏

馬舉救泗州

杜愔之守泗州亦猶張巡之守睢陽辛讜之乞援鄰境亦猶南霽雲之乞師賀蘭然而成敗迥異有幸有不幸也南八本爲張巡之將其效死也固宜辛讜與杜愔本無主臣之分徒以舊友爲之盡力救此危城卒使獲全豈非奇士雖然馬舉之功實不可沒君子是以痛恨於賀蘭進明也

貶康承訓爲恩州司馬

康承訓前拒南詔覆軍誤國罪不容誅至討龐勛雖出沙陀之力然功歸於將承訓豈得無賞前本當誅而反賞之今本當賞而反貶之國欲不亡得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五

以王仙芝爲押牙不受僖宗

盜賊未經大創而遽欲降之必不得之數也王仙芝所過鈔掠官軍屢斂正自鳴得意之時豈肯一招卽至此役實黃巢激之復叛設無黃巢仙芝其肯束手聽命後不中變乎

大同軍亂

克用旣叛國昌果能效忠國家卽當親帥偏師縛而獻之朝廷乃請除防禦使以慰其心又云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吾誰欺欺天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六

黃巢陷廣州

黃巢表求節度悖逆極矣安有賊方擁眾攻奪表求節鉞猶命大臣集議乎高駢之策可以制巢而竟不許國將亡往往是策不用策不是賢人不用用人不賢可奈何

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

安潛弭盜之法出人意表然使之自相疑貳遂至逃徙此化強爲弱之法黃頭軍神機營皆從他處招募以教土人蜀兵遂強此化弱爲強之法

黃巢渡江

黃巢勢熾一誤於高駢請罷諸道之兵再誤於駢不據險要擊巢不破京師則朱温不得而乘機篡奪高駢若截黃巢不令渡江則巢不得遽入京師然則唐之亡高駢為之也

朱温攻河中

王重榮業已降賊幸其不遠而復轉罪為功人能自新君子所許故記其功而諱其降

黃巢寇鳳翔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七

鄭畋以一書生移檄各鎮外雖聽命心實相輕有此一捷足壯援兵之氣而寒渠魁之膽

楊復光克鄧州

周岌已降於賊更召楊復光夜宴以事勢而論必無善意然降賊而復召監軍若無反正之心即殺一監軍亦復何濟復光義不圖全奮身而去此烈丈夫事也復光以一闕宦而能為之孰謂此輩中竟無一義士哉

高駢罷兵還府

朝廷號令不行各鎮已有擁土自雄之志此與東漢之

季袁紹公孫瓚等乘機割地不奉朝命者事畧相類高駢之倔強朝廷尤力不能制故出兵罷兵惟意所欲遂使各鎮效尤以覆唐宗駢之罪可勝誅哉

李克用圍華州

克用此舉有騎虎之勢以客軍首當大敵糧餉皆仰給於他人進不克敵則退無歸路河東撓其後諸帥環其前如在網中惟有力戰破賊則收復京城迎還天子天下功名誰復出其右哉故其所向克捷亦勢使然也天欲啟沙陀故迭生禍亂耳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八

高仁厚討峽路羣盜

高仁厚深諳兵法觀其連平巨寇舉重若輕未嘗大戰而賊已平以巧勝者也重戰輕防兵家大忌仁厚識破此關宜其所向皆捷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仁厚為之愀然其亦有哀矜勿喜之情乎

楊復光卒於河中

楊復光中官也然其激周岌反正召克用勤王大義凜然京師克復視朝臣貪榮固寵曾不能發一謀建一策

以效忠於危難者相去奚啻霄壤

李克用至汴州

李克用本為胡種豈知禮義將兵破賊以救全忠自謂有德於全忠其乘酒使氣固宜至全忠自賊黨來歸先所畏者黃巢耳黃巢既破則克用即為全忠所忌猶之孫劉合攻曹操既敗孫即奪劉荊州奸雄乘機割據有稍縱即逝之虞純以詐力取勝比比皆是劉氏聞變不動具大神勇又謂治兵相攻曲直莫辨具大智識克用得婦若此宜其興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九

盜殺中書令王鐸

王鐸出入將相不能謀謨廟堂復不能殄滅寇盜猶復厚於自奉侍妾成行非易所謂慢藏誨盜治容誨淫乎鄭子張有言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鐸處亂世而不知此義其身家顛覆宜矣獨怪樂彥禎縱子戕害大臣朝廷竟不能加討耳

殺右補闕常濬

危亂至此猶殺諫臣以逞志令攷之罪萬死莫贖常濬所言未嘗不是第此時欲振典刑以威四方是亦猶提

戈而入盜藪拔劍而當寇衝不能制人不反為所噬乎宜乎田令攷有以藉口矣

朱攷李昌符追逼車駕

邠岐之兵本圖河中而李克用救王重榮宜其力攷朱攷李昌符矣乃舍邠岐而進逼京城使上奔鳳翔李克用既敗邠岐邠岐宜與克用為難乃又舍克用而追逼車駕是亦猶漢季李傕郭汜一為劫天子賊一為奪天子賊耳王建以神策小將力保乘輿始得前往其據有西蜀也宜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十

襄王煊權監軍國事

蕭遘召朱攷入清君側猶何進之召董卓耳朱攷既入擅行廢立蕭遘雖欲止之豈可得哉

詔討朱攷

朱攷本為迎駕反行廢立與李克用以清洗之名庸惡者奸雄之資也奸雄者英雄之資也

王行瑜斬朱攷

李可舉嘗遣李全忠取易定矣即因其兵而反襲幽州朱攷嘗遣王行瑜追乘輿矣即因其兵而誅攷已既反

朝廷將士亦能反己以此獲利卽以此獲禍也

王建襲閬州

王建嘗護乘輿於大散嶺冒死扶掖忠而且勇今乃乘間襲取閬州蓋亦知朝廷威令不行各鎮互相吞噬若不據土保境無以自立也

秦彥入揚州

高駢不昏惑則呂用之不得擅權用之不擅權則畢師鐸不得起兵師鐸不起兵則必不召秦彥秦彥不入揚州則楊行密無從攻取禍福倚伏輾轉變更不可逆料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十一

惟智者見於將萌此袁襲之所以說行密也

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淮南一鎮天所以資楊行密也以朱全忠兼之中隔徐州豈能遙領且有時溥為行密捍禦汴梁則淮南必不為全忠所有若當時以時溥兼淮南節度使則徐揚合兵未知鹿死誰手故曰天也

張全義襲河陽

張全義外寬內深觀其外結罕之悉力供奉以驕其志卽將佐亦不得知一旦發兵襲取如鷲鳥之下於九天

莫知所備全義亦狡矣哉

李克用攻河陽

全忠之勢已強克用漸不能抗惟有保境息民相繼而動河陽與汴梁接壤全忠勢所必救克用何必助罕之而攻全義哉在全義無故而襲河陽罪固可討然罕之鈔掠州郡有如寇盜克用何所取而助之乎

楊行密為宣歙觀察使

昭宗

楊行密攻奪宣州亦謂以強陵弱既得宣州則趙錕可待以不死因朱全忠請之遂斬其首蓋慮錕將借全忠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十一

以復仇此行密之所以倚袁襲為右臂也

朱全忠攻徐州

朱珍之斬李唐賓罪在不赦然非敬翔設謀畫策則全忠一怒必至朱珍激叛回軍攻汴徐州兵因而乘之亦可危矣奸雄得此羽翼能不飛乎

上祀園丘

孔緯一折楊復恭一折李順節一折朱全忠可謂不畏強禦當此國勢陵夷專事姑息緯能侃侃不撓壯朝廷之氣蓋自懿宗以來劉瞻鄭畋之外未見有此侃直矣

田令孜殺劉巨容

田令孜已流端州恃敬瑄之援不赴謫所猶敢殺人以快私忿何其橫也然劉巨容以方術獲禍亦可為惑於左道者戒

詔削李克用官爵

天下方鎮不奉朝命相習成風孰不可以致討李克用侵削鄰境操縱自由不為無罪然克復京師較之他帥功罪尚覺參半克用欲討全忠於辭順矣而朝廷不許全忠請討克用無辭可執而朝廷許之唐臣謀國往往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四 三 自速其亡可勝慨哉

李克用殺孫揆

克修既死克恭自焚潞州逼近晉陽勢甚岌岌朱全忠既取潞州陽請孫揆赴鎮克用如不能攻全忠必當自取張濬雖急命孫揆赴鎮亦奚益哉孫揆以二千人赴鎮為伏兵三百人所擒其才畧亦可概見然義形於色至死不撓可謂志士克用虐害朝廷大臣罪烏可追哉 李克用拒官軍於趙城

合數鎮之師以討罪號令不一必無成功即以裴度宣

慰蔡州幸而李愬聽命不然亦恐無成張濬之才萬不及度豈能駕馭諸帥力殄強寇乎觀其措置乖方不戰自潰頗類殷浩名士如畫餅不可啖也

王建圍彭州

王先成所獻七條雖名將不能過也不意老兵走卒中 有此奇士王建能用其策而未錄其人何也豈王宗侃 自以為功乎

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楊行密撫馭淮揚轉弱為強易貧為富割據之勢成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四 四

高勛一言而揚民更生楊氏建業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玘為瀘州刺史

柳氏家法為世所宗觀其戒子弟之語膏粱藥石紈袴 針砭世家子弟當各書一通以置座右

覃王嗣周討李茂貞

茂貞之表跋扈已極較李克用之表尤為悖逆此而不 誅何以立國然當時朝無謀臣軍無良將餉竭兵疲十 出十敗昭宗不忍忿忿之心欲以孤注為之一擲此亦 猶高貴鄉公欲誅司馬昭耳

楊行密取濠州

徐知誥初見已爲行密所賞使楊渥不相猜忌必爲楊氏效忠而楊氏基業不至奪於徐温天啟知誥使之輒轉相從得以割據江南也

李克用舉兵討三鎮

李克用嘗舉兵犯闕使乘輿播越矣至是乃又討三鎮所謂以燕伐燕豈能服三帥之心然朱全忠坐視不問而克用舉兵猶稍有人心者當其舉兵迅速既不畏三帥之合從復不慮全忠之襲其後亦可謂彼善於此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五

李克用克邠州

李克用之誅王行瑜理直氣壯詞令亦諧亦莊其爲人固屬桀驁然較朱全忠頗爲爽直此等義舉全忠不爲而克用爲之優劣可知然全忠蓄銳養力正如卞莊子之刺虎欲俟兩虎交鬪小者死而大者傷已可以一舉而獲兩虎也

王建遣兵擊東川

王建之欲取東川亦猶全忠之取兗鄆舍曰欲之必爲之辭顧彥暉不發兵赴難矣建之兵何以屯於綿州而

不進乎掩耳盜鈴將欲誰欺

李克用還晉陽

鳳翔逼近京畿茂貞又必不可赦幸而克用請討一舉滅之彼豈能跨西京而據其地哉其勢必歸朝廷如此則肘腋靖而京都安矣昭宗又聽小謀私智之言欲爲兩利俱存之計使克用引兵而歸在克用方慮全忠潛襲晉陽其志亦非必欲討茂貞既奉罷兵之詔則還師有名可以無負於國矣

李存信將兵救兗鄆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六

魏博爲汴晉關鍵汴人得之則汴強晉人得之則晉強李克用若不勤王自率師以救兗鄆必不違與魏人構釁何至全忠盡取東土此有天意非人謀之不臧也

楊行密取蘇州

楊行密既取蘇州若以常計論之蘇州本錢鏐之地宜於急復至越州非其所有猶可緩攻不知移越之兵以攻蘇則董昌必隨其後二敵交迫而杭州危矣顧全武之策確不可易而鏐能用之亦可謂善於聽言矣

李茂貞舉兵犯闕

李茂貞近在咫尺舉足即搖動京師前日不應討而必欲討之至殺宰相以紓禍今日應討而又不討以至再犯京師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矣

朱朴同平章事

唐之國勢已極陵夷雖使伊呂復生亦非旦夕所能圖效朱朴何人乃曰爲相月餘可致太平大言不慚甚於張潛矣上以爲然果何所見而云然耶君臣昏憤不亡得乎

朱全忠克鄆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七

全忠之得克鄆全恃魏博力卻晉陽之兵雖曰狡謀亦天助凶德耳張夫人答拜瑾妻泣而相訴使全忠不得不出瑾妻譎矣哉

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諸王使典兵昭宗欲爲根本之計強幹弱枝豈知魁柄久失不可復收諸王有典兵之名無典兵之效徒爲奸臣所忌遂致聚而殲旃亦可哀矣韓建一小鎮敢行悖逆爲朱全忠先除其逼滅其惡名無怪李克用呼爲癡物也

李克用攻幽州

朱全忠既得徐州復克兗鄆疆土日闢幽州乃克用已得之地至此自相攻擊雖由仁恭之桀驁而克用之撫馭亦失其宜幽州最當契丹之衝其不能分兵入援自是實事克用遺書責之無怪其不服而慢罵也外寇方強而內讐復生其勢亦岌岌矣

朱全忠擊楊行密

朱全忠既據中原復思南收江淮此其志不在小此亦猶曹操既得荊州即思東下然楊行密才畧固不及孫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六

劉仁恭屠貝州

仁恭之虐不減項羽貝州既屠宜其各城堅守不下此非所以攻魏實所以挑汴也汴魏合從而晉愈孤矣

崔胤同平章事

國之初亂則外藩結宰相以爲奧援如李林甫元載爲相各鎮皆有饋賂是也及其極亂則宰相結外藩以爲要挾如崔胤之於朱全忠是也然全忠之結崔胤欲使

朝廷動靜皆得與聞崔肩之結全忠則爲貪榮固寵計禍不旋踵矣

全忠引兵至鳳翔

全忠此時若攻鳳翔是攻天子也不然兵力方盛破此城亦易易耳不欲負此惡名奉詔還師以待異日全忠之狡豈茂貞所能望

汴兵圍晉陽

國不在疆弱兵不在眾寡惟視人心之固與不固而已全忠此時已有氣吞晉陽之勢晉王自度力不能抗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五

有走保雲州以圖再舉不知今日之勢與前日異前日克用出塞適京師破陷召之勤王率兵而來堂堂正正誰敢不服今若走雲州則西北邊皆爲全忠所有各鎮皆有良將健兵雖欲復入豈可得乎幸有李嗣昭周德威諸將協心一力效忠於外又有劉夫人子存勗贊決於內悉力固守以待天時信乎創業之不易也

朱全忠圍鳳翔

全忠前日還師蓋將俟乘輿還京然後奉表迎幸東都至是茂貞竟不奉上還京已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於

是全忠甘冒不韙之名合兵圍城矣

李茂貞攻朱全忠

李茂貞爲劫天子賊朱全忠爲奪天子賊孰勝孰敗皆非天子之利惟有待之而已

王師範討朱全忠

是時克用幾不能軍獨一王師範慷慨勤王志在吞汴若使與克用互相夾擊全忠必狼狽來歸伏於半途而要之可一戰禽也天不祐唐使師範以孤軍無援而敗良可惜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四

五

帝幸朱全忠營

一劫天子一奪天子較其禍之輕重則與其天子爲全忠所奪不如爲茂貞所留何也茂貞地狹兵弱雖挾天子而號令不行勢必奉駕還京而天子猶爲天下共主一入全忠之營則籠中之鳥網中之魚斷難飛越矣賊臣崔允上召之六七而不至全忠一呼而卽來尙可言哉

貶韓偓爲濮州司馬

昭宗自是始知崔肩任用機數固無足論獨惜韓偓立

朝屢進忠言亦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則前此固不知其爲奸黨矣就令作相亦不過以身殉國諒亦別無補救然雖不致仕而力辭相位薦人自代固非貪榮者比矣

全忠殺崔胤

崔胤始倚全忠以劫天子殺宦官繼又募壯士以敵全忠此非爲國計也蓋知全忠疑已而陰欲自保耳此時天子已不能自保況胤乎其死也人弗之情任機數者果何益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三

全忠弑帝

全忠不敢遽篡慮克用之討耳故先遷帝於洛陽而克用不動弑帝於椒殿而克用猶不動然則全忠亦何憚而不篡哉克用此時惟欲保境息民豈復如前日尙以勤王爲名哉

楊行密遣馬寶歸長沙

昭宣帝

楊行密業已膺疾自慮身後長沙據其上游欲與結好知馬殷不肖連和故謬爲不知馬寶是殷之弟固欲送歸使之修好此卽給朱延壽之故智也豈知爲馬殷所

識竟不能如其意哉

殺裴樞等

國家將亡必先多有屠戮東漢將亡先殺黨錮後誅宦官唐室將亡先誅宦官後戮朝士所謂玉石俱焚也唐之將亡先有崔胤後有柳璨皆妖孽也

徵司空圖詣闕

司空圖棄官歸隱見幾而作智士所嘉然身處亂世避禍尤難召之不來立可獲譴至而就官違其本志墮笏失儀引咎而去唐末進退不苟毫無可議者司空圖一人而已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四

三

全忠擊淮南

全忠方欲篡立必先震耀威武使諸藩震懼急思自保不敢勤王故先取襄陽荊州兩大鎮又欲攻取淮南志亦壯矣然而克用近在河東不遣一卒何哉蓋克用雖弱固自勁敵萬一攻之而敗則傷威挫銳天下聞風響應禍變四起未可知也克用之不敢擊汴全忠之不敢攻晉一也

楊行密卒

周隱率爾而對若非忠直素著斯言一出禍即隨之使從其言劉威必可託孤張灝不至跋扈徐溫不至擅國楊氏之福也人情各私其子行密之不肖以國授人卒至其國仍爲人有晉武帝不廢太子國隨以亡雖有衛瓘忠言亦何益哉

全忠爲相國

全忠急於受禪何難立行蔣元暉等又何敢相違必欲先封魏王者此蓋全忠之志教之如此耳所忌者克用一人故先多作威福以激其怒弒帝殺諸王殺朝士至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四 三

是又欲改魏王以示必禪之意後又弒太后而克用竟不一動然後安意受禪而一無顧忌全忠之用心密矣勿謂其躁也

全忠殺蔣元暉

何后此時速死爲幸猶冀受禪之後母子得全生亦何樂之有哉蔣元暉等協力助篡不死於他人之手而即死於全忠之手裴樞獨孤損等有知當亦快心地下矣

楊渥取洪州

阻水立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最爲要策乃秦

裴欲出其驍將於城中讓以要地一戰禽之而城隨以拔此必胸有定算能發能收而後可冒險行之否則敗矣將才自有天授不可強也

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劉仁恭求救河東此克用再振之機也終不許和克用老而智昏矣使非其子存勗力勸而悟則幽州爲全忠所并克用尙復有走路哉然克用不救滄州而遣將攻潞一舉而彼之圍解我之境拓此又存勗智不及此也

丁會降于河東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四 三

丁會爲全忠所拔聞其弒逆自知力弱不能抗禦歸於河東亦藩鎮絕無僅有之人昭義一軍復歸河東此朱氏終弱李氏再振之機也

劉仁恭爲其子所囚

劉仁恭甫脫危機卽謀縱樂築館峻嶺煉藥以求長生此高駢之覆轍也平生反覆多詐卒乃爲其子所囚幽燕跋扈之鄉積累數世安祿山史思明皆爲子弒劉守光則之又何誅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四

男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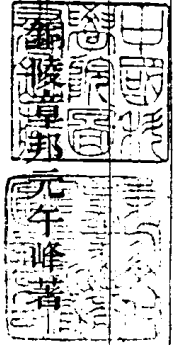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四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五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貴池劉瑞芬芝田



後梁紀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太祖

朱氏篡唐普天同憤錢鏐曾受唐封聞唐滅即當灑泣勤王力不能此畫江而守以待後時朱氏亦豈能越淮南而攻杭越哉乃淮南方保境自守杭越則舉國稱臣其不與於篡奪者幾何王陽明題錢塘吳越王之廟曰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一

順天者存余嘗過其地見而怪之竊謂孟子順天逆天二語當與彊為善及效死弗去數語參觀非然者忠臣義士殺生成仁千古猶有生氣豈得竟謂之逆天而亡降臣叛子求生害仁舉世皆為唾罵豈得竟謂之順天而存吳越當朱氏滅唐首膺封號是無王也其孫錢俶舉國歸宋以祖宗百戰而得之地拱手授人是無祖父也何足貴哉羅隱說鏐討梁以一書生而能見及此鏐有愧矣

晉敗梁兵于潞州

梁之深仇惟晉梁之勁敵亦惟晉故既已篡唐即思滅晉晉滅而傳檄各鎮可不勞而定也觀其遣兵圍潞築夾寨以守之蓋已氣吞潞州矣潞州既下而晉陽之城有不隨陷乎此梁主之志也

梁赦逃亡為盜者

將校戰沒全隊俱斬此用法失之過重也是時勢弱則激而謀亂勢強則逃而為盜人知必死不如為盜以偷一刻之生至於盜熾不可復制又不得不盡赦其罪此又失之過輕過輕者以過重矯之過重者以過輕矯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二

皆失也

晉王李克用卒

晉王臨沒不以朱梁為憂蓋恃有存勗必能繼志三垂岡置酒時已早期之矣觀其寂處數載不與梁爭以貪一時之利此晉之所以終滅梁也

晉李克寧謀作亂

李克寧聽其妻言至身名俱裂非張承業則晉王母子見辱於梁矣曹太夫人云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存勗云忍以吾母子遺仇讐則晉王平日仇梁之心雖

妻子皆知其素仇梁者必忠於唐晉王之志不可誣也

晉王攻梁夾寨破之

李嗣昭之守潞城心如鐵石周德威時當危疑執禮愈恭加以李嗣源竭誠殉國事死如生不有此數子晉王存勗其遠能取天下乎梁主不忌存勗而忌德威故晉王召之歸以懈梁備懈其備而破之梁晉興亡判於此役矣

張顥徐溫弑楊渥

嚴可求片言而定楊氏應變之才罕有倫比然倖值張顥之躁暴粗鄙耳設令稍有機變即執可求而斬之諸將孰敢動哉自古奸雄必有腹心如顥者匹夫之勇耳即其謀逆之時悉用左牙之兵早墮徐溫術中宜可求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三

蔑視之矣然可求非真為楊氏也蓋知顥無成而陰附於溫耳

王宗弁罷

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二語名貴可誦王宗弁蓋知王建猜忌功臣故稱疾求罷耳

晉王伐梁軍于柏鄉

柏鄉之役晉王志欲速戰幾誤大事晉王有英畧而輕躁寡謀其才未能克梁幸而天厭梁德假手晉王以滅之耳

晉遣李承勳使于燕

晉王之驕守光亦猶石勒之調王浚然石勒非過事卑屈則不能禽王浚晉王將勇兵強正可聲罪致討乃猶如此委曲此固錢鏐不官行之於董昌而晉王乃行之於守光乎

晉師伐幽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四

梁之失策全在以趙與晉趙晉之交既固則燕必為晉有梁雖欲救其能保乎梁主耄而智昏天奪其魄矣

吳徐溫攻宣州

劉威陶雅等皆忠於楊氏者也李遇既鎮宣州便當聯合劉陶率師討溫事縱不捷不失為義乃首出怨言坐受圍攻以至夷族遇固可恤溫之罪更不可恕蒙弑逆之罪當屠戮之名乃為知誥立基業亦何益哉

梁友珪弑其主晁

自古元惡大憝其罪死而死於其子尤足以痛快人心

安祿山史思明朱溫等皆以窮兇極惡見殺於其子蓋非常之惡必有非常之報也

友貞起兵討賊 主瑱

友貞討賊不勞而定蓋弒父大惡神人共憤又不能以朱溫篡逆可以稍恕友珪也惜是時晉方伐燕不暇分兵若於是時簡率輕銳直抵大梁則友貞以內難初平人情恟懼未必不為晉所滅也

梁分天雄為兩鎮

梁懼魏州軍府強盛分為兩鎮以弱其勢未為失策然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五

朝廷無此威令足以鎮壓適趣之叛耳從來謀國有失策行於全盛之時反得成功如吳漢入蜀與劉尚分營幾至覆沒卒得轉敗為勝有良策行於衰替之時反至債事如梁人之分魏鎮此中實有天數未可以常理論也晉王唾手而得魏州豈以兵力取之哉

劉鄩引兵襲晉陽

劉鄩之襲晉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此奇兵也晉王傾國而來為敵所料亦勇於攻戰而疏於防守矣若使鄩尚留數百人於營時出以為攻擊之狀則晉陽必破雖

周德威自幽州來晉王還救鄩亦不能久據然而殆矣梁以李愚為左拾遺

李愚見衡王長揖侃侃不撓亦當世之矯矯者然篡奪之朝弒逆繼起猶恨多此一出

契丹稱帝改元

同紀既衰契丹強盛胡人來入中國稱帝改元自阿保機始阿保機既英武又佐以才智之后蓋天啟之也韓延徽本中國人燕晉皆不能用使入契丹為之建百年基業亦天也然延徽不忘父母之邦使中國稍得息肩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六

視漢之中行說遠矣

契丹陷晉新州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德威守幽州恃勇而不設備遂失渝關之險由是契丹深入中國虛實無不備悉而燕雲十六州之失其機萌於此矣

晉王還晉陽

唐之社稷邱墟至是已十四年矣張承業猶日盼晉王興復唐室為惜庫錢幾擢晉王之刃其秉心篤葉宦寺中所罕晉王聞太夫人之召即惶恐叩頭至邀承業痛

飲以謝其過晉王之孝亦異於常人其卒成王業非幸也

晉王大破梁軍

晉伐梁數月矣而梁堅壁不戰此主困客也若不出奇何以制勝晉王引兵直指國都此挑之戰也德威以為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此則過於持重迨晉王毀營而進賀瓌亦棄營而踵之則梁軍動矣其勢不得不戰乃輜重奔潰德威不能制而敗死是死於軍令之不嚴非死於塵戰也晉王是時神閒氣定轉敗為勝其英略自不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五

七

可及幽州兵未戰而擾蓋亦德威多殺舊將士卒不服故也豈得專咎晉王輕戰致失德威父子哉李嗣源不知王所之宜訪王踪跡萬一王沒於陣亦當收軍徐還結陣以拒梁之追襲安得乘冰北渡遽行先歸志欲何為他日軍士劫之為帝其果毫無叛主之心哉宜晉王自此薄之也

吳越攻吳常州

大旱攻人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知誥請襲蘇州其勢必得温知而不從何也蓋蘇州為杭州左臂無蘇是無杭

也吳克蘇州錢鏐勢所必爭兩國之兵禍亟矣而以温自揣力亦未能除鏐不如使兩國休兵息民此温之遠慮也

晉得傳國寶

觀晉王述先王之語克用忠矣雖嘗抗命特一時憤激耳臨沒時深悔既往其情可見至同光之初唐亡已久人心漸散晉王血戰連年始得天下而謂仍立唐之子孫以主社稷此商湯周武之所難欲以此望晉王不亦奢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八

晉王克鎮州

符習為王氏報仇固辭成德之鎮不以為利願得河南一鎮自以兵力取之既藉以報王氏又藉以報晉王頗合君子之道

後唐紀

梁康延孝奔唐 莊宗

康延孝之策一舉而滅梁祚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唐臣皆見不及此蓋延孝深知梁虛實故也孰謂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哉

高季興入朝

梁之藩鎮入朝皆復其任季興何得不朝乎不聽梁震之言未為失策維吳蜀先後之對季興本欲誤唐反以利之何也王衍荒淫伐之必舉蜀處荆南上游蜀舉而荆南為之次矣不亦危乎若吳逼處唐境有謀臣猛將且舟楫之利非唐騎兵所能爭使唐攻吳必為吳困而季興不可坐收其利乎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之於太后太妃稱號不正太妃毫無怨色至是欲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五 九
迎兩宮太妃以陵廟為辭蓋逆知唐主輕躁禮節之間必有厚薄積嫌生怨反為不美是以留於晉陽才智如此宜其能佐晉王霸業也

唐主祀南郊

崇韜受饋事非得已然唐主既非大度亦當籍其數而密啟之方無可疑至南郊獻錢乃曰傾家所有以助大禮則所獻者分內之祿賜耳非分外之饋賂也安能服唐主之心哉

唐黜李從珂

郭崇韜知唐主子弟皆庸才嗣源父子地逼勛高將不利唐室陰勸除之亦愛國之心也然唐主失德當以死生爭之徒勸其翦除功臣不亦慎乎

唐遣郭崇韜伐蜀

崇韜自以屢諫忤旨欲立功以固位觀眾舉李嗣源而崇韜以契丹為辭舍嗣源非崇韜其誰殊不知功成而禍反速禍福之來非可以智力趨避也

唐嗣源殺孔謙

孔謙剝民奉上國之蠹也民之賊也此而不誅何以罰惡嗣源監國之初一誅劉后一誅孔謙天理之公人心之快也

唐遣姚坤如契丹

嗣源乘亂襲位致契丹生心冀分鎮定幽州之地契丹往來中國熟悉幽州風土久已垂涎蓋是時已有吞併幽州之志矣

唐平盧軍亂

韓熙載與李穀相約之言有類伍員之與申包胥然而熙載之言不驗而穀之言驗則以吳小而中原大也非

熙載之才短於穀也

契丹救定州 明宗

德鈞獻俘唐主固宜斬其驍將以絕後患救其士卒以示國恩乃赦惕隱等五十人而斬其卒六百人不亦倒行逆施乎

唐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云賜鐵券者三人崇韜繼麟皆死朕得脫如毫釐耳則其自危已久眠不貼席可知當亂兵強劫之時而謂此心不為所動其誰信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十一

吳加徐知誥中書令

徐知誥徐溫養子也溫愛之過於所生嚴可求屢勸溫早除知誥而溫不聽蓋溫知諸子皆庸才知誥執政已久與其結他人以保諸子不如厚結知誥以保諸子此溫之深算也何期溫死月未冷知誥遽與知詢爭權酌醢酒以賜知詢忍哉負溫之託矣

唐削孟知祥官爵

王弘贄等既破劍州便應據守速催大軍繼進乃為龐福誠謝錙千餘人所詐而退保劍門使孟知祥得遣兵

先據則破蜀無路矣用兵勝負祇爭一著而一著祇爭先後此先則此勝彼先則彼勝王弘贄庸才也

唐殺安重誨

安重誨自恃其勢殺戮無辜本有取死之道然其心尚無他觀其執二子詣闕臨命無怨言亦可悲矣明宗殺之并殺其二子亦其平日殺人子多矣之報重誨固未學者也假令學道謙讓何至於此

吳徐知誥歸老金陵

知誥春秋方壯豈真遽欲歸老正以子景通年少與朝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十二

臣未經接待欲其筦理朝權聯絡內外而已總大柄鎮於金陵朝臣有變則已可討之外鎮有變則宋齊邱佐景通可命將出師蓋仍襲徐溫之故智耳

吳越王錢鏐卒

錢鏐始亦僭竊之徒耳然能以小事大與淮南連和民不知兵者二三十年其保全民命多矣視當時各鎮好兵厚斂者固別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待兄弟甚厚而元璋恪遵父命能盡臣禮可謂兩

難蓋亦錢鏐息武安民和氣薰蒸故其子孫無相賊之禍耳

吳人攻閩建州

小人造虐往往自罹其禍商鞅之作法自害周興之大襄薛文傑之檻車皆適然之事然亦可以見天道矣

從珂舉兵鳳翔

閔帝

從珂習戰知兵今聞從厚即位知其孱弱易與即使不生猜忌亦恐藉端挑釁況以朱馮二豎輕躁寡謀欲其從鎮是促之反也石敬瑭自恃勲戚從璋貪狼不仁三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三

唐潞王自立

潞王

嗣源爲克用養子從珂亦爲嗣源養子嗣源既可以繼莊宗則從珂亦可以繼明宗矣天道好還如是之巧從珂括窮民以奉驕軍如此困逼而爲天子亦復何樂

唐詔蠲逋租

逋租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而獨利於中飽之姦吏此舉

賴高延賞首發之韓昭胤力贊而唐主從之新天子第一善政也

石敬瑭求救于契丹

割地以事契丹敬瑭主之維翰成之劉知遠之言何等正大已有天子氣象敬瑭不聽遂使幽燕之地淪陷腥羶四百餘年不可復收桑維翰固中國之罪人也

唐張敬達攻晉陽

唐於清泰二年即使敬達將兵屯代州棋爭先著此策未爲不善若使敬達稍有將畧一聞敬瑭拒命捲甲疾趨以順討逆晉陽可立破也乃屢攻不破坐使契丹援入尙可支乎

趙德鈞降契丹

耶律德光之狡詐中國君臣將帥莫不墮其術中德鈞請降之約兄弟孰與父子南平洛陽與契丹何益爲契丹計助德鈞誠不如助敬瑭之利其陽欲許德鈞者正欲借以恐懾晉人固其割地輸幣之前議而結其後約耳德鈞業已約降契丹既不受歸唐又無路其勢必潰早在契丹算中矣

契丹破唐兵于團柏

唐主欲殺薛文遇進言者文遇聽言者誰乎庸主止知責人不知自責所以必至於亡觀述律太后對德鈞之言與龍敏欲立李贊華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之策暗合契丹權詐如此其能敵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五

五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五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六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後晉紀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高祖

周本不肖推戴猶有人心宋齊邱與知誥密謀已久必有不堪告人者然則齊邱推戴知誥乃在眾人之先反笑德誠太祖元勳今日掃地得毋以百步笑五十步乎

吳徐誥稱帝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一

他人篡國止負一罪而徐誥則負二罪蓋一篡之於楊氏一篡之於徐氏也齊邱實知誥腹心既不署表又多怨辭唐主不敢問度必有陰事為齊邱所挾制而唐亦已窺齊邱底蘊故雖為司徒不得預政前日特借以成事今已得國豈容使之預政他日又將賣國於人陰詐者可以戒矣

閩王曦弑其主昶

凡誅戮太甚者必至自戕其生雖人主亦然閩王戕其諸父諸弟如刈草菅已之生機已絕安能自保其生乎

歷觀前代人主戕骨肉而久存者有幾哉

晉罷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皆禁近侍從之官備顧問資啟沃人不稱去其人可也何為罷其官哉

唐大赦

唐主秉性謙約不敢好大喜功致戕民命亦五季之賢主也奏章不得言睿聖頗有光武遺風

晉安重榮執契丹使者

安重榮久有飛揚之志明知朝廷不敢與契丹絕故欲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二

開釁以挾制之亂之萌也桑維翰所奏揆時度勢彼此情形皆瞭如指掌其句踐事吳之義與

晉執契丹使喬榮

出帝

晉待契丹之失在於求援時稱臣割地敬瑭奉之太過至重貴時又覺反之太驟計今日惟有依舊奉事撫民修備以俟可乘之機稍一背約大禍立至景延廣大言誤國喬榮欲留證驗即書其語以授之輕而寡謀不待契丹入境而已知其必敗矣

晉劉知遠為行營都統

桑維翰與劉知遠為晉室佐命今既出景延廣於外當

以統兵大權授知遠使之專備契丹將相協和庶幾可

保乃陽隆其名而陰實疏之萬一契丹入寇維翰既內

總朝政又能出而將兵乎且諸將之中知遠而外誰能

當契丹者維翰前言契丹之強不可挑釁今豈忘之而

狃一小勝侈然自以為功驕矜之氣一生能無敗乎

契丹至相州引還

皇甫遇慕容彥超血戰得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晉主自將頗有銳氣大非高祖怯懦可比使是時挈維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三

翰以行必能運謀決策何至諸將無所稟受進退自由乎

契丹還軍南下

高祖時契丹所向無敵晉君臣不敢言戰一以事契丹為主至出帝時則屢挫契丹之銳何也竊意契丹雖云大舉尙未決意南下偶然分軍進攻各州以為嘗試之兵而諸將一鼓作氣以全力攻其一軍所以時有小捷耳

晉遣使如契丹

觀契丹太后萬一蹉跌之言則前此連戰必無大挫可知觀晉之奉表稱臣則前此連戰必無大捷可知幽燕既得又欲割鎮定以與之此是契丹本意必欲桑景俱來則恫喝之詞耳

晉桑維翰罷

晉用桑維翰於內而棄劉知遠於外尙未必能支契丹況并維翰而去之乎卽去之若子以大藩契丹入寇猶能與知遠犄角相助維翰去而晉之亡決矣

唐建勳延已同平章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四

建勳延已皆以小才膺大任常夢錫嚴續骨鯁之士正宜置之左右乃出之於外內小人而外君子唐其有否象乎

後漢紀

契丹入大梁 高帝

德光入封邱門民皆驚走遠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彼亦知百姓以異類待已矣必不能久留中國可知而知張彥澤不殺於中國之人而殺於所降之主不如此不足快人心柳璨蘇循之徒皆此類也

李崧爲樞密使

李崧馮道國亡不死覩顏來見竟受虜官晉之藩鎮亦復上表稱臣是時契丹幸無據中國之志耳若果有志則拓拔氏之風耶律氏繼之矣

晉劉知遠奉表于契丹

知遠坐待晉國淪亡不勞而爲天子惟慮契丹爲患故特遣使奉表媚之豈料契丹竟欲其來朝如晉祖故事乎然知遠一離河東則爲匹夫豈有出此下策入契丹之穀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五

唐遣使如契丹

韓熙載之策實爲千載一時若唐師先入汴梁則知遠雖來勝負未可預決事機得失祇爭片刻也

知遠迎故主重貴

知遠業已稱帝又迎故主何爲也哉當出帝徵兵入援若早自將先入大梁號召降卒檄諭諸鎮同心戮力以禦契丹則彼以孤軍深入重地重兵扼其前行伏兵斷其歸路彼將不戰自潰計不出此至出帝已去又從而迎之非迎也乃送也此知遠之謫也

陝晉殺契丹使者

知遠早正尊位正慮各鎮先我而起使契丹乘之必與諸鎮同歸於盡耳然契丹以夷陵夏天下所同疾一有真主無不傾心歸向而契丹無立足地矣

趙延壽入恆州

述律太后見子死不哭不葬其屢阻德光之入中國可知曰待諸部寧一則葬汝矣可見諸部之亂由於德光用兵也

晉主殺李從益

蕭翰之立許王欲圖自脫淑妃堅辭不許聲淚俱下孤兒寡婦何嫌何疑而加戕害此契丹所不忍為而知遠為之則前日之迎出帝豺虎之心更可想見欲求國祚之永其可得乎

漢李濤罷隱帝

漢主以李濤有宰相器親自擢用至是請出楊邠郭威於外蓋亦為國計非為身謀也然二人既受顧命李濤以疏遠之臣而謀其親貴能無敗乎

唐遣兵救李守貞

唐兵敗於福州已為失策然猶曰境連洪吉有機可乘

取以廣其地耳至李守貞為漢叛臣又遠隔數千里救之既無名又無利可圖如兵力可以救河中何不即以攻汴梁乎唐主往往於當行之事不能立行當止之事不能立止皆此類也

郭威赴鄴

郭威之言似皆忠直不知欲漢主上稟太后下任大臣則漢王守府而已威推奉太后以悅其意厚結史楊以固其權在外猶在朝也譎詐之心如見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七

郭威舉兵反

楊邠史弘肇王章久攬威權至謂陛下禁聲云云三人自有取死之道獨怪漢主既殺三人何又遣人殺郭威可見三人平日制漢主不得發一言出一令皆外扶郭威以為助也雖然殺三人則易如燎毛殺郭威則難若摧山威一舉兵而漢已為周胡氏所謂樞密使未必能篡位而大鎮可以奪國觀此信矣

後周紀

郭威稱皇帝 太祖

周主之詔頗有帝王氣象觀其以李崇矩不負史弘肇而資之此與相范質于穀厚待魏仁浦均有知人之識

唐遣劉仁瞻取岳州

小國而有武功必非佳兆唐主割據一隅君臣皆無大畧保境息民猶患不給今又不戰而得湖南宜乎視兵為易事謂中原可取也

唐孫朗曹進作亂

唐平湖南適長其君臣驕矜之氣孫朗一叛將耳數唐之失如燭照龜卜孰謂草澤無人唐主方高談恢復中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八

原而智士已盡窺其虛實可不戒哉

慕容彥超反

彥超乃漢祖同母弟若當周祖稱帝之時舉兵討罪與太原劉崇徐州鞏延美等互相犄角未始不可以得志縱其無成猶不失為忠義計不出此事已大定乃復謀叛乎

唐司徒李建勳卒

建勳之言智矣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建勳并能保其身後可不謂智乎

周主拜孔子墓

尊師重道自唐元宗而後此風邈不可聞周主以武夫崛起知拜孔子周主之賢亦天啟文明之兆也

周貶王峻為司馬

王峻於周主本為舊交即位之初頗有建豎乃晚節怨望愈深幾如南唐之宋齊邱阻郭榮不使入朝是何居心薦顏陳為相何等冒昧周主優容已甚泣告馮道乃始貶之母亦王峻前與周主密謀隱有所挾一如宋齊邱之挾唐主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九

唐流徐鉉于舒州

徐鉉徐錯兄弟二人文學冠於一時非第為南唐之冠冕也且二子不獨博學多文人品氣節亦有可稱乃皆因守正直言或流或貶朝廷無人何以立國

周主與漢戰于高平

世宗

周主此役安危所繫一如唐莊宗之破夾寨一勝之後朝綱皆振而驕軍悍將咸知斂戢樊何之誅軍令尤肅自是將士無敢譁者宋太祖能削藩鎮之權皆周世宗之餘威有以鎮壓之也

周遣李穀伐唐

周主志欲混一唐為接壤境地極廣淮南不得則藩籬不固雖欲遠征常有內顧之憂故必先取淮南畫江為界而後我可以往彼則難來後宋祖先平楚蜀後取江南正以長江為界不須增兵益戍可以全力攻取他國也伐蜀而先取秦鳳亦以秦鳳夙本隸蜀取之以為進兵之路也

唐拒周師于壽州

吳廷紹若不罷把淺之兵周師雖來不得登岸何至壽州定遠紛紛增兵且李穀浮梁何能自正陽遠濟乎平日曾無遠慮臨事倉皇豈不愆事

周主自將伐唐

周主自用酷似唐莊宗李穀濟淮而後壽州急切難下春水方生淮河口漲浮梁若斷周師安歸退保正陽不得已耳周主遣使止之是欲急攻壽州以圖徼幸幸李穀已退周主尚未渡淮李重進一戰而斬其將不然危矣然周主徑薄壽州克滁州又奪揚州蓋有天幸

潘叔嗣殺王逵

潘叔嗣既殺王逵得朗州而不據退還岳州以為迫於救死不敢自專乃授以行軍司馬則稱疾授以節鉞即行是前言皆詐耳周行逢執而戮之何其快也

唐遣柴克宏救常州

唐主召弘冀於潤州趙鐸止之弘冀遂不受徵頗能公忠體國不避嫌疑柴克宏將家之子其才可用日在左右而唐主不知弘冀一見而即知之則唐主知人之明遠不如弘冀矣業已將兵付之羸老而唐主不知易以宋匡業而唐主不知若非弘冀力遣克宏則臨敵易將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十一

常州必不可保而昇潤震動矣然則弘冀之功偉哉克宏言雖李樞密來吾亦斬之大有孫武子田穰苴之風自負才畧不蒙錄用至於國勢岌岌不得不毛遂自薦以紓國難亦可悲矣常州甫定即請北救壽州何其壯也中道而卒天亡唐也

唐以景達拒周師

唐主既命愛弟為元帥便當聽其專制陳覺諂諛為景達所深惡使為監軍非欲策騏驎而繫其足乎

唐周廷構以城降周

劉崇諫潛謀渡淮未始非廷構之謀欲以子叛劫仁瞻降周耳仁瞻立命斬之而廷構哭請於夫人則其情益可睹矣至此竟以仁瞻之表迎降必其久有降志見仁瞻百折不同無隙可乘耳

寶儼爲中書舍人

聽民墾荒止輸舊稅田廣穀多在民猶在官也此爲確論然新墾積久而不輸稅則百姓必至爭奪奸民必多告訐獄訟將日繁矣不如限以年數而徵其稅也

周鑿鸛水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三

世宗鑿鸛水引船入江非遽欲盡滅江南也蓋戰艦不得入江則唐之精兵渡江而來源源不絕而周以客軍上下攻擊不勝其勞唐但東西救應勢反得暇至戰船入江則唐以防江爲重而江以北之地可盡有矣此聲東擊西之法也

周遣曹彬如吳越

曹彬廉不絕俗仁不隱賜頗有儒者之風

周均定田租

周主好兵類持堅李亞子然以農事爲本則非二主所

及其遣使均定田稅蓋田有定額則農有定田農有定田則國有定課國有定課則兵有定餉也

周伐契丹

周主欲復幽燕舊地銳矣然混一天下當知先後之序契丹爲強國又有北漢與之犄角此最勁敵必俟削平諸國然後可議北征就使幽燕盡復豈肯降心相從自後別有征討彼必伺隙而動重兵防於西北而欲翦滅楚蜀吳浙不亦難乎

唐城金陵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三

鍾謨旣爲周之衛尉少卿矣何又爲唐使而入貢於周乎或謨來而唐主請命於周仍還本國乎世宗命唐修城儼然有以大保小之義視宋祖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相去遠矣世宗規模較大於宋祖天不假之以年使成一統惜哉

周主榮殂

世宗遺詔以王著爲相著必有過人之處世宗以藩邸故人不卽錄用或亦如高歡之於慕容紹宗唐太宗之於李勣耳惜范質等以其日游醉鄉匿而不用也季布

使酒其才肆阮籍好飲其識超若命之爲相其或不至有陳橋之變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六

古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六

男家祚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瑞安孫鏘鳴渠田

貴池劉瑞芬芝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宋紀

范質同平章事

太祖

禪代之際必人人責以大義則朝無人矣然春秋之法責賢者備范質平生學問卓卓可稱獨其身臨大節不能無負蓋誤於畏死之一念耳然即畏死當兵變時使其堅臥不出宋主未必加害雖非義士亦不失爲完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一

太后杜氏殂

杜太后之遺命蓋婦人之見欲使己所生子皆得爲帝耳斯時宋祖實有難處之勢惟有在廷大臣如趙普等力勸光義再三固讓使元子復正東宮斯得之矣

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與兵趙普諫止義固當然獨負周世宗

一語何不稍留餘地乎蓋逆料宋主大度必不見譴此以詐爲忠也果出至誠異日何以負太祖乎

秦再雄爲辰州刺史

辰州爲蠻夷錯雜之區叛服不常宋主方欲削平僭逆方不能分兵剿除因察秦再雄才畧卽以爲刺史用其人以制其人此有明土司之權輿也武侯之處孟獲亦猶是矣

克蜀夔州

鑣江之捷皆奉宋主廟算得以成功孰謂兵不可遠度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二

乎昔光武伐蜀親授吳漢岑彭方畧劉裕取蜀亦親授朱齡石等方畧皆如身履其地蓋蜀地險狹別無埋伏掩襲之方惟有避實擊虛奇正相生而已至鄧艾之入陰平則自投絕地可一不可再也

置諸路轉運使

宋主與趙普長慮卻顧掃千百年之積弊使後世永無藩臣跋扈之禍以權歸於上故也大抵三代之天下一局也漢唐之天下又一局也宋以後之天下又一局也自古至今蓋三變焉然兵權利祿皆歸於上固無尾大

不掉之禍矣其如郡縣削弱不足捍外患何

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宋初選各道之驍勇者入補禁旅又以禁旅分送各道依式訓練復送闕下又更番戍邊以習勤苦皆用李唐遺法而武備終於不振蓋一由兵數太多而餉甚薄一由財賦盡歸於上各州縣力難召募又其精者悉收入禁旅故外兵益以削弱耳

王全斌等有罪

王全斌前以贖貨激變繼又以殺降弭變其罪固不容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誅然新立大功又諸國未平設使繩之以重法何以勸後宋主止降其官不爲失刑昔吳漢入蜀先違節制繼且屠城光武亦止加切責未有重譴馭將之法誠不可一律論也至曹彬獨膺上賞則軍法所謂大勝中必有重誅大敗中必有厚賞也

曹彬伐江南

自東漢以來據江南者惟李煜爲無罪孫皓以酷虐亡國陳叔寶以荒淫亡國若夫李煜寬仁柔順事宋極爲恭順伐之何名吳楊之側不容鼾睡世多以此爲王者

之言其實孟子所謂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耳

潘美渡江

樊若水請以浮梁濟江後人疑之當時宋之江面猶廣至狹亦不下二十里惟采石最狹廣不過十里此處若以重兵固守北軍豈能飛渡若水以繩渡江十數往返唐人無覺之者采石之無備可知宜宋軍得以浮梁濟如履平地也

帝如西京

帝欲遷都洛陽正以幽燕未復汴梁無險可扼逼近契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四

丹之境且料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必殫蓋早有見於夷狄之禍矣故云遷河南未已當居長安實子孫長久之計惜光義力阻而止宋室君臣兄弟以苟安為事是以疆宇狹促未能追蹤漢唐耳

晉王光義即位

太宗

宋主以篡竊得國與五季同惟得國之後軍政與吏治交修武功文德萃於一身其坦白率真頗似光武而規模宏遠則稍遜之至其友愛諸弟則漢唐以來之令主皆不能及太宗亦恭謹寡過與兄無間斧聲燭影乃後

世以太宗負盟背誓故作疑辭以甚其罪耳

吳越王以地來歸

錢俶席祖父之遺尺土不可與人惟有力戰固守不得已則一死以謝先人耳然與其塗炭生民而國亦亡何如掃境歸朝使百姓免兵戈之慘而宗族亦得保全也乎

漢主繼元降

太原一彈丸地而北漢君臣能據險堅守契丹又屢出兵救援故太祖頻年征討師老力疲而終弗能下至太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五

帝伐契丹

帝之伐契丹乃韓信因破趙以降燕之策而不知勢固不同也昔魏趙燕皆新立之國民心未附徒以將之強弱為國之存亡韓信既滅魏破趙聲震河北燕自不煩兵而服矣若夫契丹則立國已久其兵力本強於中國收復幽燕事非易易況帝既破漢則將驕士惰即使南漢荆南至今尚在移兵攻之未見其利況欲伐契丹乎

以既老之師攻方張之寇宜其一蹶而不振也

皇子德芳卒

德芳之殂天欲啟真宗也然則天位自有麻數何必背盟忘誓為千秋所指摘哉

罷秦王廷美

太宗聞告而即罷廷美安知告變者非普所陰使乎嘗謂太宗之罷廷美與趙普必有密謀高宗之殺岳飛與秦檜必有密謀特外人不知耳一誤再誤之言趙普甘為太宗分謗亦猶秦檜甘為高宗分謗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六

姚坦為益王府翊善

姚坦危言悚論足令聞者汗下固不可及而帝之能容正士明而且仁其開一代太平之治宜矣

宴羣臣于後苑

太平無事君臣相與燕飲歌詩亦未為失然必引為美談恐亦不然虞廷之廢歌皆有憂勤惕勵之志太宗之歌詠流連景物而已乃借與民同樂之美以自飾真如田錫之言陛下以為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彼陳李兩後主何嘗不自謂歌

詠太平哉

貶曹彬

戰陣之際賞罰難以概論有時而戰勝不無可罰之人有時而戰敗不無可賞之士幽州失機諸將皆坐貶黜獨李繼隆田重進得蒙獎擢此帝王馭將之法也

鄧王錢俶卒

史稱錢俶福履之盛近代無比失魯而以干社為臣何福履之有

給義門陳兢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七

忠臣義士貞女節婦世不乏人惟義門為最難蓋義門非一人可勉而能也非一時可強而致也必合數十百人而為一心且積數百年而如一日難乎不難史冊所紀張氏以後於此再見至明乃有鄭氏嗚呼亦罕觀矣

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太宗之言可以勵中才以下若水之言則狂狷之事也狂狷豈可多得朝廷惟有以爵祿刑罰駕馭中材以下耳況主上無恩亦當盡忠此臣子之分也受恩而愈思

盡忠此臣子之心也何必過為高論乎

王繼恩為宣政使

帝賞王繼恩不肯踰節一似明主能制宦寺但與其功高而賞薄何如不使有功當時將帥豈遂無出繼恩右者必欲使之典兵平蜀耶

立元侃為皇太子

權勢之獨擅雖父子不免有忌心寇準前建言立太子不可謀及婦人中官今又賀帝不煩譬解而上意自悟真得大臣體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八

詔求直言 真宗

李繼遷屢降屢叛實宋之自貽伊戚降即與以土地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失策甚矣置樞密院是有文相又有武相矣名甚不正田錫言二府不得相預最為弊政其實樞密可裁豈有宰相不能兼此職乎

魯公曹彬卒

曹彬在周世宗朝為小將宋祖受命有翊戴功然終不免事二主史策毫無貶辭謂為良將第一至范質相業甚隆而史無美辭反多譏斥者蓋責文臣者嚴而責武

臣者寬也

張齊賢為經略使

張齊賢之議棄靈武亦猶鄧隲之議棄涼州書生論事往往難合時宜齊賢又欲募江南丁壯以充戍兵豈南方之弱勝於北方之強乎帝皆不用可謂有獨斷之明矣至李沆言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空壘而歸豈保全靈州舍此果無良策乎宋代謀臣往往以偷安姑息為上策此外夷之所以日強而中國之所以日弱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九

召种放為左司諫

种放以終南為捷徑實為無賴之尤擢為司諫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士乎觀其裂佛經為帷早知不近人情佛本可毀古聖所造之字何可毀乎齊賢名臣乃薦种放其義何居

契丹寇澶州

契丹欲乘國喪興兵索地以帝為孺子可欺耳帝新即位猶豫不任兵事寇準盡自請為帥乎然自太祖收臣下之權歸於朝廷準以重臣督師專征朝出國門暮集

彈章矣此準請親征之苦心也契丹大舉入寇有輕中國之心若遣將禦之縱能成功兵退則寇掠如故惟帝一親征則軍民氣壯契丹亦爲震懾而和好可成

契丹請盟

議論多而成功少此趙宋一代之弊也國勢方盛帝卽親征設有不虞豈至土崩王旦爲東京留守卽問帝十日不捷何以處之豈非先自震驚乎此蓋書生之見熟覽前代之事如秦執晉侯晉執鄭伯而本國卽立其主欲作印板文字耳陳氏謂是時微寇準則南北之局分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十

矣誠哉是言也準剛斷能任大事有宋三百年人物無與抗者其器局可比漢霍光明于謙惜權輕而未足以厭人望耳

罷寇準知陝州

寇準之却例簿真宰相才也然漢唐之宰相用人尙不用例宋以後之宰相一不用例則攬權擅國抨擊者紛至沓來尙得盡其材乎是故唐以前宰相權重而夷狄之禍輕宋以後宰相權輕而夷狄之禍重張詠惜寇準學術不足誠爲至論寇公亦自知其寡學然寇公之材

純乎天事參以學術則事事顧忌澆淵之功必不能成宋臣之不能禦大敵定大變者正以學問過於細密耳

天書見于承天門

王欽若以城下之盟爲真宗恥試問當時請幸金陵果何人哉旣開準而去之復以天書歆動人主遂致行封禪興符瑞勞民傷財元氣陰損若非仁宗深仁厚澤則靖康之禍已見於今日矣故欽若之罪當在丁謂之上王旦於此事不敢稍違觀其未爲留守卽擬預立太子以備不虞蓋亦季文子之小心太過私意起而反感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夏州饑

德明求粟百萬明知必不能行特以嘗試朝廷耳帝若直挾其隱明詔責之未爲不可王旦云已具粟百萬令其自取不過婉而不露耳非有奇謀秘策也若使德明竟遣萬人來京取粟不審朝廷何以處之竊意德明求粟之後未始不慮朝廷切責旣幸免責故以朝廷有人謬爲折服耳此亦猶季孫盟臧孫以犯門斬關之罪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蓋私喜要君之罪無人識破也

罷趙安仁

小人之毀君子其術不同要歸於得行其譖而已王欽若之擠趙安仁謬爲獎許而陰中帝之所忌平津侯之毀汲黯盧杞之排張謚皆此類也

寇準罷

寇準有宰相才惜疵累不少喜人懷惠畏威充之卽權奸之漸此不學之過也王旦始終保護其度量遠勝婁師德而寇則遠不如狄梁公矣

張詠卒

張詠剛介警敏與寇準同爲有宋奇才然功名皆在治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郡令其在朝則必無所表見法令太密故也寇準惟漚淵之役一顯其才餘則屢蹶不振法令真束縛豪傑之具也

王曾兼會靈觀使

王曾辭使不欲與欽若等附和祥瑞而又不欲顯言以彰君過真得大臣之體宋臣之氣節與明臣之氣節異宋臣之氣節猶有三代遺風明臣之氣節牽裾折檻猶未爲己甚蓋至碎首痛哭而朝廷之體傷矣

王旦罷

王旦臨命帝問代者猶以寇準爲薦此其好賢無私雖古大臣不是過也旦之相業當以薦準爲第一盛事旦之薦賢頗似漢公孫弘然弘惟知利已故於汲黯陽薦之而陰擠之旦惟知愛國故於準則始終力薦之無他弘私而且公也惟以性懦釀成真宗天書之謬其過不細遺令削髮披緇以斂其情亦可悲矣

寇準同平章事

寇準素以強毅著稱至是久居於外忽忽不樂因奏天書得復柄用蓋枉尺直尋之見也聖人言血氣旣衰戒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之在得準此時患得患失昔時氣概何在慾則不剛準似之矣

詔太子參決朝政

太子幾爲周懷政所誤若非真宗寬仁骨月之慶開矣仁宗參決朝政亦猶唐睿宗在位而使明皇監國若如唐德宗之猜忌太子危矣王曾言太子中宮相依爲命至論不磨後來韓魏公卽用此法以輔英宗

雷允恭伏誅

雷允恭輕移上穴其失在於不謹丁謂依違其間非有

大惡而得禍幾至不測小人既有无妄之福亦必有无妄之禍理固如此未可以爲不幸也

晏殊罷 仁宗

晏殊在宣州興建學校延范仲淹爲師東南道學實基於此文明之治成周而後今再見矣

出范仲淹通判河中

仲淹以正言對晏殊公義私恩兩無所負不愧儒者祝明臣之以座主薦主爲奇貨相去不啻天淵劉后臨朝言者不一雖未能聽然不加重譴亦賢后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古

廢皇后郭氏

皇后之廢皆由許公私憾夫私憾尙不可施於同僚況君父乎郭后前言夷簡亦附太后豈爲過毀乃不能自反反傾后而廢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貶范仲淹

周以鎬爲西京以洛陽爲東京蓋取其朝會適中故也迨幽王被禍平王不得已而東遷非周公建都之本意而周室自此弱矣漢高祖以布衣崛起都於洛陽一聞婁敬之言而即日徙都長安蓋當國勢未定之時聲威

遠播故遷都輕於舉毛宋之國都以洛陽爲西京以汴爲東京洛之險固雖稍勝於汴然當有事之時亦未足恃况無事居汴有事而忽居洛則人心動搖勢必土崩瓦解洛又豈可保乎仲淹建都之議呂夷簡以爲迂濶誠不爲過異日以金難徙都宜洛亦非宋有也使仁宗時卽都於洛而以汴爲巡幸之所則金人來犯竭力固守自當遠勝汴京矣

陳執中同陝西安撫使

夏竦前奏兵事主守而不輕戰老成之見洞識機宜惟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一

古

人品不純耳若夫夏人以三千錢購其首乃反閒之意豈真輕侮之哉有明督帥楊嗣昌剿獻賊甚力賊以銀五兩購其首蓋明知必不可得而故作輕侮之辭也契丹來求關南之地

呂夷簡不悅富弼薦之報聘此直盧杞擠顏真卿之計也夫富公德業經濟不可枚舉而出使一節至今以爲美談然則夷簡欲陷之以死地者乃成之以美名也但富公出使其才實稱危難之事必有任其責者夷簡之薦或亦出於爲國之公心史臣因其平日多私以此疑

之亦未可知至國書與口傳異則無可置喙矣溯至契丹反覆辯難卒折其氣而至於平非徒以言辭爲勝亦其天性忠貞而學問又有以輔之也

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跳梁西夏忽叛忽服玩宋已極至是請和夫和者乃敵國之辭也既許之和而昊猶自名吾祖何等輕侮宋幾不國矣然而長享太平宋卒不失爲宋者成周可弱而不可亡此之謂也

夏竦至京師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七

六

夏竦才幹有餘使其竭心任事未必無功卽如任福之敗力保韓琦無罪未嘗不能容君子惜其挾詐任數不知搜羅英俊以輔朝廷是以攻之者多一蹶而不復振耳當時契丹橫於北元昊熾於西國勢岌岌幾如累卵之危然而君臣一德同享太平則以國之安危在於風俗人心之厚薄不在勢之強弱也

元昊復遣使上表

仲淹請修京城乃老成深遠之慮假使其策得行則金人之禍必不如此之烈守在四夷乃粉飾太平之談非

實事求是之旨也余靖謂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然則京師之守守在天下又安用城爲哉

范仲淹爲河東宣撫使

范富同心輔政天下想望丰采而稍有異論立卽罷去宋相權輕不及漢唐之重皆由太祖制馭臣下太過大臣所以不得行其志也秦皇尊已抑臣而三代之道無存宋室強幹弱枝而漢唐之法無存故自宋而後夷狄之禍不可復制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一七

七

呂夷簡卒

夷簡當國功罪參半與趙普相似普佐太祖爲開創賢君夷簡佐仁宗爲守成令主皆不愧名臣獨請廢郭后則與普豈容再誤之言同一陷君於過然不嗜貨利且能蓋前之愆而收錄忠良則似非普所及矣

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仁宗爲君幾於善善而不能去其弊也君子小人皆不能有爲於朝此國勢所以終弱也若使任韓范富三公如任呂夷簡之專且久國勢豈可量乎

狄青勒兵賓州

狄青一行伍耳入為樞副出為大帥人情必不允服陳曙乘青未至違令進兵因而敗衄蓋早有輕青之志矣此而不誅何以令眾青會諸將面數其罪斬之以徇軍中宜乎將士股慄莫敢仰視智高之禽已決於此

狄青大敗儂智高

狄青之破儂智高成算在胸一鼓而定并無詐謀奇計觀其不報智高已擒以貪功大有儒者氣象後世能彷彿之者其戚南塘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天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宰相位隆必其德業素孚人望乃可任用如富弼文彥博婦孺皆聞其名安有宦官宮妾不知其名者乎蓋所謂不知其名者宦官宮妾未嘗稱其人於人主前也二公同相朝廷相慶雖外夷亦以為得人用人可忽乎哉

帝有疾

天子有疾宰相留宿殿廡以備非常漢唐無此事也文富可謂大臣矣惟啟醮於大寶殿則以道士輩闌入禁中以非道求鬼神甚失大臣之道禁卒告都虞侯為亂

不審其是非而竟斬之不應如此草草當時必召卒置對而自任其誣乃可斬也司天官請皇后同聽治彥博但恐之而不治其罪以安中宮所謂處大事如小事者其彥博之謂矣

罷狄青判陳州

宋興百有餘年國勢鞏固斷無權臣篡竊之理狄青勤勞卓著與曹彬相伯仲以為樞密亦固其宜若慮其希冀非分不亦迂乎歐陽乃有學有識者亦為是論蓋見陳橋之事革命甚易故亦以此疑狄青耳王德用嘗為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九

歐陽修知貢舉

歐陽修文章學問為一代之冠以知貢舉朝廷取士不患不公不明矣當時文風務為險怪得修以痛抑之士習為之一變正國運方隆之日也不數十年王安石一出而所取士多躁進奔競之徒仕途因之大壞未幾而宋遂南渡矣治亂之樞機其在是乎

起復富弼同平章事

尚平章事宰相之職也表率百僚協和四海安可奪情以不孝導天下乎富弼固辭不起定識定力前足以愧張九齡後足以愧李賢張居正矣

太后還政于帝 英宗

英宗初立曹太后慈仁柔順可稱聖母本無垂簾聽政之心因帝有疾請其權同聽政不得已而有是舉耳英宗既瘳韓琦如請撤簾太后斷無不從何必謬自請去以要太后且太后既有退居深宮一語琦又何必立命撤簾致見太后衣角此豈非自成其名而反于太后以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辛

專政不歸之迹乎富弼同心輔政此事乃不與聞無怪愠而求去韓公此舉上無以處太后下無以服同列後世猶以爲美談何爲也琦之請去萬一太后佯爲不知竟聽其去斯時欲退則既負仁宗顧託之重又成英宗輕去老成之名欲留則在己反涉專擅之嫌而予太后以藉口矣然則太后之量庸可及乎

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先王之制義重恩輕後王之法恩重義輕藩王入繼大統孝宣光武三代以後爲絕無僅有之事宋以後專重

正統勢必不能難以歐陽公之學問猶有疑詞何論其他張璪桂萼皆本歐陽之說而變而加厲者也如司馬公之議正大光明雖不能行而百代猶爲宗仰誠以先王之制本於天理而天理本於人心人心之不死即天理之常存也

王安石知江寧府

人以安石不辭知江寧府爲奸邪之萌芽不知末秩則辭顯秩則受豪傑自負往往如此此狂者之過耳未爲大失惟吳奎言其護非自用則指出安石一生病根宰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壬

相以天下爲重安有護非自用而可以當此任乎

竄种諤于隨州

种諤貪功生事不爲無罪然邊釁已開曷弗使之立功贖罪其奮勉當倍他人隨州之竄雖曰行法實則示弱夏人宋之所以不振也

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神宗

王安石以臯夔稷契自負至其剛愎自用放逐忠良號召羣小乃反同於李林甫盧杞之所爲其設心豈至是哉一念之差遂成滔天聖賢所以貴變化氣質也

封從式爲郡王

帝欲封太祖之孫一人以奉其祀蓋天理自在人心有不可泯滅者神宗存心至此可謂仁矣而其名則未盡善劉攽之論恩義兼隆深得先王制禮之意

冬十一月郊

南郊大賚宋承五代之敝而未能革因災停賜正合其宜王安石乃引常袞堂饌之事以爲辭夫堂饌小費也何可與郊天大賚比即此一節可見安石之強辨矣至理財之道以司馬公之樸訥安石竟不能奪所謂理勝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於詞也

創制置三司

神宗即位之初卽與文彥博言當今急務理財爲要安石平生學問大都亦在理財君相契合正如水之流淫火之就燥豈非天哉

行均輸法

均輸之法欲使民間無甚貴甚賤之物且使公家無甚盈甚絀之需是亦桑弘羊劉晏之故智也去商鞅務本力農之術猶遠況敢言先王之道乎蘇轍言縱有所獲

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尤爲扼要

程顥權監察御史

神宗夢想賢豪人人得以進見人人得盡所懷可謂銳意圖治矣而以王安石一小人間之遂使羣賢擯不得進而宋室卒以大壞其失蓋不外子瞻所言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三者耳

行青苗法

青苗法李參行之陝西而效蓋以陝民樸直李參爲政又足以孚信於民故可行之一方耳若推而行諸天下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則地異宜人異性奉行者亦未必盡得其人此固不容執一論也安石乃專計利而不顧害安得不誤國家今之質庫官發錢而收其息蓋亦巧於取利實則貧民皆受其困而其害亦終必及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聖賢之言誠萬古不易也

立保甲法

保甲之法本於周官後世故事奉行亦屬無補必欲行之其在緝捕盜賊之時乎蓋平時富家既不願行下戶單丁又不能行若工賈各有恆業亦安能舍此而事巡

邏哉惟當寇盜縱橫則人各思保身家團練有方自可補兵力所不足介甫不察遽欲罷募兵而以保甲爲兵此民情所以益懼也王拱辰請免下戶云云蓋以害滅一分則民受一分之利耳

歐陽修卒

歐陽公文章冠絕一時足以追匹昌黎卽其建言行政亦不愧當世名臣惟議禮一節心本無他而以無根之論上惑宸聰貽譏千載遂令有明世宗援爲口實至藩王入繼大統得私所親而公反因此議得從祀孔廟歿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語而有知公能無恨

周敦頤卒

敦頤學問淵源洙泗實開關洛之先兩程子既受業於門乃言語之間輒字之曰茂叔何耶昔子貢嘗字仲尼乃對武叔而言武叔魯之上卿子貢對尊者不得不字其師耳二程果何說耶

萐星見罷手實

神宗有畏天之志有愛民之心而安石輒引經術以沮之神宗至是亦知其堅僻自是才多誤用聽其去以全

始終而手實之罷安石亦不復能爭也

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鄧綰相繼罷斥蓋小人之結黨勢利而已勢利既去遂至互相攻訐不遺餘力安石秉政將一時正人君子貶黜殆盡至是而自黜其黨毋亦有悔心乎

張載卒

橫渠之學務在力行生平宗旨尤以禮爲本著有禮書卽程子主敬之說觀其勇撤臯比而使諸生聽二程講易聞善見善若決江河諒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三五

召程顥判武學

程子初進雖非顯秩然一君子用卽爲眾君子皆用之機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豈非顯與君子爲難乎和厚如明道猶遭羣小疑忌無怪伊川之不容於朝道之廢興皆由於命也

蔡確參知政事

蔡確屢興大獄以陷正人其罪更甚於呂惠卿然惠卿爲安石所引乘其隙而攻之是反覆之小人也確被安石薦拔始終袒護新法是剛愎之小人也

召程顥未至卒

温公甫入而明道復來此一陽初復之機也乃未至而卒豈非宋室之不幸乎假令明道尙在與司馬公倚爲腹心必能裨益時政和輯同僚不至有朋黨之禍矣

罷免役法 哲宗

免役差役各有利弊欲求無弊惟在得人差役者卽唐之庸錢也楊炎已併庸錢於兩稅宋又加以差役蓋忘其庸之併於租調矣安石創爲免役是僅知差役之害温公罷此法則又僅知免役之害此蘇軾范純仁所以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五

王安石卒

安石氣質太偏學問不能變化其於中外上下未嘗熟權利害徒欲強天下使就吾法操之太蹙持之愈堅明知新法之不便眾論之多違而又工於護短此真果敢而窒者也

蘇軾爲翰林學士

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此蘇子學問可質聖賢不得以詆毀伊川一節之疵而遽少之也

罷程頤

伊川端方正直有泰山巖巖氣象蘇軾則文章名世詩酒自豪宜其不相合也然同爲君子而朋黨由此以分則咎固在蘇而不在程何也蘇軾之放蕩程子見之不以爲怪程子之謹嚴軾反以爲怪是以不怪者爲怪也蘇軾以言獲禍屢躓不悛若處禰衡李邕之世其能免禍也幾希

卷十七

五

范鎮卒

鎮以新法旣行諫不能止潔身而退出處可謂不苟至是屢詔徵求以朝有朋黨不久將亂決計不赴朝命厥後羣邪得志名獨不列黨人之碑非所謂先幾之智與

罷明法科

明法科者刑名家之學也士不通經固不足用士不明法亦難致用今日以文章取士一行作吏一切文法皆仰成於幕友所取非所習所習非所取以至奸弊叢生

莫之能禁豈非務名不務實之過哉

以程頤直秘閣

伊川當時第一流人物而蘇氏兄弟輒見而生憎非心術之邪正有分實性情之敬簡各別子由謂伊川入朝恐不肖靜豈容默保位為靜力爭可否為不靜哉

罷蘇轍

蘇轍之疏侃直敢言不愧名臣奏牘因觸帝怒幾遭嚴譴賴純仁從容救解理固當然轍深感謝以為佛地位中人淺之乎測范公矣叔向不謝祁奚果何人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呂惠卿知大名府

常安民知呂惠卿必以涕泣感動帝意而豫言之以絕其柄用之路君子逐小人亦安可無術哉王曾之貶丁謂寇準之徙王欽若是皆能以君子之心用小人術者也

流呂大防等

范純仁立身本末純白無疵道德中之經濟仁義中之詞章其學問自不欺屋漏始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此語可泣鬼神父子宰相難父子名臣尤難父子

名臣難父子理學名臣尤難

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小人之害君子必思一網打盡編列諸臣章疏而搢紳無得脫禍豈知諸臣之名照耀千古亦由此無一得遺禍在一時名在萬世小人之禍君子正小人之福君子也

立賢妃劉氏為皇后

劉婕妤與孟后爭寵孟后既廢本有欲立之勢哲宗尚顧名義不敢遽立及婕妤生子則義固當立無可疑者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鄒浩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欲立劉后之時曾誕之譏不為無見然舉朝皆無言浩獨敢批逆鱗瀕死不悔可謂志士田畫之責備王回之代謀皆良友也

立黨人碑于端禮門

徽宗

碑上之名死亡畧盡蔡京胡為仇已死之人哉正以存者猶多死者之子孫所在皆有刻其碑而籍其名則其存者并死者之子孫欲求進用之路不可得矣漢唐之罪黨人罪其生者宋之罪黨人乃至罪其死者

黃河清

世言黃河清則聖人出然漢桓帝時黃河清未嘗有聖人出而此後遂至大亂徽宗之世黃河清亦無聖人出而此後亦至大亂蓋黃河本濁有時而清是反常也反常則亂何瑞之有哉

羈管陳瓘于台州

陳正彙訟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未免太過陳瓘之對曲盡事理聽者不能不為之折服所撰尊堯集亦至獲罪欲加者何患無辭然身非史官而侃言時事究非明哲保身之道孫綽之作晉陽秋石介之作四賢一不肖詩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三

皆此類也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

凡欲圖人之國者雖極秘密必有形迹可揣而得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而衛姬知之況徽宗君臣同謀伐遼情狀昭著此良嗣之所以敢於顯言也童貫攜歸遂為厲階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童貫良嗣皆妖孽也

女真稱帝國號金

金以數千人崛起海上其興也洵焉若論事勢則高麗與金接壤當先受禍而卒無恙遂以大國不數年而為

所併浸及於宋亦幾為所滅豈非天哉

安置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逢迎其君又復逢迎太子鄙夫事君無所不至太子碎其酒器固為允當然分處潛龍權臣當國不能養晦而遽觸其怒蓋亦危矣

詔蔡京致仕

蔡京初起之時其弟卞互相猜貳至是父子之間又相傾軋一門骨肉尚至如此何有於君臣此乃天地之戾氣亡國之時固應有此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三

金克遼中京

延禧禽荒有加無已其勢必亡獨有子晉王尚足維繫人心若傳位晉王或可稍延國命乃并其子而戕之安得不速其亡洪基殺其妻子而國祚衰延禧殺其妻子而國遂亡有國者盍鑒之

萬歲山更名良嶽

良嶽窮工極巧觀其記載不啻秦之阿房豈知丹青未竟戎馬紛來此身既去五國城介在東北適當良位良嶽之名殆其讖乎

金張毅以平州來歸

侯景以河南地歸梁而梁亡張毅以平州歸宋而宋亡千古覆轍較若畫一新與金盟而收其叛臣不待智者而知金人必興問罪之師矣

詔殺張毅

張毅敗奔燕山若聲其罪而斬之以首歸金金人既無辭以詰難降臣亦無從藉口乃待其屢索而後與之一則敗金人之蔑視再則貽降將以後言計兩失矣

郭藥師降金

藥師初歸未有二心及殺張毅遂生疑懼叛志實萌於此加以朝政日紊閹豎封王雖愚夫愚婦知宋必亡藥師安得不倒戈而向非藥師之敢叛宋實使之叛也

傳位太子

傳位之策發自李綱似亦太速此位一傳反至人心搖動皆無固守之志非若靈武之事明皇已去天下無主肅宗不得不正位號以繫人望也此時惟有激勵將士固守京城金人深入不能久留但與相持百日必將退師退而追之蔑不濟矣然是時將驕卒惰以此禦敵直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螳臂當車耳

潰于黎陽 欽宗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況梁方平一內侍耳本不足以繫人望以薰腐之餘而當元戎之任夙沙衛之所以為齊辱也

姚平仲夜襲金營

李綱之策萬全必勝其勢百倍於也先之圖燕京姚平仲先不欲戰後又獨自出戰不與种師道合兵戰敗而遁罪實可斬是時帝若以李綱為總統而姚种與各道勤王兵均受節制大功可成乃帝則忽和忽戰將則乍合乍離雖有英傑將如之何

罷李綱以謝金人

金師方圍京師用兵也而責我以不當用兵此何理也敵方壓境而我則罷其所忌此亦猶畏盜而釋刃以媚盜也

進軍太原

是役也种師中以孤軍而敗其罪在姚古張灝負約不至一人所以負約者以焦安節妄傳粘没喝將至夫粘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七

三

沒喝將至尤當倍道兼程合兵迎擊豈可逗留不進以陷師中死地乎此與潘美之陷楊業何異若執法討罪則張姚不當在焦安節之下李綱止斬安節豈能服其心哉

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李綱正色立朝罷和主戰不獨為耿南仲等所忌即帝亦陰忌之故出之於外設遇金人勝敵則藉以成功不勝即將一意講和此所以辭章十數上而不許也

選六甲兵以禦金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言

六甲兵可禦寇則王凝之借鬼兵以禦寇早已破孫恩盧循矣千古癡人如出一轍

詔康王構為元帥

胡唐老此策實肇宋室中興之基唐肅宗時代宗亦為兵馬大元帥所以繫天下之望也兩宮北狩而康王繼統人情無復搖動諸王不得紛爭皆此詔之力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七

男家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八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貴池劉瑞芬芝田

宋紀

李綱至行在

高宗

李綱忠貫日月所上十事切中機宜其議巡幸謂車駕宜一至京師綱亦知汴京必不可守但不可不一至以慰人心耳視諸臣力請還京較有斟酌帝猶不能用何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一八

一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

綱數張邦昌罪狀歷歷如繪呂好問之持兩端心即無他而例以臣子大義未免懷慚故凡有顧慮者皆忠義之心不足也

贈李若水等官

國遭陽九之厄康王新立惟有褒忠誅姦為第一要義張邦昌等既從貶黜此又贈卹死事天下皆曉然於大義所在李忠定可謂知所先務矣

遣傅雱使金軍

祈請使果何名也祈請者乞憐之辭堂堂中國乞哀虜
廷何以示後李綱謂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
請而自歸此言也惟明于謙能踵而行之英宗遂以復
國其效可觀矣

詔諸路募兵買馬

綱言取材於東南募兵於西北二語最爲扼要獨是欲
制車以禦敵騎未免迂闊自春秋以來車戰遲滯步騎
輕捷魏舒改車爲徒已成定制衛青制武剛車以禦胡
騎之衝突漢世止一見況至宋代金人鐵騎加以連環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二
豈車所能破哉

范致虛知鄧州

忠義之士惟李綱未嘗力主還都蓋胸有成算深知金
寇方強力不能抗與其還京而再辱不如且都襄鄧以
繫中原之望惟帝從綱言而致虛膺斯重任則尙昧
於擇人故未久鄧陷而儲峙悉爲金有也

張邦昌伏誅

張邦昌久已當誅至此乃因其私罪而誅之遲之又久
不足以振動人心然猶愈於不殺也王時雍乃勸其騎

虎不得下者至此亦授首可快也

盜降宗澤

楊進聚眾三十萬丁進等又各數萬王善眾七十萬安
有羣盜擁眾如此之多設有此數朝廷尙能制其命乎
宋史失實往往如此

馬擴聚兵于真定

河東河北各州郡雖失陷已半而義士往往奮起保據
一隅若有大帥總制各路授以便宜急則相救兩河必
可全復乃宗澤爲帥朝廷并不遣兵發餉徒使擇利而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三
爲汴京殘破之餘安有如許物力以分給各路哉

下詔還京

帝本無意還京下詔還京何也以傳言信王榛渡河入
汴故下詔以伐其謀帝之制馭骨肉則善矣何不能制
馭金寇乎

苗傅劉正彥作亂

帝於無事時忠臣義士去之惟恐不速懷姦誤國親之
有如骨肉一旦敵騎橫衝望風先遁其倉皇寡畧早爲
苗劉二賊所輕故逼帝內禪如提挈小兒帝真有愧中

興矣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

金人深知中國人心雖怯而叛服靡常撫馭非易又北人耐寒一遇暑熱便生疾疫故以劉豫節制河南諸軍即藉此為逆旅無事則使中原之民自相攻擊出兵則行李往來供其困乏且宋強則以豫為屏蔽宋弱則以豫為前驅此金人之狡謀也

朱勝非免

朱勝非形迹之嫌與呂好問同而有不同者好問已污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四

邦昌偽命勝非官爵出自上旨帝既復辟勝非即毅然請退可謂勇決否則言者必交章論劾矣臨去薦呂張可相且能灼知其短厥後呂頤浩僨事於暴張浚僨事於疏其有先見之智與

林勛上本政書

占田之說秦漢以後必不可行元魏偶一行之乃人稀地廣聽其自占而立限制故行於一時未久而制亂矣本政一書言之甚易行之實難如一夫占田五十畝今之田畝非昔可比既無溝洫便無界限即以弓計算其

間奇零之數人與田不能適相符合此一難也羨田之

家無得市田富者不得市田猶之可也貧者田無可市則愈困矣此二難也無田與游惰末作者驅之為農夫無田者士工商賈各有其業其勢不可盡驅為農末作亦豈可盡廢游惰者授之業可也欲盡驅為農不可也此三難也井賦二兵此十六家中誰肯充兵勒索騷擾害豈勝言井出一馬買馬之錢所費既多又須飼馬之芻養馬之夫費益不資恐竭民力此四難也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家家三尺人人一兩零星雜件物將何用此五難也井田之法非封建斷不可行雖使堯舜復生亦終無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五

金婁室陷陝州

李彥仙之守陝州隨機應變不啻張巡之守睢陽張浚身為統帥既知陝州為秦蜀門戶當如拯溺救焚乃初檄曲端而即不赴援端之跋扈亦可見矣陝州既陷浚當法張鎬之誅閻丘曉者以誅端庶足申軍令而作士氣乃聽其梗令若無事然浚之將畧亦可見矣

擊金兀朮于江中

兀朮自入犯以來未經大挫至此始知長江天堦未可輕渡南渡偏安人以爲小朝廷不願苟活然非韓世忠力抗金師則崖山之禍已見於今日矣謂世忠中興第一功臣可也

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曲端屢梗將令擁兵觀望且又妨賢害能其宜誅久矣浚至是始罷其兵柄猶嫌罰輕發明謂綱目直書浚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非也

金人縱秦檜還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六

宋人以戰爲名而志主於和金人以和爲名而志主於戰金如欲和宋亦不敢不從何需於檜而縱之使還且卽有此意安能必宋之君臣拱手而聽檜哉惟檜旣可臣金必非佳士厥後和議之成果主於檜原非金人初料所及必謂金人縱之使還未免周內所謂居下流而取惡皆歸耳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

陝西之地金亦百戰而得之何輕於畀豫哉蓋陝西河南皆與宋接壤金知南北之勢已成亦欲休其兵力故

以豫爲藩籬有事則命爲前驅無事則徵其賦稅中原之地在彼猶在我也

韓世忠拔建州

世宗之破汝爲在於速進使賊不得分竄一戰而捷賊遂自焚謀定故也

詔呂頤浩開府鎮江

頤浩之出實由秦檜擠之而帝不悟亦昧於知人矣然帝於頤浩及張浚趙鼎等黜之而仍復見用惟李綱在相位七十餘日事業炳然無故貶黜至再至三且終不復召隱微之間非深有嫌恨必不至此意者綱欲恢復中原迎還二帝帝故陰忌之與

育太祖後伯琮于宮中

高宗立後乃在太祖之裔此更有難於太祖者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古亦有之至舍近支而立遠族古未有也高宗亦若有不能自主者豈非天乎

王倫還自金

王倫久困思歸倡爲和議一若金人求和不得者夫宋屢貽書金國願稱藩奉朔而金猶稱兵不已是宋固求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七

和不得者也金人果肯和又安用深思熟慮始縱秦檜使還復遣王倫還國若惟恐宋之不速許者金果如此畏宋乎此蓋宋史故作誇大之詞耳

韓肖胄借金使來

金人之議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檜之姦謀於此畢露蓋金人必不求和惟畫江爲界則必用兵力江淮之間利於舟楫舍步騎之長與南人爭舟楫之利勢必不敵若不畫江則劉豫以名號不正兵力單弱之區必不能保有中原金人深思熟慮與其用兵不如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八

戰于仙人關

金人本謀以長江爲界俾劉豫得以立國已亦休息其間以養兵力而舍騎而舟非其所長以爲欲圖長江非先據全蜀不可於是并力壹志爲此大舉以圖入蜀吳玠兄弟與之力抗百折不同卒能保固金湯大挫其氣蓋至是而南北之局定矣

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天下之是非一國之存亡繫焉重修實錄似非當今急務而不知是非不明則邪正不辨邪正不辨則忠義之氣沮姦邪之志橫天下惟利是視不復知有君父矣宣仁之賢得孟后一語而國史爲之明辨然後國事定而國本固矣高宗此舉誠中興之機也

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飛上言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實亦爲南渡偏安基本不守襄陽六郡則江南亦不可保觀其渡江慷慨大類祖逖擊楫中流千古志士同此抱負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九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飛用兵所至無抗行者何其神也平日善以少擊多至欲恢復中原則請精兵二十萬蓋知斯事重大非用眾不能也呂頤浩曾言見兵十六七萬其中老弱當亦不少是傾國之兵尙不滿二十萬況精兵乎中原指日可平乃事後快論非當時實情也

金兵自淮引還

金人之來意本不銳加以諸軍扼險未能遽逞且金主病篤勢亦必歸非有所畏而退也張浚素無戰功兀朮

聞之變色恐非事實但浚爲賢士天下皆知斯人一出將士同心敵愾金人亦不無稍懼耳李綱上疏語語剴切高宗不用此人讀史者猶有餘恨

楊時卒

龜山得二程之正脉倡道東南亦剝上九之碩果也自是純儒迭起至朱子而遂臻其極治衰於上而學盛於下此儒者之權也

遣何薛使金

敵兵甫退而使者過往不足平其怒適足長其驕耳張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十

浚身負重望亦以使事爲兵家機權夫機權者如酈生在齊而韓信已入其境張儉在突厥而李靖已破其國是也宋能以此待金乎又言終歸於和是口雖言戰而心在於和以此卻敵未之前聞

金伐蒙古

女真國勢方盛而蒙古已見此姤之一陰也秦昭王滅周而漢高以是年生此復之一陽也

秦檜爲行營留守

張浚請都建康實爲恢復中原根本其志壯矣乃以秦

檜爲行營留守是專主畫江爲界者豈何言戰蓋斯時檜未著浚亦欲參用其人爲講和地然而恢復之志不堅矣

劉豫分道寇淮西

劉豫以逆犯順民心未附金又不助其敗必矣高宗畏其勢盛令諸將退保江上賴張浚力陳非策而止不然淮南一失建康震驚大事去矣前者金之南侵趙鼎之力居多今者力抗劉豫張浚之力居多二臣洵有造於國家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十一

趙鼎罷

呂祉離間二相幸二相皆君子所齟齬者皆爲公非爲私也二人各有所見而浚策較長鼎請還臨安浚請都建康其策之優劣不待論矣浚言劉光世宜罷而鼎請容之如此何以制驕將耶鼎又言得河南固易不能保金人不內犯此語尤誤果得河南金人雖內犯猶勝於安坐而無恢復之志也且卽不攻河南能保金人不渡江乎既渡江能至建康獨不能至臨安乎此鼎之迂疏也

岳飛乞終喪

張浚以軍事問飛飛以直告浚疑其志在得軍抑亦淺之乎測飛矣然飛遂乞終制亦未免悻悻然怒見於色浚乃國之重臣雖小有屈抑亦當含容此飛之失也至浚身膺重任中興之事非飛莫屬乃負氣不相下設遇鄧羌徐成輩其能如王猛之操縱自如乎此宋之所以不能光復舊物也

張浚罷

趙鼎之罷乞留張浚張浚之罷乞用趙鼎二人雖小有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八 三
嫌疑而有關國家大計則不敢以私害公不謂之君子可乎惜浚但薦鼎而不以中興之業力薦岳飛則其悔不用飛言毋亦自知其失而尚存芥蒂與

秦檜同平章事

古有小人屈意於君子之前而鮮有君子屈意於小人之前者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陰欲圖之陽為順之勢不敵故也鼎本知檜姦因其性命是聽遂至墮其術中李德裕寇準等亦坐此弊雖皆不失為君子然國家已受其病嗚呼為禍於一時見諒於後世君子必

有所大不忍於其際矣可不慎哉

王倫借金使來

是時金初廢豫讓和未為失策但當堅求故地並歸我梓宮還我太后淵聖用敵國之禮則可有一不從便當決戰魏虜不有講和其理甚正檜言以誠待敵姦衷畢露是時金欲滅宋高宗願稱臣稱藩尚非誠於待敵乎然敵竟悍然不顧是宋之事全即使如子事父如臣事君於宋終歸無濟謬作正言欺天罔人腹中鱗甲已漸漸欲出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三

歸河南陝西之地

金自是亦厭兵矣蓋深知宋之諸將共圖恢復與其為宋所攻而得不如恩出自己他日猶得執劉豫之例驅宋而盡有所割之地也

詔吳璘節制陝西諸軍

胡世將以一書生節制吳玠之軍而能聽吳璘之言誓死勿去膽畧過人諸將安得不服雖然吳玠之沒即當以璘代乃以世將代之幸而世將不自滿假悉遵玠法度不改耳不然又一呂祉矣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懷姦誤國用心亦苦誠以在內不去張趙在外不去岳飛則和議必不可成已寵必不可固故乘此危難之時遠竄趙鼎然後以次解諸將兵柄朝廷大權歸於一手何事不可成何欲不可遂哉

岳飛奉詔班師

趙宋歷代之君優者為仁慈劣者為柔弱從無殘忍兇虐者高宗之資亦近柔弱必謂其惟恐欽聖來歸已必避位則我即不請彼或願歸帝亦不能辭也蓋帝念母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丙

情切明言求母屈辱太甚恐彼反謂奇貨可居戰攻太急使彼大創則母后又恐有不測之禍此意未能明示朝臣惟秦檜獨窺其隱是以檜姦得遂金人背約分道入寇而帝終不罪檜且詔各路班師其意雖至辱國亦所不惜此帝之隱衷也

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

疊陣法乃吳璘新創然將得其人則可操全勝不得人則全軍皆覆以此法能進不能退故也關陝可復功在旦夕而班師之詔復來讀史者猶為痛心況當時諸將

哉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獄

莫須有三字非以無為有也莫也者承韓世忠詰問之辭也須有者實有其事確鑿可據也賊檜老奸豈可以影響之詞定莫大之獄哉

韓世忠罷

世忠乞罷蓋亦驚弓之鳥見曲木而飛忠臣報國之心至此皆成灰燼湖上騎驢至今以為名將風流儒雅而不知當日忠臣固何如椎心泣血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圭

秦檜殺故少保岳飛

和議已成非金必欲殺飛也乃檜懼不殺飛而禍必及已耳飛死獄中帝何以並不詰問必檜已先言於帝飛為功臣棄之於市恐至激變不如於獄中斃之

金人歸喪

軼史有云徽宗之陵後被元僧發掘樞中乃一株朽木耳竊意金既許歸其喪又何必行此詐偽且當時韋后亦得生還侍御舊人亦必不少徽宗沒時必親臨殯宮豈無覺察其偽者此後人欲甚金人之罪而並恨高宗

之屈已求和爲可恥故造此異說耳至高宗並不求欽
聖金人亦不語及必檜與兀朮私約早中帝之隱情也
且金歸欽聖正可使我國骨肉自生疑貳而金人顧不
出此此檜之謀無可諱而帝之心亦可誅矣

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皓等奉使虜廷備嘗艱苦久擬畢命卒以和議還非意
料所及國門甫入遽陳和議之非忠臣事君豈以一身
之利忘朝廷之大體哉

放張浚于連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六

趙張二相乃秦檜所最忌者二相一日不死檜一日不
安放浚連州直欲以連州爲浚之生曠矣嗚呼姦臣之
心不殺忠臣不止亦知忠臣之心忠君愛國不至自殺
其身亦不止也

金及蒙古和

宋方割地與金而金又割團寨以與蒙古宋方納銀幣
於金而金又遺牛羊米豆於蒙古螳螂捕蟬而黃雀已
伺其後使金知異日蒙古之待已則今日亦不如此待
宋矣

施全刺秦檜不克

施全一殿前小校耳乃欲手刃秦檜以洩天下之公憤
全亦人傑矣哉檜雖微幸不死而膽亦落於全手矣

巫伋爲金國祈請使

議和之時若請欽宗與母后借還則金人必許正苦歸
後何處頓放故絕口不言帝之心昭然若揭矣至此太
后歸國業經數載欽宗卽來不過退處宮內天下必無
異議然後託辭祈請以飾人耳目天下其可欺乎

召朱熹不至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七

是時朝多側媚國事陵夷朱子召而不至何也蓋窺朝
廷之意不過以胡安國楊時相待與其無補時艱不如
閉門樂道俟天下共信而後出猶未晚也

吳玠知襄陽府

檜死已久帝亦默悟和議之非又賴陳朱二相決策用
兵兵端一開則襄陽實爲南北關鍵吳玠名將之子故
委任焉高宗用二賢相而關外亦遂得人相之不可不
擇也如此

金主亮大舉入寇

亮之入寇各道並進自蜀至江至海使宋首尾不得相救自有金禍以來未有此大震也然而高宗聞警亦未至如前日之畏縮則賢臣當國無人恫惕故也

金人犯黃牛堡

三州之復實推吳璘之功然非王綱中善於將將倍道疾趨激厲吳璘安有此捷文臣多不知兵惟在馭將操縱得宜耳

帝親征

帝本議遠避忽而下詔親征三十年委靡不振一旦翻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八

六

然改圖陳康伯贊決之功當不在寇準下

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金亮之命已在漏刻而渡江之志猶若銳不可當蓋是時禍端已見勢不得不故作猛厲以固軍心耳楚靈夫差苻堅即亮之前車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八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九

瑞安孫鏘鳴渠田

貴池劉瑞芬芝田

宋紀

吳璘還河池

孝宗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璘奉詔班師蓋龔岳飛之故轍其實時勢不同飛之奉詔高宗之和意已堅加以檜賊傾陷若不班師必誣飛以擁兵自固之罪若璘之時但一奏明形勢不可退朝廷必從不從然後還朝謝罪朝廷必不苛責今因新主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一 初立欲示恭順以勸將士致三路既得復陷失地喪師機實可惜吳璘此錯合十三州之鐵不能鑄也

分道伐金

中原淪陷士氣不振三十餘年矣史浩之言為國遠謀未可以志在不戰指為非策其言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則浩之本意雖不主戰亦不主和以守為上謀之善者也張浚甫至建康將士皆未馴習糧械皆未儲備各路營壘城垣皆未修整遽欲以一戰收恢復之功智者早知其難特以志在復仇君子不欲深嘗之耳

貶張浚

符離之潰浚尚不知失律為誰顯忠坐貶宏淵如故朝廷之賞罰失宜實浚於兩將功罪未能了了也為孝宗者知當世無浚之比宜效秦穆公之用孟明專任勿搖使之待時而動為浚者宜如諸葛公之待馬謖數宏淵之罪列於朝廷予以貶斥獎勵顯忠使之專統將士以一事權先為自固之計然後相機進攻則庶乎其可也

張浚視師江淮

湯思退守秦檜成法一意求和豈知主和而和不可得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九 二
主戰而和反可成也金本厭兵欲屯重兵以脅和久則為費不貲故撤備而歸未必因浚之視師而退也

張浚卒

張浚力排和議而未知以守為本急於恢復不免浪戰以至屢奮屢蹶朝廷用之亦一敗即罷是以迄無成功浚固志大才疏者也論者至比之諸葛亮不知亮一秉至公毫無私意若浚於秦檜媚之則以為可用違之始知其懷姦至李綱趙鼎明知其為賢而故毀之又知岳飛之可為大將而故不益之以兵且專任呂祉誤聽吳

玠凡此褊淺懷私其有愧武侯多矣

金出富察通為防禦使

金主用人專重忠實最為有識惟以富察通多詐出之於外未合用人之道夫人果有才當置之近地防其變詐鼓舞而駕馭之若出之於外則君門萬里更可肆志而生靈受其荼毒矣

措置兩淮屯田

宋既南渡小有寇警即議棄淮守江不知棄淮則江亦不可守南唐李璟既失淮甸江南遂不可保此前車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三

宋至是時中原無恢復之望矣惟力保兩淮庶可稍延國命欲保兩淮非屯田則將無專任民無固志陳俊卿首創斯議為願大補牢之計若從其策蒙古之來猶可竭力支持亡國不若是之速也惜乎有是策而不行也

陳俊卿罷

俊卿與虞允文皆賢相一事不合輒求罷職量亦狹矣宋之名臣往往如此韓琦富弼在英宗朝張浚趙鼎在高宗朝皆以君子自相抵牾遂至小人乘間而進國是日非王旦能容寇準其量為不可及矣

宴輔臣于玉津園

宵旰之暇君臣游宴相與講論國是商榷朝綱想見君臣同心圖治未為失德至論朋黨之害尤為切要孝宗之勉羣臣者至矣

罷龔茂良

茂良臨去而言恢復亦近沽名宜孝宗面折之而退猶含怒蓋恢復一事言之甚美行之甚難茂良在位不言者畏其難也臨去忽言者名之美也

以朱熹為提刑不拜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四

朱子見知於王淮至是論其嫗家章至前後六上挺然不屈其志節已可概見昔周舉之劾左雄謂今伸公憲以報私恩夫以彈劾為報恩賢者之過朱子心必不若是惟不以私恩有虧公義耳淮奪仲友之官以予朱子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金主雍還燕

金主已蒞中州惓惓不忘故國蓋深知創業之前斬棘披榛艱難萬狀守成以後習為奢侈必至覆亡是以對酒當歌歌畢泣下觀其詔語頗類南宋文帝之戒諸王

垂統百年夫豈偶然孝宗宴講臣于祕書省所言亦關要道此亦南北極盛之時也

以朱熹為郎官未上而罷

朱子之學可行於異日不可行於當時可行於異日者英君哲相擇其可行而行之者也不可行於當時者朱子欲事事守道君臣上下豈能惟命是聽蓋朱子之學未至聖人能守經而不能行權故也

帝傳位于太子

孝宗有志恢復任用賢良而才不稱志又值金有令主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五

勢難進取然恭儉仁厚亦與金世宗相伯仲兩雄並立天殆不欲混一乎帝純孝根於天性始欲縵服三年及至視事始悟縵服非宜於是傳位太子不肖以此易彼孝宗之孝乃純孝也彼謬託其名者盍亦返而自問乎

立皇后李氏

漢呂后薄后相者皆知其當為天下母蓋相者人之儀表一見可知非同他術猶待意為揣度也然而君子不取者正恐儉人託此妄言貴賤轉開篡竊之門皇甫坦之相李氏果如所言然其性妬悍未必不流露於眉宇

間何不爲帝言之遂令光宗爲悍后所制幾致釀成大變甚哉術士之誤人也

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 光宗

道學有禁此小人新立之名目也不知僞道學可誅真道學不可禁也劉光祖明目張膽侃侃指陳其論有宋一代人才消長人品邪正有如印泥畫沙分明刻露無一毫影響無一毫偏私宜乎讀者爲之流涕得此一疏正學之氣可稍振矣

帝有事于太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六

后之殘暴推其所至漢之吕后唐之武后何以加茲合祭天地風雨大作而黃壇之燭盡滅天變誠可畏也夫天變未必因后而后之悍妒殺人適逢其會卽謂致天之變可也

丘密爲四川制置使

吳氏世將捍蔽一方素得士心所以五十年來朝廷得無西顧之憂慮其世將而欲削其兵權則士卒未能畏服卒遇強敵誰則能支藝祖智削諸將兵權承平百五十年然自此兵遂削弱金人入寇望風而靡遂至偏安

而後世猶踵而行之此中國所以多患也凡作一法有利必有弊要在與時變通而已

羣臣請帝朝重華宮

帝爲悍后所制不朝上皇羣臣極諫至再至三舉朝如遇大變此宋室三綱之正皆諸儒明道之力也唐之肅宗制於張后亦頗類此而諫者何寥寥也

朱熹知潭州

朱子未爲顯宦無所表見而名聞遠夷何也蓋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孔子在齊魯宋衛時列邦習見其人不以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七

爲異至楚之昭王聞其名而遣使來迎亦若是耳

詔嘉王擴成服卽位 寧宗

國家有變人臣行之以正至於禍福生死當置之度外豈可稍存顧慮留正之逃蓋慮他日光宗以父臨子責其奪位加以悍后煽虐嘉王必將歸咎於擁戴諸臣誅之以謝上皇人臣慮此是止知有身不知有國也萬一太子不立則國中無主內變必生外患亦起宋將不國矣趙汝愚身爲宗臣卒定大計宗社以安厥功亦甚偉哉

加韓侂胄防禦使

侂胄奔走小臣也安可律以大臣之道趙汝愚不可居功深得宗臣之體然亦欲侂胄如己則苛矣徐誼葉適相繼進言而汝愚不聽遂至速禍良可惜也雖然以侂胄之凶暴就令償其所欲異日得志必與汝愚相違亦不免禍雖予以節鉞奚益哉

內批謝深甫為御史中丞

內批即唐中宗之墨敕斜封也當內批罷留正之時汝愚即當率羣臣聯章進諫正縱不留必以朝旨罷之庶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八
事出於公雖有謬誤君臣皆任其責今既無言則人主手滑小人得計矣

內批罷朱熹

朱子既在經筵遇事直言固其職也然信而後諫乃可無疑入朝未久當婉諷曲喻使人主自然感悟若極言不諱則既觸君忌將疑其攬權此事事欲與聞之言所由來也朱子篤信程氏伊川在經筵時遇事必言亦復類此

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

偽學者朋黨之別名也自古朋黨之中君子多而小人少概以朋黨目之而人主猶未能動惟指之曰偽學則其學既偽其人可知此以輕比為深文使當東漢桓靈時即陳寔郭泰李膺諸君子亦不免加以偽學之名矣德秀巧於羅織其所指斥皆朱子之徒然而不敢顯攻者亦明知朱子為一代大儒且負重名故啟其端以待他人之直斥耳小人之狡如此

竄趙汝愚於永州

侂胄必欲置汝愚於死地亦猶秦檜之待趙鼎君子去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九
小人置之死則不忍小人攻君子不置之死則不快此自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也汝愚視侂胄一輕躁之夫耳何能為不知武三思之殺五王亦一輕躁之夫也豈必李林甫之傾險秦檜之姦深始能殺人哉

朱熹卒

朱子一生學問頗類曾子其志本不樂仕進其才亦不宜於時故著書傳道以詔來者諸儒中之特出者也孔子集古聖之大成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朱子集宋儒之大成而年皆七十有餘天生聖賢豈偶然哉

呂祖泰請誅韓侂胄

祖泰以一布衣敢擊赫赫當國之韓侂胄何其壯也又必俟兄祖儉既沒而後上書何其仁也此亦如陳東之請誅蔡京胡銓之請誅秦檜不有此疏兩間之正氣不幾於息乎

弛偽學黨禁

偽學之禁雖侂胄與汝愚為仇尙未至因汝愚而盡殄善類也惟胡紘因朱子不甚為禮遂肆志詆排而清流之禍亟矣使朱子即優禮待紘他日欲借朱子得美官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九 十

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自世宗中興一傳而國勢遂衰良由政無綱紀不若宋德入人最深即經數世昏淫而士氣猶振蓋歷代仁君賢輔之力居多然而金雖亡國不能守而猶能戰宋固弱國但能守而不能戰因循數世一旦建議恢復譬猶弱軀病後培養不暇又復恣意聲色其亡可翹足而待雖使趙張猶存亦難奏效況如侂胄之兇虐無才而欲立不世奇功乎

金及蒙古平

蒙古破金所過殘滅甚於金之破宋夷狄之性變本加厲天實為之凡言和者必兩國力均勢敵而後可和一強一弱雖和不久蒙古性如狼虎飽則暫止倦則暫止稍一移時又起而搏噬矣然則金之和蒙古猶當日宋之和金也

蒙古復圍燕

金之都汴是以河北予蒙古亦猶宋都臨安是以中原予金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此必然之勢也徒單益謂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九 十一

南京四面受敵不如遼東只須備禦一面意欲金主固守燕京必不得已然後退保遼東邊徼之地蒙古或可置之度外若汴京則居天下之中蒙古克燕豈能不取取汴則金退無所保而國必亡鎰之言可不謂先見哉

罷金歲幣

真德秀一疏綢繆未雨為保邦制治之良圖蓋子金歲幣原非得已至是金勢岌岌尙復姑息為仁哉為權宜之計者必將曰蒙古方強金為我之藩籬保金即所以自保抑知金固劫我君父奪我土地為百世必報之仇

猶復引爲唇齒自願亦覺靦顏惟有及時修政招賢愛民爲富國強兵之計金存則我可並峙金亡則我亦可特立蒙古修好則與講和用兵則與決戰如是而已矣

蒙古張柔侵金

張柔在金初無奇功偉烈一降蒙古遂能出奇制勝人才之利鈍亦視乎天心之興廢耳然柔殺賈瑀爲故將復仇情亦可憫獨惜其顧小忠而昧大義身爲降臣倒戈故國道澗有知其甘受此剖心以祭乎

李全作亂

理宗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三

李全以青州劇盜倉卒來歸非慕義也迫於強金不能支耳當時賈涉爲其統帥全已鞅鞅然猶以文吏差可羈縻至許國故屬等夷即使才倍於全猶恐難制況輕脫寡謀專行驕恣宜全玩之於股掌之上也迨已墮術中而猶靡侈自大以殞其身宜哉史彌遠秉國之鈞而令此等庸帥節制降虜卒爲國家之患李希烈所謂盲宰相以汝當我也

罷真德秀

理宗於張九成等則贈錄之於真德秀等則罷斥之同

爲正士何其好惡相反也蓋九成等已死卽已有邪欲亦不得起而正之故猶爲是舉以順人心若夫德秀諸人非不知其爲君子也然事事與吾之私意相背又可使一日立於朝廷哉是故稷契在桀紂之朝必遭誅戮若逢比在堯舜之世桀紂亦當表而錄之也

貶魏了翁官

小人之害君子苦於無名朋黨之說已成陳腐乃復假影響無根之論動搖君子孝宗時撼朱子者卽以此說李知孝等又假以攻真魏諸君子梁成大從而和之且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三

以兩賢姓與眞僞同音肆志排詆此有文無行者其禍更甚於無學之小人也

贈陸九齡等官

理宗崇尚道學有宋名儒多被褒錄所以得謚爲理也然當時如眞魏諸賢皆程朱之支派乃擢用未久卽遭擯棄而史彌遠賈似道等則終身柄用不復見疑邪正眩於外是非亂於中非皆私欲蔽之乎私欲之蔽由於自治不勇帝崩而謚之曰理愧矣

建昭勲崇德閣

昭勳崇德閣亦雲臺凌煙之遺意也然諸臣之中有王巨而無寇準有韓琦而無范仲淹有呂頤浩趙鼎而無張浚有韓世忠而無岳飛至石熙載潘美曹瑋諸人不過將帥中稍能樹立者未有奇勳偉績乃皆得與其列尤不可解者張俊傾陷岳飛史浩主和誤國何為而亦廁入耶此亦難為千載定論也

徐晞稷罷

季全據地來歸外與蒙古殘金相拒正可藉此屏蔽江淮奈何聞其被圍遽有相圖之意耶夫全本劇盜既可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丙

蒙古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乃遼室苗裔而蒙古賴之以興蓋胡元起於北漠性情獷悍與猛獸無異楚材能識其性而馴擾之百年之祚皆楚材佐命之功不然忽必烈才畧亦不過與劉聰石勒等相頡頏耳安能混一中外傳祚子孫哉

太廟火

太廟火南宋將亡之兆也濟王之冤未必不釀為災

理宗有志理學而人倫大變卒不得免亦猶唐太宗尊崇漢學而有建成之事明成祖篤信程朱而有靖難之師嗚呼孔孟之道可浮慕乎哉

蒙古來議伐金許之

宋與蒙古約夾攻金與前約金人夾攻遼其勢則同其情則異當金滅遼時宋苟不與金通亦不救遼以怒金金豈遂開釁於宋若與蒙古伐金則非可一概論矣一則宋金世仇可借以雪累代之恥二則不助蒙古金亦必亡三則滅金之後必及於宋與其約攻不允使彼他日得以藉口不如同心滅金亦足取快一時如使宋室有人與蒙古攻金不食其地滅金之後外則修好強鄰內則羣臣輯睦謹守封疆蒙古雖強亦未必遽有吞宋之心也

金亡

宋與蒙古合兵滅金其勢不得不然然滅金以後宋但論功行賞而無恐懼修省之心又復議復三京啟釁強敵安得不與金俱亡乎金以東夷崛起海上當其強盛之時君若臣亦多雄才偉畧後染中國浮靡之習日久

月長遂使勁悍之風變為孱弱家古代興而金遂不支以暴易暴雖曰人謀豈非天意哉

詔孟珙屯黃州

東晉之偏安也以壽春為重鎮南宋之偏安也以襄陽為重鎮蓋一則自河南進兵一則由川陝進兵皆所以備敵之來路也孟珙之屯黃州西可以顧荆襄北可以顧淮右東可以顧長江其勢然也當時名將寥寥如珙與余玠者亦不可多得況又相繼而亡乎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六

建太極書院以崇周子而北方始知有濂溪之學矣蓋宋之道學開自周子所著通書實足包乎諸子至蒙古崛起用楊惟中姚樞之言特建周子祠而以程張諸子配食其識勝於宋之儒者各師其師也

孟珙復襄陽

襄陽為臨安根本孟珙卒能克復重鎮在勁敵猖獗之時功實不細觀其疏詞謂取襄不難而守襄為難非深曉兵機者不能為此語厥後賈似道當國襄陽一失而宋遂不支可不謂先見哉

蒙古提領諸路課稅

財為民命即國命也節取之則國命長多取之則國命促此自然之理也蒙古不能盡用楚材之言國祚所以不永楚材若得漢高祖唐太宗而相之其功當不在蕭曹房杜下也

蒙古耶律楚材以憂卒

楚材規模宏遠智慮精深其經濟可與唐李鄴侯埒當蒙古朝戰勝攻取未遑內治凡所建白十未得半然賴此保全士類有裨民生者多矣至是而以憂卒雖為興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七

王佐命不啻亡國孤臣若使天假之年世祖嗣位用之或竟其才豈非生民大幸乎

余玠城釣魚山

國家將興佐命之臣雲合麇附即使國運中微苟能延數十年之命亦必有二三傑士彌縫其間南宋將亡不待智者而決然余玠暨冉氏兄弟均以草茅賤士崛起田間隱然為一方保障所係豈淺鮮哉合州城宜徙早在余玠算中惟未得其所耳冉氏兄弟知釣魚山可城遲至數月而後上其策其鄭重可想玠不蔽賢能立以

上聞使之得竟其用余冉之相得豈非天哉

詔起復史嵩之

理宗酷嗜理學何至有奪情之舉良由私德史彌遠因而加恩猶子雖天理人倫悍然罔顧平時尊崇道學果何益哉然則周程張朱之於理學知行並進者也理宗之於理學能知而不能行者也徐元杰追論馬光祖奪情所以誅嵩之心此等議論真足培國家元氣也

徐元杰暴卒

徐元杰等暴卒頗與唐劉瞻相類蓋自古剛很小人其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六

害君子也惟恐天下不知而人不畏其威陰柔小人其害君子也惟恐人知而不得逞其毒史嵩之陰柔小人其所傾陷人不能防要豈能塞天下之口哉

蒙古忽必烈總治漠南

蒙古主立非其次殆天意欲啟忽必烈耳不然忽必烈何由總治漠南以得國哉其開府金蓮川時即有姚樞爲之輔佐俾得大行其道然則姚樞前此之隱乃避色避言非避世也綱目何爲大書特書亦若梅福武攸緒輩一隱不再出哉

余玠暴卒

余玠保障西川足資捍禦雖前此師出無功尙無大損忽以曖昧細故召之還朝令疑懼而死豈非自壞長城孟珙死而以賈似道代余玠死而以余晦代國祚其得長乎

蒙古徵許衡爲提學

許衡以道自任其言綱常之任止下共之何等抱負蓋以蒙古之有天下本不足計綱常之責舍我其誰此真能用蒙古非爲蒙古所用亦猶張良用漢非爲漢用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七

蒙古罷忽必烈開府

至親握重權未有不遭疑忌者姚樞前勸忽必烈專理兵柄正慮有今日之事既理兵柄又開屯田有兵有財易來讒間樞勸其束身歸命最善處骨月嫌疑之際曹植義康無此良佐也

蒙古召寶默許衡至開平

姚樞許衡趙復廉希憲寶默皆以理學名儒而事夷狄天若故意欲抑諸子矣雖然元主起朔漠罔識詩書若非諸子悉心啟沃令稍知綱常名教則中國將化爲夷

狄而人道息矣然則天生諸子非以棄諸夷狄固欲進夷狄而中國之也

蒙古舉兵應和林

廉希憲倉卒應變不動聲色去大憝如拉朽觀其矯制命帥殺賊而後迎赦詔以整以暇孰謂道學迂闊哉此等大事從容而決者宋之道學實不多見元之道學每有經濟不如此元亦不足以混一天下也

蒙古號西僧爲國師

八思巴所宗者即宗喀巴之黃教也雖黃教與紅教同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三

見擯於儒者然蒙古奉是教而猛悍好殺之性潛移矣譬之錮疾非烏附不能奏效其尊八思巴爲國師固亦神道設教彼行彼法不爲害也大抵中國以孔孟爲法至於夷狄各奉一教雖聖人不能禁亦不必禁惟既入中國則要當以孔孟爲宗若猶崇信釋氏是爲異端猶之僭竊之國干預正統儒者不可不持正論以黜之也

詔皇太子釋奠孔子

理宗崇尚孔教而國勢將亡蒙古尊禮淫僧而國勢振興興亡之理不可以一端測也

姚樞竇默許衡

元主以三臣爲宮僚而不命爲相非不知其賢也殆以爲宰相之職當與時變通計功謀利亦所不廢此三人者皆崇奉孔孟豈冒枉道求合故待以師傅而不任以吏治此九經中尊賢與敬大臣所以各爲一經也然三人者實非迂闊惜元主用之不竟其才也

蒙古陷濟南

史天澤之圍李璫亦猶陸抗之圍步闡慕容恪之圍呂護知其經變已多驟與之角必至多傷士卒稍遲旬日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三

而彼已坐困此兵智也李璫棄夷就華其死也光明磊落不愧義士李全乃有此子眞能幹蠱者

詔買公田

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說所以限富貴之家然其田溢額而士庶之家力不能買無如何也賈似道乃借以文奸而創爲公田則官買之矣官買此田徵收與民間異徵一取二半歸中飽卒至稅重則民逃民逃則田荒而官亦受其困至今江浙數省猶有官田之名歷數朝七百餘年而禍猶未息似道之罪可勝誅哉

置榷場于樊城

自古以榷場賈夷禍者多矣許以互市之所安得不聽其築牆建堡以護貨物既聽其築牆建堡則彼有所守而我之疆場與彼共之矣雖然樊城不置榷場則蒙古蹂躪襄樊之民必無子遺三國時吳魏相爭淮肥一帶數百里無人煙此其證也

蒙古許衡還懷孟

許衡之學厥本程朱凡所論列切而不迂觀其辭意尙有未能盡言者亦以世祖生長漠北未可驟語以大道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九 圭
但就切近經世之謀娓娓言之欲其悅而易聽也殆亦自知不能盡行其道不如卷懷猶留人主去後之思耳張良借漢主以成其志許衡借元主以行其言皆非滿志躊躇故皆謝病而歸然留侯謝病於功業已成之後衡乃謝病於功業未成之年其不得已之苦衷有可見者觀其屢徵屢起固未嘗忘情於天下也

蒙古以阿合馬平章政事

言利之臣非特庸主信之即英主亦多用以聚斂漢武之任桑孔唐明皇之任裴王非不知其剝下媚上但顧

一時之利而元氣銷耗禍在異日不暇計及矣蒙古之用阿合馬國運方輿而國脈已傷宜祚之不永也

蒙古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許衡屢疏辭官及拜國子祭酒而欣然從命何也蓋國家大政人主與執政共之衡固不得尺寸自由至訓課後學則政由己出生徒悅服不難陶鑄人才挽回風俗然不能行其道於天下乃欲行其道於學者豈得已哉

罷汪立信

沿江置屯未必遽收實效蓋敵以重兵分攻則受兵之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九 圭
地必不能支不受兵之地遠不能救且聲東擊西使我疲於奔命亦坐困之勢也然與其坐視敵兵進迫而不能救何如姑盡人事以冀延國祚乎汪立信此策胸中早辦一死亦無聊之極思耳

元劉秉忠卒

劉秉忠爲元佐命元主陽用其經濟而陰實喜其術數之精此所謂買櫝而還珠也元初人才極一時之盛若使人盡其才治功當亦不讓漢唐乃其所以用秉忠者如此則他可知矣

鄂州降元

元兵取鄂州亦由兵分數道自漢水渡江節節圍攻致費兵力若先取全蜀順流而下別將由淮趨揚則東西並進首尾兼顧取之較易矣

元陷池州 帝昞

自古死節有別長官死而俱死死義也長官不死而獨死死更以愧長官之不義也趙昞發一州判耳守既棄官而去乃以判權守至夫婦從容就義真足以愧其守也已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舌

張世傑復饒州

元兵志在渡江直下饒州僻處鄱湖本非注意徒以逼近大江必分兵破之庶免後顧之憂既破饒州度亦無重兵鎮守故世傑將兵入衛先聲所至軍民遂假之以復饒州然世傑之功并不在此在於將兵勤王作義士嚆矢耳

文天祥起兵勤王

宋以前之義士如顏杲卿兄弟輩天性忠義但知為國効命而已宋以後之義士得力於學問者居多程朱之

功何可誣也

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四鎮之議若在南宋中葉力行此策尚可保境自守今日雖行恐亦無效然此策即孟子所謂築城濬池與民守之效死弗去之意也忠臣義士於無可如何之日亦惟竭盡心力為所得為而成敗固非所計也

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兩宮北狩宋已亡矣而李庭芝猶復固守揚州不奉太后之詔蓋社稷為重君為輕君雖亡而所守之士皆祖宗之地豈以君之存亡為去就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舌

陳宜中逃之占城

陳宜中作相未聞建一善策猶張威作色動以臺諫論人至是知事不可為遂以出使為辭入占城不返豈食焉不避其難者哉然猶愈於降元諸臣迄今占城國王相傳以為陳氏子孫其然豈其然乎

衛王即位 帝昞

端宗之立已不能成君既崩而又立昞秀夫之愚不可及也當時國亦非國君亦非君人盡知之獨忠臣義士

若竟弗知何哉氣節用事智慮爲其所奪其心以爲我
國有君安知一旦不天心悔禍轉敗爲勝彼國雖強安
知不蕭牆禍起自顧不暇耶此秀夫之心也

文天祥至燕

天祥不以一死自矜故氣象從容一如平居無事之時
觀其與元臣論辯辭氣毫無憤激元人亦服其忠義必
欲降之則又勃然謂宋祚或能再續豈可一日無我於
是忍死以待天命當是時老母已沒諸子連喪家屬已
盡卒志存君國不顧其私此真天地正氣可以充塞宇
宙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十九

美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十九

男家祚 校刊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二十

瑞安孫鏘鳴渠田

審定

銅陵章邦元午峰著

貴池劉瑞芬芝田

元紀

行授時歷 世祖

後世之法勝於古人者惟推歷一事自漢太初歷後歷
代相因愈推愈精至元之郭守敬更無遺憾然今西洋
歷法得自中國其術轉勝中國故今欽天監參用其法
蓋由拙而巧由疏而密亦古今世道之升降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一

許衡卒

許衡遺命不許請諡立碑何也昔王旦以不諫天書爲
憾衡在元未有過舉何憾之有豈非內華外夷之見尙
不能釋然於胸乎其實亦無害也孔子不以居夷爲陋
又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此雖有慨而云亦可
知聖人之見不域夷夏祇視乎道之得失耳舜爲東夷
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天下萬世稱虞頌周誰敢外之
哉

王著殺阿合馬

王著之殺阿合馬亦猶施全之欲刺秦檜檜免而阿逆伏辜較全尤快人意謂之烈士誰曰不然

張雄飛爲參知政事

張雄飛不冒殺人以嬾人又能廉潔自愛當時如斯人者諒亦可數忽辛岨強遇雄飛而辭窮蓋亦出其不意一問而彼即服耳稍一遲回必將誣以受錢雄飛亦危矣哉

殺宋少保文天祥

宋亡三年矣天祥所以忍辱不死猶望有倡義興復者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二
耳當未死時其鄉人王炎午作祭文以促其死豈知公心哉後人詩云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夫天祥不死何名爲忠如曰放之海外聽其自便亦不失爲忠則當時隱遯以終者何可勝數何以至今赫赫者惟文謝兩公也

詔行鈔法

賦增而民不擾言利者多用此說聳動人主一經良臣罕譬曲喻則其說不攻自破矣然人主猶用之不疑者正以其股民奉上甘任勞怨亦似效忠於國此所以誤

姦爲忠也

立規措所

世樂所言皆桑孔餘唾至綾券與鈔參行是以虛券博民實鈔蔡京故智雖桑孔尙不屑爲而元主信任不疑亦猶王安石行新法而神宗信任不疑也利之惑人甚矣哉至民窮財盡始翻然悔悟執聚斂者誅之晚矣

脫歡擊陳日烜

元兵欲擊占城安南不冒假道固小國恤鄰之義亦慮元爲伐虢襲虞之計耳元自恃強盛窮兵不已此所以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三
一躡於日本再躡於安南也

太子眞金卒

太子仁孝恭儉頗與元魏世子晃梁昭明太子統相類卒以微嫌賚恨以沒其事亦頗類兩太子潛龍在邸嫌疑易啟惟人主預防其漸不使預政不使交結外臣有事則深慮冤誣不輕加罪斯得之矣

詔罷征日本

元征交趾遽折大將心爲之寒其詔大舉征日本又詔大舉征安南皆陰有悔禍意特陽爲大言以恐之耳故

旋即詔罷若漢高祖白登之圍既解絕口不復言兵則其聰明固高出於元世祖矣

訪求人才

孟頫爲宋宗室不應仕元責以人臣之義固當如是然殷士祿將周京詩人不沒其膚敏孟頫應聘於宋亡之後情亦可原豈比劉歆甘心扶賊以篡宗國乎若以道學自鳴如姚樞者則不能爲恕詞矣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復擊安南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四

世祖詔征安南納諫而止勉強抑制也茲復再征克伐怨欲之私萌孽又滋矣唐太宗挫於高麗雖亦自悔未幾而又興師與元主同一意氣用事是以帝王之學先貴正心

脫歡引軍還

元之滅金由金入中國已久金之犷悍已變於中州柔靡之氣蒙古崛起沙漠以強攻弱故勢如潮湧也至於伐宋則不然北人善於騎戰南人善於水戰又南北寒熱迥殊軍士不耐溽暑且戎馬之足限於江淮是以歷

久而後克宋若征安南則又異是時多瘴癘地多沮洳北人至此不待戰而將士皆病疫矣必欲勝之惟有募廣南士卒天時地利風俗皆同然後可以得志脫歡再挫於安南非脫歡罪乃帝之忿兵自取也

徵宋臣謝枋得不至

謝枋得身經國變遯荒養母志全忠孝而已然幽蘭空谷無言自芳逃名而名我隨其柰之何程文海爲國求賢薦於元主亦愛士之心豈知枋得所處可死可不死薦之所以促其死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五

謝枋得不屈死之

謝枋得之不肖遠死蓋懷張良豫讓之心欲爲故國報也隱身遁跡以爲天下有變則乘時興復無事則不食周粟亦不失爲義士今旣時窮勢迫何惜一死以偷生人世哉枋得之獨有千秋魏天祐成之也

桑哥以罪免

桑哥以帝寵任無人敢發其姦趙孟頫德懋徹里進言不肖自批逆鱗其用心固巧而有益於民君子所取徹里因人言而納忠不避重誅尤堪嘉尚

下桑哥獄

桑哥以聚斂大姦不速誅殛初踏其碑徐下之獄又徐而伏誅何其遲回而鄭重也蓋言利之人人主雖明知其罪每不宵一朝遽置之法者恐誅之太速後將無有遂予取求者耳

招諭琉球

琉球土瘠民貧不能成國非日本崛起比伐之何為哉蓋以為琉球彈丸之地不能招撫何以服日本且琉球既服必知日本虛實招琉球者仍欲制日本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六

帝崩

忽必烈疆宇之廣較漢武加三分之一何其盛也惟安南一隅不能如漢武闢而有之不無遺憾然生長遐荒不習禮義亦能任用名儒尊崇聖教智矣雖信孔不如信佛亦以蒙古獷悍惟宗喀巴黃教足以馴之隨俗立法亦因時制宜也其意以為以禮教治中國以佛教治西北而天下定矣即位三十餘年屢用言利之臣蓋欲用兵必先斂財欲斂財必至剝民此則同於漢武者也

賜家鉉翁號處士

鉉翁以春秋名家使元而宋滅無家可歸乃以春秋教授河間十餘年不受元爵不食元祿至是賜號處士遣之還鄉元不失為義鉉翁不失為忠君義臣忠兩得之為鉉翁詠可也

不忽木為大學士 成宗

不忽木多與同列異議果是耶當從不忽木果非耶帝當面諭使從同列柰何不剖明而代以他人隆以虛名是知其人而不能用人用人而不能盡其才也賢者不為盡力不肖者敢於恣睢政何由理乎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七

贛州兵起

元興已數世率土莫非臣民盜賊之起當據事直書以遏亂萌書兵起是獎亂也況此輩凶悍犯上作亂本屬可誅即間有因饑寒逼迫不得已而聚眾者亦不得不以亂民繩之豈得遂許為兵起耶

免朱清張瑄官

朱張二人雖宋季海盜因掌海運橫得富貴亦祇以珠玉錦繡為樂耳罷其官可也元一代海運實二人為之嚆矢罪固可誅功亦未可盡沒柰何誅其身而并流其

妻子乎

劉深引兵還

元主混一中外猶復窮兵瀕海諸夷三十餘年喪師費財元氣耗損國祚之促未始不由於此陳天祥之言深中當時之病惜不能聽至師勞財竭始罷其役而國與民均病矣

金履祥卒

金履祥淵源朱子雖未仕宋然亦宋遺民也觀其知宋將亡即絕意進取著書自娛通鑑前編實較勝劉氏外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八

紀其卒也當書宋處士以表不忘故國之志

始定郊祀禮

元之初起僅有拜天之禮至是議行郊禮殆既入中國知有先王之道乎風氣所開亦有其漸耳

愛育黎誅阿忽台等

愛育黎乃答刺麻八刺之次子海山之母弟也帝之猶子世祖之曾孫也諸王闊闊乃云世祖之孫元史舛誤類如此

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皇太子宜稱皇太弟若以兄弟為父子則昭穆亂矣元人之無學也

西僧毆上都留守 武宗

留守之分甚尊而西僧敢毆之此與唐宦者毆長安令崔發事同然毆者均得無罪皆世亂主昏之驗也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宋自賈似道置官田以剝民江南百姓久罹其酷元既滅宋未聞罷官田還之於民又復於富民常稅外石加二升亦重困矣況質其子以為軍乎夫民納重稅原為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九

供軍以免役也今重其稅又役其人安得不亂

賜衛士錢帛 仁宗

仁宗愛民恤士之心有觸即動可謂仁矣然天下疾苦豈能周知既知留守臣不以上聞何不擇賢任用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哉

增江南茶稅

元以五十兩為一錠榷茶以漸而增至二十八萬錠有奇計銀一千四百餘萬兩矣即江南賦稅亦不應如此之重況榷茶乎合計歲取於江南者必至四五千萬兩

民力其何以堪有不窮而爲盜乎此張士誠等所以起也

禁妄言時政 英宗

宋秦檜當國會禁私史鐵木迭兒當國禁妄言時政小人弄權恐人譏議同一用意厲王監謗道路以目何救於敗亡哉

晉王卽位于龍居河

晉王本與鐵失通謀是與聞乎弒也義不當立武宗子周王和世琜逃居漠北當入踐位乃不立周王而立晉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十

王豈非鐵失與王府倒刺沙等表裏爲奸諸王畏之乃迎其意而立之耶後晉王嗣統雖正鐵失等弒逆之罪而誅之殆猶司馬昭之殺成濟耳

革大臣兼領軍務 泰定帝

不使大臣兼領軍務此以之保全功臣則可然或國有倉猝之變大臣將何所措手漢呂氏之禍陳平爲相計無所出必待交歡周勃而後奸黨可除是其明證夫大臣苟得其人卽任兼文武亦奚不可苟非其人雖不領軍務亦能謀逆用大臣者亦貴得其人耳

太白經天周王暴崩 明宗

懷王自以爲曖昧之事莫可究詰不知人事見於天下變卽見於上昔齊昭宣殺其姪百年而太白經天秦王殺建成元吉而太白經天諱之愈深則暴之愈疾可不戒哉

詔養塔刺海爲子 文宗

文宗倚任燕帖木兒得據天位一時之功固莫與並然廢左相而專任之權勢所在天下皆歸未必無疑忌之心易子而養者陽示親愛實則交質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十一

嚴起復之禁

元得中國不免眈眈之分前詔蒙古人勿效漢法丁憂今又嚴起復之禁雖未分中國蒙古人然蒙古前已不許丁憂矣此必專爲漢人發也元以官爵爲奇貨故漢人不得爲相茲又不許起復無非寬其員缺以待蒙古充額耳豈真有當於先王之禮意哉

處士許謙卒 順帝

許謙得金氏之學鞭辟近裏不失宋學淵源惟不教人科舉要亦賢知之過蓋自徵辟廢而科舉興學者舍此

無從進身雖孔孟復生亦不得不由此途進然同科舉也或志在行道或志在利達此學者心根上工夫要不可不時時省察必謂志科舉者即志於利則古之徵辟有沽名釣譽以待聘者非利乎

開金口河

蘇治水無功由於方命圯族金口之開廷臣皆言不可而脫脫專斷不忌卒用無功與蘇之圯族何異剛愎自用初政便爾相業亦可知矣

入粟補官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三
入粟補官開自秦漢至有罪之人安能盡察惟一經發覺即褫其職而已賊吏不許歸葬意亦欲警天下之爲人子者然王者立法教化爲先成遵之言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此論實六經中之粹語惜義猶有疏漏若曰終喪後仍聽吏議則得之矣

詔修河防

黃河之勢漸趨於南塞北疏南未爲非策但是時刑政廢弛民心思亂成邊調驟興大役必有意外之變是矣至謂故道必不可復固不足爲議者之口也厥後河成

而天下兵起亦烏能不歸罪於脫脫哉

星吉兵敗死之

星吉見惡於執政使之出鎮賊地事成則已善用人事敗則得報私怨小人之傾君子大率如是豈知君子守正而行事成得以建立功業事敗亦得成仁取義小人有勝算君子亦有勝算也

立分司農司

直隸山東沿海隙地可墾爲田其議倡於虞集今始行之卒獲其利然數百年來愈墾愈多不得不築圍築堰以防海水泛溢積久則海口淤塞河水壅滯腹地膏腴往往受害沿海之田尤易被淹民不得食而課額既定永遠不除其害伊於胡底江南沿江圍田亦復如是是以王者不貴近功不貪小利

張士誠兵起

張士誠以一鹽梟起於鹽場急痛勦之未必不可撲滅乃不聞出師攻擊遽欲招降宜其愈撫而賊愈多也李齊抗節不屈不愧科名亂世豈乏賢才惜皆沈於下僚徒聽居其上者之指揮傾陷卒以一死報國亦可哀矣

詔削脫脫官爵

脫脫擅朝綱又專兵柄屢形跋扈不為無罪然時止此人頗號知兵賊亦畏服并此去之羣盜不愈熾乎亡國之臣無才者朋比為奸營私誤國有才者專斷自由罔知國體其君則茫無定見忽用忽廢臣下亦不能自保盡心報國者有幾人哉

帝製龍舟于內苑

帝之巧思出人意表使移此聰明才力經營國政亦何難勦除盜賊綏靖羣黎而乃作無益以害有益荒淫幾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二十 古

韓林兒稱宋帝

山童既死林兒亦乳臭子耳劉福通兵勢既盛何難自立正以杜遵道等勢均力敵若獨自稱帝恐羽翼皆為仇敵故且奉林兒為主號召諸將聲勢易聯此項氏立義帝下江兵立劉立之故智也

太祖起兵取太平路

明祖本依郭子興至是羽毛已滿遂能獨樹一幟謀取

金陵蓋以羣盜並起中原為戰爭之地而浙江有方國

珍沔陽有徐壽輝惟太平一路尚稱完善外有大江為之限隔進可以爭中原退可以取吳越竟長江而有之亦足以割據一方此明祖之本志也取天下者無定局秦楚之際以先得關中者為勝光武之興先取河北者為避聖公之難非得已也豈知天即予以為立國之基則河北即元末之江南也昭烈之據西川惜太晚耳否則北向而爭天下未知鹿死誰手孫策之據江東若使天假之年恐曹操亦未能據有中原此皆有天意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五

淮安城破

國家有事有城守之責者務宜修好鄰封互相救援褚不華鎮守淮安血戰五載兩淮得以保全方之張巡亦不為過以劾奏某總兵遂致檄調副使斷其右臂卒為所陷此可惜也昔賀蘭進明不救睢陽小人祇為私怨不顧國家之急往往如此

董搏霄議守淮安之策即宋文天祥四鎮之謀然天祥之謀不可以當強元搏霄之策可以禦流寇奈何當事者置若罔聞使後世徒深惋惜也

宋將破商州

河南陝西互為唇齒二地安則山西無事山西無事則燕京可以高枕王思誠力顧大局使危地復安當時封疆諸帥使人人能知此義則元之天下未必遽失也

太祖克常州

常州為蘇州金陵之關鍵士誠得常州則金陵危明祖得常州則蘇州危當是時兩人皆新造之國所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常州本為士誠所據當竭力固守乃士德被禽遂至喪氣自是坐困蘇城如魚在網如獸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六 在阱待亡而已

陳友諒破安慶

安慶瀕江為皖鄂襟喉之所守其地者惟恃小孤據於江中以為屏蔽小孤失則城不可守矣余闕守城數載至賊兵三面環攻小孤既失其勢萬不能支猶復孤軍血戰一門殉節以至僚友人民俱為闕感動一時同殉較晉之卞壺父子死難不尤烈哉

宋毛貴破濟南

董搏霄一時奇士徒以生非貴胃事事聽命於人雖具

戡亂之才未免為人所制有功則忌無功則誅宜其奮

身以死於難而終無濟於國事也觀其被刺無血但有白氣沖天人皆異之不知非異也人身血氣而已血有迹而氣無迹猶天地之風雨風無迹而雨有迹也人之怒而面赤者氣并於血也怒而面白者血并於氣也搏霄督戰之時義憤填膺血并於氣故粹然被刺有氣無血然此偶然事耳史冊死義者多矣何他人無此見端哉

宋毛貴破剡州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七 賊破剡州直逼畿輔都城危矣或勸北巡是欲棄中國而仍還故土也或勸遷都關陝是時察罕李思齊等方據關中號令自由不過借天子以為名耳若竟據其地彼豈肯降心相從況中隔山西道途多梗哉幸太平力諫得以中止雖相業庸庸此事差強人意

方國珍附太祖

國珍所據之地瀕於海隅三面受敵張士誠陳友諒皆不足慮惟明祖戰勝攻克必取浙東以張金陵之勢國珍揣得其情不得不偽為降附一如降元故事徐觀其

變耳若使推誠來歸如竇融之獻河西他日報功豈在徐常之後哉

察罕克汴梁

韓林兒據有汴梁其勢甚熾由此號召羣賊將成燎原之勢賴察罕一鼓克之而小明王從此不振蓋大都名城力未足者不可驟據以人所必爭故也

太祖兵取衛處州

衛處既得則浙東皆爲明有而金陵之根本益固矣張士誠方國珍雖近在肘腋未敢遽動然後會兵皖鄂力爭上游卽小有挫折而退有所歸亦可無慮陳友諒但知攻取不爲退守計此所以見禽於明祖也

李羅帖木兒攻冀寧

羣盜四起元之將帥勦賊之不暇乃復自相攻奪置國事於不問試問賊勢日熾所據之地能終爲已有乎鴆蚌相持徒使漁翁得利固非和事天子所能遣使講解者矣

田豐殺察罕

察罕草茅崛起爲元良將河南山東山西諸賊以次削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六

平倘不爲賊刺必將移師擊漢順流而下中興之業卽在旦夕間惜推誠以待田豐反爲所害非察罕之疏乃天不祚元假手以速奪其忠良也白氣之異司天者以爲水災帝知山東必失一良將何其智也自古亡國之君若陳後主隋煬帝類具聰異之姿惜其不用於治國而用於荒淫耳

太祖建國號曰吳

友諒之敗若乘勝直抵武昌國可立破戎簡之言原爲至當明祖之所以不急攻者蓋鄱湖之戰明祖亦慄慄危懼如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謝玄破秦兵於淝水意圖救亡之不暇竟至大捷喜出望外又何能再接再厲鼓我餘勇掃其國都哉明祖自知失策外爲大言以塞諸將之口耳但陳理之勢不比曹操苻堅雖縱之使得稍蘇亦終必破滅不過稍遲歲月究亦未爲失策也

太子發兵討李羅

叛臣擁主自固四方有勤王者輒斥爲伐君大惡不知社稷爲重君爲輕侯景旣破臺城諸王亦不得不急攻也蘇峻旣入建康諸鎮亦不能不合討也若謂投鼠忌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七

器勢必至君與社稷同歸於盡何如且攻叛臣以安社稷爲太子者亦惟有號召忠義速翦凶奸豈能以君父在賊臣之手觀望不前乎

擴廓擊張良弼

古之任兼將相者必威望素著年齒已尊而後羣情推服昔周瑜爲帥程普猶爲不平王猛爲帥鄧羌猶敢違命況擴廓年少後進雖有大功奇計當時與其父等夷者安肯低首下心聽其節制乎卒之自相魚肉而羣盜蔓延愈不可制矣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

三

太祖取湖州諸路

明祖既破友諒理宜直取姑蘇乃分兵先收兩淮後攻浙西諸路亦似緩急倒置不知士誠守蘇死黨尙眾攻之則諸路屬集老師無益譬之伐樹去枝葉則本自孤其不急取士誠者與前之急攻友諒同一用意而得失則相反也

太祖命徐達等定中原

明祖既據江南無復內顧憂遂乃興師北伐讀其檄文詞嚴義正興王氣象固自不倖然觀當日用師次第皆

先瑕後堅故義兵所指未嘗少挫蓋帝王之師動必萬全無欲速無見小利明祖持此克定天下聖人之言真萬世之寶鑑也

讀通鑑綱目劄記

卷二十一

三

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二十一終

男家

校刊

論史率有數病游談無根強求異於前人所已言無當於理與勢病誕吹求細故樂警警賢人君子之瑕至以一管蔽眾善病苛於眾所唾弃之亂臣賊子動繩以理學家語嘵嘵不休病腐然則必如之何而後無病曰非世道人心之消長所繫勿辨也非一代規制沿革與夫理亂得失之本末所存勿議也銅陵章午峰先生少續學不詭隨於時晚而著書自娛詩古文詞外有讀通鑑綱目札記若干卷其哲嗣錫卿謂余曰是書為先人病中作志不期壽世徒以不敢泯先澤故決意付之梓校

讀通鑑綱目劄記 一

一觀先生為人泊讀先生書而知先生為人之純且謹也慮其誕也而覈之慮其苛也而平之慮其腐也而以世所謂禍福者動之嗚呼先生無意於壽是書而其精神所騰踔於楮墨間者往往不可遏則先生之所學蓋可見矣或曰先生是書涉禍福之說殆僅以聳愚不肖者之聽而不類儒家言猶有憾夫著一書而使世之愚不肖者時有所動於其中毋亦可以無憾也與庚寅九月後學吳縣沈恩孚拜跋

右劄記二十卷先君晚年筆也自丙子迄乙酉或養病里門或客遊江左右恆以朱子及金氏商氏書自隨暇輒披覽隨筆劄記積成是稿上起唐虞將及明代病革遂成絕筆憶甲申秋先君客遊歸里家祥見是書將成請名用意所在以示來者先君曰豈吾心哉自吾弱冠好覽諸史亦謂粗知得失興亡之故他日得操寸柄或不至茫無所措願中年以後疾病亂離相繼今老矣生無益於時死何用名為但願汝曹讀史取吾所記為嚆矢之引可矣家祥謹誌之不敢忘丙戌先君見背讀禮

讀通鑑綱目劄記 二

家居謹將此稿排比繕寫閒有脫訛蓄疑莫釋閱二年負笈遊上海龍門書院以質瑞安孫渠田師師披閱歎賞謂可備論史之則因屬同學巢縣汪逸如人驥上海葉麗雯景濂葛子源士澹姚子讓文桐項蓮生文瑞朱莘田樹新趙子禧履福張芷舫堅吳縣沈信卿恩孚華亭朱子美昌鼎寶山袁竹一康邵心炯曾鑑袁觀瀾希濤元元和陳叔美玉祥陳季藩世垣來安孫子明照貫池劉丙卿世璋同邑胡自求永福諸君分任校讐而總攬其成以決去取者上海張經甫先生煥綸之力尤多歲

庚寅貴池劉中丞芝田師自歐西還

朝道經上海賜以弁言並倡助俸金懇惠付梓時從叔

希琰邦直從公淮上亦力任刻資家祚固不敢執前日

之訓以沒先人績學之苦心然微諸君校讐何能彼此

書成善本哉刊既竣謹述緣起藉誌戴德之意於不忘

而尤痛明鑑之未終使覽者不無餘憾也光緒十八年

仲冬男家祚謹識

讀通鑑綱目劄記

跋

三

〔清〕易其霈撰

資治通鑑綱目前
編竊議二十五卷

清光緒鶴山易氏四益友樓刻本

通鑑綱目 前編竊議

鶴山易氏曰
蓋友樓鑿

敘

歲己丑余客羊城齊年生易君蘭池方主講書院時過從一日肅衣冠持其族父公亮先生所著書請為敘於是距先生之歿二年矣方先生病以著述未竟為念諸子侍因進言曰它日非有道德能文章者不敢請敘余何人其能敘先生之書願嘗受而讀之窮十日夜之力反覆推求竊有以窺其義例之所在微蘭池之雅故以不文辭孟子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古之君子立身行道必求諸聖賢之言論以致其知考諸聖賢之行事以樹之則然而載籍荒遠經記殊涂百家雜出依託繆戾不可為典要雖以詩書易禮春秋聖所手訂為之說者猶未免有穿鑿附會及逞率私臆妄致疑難者况於三代以前獲麟而後傳聞異辭無徵不信而欲具論世知人之識不亦甚難乎哉按朱子通鑑綱目筆削義例擬諸春秋後之學者如尹氏起莘劉氏友益張氏自勳等多所發揮及仁山金氏以劉恕外紀失之好奇乃引據經典作通鑑前編斷起唐堯止於春秋以矯其失又竊取朱子之意別為舉要以表綱領今康熙

御批前編十八卷及外紀一卷是也自經

睿鑒是非褒貶益有折衷於是公亮先生以讀經之暇研究史法參攷凡例尙論時事爲綱目稿議閱十二寒暑成前編二十五卷嘗自數甲子以不能終全書爲憾也觀夫持論之平用心之正不立異不苟同考據羣籍擇善而從有先儒所未發者如辨正書法謂文王無改元事則於商祀削分注西伯之年東遷以後依審聖經尤多誕正其考訂事實如謂魯之郊禘始於東周而力辨成王無命伯禽事謂閔僖同昭穆而深闢西河毛氏以廟次與世次不同之謬引薄昭書定桓兄糾弟以匡諸傳記之失據說苑以謫惠公卽曾子時費君之後而非季氏之子孫其審別義

資治通鑑綱目編稿議

敘

二

理如論夷齊隱首陽在未就養以前而以扣馬之諫爲誣聖謂鄭樞突曠官尸職獲罪先王而以緇衣之詩非美武公論揚水皮申謂申爲亂臣平爲賊子皆義正詞嚴不少假借至金縢一篇推聖人心事發明大義而益見衛齊袁氏疑爲僞書之妄倘所謂知人論世尙友古人者非先生其誰與歸然則如先生者固今日之善士也先生初學爲古文師高要彭春洲氏尤得力於廬陵歐陽氏寧都魏氏故論議文辭類修潔有法度別有四益友樓文鈔五卷磨堂蘇氏許其與是編必傳余未及與先生遊然猶得讀其書與其族子之賢者上下其議論不可謂非幸已先生諱

其需字時濟增貢生試用訓導平生行誼詳俞氏文萊表墓文茲不贅第論其著述大指足媲美於尹劉張氏之學者以附諸卷端云光緒十五年五月嘉興許景澄

資治通鑑綱目編稿議

敘

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目錄

卷一

伏羲氏至高辛氏

卷二

陶唐氏至有虞氏

卷三

夏后禹至帝相

卷四

夏后少康至履癸

卷五

商王成湯至小乙

商王武丁至紂辛

卷六

周武王

卷七

周成王

卷八

周康王至厲王

卷九

周康王至厲王

卷十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目錄

一

周宣王至幽王

卷十一

周平王

卷十二

周桓王

卷十三

周莊王至儂王

卷十四

周惠王

卷十五

周襄王

卷十六

周襄王

卷十七

周頃王至匡王

卷十八

周定王

卷十九

周簡王

卷二十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目錄

二

周靈王
卷二十一
周景王
卷二十二
周敬王
卷二十三
周敬王
卷二十四
周敬王
卷二十五
周元王 至 威烈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目錄

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

伏義氏 鶴山

以木德王

五德迭王近後世讖緯之說其論始自家語答季康子所問家語出孔壁中語多不類於聖人大抵孔壁諸書多漢儒臆度附會須詳擇而善讀之不足盡信夫五行見於洪範水火木金土所以利民用而資民生也勾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五行之官猶風雲雷雨各有神司之而乃以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且謂帝王受命以五德

五帝命自顛項後世祀為五行之神而五行之用始詳洪範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一

送與尤拘泥非聖人之言也如實有其說何易詩書論語不一語及之且康子何人當時宜問者何事觀論語所答康子語皆簡明切實豈上古五帝荒遠之事乃媿媿談之不可與言而與言聖人當不若是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聖人不擇人而詳語之胡適忽然於或人耶若謂魯不應禘故夫子不答與康子所問五帝不同亦思或之問問其說非問魯之宜禘與否也觀此則家語所紀不皆聖人之語矣

作都于陳

帝王之都尚矣哉王化之始國本所基也後世輕言遷

徙鮮弗失計者商四五遷都盤庚復歸于亳乃能嘉靖
殷邦可知也古公居岐實基王述平王庸懦拱手授秦
惜哉然秦恃有函之固卒併天下其亡之暴又何得失
異勢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信矣晉渡江而東宋棄
河北而中原皆不復得者形勢固殊亦人謀不足耳蜀
漢僻處四川以昭烈名分之正孔明王佐之才亦不能
越出一步北窺宛洛雖曰天命豈非地爲之限哉故王
天下者和固重地利猶不可輕也前編首揭作都意
深哉

神農氏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一

二

初執五穀當百草製醫藥

于是見聖人養民衛民者至矣書初執五穀即書製醫
藥飲食漸滋而疾病以起明示以興利除弊治國者不
可偏廢也開嘗論之醫病猶醫國也元氣充實寒暑偶
侵病雖亟不爲害周公相成王而武庚以勝國之嗣管
蔡爲王室至親交相煽動周室固無恙也血脈滄亂外
強中乾猝然而卒者此秦併六國威振四夷揭竿一呼
天下瓦解矣藥也者培元氣而已疾也藥進於醫手方
出自古人然而畔古者禍速而烈泥古者禍遲而深李
斯焚詩書變先王法秦以二世亡王安石用官禮治宋

直以周公自居而天下騷然宋之元氣遂敗壞不可救
藥庸醫殺人遺禍不同厥罪惟均矣善乎韓子論文曰
師其意不師其辭爲文言也卽爲用方者言也爲治國
者酌古準今言也

有熊氏

及炎帝戰于阪泉

此征誅有天下之始也湯放桀耳未嘗戰也武王之師
纔會牧野紂放倒戈外紀云與榆罔戰于阪泉三戰而
後得志視商書所謂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者似黃帝與
湯武異焉豈榆罔兇暴更甚桀紂別有權術驅使其民

拒戰耶下書詠蚩尤及諸侯尊帝爲天子莫非除暴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三

民順天應人之舉矣外紀得志云者恐失聖人心事
五六相暨史官

正義謂黃帝夢大風吹垢而得風后又夢人執千鈞之
弩驅羊萬羣而得力牧正如左傳叙夢及占筮其應如
響然商書夢帝賚予良弼至誠感神理亦有之而謂黃
帝遂作占夢經十一卷黃帝果夢而得相事亦偶然託
遽以夢實可憑著經以示來許乎此後世術者所假託
正義不察而錄之非聖人所爲也
帝崩于荆山之陽

周禮太卜掌三
夢之法一曰致
夢二曰辨夢三
曰咸夢鄭氏以
爲致夢夏后氏
所作咸夢商人
所作辨夢周人
所作咸夢商人
所作咸夢商人
專爲一官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曰正曰

噩曰思曰寤口
喜曰懼大抵因
夢而卜古人多
有之至設為專
官恐未必然蓋
官禮經王莽時
多所竄改未足
盡據也

世傳帝得仙術此誣聖之言不足具論獨怪秦皇漢武
斤斤求神僊不死之術皆方士僞言投其所好以惑之
實則受侮不鮮殊可憫笑秦皇兼併海宇漢武征伐強
胡自矜英武皆志得意滿以為長生不死無不可求則
侈心一萌為之也噫秦皇卒以道死漢武時與巫蠱之
獄好神仙而卒致禍亂談方術者尚其鑒諸

金天氏

作大淵之樂

史記曰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又本國語少皞
氏衰九黎亂德神民雜探云者上書鳳鳥來集以烏紀

賢道經前編竊議

卷一

四

官矣豈好尚符瑞而妖誕以興歟何初政與晚德懸絕
也抑九黎自亂其國俗猶唐虞之有三苗也舜則首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少皞弗能正俟之顛頊乃以
重黎司天地屬神人此少昊所以德衰者如此吁少皞
居上古之世且以九黎為盛德所累後世淫祀徧天下
捐紳之家僧巫出入異端誣惑視若常事孔子曰淫祀
無福若梁武帝尤顯然者也有國者宜亟正人心之陷
溺以維風化歟

高陽氏

命五官

此五官之名所由昉也史記謂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
命以民事甚矣史遷之好誕也繫辭序伏羲以彖制作
何一不資民之事者若遷所云是顓頊以前皆不近民
事耶宜後世多以不經之語上誣古聖也

高辛氏

帝摯尸位九年而廢諸侯尊弟放勳踐位

摯與帝堯皆帝摯子知子莫若父何弗舍摯立堯而侯
諸侯廢之耶立子以長正也以賢亦正也顧帝堯踐位
年十六耳當帝摯立時堯甫七八歲雖生知之資未盡
可見也昭烈詔武侯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

可自取昭烈為天下生民計猶見及此何謂帝摯不如
昭烈乎吾想其時諸侯之賢必有伊尹其人者而帝摯
已如昭烈之詔武侯者而託之立長立幼均之託人故
與其廢長立幼不如立長之守其正也迨摯終不可輔
而嘉年又長聖德已著乃廢摯而立堯耳使摯能如太
甲之自怨艾以處仁遷義豈為是不得已哉嗚呼諸侯
之賢可謂不負帝摯所託而帝摯可謂託任得人也然
則堯舜胡弗立朱均以託舜禹蓋丹朱不肖必甚於摯
按書所稱已可概見商均不肖想亦朱比孟子曰舜之
子亦不肖可知也故堯舜為天下得聖人薦舜禹於天

賢道經前編竊議

卷一

五

丁南湖疑帝摯
何以長不立稷
賢不立堯夫稷
為帝摯長子語
出史記而前編
辨之詳矣說亦
近理

而授之者聖人之能權也立子大居正也以天下與人非堯舜不可授非舜禹不能受也周公相成王流言且起豈周公之德不及舜禹耶亦時使之然也若立子以嫡無嫡立庶庶均立賢賢均立長則度乎時勢而不可拘者商帝乙拘於立嫡舍微子之長與賢而弗立唐高祖舍太宗之賢而以長立建成爲太子皆不度勢審時而致禍亂者也彼無故而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惑於婦人謀及奄寺溺其所私愛而不顧國家者皆自取亂亡史冊所載不勝紀矣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瑞鳴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二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陶唐氏

戊申五載南夷越裳氏來朝獻大龜

此蠻夷入貢之始記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四夷率服有莫之致而至者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豈不信哉馭夷之道來則懷柔之弗來則姑置之外飭邊防內修政教卽有弗順不過伐獯狁伐淮夷師旅之興出不獲已後世窮兵黷武如漢武帝伐匈奴唐太宗征高麗勞民傷財徒自喪其威耳至若國勢稍弱邊警頻聞甚而割地和親歲輸金幣稱臣稱姪何冠履倒置又如是也李牧趙充國雖三代下將才而所以備邊者最爲要策何者以逸待勞彼攻我守堅壁清野不輕與戰而待其罷夷秋雖橫必不得志奚事徵兵轉餉驅素不習邊之民以供鋒鏑亦終自疲其力以卽於弱爾是故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尙矣然而盛者衰之伏強者弱所乘持盈保泰此有道之長也強弱盛衰之機可弗慎歟

壬子六十有九載蘇治水績用弗成

按蘇卽王安石一流能任大事其弊在好自用神宗求

顧亭林日知錄
亦謂帝之學舜
在轉慶底陳後
而孟子謂九男

治太急無知人之明故為安石所愚而宋以壞帝則惡
蘇為人而知其敢任其從岳薦而試用者將曲成其才
使不致暴棄耳戒之於始三考而屢宥惜蘇終不就範
遂潰於成帝於此時雖天地包容之量無可曲赦矣先
儒本祭法禹能修蘇之功一語遂謂蘇未嘗無功而當
時人謂蘇實能治日復一日卒三考無成眾人乃服然
後退之是帝王進退大權祇為曲徇人意豈不太阿倒
持平觀禹治水與蘇事正相反安得謂修其功祭法所
云謂能幹父之蠱修之者補其闕憾而成功云爾想其
時執法之吏必曰極之三堯則曰宥之三蘇子瞻刑賞
忠厚論深得此意秦穆公屢宥孟明卒感激共成霸業
而楚子一殺子玉晉侯以為喜霸者用人雖本權術未
嘗不得帝王曲就人才遺意也
癸丑七十載徵虞舜登庸二女嬪于虞
帝舜系出虞幕非與帝堯同出黃帝先儒證之甚明至
不告而娶亦安見其不告也書曰釐降二女于滄汭嬪
于虞上云克諸者是必賤無殺舜之心方謂之諸既諸
矣安有不可告舜為虞國元子仍在其國納婦瞽瞍主
婚禮無疑即詩傳謂王姬下嫁于諸侯也然孟子不辨
者亦前編所謂明聖人處變之心推天理人倫之極其

寶通編自前編補議 卷二

二

二女百官牛羊
倉庫備以事舜
獻畝之中猶不
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此非
事實但其推見
聖人之心若此
使天下為人子
者處心積慮必
出乎此而後為
大孝耳

左傳隱公十一

事迹有無不必辨云爾桃應設問瞽瞍殺人一節孟子
以為必竊負而逃何必賤實殺人哉然則館甥之事亦
非乎曰舜納婦後還朝供職二女偕行而堯館諸貳室
也○書云帝曰我其試哉集傳謂堯將試舜之意以為
觀人者於夫婦之間正始之道此為尤切是也愚謂未
免泥釋試字意說文試用也觀上文問答之詳堯已深
知舜故曰我其登用而後以二女女之也觀厥刑于二女云者
堯蓋知二女賢足為舜內助將以觀其刑于之化如文
王之得后妃耳非使試之以觀其能刑于與否也試用
以職事無不可見何必以女女人而試之乎未確信其
人而以女女之以探其賢否雖常人不造次若是而謂
聖人乃輕為耶
丙辰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
史記謂帝讓位許由許由不受帝乃舉舜吾意巢許石
隱者流德不及舜禹堯以天下與人豈草率若是至謂
飲牛洗耳此荒唐語不足辨然世多其清潔以為高者
果有其人直乖僻悖妄率天下而為逆者也傷風敗俗
罪浮四凶聖人在位豈容此輩罔生世上為是說者不
特毀訕聖人抑亦真隱逸者所惡其誣已也或曰申呂

寶通編自前編補議 卷二

三

年許太岳之允也杜征南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甫許謂之四岳帝堯異位四岳岳以否德辭蓋卽許由云棄之逃隱乃史氏傳言之謬耳

有虞氏

丁亥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

求賢納諫雖聖人尙若不及唐虞之治所以互古獨隆也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恐蔽賢也子違汝弼汝無面從廣言路也至立謗木於國都則人得盡舉其過不使政治有幾微之闕也吁唐虞且立謗木周厲乃監謗言相去奚啻霄壤說者謂誹謗木至秦始皇廢好諛辭而惡聞亂以嚴酷箝天下之口宜其四方兵起而不知

賈治通鑑綱目前編綱議

卷二

四

也叔季虛憍成風水旱頻年姦充滿野然猶上太平之頌蓋比比矣又奚止秦哉人君苟虛懷納諫則忠言譴論日進於其前若飾非文過虛求直言以欺天下雖百立謗木無益况諫辭甫進斧鉞卽隨不恤人言自甘昏亂者乎桀紂兇暴亦云極矣然書所稱祖伊告直言不諱紂不加誅者紂雖不仁猶非後世忌諱之多端也

甲午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

于是分北三苗矣又遲至三十五載帝乃命禹征苗中懸三四年之久而有苗乃格者頑梗難化之民雖聖

世猶不可急治也舜稟堯命嘗置三苗于三危所謂殲厥渠魁焉已然而苗之遺民久染汚俗怙惡不悛遽以德化未易率從急興師征則負固恃險勢必至於多殺固傷天地之和亦非聖人羣生在宥之心也故散其醜類而析離其居蓋合則勢強易於誘脅分則勢渙而姦謀不得潛通有以漸柔其剽悍之氣然後一示以威而敷文德乃可洗心革面翕然歸化矣治苗民之道其漸如此此經權並用仁智兼濟也後世苗蠻諸蠻種類不一分處粵南滇黔者其桀驁難馴之性時出爲邊患數見史冊中考其平定方略雖難易大小不同要皆懲以

賈治通鑑綱目前編綱議

卷二

五

兵威懾其心而奪其氣耳王陽明經略思田議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則仿分北三苗遺法而略加變通者也

族姪孫熊光
男鳴瑤鳴瑒校字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卷之三

鶴山 易其濡 公亮

夏紀

大禹

癸未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

巡狩所至諸侯各朝方嶽固典禮之常獨至禹紀一則曰會諸侯再則曰會諸侯似比唐虞為誇張者不知文明漸啟人心亦漸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則當日諸侯或亦有各守其封之意漸即於怠惰故禹特振厲之以肅厥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三

一

典觀戮防風氏可見也後至耳非抗命不朝而戮之何也君臣父子之大倫諸侯畢至彼獨後時是侮慢也君命不俟駕父召無諾尋常之召且然况朝會大典乃不供命若是所謂彝倫攸斁者安在也戮防風所以明刑弼教為萬世慮者切矣不然豈下車泣罪而獨苛一防風氏哉

帝啟

乙酉一歲伯益歸政就國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皆時為之天為之也聖人亦順天而行焉耳唐虞之時開物成務天乃

原文無征字今加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三

二

篤生數聖人俾堯舜禹迭為之君稷契皋益相與輔弼而為臣所以經營庶績為萬世永賴也傳子經也傳賢權也朱均不能君天下堯舜默觀天心知是時不可無如己者以繼其後故舍子而傳賢惟能順天而達權天下不以為異至禹之後文明已啟大經大法已備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斯亦足矣何必以傳賢為高哉堯授舜則曰受終文祖舜授禹則曰受命神宗明行禪讓之禮禹則未嘗授益也孟子歷年施澤之說不過推而論之至朝覲訟獄所歸則以天命無可見即民心以徵天心云爾上書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此書伯益歸政就國最得聖人與時偕行無容心其間之意

丙戌三歲征有扈氏大戰于甘

史記及孔氏皆疑有扈以啟嗣位不服胡氏從之然觀甘誓所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言有扈不順天時不重民事荒怠厥政云爾不得謂因啟繼世不奉正朔也既荒厥政則聲罪致討胡為不可其敢於拒戰者未嘗不因啟初立伯益又年老就國不能輔政有輕視王朝之意其罪實與羿等固宜六師移之矣四凶之誅論者謂帝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授以位四人者各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因其迹而誅竄之啟征有扈則

又以易禪為繼故有扈不服夫禪也繼也皆順乎天而應乎人至於誅竄而脅以法征討以示其威是聖人好為創見非常之舉適啟人疑叛之心矣此皆任臆妄度之辭未嘗論其世也

大康

辛亥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拜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遂都陽夏

宋元祐中李常
甯對策云天下
至太宗社至重
百年成之而不

太康立纔十九年而黎民咸貳者以逸豫滅德繼游無度不恤其民耳吁以大禹明德之遠萬世猶思其功乃再傳之後當時之民忍畔其子孫讀五子之歌所謂子

賈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三

三

足一日壞之而
有餘

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百姓從違問不容髮周公以無逸戒成王豈過為憂慮哉亦以子孫繼體相承慎毋恃祖宗功德侈然自肆爾奸雄窺伺神器必有所藉口以蠱惑黔黎不然賊羿何德及民一旦率其民以拒其君民雖至愚何翕然響應若此則因民弗忍以煽動之太康之有隙可乘也士君子負邦國之望小人且多方伺察百密一疎即藉口以肆誣排况君臨天下者哉

仲康

戊戌元歲命胤侯掌六師

是時羿已據夏故都稱帝矣太康越在草莽而崩仲康繼立即命允侯掌六師者將以收天下之望號召諸侯為恢復計也君子謂仲康為能急所先務矣然十三年之久卒不能加師於羿者播遷在外根本未固時未可乘憤然輕舉一經挫衄不但羿之兇橫愈不可制即四方諸侯或以朝廷不足有為渙然解體者君臣若志經營慮深遠所以籌萬全而後動也乃十有餘年齋志以歿豈其所逆料哉顧能立國自守羿亦不能遂肆篡逆者則首命允侯掌師得其要者爾

亥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賈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三

四

羲和廢厥職己不共王命不必其實黨於羿而後征之也羿既稱帝厥後又肆然滅國使羲和果羿羽翼羿有不率其醜類以相救助者且羿之志將欲盡天下而君之而不能庇其黨羿烏得為強吾意當時仲康不征羲和羿亦必伐羲和責其曠官之罪以威天下其滅伯封亦以貪憚無厭忿類無期而滅之耳路史謂其與王室爭諸侯實則與天子爭征伐之權也至允征普師之辭所謂殲厥渠魁皆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者蓋布誥天下使羿黨聞之知自新來歸以孤羿之勢為將來討羿先聲也

帝相

亥元歲徙都商邱征吠夷

徙都者何避羿之強也國勢愈削而連年用兵東夷所謂外強中乾自速其斃耳當此之時與二三同志諸侯臥薪嘗膽日夜經營以匡復舊物猶恐不勝況不務德而勤遠畧一旦賊羿乘虛而襲之不待寒浞之變矣享

國二十八年君子謂之天幸

戊寅四歲有扈氏賓服

史稱帝啟與有扈戰不勝班師修德隱神期月而有扈服胡氏謂啟實滅之此據通志所云書有扈賓服于帝

寶通編前編緒議

卷三

五

相之世何耶豈有扈不賓服於帝啟全盛之時而忽服於相為羿浞所逼之日且書取甘誓而啟既不能以兵威之復不能以德服之徒然一戰損威失重尙錄其辭聖人諒不為此虛文也通志不察謬矣

壬午八歲寒浞殺羿

或疑太康失國四夷背畔漸有蠢然欲動之勢帝相征吠夷黃夷與孔明將討北魏先征孟獲同意不知相果承仲康之志刻刻以復還替都為己任上書于夷吠夷來賓聲威未嘗不少振正宜糾台諸侯乘羿浞內亂一鼓滅之亦一時機會乃既征吠夷黃夷赫然肆伐而不

澗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重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長女不飾親能其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矣然太平御覽八十二所引作夏后伯啟何前編猶書此係耶

說本呂氏春秋先己篇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

秋原書殺非是今更正后緡下加方振二字見夏之絕而不絕者在此一殺

能及此此相之庸妄不足有為宜其身弑國亡夏祀不絕如綫也豈與孔明同日語哉其所謂來賓亦史氏奢辭鮮實爾攷古者所貴知人論世也

王二十有八歲寒浞弑王于帝邱后緡方娠歸于有仍氏靡奔有扈氏

此弑君之始天地一大變矣嗟乎堯舜禹三聖相承千

古隆平至斯為極乃自太康敗游賊臣煽禍垂五十年

釀成巨變再延四十載然後夏道復興光天化日忽然

雲陰雨霾幾百年之久推原禍始太康無所逃罪然不

過一犯禽荒之戒遺禍若此其烈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寶通編前編緒議

卷三

六

夫豈迂言耶吁當賊浞弑王后緡以一娠婦潛逃自竄

僅乃得免皇天后土實隱相之靡不死君難又不從后

俱奔者恐為賊所蹤跡一網打盡也君王遺腹男與女

未可預知而靡慘淡經營預圖所以恢復者隱忍不死

求遂其所欲為使后所產而非男吾知靡必擇夏之宗

室相與計圖滅賊復再績而雪大讐其奔有扈時蓋亦

籌之熟矣且有扈之君必平日共信其乃心王室可倚

重以宏濟艱難者也孤忠耿耿之死靡他無靡則夏道

不可復興無有扈則靡之忠誠誰與共處君子曰一介

之士必有密友况其共匡王室也哉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瑄鳴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四

鶴山 易其濡 公亮

夏紀

少康

癸卯元歲王生于有仍

上書后編方姪
此不必再提后
編字

甫生矣即書元歲所謂得春秋大義會編本皇極經世

之謬謂存夏變統不書其年庶不沒其實垂世鑒戒夫

淮陽本不成君猶書更始而黜莽昭烈以中山靖王之

後僻處四川且直紹漢統大書紀年况少康卒能先復

大業煌煌為帝相元子哉國必有統統繫於君猶天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四

有日雲陰雨霾而日未嘗不麗於天也如會編所云是

與篡賊以竊據數十年正統中絕矣猶謂陰霾之書天

實無日可乎惟大書正統所存以著其篡逆僭據之罪

使亂臣賊子雖如寒浞莽不之強猶不能以帝制自稱

嗒然自失此所以扶綱常於不墜遏亂賊之肆橫也會

編垂戒云者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然夷攷古

來無道之君其自取亂亡史冊所書何嘗曲諱前車既

覆後車可鑒是在有國者兢業自持焉已何必絕其統

乃足為戒耶前編既從大紀書元則綱稱生少康于有

仍及夏少康自有仍奔虞夏遺臣之類不必別稱夏稱

原稱夏少康非
是書奔跡日紀
實然目著其實
綱存其體故改
書如

已大書少康之
年則遺臣上不
必復加夏字故
刪之

少康如更始稱元之例

甲子二十有二歲王自仍如虞

少康為仍牧正若隱於小官以自緝晦而澆求之不已
乃潛奔有虞為庖正以絕其害嗚呼仍虞二君力未能
抗促其相與彌縫以保夏嗣之一縷者志愈苦心愈危
而智慮愈周也使稍露其迹或不忍則二斟之禍且
踵而至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王四十歲遺臣靡與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王命誅
澆及豷復禹舊績夏道復興諸侯舉朝

寶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二

稱遺臣何危之也易為危之夏之不絕如縷中閱四十
年勢之難時之久安知其事之必濟也乃百折不回愈
久而愈厲誠之所至天祐之矣一遺臣耳卒與有仍仍
虞同建偉業彼計較成敗利鈍而不顧君父之急者觀
此能不愧死入地哉吁四十年艱苦備嘗君臣之間銷
聲匿跡使賊浞不備不虞乘其懈而一舉殲之易繫辭
曰待時而動動而不括其此之謂歟是故鞠躬盡瘁死
生不渝其忠可及也隱忍圖報計出萬全其智不可及
也千古中興之業始此其功烈則莫盛於斯

帝世

乙元歲命東夷命西羌

四夷受命始此自少康踐位即書方夷來賓至是八
十餘年承平相繼王風遠暨復東漸西被之休矣此皆
少康季杼撥亂反正勵精圖治用能光禹明德而繼世
如帝槐芒泄亦能率循其道有以致之也是故守成之
主不必其大有為惟恪守先王典則以維持不敝可蘇
百年有道之基若滅德自恣如太康尸位雖承禹啟之
隆而亂亦百年夏宗幾覆治亂之機實由一人詩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寶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四

亥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獻妹喜王嬖之
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太康作禽荒而夏幾
絕桀作色荒而夏以亡祖考遺訓若逆料於數百年後
者何子孫昏迷至此極也獨是三代之亡若同一轍女
戎之禍亦烈矣思昔先王積功累仁維持數世而猶恐
不足乃無端敗於一婦人而有餘如桀紂者流何面目
見祖宗地下乎彼淫亂婦人一柔物耳然其妖冶之容
狐媚百態足以炫人之視浸潤之說白黑互易足以亂
人之聽視聽淆而神志惑於是一舉一動悉為所制大
者害延天下覆宗亡國而一家之中父子相賊兄弟鬩

夏稱年曰歲商
曰祀商未革命
宜從夏稱歲原
書元祀非是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始用師征葛

於婦人夫何尤

征伐之權天子主之湯不請命王朝與師征葛非若文
王受天子命為西伯得專征伐也而又東征西伐若與

寶治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四

取威定霸無以異者不知王霸之辨實列霄壤霸者取
王室衰微陽為尊王而陰行詭道其所征伐皆假仁假
義以自張其威非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湯與葛為
鄰葛伯廢祀虐民不供王命而天子又昏淫無道肆陟
不行若拘於請命勢必不許不許則不敢伐而諸侯之
效尤殘虐百姓者更伊胡底不許而復伐之是尤逆天
子命而自專也聖人處變達權心普萬物而無私有以
共見於天下所謂如時雨降民大悅其公私誠偽固與
霸者不同今夫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孟子明聖人處變
之心推天理人倫之極亦謂聖人制行當權其重蓋有

不得已而然者後世莽操之流廢君立君動以伊尹自
居挾天子以令諸侯又以湯文自比至公行篡逆悍然
不顧則曰堯舜禪讓固如是也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霍光雖不學無術而忠誠為國尚能廢昌邑而天下不
疑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志無
可見見於君民共信之心而已

己卯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莘

此諸侯下交匹夫為國薦賢開後世禮賢下士之始湯

聘尹時已具薦之於桀之心尹亦喻湯意謂必薦己於

王觀湯初使人以幣聘之則薦薦自得岸然弗顧知桀

寶治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四

五

不足有為湯奚事為其薦己故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
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哉及湯三使往
聘之則感湯惓惓愛君之誠憂世憂民之念有以動其
任天下之重之心故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不然惟
聖人能知聖人以湯尹之相契奚煩使者僕僕為高宗
於說審象而求說遂辭版築周文於尚父立談之下即
載後車何者聖賢相知默感於微用舍行藏一決於道
而已孔明臥草廬中必待昭烈三顧而後起者昭烈之

是時夏統未絕
原書夏王桀非
仿此

德不比湯文時事艱難又遠殊三代故必審觀誠否以重吾道而後可許以驅馳此孔明所為謹慎也曰以若所云尹知桀不足為而卒強己以就湯之薦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何益嗚呼此所以為伊尹也以天下為己任終不忍斯民之墜於塗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商湯進伊尹于王

桀能聽湯進尹縱厥後不用尹言怙惡不悛然當其初

左右之人無公伯寮臧倉其人者則黨桀小人仍不若

叔季末流之甚此以見三代直道所存以桀紂昏亂猶

實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四

六

未盡泯也孔孟當春秋戰國極極不遑屢見毀於蔽賢

嫉能之輩時之不如而世道人心趨而日下矣悲夫

王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湯語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蓋克夏後誕告

萬方言為天下得聖人以其安百姓也前編疑書語以

為湯之用尹去伐夏無幾年攷尹是年歸亳迄乙未乃

放桀兩巢中歷十有四年之久前編既知湯初聘尹非

以為己豈伊尹歸亳湯用為相即有伐夏之心其進之

於桀也湯之心以為使尹佐已而澤及一國之民矣如

使尹相王而仁及天下及其去夏歸商則諫不行言不

原書商湯七祀
非是故刪之

聽膏澤不下於民奉身而退固大臣出處去就之常豈若小夫悻悻然惡桀不為己用遂說湯而伐之當是時尹之心以為堯舜之澤既不盡被於天下亦可行其道於一國之中庶不負吾所學與湯所知君臣之間未嘗絲毫計較伐夏之得失如古史所云者迨桀惡不悛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引領待救若大旱之望雲霓於斯時也天與之人歸之然後易揖讓為征詠所謂與爾有眾請命者聖人救世苦心不得已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甲四十有一歲王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

實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四

七

囚湯夏臺囚文姜里若出一轍而皆釋之者雖天生聖

人實保佑之然亦湯文之忠誠有以默感桀紂也召之

即來麾之即去惓惓君父之忱置死生於度外而謂湯

有計較伐夏之私文王受命改元迂儒之論亦可渙然

冰釋矣前編於是年特書商湯七祀大失聖人天王共

戴之心夫桀湯有君臣之分不應如後世割據例分注

紀年周世諸侯其有年表可攷者亦祇小註元年以普

其代耳夏商之世代遠無徵故諸侯元年皆闕弗書惟

商周當夏商之末年代始有可稽當仿周世諸侯之例

祇書元年餘年皆不分注庶足表聖人之心而明君臣

之大義也

田五十有一歲瞿山崩殺諫臣關龍逢

山崩川竭亡國之象已見尙不知儆而乃殺我諫臣桀
真罔有悛心矣夫賢者之有賴於國亦重矣哉吾不知
終古龍逢視殷三仁奚若然上書太史令終古奔商此
書殺諫臣關龍逢卽繫以夏亡者傳曰民之望也殺之
失民民心一離誰與爲國是故昏庸之主莫甚於殺諫
臣不殺諫臣則救弊扶衰猶有敢言以冀萬一之悟若
盡滅諫臣之口賢人君子不死則亡宵小盈廷相與長
君逢君更肆無所忌於是虐民愈甚天下益攜瓦解冰
消不可收拾孟子曰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豈不信
哉後世權奸動以黨錮空人之國爲之君者曷弗鑒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四

八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第鴻昭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五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商紀

成湯

紀十有八祀

正位不改元古人不以改元爲重如此成湯文武心法
相傳湯武有天下尙仍侯國之儀而謂文王服事殷時
已受命改元者俗論誣聖觀此亦可息其喙

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巢

未踐天子位而先書王者何史臣追書也前編謂仍稱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五

一

諸侯以令眾是以諸侯伐天子名實俱不可稱王誓師
理固宜然以爲史氏追書是嫌聖人而文之也吁桀紂
固天子湯武實諸侯謂史臣追書是爲聖人文過然則
湯武先自稱王以伐天下共主不且自文其逆乎桀紂
害虐蒸民民心所離卽天命所絕是獨夫也天子之實
已亡天子之名安在湯武會諸侯爲天下除暴問桀紂
之當伐不當伐不問己之稱王不稱王不先稱王嫌以
諸侯伐天子豈先稱王遂非以臣伐君乎孟子曰聞誅
一夫紂耳未聞弑君也伐桀紂非爲己爲天下也如先
稱王誓眾是先有利天下之心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安

得謂順天應人弔民伐暴哉至亳眾有不恤之言此非
亳眾之言也湯自征葛以來亳邑之民何嘗怨詈果動
眾而眾不樂從則十一征之數數勞民幾與宋殤之十
一戰無異矣十一征而民不忍獨南巢之役遂有不恤
之言諸儒求其說而不得多誤會此意以爲亳眾安於
湯之德而不知天下受桀之害疑亳眾真有是言焉然
則采薇林杜豈亦成役怨辭哉嗚呼能讀東山采薇林
杜之詩則能讀湯誓矣予惟聞汝眾言者若曰汝眾之
言不必實達吾聽子則若聞汝之有是言也我非不知
舍汝稽事而勞汝然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且
又知夏罪之無與於亳眾也故反復推極而言曰今汝
其曰夏罪其如台更申明夏罪而終以今朕必往見不
得不自勞而兼勞汝眾者如此此正善體百姓之勤勞
而代言之而百姓亦知其爲天下之民自勞因以勞我
知我之勞而預言以恤我也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
悅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而能若是哉其誓師之語
前編既知執禁齊眾不赦過爲軍律而必斤斤謂亳眾
久安惡動必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不知朕不食言
固有攸救正賞信罰必之辭雖致天之罰猶恐吾師之
失律以凶孔子所謂臨事而懼也不然救夏眾而致怨

吾眾又刑驅勢迫而民乃從毋亦聖人所爲有咈百姓
以從己之欲耶

仲虺作誥以告王

仲虺之誥非爲湯解嘲也湯之慙德非謂桀不當伐也
不幸躬值其變若己之不能答天心而厭民望也來世
口實之言恐假其近似而行之者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矣仲虺以爲必天錫勇智值夏昏德乃可以奉天命伐
暴救民孟子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也仲虺以所告
於王者並告萬世聖若賢扶植綱常維持名教而終責
備於君德如此嗚呼舜際揖讓之隆禹承命征苗而益
戒以滿招損湯易禪讓爲征誅恭行天罰而仲虺戒以
志自滿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雖大聖人猶兢兢焉以相
警惕有國者所當於盛時三復斯言也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所謂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也讀此誥見聖人無絲毫自
大其殷殷愛民之心千載如見矣按自誓師伐夏至歸
亳商書存者三篇典寶明居一篇已逸書敘云貞師敗
績遂伐三臞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楚書曰楚國
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辭在蠻荆猶能道此况聖人
爲民除暴乃先俘寶玉耶吾意卽武王克商遷九鼎於

雜邑也左傳云鑄鼎象物物者何九州圖籍也前編所
謂惟其圖籍故歷代寶之今典寶已亡玩其篇名當亦
以典籍爲寶云爾

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
孤竹等國各有差

論功罪者何察諸侯勞心民事與否而定厥功罪也立
禹後暨聖賢有功於民者之後爲民報德以斷來茲也
克夏歸亳不論功行賞若己之無與於天下也堯舜不
以天下私諸己而爲天下求聖人以禱讓之湯武非利
己而取天下亦爲民請命以放伐之是故堯舜湯武其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補議

卷五

四

揆一也一者何也同爲爲民而已不與也

戊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救荒之政始此自是周禮荒政十二及後世平糴常平
倉義倉諸備荒之法不一而足平糴令創自李悝法甚

善常平法實因之然不外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遺意耳乃後世行之或有益於民或不使於民議者

謂歸於官歸於民之異抑知歸於官者固恐奉行不力

胥吏侵漁其歸於民者保無豪強因以肥己法立弊生

雖聖人不能防其後願行之力與不力耳愚謂救荒之

策莫備於常平尤莫善於通四方之有無以隱行平糴

阮芸臺相國節
制兩廣洋米入
境不稅永著爲
例故粵東近無
大飢

吳遵路之航海
繼范忠宣籍客
舟使運販不停
皆一時權宜民
蒙其利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補議

卷五

五

之法何者所來者眾價不致昂不期平而自平也夫天
災流行何國蔑有豈普天之下盡皆災區是故受災之
境官斯土者多方招徠以集四方之賈或發官帑采購
諸路然必爲諸水旱初見之時若凶災已成恐其鞭雖
長不及馬腹矣日奈過糴何日諸侯之世各君其國容
或不恤鄰封既分郡縣可請於上官上官可聞於天子
彼安能抗上官而逆天子命也就令一境過糴未必四
境皆然在關心民瘼者相機而行耳况後世商民趨利
若鶩若下一令凡舟車之運米穀者所過關隘不征有
不源源而來耶然則官斯土者果留心荒政則常平義
倉何弊可虞日常平義倉非積久不行後世之官如宿
傳舍以傳舍之官行持久之法弊端百出誰任其咎招
商采買則一時權宜侵漁之患易於糾察若萬口嗷嗷
如痛癢之不關己雖有善法皆無如何矣此書鑄幣賑
民大紀謂通有無於四方民以不困然不行於初旱之
年而行於三年大旱之後者聖人經國豈若後世救患
臨時哉其必預有蓄積以連歲凶荒更行是法以佐之
耳耕三餘一周制已然豈湯尹不能如周公乎
辛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非俟七年而後禱也七年之中旱則禱禱則雨不然以

歲為年謂外丙
方二歲蚤死仲
王方四歲蚤死

湯憂民之切遲之七年乃為民請命哉七年不雨無論赤土千里粒食斷絕而亢陽蒸鬱大疫流行不死於飢則死於病斯時之民靡有孑遺矣史記曰以身禱於桑林言躬詣桑林祈禱也人禱之占此左道妖言豈聖明在上敢為此語上聞殉葬非禮也且不仁莫甚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子亢至以告子亢曰孰若妻與宰吾欲二子者之為之也鄴中苦河伯娶婦西門豹即遣倡言老巫及其弟子三老投河使報河伯更擇美婦人改日以送而患遂絕嗚呼出妖言以傷人惑眾若與之辨釋懼禍者且相率而撓我惟即以

欽定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五 六

其法還諸言者之身彼雖欲肆其誣罔安敢以身試法為哉史漢所云誣聖特甚馬遷好誕蔚宗大逆不道宜其采此不經語也

丁三十祀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外丙仲王諸儒誤會孟子語紛紛解說似與孔子曰否立孫之言相刺謬當以大紀所論為正夫孟子之言為伊尹言也非議立也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言湯太子蚤死眾子已相繼夭亡而長孫當立者又顛覆不足為君商家社稷存亡危如一縷尹以大臣同國休戚傷

曹寅谷取趙氏
舊註太甲立時
外丙仲王已死
而參用程子以

湯之遭家不造既已克盡心力明述祖德以為訓而太甲再三弗從不得不通權達變為放桐之舉使之思慕先王以處仁遷義尹於此時蓋籲地呼天迫於萬無可已幸而太甲克終允德乃可以告我先王嗚呼孟子之言慨有商之危而羨尹之能不負所託也是故惟夏臣靡能成大功於萬難惟伊尹不失其常於至變

太甲

王徂桐宮居憂

放也曰王徂如王自徂也非為尹諱明尹心且明王心也明尹心爾曷為明王心王居深官之中縱欲敗度然未嘗不奉尹為師保尊尹若嚴父敬不勝意王固自知也其放之也知尹愛已之切而憂國之深也以是為如王自徂云爾嗚呼後世奸雄大權在握其氣焰足以懾辱主其威福足以制朝臣假仁假義又足以愚天下之耳目而終不可以服人主之心路人有怒目視孩童而懼之者雖噤不敢語其心輒忌之其母怒且健譁然啼而終不肯離其側何者天性之親至誠固結知怒我者愛我也故天王狩于河陽不與晉侯之召所以折臣心使霸者懷然知名分之不可假王徂桐宮居憂如王之自徂所以明王信尹之心俾篡賊瞿然知口實之無

欽定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五 七

可藉也一字之間厥旨微矣

丙辰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

此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也伊尹曰子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然其所以法堯舜者南巢之役以征誅為掛讓桐宮之徂以放廢作都俞何相反若是及其卒也拯民於水火則如水土之平焉稽首陳書即當日廢屨起寤無異也聖人之道變化無方何必襲其迹乃為善學耶易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

沃丁

戊子八祀阿衡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五

八

世紀謂沃丁葬伊尹以天子之禮吾意必不然奚知之以咎單訓伊尹事知之也咎單能訓伊尹之事即能心伊尹之心不背其心於既死之年乃使其僭禮於纜死之日亦不待辨而決矣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重祭以天子之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吁亦未深觀於其世耳周公相成王定禮樂其等殺之昭明即名分之所繫也成王亦賢明之主召畢皆同德之臣豈忍以其所定之典章遽加於其身而先亂之且周室頒爵上公為尊而祇崇於杞宋之賓王季之穆縱齊魯不得而與焉使當日追崇爵賞天下安得

議其非乃上公之爵且不輕加天子之禮樂顧輕許如是乎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言厥後魯請郊禘傷周公之道首壞於其子孫以是歎其衰云爾後儒仰伊周之功德疑當時之君或以天子禮報其身後也遂從而為之辭

巳酉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沃丁傳位太庚自非大居正之義大紀及前編皆譏其廢嫡立弟遂啟亂源又本史記陽甲之紀謂仲丁以來諸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而胡氏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迄陽甲舍子弗立者適九世以為仲丁誤當作沃丁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五

九

則過求其實至於繫矣按沃丁崩太庚立再傳小甲雖皆中才之君然四十餘年坐以無事至雍已雖云商道衰諸侯或不朝而國內未嘗亂也小甲雍已太戊兄弟相承太戊能修成湯之政廟號中宗為賢主迨仲丁崩國始內亂其弟外王立由仲丁外王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更九君九世者九君更立史以為九世也雖祖乙之世商道復興然仲丁崩至陽甲之立書國內亂者五所謂比九世亂其亦原終始而括之歟若以後世循習爭立之禍自沃丁始吁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此亂臣賊子創此言將以濟其亂豈亦魯隱啟之

乎縱無魯隱叔牙之弑械亦成矣明甫再傳燕王竟以叔父奪其兄子之國又何循習使然也且安知沃丁非因無子或有子不肖而廢之迫於不得已也公羊氏曰宋之禍宣公爲之夫與夷不足主社稷十年十一戰故華督困民之不堪也而弑之舍與夷立穆公宣公知子之明亦爲是不得已耳穆公復立之而至於亂豈其所逆料哉大紀前編之意蓋惡夫無故而立異爲高貽後世口實者以垂戒耳是以君子之所爲必衷諸道其可弗慎歟

太戊

齊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五

十

甲辰元祀亳有祥用伊陟臣扈相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妖孽禎祥視德之盛衰而致若增修厥德則妖孽亦禎祥滅德自肆無形之妖更甚於有形也亳有祥妖也顧後世符瑞諸志如金芝奇木視此不知何如太戊因妖而懼大修成湯之政用賢進德享國七十有五年則謂祥桑有以啟之可也伊陟曰妖不勝德信矣是故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仲丁

藍夷作寇

入寇而曰作誌始也古未有蠻夷猾夏者自是戎狄之患無朝無之視中國所爲駕馭者何如耳是故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三代盛時四夷賓服服以德也漢唐以來弱則爲其所侮強則款塞來朝然能致其懾服者力服之而已矣此古今升降之分也吁上書遷竊下書國亂則輕搖國本復以無道濟之故藍夷得乘虛而入矣輕言遷徙者盍取鑒仲丁哉

祖乙

甲辰九祀圮于耿徙都于邢巫賢作相商道復興諸侯賓服商道復興諸侯賓服則祖乙亦賢主矣乃一遷于耿再遷于邢而復徙故都必待之盤庚者何耶四遷其都動

齊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五

十

因河決而史記云河實甲立囂有河決之患則亳都固未嘗有也于囂于相于耿于邢皆濱河而居土地饒沃利之所聚患亦隨之獨怪當時之君趨利忘害輕棄亳都根本之地屢遷屢圮勞民傷財忽然若無所顧惜如是也祖乙之世宜藉河決爲辭復歸於亳視盤庚時當自易易而不能者毋亦識見不逮歟亦巫賢未相竟爲世家巨室樹黨爭利之徒之所挾歟盤庚歸亳內亂豈消祖乙以前國內亂者一再傳之後亂者三其不能散舊黨而遏效尤措置失宜不免責賢者備矣然終祖乙

宜改書曰復都
于毫改國號曰
殷較安

祖辛亂且中止則能進用巫賢以救時弊如巫賢者蓋
亦春秋時之子產也

盤庚

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

自仲丁六祀遷都于亳是百五十六年四徙國都三遭河
決百姓轉徙顛危亦可想見而又弟子分寧爭立禍起
蕭牆當是時天下殆哉岌岌幾不待紂而亡矣惟復遷
舊都固可遠離河患而去其所繫戀憑藉則營私結黨
之弊亦可潛消乃故家大室尚敢蠢惑黔黎以阻撓盤
庚之遷者厝火積薪之下處其上而不自知也使盤庚

齊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五

三

忱於浮言持遠忍必敗之說而或激於意氣如高洋所
云亂者必斬是二者可以處常可以應變而皆不可施
於盤庚之世也故不惜諄諄口舌之勞恃一誠感喻之
者設為神道以隱申其威惕然引咎以徐平其浮動不
恭之氣其機變之深沈用心之艱苦如此嗚呼散百餘
年巨室黨援之禍違愚民安土重遷之意夫豈易言哉
賢聖之君六七作盤庚之德或不及中宗高宗而承數
世爭亂之餘決大疑定大計固安危一大轉機也是故
有商中葉之禍仲丁開其先中興之功則盤庚安內而
高宗靖外

小乙

甲二十有六祀古公賈父自豳遷于岐改國號曰周

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則周家王迹肇基於此然當
日狄人侵邠利其土地太王自知力不能勝乃去邠之
岐故曰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孟子曰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所以經營國邑聊固吾圉
之計豈欲據形勝以窺取天下哉小辛小乙雖云商道
少衰而未若紂之不仁傳及武丁小大無怨殷邦嘉靖
祖甲能保惠於庶民皆所謂賢聖之君者豈太王忽萌
翦商之志於百餘年上逆料紂之必亡預為建都鄆宇
地耶世為商臣而以預圖篡奪貽厥子孫是先操懿而
為逆也狄人來侵當遷越之時國且莫保而將以求吾
所大欲雖鄒楚之勢未足比倫亦不量力之妄人耳實
始翦商云者言周室積功累仁自太王始盛當時從者
如歸市咸頌之曰仁人若商書所謂民之戴商厥惟舊
哉以是為厥後代商有天下王迹實基於遷岐之日也
不然妄也逆也曾謂太王之賢者而為之歟

齊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五

三

族姪孫能光
男鵬昭鳴招校字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議卷之六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殷紀

武丁

己未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傳說爰立作相總百官資學于說

曹寅谷謂高宗欲舉傳說時甘盤為相恐難遽奪不得已託諸夢以折其心未嘗妄誕古人思按書選於荒野當從東坡作甘

盤而先儒多以高宗舊勞於外為遜於荒野夫高宗舊勞於外使習知小人艱難耳周公以無逸進戒無非導成王紆紕之學靡常為學終問顯耶且君爽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向宗即位甘盤尚在左右正可學問非勢於外之後不得復學於甘盤也如謂諒陰訓太甲周公戒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議

卷六

而甘盤又以年老歸政矣當是時益思傳說其人為中興良弼不可得書曰恭默思道思何道歟思如湯之得尹共成邦治之道所謂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若示以形象之可據者孔子之夢周公彈琴見文王何莫非精誠默感耶昔者耳其名今乃審其象以是為帝賚云爾不然直如光武物色子陵天下安得議其私况立賢無方先王遺法具在也至誠可以格皇天無不可以服天下何必設言夢得仿漢文於鄧通哉或曰爰立作相證以堯之試舜高宗失之太遽者又不然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嚴之野

成王何莫非居憂時當是免喪後既而甘盤歸政隱逸今得傳說欲以學甘盤者學之故下文朕志及交修子朕志及交修子親切先儒徒以親上文台小子語上云屬之甘盤云云屬之甘盤作轉語文義何嘗不貫且按之當時事理尤合

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明曰薺鞞而商頌曰奮伐荆楚則鬼方非北胡矣當從經語為據詩奮伐荆楚朱高宗伐鬼方然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議

卷六

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此總敘得說終始先序事而後序言非應求而起即日命相也其相與言啟沃之道從諫之休君臣之間志同道合合史記所謂與之語果聖人是也既而大書曰惟說命總百官至是適命為相矣而何嫌於遽耶且堯之於舜知之已深其使之代已行天子事者欲天下之民心歸之將授以天下非必歷試諸艱始信其不負所任也代攝之間權擬天子此何等事願試其不可耶聖賢相知本異常情其明哲有非凡人所及者齊桓於管仲有射鈞之仇以鮑叔一薦舉國聽之而弗忌桓温好雄耳一見王猛遽欲引而東霸王之信任英雄之識人尚如此豈高宗於傳說尚煩察察為也

後漢西羌傳武
丁征西羌鬼方
則漢人說鬼方
為西戎矣按汲
郡古文武丁三
十二年伐鬼方
次于荆三十四
年王師克鬼方
氏羌來賓與易
三年克之相合
氏羌雖屬西戎
意武丁南伐既
克鬼方氏羌備
其威德威來賓
服亦事理所有
不必定以鬼方
為西戎也况有
次于荆明文與
奮伐荆楚顯然
可證耶至王伯

厚據大戴禮帝
繫篇陸終氏娶
于鬼方氏楚世
家陸終子六
姓楚其後也以
是楚鬼方為楚
亦未免穿鑿宜
全謝山駁之
謂季連雖為鬼
方所出豈得遽
襲其號也但謝
山拘於西羌傳
以鬼方為西戎
而疑朱子集傳
之為誤說亦未
當易詩相證在
朱子豈漫為臆
度觀般武自彼
氏羌云云細釋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在未滿九四居離之始惟審慎於
幾先灼見乎事無可已故曰震用伐鬼方言能奮發有
為明以致決也四多懼也乃以陽剛居陰位恐為浮言
所惑其必臨事而懼貞固不撓忍乃有濟故曰貞吉悔
亡象曰志行也既濟九三垂剛不中苟過剛近復則債
事無成進銳退速則無以善其終故曰三年克之小
人勿用惟不競不弛以能有成功也三年云者非征伐
三年乃克之也采入其阻之後哀荆之旅經營處置於
三年之中而后有截其所此象所以云憊也嗚呼高宗
善用其剛乾惕自持為思患豫防之道不敢告勞如此

中興之功豈易言哉
祖甲
元祀
書無逸稱祖甲之賢及享國之久諸儒多以商三宗無
祖甲且享國歷年適與太甲合遂述國語帝甲亂之七
代而隕及史記帝甲淫亂之語以為無逸所稱蓋太甲
其次在中宗高宗後者言年之多寡不以世次或曰錯
簡吁何其謬也善乎陳師凱曰經文祖甲享國下即云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太甲則
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云此若不論世次則不可

辭意則當時西
戎並不用無
亦以武乙之世
周公季歷伐西
落鬼戎遂以武
丁所伐之鬼方
為即季歷所伐
之鬼戎耳
祖甲不義惟王
鄭說究是臆度
詳玩通節文義
如不取侮寡寡
業自持常恐德
薄任重不自以
為義足當此位
與帝舜所謂德
弗嗣意同不必

以廢長立幼為
不義而謂高宗
有廢立之舉強
湊其說至舊為
小人即高宗舊
勞于外又非必
讓位於逃也或
疑如此則釋與
下文似不聯貫
愚謂惟祖甲之
心不敢謂義足
以當居王位者
以舊習小人艱
苦故即位以來
保小人之依而
敬戒雖寡亦
不敢侮文義一
不貫耶

言自時厥後以經證經何彰明簡當耶周公不過略舉
古王以明無逸之可法非備舉商三宗為言也如謂太
宗為商令主不應略而弗稱則古帝之聖而有壽孰堯
舜若且周家先君太王享國幾至百年不視文王為久
遠哉若不義惟王鄭康成本馬季長說武丁欲廢祖庚
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之民間此固無所經見而謂
以高宗之賢斷無廢嫡立庶之理其說雖是然有時事
出萬難立嫡立賢當度乎時勢而權之以義庶而果賢
何不可立嫡實不肖而禍社稷何不可廢此太史所以
爭立紂卒而商遂亡者不通權達變也雖祖庚在位七

年善惡皆無可見而祖甲見稱於無逸則賢可知乃不
信經而反據史傳而疑之亦惑之甚矣是故諸說紛紜
一以經為準經無可據則論其世而表諸理史傳百家
不無傳聞之誤善讀者所當詳擇也
周古公賈父藐少子季歷嗣立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其所以為讓者後儒說紛紛終未得泰伯之心
也或以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其說為讓商謬之
甚矣辨之者曰實始翦商即肇基王迹意皆追美之辭
也就令太王果欲翦商伯正宜循世嗣之常恪守臣節

穎亭林曰知錄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沈伯不從不從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目 卷六

五

若以為吾則不從姑任其好白為之是以不義歸父而
自潔其身非孝子所忍為會至德固如是乎或又謂太
王因季慝生有聖子欲傳位季慝以及昌伯能先意承
志故挾仲偕行季之後終有天下則變其說為讓周讓
周誠是也而其說則非也辨之者曰太王三子皆賢何
必為廢長立幼之舉使伯嗣立昌為之佐可也如太王
果有此心而伯成之是陷其父廢長幼之倫又何以為
至德伯之讓非為太王也伯白為之也伯自為之而必
偕仲南逃果何為者毋亦以季有聖子歟夫文王之生
實祖甲二十有八祀古公即以是年薨豈未周時小孩
而聖德已見乎聖子云者厥後德為聖人史氏原其始
以為得聖子耳當是時伯仲皆未舉子獨季慝生昌太
王以百齡暮境得抱孫為喜伯亦喜弟有子以慰老人
非以是為有聖瑞當得天下也然則太伯之讓曷為自
為之也周自后稷迄太王皆父子繼世伯以年老無子
仲之果終有子未可預知使已嗣位百年之後終及於
弟則是世世父子相承由已亂之也傳曰太伯不從是
以不嗣言伯不從繼世而有其國果何以哉是以己之
不嗣云爾太伯至吳國人君而事之伯曰吾以伯長居
國絕嗣者也嗚呼伯為此言於君吳之日則採藥時此

去為不從其義
甚明杜氏誤以
不從父命為解
而後儒遂傳合
魯頌之文謂太
王有窮商之志
太伯不從此與
秦檜之言莫須
有者何以異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目 卷六

六

意固藏而不露矣其被仲長往者仲之心即伯之心也
讓國耳曰天下何蓋自當時言之為讓國後日視之以
為天下也必泯其迹何也曰不泯其迹則受吾讓者其
心終弗安故託故而逃行隱而志決也謂之三讓三讓
者固讓也是故伯夷遵父命叔齊重天倫交相為讓國
人所共知也雖求仁得仁窮餓首陽而不怨百世後猶
嘖嘖稱道為美談而伯則父無廢長之心弟亦忘其為
讓之實粹然舍去若無所為於其間者故曰民無得而
稱焉此泰伯之心也此其所以為至德而不可及也
武乙
亥元祀遷都于河北
盤庚歸亳二百餘年矣武乙無故徙都河北何耶賢聖
之君六七作前後皆在亳都獨祖乙居邢商道復興乃
僅再傳內亂又作史記曰比九世亂蓋肇自遷亳以還
也武乙去亳更恣行無道四世遂亡詩曰邦畿千里惟
民所止畿輔為首善之區王業所由興也輕言遷徙鮮
弗敗者嘗慨世家大族其子弟習於執殍動輒前人徒
就繁華之地不轉瞬而田廬易主矣飢寒交迫妻子流
離求所以保餘生而不得吁自貽伊戚悔不可追行國
有家者當以此為殷鑒也

帝乙

周公季歷伐始呼駟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
自狄人侵邠西北強胡漸肆蠢動太王居岐經營休養
百數十年王季繼立一伐燕京之戎又伐余無之戎伐
始呼駟徒之戎至於文王襲西伯之封克紹先烈猶復
距昆夷備獫狁伐犬戎師徒屢興以守衛中國當是時
非周家父子戮力戎狄之間以受辛昏淫強胡乘間竄
擾中原文物之地禮教淪亡不待披髮野祭爲之兆矣
此周室積功累仁宜子孫食報享國彌長也

丙午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踐位

實治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六

七

帝乙之德遠不及六七作賢聖之君而能命周公季歷
父子爲侯伯征伐強胡可謂知人善任然知臣惟君知
子尤莫若父乃以太史一爭舍微子之長與賢而以紂
辛爲後者何耶毋亦大訖殷命有莫之爲而爲者耶啟
與紂辛同產也以母前後貴賤爲嫡庶是一母而二母
矣儲君苟未踐位其元子已生迨嗣位百年之後將謂
青宮時所生子非君之子歟一母而先後殊之則一父
之子亦問其父之已爲君未爲君而二之也嗚呼如太
史者亦不學無術之甚者矣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必通
知乎大經大法之宜參觀古今得失盛衰之故處經權

常變而不惑然後可以讓國是彼泥古鮮通執似是而
非之說誣經叛道以亂人主之聽所謂利口覆邦家者
視異端肆誣其禍尤甚噫乃如之人比比矣何特商太
史哉

紂辛

甲寅八祀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縱淫樂重刑辟百姓顛怨
嗚呼桀紂之亡皆緣女禍妹喜妲己皆以伐國得之其
禍同其禍所由來者亦同毋亦兵戎加人亦以女戎報
之謂之天道其信然耶否耶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
以驪姬而晉國以亂吳伐越保會稽越子勾踐得西施

實治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六

八

而獻之越反霸而吳亡矣蘇子瞻曰好兵猶好色也獨
怪四君者兵與色相因而至何哉受兵之國知吾勢力
之不敵也不得不以陰柔爲緩兵之計而志得意滿反
墮其術中以取亂亡而弗悟吁有施有蘇諸國其亦知
己知彼兵法不戰屈人之一道歟范增說項籍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
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此漢王所以終有天下者能不
溺於其所嗜也聞嘗論之牀第戈矛更甚鄒墨夫兵猶
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然兵而少挫或有悔心陰毒之中
人鮮不終於迷者鄭子產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嗚呼得是說者而推類思之則知女戎之慘不可勝言矣

已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從之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獻地請除刑恐非當時情實如史記所云則侯封百里豈郊圻之外別有疆界韓氏以為

侵孟克莒舉鄆還所侵地則尤私測聖人也未囚之先事君為此市道耶呂氏春秋謂紂辛賜地千里文王辭

願為民請除炮烙是說也猶未論其世也紂以崇侯虎之譖固憚周室之日強而冠履易置矣願釋其囚更益

以地千里猜忌之人亮弗為此就令使專征伐何靳於地而疑之而千里王畿外即侯甸安有餘地千里之廣

耶然則獻地除刑皆非乎曰請除炮烙之刑奚必獻地為哉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幾諫而不聽怒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文王因紂之釋已值其喜而為民請命矣紂雖不仁以文王之忠誠而濟以

間則無不入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此之謂也且紂之釋文王也其亦枯亡未盡一念之偶善歟文

王即乘其一念之微以擴而充之而仁及天下此錫類

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九

推仁之妙用者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庚申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或謂文王緣此受命改元不知憑何所見晉侯聽衛獄春秋譏之以諸侯決諸侯之訟僭天子權果文王公然以為得意改元以示於天下是重耳之無王猶未文王

若也且甫釋纆囚更招暴君之忌明哲保身之謂何當是時虞芮之君交履周庭文王雖與晉接亦諸侯會同

之禮二國爭田實未嘗出諸口始而爭終而讓文王固未之知也詩曰虞芮質厥成亦南國被文王之化云爾

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一則當時江漢汝濱豈真畫地而

治哉

周西伯得呂尚立為師

史記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是說也吾意必不然太公避紂歸周不

過適彼樂國不求聞達於諸侯也然而國有大賢舉國之人知之文王亦知之以文王求賢若渴之心以為野

有遺賢而弗能舉是吾蔽也遂物色其所在躬造廬而請謁焉書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則出獵而卜其所獲

者非也就使假言田獵以邀之其意不誠非所謂禮羅而致矣高宗圖形求說說築傅巖之野准有則幣聘使

高於羣臣漢儒不及也愚謂以營竊之主猶能知聖人彼詭聖蔑經者豈非名教罪人哉

王氏因學紀問引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郭曰文王未中為天子立郊于鄭曰漢郊祀志鄭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郊于鄭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末非典藉正義說郊侯之位明末可用權之識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十

臣已隨其後書不言省文也伊尹待聘而起昭烈三顧孔明豈文王太公獨為此詭遇哉一語兩合則聖賢相知有真也又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固以興此尤非文王之語也果先君曾有是言是商之志久萌於數世而上而文王為是以求太公則所謂服事殷者亦掩耳盜鈴以欺後世其視曹操司馬懿尤巨測矣欲神其說而反過誣聖人史氏奢言鮮實多如此此不可以不辨

丑三十有一祀周西伯東觀兵戡黎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是時王

孫滿尚幼猶以無禮讓之况赫然觀兵畿輔與楚子問

鼎所為何異或謂黎侯助紂為虐黨惡者誅此後世奸

雄清君側者所由藉口也曰是警紂也則需拳兵諫為

愛君實督之耳何以為法於天下耶然則奈何毋亦當

時紂已可伐何有於黎乎夫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

君臣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也嗚呼欲知聖人之所

為當觀聖人所處之分得專征伐西伯職也伐密須伐

者伐邾伐崇為天子討不庭乃所以為服事使文王時

黎惡已暴則密須諸舉當返旆東征矣何者近在王畿

尤王法所先及也論者乃以西方諸侯有罪文王得伐

王氏困學紀聞
晉陽以叛書聖
筆殿矣公羊乃
謂逐君側之惡
穀梁亦謂以地
正國漢之亂賊
晉之強臣唐之
悍將假此名以
稱亂甚於詩禮
發冢者也

王伯厚謂黎七
則商震矣顧亭
林亦謂西伯戡
黎而殷人恐不
知祖伊恐者恐
紂之自取滅亡
耳而王顧乃並
引歷朝戰取形
勝一似西伯戡
黎直為窺取殷
都者雖繁稱博
引無當也

原分注西伯之
年非是今刪去

仁山謂微子逃
于荒野鄭氏汝
諸云去王朝之
國頗為近理亦
周公居東之意

之關河以東非所得討况畿內諸侯乎是役也必非文王所為則武王為何如人哉征伐之權紂已悉付西伯文武父子世守其官曰吾執法焉正奉揚天子之命何東西遠近之有故戡黎之舉但問黎之有罪無罪不必辨為文王武王祖伊彘告辭迫而直亦以王畿之國有不供命王且不知而日耽於酒色紀綱陵夷以是為淫戲用自絕云爾何嘗以西伯將不利於殷也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諫不聽去之箕子諫被囚因佯狂為奴比干固爭死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經大聖人表彰而論定矣何傳記

諸家謬以後事牽合反誣微箕實甚前編力辨其詛是

也箕子比干或囚或死王氏所謂易地皆然最得兩賢

心事獨微子之去先儒皆以存宗祀為說則淺窺微箕

之苦心也如前編之言非為存祀而王室至親恐不免

先去以為民望者所藉口東坡所云又若遠害避嫌究

無當於出迪初意也吾謂微子之去所以成箕子之諫

耳父師曰我舊云刻子則紂無日不思其兄微子雖死

諫必不從即箕子之言亦不入王子出迪然後箕子可

以力爭而徐待其悟殷之天下不至立亡至諫而不從

又不殺非其所料也不殺而佯狂受辱此內難而能正

其志者惓惓宗社之忱猶冀君王之一悔而已然則微子奚爲不死也曰與其使紂有殺兄之名孰若去之而兩全其義義之盡仁之至也比于伏象魏門三日當是時微子去箕子囚事迫勢窮竭一念之誠爲回天之方幸而君聽吾言也則釋箕子之囚反微子於國相與從容補救天下事尙大可爲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比干之心也嗚呼微子非避禍箕子非苟免比干非沽名所謂行不同同出於至誠惻怛者也殺龍逢夏祀隕殺比干殷祚亡亡國之機後先一轍如此悲夫

族姪孫熊光 校字
男鳴琯 鳴瑄

書冬一月非是
請詳下條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卷之七

鶴山 易其藩 公亮

周紀

武王

己卯十有三年冬一月癸巳王帥師會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書稱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集傳曰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嗟夫十三年恪守臣節豈不欲終服事之忱哉無如紂惡貫盈天說殷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聖人於此蓋有不得已而然者說者

乃謂武王畢喪伐紂不但誣武王以亟欲取殷且坐文王僭號改元之實後世亂臣賊子肆行僭逆而弗顧者皆妄說誣聖有以啟之也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文王墓然後治兵孟津然又謂紂未可伐居一年聞紂暴虐滋甚乃遍告諸侯東伐紂誠如是也是先有覬覦計較之心矣攷紂之二十年西伯昌薨至三十一年卽武王之十一年東觀兵戡黎越二年然後東伐意所云治兵者乃戡黎之役誤作九年歟不然無端治兵盟津又以紂未可伐而還不幾如楚子觀兵周郊桓溫舉兵入朝耀武畿內目無君父耶上冒先君元

春正月三字宜
移置上一條姑
皆仍之待參考
原書周王今刪
去周字語見上
條下撤此

年歐陽子嘗斥其謬特未正書序十一年之誤耳說者
紛紜蓋取信於經而訛謬相承若此也武成曰惟有道
會孫周王發日王史臣追稱也日周王發對天地山川
之神言也原書周王發帥師既入周紀不宜別稱周既
為史臣追書又非冊祝之文不宜稱名當仿商紀王誓
師伐夏桀例書日王帥師會諸侯伐商

春正月王會諸侯于孟津誓師伐商

上書冬一月古無別稱一月者惟見諸武成惟一月壬

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已集傳日一月建寅之月也不

日正而日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日一月然

既為夏正之正月時當屬春此不應冠以冬字如謂是

周正建子之月王步自周迄春正月抵孟津會諸侯歟

證以春秋春王正月例王正月者王之正月以建子月

為正月也子月屬冬而繫於春者孔氏穎達所謂月改

則春移合呂氏大圭熊氏朋來李氏廉諸說皆鑿鑿可

考李廉曰案前漢律歷志謂周師初發得周正子月辛

卯朔明日壬辰至二十有八日戊午逾孟津明日己未

冬至越日為一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至牧野與武成

泰誓月日時皆合足見武王克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

書為春也夫歷家推算或不無附會差舛而以春王正

既為夏正之正月時當屬春此不應冠以冬字如謂是

周正建子之月王步自周迄春正月抵孟津會諸侯歟

證以春秋春王正月例王正月者王之正月以建子月

為正月也子月屬冬而繫於春者孔氏穎達所謂月改

則春移合呂氏大圭熊氏朋來李氏廉諸說皆鑿鑿可

考李廉曰案前漢律歷志謂周師初發得周正子月辛

卯朔明日壬辰至二十有八日戊午逾孟津明日己未

冬至越日為一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至牧野與武成

泰誓月日時皆合足見武王克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

書為春也夫歷家推算或不無附會差舛而以春王正

顧亭林日知錄
云未為天子則
雖建子而不敢
謂之正武成惟
謂之正天辰是也
已為天子則謂
之正而復加王
以別於夏殷春
秋王正月是也
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語以太甲
繼仲壬而立非
湯崩逾年即位

諸儒亦多從之
大紀以義理人
情事實歷數四
者斷其非是通
鑑綱目前編從
大紀此最為不
刊之論

三祀十二月則商未嘗改月沿革不同又不必援為周

正改月例也然則幽風小雅諸詩言月者皆用夏正何

歟日曹氏粹中釋幽風以為公劉正當夏時是也而無

解於小雅諸什吳氏澂謂夏正行於民間久作詩者從

舊俗稱之可知商不改月至周始改不然六百餘年民

間尚循習夏正耶歌詠之餘猶可循舊俗之稱若書之

史官紀事編年則當王名貴豈能不稟奉正朔行夏之

時夫子不過平居與顏子論說見夏時便於民耳使夫

子果用夏變周誠如趙氏汾云何以責諸侯之無王也

上書冬一月宜仿春秋春王正月之義改書春正月此

條便可蒙上文省也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既封武庚為殷侯而使諸叔監殷者論者弗察謂恐武

庚叛而監之也其說創自陳賈賈意周公使管叔防武

庚之叛管叔反挾之使叛欲咎周公失知人之明正為

齊宣解嘲耳監殷者非監殷侯武庚也乃監殷墟之頑

民也然則用附我大邑周當時之民宜無不向化者曰

殷民浮囂由來已舊商自遷幕以來濱河而居土地饒

沃民習驕奢浮動盤庚歸亳猶膏動以浮言可知也武

乙復遷河北仍濱河為都更染受辛昏淫頑梗不馴之

齊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七

四

氣愈難遷化非使二三宗藩坐鎮其間未易漸除其汚

俗康誥諸篇以新民保民又民為說諄復不休則民情

已可概見管蔡霍三叔無書則佚之歎抑惡其叛而削

之也是故當紂無道暴虐則傷如燬而思父母追事定

安居其間不材之民難保故懲不作厥後衛俗復多淫

逸則風土使然視當時繼治者何如耳路史曰所以制

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最得當日監殷本意至

謂土地人民猶我之有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

蕭氏者此又是非參半之說也非如宇文是也土地人

民猶我有則仍恐武庚據國以叛爾夫武王於紂非仇

敵也取殷而有之祇順乎天而應乎人紂自燔死紂自

死耳苟其弗死亦湯之放桀而已豈若強奪人國急封

其子以厭人心又恐其叛已復讐使不得自有其國絕

姦宄覬覦之念耶就令料武庚必叛而可奉殷祀如微

子者又越在草野未知存亡則曷若勿封稍緩須與待

選擇而行之奚事亟亟封之而惴惴懼之歟不料武庚

之叛而必使監是先啟其疑尤非所以安反側之道也

然孟子何以不直折陳賈明辨所以監殷之故曰孟子

一聞以殷畔之言知賈特為燕畔來也亟明管叔之畔

與燕畔不同正所以折陳賈之計齊人克燕非以仁義

齊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七

五

處之燕之恨齊甚深其畔也實在意中管叔以武庚畔

則在武周意外兄弟骨肉之間豈無端逆料其惡而先

絕之耶故孟子直為周公認不知之過而責賈以順君

飾非之罪使小人欲借聖人以自文者無從置喙也下

書分封諸弟封康叔於殷東前編曰凡封諸殷墟者皆

監殷也且既云分封諸弟則受封宜同在一月而此特

先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者以三人挾武庚同叛故

系於封武庚下著其罪特異其辭

三月分封諸弟封康叔于殷東

至是乃封諸弟獨書封康叔於殷東者何嘉之也管蔡

霍叔以王室親藩被勝國元嗣交相煽動徐戎淮夷一時並起可謂主少國危天下洶洶矣康叔介辟逆之間不從其禍又有扞亂之功故於其初封也先書以美之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

事有似是而非者害道者也道無兩是必遷就其說亂臣賊子反得藉口以遂其私是則可愛也太史公敘夷齊扣馬而諫事甚謬妄不足據先儒多疑之然必曲申其義以懼亂賊而又礙於湯武順天應人之舉以是謂道並行而不悖也嗚呼聖人制行所以範圍天下於無弊顧是非疑似間可若是耶以武王之聖伐紂之暴為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

卷七

六

天下也為萬世也尚有人焉指以為非彼莽不懿裕之流躬行篡奪且將曰義士之非我者夷齊也我所行者湯武也是夷齊之諫所為憂萬世之無君者正啟篡賊無君之心一無所忌者也况父死不葬其言尤謬武王以十三年伐紂豈至是文王尙未葬耶史記管云武王九年祭文王墓然後治兵盟津而又取此說何矛盾若是九年治兵事非紀實父死不葬之言不特誣武王抑且誣夷齊實甚為是說者不過欲高夷齊之節作奇語以駭後世人聽聞耳就令夷齊於武王義宜諫彼受先君養老之典為國典型乃不諫於王師未發之前而待

王安石亦據孟子以謂伯夷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其病紂尤甚既不事紂之不出武王仁而後出武王仁矣又不出武王仁伯夷何處乎是說最確然論者猶以夷齊雖惡紂之不仁而歸文王之仁文服事殷武則伐紂此夷齊所謂以暴易暴也此未

推究夷齊當日情事王安石所謂韓昌黎伯夷頌謂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士大夫遂借是以防亂賊守其說而不敢非皆史記誤之也人雖各行其是會相反若此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

卷七

七

其事之成而邀於半道此無知小夫悻悻自見者所為會聖人而為之乎是說也了凡袁氏會見及之且夷齊獨恥宗周亦以世為商臣不忍見其淪喪耳既世受國恩則與國同休戚當紂昏淫滋甚何不早之紂都強諫於其前幸紂聽而改過則殷可不亡不幸而不聽則與其不食而死於首陽山下孰若與比干同死於象魏之門也曰時已讓國不在其位一草野遺老安能之天子之朝又不然也陳東一太學生耳尙能伏闕陳書宋時且可何況三代曰彼知紂拒諫言必不從不若武王可與語也曰武王伐紂是以天吏而誅獨夫也有人於此其父兄日行弗義惟於法吏將執之乃不勸止其父兄所為避其惡而自潔其身忍聽其陷於大辟而買買然邀吏於途膝口辯以止之以是為孝也有是理哉然則孔子稱夷齊餓於首陽之下義周也何必餓死餓死則不義周也明甚曰孔子之意謂齊景公富有千駟而死後無聞夷齊不有其國雖窮餓而民稱之是為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云爾未嘗言其餓死也稱之者稱其讓國亦非稱其不義周而死也當是時讓國而逃隱於首陽山首陽即禹貢雷首在蒲州界蓋殷都以北所謂北海者耶北海非必入於海之謂屈完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齊在楚北故楚亦指齊為北海也隱於首陽山在
未就養時無疑不然不食周粟而食其薇以夷齊之仁
且智必待婦人譏之而後餓死亦不足為夷齊矣且西
山之歌疑者譏其辭怨氣弱證以求仁得仁又何怨者
殊弗類大丈夫死則死矣奚矯揉怨對為或曰就養之
後太公佐武王定天下獨夷齊無所表見何也曰事非
我莫為則弗為無以對天下既有能為之何必功自己
出况夷齊能讓其國國可讓功何不可讓然而存亡亦
不可考矣

庚辰十有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

卷七

西旅貢獒王固弗受也弗受而召公戒王一若王實欲
受因諫而止者著諸編以示來許不且疑武王之聖亦
幾幾不矜細行而累大德乎抑知王即欲受而能從諫
如流終無損聖人之德王既不受而召公進戒亦非無
端顯君之惡窺武王不以為嫌而博敢諫之譽如魏徵
之於太宗比其著於編為子孫式正聖賢謹小慎微所
謂祈天永命開社稷無疆之休者蓋不在大也是故以
諫草附史館而怒其臣是貽子孫以拒諫之漸而以焚
諫草為不暴其君之過者皆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也
王有疾周公旦祝告三后求以身代王

譙周曰尚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談金縢都難憑信近
世袁氏校作金縢辨力言其偽夫金縢今文也孔壁古
文不無假託之語今文俱伏勝口授其中音義間有舛
訛未有通篇文字可偽造者伏生年已九十老成典刑
豈肯勝其口說若少年華士作偽書以惑後人耶孟子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闕文
者不詳知其事不敢直書也若於一事而言之過當武
成所謂血流漂杵之類此揚厲鋪張反失其實雖在古
史或所不免在善讀者辨別之而已若金縢則亦無此
病袁氏曰周公以身代王古無此法然至情迫切計無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

卷七

九

復之法何妨自我創禪讓非古法也而堯舜行之如以
身代死為村巫里媪之見則以天下與人亦任倖輕許
所為乎又謂武王克商一年縱有不諱與天降寶命何
傷劉先王草創西蜀二年而崩仗一孔明尚能支持強
敵周則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若此
此未嘗論其世也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卒僅得蔣費姜
維才皆不逮武侯遠甚然猶強支三十年之久周公雖
不知管蔡之禍而殷民未靖天下未盡安武王崩流言
起天下岌岌其殆則當時大勢可知也湯與武同是聖
人同是伐暴再傳之後太甲成王同是幼主周公以叔

父輔成王較親於伊尹而在廷元老又倍於商初然伊尹能放太甲俾率先王周公不免以流言避位時事不同豈能概論哉又謂一公爲國元老素知公忠精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何其忍此未知古大臣通權達變爲國深謀也二公與周公孰賢親公且見疑成王豈遽信二公一言而釋萬一二公力諍愈激成王之怒因而殺公指二公朋黨而竄逐之益中流言反問之計周之天下可以立危後世誅竄大臣幾危宗社大抵匪躬諸臣遇事過爲激昂卒釀清流之禍者未必盡其君之過也雖曰成王忌公然終不敢誅公奚過慮此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七

卷七

十一

萬一構難之徒聞二公力爲公白益幻譎張亦僞爲聞流言也者請擁兵入衛備非常一公將遂執而誅之歟則是非未明無以服天下若與之辨彼亦以乃心王室爲辭輾轉倉皇交煽內外根蟠草蔓撲滅轉難公與一公籌之孰矣不去則流言不息去之而後二公得調護其間縱不遇風雷之變二公必以時乘機密啟徐悟王心者又何左儒杜伯之可律乎又謂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信率土之濱莫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越境可免吁尤不知大臣畏讒被讒委曲保邦之道也王陽明既平濠逆武宗南征一時讒

言朋興事且莫測乃稱病西湖淨慈寺豈僧舍爲方外所居非明土耶郭汾陽擁兵居外偶遭讒毀卽釋兵歸朝胡勿仍居軍中待白也使公晏然居朝右總百工不幾疑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哉試問公於此時舍遊居東土更有何法又謂畔者武庚非管叔武庚爲紂嫡子興復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爲辭不比王敦蘇峻冒清君側也以是謂流言亦僞爾彼既知周公雖死太公召公尙在不若趙止李牧北齊止斛律光去其人卽可圖其國矣則武庚叢爾小侯敢作螳臂一奮乎且起叛之由不出自三叔武庚敢向王室懿親先露其謀篤信其不爲己害也就使武庚造孽以愚三叔斷不敢以興復商室爲名舍公不利孺子之蜚語更無所藉口爲此語者欲令其骨肉相殘並以撼太公召公之心安得謂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漢晉以還宗藩構釁危國比比矣明之燕王公然篡奪管叔包藏禍心烏知其不爲後人作俑耶姜維因鍾會鄒艾不協欲作離間以爲後圖卒且莫克武庚乃能使管蔡無自利之心而助己以爲利哉物必自腐也然後蟲蝕之不待智者而決矣鴟鴞之詩指武庚非以惡鳥比成王也既取我子毋毀我室一若三叔同叛由武庚使之云者傷骨肉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七

卷七

十一

多難隱言以自悲耳此皆所辨之大者也若引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未終禫元孫某以禫是先以死人待武王尋常詠歌如威發駿發不諱於其子成王之前一旦禫祝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木當此又穿鑿其說固哉高叟爲詩矣金滕一篇乃迎周公後史臣錄其冊祝之文並序其事之蹟末是時武王崩已卒哭故史臣追書而諱之武成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則王歸自克商史紀其伐紂終始王未崩故弗諱也古之諱不若後人之拘威發駿發非謂稱名所謂臨文不諱又奚異焉又謂周人重卜金滕藏後六年中竟不一卜太廟啟金滕乎是說也尤爲臆度過甚關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彼已知國有大事卜於太廟禮也故武王疾周公憂危一卜風雷大變邦人恐又一卜且所云重者敬重不敢輕舉非紛紛以卜筮爲務若小夫婦女推問休咎然乃所謂重也無大事不卜雖十年不爲疎况六年歟雖流言忽至事涉危疑然王疑公忌公矣更奚事卜爲至謂二公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不扶王室之慈親而扶田中之偃木此更迂腐之見辨之無可辨也天大雷電以風邦人大恐是非常之災天子遇災減膳徹樂三公避位豈等閒視之遇災而不卹民貧取爲民父

母也春省耕秋省斂平常且省况災及於民乃深居養尊不一巡視可乎何得謂里胥田畯不屬爲哉且夫讀古人之書必先論其世而又酌乎情準乎理其說之謬乎情理而不審其時之所宜者辨之合乎情理又不悖乎其世者則從之吾且以先儒之說可從者更證袁氏之謬袁氏以周公之禫爲不知命曰孔子之不禫爲己也周公之禫爲君親也爲己而禫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禫是不知義此陳氏經之說也袁氏以公拒二公之卜他人戚先王不可己戚先王則可且舍太廟而爲野祭不祥曰二公穆卜用朝廷卜筮之禮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公不於宗廟特爲壇墠自禫也此蔡九峰集傳之說也特語焉不詳猶滋疑惑登壇作墠其昭人耳目不視宗廟爲甚乎抑知公已具一代死之心在廟則大夫盡弁威與駿奔代死之辭安能達諸三后故城言以謝二公二公亦聽其自爲弗聞若以爲公自禫者經文所謂自以爲功也二公既若無所事舉朝卿士亦晏然不以爲憂然後可以鎮人心而不致搖動此公一時權宜未可拘迂議者袁氏以公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願集傳以公命爲句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以爲周公使之勿道則漢孔氏

之謬說而王莽矯詐之所爲也袁氏以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冊文焚之可藏之私室可納諸金滕預爲他日邀功免罪計居心不可問曰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衰故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又集傳說也袁氏以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劫嬰兒而三王受其爾汝之稱貪其圭璧之誘何敢寵納侮之甚曰屏璧與圭言不得事神也武王崩則周之基業墜雖欲事神不可得其稱爾我無異八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終身慕父母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七

十四

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周公之達孝也亦集傳說也周公勞而不伐對三王在天之神自伐如此一時愛兄心勝矜伐謙抑所不暇計則蒯氏悌生所云而愚謂推集傳之旨亦嬰兒依依膝下恃愛作態以自炫語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豈非然哉袁氏以公自以爲功是並二公不告且不知也百辟卿士何自知之日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冊祝之文二公不知也諸史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則又集傳之說也然則先儒諸說多不悖乎情理考諸其世而可信者而何可辨之有

乃又引史記魯世家尙書大傳蒙氏梅氏四說謂皆與金滕不合史記博引繁稱語多自相抵牾蒙氏梅氏語出百家傳記中書大傳鄭氏康成以爲伏勝遺說而張生歐陽生等錄之謂爲遺說不盡據信之辭也乃不信其口授之經文反取不盡可據之遺說亦見其好議論而無所折衷矣子才力辨金滕爲僞本自譙周其言似是而非讀者可辨第口辯宏博後之學者或喜其言之新警恐反沒聖人忠誠委曲之苦心也故備列其說而詳著於編若譙周者改事一朝安知忠君愛國之道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七

十五

書來朝交美也有武王之德之大而後能處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有箕子之節之高而後可見武王於周京而不屈是故洪範稱年日祀爲箕子書也而罔爲臣僕之言始終可對比于無愧矣
壬午十有六年夏箕子來朝
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誦踐位周公旦位冢宰正百工
文王滅齡與子於理甚乖前編曰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按前編載商祖甲二十有八祀庚寅文王生以武王終於乙酉年九

關百詩日不若
周本紀載武王
初得天下告周
公曰惟天不享
殷自發未生於
今六十年是武
王之生當於殷
帝乙十一年庚
辰受命有天下
年六十又七年
而崩為乙酉得
年六十六然庚
辰則文王年亦
五十一太姒亦
非生子之時矣

耶更有子八人

十三推之當庚丁十有二祀癸丑文王年二十四生武

王非十五也竹書紀年曰武王年八十四前編引其說

乃改八作五而書武王之生在帝乙二十有三祀壬辰

則武王生時文王年已六十三矣文王六十三而生武

王未足異太姒為文王后妃年當相若乃至是始生武

王耶而又有母弟八人又豈情理可信耶若謂武王八

十一生成王為非是然古今男子八九十舉子非理所

無者而突疑於武王哉然則邑姜亦武王正妃成王非

邑姜所出歟曰史稱武王納太公望女邑姜為妃夷攷

其時武王年約六十餘非若文王得后妃如關雎所詠

在少年時也邑姜治內者或武王元妃已卒知邑姜賢

而納之以為繼室誰曰不可要之武王之年諸說互異

第論其世而衡之以理似九十三為近故夢齡之說直

以文王適九十七武王適九十三附會者遂造為我百

爾九十吾與爾三神其語而反誣聖人致涉於荒幻善

乎陳齡之言曰好事者為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

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錄 卷七

六

族姪孫熊也
明鳴理鳴理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錄卷之六

周紀

成王

丙午年 魯公禽父元年

嗚呼古聖受誣未有如周公者生則有踐阼之文死則

有僭用禮樂之議其說見禮文王世子明堂位二篇蓋

周末陋儒所為後儒既辨之獨怪漢世治經之士翕然

信奉以為當然宜其卒遭莽賊之禍也莽既以毒弑平

帝泉陵侯劉慶上言令安漢公攝天子位如成王周公

故事羣臣皆以為宜謂為故事則當時舉國若狂良心

盡喪皆經學不明為陋說所惑可知也吁陋說遺患宗

社幾危不有光武則漢祚絕而不可續矣豈不烈哉此

條原書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前編既采吳氏說明周

公非居攝踐阼矣仍書云云何謬之甚雖周公恪守臣

節大義炳如日星於公無損而此為資治之書不應汨

以狂悖語故特削之

周公旦作誥以告召公奭

書敘曰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於是論者紛如二公之

心幾不明於千古詳玩書語祇兢兢於天命民心以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錄 卷六

期克自敬德共迪前光施於冲子耳何嘗因不悅之意
 為是諄諄也不知漢孔氏奚無端妄指啟後人疑惑若
 此司馬子長馬季長孔仲達所云其謬不足辨朱子曰
 召公以成王已臨政許多事周公自可了所以求去然
 則唐虞之時許多事舜禹何嘗不可了奚煩稷契諸公
 也又曰召公以周公歸政不當復留己亦老而當去周
 公明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是以此書為亂定後作耳就
 使功成告退若伯益歸政就國伊尹復政告歸大臣去
 就之義當然當時制禮作樂營洛邑諸告多士多方
 二公遂可忽然置之歟程子以為師保之任古人難之
 召公不敢安其保此尤不可大臣進退量德度時義所
 當為何勞可謝若以師保難任輒奉身退則嗣王不惠
 阿衡伊尹何為惓惓弗已也蔡九峯以蘇氏謂召公欲
 周公告老其說為近然召公當成康之際受顧命不辭
 顧成王初年輒欲周公之去他人當老已則當留何異
 攬權冒疾者所為耶又謂召公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
 是仍程子之意也諸儒皆泥孔安國不悅之言聚訟不
 一何程朱九峯皆大儒亦為子國之說所困從而為之
 辭嗚呼讀虞書皋陶謨所為思日贊襄都兪吁嗚者亦
 兢兢天命民心之際相勉同寅協恭敬哉有士以期慎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錄

卷八

二

厥身修而庶明勵翼爾曷嘗有一不悅而云然也知禹
 皋之心則知周召之心論者不疑於皋陶謨何獨疑君
 爽一篇哉

王冠

唐孔氏曰天子諸侯年十二而冠陸農師則謂十五陸
 氏據金縢王與大夫盡弁以為成王適年十五必冠在
 是歲孔仲達本左傳一星終也之言以十二年歲星一
 終為解不知成王三年啟金縢年已十六農師誤指十
 五未免臆度無徵程子謂年十二未可責以成人徒行
 此節文何益則孔氏亦附會而不近於理矣朱子曰十
 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按
 斯言也則冠無定年然皆在十五而上今成王年甫十
 四未及應冠之年又未終武王之喪何必甫葬武王亟
 行冠禮且律以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之義則
 己身斬然在疚遂可於纓葬之後遽行此吉禮而不疑
 也雖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此為遭父母之喪年
 幾二十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謂我猶童子不杖
 不廬者言耳然當於親死成服之日即以成人之服服
 其親又何為七月既葬之後而始加以成人冠服乎成
 人之服云者服以成人之服非若平常加冠之禮也况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錄

卷八

三

禮有父歿而冠言尙少未及冠年而父死必待三年喪畢而後冠故曰已冠掃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冠者冠賓及贊者也此吉禮之文不然因喪而饗賓有是禮哉是禮也雖非爲天子諸侯言而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如謂成王旣爲天子治成人之事則踐位時當服成人冠服如康王麻冕黼裳入卽位釋冕反喪服之儀誰曰不可召畢願命大臣爲國元老豈當新君卽位顧草草從事漫無依據耶又不必待旣葬而始冕可知也前編據家語云大書王冠於葬武王之下揆諸禮弗合安知非後儒竄入語如所謂周公踐天子位者是不可以不辨

寶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八

四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管叔以周公相王已爲兄而居外而成王又使公元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疑其將以次及而已不與此流言所以與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使周公果居攝踐阼如文王世子明堂位所云則宗藩如管叔窺何神器如管叔有弗旣然起兵西向豐鎬者又何必倡爲流言何事挾武庚爲利耶後之論者律以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東郡太守翟義之奉劉信且將進管叔不暇而奄與徐淮亦不失爲三輔豪傑矣嗚呼百官總己以

聽古相臣當天子亮陰者類無不然然一聞流言以周公之聖不免避位則以踐阼誣公者俗儒滅裂名教之罪實無所逃而孔安國乃更訓避爲致辟之辟九悖謬不通後儒亦多從之試思征伐之權天子所主公爲人臣忽聞人之謗已遽與師征無論如項平甫所云疑於誅謗以滅口而僭竊大權其異踐阼也幾何哉獨是康成以居東爲東都是時洛邑未營未免敗後儒之議顧魯已開國安知公不就其國以待罪耶况周召在畿內皆有采邑所謂居東者又焉知公所食之邑不在畿輔東偏也越絕書曰周公避位出巡狩於邊巡狩者巡所守亦天子事也皆無稽之言不可爲訓者

寶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八

五

丁亥二年王聽政周公居東罪人斯得

罪人孰謂謂流言之管蔡也得者何得其情也孰得之周公得之也焉知周公得之以鴟鴞之詩知公之得之也待罪爾焉暇求而得之蜚語離間宗社將危必灼知其情冀預弭其亂爲天下也非爲己也論者乃以成王悟知罪在管蔡爲說亦未審乎當日之大勢而熟計其情事也成王雖疑公實甚尊公親公一旦以流言故致涉猜嫌果得其情必愈愧愈悔愈憤不待風雷之變亟迎公歸張皇六師聲罪討賊曷爲得鴟鴞之詩縱

弗忍謂公者仍未遽釋然於公耶且管叔既倡流言其間謀必密知王知罪之在己也必嗒然自失懼而相脅有不急於稱兵作先則制人之計當此之時王不誅管蔡管蔡必先反逆謀已露烏能更俟一年之久哉然則周公奚為不上書告變徒作詩貽王隱約其旨何歟曰王方疑公則彼此有說且骨肉之間反形未顯遂可直指其過為大義滅親之舉乎故詩中所陳第指武庚若三叔之為其所愚者隱痛之辭聲淚俱下冀可默感王心且欲使管蔡聞之有以動其天良用自怨艾庶幾禍亂潛消恩義可保正大聖人處變達權天理人倫之極

寶通鑑綱目前編綱目

卷八

六

至也曰苟管蔡知公已得其情乘公居外即舉兵犯闕奈社稷何吁是仍以迂拘目聖人也公聞流言敢離成王左右者以二公居內足鎮危疑故也倘徒知避小嫌而不顧大計亦匹夫之諫迂腐書生所見耳烏足為聖人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均叛而曰及者首惡也蔡霍為管叔誘脅故管致辟而蔡霍止四降先以一字定其罪也與者何不可與而必與與而實不與也非管叔武庚不敢逞無武庚管叔不足以動殷民然使其得志管叔不并武庚武庚必滅三

曹寅谷四書撰餘說引鄭汝諧云微子去王朝之國語而謂武王克商微子來見復其位復其國之位也及武庚誅始封於宋為殷後樂記武王下車投殷之

後于宋投者與微子之辭言微子先有封國至是乃舉而從之耳思按封微子乃成王時而樂記言武王謬矣其必標樂記云云者欲以投謂從證去朝之國及復位之說爾樂記之誤且猶接以為證可見所請來見復位者之並無其事也之當日去朝之國雖亦近理究野之說為得通情事

寶通鑑綱目前編綱目

卷八

七

叔曰與兩揭其情也皆叛者響應之辭周非奈比若揭竿一呼亂者四起何也外患由內訌連類書之罪魁仍在管叔也

討武庚誅之封微子啟於宋以紹殷後

微子武庚賢愚判若霄壤克商之後不亟封微子而首封武庚者何也微子已遜荒野無論存亡未可知就使物色所在既有武庚微子必不肯出當孤臣出迪自分埋首荒邱長作逸民老矣豈竊竊然為作資王家想哉迨武庚既戮成王周公憫殷先王血食不可以斬也然後禮而致之邦之宋以紹殷後當是時微子亦慨然奉祀之不可無人至此始義無可謝矣嗚呼謂王子出迪為存宗祀計假使武庚不叛與國咸休不且嗒然自喪乎後世託故逃難偷生苟免之流其狡黠者未必無辭以自文也論者弗察以後來之事謬測初心蓋求其所以出迪之意不可得從而為之辭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

三叔相連更挾勝國元嗣以啟奄及淮徐天下洶洶視吳楚七國借兵凶奴東連閩越者其兇焰幾相埒然而原情定罪管叔實罪浮吳濩蔡霍無知從亂不可律以趙楚諸王吳濩素行不軌天下所共知使漢處之有方

而徐爲之計則跋扈之謀斷不得逞管叔陰藏禍心無端造孽引虎狼入室而自壞長城成王豈能避殺叔父之名而曲爲原有也楚趙以削地爲名共懷異志蔡霍則惑於管叔不利孺子之言隨聲附和既而懼罪誓以相從是始終爲管叔所愚爾是故刑罰所加視罪爲輕重大義滅親此聖人處變之大不幸呂伯恭曰致云者己之苦心也豈厚於蔡霍而獨薄管叔乎雨露之澤雷霆之威天何所容心哉前編據逸周書謂管叔已縊以爲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蔡霍不死因其生而施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八

以全私恩吁施生戮死以爲訓則宗藩跋扈稱兵犯闕者勝爲有明靖難之師敗不過引蔡霍降囚之律亂臣賊子肆無所忌矣且所云縊者烏知非如後世賜帛例不忍加以斧鉞耶以是爲處懿親之道則可不然因其死而致辟之是法祇加於死人而強悍不畏者王章且爲其所屈也

己丑 四年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除成王免喪當在三年之三月讀閔予小子至小毖四詩皆一意相成成王懲創家難學與時進深自悔艾之言似一時作也使成王能爲此

言於免喪之日不待是年秋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矣朝先王廟者平管叔武庚之難而告於先王也延訪羣臣卽後世詔求直言意悔其既往愆慎於將來廣益集思求所爲法祖敬天之學釋詩諸家泥詩中爨爨在次語以爲新免於喪者實追念居憂之時自傷不能繼序今幸大難初平對先靈而益痛也就使以閔予小子一章爲成王免喪朝廟之詩猶未爲不可乃併下三章皆免喪時作則斷不可若因詩序皆泛稱嗣王更疑爲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是愈失其旨矣前編既系此條於東征凱還之後仍書王免喪三字於四年下者未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八

免刺謬刪之以正其訛
卯辛 六年董正百官制禮樂
嗚呼周官一書在周公當時必參酌盡善然不過因時制宜非必強後之人泥其成說如王安石之堅僻食古

辭通貽害天下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時代相去不甚遠猶不能不損益於其間况曩古人陳迹於千有餘歲之後一一拘求其實酌古準今之謂何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夫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自秦焚詩書灰燼之餘失次殘缺漢興始除挾書之令一時過求亡書晚出之籍好事者流不無僞說雜出淆亂聖經加

周禮古謂之周官
○ ○ ○ 欽定
三禮義疏已復其本名

以王莽矯詐劉歆附益以濟其奸周官一書橫被竄改
誣滅者不可枚舉而猶執此以求古人謂法度一一無
缺謬矣且夫歆之罪實浮李斯遠甚李斯焚書卽立法
峻嚴未必能淨盡尚有老師宿儒如伏生其人者能記
誦其說此如珠委地所傷實多猶可收拾其餘歆之附
益則雜破鳩於米穀間誤食之必穿腸裂腑至不可救
藥而后止嗟乎經書之禍火於秦雜出於漢而聖人制
作之精僅得於殘編斷簡如周官者更壞亂於莽歆奸
賊之手雖有卓犖大儒能灼知聖人之旨而大經大法
所留貽者蓋亦十亡八九矣生當晚近抑何不幸之甚

錢通編前編編議 卷八

十

也論者乃疑周禮與尙書周官間有不合又謂周禮者
首尾未完之書以爲惜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
去其籍則未經秦火之前全書已不可得見况唐賊竄
亂又如此耶是故讀古人之書惟折衷於理無爲百家
雜說所惑求不失聖人之本旨以維持於萬一而已豈
徒周官云然哉
戊十有三年作九府圖法
唐虞以來幣有三等曰珠玉曰黃金曰刀布刀布卽泉
布錢法所由昉也此書作若錢幣始此者何錢幣之利
由此溥也圖法者錢圖函方輕重以鈔曰圖均而通之

之義也自時厥後錢法屢更論者皆以漢之五銖唐之
開通元寶爲得其中焉然皆以銅爲錢也唐有飛錢之
號始執券以取錢迨宋則益州有交子務南渡後東南
則有會子直以紙作錢而後世鈔法緣此而興矣嗟夫
歷代錢法不同或行之而宜或行之而窒不軌之徒亦
因緣作姦雖多方興革而去古愈遠者何也則不惟其
法之輕重適宜在乎行法者之因民所利是故利民以
利國不利國以病民所謂均而通之此圖法之本意也
癸元子釗麻冕黼裳卽位是爲朝見諸侯于應門內諸侯
聽命出王釋冕反喪服

錢通編前編編議 卷八

十一

呂氏以康王吉服見諸侯與太甲嗣位卽受羣后之訓
皆禮之變者吁是仍未通觀古今爲此拘迂之論也舜
除堯喪始格廟而咎岳牧者孟子曰堯崩三年喪畢舜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然後之
中國踐天子位焉則堯崩之時舜固未嘗踐位踐位在
除喪之後格廟咎岳牧在踐位之初甚前編書堯崩
於癸未迄丙戌始書舜元年是也成王朝廟而訪羣臣
實四年事時已免喪逾歲爲平管叔武庚之難而然不
得謂免喪始見羣臣也安知成王卽位之始不如康王

今文願命與康王之詰原合為一篇

之見諸侯乎或者當時典禮不若成康之際之詳故孔子特取願命二篇為後來易世傳授之大法示不容苟且也不然如蘇氏所云徒以其父子君臣間教戒深切著明以為夫子所取者止此嗚呼第許其言之是而不計其禮之非豈大聖人以禮範後世者反啟後世人主首行悖禮之端也蘇氏又引晉辭諸侯為證晉以侯國受同列之弔與天子初立受羣后之朝不同所擬實非倫比且謂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叔向能循周公之典召畢乃反周公所為耶况周公制禮時召畢同朝元老顧待其既死而即異其制則非元祐之革熙甯即為紹聖之變元祐矣周召皆聖賢固不若是也孔子萬世師表志周公者也於善取願命二篇必召畢所行不肯乎周公可知讀古者惟折衷於聖人而已呂氏以為必舜與成王乃為百代正禮亦揣度之辭而失於考訂者是禮也吾謂以朱子之論為庶幾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六

三

族姪孫熊光校字男鳴瑄鳴瑄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九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康王

甲十有二年夏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嗚呼觀所以式化殷民者何其難也蘇氏謂大誥諸篇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以是見殷先王六七作之賢德澤入人之深耳孟子曰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然則殷周之際民心從違概可想見當是時不有文武積功累仁以慰百姓之望彼紂之害虐蒸民其間桀黜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九

一

梟雄之輩鼓倡醜酒橫暴之徒不為罪泥相尋即為勝廣首亂吾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爾時之民欲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乃不德其拯己於水火之恩反追念祖父曾受之惠民情雖愚未必若是且仁政之得民也數世行之猶恐不足子孫昏暴一朝敗之而有餘禹之明德遠矣太康尸位不比桀紂不仁而黎民咸貳可知也四十年間不聞夏邑之民倡義討賊者使非少康臣靡之賢且能夏社亦幾屋焉而已矣西漢道德雖遠不及殷而成哀庸主苗不至紂之甚也况武王伐暴弔民所為從民之欲者又豈若王莽篡奪公孫述隗囂之竊據

強嘯百姓從已耶而謂終不能使漢人忘漢光武成功
若建旣然是何比擬弗倫哉當是時天下苦莽如桀紂
世祖一至河北除莽苛政皆引領若望雲霓孟子所謂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也如蘇氏所云祇以周公諄諄
勸諭之勞爲不心服之證試思盤庚三篇所以委曲開
導幾於舌敝唇焦者豈盤庚遷殷亦如易姓革命爲是
不心服乎夏書曰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汚俗之中人
新之誠匪易易盤庚承國內爭亂世家巨室各樹黨援
以惑黔首此盤庚靖之之難周室初定殷遺頑民久染
受辛惡習復遭管叔武庚煽禍草竊姦宄之徒一時未

齊通鑑綱目前編卷九

卷九

二

能不變此周公安之之難是故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漸民以仁也惟聖公然後可以旌別淑慝
克成厥終厚民以義也道洽政治必在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之後如是其久而致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

昭王

壬寅十有四年魯侯弟濇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周室弑君之禍首自宗邦去康王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貞元景運唐虞以後再見於成周一旦倏然漸滅如水
委地如燭掩風盛衰之機曾不容瞬嗟夫昭王卽庸懦

世以西王母爲
女仙之宗自穆
王瑤池宴至漢
武又有七夕會
甘泉捧仙桃而
降事及哀帝時
竟盛於祠祭矣
蓋出列子等書

召畢諸公棄世亦未久在朝卿士雖無老成人尙有親
見典型知當日君臣所爲共圖邦治者迺竟無一人請
王致討何耶當是時縱不能丕承先烈親整六軍縛纘
於廷而戮之但使下一紙之詔令齊衛二伯與問罪之
師諸侯未嘗不懾伏則王綱猶存天威尙肅亦奚至漢
水膠舟荆蠻潛肆其禍不聞有敵王所愾直追召陵之
役始設虛辭一問也諸侯之弟可篡奪其兄之國而天
子不加討方伯若罔聞天下不知共主者固其所矣論
者謂周室忠厚開基未免積弱優游不知示天下以敢
藐王朝者昭王實階之厲也曾潰敗周公之緒滅裂彝

齊通鑑綱目前編卷九

卷九

三

倫罪無可追而昭王縱賊貽戚以萬乘之主身死不明
如匹夫轉於溝瀆無足大駭天下聽聞者易曰履霜堅
冰至其昭王之謂也悲夫

穆王

壬午三年命君牙爲大司徒伯冏爲大僕正

穆王得失論者紛如其以爲令主者取君牙同命二篇
爾謂爲無道之君則過信穆天子傳等雜書所言此無
稽之談誠不足道要之內肆其心外逞英武正如漢武
者流漢武窮兵黷武好方士言而巫蠱禍作父子構兵
漢室卒幸不亡者則以崇尙經術畧能維持萬一也穆

竟成典故通相
附會按爾雅駘
竹北戶西王母
日下謂之四荒
乃地名或穆王
西巡至此遂謬
以為週仙耳

原編書甲子今
以庚辰元年推
之是年當歲在
丙申

王盤游無度徐戎乘間思啟不如夏太康之被拒於河
者蓋亦岌岌乎殆矣此則君牙伯冏之語猶有文武成
康之遺風焉嗟夫穆王漢武當其初亦慨然欲大有為
而侈心一萌亂且立起英明其果足持哉是故唐虞三
代雖極休隆猶兢兢然謹小慎微不敢自暇逸如此古
今盛衰之間有國者不可不審觀其幾也

丙申
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

說者謂于古假道學自宋襄公始吾謂徐偃實倡之至
王莽為尤甚偃陰行其善以主制東諸侯及力不足以
抗天子之兵復出仁義之言希圖掩飾可以欺一時亦

寶通編目前編稿議

四

可欺後世哉然而惜爾襄者謂仁義之師不是過頌徐
偃者曰以國易仁則幾幾乎並後世而可欺矣當其王
盟東國也贊王帛者充於庭幾若虞芮質成者比彭城
東走而百姓隨之又若與太王遷岐無以異也抑知請
張之術愈深險詐之謀愈露賊莽誣周公白文一言一
事輒據經義以濟其私及鄧子啟關南郊痛哭猶曰天
生德於子漢兵其如予何噫其果以為然耶抑知其不
然而雖死不悔耶是故王莽乘漢室之衰欺世盜名幾
遂其所欲而卒歸亡滅徐偃窺周道中微矣希湯武仁
義之舉而立敗吾不解論徐偃者猶有昧昧若此也君

子曰徐偃宋襄不度德不量力此亦妄人也已仁者無
敵固如是乎然則偃未嘗敢犯邊陲而書作亂者偃王
自大有狡焉思啟之心所以正其逆也系作亂於西征
下見徐戎之亂穆王自啟之也兩者交譏其旨嚴矣

寅甲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

至是而穆王之心愈肆矣拒諫臣之言廢先王之訓張
皇六師僅獲狼鹿以歸損威失重所得幾何就令威振
沙漠勒石燕然而勞民傷財天下罷弊古來誇大喜功
之主未有不貽子孫削弱之憂者也當是時昭王南征
不復楚不共王命已可概見如祭公謀父所言犬戎未

寶通編目前編稿議

五

嘗不奉職乃不痛先王客死之恥赫然怒轉旆南征
何顛倒若是倘謂楚氣甚惡未易遽圖而申大義於諸
侯責以無王之罪移其國以待有功豈方城漢水終能
負固不服乎顧計不出此且克徐之役既不乘勝並討
反與之連謀愈張其勢宜荆楚不畏威荒服不至又不
懷德固不待下堂見諸侯而王綱已不可振矣論者謂
穆王中年自克疑罔命一書非初政之辭嗚呼吾未見
枕榻惟厲思免厥愆者乃窮兵黷武而伐非所伐如斯
也

巳巳
五十年作呂刑詰四方

大辟可贖遺禍將不可勝言雖有哀矜審慎之意終不能救其流弊吾恐寇賊姦宄殺越人于貨無所往而不為幸而漏網則奪人之財長為己有倘罹於法是仍以前所奪之金償所殺之命於己無與焉何傷而豪家巨室權資自雄者又可陵虐細民為刑章所不及矣况贖死之條既明著於律萬一國家度支偶細則聚斂小人磨折獄之任者未必體朝廷哀矜本意務以鍊蝦周內攫奪民財猶施施自得曰若輕殺以殘民生吾弗忍吾借此以濟國家財用之乏爾是相率以故入人罪為能為己邀寵居功之地彼強有力者猶可免死而小民破恆

資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九

六

產粥妻孥竭其膏血未足貸一人之辜則不死於刀斧者一人而顛連輾轉以死於飢寒者數命其慘視加賦為倍苦也然則孔子取是書也何故成康之治幾致刑措曾幾何時刑罰之繁必多方曲折然後可以盡其情偽而又以罰緩藝法貽害無窮明刑弼教之謂何是慨世道人心趨而愈下文武周公之道終不可復觀也詩存風雅之變書取呂刑之冊聖人憂世之心於此可見焉

共王
丁丑三年王游于涇上

密康公母明於盈虛之理為其子計則得矣知漁色遺害之烈乃使獻諸王以自免是以女色禍其君者教忠之謂何而共王亦緣爭色故滅人之國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况征色乎而不至亂且亡者蓋亦幸而免也然而數傳之後子孫終以女戎致禍慘遭非常吁可畏也已

孝王

子甲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

封非子邑之秦復續嬴氏祀頗得興滅繼絕之道雖孝王因息馬寵非子意不專在此然亦未可厚非也胡雙湖乃以大雨雹江漢冰謂嬴秦紹周履霜之象已兆恐未免穿鑿過刻之論周之失計秦之得以并周者在平王無志恢復以岐豐之地拱手授秦視祖宗發源創業之基棄若弁髦而莫惜也共懿以來周室衰微王綱不振陰脅陽臣侵君天特示象以警時王董江都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不三四年而夷王更下堂見諸侯冠履倒置再傳厲王尙不知變九濟以無道當此之時天雖欲扶持而安全之不可得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不誠足懼哉

資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九

七

夷王

甲戌八年楚子能渠伐庸揚擊至于鄂

嗚呼此楚僭王得夏所自始也然南征不復其所由來者漸矣况夷土自卑紀綱廢弛尤甚有以速其狡焉思啟之謀哉自時厥後至春秋世為中國患王道愈微霸圖競起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區區霸功何足道正以見楚氛甚惡有能知尊周攘夷者亦足差強人意也書子仍其號不與其僭也稱子而曰伐征伐之權不自天子出罪楚且譏周也曰至甚之之辭嗟夫最爾子男邑竟蠶食鯨吞滅人之國無所畏忌宜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矣此豈特君臨天下者之羞抑當日眾建諸侯將安在也

齊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九

八

厲王

癸未元年楚子自去其僭號

自去者何楚白去也自去則無與於周何必書周固不可使之去而重為周惜也楚僻處江漢關周綱不振於以帝制自為則周無奈於楚楚亦何必懼周一旦厲王暴虐以諸殺齊侯不辰雖楚之強悍跋扈然猶憚懼若此况懷之以德而畏之以威天下諸侯有不翁然資服者乎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足以振衰起懦有餘惜以無道行之而卒流坑以死為天下笑也嗟嗟昏庸孱弱之

史記以頃侯之立
頃侯厚賂夷王夷王命衛侯為前皆論某伯遂為此說而索隱及鄭箋皆以衛為州伯故稱曰

伯顧亭林謂古無以方伯之伯繫證者引周公召公二伯一證文公一證康公為證其說是矣然按書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衛之初封其爵固侯無待頃侯也且衛於此時與齊世為方伯亦不必進爵為侯而後增榮史記之說未免妄為揣度且於書相悖不足為信

主猶病者元氣內虧精神疲乏聲嘶息喘苟延歲月以待亡暴虐之君則如寒疾顛狂強陽發越人畏懼不敢近而其狂愈甚其亡愈速然二者當其初皆非不治之病也無良醫以早為之所或有醫而不用更服以益疾敗元之方而致於不可救也吁

甲午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是為頃侯

邯鄲衛先儒辨說基繁首意為揣度衛兼邯鄲而有之者金仁山以為殆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詩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案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朝歌以北謂之邯南謂之鄆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邯鄲不

齊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九

九

詳其始封然則邯鄲當時既與衛區分三國必有受封是地之人成王時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以三監挾武庚叛康叔有扞亂功既誅武庚黜殷即以所封武庚朝歌地益封康叔非以邯鄲益之也如當時果以邯鄲益衛則煌煌天子之命且邯鄲之詩皆衛詩不同魏詩作於唐未并魏之前檜風之音異於鄭後人安得釐而別之詩為衛之詩而國異以邯鄲衛之號者善乎劉氏瑾曰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所以必繫邯鄲故名者無乃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嚴氏聚

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是一說者深得春秋大義但衛并邶鄘之年實無可據胡雙湖斷以衛康叔七世孫頃侯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地歎夷王弗能問豈本鄭康成謂頃侯當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之言歟而前編繫頃侯之立在厲王世則又何說要之邶鄘入衛爲衛所滅無疑又必先唐之滅魏鄭之滅檜故夫子序列於變風之首亦以見諸侯各相吞滅自衛始首存邶鄘所以維王制也其爲頃侯所滅與否年代各說互異不敢附會焉

辛丑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齊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九

十

胡公之立厲王立之也厲王無道諸侯畏之彼齊山者卽以厲王昏暴不以正君臣之分而討之獨不懼其因弑已所立恨而誅之耶哀公之殺免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山痛其母兄之死而以怨厲王者並怨胡公遂躬爲弑逆而弗顧推山所爲不據齊以叛先畿內國人爲戎首也幾何獨是厲王惑紀侯之譖烹一諸侯如宰犬豕反於篡弑大慙又適及其所立乃置若罔聞豈以是爲當然無足異者胡勿以其怒不辰者而移怒於山也是故君厲於上臣橫於下諸侯以其無道而畏之卽以其無道而狎之嗚呼周其尙可爲國哉

無論賢否生不書論夷字宜刪

壬子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爲國家齒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大學末言理財之道而痛責聚斂之臣不啻大聲疾呼爲有國者戒如是其切也朱子曰以此爲防猶有用桑宏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嗟夫導其君以利爲利者雖由小人而以爲小人之能利其國而善之者則長國家者自貽伊戚也庸愚之主不足道漢武帝宋神宗皆慨然欲大有爲而亦蹈此何耶武帝內多慾而外欲蓋之故甘受桑宏羊之欺罔神宗陡然欲興大利於天下爲不世出之君而言利之徒得各以其君之意巧爲迎合幾若君臣魚水雖忠臣碩彥隱爲國憂者交章彈奏而牢不可破焉當是時安石以賢聖自居借官禮以文其術卒敗壞有宋天下猶不知悔後之論者咎桑宏羊孔僅輩專以利進而責安石以堅僻貽誤吁則真小人與僞君子之辨也同時賢哲當其初猶有莫識其奸者宜神宗亦以爲王佐才無異矣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匹夫專利猶至殺身况萬乘之君與民爭利者乎宋神宗不過求治太急狃於安石之言而宋之元氣以壞厲王暴虐幾比桀紂復用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如此

齊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九

十

此不待監誘激民流穢之禍將不旋踵矣是故言利之
臣誤人主以不覺者王安石而以暴濟暴開千古聚斂
之端作俑者榮夷公也安石之遺患緩而深榮公者流
其激變速而烈所為不同同歸於強噉百姓以從己之
欲也

乙卯三十有三年使人監誘殺言者

李斯變先王法私心自用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謂嚴
酷可以驅天下智出古人而乃變衛巫愚計而加厲者
也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孰使之議哉不自弭
其可議而弭人之我議恐弭之不可弭而殺之不勝殺

寶通編前編續議

卷一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况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盡箝其口
而勝之川壅而潰未足喻其害夫以桀紂之暴民之怨
詈亦甚矣桀紂祇弗恤人言怙惡莫改而夏殷遂亡周
厲乃殺謗言為暴秦作俑其虐較桀紂為甚而祇流穢
以死其亦有幸不幸耶使夏桀不殺龍逢殷之三仁可
以不去不奴不死民心雖離猶藉二三賢人君子以維
繫民望夏商淪喪或不如是速也厲王暴矣未嘗殺一
諫臣當是時周召芮凡仍在朝列故共和之治尙能維
持十有四年以待中興之主嗟夫賢者之有賴於國若
此其重也然當圍召公之家周之亡亦危如一綫矣

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民心從違顧可忽哉
未三十有七年國人叛王出居穰太子靖匿于召公家
叛必有首其事者曰國人眾也譏厲王之獲罪百姓也
不曰流王於穰曰王出居穰存上下之分也而勢甚迫
辭甚危所以垂戒者切矣嗚呼夏臣靡功成萬難召穆
公事定倉卒雖國人之畔得一洩忿自可調護其間非
如羿浞之篡據者比然措置失宜或張皇厥事更激之
而愈熾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或緩之而紛紜不決則梟
雄乘機竊發如蔓草之難圖論時勢之勞不逮臣靡遠
甚而安危係於倏忽其機變有未易輕言者况父子義

寶通編前編續議

卷一

烈計脫太子尤能人所難能推其保孤與復之心實易
地則皆然者也開程嬰杵臼義士之先繼遺臣靡中興
之績周之幾絕而不絕者其功豈淺鮮哉書曰邦之榮
懷亦尙一人之慶

庚申三十有八年春王在穰召公周公行政號共和

共和之治古今所未嘗有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惟其
能和故雖天子蒙塵世臣監國十餘年之久天下不以
為疑而卒能奉太子即位成中興功何其偉歟天下太
平無事大臣當國不難於處常一旦變出危疑黨援並
起宵小乘機觀望傾軋老成當此之時非不竭其才力

二相行政號曰共和說本史記而設家紀年謂厲王奔穰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共和及厲王崩於穰召公周公共立太子靖

為王共伯和歸
其國顏師古曰
共伯和與其
名顯亭林謂言
古者無天子之
世朝觀說獄必
有所歸曰氏春
秋共伯和修其
行好賢仁周厲
之難天子曠絕
而天下皆來請
矣按此則天下
朝乎共伯非共
伯至周禮行天
子事也共伯不
以有天下為心
而周召亦未嘗
以周之社稷屬
之他人故周人

無易姓之嫌共
伯無僭王之議
顧氏所稱引直
以史記為非矣
愚謂以諸侯受
天下朝觀說獄
十四年之久非
文王三分有二
比况天子已失
位又非如紂之
尚居王位也人
心所從即天命
所歸無待周召
以社稷奉之共
伯亦不能不代
周而王彼召周
者何能共立太
子致太平乎以
後證前召周必
有設施非共伯

以匡時艱而孤立無親動多掣肘雖欲奮不顧身國祚
幾隨而俱覆矣後世考古流連亮其忠嘉其節未嘗不
憫其所遇而惜處置之無方也漢唐黨禍良足浩歎夫
小人與君子猶冰炭之不可共處也久矣然而欲去小
人必先和君子而徐為之計漢唐之禍由小人多而君
子寡立斷未有君子與君子交攻反授小人以隙如趙
宋之愚者是故人懷已見雖以宋多君子終不免小人
之害一介之士苟得密友則二人同心其利至斷金而
無難誰秉國成反一介之士不如也周公曰若游大川
子往暨汝爽其濟以公且之聖猶怵危若此故流言忽

起身離幼主而朝野變然曲逆倭交懼周勃卒誅諸呂
如反手歷觀古今成敗所為宏濟艱難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者雖二三大臣才德足以坐鎮其間而斷無不由
和衷共濟也一木難支自古傷之矣且召周二公當時
尤有難者厲王在境去畿內不甚遠也我能往寇亦能
往倘國人以必殺太子之心務得王而甘心焉穆公焉
能以代太子死者更求代王之法乎共和之治靡不服
二公之能權然亦思其所以調處君民之間者又如何
慘淡經營也號共和疇號之當時之民美二公也大書
曰號共和見二公之能和而和其民也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 卷九

代為之主且和
為共伯之名亦
無以此稱號當
時者諸說不一
當按諸理究以
史記為可從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 卷九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瑄鳴昭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十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宣王

甲戌元年定歷編 周公召公輔政

吾觀厲宣之間慨賢人君子生於世伏處者無論即登用矣亦視乎其時然後可以有為召周歷相兩朝而諫不行言不聽合以祭公謀父芮伯凡伯之憂國愛君終無補於流弊之禍宣王繼立二公展其輔弼之才與方叔尹吉甫諸賢同心一德而宣王初政遂為成康以後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

一

數百年所僅見是何才德先後弗類若此有其德有其才而不得用與用之而無權以孔子之聖仕魯僅三月卒不得志而去其甚者雖世臣與國同休戚而比干殺箕子囚國祚隨之隕滅又奚所遇之不振也管仲器小卑卑不足道而桓公委國以聽遂能一匡天下霸諸侯赫赫昭人耳目曾謂管仲而賢於孔子哉君子與人家國視為之君者用之專與不專任之力與不力耳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厲王惟不用召公而任榮夷之好利衛巫之監諂以敗宣王發奮用周召而興吁召

公猶是人也遇合之殊興替亦異操用人之責者其審所處歟

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

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嗚呼此吉甫所以稱文武而萬邦為憲者也夷狄所為中國患者好鬪逐利挑釁以侮中國中國不勝其辱也輒與萬里之師而與之戰而轉餉之勞戍役之苦經年跋涉未克奏功敗則獲吾輜重肥彼之馬長驅直入歲索輸金遺患不知底止即或乘勝逐北而塞外苦寒士馬凍死不可以久留我退則彼來我進則彼伏而中國疲矣然而開釁邀功之輩窺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

二

人主有啟疆拓土之心驅中原之子弟羅鋒鏑而不知恤竭數世祭藏而不顧博一時之快愉國家元氣亦因之而壞此漢唐失計不可為法也夷狄愈橫中國益蹙股萬姓之脂膏不足填巨壑之欲稱臣為負偷安目前當此之時宿將猶存義民加奮而奸權秉國困束英豪斂手待斃南宋之恨至亡國而不雪者孰貽伊戚哉是故欲服四夷先畏之以武乘勝則止勿窮追貪功則始逞憤則辱慎察姦民防彼間謀使惶然不知我所為然後大示信義以服其心而懷之以德俾知懼我尊我而不敢犯國體既尊愈明政教無隙可乘然猶謹邊防嚴

拆埃即關塞小警一邊吏足以禦之而不足為朝廷憂此善於馭夷者也

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

淮北徐夷僻處東土距周最遠猶楚在漢陽逞其強悍自足雄霸一方此其志皆不在小也管叔武庚之禍奄及淮夷徐戎一時並起金仁山謂奄不過助商淮徐外乘應商之勢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在得魯晉意不然夷戎狡焉思啟耽耽闕中國瑕釁欲遂其并吞席捲之心也久矣管蔡煽亂乘內訌藉交戰罷弊之餘欲收漁人之利方是時成王命伯禽東伐阻遏其勢內患既平

資通鑑綱目前編卷一

三

然後自將伐淮踐奄此用兵先後之序非以其僅在得魯故使魯伐之也穆王盤游無度王室中微徐偃偃假行仁義之術僭王自尊籠絡東方諸侯欲乘是以窺周室雖一蹶不起而夷戎兇狡之習猶嚙嚙欲動陵夷至於夷厲益輕中國矣宣王繼立非震以雷霆之威終不可使之來庭以恢中興之烈是故成王黜殷之後淮夷之役不懂一行宣王既遣將命帥北伐南征而必親臨淮北然則淮徐叛服關四方安危可知矣春秋之楚其不能蠶食上國者齊晉迭霸有以過之也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為滅伯

篡弒之賊至是二見然昭王昏懦厲尤無道皆不能特

申天討故魯濟齊山敢肆行而無所忌曹蘇當宣王初立又南征北伐赫然用武之時獨不能出師命將一臨陶邱梟逆賊之頭以正君臣之分卒使之安然自若者何哉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夫恆齊人耳與魯國何預而孔子必請討者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吾不解宣王有撥亂之志然猶憤憤與昭厲無異也命德討罪以肅王綱正中與首務於此而不討則無有能討者矣雖厥後魯伯御以弒君伏誅然伯御算立至十一年之久且所弒之君即宣王廢拓而立之戲也

資通鑑綱目前編卷一

四

於曹蘇而不討而伯御獨誅惡知其非因弒已所立而後討之耶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失政刑而不克有終也自此至春秋末弒君者三十五弒君之子者六春秋以後不與焉嗚呼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比比然無以為怪矣悲夫

六年魯隱侯元年大旱王側身修行

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也雖一治一亂運會若為乘除而時出裁異以警懼時君使之增修厥德子惠元元啟以撥亂之心勉以長治之道如其至也宣王側身修行為周令主雖中興之功不能卒終然天下太平無事

莊莊公也其名
既佚不應以認
作名死之下加
子嗣二字小注
是為莊公下按
書王命復伐戎
大破之

者尚數十年後世滅膳徹樂免公孤大臣尚處又而無
實德然而災禍不消嘉祥不集以是委諸天道之適然
嗚呼何其誣天特甚歷觀古今遇雷而懼者未有不治
不畏災異者未有不亂敬天勤民者尚其鑒諸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復伐戎大破之

晉楚濟秦春秋四大國秦楚獨以夷狄見擯為其頗習
於夷也然秦在春秋之世未嘗為諸侯害穆公為秦明
主豁達大度視齊桓晉文楚莊皆不世雄豪獨秦穆有
王者雍穆氣象楚之肆橫其氣甚惡見惡於中國也固
宜楚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借王自大蠶

寶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

五

食小國由來已舊不自春秋時始秦作西時雖借端已
見猶未若楚之肆行無忌也秦至戰國盡廢先王之制
虐用其民蹙戰六國虎狼之毒天下畏之暴矣然當其
初秦仲死西戎之難襄公率旅勤王於周室頗有勲不
得與楚倫比論者勿以其後之可憎而並沒之也若莊
者所謂能復父讐不辱君命者哉

辛巳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敗讒講武

自昭王南征不復見侮荆蠻穆王復無端伐犬戎荒服
不至夷王自卑紀綱陵夷王室益以不振至於厲王尤
暴虐無道黎民咸貳客死河汾癩狝內逼二百餘年之

間文武之道幾墜於地四方諸侯不復知有周室矣宣
王初立仗二三老成相與戮力慨然有澄清四海之志
撥亂反正之心於是命秦仲討西戎尹吉甫伐玁狁方
叔征荆蠻召穆公伐淮南之夷頻年用兵而百姓不怨
王復親征淮北徐夷衰凋之氣倏然不振當此之時赫
赫武功篤於前烈於是修先王之法巡狩東都朝會諸
侯幾幾乎舉文武成康遺緒一旦復之有餘也然而小

雅之六月采芑大雅之江漢常武所以美南征北伐者
如此其盛也車攻吉日之復古雲漢喜王化之復行又
煥然可觀惕然修省如此其至也而皆列於變雅之篇

寶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

六

若不得與成康盛時比嗚呼使成康既沒僅得中才之
主恪守先王典則縣縣延延以至於今則諸侯仍賓四
夷未叛一敷文德治具畢張垂拱無為而成周景運擴
而彌光矣何至師旅迭興加以天時做懼憂勞倍至然
後古禮僅復一見如其難又不旋踵而邈然莫睹哉
夫以宣王初政一大有為之主也佐以召周公方叔
尹吉甫樊侯皇父張仲秦仲諸賢以宣勞四方左右厥
辟而又王后姜氏內助得人亦可謂濟濟多士王國克
生矣而文武之道終不能久行於天下者何也上承昭
穆以來之昏主補偏救弊百倍其功猶恐未至而欲以

數年振勵媿美先王難矣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王不籍于畝

嗚呼宣王勉強於始而不能持久之心於是可見矣荒怠之萌乘於所忽如隄之決汗漫潰裂不可復收自時厥後善政無一可紀數十年以至幽王而文武艱難締造之基掃地淨盡矣巡狩朝會二百年大禮僅見相距四五年倏爾漸滅興廢之間胡難易若此魯文公因疾不視朔厥後餼羊徒供君子猶愛一縷之存冀古禮萬一之復文公庸愚不足責宣王居然以中興自命蓋一

齊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十

七

從號公之言勉圖其終也民時農事先王所敬重不敢忽者乃棄若弁髦而蔑視之遂使煌煌大典墮於厥躬有商賢聖六七作周僅一宣王竟止於斯豈天其既厭周德乎大抵勉強為善之主其始必有所甚尊敬之臣齊桓尊管仲為仲父而伯太甲不肯師保之訓卒為商令主廟號太宗宣王少長召公家既賴維持之力俾克踐阼其尊崇敬畏必倍他臣初政休明召周夾輔周道既燦然復振矣管仲既死桓公雖不久於位而侈心肆志已漸露而不可制不知宣王此時召公亦已亡耶抑老而致政耶在廷諸臣即有一二賢哲如樊侯號公

者而拒拂諫言亦終無補而已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如宣王者其謂之何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子赤是為文公討誅弒君之黨七十人

討弒君之罪始此然胡公子入齊齊人欲立之當是時黨胡公子者七十人而附而和之者當不止其黨兩相攻殺胡公子因而戰死原齊人之心未能盡知其罪之應討也胡公子死厲公子立卒誅其黨七十人可謂能申國典而雪大仇平王視之愧死入地當是時齊之國人初附和立胡公子者皆凜然知胡公子之為逆也書曰齊人誅之示眾也且明叛逆之人終無與助此春秋懼亂賊之意也

齊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十

八

成子有五年衛釐侯葬少子和是為武公少子者何共伯益死也史遷以為共伯死和實賂士殺之王通曰奪嫡之罪進修之功君子尙論難以老少相掩嗚呼君子立言將以為訓推王氏所云犯上作亂苟能自悔終不失為孝弟之人然則不與人改過乎曰弒奪而可改則無不可為弒逆矣此與佛家懺悔雖殺人

為難則鄉里之人且賤之是故即位不討賊春秋大義
罪無可逃聖人惡亂賊甚矣抑戒為武公所作聖人許
之史記之誣可不攻而破吾疾乎王氏之說之害於義
也武公不必辨特闢如王氏之言者

乙二十有二年鄭桓公元年王后姜氏脫簪珥諫王王勤
政中興

樂色忘德其禍可勝道哉桀紂以色亡幽王亦以褒姒
隕身而西周滅女戎之害亦烈矣夫禍患常積於忽微
智勇多困於所溺伊古以來能知者鮮吾觀姜后所謂
閭閻中諍臣者非耶使宣王克勤終始恢廣王業后得

齊通鑑綱目前編補議卷一

九

與仲山甫諸賢同繼十亂臣後豈不甚盛書曰王勤政
中興一若初政休明皆歸后之一諫然者嗟夫宣王晚
德弗類厥初然數十年不致樂色興亂則防微之功未
嘗非后之力也

丙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世子仇

諸侯長子曰世
子原書太子誤
諸侯生子不書此何以書為曲沃并晉書也曲沃并晉
後事爾奚與於仇與成師之生以是為亂之始兆也其
有命乎盛衰興替雖由前定君子不謂命也決之以義
而衡之於理吉凶倚伏兆乎先幾惟靜者乃能見微而
知著師服論晉侯名子即原亂之所生決之以義也子

貢觀執玉高卑定魯邾兩君之禍衡之於理也夫名以
制義義之弗順而逆伏焉禮衷諸理禮而不中乖戾見
焉是故君子慎於微

乙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立懿公之弟稱是為

伯御敢行弑奪宣王實啟之也拒仲山甫之諫教諸侯

以廢長啟爭之禍王者出令顧顛倒若是耶一嘖一笑
四方猶環而伺之况政教之行所以示諸侯效則哉書
曰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而宣王之失彰矣然
則是伯御乎不可伯御實臣懿公臣弑其君罪無可有
况伯御為兄之子使括猶在君臣之義兄猶不可奪諸

齊通鑑綱目前編補議卷一

十

弟事君猶事父也父母於子或偏有所愛憎假以愛憐
少子而詭詐其親則鄉黨里鄰羣指以不孝之罪詭詐
已大不孝曾簒弑而可有辭曰討曰伏誅使亂臣賊子
不得以君父過舉為藉口所以扶植綱常之意至深切
矣嗚呼宣王廢括立戲愛惡亮出於無心而魯禍十餘
年致動王師而後已詩云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雖
當時不能救宣王之失而侃侃正論有國有家者宜三
復斯言

癸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三十四年發兵征蠻狁羌戎之役王師敗績辱國損威

猶復不思振勵內修政治厥後雖破申戎強示威武然而窮兵誇大四夷益攜視當日南征北伐不振王靈復文武之境土相去奚啻霄壤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有征無戰天威所指莫不來王若威德不布干戈不戢誅夷殺戮怨氣拂騰有奇功必有奇禍夷考古來用武之國未有不受其殃者雖遲速有時終一蹶而立敗他日驪山烽火鎬京為墟固幽王無道使然未嘗非宣王滅德好兵頗階之厲也乃復料民太原無端騷擾就使富強足炫而無德以馭之一夫作難四海離心暴秦之亡曾不容瞬况示天下以寡弱如宣王者

寶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十

十一

又何其計之左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類無不然勤怠之間安危所繫非淺鮮也夫以宣王發奮自雄猶所為若此况不逮宣王者更何以善乎其終哉
丙 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左儒自是奇男子然立言過激或愈觸其怒宣王將以非罪殺杜伯左儒爭之至九復殆非倉卒所能為也使稍緩須臾從容得其術雖剛愎自是之主有時可逆取其懽心蘇明允論諫道以為其術通於游說魏冰叔廣之曰諫之道通於說則十可得九諫之術合於譏則百舉而百有其功夫所謂合於譏者在審其機以求吾言

之可入而已二子之論一似詭於正者然百計以匡君之失成天下之事雖聖人不得不濟以權權者何非離乎經也委曲而出之天下至剛之物復值以剛必有一缺柔以剛克剛以柔克舉紛紜繁隨之故要不出乎剛柔視吾所遇者或顯用之或隱將之順成之逆取之急之緩之權其所可而施之無不宜乃所謂權也審乎權者審乎幾也然匪躬蹇蹇不畏死之臣若多不審乎幾而善用其術者何也嗚呼其有不可耶抑用吾術而更有善議者以提吾之術耶計能而節見士至此惟有一死而已死不足惜猶惓惓於既死之後思吾之諫者之

寶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十

十二

一悟也一死沽名豈忠臣本願哉左儒曰士不枉義從死不易言求生干載下如聞其聲焉彼懼禍而不顧死生之交順君父以為忠孝者視左儒能不愧死國有直臣國之福也為之君者庶幾為國惜士哉
幽王

庚 元年晉人討殤叔誅之立故世子仇
是為文侯
於是殤叔君晉四年矣曷為不書弑篡也叔奪嫡而據其國然則吳僚亦篡也光使專諸刺僚書弑何也僚與殤叔有以異乎曰然夫吳國宜之季子者也晉國不宜之殤叔也季子亡而僚立及其反也季子固已讓而君

原書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自立

之矣等自立而異其情光非仇比也惡得而殺之其書
弑也宜襲殺是歟曰否襲殺者掩殺入而奪之之謂襲
無忌奪晉鄆軍書襲殺仇故世子也宜有晉國者也殤
叔非君命既奪其國仇能光復舊物不忝先君之嗣非
掩殺人而奪非其所有也且國不可無主既不以殤叔
爲君而書弑矣又以襲殺加仇將不以仇爲世子乎殤
叔不得君晉仇不得爲世子則晉國將誰屬殺殤叔非
仇能獨殺之也晉國之人必有與聞知者大書曰晉人
討殤叔誅之立故世子仇正名也

王三年王嬖寵褒姒

齊通鑑綱目編綱議

卷十

三

褒姒之生在宣王世攷其時馬化爲人羊化爲狐見聞
之絕異者蓋戾氣所積發鍾於人而散於物皆妖孽也
是故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非禎祥
妖孽之能興亡人國也傳曰妖由人興氣焰之感有莫
之致而至者焉然則禍敗之來其不可免乎曰妖爲其
不可也幸有祥桑太戊修德而妖絕思妖孽何所因而
來吾反其所因而弭之興亡之幾亦存乎人而已褒姒
之入也褒姒有獄獻諸王以免其必深探幽王之所僻
嗜者當是時雖無褒姒而幽王昏淫於色亦必有如褒
姒者而禍之酒雖旨禹則惡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夫酒無知之物與國何與而甘之足以亡其國物
猶如此而况於人嗚呼實亡周國幽王自爲之也糜弧
箕服奚自來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見於經史者始此月食不書日食必書何也示
戒也日陽氣也君象也陽不欲爲陰掩君象不可虧也
朱子曰陽盛陰衰則月常避於日有當食而不食以是
見當食而食者必謹書也或者疑之以爲日月之行自
有常度故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又視乎躔度之所
經東西朝南或見或不見其當食不食乃推占者失其

齊通鑑綱目編綱議

卷十

三

官也此儒者迂腐之言動時君聽聞者不知天人交感
理有固然如熒惑退舍之類是故知德政修明日當食
而不食則知當食而食者陽德之有虧也知萬物之明
莫如日日且有時爲月所掩則又知德政雖明仍無時
敢自蔽也謹書於策所爲示人君以戒慎恐懼扶揚抑
陰修德動天之意至深切矣

辰九年嬖褒姒任奄人

既書嬖褒姒矣曷爲復書爲任奄人書也王任之爾乃
若由褒姒而任之然者驪姬嬖於晉獻公而欲害其太
子猶復路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五耦姬使之奄人

進姒任之也當是時女子小人交相盤結國蒙不亡也
幾希春秋以來迄後世亂由婦寺比比矣彼非不知復
甘自爲之如蛾撲燈死而後已盍一鑿前車而故蹈覆
轍如是其愚且惑也夫女子小人雖極冶淫工媚巧言
惑聽安能自遺患哉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白以褻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
白奔申

前此未有廢后及太子者雖以桀紂之暴猶未聞焉嗚
呼以寵一姬妾故而離夫婦之義斷父子之恩卒致慘
遭非常宗社隕滅皆長舌婦人爲厲之階也夫以萬乘

寶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

五

之君且猶不可世之人往往顛倒於嫡庶之間至覆宗
破家而不悟何哉且妻之爲言齊也敵體者也臨之以
祖廟重之以父命其禮其嚴而乃以妾爲妻綱常錯舛
是以父母之命不敵己之愛憎也垂乎理則適停乎情
則忍忍與逆并戾氣將乘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之不正
貽禍不可紀極矣吁

庚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子驪山下鄭
伯友死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共立故
太子宜白

戎狄之禍莫此爲甚北漢於晉金於宋也先之於明虜

矣未嘗弑也然犬戎敢直犯京師者申召之也申侯以
廢后故且見伐假手於戎以洩其憤雖戎弑王實申侯
弑之爾嗟夫驪山烽火萬方以求一笑使爾時幽王脫
走聽雨淋鈴曲且動悲思未必怨禍之所來也唐明皇
不死祿山手幸矣死者未可知幸而不死者猶不悔如
明皇者流豈天既降亂已奪其魄故如是之昏迷乎鄭
伯友與國存亡開千古忠臣殉國之始烈矣鄭與入寇
不書缺也

寶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

六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瑄鳴瑒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平王

辛元年鄭武公掘突元年遷都于東都雒邑

失之易復之難天下事大都然矣失者無不求復圖復者必不肯終於失人情亦類無不然歷觀古來恢復舊都雖或成或敗皆曰有天命焉然有力圖其難而終不可復者未有先設諸難而不思所以復如周平之愚且悖也力圖其難不計成敗卒不復者昭烈孔明是也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一

也天定而人不可以勝也力圖其難且極之至難而不可止卒能有成功者臣靡之奉少康也亦天也人力盡而天相之也光武雖不復都西京而高祖之土宇蓋復也然淮陽草創遠殺劉縝方是時事亦岌岌矣世祖終不以爲難隱忍盡其力以合乎天命之所歸是故少康而後光武一人是故惟極諸少康之難而有成而後蜀漢可以歸諸天今天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勢不能不暫居維色以避其鋒晉之江北宋之江南當其初亦有不得已然者獨怪爾時諸君不刻刻以復讐爲念甘居削弱而不恥何哉晉之時天下糜爛割據分崩其君不若少

康光武之能又無臣靡孔明爲之佐比量事勢在晉爲難宋則內有李綱宗澤之賢外有張韓劉岳爲之將直

抵黃龍奉迎二帝汴梁故土可指日而復也高宗忌二帝南旋已將不克有其位宵小逢迎意旨和議遂成其處心積慮實同篡奪悖矣周平德誓忘父復棄祖宗發源之地拱手他人雖無宋高顧忌之心而喜於得立苟且圖存實易地則皆然者宋高父兄未死而不欲其生還是心實死之周平之父已死而不痛其死亦不啻心死之嗟夫唐明皇西走巴蜀長安失守太子卽位靈武猶能號召中外收復京師奉迎上皇誅討逆賊如肅宗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十一

二

者可不謂明皇令子哉且唐之國都屢陷於賊當是時強藩竊據蟄蜂攢雖有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諸臣馳逐天下然兵力旣疲幾不暇給卒能屢失屢復不致一蹶莫振者不肯終捨長安爲晉宋陋計也今天犬戎暴矣未若五胡之亂金之強也擾攘西郵憑陵豐鄙天下諸侯未嘗煽動如唐之藩鎮耽耽交視也晉衛秦鄭勤王之師依然雲集未嘗解體也幽王被弑視懷愍徽欽之虜尤酷也使平王稍知愧奮合四國之銳同心戮力西向以攻戎腥膻周原未必二十一年之久猶爲夷狄牧馬之地也不共戴天之仇未必不可復也願

計不出此推彼之心以為借四國之力能復舊都而戎
氛實逼四國之兵不能長為戍守也授之秦以力戰而
我可終謝其極嗚呼是何庸懦悖謬一至此極秦自收
復岐豐日寢以盛至於秦穆卒霸西戎春秋以來迄戰
國富強甲於天下夷考其世非有大有為之主也區區
一秦尚能自振周何獨不可以自強孟子曰無敵國外
患者國恆亡使當時西還舊都縱不如秦之寢盛而日
懼戎之復強而我犯也周之君臣未必不惕然為自固
之計者惟其去戎已遠藉秦以捍其西遂弛然無所畏
而不可振下儕列國天下諸侯幾不復知有周矣蘇子

賈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一

三

瞻曰避寇而遠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則
耽於安逸苟且目前故也今天夫衣食之於人亦孔亟矣
然有終年勤苦卒窮餓以死者其命使然耶飢則欲飽
寒則欲煖雖其人非命當窮餓以死天亦不能使空手
游惰之民長享其煖衣飽食之奉終其身以遺其子孫
一敗而失田宅而不復為計所謂自貽伊戚於天何尤
宋高之不復懼一帝之遠也二帝既客死勢已較削長
城自壞事不可為周平之東遠懼戎之逼也既賜秦而
與之盟則秦自為計而不復顧周矣是皆不可諉諸天
也

原書命秦襄云
云襄是諡生不
稱諡故刪去襄
字

命秦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當是時岐豐之地為戎所踞秦襄父子力戰二十一年
而始得之頻年用兵秦自餘裕計其所居境土視伯七
十里未嘗儉也錫命晉爵列為諸侯固足以賞其功而
塞其望何必賜以岐豐始云報耶若以秦與犬戎勢無
兩立周既不能逐戎而復之秦亦必卻戎而自有之與
其不賜而秦得之於戎曷若授之而秦猶德乎周嗚呼
諸侯所為屏藩王室者以能敵王所讎也必先市之以
惠而後得其力是誘諸侯以桎制王室而王命終於自
替也失於戎猶可復也賜諸秦是終棄也平之罪浮於
幽矣周雖不亡其與亡也幾何君子曰秦之繼周實兆
於此

賈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一

四

秦祀上帝于西時
岐豐始賜即作西時其處心積慮已可概見彼亦恃功
驕主知平王倚賴之不暇必不敢過而問之故肆然自
大於以帝制自為君子是以責秦之僭而讓平王之庸
懦不振也是故王者之處功臣使之懷恩尤使之畏法
齊三年魯惠公
元年 以鄭掘突為司徒
鄭風緇衣之什釋詩者皆謂周人愛武公賢且稱上得
於君下得於民以是為善於其職證武公之賢誠若不

--	--	--	--

愧吾意縞衣固好賢之詩非指鄭武而言也若鄭武者實曠官尸職而獲罪於先王者也當是時申與犬戎弑王大逆正周室君臣不共戴天之讐也成申之役忘仇德勇而不一諫遺畿內之民遠戍而不之恤吾不歸上得於君下得於民之謂何司徒之職敬敷五教倫常之問君父為大而乃君弑於戎父死於難尚施施然端居朝右君臣偷安羞忿胥忘人雖不言已能無愧於心乎且號檜何非而吞滅之胡勿以滅檜滅號之師為破戎誅申之舉雪君父之大仇作中興良弼顧不甚善寤生奸賊敢戰王師為春秋不臣之首掘突為王卿士置君國之辱於等閒反悍然滅國壞先王制罔知畏忌推其無君父之心實先寤生而啟之也

己 十有九年遺畿內之民戍申

卽位不討賊春秋大義猶為法受過賊誰謂申是也戎殺幽王申召之也乃不惟不討而且戍之是報施也不然殺吾父者吾讐也殺吾讐者吾所德也痛父則讐申德申反讐父是幽王死於戎死於申實死於平也平固甘心假手於人報乃父廢己之恨也正名定罪首惡之誅在平不可末滅嗟夫帝為周之亂臣平為幽之賊子開闢以來未有子結其父者有之自周平始天理人心

王氏困學紀聞
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

終不過岐而秦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曹寅谷四書樓
餘說謂詩七者
於大雅之變作
也小雅之變作
於羣臣家父孟
子之類是也風
之變也也風刺
婦皆得以風刺
清議在下而世

至此而漸滅盡矣揚之水祇刺其勞民夫獲罪於民猶謂之暴彼既不愛其父而痛之豈獨愛其民而恤之忘父德讐不言已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者非無詩也被上之化以有言如風之動而有聲君臣父子紀綱之大防亂賊之人為天下主風化有不可言也風之始造端乎夫婦王道之本也詩之亡潰裂於父子君臣人倫之變也是故詩亡然後春秋作

辛 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于王

敗戎而獻岐東以秦為可嘉耶吾不敢知也為秦伯者當東迎天子還歸舊都復文武之境土而自居汧渭之會世守藩封雖不及夏臣靡功成萬難然亦不世莫大之勳也嗚呼豈可責之受岐豐作西時之秦哉

甲 二十有四年
元 宗周宮室圯詩人作黍離

黍離以下降為國風說詩者多誤會孟子詩亡之語以為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其說似也而不知非也王者之風布乎天下平王棄宗周不復有賊不討自是以來王道決裂風聲不被於羣后以是謂其風祇固於一國可也始降雅而為風不可也必天子之國而後有雅文王時大小二雅皆有詩文王昌

道益降此孔子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也一自太史不陳風軒軒不來詩并庶人之議亦無自上達而邪冥交作了其其父臣獄其君所由來漸矣由是孔子懼而作春秋使天下知天子采詩之官雖廢所為公好惡猶是也此釋詩亡甚確又謂陳靈之後無詩而春秋始於魯隱公實平王之世王迹堯而詩

嘗為天子也抑戒賓筵衛武所作何不律以侯國編入衛風必王室自卑下等諸侯始降為風二南諸篇其屬文王世者猶曰侯國甘棠在召公既薨後何彼穠矣非周有天下太公就封安得有齊七月流火至狼跋其列諸幽風者皆成王時詩時王室雖有故未嘗自卑也然甘棠美召公為伯之功不仿黍苗之例東山之什不儕采薇杖杜之篇他風之若此類者甚眾則風與雅體裁自異音節不得相蒙判乎盛衰者正變之殊風雅之名不緣此升降也二南曷為不稱王文未王天下也二南之風自周及於江漢不可以域限故曰南其稱周召者嘉一公能布文王之德也何彼穠矣美王姬得后妃之化故並繫之南甘棠從召公而附也由是言之文王之化且遠遍南國平王以後政教不出畿外然皆不因其詩之為風不為風也幽風七月周公陳后稷公劉創業之由追述當時民俗進戒成王從其時而繫之幽鷓鴣以下周公經營跋涉扶持王室方是時國家多難異乎二南其附七月流火後者見艱難締造以開文武之業者公劉憂危款曲以保文武之業者周公連類而繫之故曰幽而不曰王由是言之王業式廓於西周平王棄之自卑而不振又不關乎其詩之為風不為風也且夫

卷十一 七

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則平王猶書之帝王格王雅之辟王皇王成王商頌之元王武王乃東周平王王春秋莊元年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為魯夫人變于以後當入變風豈能混諸二南○○欲定傳說案語辨之甚詳矣說者又謂成王時齊侯乃太公也武王女適其子周王躬為婚周之

國各有風亦無時無風如風行地上動物而有聲也豈平王以前昭王以後畿內人士獨無歌謠魯有頌而無風祀宋滕薛諸國無風其皆佚之歟平王以後無雅安知非如昭王以後無風也王風之名當不自平王始獨是王室而既卑矣謂其風祇囿於一國可也至是始降雅為風則斷不可也王風不列二南之下而雜序列國中者風化不行與諸侯等也降云者降其序非始降為風也下儕列國猶繫以王者諸侯雖無王而王之名仍在也猶春秋書王正月王之正朔未改也坤雖純陰嫌於無陽故稱龍也周南居首幽風居終王風居中以周公初能成文武之德而大造於周邦終能感成王之心以繼序皇王之大業惜東周不可為中無周公其人者以復之使王風遠被於天下此聖人敘詩時已寓思周公之意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魯史也亦思周公之意也

卷十一 八

已見經而後可
為子納婦也此
言平王平王為
文王無疑至周
頌成王不敢康
不頌成康噫嘻
成王皆不可指
成王誦康王鈞
為說○○○欽
定傳說已折衷
至當釋詩者毋
以詩中所解有
偶與後王證合
遂發辭以害意
也

殺人者能一之獨怪嬴秦以累世嚴刑虎狼之威暴著

戰國卒繼周而有天下何哉然而二世而亡又奚速也

嗚呼是可為嗜殺者鑒

而二十有六年晉昭侯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此書晉封成師下書鄭伯封其弟段于京皆譏也其語

同而當日之情事則弗同鄭之封段固之也欲厚其毒

而去之也晉封成師畏之也為晉亂而不得已也甫七

年而潘父之禍作矣是故鄭封段為不仁因是而怒及

其母為不子晉封成師為不智而以諸侯封國僭天子

之柄為不臣而成師之跋扈段之驕頑亦於是見矣大

書之罪晉鄭且罪成師與段也

晉曲沃成師卒子鯀代是為曲沃莊伯

非諸侯弗書書貶曷貶無王命而列於諸侯原曲沃之

心無晉且無王也既無晉矣曷為繫之晉曰晉曲沃也

曲沃敢無晉晉實使之也晉使之晉亦無王也嗚呼時

未戰國已開三晉田齊之漸矣周轍一東紀綱陵夷一

至斯極君子曰是可以觀世變焉

子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舍其子與夷立其弟和是為穆公

曰舍其子立其弟蓋祖公羊氏說而譏之也孔子曰唐

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皆天為之也繼世之常三

代以來莫之或改兄終弟及一時之權可也以為讓國

之美名而樂行之私也私而可以為法平公羊氏曰君

子大居正是也謂宋之禍宣公為之則未嘗原其心而

論其世也余以為其禍不自宣公始而其心則欲安社

稷是故可經可權非聖人不能為非其時不可為也太

甲成王皆聖人後也太甲顛覆典型成王幼未足以為

政然而湯與武王不高讓國之名舉唐虞之法以禪伊

尹援兄終弟及例讓公且者何也社稷之主非如有司

可旋拜旋易若今日攝之明日復之是敢覬覦之漸也

以湯武之君伊周之臣猶且不可輕禪况其下者乎伯

夷叔齊讓國而逃泰伯亦挾仲南去此可偶為而決無

後禍者故聖人嘉其心非謂子臧季札之倫足為天下

後世法也宋藝祖欲傳弟以及子所謂天下本無事庸

人自擾之者也謂太宗必復傳吾子而子且被幽殺則

藝祖為不知人謂太宗必不傳吾子而歷於母命此何

事而可亂命是聽耶且不違父母者非徒曲徇之謂也

若必兄弟迭為君為家庭樂事是國君之位為兒嬉宜

兄弟者固不在此然則宣公亦藝祖傳弟及子之意否

日不然左氏曰立穆公其子享之非宣公本願也乃以

此為宣公美則尤不可宣公既舍子而立弟矣穆公復

袁子才謂就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宋太宗之禍公羊爲之也

舍子而立其兄之子日以無謂之讓爲義循其道行之變者反常常者反以爲變其不至大亂亡國不止此不可爲訓也曰若是則太宗受藝祖禪而世傳之義也曰此趙普所以窺太宗有攘奪之心爲豈容再讓之說也是以君子之所爲不授奸邪以口實德昭之賢非與夷能比且藝祖欲傳弟及子而後授之太宗舉朝所共知也太宗據之証藝祖於生前而背之死後使廷美德昭皆不得其死是篡也太宗不應傳子而傳子非義也利而已穆公可以傳子而弗傳亦非義也好名而已宣公因與夷不足爲君爲社稷宗廟主莫穆公若也不勝經營審處鄭重而授之穆公穆公反以爲吾之得立吾兄舍子而立我也我而私之子何以光昭先君令德乎是區區報施所爲明己之無私私之甚者也曰受兄讓而不傳之子則爲穆公傳之子則爲宋太宗二者皆譏矣故曰君子大居正無怪公羊歸獄宋宣也曰此吾所謂兄終弟及一時之權蓋不得已爲之考也爲宣公者察與夷不足爲君而初不過如太甲成王則當使弟及國之老成輔之正也知與夷爲終不可爲君則立弟以安社稷權也而不詭於正也弟之子可立則弟終傳之不可立則俟其擇弟子中之賢者立之加後世藩王入

卷十一

十一

惠氏周揚云通考謂明堂位首言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又云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乃至於禘魯郊禘祀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然則魯所賜也

卷十一

十一

繼大統亦無不可余以爲宣公之心非藝祖之心也第知與夷不可主社稷而弟可爲君也宋之禍穆公爲之也與夷不足爲君宣公知之羣臣願奉馮者亦皆知之而穆公循報施之常違先君之命拂朝臣之議而不顧社稷之重也十年十一戰雖無華督之弑而國已不堪矣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嗚呼使穆公死而有知其如社稷何
戊午四十有八年晉鄂侯魯初請郊廟之禮
初者何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由此而濫也始則以周公爲請繼則及於羣公矣始則諸侯僭天子繼則大夫亦僭矣肆然行之舉國之人習而不察子曰周公其衰矣議滅法壞紀乃在其子孫傷周公之道不復行於天下也請必有所法荆人請大號挾蠻夷自大與中國抗衡也晉文請隧挾霸功也魯惠請郊禘挾周公有大勳勞要天子以重報推其心見備禮之可娛欲遂僭之恐天下議其後也故以周公爲辭不樂果成王賜之伯禽受之彼於此時將何說以請以是斷魯之郊禘自此始也然則成王所賜議者猶以爲非况請而弗許悍然爲之魯之不臣孰甚魯領多僭踰夸大之詞孔子奚錄取其詩也曰錄其詩者著其實所以傷之也朱子謂猶春

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與啟蟄而郊差一月大雩布在五月與龍見而雩在五夏又不同說者謂月令參以秦制故或先或後淆紊古制云

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之意也曰春秋郊禘大雩皆有故而書如書嘗書烝豈烝嘗亦僭且春秋書郊皆在四月即夏正仲春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所謂啟蟄而郊是魯乃所穀之郊非冬至郊天也孔子不嘗云魯無冬至大郊乎龍見而雩因旱祈禱曰雩諸侯雩於封內山川論語風乎舞雩此魯雩祭之所非必天子而後可雩也禮有吉禘三年喪畢奉新禘之主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於太廟以為死者入廟當合先王先公而並諦視之故曰諦諦也次第也以諦視昭穆天子諸侯皆行之而四時之祭亦曰春禘夏禘又曰春禘春秋所書閏二年吉禘譏速且非其所僭八年七月禘譏用致夫人秋七月夏正五月也焉知僭之禘非夏禘時享因而致夫人乎似未可概以不王不禘譏之也曰此皆不知禮者之說也天子所穀於上帝諸侯所穀於社稷郊祀后稷云者祈於上帝而配祀以后稷非諸侯禮也故天子所穀上帝與冬至郊天並稱郊定公問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則祇知冬至大郊與啟蟄而郊之不同而不知諸侯所穀與天子所穀稱郊之迥異子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所穀之祭降殺于天子則直折以魯不當郊雖非冬至郊天而所穀稱郊是以諸侯祀上

養治通鑑綱目前編疏議 卷十一

十三

經書大雩二十賈氏送曰言大以別山川之雩胡康侯莊公四年傳云凡大雩大雩大蒐其僭也

不曰祀禘魯烝而曰祀禘烝管與王字為叶韻也按禮王制注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然則喪畢古祭與三年一禘均稱禘無所謂禘也喪畢古禘自是當時禘禮喪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則晉亦僭以吉祭之禘為吉禘不止魯為然也說者

養治通鑑綱目前編疏議 卷一

十四

帝僭天子故不曰所穀之郊而曰所穀之祭者明魯為諸侯當所穀於社其禮又與天子所穀曰郊自降殺不同也就使園丘方澤天子祭天地之所而園丘曰郊方澤曰社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註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曰郊獨天子祀上帝之名後世稱南北二郊防自讖緯家說證以中庸郊社對舉則知天子祭地猶不曰郊况諸侯所穀於社而可僭云郊耶龍見而雩常雩也早曠而雩則不以時變也彼知諸侯雩於其境山川矣是諸侯不可雩於上帝明甚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天子常雩禮春秋所書不曰雩曰大雩魯非天子可稱大雩乎况因早而禱用盛樂也四時之祭春祀夏禘秋嘗冬烝此周制時享之名詩小雅禴祀烝嘗于公先王是也夏禘殷禮也春禘夏禮也豈魯獨變今反古吉禘非也即禘祭也天子有禘有祫諸侯則有祫無禘魯僭天子禮以文王為始祖所自出故祫之外復有禘因而三年喪畢之祫祭亦名吉禘不知天子喪畢所行祫祭尚不立始祖所自出之位與平時三年一大祫同惟五年一禘乃設始祖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廟而以始祖配不合羣主序昭穆焉所謂禘取尊遠祫取合祖義不同名自異也魯侯也不得祖天子安得祭

以左傳無禘謂禘祫為一祭也杜氏遂以審諸昭穆釋禘字之義此強為說辭耳夫左傳何嘗無禘李氏廉曰春秋書大禘為大事禘祫為八月大事於太廟禘也昭十五年有事於此皆於祭無禘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等皆書祭名者祭之儻也亦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

按周正建子並改時月獨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故宣八年之禘昭十五年之烝皆因別故而書非祭之失時第曰有烝左氏以昭十五年有事為禘者謬也桓八年正月烝非失也以其年五月又烝非時再舉因並書之桓十四年八月乙亥乃未月不當當且壬申御廩災遇災不懼而遽祭

禮記通鑑綱目前編補註 卷十一

始祖所自出而稱禘曰吉禘如魯所自名也後儒弗深致以為三年喪畢天子諸侯吉祭之通稱至有謂禘祫一祭而二名又謂禘大於禘祫又謬以冬至郊天為大禘惟祈穀為正郊而古禮紊矣魯之郊禘非禮也書不勝書故因事而書而儻自見也春秋定公十二年秋大雩正孔子仕魯之日矣能墮三都之踰制何不革魯之僭禮曰三家方強先為弱私強公之舉然後可從容正禮周公制作禮樂猶先靖頑民而暇為之可知也既以魯郊禘為非矣禘而往觀何也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非明指魯禘也問禮訪樂嘗之京師安

知非值天子禘祭時從而觀先王大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則或禘祭時享夫子少為乘田司牛羊犧牲之職供事廟中論者謂夫子嘗與魯禘引論語此二章為證而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在孟子未嘗指郊祭為說又援史記郊不致燔俎於大夫語以為夫子亦與魯郊何謬之甚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則可彼僭天子禮往觀及從事焉則不可且非禮之祭神其吐之聖人與天地合德反因其不致僭祀之胙以為失禮於己而後去耶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如馬遷所言則夫子已不如林放也

禮記通鑑綱目前編補註 卷十一

此季氏所以為皆祭之失者也然文二年未大禘而行禘祭備公之主又未嘗闕上具此三失何不如書烝及書之舉其名者蓋合食於太廟則但言大事便知為禘若辰月之烝未月之嘗雖非僭禮而止云有事就知為烝與嘗無異論常祭非有因不書即郊禘之儻亦必因故而書無特書者毛西

河乃謂孔子身作春秋未聞曰晉之吉禘非禮也以證古禘為天子諸侯通行之常典亦陋矣

禮記通鑑綱目前編補註 卷十一

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左傳先經起例序隱桓所自出一書名分一紀禘禘曰元妃孟子繼室聲子雖非元妃固繼元妃攝治內事者也故仲子歸於我譏惠公惑於有文在手之誕而厥後桓之子孫藉為文飾之詞嗚呼隱之當立不待辨而明矣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悲隱公幾為誕詞所壓也書國人何懼也曰其子長而當嗣也名分之所存直道所由未泯也是故左氏為春秋素臣前編書此亦深得春秋大法

春秋託始於此易為周始於平魯始於隱也平忘父德仇父子君臣之倫滅隱桓之間兄弟嫡庶復紊亂而不可紀周轍一東王迹熄矣春秋之作所以維紀綱之大防而告萬世也隱元年何以不言即位猶桓不宜即位而書即位也桓不宜即位而書即位見隱之不書即位而宜即位也桓書即位公羊所謂如其意者隱不書即位亦如桓之意也猶左傳謂之鄭志也如桓意奈何隱弑於桓桓之意以為隱實非君也不宜即位也魯之人亦以隱之為君不如桓之正也桓弑兄篡立歸罪為氏若已不與開乎弑也者故忍行即位之禮魯之人亦以

桓宜爲君宜卽位也是故魯史氏皆如其意孔子亦仍舊文弗改而義自見惡桓也惡桓所以傷魯也國惡宜諱爲尊者諱史以傳信爲萬世亂賊之防則不可諱使於隱書卽位則是桓仍以名分奉隱也其亂嫡庶之倫之罪不彰也使於桓不書卽位是許桓以不與聞乎弑也莊繼桓桓殺於齊子般聞見弑慶父而閔僖繼之所謂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不忍也觀莊閔僖不言卽位則知桓之書卽位者欲不與聞乎弑實與聞乎弑也莊閔僖之繼弑君不言卽位則知隱之無故不書卽位者欲爲桓文其奪嫡之罪正所以著桓之罪也然則左氏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

卷十一

七

曰攝公羊穀梁皆謂讓然耶否耶曰否官可攝君不可攝也孟子曰堯老而舜攝攝行其政非攝居其位也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不可然後之中罔踐天子位焉以是知舜未嘗攝位也宋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穆公固實爲君者以欲授與夷爲是說以釋羣臣願奉馮之意也居攝踐阼王莽篡奪者所爲此言攝爲隱公傷也窺桓之意從而爲之辭嗚呼使隱而不可卽位必自立以奉桓焉有改元居君位之兄而奉處青宮未爲君之弟如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則曷若立桓而已相之以至親之兄相國而輔幼主古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

卷十一

六

若謂周公不免流言之禍則相且猶不敢況敢居其位而攝之乎既居其位矣且改元矣未有居位改元君臨一國而可云攝者未有居位改元君臨一國非繼弑君而不宜行卽位之禮者隱宜爲君不必稱攝隱宜終於爲君亦奚事於讓曰讓見逼於桓也焉知其爲逼之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婁吾將老焉兩言將未決之詞爲其所逼故順其意以自解也是故春秋魯史也修春秋所以維天下而告萬世也平王德讐是與弑也篡弑之人爲天下主是不足爲王也諸侯亦以其不足爲王也而不王之故春秋之首大書曰王見王綱之由平而墜者不與平之終滅也桓自以爲嫡弑隱而奪之國魯人亦以國固桓之國也不書隱卽位故著其實誅魯之罪也大書元年所以扶隱而正其名也不與桓之奪也周始平魯始隱此春秋懼亂賊之大義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王正月

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也以子月爲歲首卽以子月爲春也在卦爲復復者乾之始春之所由發見也履則乾體將成而春氣亦漸達至泰而乾之象著矣春陽之氣騰布天下故三陽之月皆可爲春孔仲達所謂月改則

隱元年有正月
後十年皆無正
月陸伯冲曰元
年有正言隱當
立而不行即位
之禮十年皆無
正隱合居其
位而不正以貽
禍

○欲定奉
秋傳說案語云
隱元年書正月
餘皆不書正月
公羊謂隱不有
其正殺梁謂隱
不自正皆非也
隱在位十一年
王命凡五至身
既不朝又無一
介之使報禮於

京師是列公之
不奉正朔自隱
始故不書正以
示義焉非居攝
之謂也

春移是也春正月魯史舊文也春王正月孔子修春秋
之辭王次春春時也王者奉天故曰天王加王於正
王之正朔也王者奉天道以正天下當是時周室自卑
降為列侯天下諸侯幾不知共主矣聖人惡之謂天下
不可一日無王也猶坤雖純陰天地之氣不可一息無
陽也是故坤嫌於無陽則稱龍以主之所以扶陽也春
秋嫌於無王特書王以正之所以存王也使諸侯懷然
知王室之宜尊天子亦奮然於王綱之復振也公羊氏
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商之諸侯爾未嘗王也文
王為商諸侯而可以稱王又何以責諸侯之無王也後
世誣文王受命改元者未始非公羊一字誤之也余意
公羊所謂文王者非文王也曰天王也魯魚亥豕字畫
闕久而訛讀者弗察遂以為文王也嗚呼若此類而致
誣聖人者眾矣其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亦陋儒之見
誣聖人而不知春秋大法者
三月魯侯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未王命附庸於魯猶顛與之在邦域中孔子所謂是
社稷之臣也故凡附庸於魯者即為魯之臣君前臣名
禮也不得與諸叔比克稱字何謙魯也矣譏與之私盟
則自贖矣曰儀父若魯之不得而臣也

夏母之罪春秋
不書非缺也列
國之事魯史因
赴告為文孔子
從舊文而筆削
之故有春秋所
無而綱目前編
所有者此類是
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寤母姜氏于城穎
寤生疾弟如仇居心狠毒其不遂殺段者非顧不忍殺
弟之名也段非真能圖危社稷如曲沃成師比寤生視
之實不足忌徒以母氏偏愛故成段惡以絕其母推其
惡弟之心不若疾母之甚也不忌段而必拒制之請何
也制巖邑也段雖無能終恐不軌之徒居為奇貨靡之
以為鄭國患則不能為我所為而不可明言以拒
母也偏借號叔死焉一語陰中婦人所忌伴為愛弟人
得其歡心制不可處京則使居若為選擇善地也者而
后可弄段於股掌間而不我疑嗚呼險矣吾意不度非
制收貳為己邑皆寤生陰使人導之不然所謂無庸將
自及不義不暱厚將崩非成算在胸焉能操縱自如漢
不為動也且將襲鄭夫人將破之此莫須有之辭在寤
生老姦豈不知無以服天下其必段左右之人誑段以
繕甲完聚剋期舉事者段亦以左右近習皆已心腹而
不知已墮寤生計中也故曰可矣二十年弄段之術至
是而可逞其欲也呂東萊以為設鈞餌陷阱以誘段誘
之云者猶被誘者之自投也實則驅放豚於牢中飽食
之使肥碩而後烹館惟吾所欲是故寤生險而毒叔段
愚而頑伐京京即段段實未與京人成謀也知京人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

九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

九

不助段而必帥車二百乘者不張大其事段之罪不著也然而二十餘年所以使段入其牢中者段至此猶不自知其母姜氏亦不知即舉朝大夫如祭足公子呂之徒皆未之知也於是鄭國臣庶以段之圖危社稷皆夫人姜氏啟之天下諸侯亦以夫人之欲段為君以危鄭之社稷而獲罪於鄭先君也罪在段罪在姜氏遂寘姜氏於城穎而天下不以為不孝矣段同母弟也段固不弟寤生先不以弟弟之也為母故不弟母弟是先不母其母也故不言弟誅其意也若寤生者真人面而獸心者也

春秋特書天王示諸侯以尊王之義此為周紀前編常書王非秋之法餘可類

不助段而必帥車二百乘者不張大其事段之罪不著也然而二十餘年所以使段入其牢中者段至此猶不自知其母姜氏亦不知即舉朝大夫如祭足公子呂之徒皆未之知也於是鄭國臣庶以段之圖危社稷皆夫人姜氏啟之天下諸侯亦以夫人之欲段為君以危鄭之社稷而獲罪於鄭先君也罪在段罪在姜氏遂寘姜氏於城穎而天下不以為不孝矣段同母弟也段固不弟寤生先不以弟弟之也為母故不弟母弟是先不母其母也故不言弟誅其意也若寤生者真人面而獸心者也

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貽
諸侯之妾僭夫人作俑者仲子也名之不正綱常滅矣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名分之間所繫綦重如此書曰惠公仲子惠公之仲子也不與為夫人也仲子則不與成風以後與之何也於仲子正其名杜越禮之端也成風以後著其實傷世風之變也且不與仲子為夫人見隱與桓均之庶也無嫡立庶庶均立賢賢均立長隱長又賢桓不得妄以為嫡而奪之隱也咺稱名而不去其官重貶之而愧之

前編書鄭伯當從左傳書鄭人黜之也

前編原書鄭伯迎其母姜氏于城穎

也貶宰所以譏王也榮叔召伯曷為不稱名也當是時世道人心趨而愈下故仍常例書之著其習而不察之罪不貶而貶之也
鄭人以王師執師伐衛南鄙
衛以公孫滑故伐鄭是助亂也然亦鄭之自取克段之役非以義服段段有罪寤生不能無罪故滑得惡衛人伐之今復與師伐衛是日尋於亂也且諸侯不共王命天子命方伯連帥討之正也鄭以私憤反召王師助已無王孰甚日以以者能左右之之謂所以著鄭之強而譏堂堂王室虔若小侯之奉大侯也周綱陵夷極矣夫孰使然哉

鄭伯母姜氏入于鄭
嗚呼如寤生者可謂怙惡不悛矣使果有悔心何不躬造城穎跪泣於母前奉迎而歸隨而相見吾知其非真悔也當是時叔段已去偏愛之恨亦雪寤生之舉恐後世清議之難逃思求其術以掩之而終不肯直認其罪也考叔隱窺其意以為彼固喜用權術者吾即用權術以進則言無不入不然考叔果純孝人也乘鄭莊之悔何難擴充其天良而為是重誓言以相見哉春秋之世盟誓亦綦重矣口血未乾不旋踵而即違之然且比比

此條春秋書日
然或日不日春
秋祇因魯史本
文原無喪貶輕
重於其間而說
者每於日不日

推求其故反失
經旨前編於月
下不書辛卯二
字今不仍春秋
為之補書者以
無關春秋義例
也

况寤生真母射王敢為無父無君而弗顧視天地間無
復可畏懼者尚笑知有鬼神猶有鬼神彼豈不知絕母
大逆為鬼神所不許也黃泉之誓非誓也怒之甚辭之
決推其心不置母死地弗止隨而相見若踐誓言也者
此兇狡小人掩飾之術然而千載而下猶見肺肝書鄰
伯母姜氏入于鄭難姜氏之幾不得歸也且若姜氏之
自歸見寤生之迎之者非其本心

夏四月尹氏卒

尹氏卒公穀同以為男左氏獨以為女猶隱元年天王
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與二傳不同而左言仲子生公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一

五

羊言仲子死二年夫人子氏薨則三傳各異何相刺謬
之甚豈所問異詞所傳聞異詞耶抑皆意為揣度耶三
傳去春秋未遠已莫定其是非何況今日異者吾不必
究其異同者吾不必從而同第名分所關證以春秋大
法義例顯然不可以不辨穀梁氏曰仲子者何惠公之
母孝公之妾也比僖公成風例似矣是說也程子胡文
定已正之甚詳深得春秋之旨而公羊知仲子為桓母
獨謂不稱夫人桓未君也則仍舉成風以例仲子豈知
桓正以仲子之僭故敢奪兄而為之君仲子不待桓之
君而始因子以成其僭乎信如此言是謂母以子貴為

顧亭林云後世
秦羊氏漢薄氏
之稱太后也直
書而失自見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一

五

禮無怪又誣夫人子氏薨為隱母矣左氏以名宰啜為
仲子未卒豫凶事則實以夫人子氏為桓母試問昭死
兼生非病狂喪心者弗為而歸昭考宮曰仲子獨於其
死也稱夫人揆諸義無解尹氏者何左氏曰君氏卒聲
子也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然定
十五年妣氏卒妣氏不稱夫人書姓矣書葬矣使隱果
私尊其所生如哀之未成君則當如妣氏然猶稱諡以
葬未嘗曲為之諱已成君則當如僖母成風宣母敬嬴
襄母定如昭母齊歸稱夫人小君書諡書葬書葬如其
所自稱不必隱約其辭夫隱既不敢自尊其所生矣而
必因其為君也母者而繫以君如左氏非夫人而書夫
人如公羊是春秋正嫡庶之倫反啟僭踰之漸奚以譏
惠公之以妾為妻僖宣以後之越禮以尊其親哉是故
惠公仲子則公羊謂桓母之死是夫人子氏薨當以穀
梁之說為優邦君之妻稱之曰君夫人正隱妻夫人之
終明隱之宜為君也尹氏卒公穀皆云天子大夫而公
羊譏世卿之義尤正且人臣無外交祭伯來猶特書以
示貶况死而相赴則私樹黨援其情益密天子之卿祇
知外結諸侯厥心不在王室諸侯亦知內連巨室而蔑
視天王因赴而詳書之交譏之也如曰以氏書者為婦

前編原書鄭祭足帥師入寇

人春秋書尹氏者三武氏子者一齊崔氏者一左氏胡勿並以婦人目之耶蓋去名而書族皆史之闕文猶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類但書官而佚其名也尹氏則以為君字之脫口郭公則謂亡字之訛書皆過求經旨而失之鑿者也

鄭祭足犯京師

書人寇非是寇者內外之亂夷狄擾中國曰寇僭稱之國侵正統曰寇而鄭則周之諸侯也臣妾於周者也紫陽綱目取法春秋如峻兵犯闕此犯奉天義正詞嚴皆特筆以誅不臣之罪鄭敢質王子復使祭足帥師取麥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

卷十一

三五

取禾實為後世權奸稱亂作俑者謹仿綱目蘇峻朱泚例大書曰犯所以正君臣而懾亂賊也是故春秋諸侯無王莫甚於鄭

族姪孫能

男鳴瑄

前編書弑其君桓公春秋凡君弑書名當遵春秋書法下仿此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十一

周紀

桓王

衛州吁弑其君完而自立

石碏諫衛州吁實千古愛子者標準衛莊昏愚不悟遂致所愛者殺其所不愛而所愛者卒同歸於盡嗚呼寵之適足以害之亂國破家相隨屬矣世之人往往不察豈天固奪其魄而降之殃耶然而暗能諫君寵子而不能禁已子從賊何哉衛莊於吁苟繩以義猶可先攝其心厚之從吁暗未嘗不禁禁而不從必嚴絕之無論先啟吁疑而已身莫保反於國無濟故碏之諫君為國也不能終禁其子亦為國勢不同也不得謂明於責人而昧於處己也春秋之始弑君者不稱公子公孫其後弑立者皆以屬稱說者紛如當以程子之論為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篡立據諸侯以植黨罪不容誅伐鄭之舉反喉宋為戎首而宋從之者為馮故也宋不惟黨惡且自傷兄弟之恩若與夷者何愚且戾至此公子馮之在鄭也鄭人欲納之不果則馮初非欲奪之與夷也宋鄭交兵費

發於殤非出於馮禍結兵連民不堪命誰實使之使與夷不立宋之禍無自而興然則馮在鄭與夷猶且疑忌若馮立穆公未必遂與夷非馮殺殤必殺穆公知禍之終不能已與其傳子而留爭奪之禍曷若復授與兒子猶不廢先君之功曰若是則穆懼禍適以遺禍子吾嘗謂擇弟子中賢者立之求社稷之安而已使都無可擇則宜復兄子之為正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且羣臣願奉馮則馮立國人必安之與夷雖欲奪之誰與為助者惟既有其國而懼羣臣之愛馮也遂欲除馮而加兵於鄭於是觀釁者校焉思啟矣故曰宋之禍穆公為之也曰穆公立與夷此已事或曰不出馮則有居官逼子之嫌小人易於構禍或曰使出居鄭人情難堪且授鄰以釁莫若封以遠邑或曰鄭宋非盟好也寤生克段豈能全人弟兄宋與魯睦隱欲讓桓與宋穆同心必不以馮故與宋相侵伐託馮惟魯也宜三說者孰然否曰皆不然也馮而克守臣節在朝猶不為患何居官之可嫌若利宋也封以遠邑遂不為晉曲沃乎既出居矣鄭固不可託魯未必終可恃也行人失詞受平於鄭嘗之役取郟取防鄆所謂不喜兵革之魯隱也且鄭欲納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精義 卷十二

二

馮未然也宋受衛愚而先伐之若果在魯難保宋殤之不先伐魯春秋諸侯所稱盟好者其果足恃耶宣之立穆何嘗必出與夷必出馮而後可以立殤是以懼禍勉強之心行無謂之讓讓非所讓何論出不出之為愈故首序宋誅宋殤之心也殤不忌馮衛間焉能自入宋陳書爵君自行也蔡衛以大夫將春秋外大夫書人微之也衛無貶詞貶不勝貶

秋魯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僖公以前惟內大夫書帥師然非公不書也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鄭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不書此何以書以為得公命也公命何以不書公子惡其固請以強君也猶無駭帥師入極不稱司空惡入人國也論者謂莊僖以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文宣之世政始遠大夫不知隱公初年鄭以王師伐衛王畿軍旅且聽調於諸侯而費伯豫輩之徒皆以大夫專兵魯侯弗可禁是故周室自卑自平始甚於桓與鄭交戰而天子諸侯無異魯公室之弱自隱始甚於桓德羣擁立而政益下移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石碯為國討賊不動聲色能人之所難能其忠智勇略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精義 卷十二

三

王伯厚引漢書
辛慶忌傳何武
曰衛青在位淮
南寢謀今人多
以淮南寢謀稱
能不及節義也

為春秋之冠魏叔子推勘表揚曲繪當時事勢使絕巨
心曲千載如見誠石子知已獨是禁厚不可之後吁勢
雖成黨雖盛使衛桓委國以聽以碯之忠且能必有先
事豫防者魏絳能抑揚干以法會碯不能制吁之兇且
惟朝廷無人則為亂賊所輕耳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顧淮南憚長孺守義而其才亮
不逮碯吁雖介弟擅土地自雄首又非若淮南也碯之
老非碯之心桓不用碯不能不老既老矣不能不養晦
以為後圖嗚呼若衛桓者知碯能諫寵吁而不用碯以
圖吁自貽伊戚身死亂賊之手愚矣厚碯子也國事雖
未可為家法何不可立其不殺厚以免弒君大惡如季
友之於牙者固藉厚以探吁動靜實欲潛移厚心用其
所倚任者圖之則易為力也朝陳請覲碯豈能逆料必
出於此哉碯之心無日不在吁無日不欲用厚厚終不
可用又不可使之疑慘淡經營肝腸幾於寸裂矣定君
一問卽以其不可為已用者反其術以用之碯於此時
始具一殺子之心不然豈十六年中姑縱其惡豫為大
義滅親之舉乎周公作詩貽王欲感王心未嘗不冀魯
叔之聞而悔禍也召穆公殺子以延周嗣石碯殺子以
除國惡一則父子義烈一則忠奸兩歧事雖不同同出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十二

四

杜預猶謂摩會
事羿者此誤讀
左傳而妄為之
說真文忠辯之
詳矣

於通權達變國爾忘家之心而非一時慷慨激烈所能
為者召公諫殺謗言不用卒以致叛召公終濟其變
石碯諫寵吁不從釀成衛亂碯終討誅之然皆不能早
為之所者勢也必待禍患已成而顯其功已非忠臣本
願使碯不及殺吁以死則謂之袖手旁觀之忍人坐失
事機之愚人縱子助賊之奸人罪我者吾固不敢辭知
我者亦幾難共白遭臣靡隱忍四十年而能有成功者
非其敢豫知也沈幾觀變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忠
臣義士鬱抑終身齋志以沒者何可勝道哉是故君子
不以成敗論人惟觀其居心行事之所在而已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十二

五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是為宣公

晉非篡立曷為不稱公子貶貶晉所以譏碯也碯能為
國討賊更立新君碯之事畢矣於碯而讓云誰不讓曰
正惟碯之忠且智也而後不免於讓方是時逆賊已誅
舉國臣民引領望治惟碯所從違使碯於公室中選擇
賢者請命王朝而立之外昭大義於諸侯內定久安長
治之計豈弗甚善而乃所立非人復基禍水如晉之無
道者何哉管仲死齊國且內亂君子曰齊之治也不在
管仲而在鮑叔及其亂也不在管仲而在管仲夫管仲
霸業既成身既死亦可無憾而君子猶以不

能薦賢善後爲譏况國難初平立君以安社稷顧可草從事耶曰國人眾之仰望於碯者甚周也得眾如此所立如彼故晉去公子言晉之負眾而碯亦不能無過也嗚呼如碯者猶不可恕示大臣當國不可苟焉而已是故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大逆不道已不容於天地間今焉曲沃以臣攻君天討弗加而使助之是張亂賊之勢率天下之人而教之叛也繻葛之戰身幾

賢治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十二

六

不保君子曰鄭固不臣桓實敗之吁

九月魯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宮廟弗書書非屋壞及災則越禮者也魯之君臣知不可以兩夫人耐廟也爲別立仲子之宮而不知妾母不世祭爲庶子爲君之禮若庶子未爲君而祭其妾母尤失禮之甚當是時隱公壓於禎祥之說先君之意不敢不以仲子爲先君夫人而終不能耐廟加諡誠因疑羽數不可以並於嫡所見未嘗無一隙之明差善於僖宣以後諸君者借眾仲不能迎機而導使知僭用天子禮樂而並革之而徒舉天子用八諸侯用六之說泛然敷

陳以待隱公之自悟隱公亦徒以仲子並孟子則於心不安也遂以八份既獻於羣公廟矣吾殺其等而六焉庶乎其可嗚呼是仍以妾母僭諸侯夫人禮也書初何譏諸侯之妾僭用夫人典禮自仲子始孟武伯問孝子曰無違無違者無違於禮也隱以不拂其父之心爲孝而又欲顧名義少降其等爲禮不知不降固違少降亦

違天下潰裂綱常之事大都遷就模稜之說莫斷於其始循而至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不可復挽仲虺之詰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是故僖宣以還過崇妾母未嘗非隱公濡忍莫決有以致之也惟名與器不

賢治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十二

七

可以假人論者乃以六份用於仲子廟借魯能以禮處仲子反以僭禮處周公是直以仲子爲夫人究未得春秋書初獻六羽之義公穀則謂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譏魯以侯國僭公禮則亦以仲子爲侯夫人乎羽數之說當以左氏爲近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戎狄輕視中國敢劫王臣周室衰微固不足道楚邱衛地也天使所經既不供行李之乏反坐視被虜而不救夫潛師而來關吏弗警責以通賊劫使之罪衛且無辭况伐鼓鳴鐘如入無人之境哉拱衛王室之謂何乃漢

然若秦越之不相關也物先腐也則蟲蝕之東徒盧潛
自貽伊戚春秋以來戎狄交於中國自潛之會唐之盟
始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魯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隱四年魯翬宋伐鄭鞏固請而行是年黨鄭伐宋鞏先
期以往魯隱中無主宰外則見役於人內則為臣下所
挾君子是以知其不克有終也鞏侵奪君命喜兵革而
逞其剛夫好兵不戢未有不終於亂者不亟除之日與
之處猶火也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為氏之謀不俟
求為太宰始矣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卷十二

八

六月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郟取防

入郟入防者鄭也而歸於魯書曰取譏魯之貪而著鄭
之諱也其為諱奈何欲得許田則先歸務欲并許先以
菅之功讓魯郟防然後受齊魯之讓許而不我奪釣者
投餌志在得魚奸險之人餽人以利無不自網其利夫
惟見小利勿貪遇小憤勿疑不貪不疑乃不受其愚弄
墮彼之術夫魯與宋好也行人失詞授鄭以問不忍小
憤於前而貪其利於後絕宋從鄭適以利鄭鄭得其利
魯於此時若未大害也然伊古以來見利不見害者皆
自昧義始縱不即害其身先已害義義者事之宜惟昧

則貪貪而後志可奪惟昧則多疑而慮淺故見小利必
貪幸未取郟辛已取防旬日之間坐取二邑於是乎不
念舊好不辨大義而受之嗚呼如魯隱者始終不能自
正以義違知辭受宜立而不敢居欲讓而不遽卒以害
義者害其身而已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兵凶戰危懼則勝驕則敗鄭乘入郟入防之捷進邈班
師不虞宋衛之攻吾無備也故宋衛得以入鄭而鄭幾
危宋衛乘入鄭之勝長驅伐戴不意鄭之攻吾後也而
三師盡覆夫宋瞰鄭虛合衛人以入其國可謂奇兵使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卷十二

九

能分軍備敵乘鄭師未入若闕廉所謂次於郊郟以禦
四邑者潛軍待鄭衝突而擊之而以銳師加戴則鄭伯
可禽鄭可取戴亦可為已有乃能出奇入鄭遽舍鄭趨
戴復破其國而居之此驕而輕敵者取敗之道也况師
克在和不在眾祭人既怒其不與入鄭之功而召之以
自貳以不和之師遠處人國雖眾何益春秋無義戰矣
鄭猶懲其驕濟之以懼而謀出卒能全師歸鄭彼三師
之萃處於戴若於焉鈍兵挫銳遺鄭之禽隻輪不返傳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三師之謂乎

秋齊侯魯侯鄭伯入許

齊以許讓魯魯辭乃與鄭則主謀伐許者齊鄭有奪城
 功不遠與鄭而讓魯者知魯必辭欲鄭因魯辭而不敢
 受則齊可并許而有之不知鄭與許鄰久欲兼其土地
 時來之會致魯侯以就其謀然後從齊伐許其能先致
 魯者魯受部防為利所役以功讓魯自可以功受許是
 故魯魯以利而壓齊以功然而患得患失之心仍恐齊
 強而我奪也隱約其辭若受若卻而終以無從他族實
 偏處此則老姦深謀不覺盡露矣考叔登城忽顛於射
 使無瑕叔盈復以螯弧登則軍心驚疑許乘其亂而襲
 之雖十萬之軍圍之數重其不自相蹂躪積骸城下不
 止律以通敵誤軍當肆子都軍門以徇而乃使卒出殺
 行出大雞詛呪以謝死者魯鄭莊英武自居為是婦人
 女子之術哉奸雄之籠絡人也愛其才之就吾用者而
 忌其才之能窺吾隱者鄭莊以術絕母考叔偏以術使
 之迎母莊於此時不能不曲從考叔以自文而終恥已
 為其所用妒其才之出吾右也積妒生憚積憚生憤以
 鄭莊任術沽名終不顯加以罪而適顛子都之手實已
 先得其心不然子都挾仇擅殺幾敗乃公事可伴為不
 知耶曹瞞忌孔融才望夷其族雖融恃才戲侮有以自
 取與考叔諫諍事君者不同然兇狡好逆之人身處其

齊治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十二

前編書公子軌
 春秋之始獄立
 者不稱公子當
 遵其例

下能用我者即能害我生我者母而忍絕之於此而忍
 孰不可忍嗚呼險矣論者謂鄭莊為後世奸雄之祖而
 操懿之流惟恐規摹之不肖彼真以權術欺人為得計
 矣而鼠竊復顧惴惴然恐欲求快心實無日不困苦其
 心也子曰小人長戚戚

冬十一月魯軌弑其君息姑而自立是為桓公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彼教人以殺弟復教人弑厥兄
 獨不懼其協以謀我耶其必知吾術之可行即不行亦
 不我害者魏徵教建成殺秦王知秦主懼太子之終有
 天下太子亦知秦王有功其勢必不相下也非太子殺
 秦王必秦王殺太子物必自腐也而後蠱蝕之人必先
 疑也而後讒間之是故殺弟之言先得其心而不可不
 謀以為嫡當立疑隱久居其位隱見桓之實逼而深憚
 之貪戀而不肯舍輩瞰其隙可乘欲因以為利為隱殺
 桓除其所忌則吾所挾以求者無不從為桓弑隱挾翊
 戴之功國是將為吾所制兩君生死安危繫及復手于
 古亂賊之臣弑君立君肆行罔忌者非徒兇暴悖逆敢
 為其所不當為必為之君者授之瑕釁有以啟之嗟夫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論者譏隱無親信
 倚任之人故聞輩言不敢執以戮之就使有陳周可以

齊治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十二

誅產祿有王允可以誅董卓而使桓有篡奪之心恍惚
臣之構禍殺暈而始讓之桓則狡焉窺伺者惟恐君父
之不吾憚殺暈而不讓之桓則桓仍畏懼不安反側之
情難保伏而不逞若並桓而殺之不先正其名而啟其
心無論陷弟於罪為不仁而爭奪之嫌終涉於不義且
隱既不能殺暈於帥師擅命之時安能殺於請殺桓之
日故是故輩誠可殺不俟今日桓宜讓不宜讓亦不俟
今日今夫治亂之機必有所始惟慎乎始者而后可以
要其終隱誠尊父命當為伯夷如恐諸大夫不能相幼
君曷若請命王朝而立之而已為相如以為不忍成父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二 三

邪志則身朝於王受命而正君位擇大夫賢者若眾仲
臧信伯之流以為弟師使之明長幼之序君臣之大倫
之不可易也而後兄弟骨肉之間恩義兩全而無所害
顧計弗出此既南面臨桓又欲成先君之意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身死賊臣之手無後於魯傷哉嗚呼魯之禍
階之者惠成之者桓而不能明大義於其間者隱實不
能辭咎也春秋書公薨弑君大變也為國諱
卒十年元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立公子馮是為
春秋君弑死難者三孔父仇牧荀息仇牧為上孔父次

鄭淵仲謂晉史
黨者凡忠於魏
者為叛臣齊史
黨者凡忠於宋
者為逆黨史通
云古之書事也
令亂臣賊子懼
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杜
氏毀古人以黨
晉不能免史通
之責矣

前編滿書鄭伯
二字又三月誤
作二月

之荀息非二子比而書法無異者美惡不嫌同辭而義
自見也杜預譏孔父內不能正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
而禍及其君咬氏助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安得
在路使人見其繯足破左傳傳聞之誤若民不堪命司
馬則然焦氏循謂督誣孔父之言不足據以為杜預之
以孔父為不善者所以掩王凌何晏李豐張緝毋印儉
諸葛誕王經之忠也杜預佐晉篡魏或穿鑿經義為司
馬文過且以自飾如劉歆之媚王莽小人伎倆類無不
然然王凌何晏諸公誠司馬氏誣害孔父之取怨於民
實與人以口實當穆公以與夷見屬也孔父嘗曰羣臣
願奉馮矣知羣臣之心在馮而既受顧命不思引君當
道豫弭爭奪之端反聽其為馮故與鄭構兵十年十一
戰所以虐用其民者適授奸邪以靈鬼能為祟必瞰人
虛誰實使之雖曰生而存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就
使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舍馮而授與夷顧使之先為戎
首先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耶獨是生死之間君國安
危所繫春秋之法雖責賢者備而其善善也從長且以
愧偷生苟免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二 三

三月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
以者何穀梁曰內為志內為志則主是會者魯也君子

取獨為君子小人取獨為小人魯桓弒兄篡立欲結好諸侯以植黨宋督所為適與已合於是乎合諸侯以助之獨怪齊陳與鄭不唯不討而反相從者為路故也春秋之世亂賊比立賄賂公行大抵視為等閒而莫之異從未有交相為會以成其亂者有之自會稷始嗟夫世道人心變而愈下曷有極哉然而四國之君忍成人亂而不免於亂或害其身貽厥子孫或僅再傳而及於難君子曰是有天道焉今夫桓亂賊也以文姜故死於齊而為氏武闢禍且相繼宗邦禮教之遺殘為兩淫婦所覆滅誰生厲階罹此荼毒也陳佗以公族弒世子鄭則

寶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十二 十四

兄弟爭立比數十年亂齊之亂也頗後無知首難亦覺起蕭牆彼皆貪人之利以利人之禍者不自知其禍已伏而南宮亂作宋督亦殞其身矣是故未有交相為會以成人之亂者亦未有徧受其亂而適相符合者虞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夏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此與書宰叅同義糾兼稱爵叅獨書官者胡氏曰叅初得政猶未受封糾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此雖揣度之詞然頗近理不然叅糾奚分軒輊耶彼亂嫡妾之倫此滅君臣之義皆綱常之大變者以天子之尊禮

人之寵妾而下聘亂臣王不可貶故皆貶其使以示義所以譏王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督歸含且賄王使召伯來會葬胡傳皆以為一則名宰一則王不稱天其旨嚴矣似也然使王可直貶此何獨不貶而程子亦以隱元年歸賄在春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則實以錫桓公命歸成風賄會葬成風皆夫子特削去天字耶今使來聘非春秋始見之義矣矣亦名宰而王不去天也豈篡弒之臣既不能討而反下聘其潰裂綱常不如嫡妾亂倫與終而追錫之滅禮乎夫子惡諸侯之無王春秋為尊王而作故曰春

寶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十二 十五

秋天子之事也王而可直貶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王不稱天者闕文焉耳是故使叅歸賄為亂嫡庶之始使渠伯糾來聘為亂賊之始於其始也特貶宰以名之而義自見此春秋書初之意也然則繻葛之戰王何不曰天日是嘉蔡衛陳之能從王而以蔡衛陳為文正所以形鄭之罪故書法稍異不可以詞害意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文定譏是役非天討惜桓王不移此師加宋魯是也鄭敢質王子取禾麥大逆不道罪與魯宋無異徒以不朝削爵足蔽辜耶第不能大振王靈合方伯連帥以討之

而三國亦僅遣大夫從役威力固不足以懾鄭幾與高貴憤然一行親討司馬等被矢能軍不中成濟一刺者蓋亦岌岌其殆矣方是時天下無王久矣有能敵王所憚如蔡衛陳者乎雖師出無功而義足申於天下不曰王帥諸侯討鄭為敗績諱也曰從王許蔡衛陳以諷諸侯示尊王也寤生曰苟自救也是何異父母謹責而手格之曰將以避大杖哉

北戎伐齊齊侯乞師于鄭大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以其徒也而患之夫春秋之初善戰者莫如鄭猶以徒兵侵軼為畏而後人反以步畏騎毋亦今

寶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十二

十六

昔吳勢耶人第知山谷宜步曠野平原宜騎然岳武穆常以步兵勝敵劉錡兩夜斫金人馬足何嘗非平原用步取勝者雖善用兵者如鄭莊畏徒卒以車勝北人善馬武穆則以步勝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相機度宜在因利乘便然坐作擊刺進退起伏騎兵究不如步今齊堂堂大國以戎故乞師於鄭亦懼彼徒我車因鄭之嘗勝悉其情偽乎鄭卒一再敗之所謂知己知彼然後能軍也嗚呼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取敗之道何論步騎哉

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陸渚及楚平楚僭稱王

祭仲非賢而稱名杜氏以仲為字也按命卿稱字其或然或否大約因舊史本文書蔡季莊六年元年書季子王人子突閔卿而皆書字若此類者特筆也

楚以蠻夷僻遠嘗自尊矣今焉欲并漢東與周界割鴻溝南北分王周室固不能制其先使隨為請者漢東之國隨為大隨既尊之周亦許之將遂不勞兵革盡漢以南不為侯服乃隨既不得請又不會沈鹿於是乎伐隨以逞始開濮地肆然帝制自為許亦王不許亦王不

有齊晉其弗盡諸夏而蠶食者幾希然當是時也楚之所忌者隨使隨能少挫其鋒漢陽諸姬未必盡為魚肉有一季梁而弗用而寵任少師以長寇讐千古昏庸之主自求喪敗者不能盡委諸無人也晉用一謝安以苻

秦之強卒不得志而李宗韓岳終無救於小朝廷者則為之君者進退於賢不肖之間安危與敗之機所由判焉耳鬪丹獲戎右少師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

寶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十二

十七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宋鄭構兵十年勢鈞力敵烏能誘執其卿宋人曰不立

突將死是知廢君立君權出於仲則鄭之國命為仲所制其能俯首降心忍受宋人辱已乎且仲以雍糾將害已猶擅殺雍糾而逐厲公當其受宋要盟奚難偽以突歸而殺之以正奪嫡之罪奉昭公舉兵伐宋豈不名正言順公羊以仲為知權果能若此真所謂知權者願也

至若孔父仇牧
荀息所書同而
或字或名則亦
無所不別劉原
父謂名其君於
上不得字其臣
於下亦與杜氏
以孔父為名嘉
為字此皆拘於
例也况原父亦
云大夫再命稱
名三命稱字矣

惠氏周揚詩說
亦以此事為疑

忽立突為懼乎宋逐突復忽又胡弗懼宋君子曰逐突者仲之專而見於悍也黜忽者諱以行其專也仲為莊公娶鄧曼生昭公是昭之立仲所欲者然昭辭齊昏仲使娶之弗從意昭既立必有不盡如仲之意者仲以為己之權將不可專也潛通宋人使之執已僞若為所脅制然者然後黜昭而昭不我疑立厲厲必德已而權益我歸此權術之變以濟其奸者也不然仲固奸雄宋鄭相匹豈有被執而不怒哉兩君出入惟意所欲為權臣之可畏如是也吁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

晉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二

十八

衛晉悉夷姜要宣姜真禽獸之弗若然其事實可疑謂壽朔為宣姜所生其能證兄與代兄死必皆十有餘歲以衛晉君衛十九年通計之壽朔之生必當在晉初立之年其悉夷姜生伋必桓公之世縱禽獸惡行蹤跡詭秘然既生子國人當共知石碯能誅弑君之吁反迎立聚麀之晉耶晉雖無道啟禍當時大惡未必顯暴至此若生伋在既立之後迨伋能納婦須十五六年以衛晉君衛十九年通計之伋壽爭死壽朔皆在襁抱亦安能構讒安能代死耶左傳於衛侯朔出奔追原悉夷姜生伋及要取伋妻殺伋壽而皆不能晰紀其年即史記實

以衛宣之十八年伋壽爭死而娶宣姜生壽及朔亦無年月考證且曰宣公愛夫人夷姜又不實指夷姜為莊公妾也要之伋與壽朔所生不同而衛宣得寵忘舊殺嫡立庶遂啟亂源禍比四十年不止此則衛宣之罪實無可逃者然則二子爭死於義是乎曰壽知之不告則為忍弟伋不從壽言而死則為愚孝凌稚隆曰申生不欲被弑父之名以出伋則無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死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敗楚師

伐絞之役屈瑕可謂持重老成出奇制勝然能軍南門而坐其北設伏以待誘敵人之不虞而卒以不設備為

晉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二

十九

羅與廬戎夾攻而敗濟彭分涉伯嘉三巡不敵偪而及鄆則亂次以濟謂屈瑕不知兵耶伐絞則如彼也謂屈瑕果知兵耶伐羅又如此也臨事而懼則神疑神疑則慮出輕敵而驕則意滿意滿則氣浮慮出然後可以我致人而不為人所致氣浮則百物皆可出而撼我而為其所乘不然屈瑕能知取勝於絞而不知羅之所以勝已哉嗚呼勝者敗所伏得者失之機故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伯欲去祭仲以洩謀見逐或譏不使他人而使其婿

故及此以成敗論人而不計其事之難易也祭仲專舉朝皆其黨知我為君所忌所以防衛者必周疎逃之人無間可入古來權奸不軌彼乃心君豈欲除其害者類多反被其害而卒能去之者大抵藉其所親信倚任之人何者彼以心腹寄之而莫之疑也使雍姬不知糾謀則仲亦從而享諸郊矣親莫親於父子石厚從吁而其父磔誅吁人藏其心忠奸兩歧雖父子不能以相易何况翁壻而糾卒敗乃公事者成大事者無私顧乃以仲為姬父未免有情欲如楚王之泣棄疾嗚呼忠而無讎勇而莫斷殺身何補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夫糾非不可使謀及婦人雖易百糾無濟然則糾之死死於仲實死於姬也姬聞糾謀告父則夫死不告則父死將奈何韜韋曰父直而夫曲則告父而身死於夫夫直而父曲則不以告父而身死於父似也夫曲直云者父夫私相圖不以君命云爾若父以忠受誣父何嘗不直而必告父致使殺夫是陷父以抗君命雖身死於夫猶逆也惟力曰於夫前請反諫於君而釋之或夫怒殺已死焉勿悔夫從吾言或以論救駢戮則以徇父者並徇夫若父有罪當死論事之輕重而酌之以權如可未滅也則因夫而請於君求以身

新通鑑綱目編纂卷十二

十一

贖為漢之緹縈如父為國患夫承君命來討吾與其謀則為楚棄疾身不與焉則如大禹之事舜不必死君臣父子夫婦人之大倫曾孝如大禹獨無父子情耶若父夫私相圖而與聞其事無論曲直問作難者誰先吾力能止則諫止之不能則告之使各為備而先死以徇即不與聞亦父死於夫死於夫死於父死夫安能父死而絕夫婦之情夫死而絕父子之情如魏冰叔所云者生我者父天也婦人從夫一而終也亦天也今糾以君命殺仲仲即死死於法非死於糾也糾謀及姬姬為人子不忍與謀死焉以謝父可也謀不及已終身事糾如初

新通鑑綱目編纂卷十二

十一

父受諫子不復讐之義也仲之妻曰人盡夫也夫而可二則君亦可二無怪仲之事君忽而忽忽而忽忽而逐突復忽廢置其君操縱自如衛太叔文子所謂視君不如弈棋也吁

族姪孫熊光校字男鳴瑤鳴瑤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卷之十三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莊王

夏五月魯師及齊師戰于奚

黃之盟口血猶未乾也而戰于奚春秋會盟反覆若此

當是時齊強魯弱魯欲以區區之信要結齊好而齊終

恃強力焉陵邊疆魯桓昏懦弗振自知不敵委之疆吏

弗敢明與之抗其卒受脅制死於彭生之手者積漸已

匪伊朝夕矣然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之三

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謂焉之數言也實千古疆臣當奉

為圭臬者嗚呼常太平無事膺厚精擁旌旄舞妓歌童

環列左右耳目不暇給出則持戟之士如虎如龍充塞

道路後世邊鄙大臣其勢位之隆重氣焰之赫奕何其

盛也一旦烽烟告警類多束手請命震驚朝廷動輿萬

里之師轉餉荷戈驅素不習邊之民以供敵人之鋒鏑

財庫幾為之空死亡相藉於路又何慘哉然而戰守之

間便宜從事則刀筆之臣又百端撓議而約束之矣縱

有良將可倚自壞長城伊古以來或誅或竄或廢棄至

老死不用何可勝道魯桓所以責疆吏者不第疆吏所

宜知而馭邊臣之道胥在乎是是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欲致國乎季子季子使而亡意不

樂乎為君也封人無子季次當立而疾害之是封人之

意不樂乎季之為君也季於是焉而弗避必有構讒啟

禍害及其身而陷君以不義避焉而不以奔喪歸是猶

怨憤未除將有弑奪而後召我者而亂在一國是故去

也恨其迹歸也彌其釁是故吳光之言可以聞於季札

而蔡人召季之意卒不忍擁季爭立以傷其念不稱公

子亦原季之心不以介弟當立而後歸也嗚呼去就辭

讓以道為歸春秋一人而已

丁三年 蔡侯元年 春三月魯侯會齊侯于濼魯侯與夫

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姜氏與齊侯弑其君軌立其

子同 是為莊公

春秋魯君遇弑書薨不地穀梁氏曰不地故也隱之不

忍地也曷為言薨於齊變文以示義也姜氏與兄姦而

弑其君明魯當絕姜氏而警齊也賊不討不書葬以罪

下也而曰葬我君桓公者痛魯之臣子忘誓無恥若曰

是可以忍孰不可忍猶桓繼弑君不宜即位而書即位

也以為魯在外且強而怨之謬矣胡氏曰桓之誓在齊

春秋冬十有二
月已丑葬我君
桓公以爲魯在
外城不討可以
書葬其說始於
公穀而胡氏諸

春秋書公薨于
齊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之三

說多因之其所
謂讐在內討於
是者以桓是欲
逆之人魯可借
此以爲隱復讐
而不必更爲桓
討賊也其論甚
曲而恃矣豈春
秋之旨哉

春秋去姜氏示
魯仍書姜氏者
編以正其罪義
各有當非敢異
於春秋也姜氏
非奔而曰奔者
亦本春秋內諱
奔曰孫之意而
周紀不必諱故
直以奔書

則外也隱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論國固有任
之者在內者討於是汪氏克寬曰春秋君弑書葬者九
蔡靈讐在外亦弑逆之賊與魯桓同夫殺魯桓蔡靈者
豈爲魯隱蔡景討賊之人哉殺桓者齊襄也姜氏也讐
在外又在內也就令讐在外且強春秋爲扶植綱常反
不責備臣子是以勢而不以義也春秋諱弑書葬者魯
史之辭爲尊者諱也而前編書齊侯殺魯桓公律以晉
趙盾之非手刃鄭歸生之脅從春秋皆特揚主名使不
得旁諉今姜氏因姦殺夫弑君首逆罪無可逃直揚之
曰姜氏與齊侯弑其君軌庶幾春秋大法不稱魯夫人

蒙上文也

戊子四年魯莊公春二月魯夫人姜氏奔齊

賀仲軾曰如齊者姜氏之志而以爲孫者春秋之文深
得當年情事與聖人討賊之大義也奔者有迫而出之
之詞乃未幾而歸會于禚享祝邱如齊師會于防會于
穀及諸兒見弑猶復一如齊再如莒出入自如罔有畏
忌豈真眾怒羣誦內慚不安而出奔耶然曷不直書如
以醜之而諱奔謂孫者若曰彼當得罪出奔去而不反
不得爲先君也妻者節不得爲嗣君也母故並去姜氏
絕之也姜母也莊子也子而絕母奈天恩何曰孫吾君父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十三 三

者吾讐也姜氏自絕於桓卽絕於魯而魯絕之也當此
之時仇讐未復寢苦枕干軍國大權一聽冢宰誰秉國
成率舉朝臣工告於宗廟而以先君命廢之胡文定論
武墨之罪當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滅其宗者卽
不稱姜氏之意也夫莊祇知痛父而已違恤其他哉君
臣同心戮力擇諸弟中之賢如季友者委之監國墨經
從戎師入齊疆誓不反兵堪齊襄之胸報拉幹之慘雖
死於其難猶可以對先君之靈嗚呼如魯莊者生不逢
辰如此而後可以濟非常之變如此而後能權諸大義
唐張柬之不知春秋之旨故再有韋氏之禍魯之君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十三 四

亦不知此故再有哀姜之變故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
術明於大誼者然則春秋既絕之而仍書薨書葬一如
母夫人者毋亦以莊既君魯爲君屈法乎曰魯不廢之
而以爲君也母是故備書薨葬罪魯也首書孫去姓氏
告萬世而誅亂賊也

秋魯築王姬之館于外

凡興築無故不書此何以書貶嗟夫元年主齊婚三年
溺會齊伐衛四年及齊狩五年又會齊伐衛八年及齊
圍郕終諸兒之身從事者五君子曰魯同志父讐讐其
與周平戊申也何異夫奪情之舉在臣子無不可辭衰

經在躬而主婚禮忘己之哀慶人之樂悖矣况當警敵者哉先王以孝治天下之謂何周莊於是為不君從君逆命釋不共戴天之讐魯同於是為不子就使與齊無讐而以爲築館於外不害居喪之禮此掩耳盜鈴其猶穿窬之類也歟

秋紀季以鄙入于齊

易言以鄙入于齊降於齊也降則季突不以奔書非季叛紀紀侯實使之也故曰入入者弗順之詞先王賜之先公受之紀不可以與齊齊不得而有諸紀也紀侯使之季昂不言弟紀既不能保其國邑安能自庇其弟故

卷十三

五

不言弟季無罪也將賢之乎曰公子不可去國微子之去以成箕子之諫抱祭器奔周為存宗祀此齊東野之言也今紀以邑降齊韓魏略秦之陋計君子恥之為季者與國同休戚知當時無強鄰可倚如申包胥之哭秦庭則當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以報先公於地下即不然善必報警甯事戎狄焉能赧顏忍恥求為宗廟延血食哉順君之逆命適辱其君以及其先人吾不知其所以為賢也非季之意而書季以者何譏季之可已而弗已也字之別乎竊邑畔君之宋魚石以地出奔之邾庶其云爾然則春秋書紀叔姬歸鄒賢叔姬也使季不能存

類亭林日知錄云史記言紀將亡其大師少師謂樂器奔周後儒傳誤以為微子耳

春秋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

姬歸于鄒

匡門詩以潘稼堂二語為最

春秋莊二十九

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月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宗廟叔姬安得歸宗廟曰婦人之義從一不二鄒故紀邑也宗廟在焉姬知紀之有鄒不知鄒之附於齊也紀侯去而亡姬亦從而亡不以紀侯所之之處非紀故土而去之紀侯客死而主耐於鄒姬亦從而歸於鄒不以鄒之附於齊而舍之夫存則事其身死則奉其木主姬祇知有夫而已他奚恤哉嶺海不春猶正朔君臣無主自孤航此匡門弔宋未航海詩者嗚呼可以知紀叔姬歸鄒之心矣論者謂春秋特書叔姬所以明紀季以鄒入齊之義豈知春秋者故當是時紀既亡矣原叔姬不忘紀之心為叔姬存紀故曰紀叔姬歸于鄒不與鄒之自判乎紀也書卒書葬著其畢生倦倦於紀全節而終姬一息未死則紀一日未亡旌叔姬以告萬世也

卷十三

六

始都鄆

楚武僭王得夏驥武窮兵其志氣之驕盈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授師而蕩其心天奪其魄矣鄧曼市幘婦人耳尚能見微知著曾楚武而不知警志驕者智昏也古來好大喜功之主鮮不拒諫言以取禍敗者不然鄧曼能宣言以決其禍胡不一諫以阻其行其必諫焉而弗入也鄧曼曰若師徒無虧王喪於行國之福也然除

如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亦自一義晉政使還師順道假館不煩更設執虞公而城其國傳所謂罪虞且言易也

毛西河以曲禮失地名鄭註誤引祭獻舞而歌舞破執非失地名經凡被執必名經引紀侯譚子為證而以沈嘉許斯之類為因破執書名者然獲子亦許斯類秦獲晉侯亦名他如宋執陳執宋公等而宋不名又百執衛侯晉執曹伯亦

道梁澆營軍臨隨使無關所屈重其不為隨人襲擊大敗而還者幾希司馬懿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此死諸葛所以走生仲達也故惟應猝之才而後可以濟變紀侯大去其國

事為春秋所惡而反以為善之者昧聖人褒貶之旨遺害不可勝言此名教之大變也紀侯去國齊滅之也曷為不言滅滅者師入其國夷其宗廟而虜殺驅逐其君如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之類今齊雖逼紀兵刃不加先懼而逃若曰彼不顧其國而自去猶自滅也故不書齊滅紀不言出奔自滅曷為不如梁書亡梁以魚爛自亡

齊治通編目錄編稿議 卷十三

七

非去其國而後亡也故梁不可言去紀侯去而國遂亡故紀不必書亡紀見逼於齊紀侯不肯下使季附庸於齊而已不有其國是齊盡遷其國而有之且前此書齊遷紀邾鄆部矣此曷不言齊遷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強遷其國為已附庸也繫宋繫齊以罪遷之者今齊雖遷其三邑未遷其都遠鼠竄而去之以是為紀罪也曰紀不忍鬪其民又恥為鄭伯肉袒牽羊以求舍於楚是仁且智矣故春秋大之而以為罪毋乃過乎吁此未知春秋大義從而為之辭孟子學孔子者也其教時君以保民之道又如此其切也然語滕文無過遷守遷必法

不名是破執亦有闕名猶失地之紀侯譚子之類也何謂失地無書名被執必書名何則若此豈秘執可貶甚於失地有罪乎又謂或同姓無書名者侯或那魯字魯侯交以晉滅虞不書氏論虞邢之罪未嘗不詳其說人執魯侯同姓待以夷狄故不修虞祀與衛滅

那魯有間故晉書人以其罪而不言春秋秋不名而春秋同姓不名無幾而失地不名若所引紀侯譚子之類是與文之闕其非與不再見於其君不不再見於經者皆無從可知其中無死狗社稷者而恕之故不名也伊川程子以太為紀侯之名劉質夫因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

齊治通編目錄編稿議 卷十三

八

太王守則極之效死而民弗去故曰是則可為也使孔子而善紀孟子蓋勸滕文法紀奚僕僕然築斯城繫斯池死鬪其民為是無已之計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天經地義無可假借者孔子果憫紀之見逼而遂恕之則凡棄城逃遁貪生苟免者皆可委之不爭而去無徒以土地虐我百姓也為社稷主而不顧社稷則大夫士皆可背其君會春秋為懼亂賊而作而滅裂綱常若此那義者宜也道若路然不可歧也動平宜即合乎道無義外之道也胡氏曰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可以去而不守此騎牆之論不可為訓孟子策滕以遷斯二者非判道與義而二之使審時勢而自決之也且夫遷者猶未喪其社稷然亦萬無得已而為之者也去此適彼猶能奠厥攸居而又必從者如歸以仁政得民如太王然後可以創業垂統而俟諸天嗚呼避寇而遷豈易言哉周之東遷下儕列國魏畏秦遷大梁頃襄畏秦遷陳考烈畏秦遷壽春皆日以削弱而趨於亡楚從為賈言不徙阪高遂滅庸而國益振嗚呼避寇而遷者豈易言哉穀梁氏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詞民之從者四年而畢夫使民畢從之其去必有處蓋以紀遷

名之大各也若
漢樂大是也是
皆離大去而二
之與諸儒異

彭家屏曰今
國法子孫報祖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九

於某為詞厥後紀不再見當時之民從將安之穀梁之說可謂虛而無證矣紀既無太王之德又無如岐之可以自固者就令如周平梁惠之陋計而遷不踰境壤地禍小避之無可避萬不能若楚之可以自強亦終無易乎效死勿去之義而已大者非大其可去也汪克寬比荀偃大還之說如婦人之大歸者大歸則不復反於其夫夫去其國則不復有其國且兵刃未加先去以為民望亦見平日之失民無與為死守也故不曰奔不曰滅不曰亡不曰遷而變文起義如此然則春秋書寔來此諸侯失地名者紀侯失國矣不名而爵之何也曰佚之也譚滅於齊弦滅於楚温滅於狄皆書爵不名獨徐子章羽名以徐子斷髮攜夫人逆吳為辱身貶節耶然不死社稷失地而奔則一也甚而被執以歸如沈子嘉許男斯類無不名而變子則否以變子為無罪見討耶而國亡身虜非死其位亦一也况虞公貪寶棄鄉自取亡滅不名又何說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魯史既闕子亦傳疑而不敢益也寔不書爵承上文如曹而貫之失地書名無不書爵者不爵不知為諸侯失地也紀侯不死為有罪齊襄傷人而滅之國得無罪乎果為齊諱乎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此而齊之惡著矣

父之讐雖事在
即時得以勿論
若過後及已議
或遇○○赦
而子孫仍報者
不得從從免
重之問尚有權
衡何有於九世
乎若所謂齊襄
九世之讐猶有
可言者紀侯語
齊哀公於周而
王京之烹齊哀
也是紀侯之罪
只在語也以一
語之故讐及九
世不已甚哉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十

謂賢齊襄復九世之讐為之諱不書滅此公羊氏之謬說也復讐當者猶不具論齊襄自姦其妹而與妹弑其夫禽獸之行坤夙祖宗豈能仁孝存心雪乃祖九世遺恨如齊襄者將誅之不暇乃以其本無復讐之心而妄許之悖矣子曰其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一言之毀譽猶不敢輕况見諸筆削為萬世傳信者哉是故連類觀之齊襄之弑滅人國紀侯之不死社稷其罪均不可掩而以為賢而諱之大其去而善之者皆不知春秋者也
冬魯侯及齊人狩于禚
柯之盟魯莊謂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說者謂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汪德輔曰禚之狩盍與念及此耶嗚呼彼豈以父讐未復切齒痛心至是猶為此言哉齊桓魯弟也當讐之身主婚王姬矣會伐同姓矣與之狩矣不仇讐而仇魯弟且子糾亦魯弟也盟其大夫與師納之豈能釋恨於襄能施德於糾獨不能忘諸桓吾知其與念及此者非為襄也為桓也非為父讐可痛為納糾不克而敗績為恥也使能以其奮不顧身欲為子糾死者死於桓喪歸自齊之日何赫赫孝烈如曰君弑國危宗社為重齊強未可輕舉然及柯之役齊之強襄孰

與桓胡勿以手劍劫盟者於其狩也乘其不備而襲之
身死亂兵無悔雖襲殺非義而復讐不厭詐汪氏之言
非不知魯莊忘父之人也亦以失此機會為可惜爾不
然婚禮且為之主何有於狩哉與警從事而可以生納
警弟取敗而欲死顛倒失倫天理胥滅其違禽獸也幾
何

癸巳九年春正月壬子突救衛

此與易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同義當是時天下無主久
矣豈幸之立嘗請於王猶知王命為重是正也朔摶邊
殺兄而奪之國見逐國人則不正之甚若諸侯反助不

齊桓公與魯

卷三

十一

正而伐其正抗王命戰王師則陰疑於陽王威益不復
振矣王者討有罪有伐無救者也曰救傷王室之卑不
足以備諸侯猶陽不宜稱血而稱血青陽之不能化陰
馴而與之戰自卑而雜乎陰之類也然陰雖盛聖人必
抑之陽雖微聖人必扶之是故極陽之微至雜乎陰猶
必判以天元地黃者使顯然知尊卑之分終不可淆亂
上書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不爵而人之抑陰之義也王
人雖微而字之尊子突所以尊王存陽之意也嗚呼厥
旨微哉

夏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為桓公

春秋書公會齊
人宋人陳人蔡
人前編次魯人
於宋人下

小白糾皆不稱公子而小白獨以國氏辭與鄭忽突曹
孺赤同然忽羈故世子繼世而有鄭曹者也見逐權臣
懼戎而出故去子而仍繫以國小白均庶也其比諸鄭

忽曹羈何無嫡長庶宜為君也魯隱雖非嫡而長且賢
桓不得而奪之是故突不繫鄭赤不繫曹糾不繫齊小
白可以國氏忽羈失國弗子小白得國易為不公子之

譏齊也譏齊何也既之役齊大夫既與魯盟納糾矣以
糾為可立是不知有公子小白之宜為君者去公子譏
齊人不能正宮於始猶莒去疾不稱世子著莒子密州
廢長立幼之失也齊陽生亦不稱世子當是時祭已君

齊桓公與魯

卷三

十一

齊陳乞弒茶而立之是陽生與聞乎弒君矣與聞乎弒
君而仍以當國書之者曰彼固當立而廢之所以啟禍
也小白先入而書於納糾下言小白幾乎其不可入云
爾

齊侯以管夷吾為相

列國命官不書此何以書開霸圖之始也仲相桓義乎
曰義不義則夫子易許其功雖然管仲微皆急功名
之士也國人兄弟求其爭之可濟事敗改圖惟恥功名
不立而已而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者微之卒也不能以
大義自處仲則先不能以義處人猶幸反其身以義是

西河亦謂夫子許管仲之功不許召忽直是崇尚事功務求實弟以倫次長幼定是非此即劉向亭林之說也

故功固可取必其所以為立功者質諸義無虧論者以夫子許其功不責以不死求其說不得強為之辭說苑稱孔子以管召材之大小定其死生均之死也召忽死則名聞天下管仲則不免溝瀆之中然則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與孟子舍生取義皆天下無用之材而後可也劉向誣聖人之言以申其曲說傷理背義莫此為甚而近儒顧亭林以謂君臣之分所關在一身華夷之防所關在天下故夫子畧仲不死子糾之難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曰春秋之志此尤刺謬之論者詩曰戎狄

寶通經綱目前編篇議

卷十三

三

是膺荆舒是德孟子曰無父無君周公所惡也而乃自滅君臣之義先從於夷翟何華夷之可防會春秋顛倒如是嗟夫材可以略節功可以掩義則聖人之言亦不足為天下法矣吾謂論仲之死生定功罪當先辨名分正糾桓春秋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則長幼之序名分之間無待辨者乃左氏繫于糾公羊則言糾宜君穀梁謂桓不讓皆兄糾而弟桓荀子史記亦謂桓公殺兄獨薄昭上淮南王書稱齊桓殺弟而章詁注言弟者諱也由是論說紛紛皆為三傳荀子所囿矣三傳雖去春秋未遠不無傳聞之誤如春秋之始歸仲子歸

毛氏所引乃史記荀子莊子古越絕書管子大匡篇也

一仲子耳或以為惠公母或以為惠公妾言惠公妾者或以為死或以為生三傳之中已互相抵牾而奚足盡信哉使桓而果弟糾宜為君偏許桓以當國是子篡也謂桓終得為君故其初入也先以國氏則鄭昭終遇弑突卒君鄭傳之子孫胡勿於突之歸也並以當國書桓既篡奪其兄而又殺之仲偷生苟免賴顏事譬是貳也貳則亂賊焉已春秋為懼亂賊而作而於桓則子其篡於仲則許其貳質諸兄糾而弟桓者吾不知其謂然耶否耶程子胡文定之言最得當時事體而毛西河必力抵之雖援引繁博亦見其好議論而不達於理矣仁山

寶通經綱目前編篇議

卷十三

十四

金氏頗是程子乃以子糾名義既失不得為正是非不待兄弟而可斷將糾雖長宜立亦不得為君云爾欲特申其義恐不足以服子糾之心襄公被弑子糾固在內責以不能正君赴難明義討賊是也夫季友亦魯公子慶父再弑其君友奔陳適邾及慶父奔莒然後以僖公入求慶父於莒而使之縊季既能誅叔牙於弑械成之日奚不即討慶父於大逆共著之時而春秋不非之者力所未可以為後圖也謂糾既奔魯不乞師復讐待內難既平始圖入國當是時齊強魯弱雖乞師魯必不敢從而卒伐齊納糾者無知既殺猶必先盟其大夫而後

西河亦謂同為
支庶不問長次

乘亂而入先則
得之是說也正
威人爭端誠如
伊抵文定云謹
妄立說誤天下
誤後世所繫匪
淺鮮也

政舉也况魯自與齊讐猶不知復復讐之請魯其遂許
之乎謂桓先入靖國正位君齊而糾以亡公子抗齊君
亦知魯為糾盟既與諸大夫成謀即反國舉兵不意桓
自莒入為捷足先登之計也管仲射桓中鈞引兵而前
是時皆亡公子耳且諸大夫先盟納糾故糾藉魯來歸
糾抗桓乎桓拒糾乎仁山何不責桓以將亂去國公子
與國同休戚知亂之將萌不為國預弭其患而私圖身
計先去以為民望也諸大夫既盟納糾而獨恃國高為
內主潛自莒入非承先君遺命徒以先入壓眾口則凡
篡奪者皆可挾先發制人之說矣徒責糾而不責桓以
為仲解免足以成敗論人而名義可不必計也糾可立
耶雖自外圖入桓在內亦不得與之爭若其弟也當藉
魯師與諸大夫盟而迎桓於魯而立之是則名義之得其
正者獨是仲之志在圖功不在爭名義使糾義果當立
桓以弟殺兄仲亦必不斃而又相之何者齊擅東海之
雄富強之術易藉手而與之也與王珪魏徵必易地皆
然者管子曰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齊鳴呼不死
又相其心已可概見矣曹寅谷曰義不可不死無論糾
兄當死即糾弟亦當死義可以不死無論桓兄不必死
即桓弟亦不必死論死不死而徒以兄弟爭抑末也夫

齊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十三

十五

余嘗論王魏受
命高祖傳建成
既無善狀則奉
身而退而乃教

不論兄弟云者弟為嫡兄雖長庶也弟為先君所立既
正君位雖兄亦臣也此不必以兄弟論也當是時齊無
君矣無嫡矣於此而不論兄弟則啟爭爭而不已必止
之以分是故長庶宜以次及吾不知寅谷所謂義者何
義也以仲為糾傅有為所臣者死未聞為所傅者死耶
其說本尹氏通鑑綱目發明論王魏為比而論者又推
及申公枚乘亦知王珪魏徵臨之以高祖申公事楚王
戊枚乘事吳王濞濞戍以逆見討豈能為吳楚營景帝
乎青宮侍讀先君猶存為所傅也為先君臣也諸王官
屬雖從之就國天子所命也皆可以不死若從而出亡
患難共之則死生以之且奉之爭國是君之也君之則
為所臣矣狐突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是也安得謂前
可射則射之桓死而糾在則相糾固完乎傅糾之義後
可事則事之桓不死而更勝於糾則相桓亦無害乎傅
糾之義哉兩觀成敗坐享漁人之利其異魯豈特殺糾
非仲與謀焉爾然則仲有罪乎曰有有罪則夫子矣取
其功也曰仲之罪在不勸糾讓桓而反挾以爭國然仲
故齊臣也尚知請囚歸命以是為識順逆如叛者歸降
自當錄其功不必責以死唐之王魏為高祖臣不必死
建成之難然已建儲而秦王殺之其異弑君也一問耳

齊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十三

十六

建成殺秦王何
哉論者當責之
建未成之先
不當責也
不死也建既
殺後在王魏
如身歸罪大
便與門思過
復與聞天下
如此其庶幾乎

故王魏事太宗為從逆管仲桓為舍逆從順程子所
謂從義是也不然仲雖有大功不足掩其罪聖人奚為
而取之哉子路子貢知仲必不肯為糾也死而誅其心
之非仁為天下後世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警也夫子則
許其有仁者之功而之所以立功者尚不失乎義之所
在示天下萬世以義為歸也是故賢者守乎經聖人達
乎權

己亥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宋人
立公子御說是為桓公

人主一噉一笑可苟焉哉書曰惟口出好與戎何必敵

卷三

七

國晉孝武猶不可施諸婦人况強悍之臣不馭之以道
而侮言激之耶春秋書及其大夫者前乎此孔父也後
乎此荀息也而莫善於仇牧以萬之多力牧手劍而前
論者猶以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為誚是長忘君畏禍之
心阻忠臣赴難之誼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君父之讐誓
不反兵勝固為君父雪恨即敗而死猶不愧於九原故
有徐為之圖計出萬全者智以成其忠也然隱忍須臾
無以善乎其後三思反惑而志挫矣皆殺身無益之說
誤之也嗚呼宋閔之取禍可為不居敬者戒人臣不幸
而遇變慎毋疑仇牧之不畏強禦哉

前編原書鄭厲
公誤入不稱諡
鄭伯突

王伯厚困學紀
聞云原繁曰臣
無二心天之制
也此天下名臣
萬世為臣之大
法西山讀書記
取未為篤論全
謝山曰此有感
於留王之輩思
謂西山取其言
東萊誅其心皆

為世道起見二
者不相停也取
其言者不以人
廢言誅其心者
聽其言必觀其
行又云何曾荀
之孝論者比之
君則夫以忠事
魏又不忠於晉
非孝也愚謂會
之弊奢難之姦
其德望居然可
為難知也

僖王

鄭人弒其君子儀鄭伯突自櫟入于鄭

呂東萊痛論原繁中立之罪為千古固寵祿寡廉恥者
盡發其覆誅奸諛於既死使之無所自容然莽太夫揚
雄晉太保王祥之流猶欲欺世盜名掩其無恥之狀何
哉事君猶事親也忠之弗存孝於何有道者所以扶綱
常於不弊而已則叛之矣明道之足云乃如之人視長
樂老之敘述歷朝官階以示人者厥罪為尤甚何者彼
以小人自居而此以為卿君子之列東萊曰內叛之罪
易見中立之罪難知吾謂同是中立也害人心風俗者
中立之真小人易見而害淺中立之偽君子難知而害
深魏晉迄宋歷數百年篡奪稱禪者相踵國有存亡君
有興廢時有治亂日有安危所號為文人學士者類多
爵秩自如若曰祥之孝友雄自謂蓄道德能文章固如
是也嗚呼傷風敗俗其罪可勝誅哉原繁雖死不足惜
然其言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
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實足褻亂賊之魄而奪之氣
者又不可以人廢言也

秋七月荆入蔡

蔡息城轉交害其禍烈矣而緣於一婦人魏叔子推原

禍首府獄息侯以爲止而弗賓蔡固有過何至誣人以
 伐國誠以陰謀詭計居心狠毒天理所不容耳亦知禮
 者履也履順而後泰諸侯夫人無與諸侯私會之禮蔡
 與息以姪婿之嫌而要息媯過境止而見之其意將欲
 何爲見而弗賓則容貌辭氣間必有所不堪者志涉於
 邪動不以禮悅人之色一見爲快天道福善禍淫安得
 謂蔡以救息故而國破身虜爲人情天道所不順哉息
 媯不能以禮拒蔡侯之見未免治容之誨迨蔡侯繩之
 以語楚而君國亡滅不死以徇日抱仇人共寢至生二
 子應時不可謂暫矣果能堅忍以復讐爲念讐在蔡尤
 在楚牀第之間經年累月豈無隙之可乘耶而徒以不
 言示節何異爲人臣者改事一朝身膺爵祿姑悻悻然
 示人曰吾固弗屑也其將誰欺楚伐蔡以爲報亦掩耳
 盜鈴之說而已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爲武公

曲沃貳晉至是六十七年而卒併之前編書晉曲沃伯
 稱滅晉弒其君緡君臣之分不以強弱盛衰歷久而替
 也臣弒其君周室固無如何彼滅其君之國自爲諸侯
 力不能討猶不可以稱共主况受其賂而寵命之亦孔
 之醜矣曲沃可以滅晉魏趙韓亦可分晉祖父爲逆子

孫受其報稱實啟之也嗟夫魏晉以降篡奪相尋壞亂
 極矣至趙宋之亡始變其局然宋得之孤兒寡婦之手
 亦失之孤兒寡婦之手報施不爽其可畏哉故曰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也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璫鳴昭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卷之十四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惠王

號公晉侯來朝

左氏曰不以禮假人誠哉夫禮者履也以辨上下而不
可越也然當是時曲沃桀已奪其君之國而王且命之
矣就令以號晉公侯之弗同而異驥馬之數遂可挽王
綱之不墜乎東萊以晉文請隨假王禮非惠王啟其僭
心必不敢爾嗟夫臣於侯者可為諸侯臣於天子者將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 卷十四

欲為天子尺寸之士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
壓僭亂之源此言昏墊之害未成僭亂之形未著則尺
寸之士與尺寸之禮所保障維持者其繫固甚重若士
決隄潰舉國為壑而始以尺寸之士為百萬生靈之命
之所賴以活晚矣諸侯之爵可以子亂賊區區壁馬何
有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
總小功之祭也

戊申四年春號公鄭伯胥命于弭奉王歸于王城殺子頹及
五大夫王賜鄭伯虎牢以東

東遷以來勃王之功惟鄭最多而跋扈不臣亦惟鄭為

於齊命始桓三
年齊侯衛侯
命于蒍荀子大
畧篇春秋善齊
命程子胡文定

亦皆善之劉原
父以為自相命
非正也止齋亦
謂相推長也張
洽從劉徹說謂
彼此相命以成
其私而極言其
僭稱之所至朱
子謂其所說有
理王伯厚謂齊
衛晉命伯者之
始其未也齊魏
會徐州以相王
霜凝冰堅其來
漸矣

諸侯嫡長既誓

稱世子未誓均
稱公子前編原
春秋書公子

王氏國學紀聞
齊桓始霸陳完
奔齊漢宣甘露
三年句如來朝
而王政君已在
太子宮唐太宗
武氏丙戌即位
命女真來真而
宣和之禍乃作
於女真

甚其敢取王師執王使者皆出以猜疑忌刻之心恃功
高驕主視王室固無如何耳王貳於號則怨王而交惡
王巡號特則以賜子厚薄而始惡於王古來奸權害國
寵姬亂家禍孽多自爭權妬寵始是故奸雄之傑者皆
妾婦之道是可惡也亦可醜也然而賞罰大權所以奔
走天下者固天秩天討之至公而不以一己愛憎之私
行乎其間者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天下以懲以勸
夫惟仁至故義盡而措置咸宜不然階之為禍難固不
臣周亦有以致之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子完與顛孫奔齊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 卷十四

齊桓霸業方興而代齊者適至盛衰倚伏之機固莫之
致而至者歟齊桓賜為尊周實欲富強其國子頹之亂
天子蒙塵勤王之師甘讓號鄭為之而莫之卹而徒孽
孽假仁義以威示諸侯諸侯強服咸知奔走於齊更不
復知有周室矣當是時也赫然如王者受命無異何興
之暴而無德以維之其亡也隱然先兆矣陳敬仲之奔
齊也使陳不亂則亦無自而與然所以養晦韜光而行
平惠難者天其或者實相之是故日中則昃月盈則蝕
於齊之方強當悟所以保泰之道而君子以儉德避難
不可榮以祿如敬仲者安知禍患之來非即致福之自

前編改書郭亡
當從春秋原文

郭公

哉
夏五郭公或謂孔子仍舊史之闕以傳疑或謂既修後
脫簡是二說者皆理之可據者也先儒多援管子史記
語以當時郭適亡其國遂證公作亡字之說比梁亡例
似矣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此州亡
國之辭使偶並如曹及寔來字脫去則謂州公公字當
時亦以亡書傳訛為公耶疑者闕之可也公殺之說失
之強讀公作亡者失之鑿皆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
嗟夫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若史記所傳郭之
云亡實止於此衛靈公之無道也仲叔圍祝鮀王孫賈
之流又非所謂賢者也用適其材猶足以救喪然則用
人之際安危之所繫也有國者慎毋忽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十四

三

晉侯盡殺羣公子

曲沃始封即因潘父以謀公室數傳以來三弑晉君卒
併晉而殲滅之其世濟兇惡子孫耳目所見聞視削宗
鋤族如芟刈草芥然者於是乎晉獻以桓莊之族伯納
士為之謀必痛剗淨盡而後快而羣公子之先自殘害
以為得計者骨肉屠戮之慘亦皆習為固然而莫之異
也宗族兄弟皆吾祖之所遺而私一己之身而殄滅之

其子孫亦將知有一已漠視同氣如讐敵之不能與共
處此勢所必然無待他人之教之者桓莊自以深謀遠
慮積數世經營以繁育其子孫抑知百數十年之生聚
如庖人肥養犬豕以供一時之宰割也士為險鷲逢君
造此大惡而子孫富貴百年論者疑天道之無解善惡
報施遲速有時厥後六卿爭雄士氏之子孫慘遭屠滅
終亦與晉俱盡使爾時殺一士為而絕其嗣曾足償此
大獄哉厚其毒以報之使元惡大懲雖累世富厚未足
為恃也且烏知非天疾桓莊之惡或者假手士為為世
濟亂賊者警耶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

卷十四

四

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衛朔助類為逆罪不容誅齊欲立霸不於此敵王所愾
以屏藩周室侯赤繼立反邀之同盟是庇辜也盟幽不
會齊始怒衛王於是乎因使伐之則當時致討之命不
敢遽加於齊可知矣齊外奉王命內修己怨衛不服罪
憤然與之戰故曰及及者為主之詞所以聲衛始終抗
王之罪也人衛矣且人齊何以是為均無王也區區一
統猶能肅將天討執樊皮以歸京師今齊受命申伐不
赫然大張王室以威諸侯而取其寶賂濟己之私是將
亡之說反勝方伯之齊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其亦可

前編原書太子
誤

概見矣諸侯不重王命非一日矣彼將曰霸主且然於
我何有是重天下以無王其咎安歸是故首倡攘夷之
功春秋之天下不可無桓而輕視王室罪當不在晉文
楚莊下者

居屈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世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

論者謂讒人之言最近理而易入不知讒說雖工不待
智者而可決然而信讒階厲類多中於英明好察之主
者何哉愛憎喜怒之私先蔽其聰明宵小左右近習之
人日夜伺其意向背舉似是而非之說以淆惑之故

晉趙盾目其編稿議

卷十四

五

先得其欺心而無不入然則非讒言之必工聽讒者之
出於必信也世子國之儲或雖中主知其不可輕離况
晉獻先忌宗族實偏所以防身後患者宜無不周矣而
使世子遠居宗邑一旦趙高矯詔獨不懼權奸因以為
利哉驪姬諂君之實愛其子廢長立幼之心早為閹寺
婦人所窺伺也二五雖工讒烏能先易晉獻之心哉惟
二姬之子在絳此一網打盡之謀即前日去桓莊之族
之意晉獻復籌之未得一聞讒說之來所以為威民懼
戎計者有以飾中外人耳目遂決然行之而弗顧也不
然宗邑之主疆場之防固自大臣謀之豈二五小人可

與聞國是無端輕搖儲貳其意將何為而又言出非人
固不待辭之畢二五之頭當梟諸國門外矣二五之言
姬使之獻質敬之也嗟夫如晉獻者比比矣物不自腐
蟲焉能蝕之哉

秋七月魯公子牙卒

慶父將篡奪乎魯國而叔牙為之佐正名定罪當首慶
父而從叔牙然當是時慶父手握兵權內外盤結其勢
未可遽除叔牙同惡相濟猶虎傅翼故必先去其黨以
阻其謀而後可以徐為之計而又不敢明張憲典使先
離巢穴待於鍼巫而潛配之俾若自死然者正釋慶父

晉趙盾目其編稿議

卷十四

六

之疑而不我忌也使爾時稍露形迹則季固不保而莊
公且先受子般之禍魯之宗社可以立危嗚呼所以委
曲經營為國家大計者其作用正未可輕議而乃以叔
牙逆形未著遽以一語殺兄反置慶父不問釀成再弑
之變以是為季子病亦未設身處地思古人之艱難而
徒快一時之論也子般見弑慶父即齊立聞出入自
恣毫無顧忌者則哀姜主平內而齊援於外當是時雖
十季子無濟故誅牙之後養晦韜光藏其鋒以待用衛
桓既立石碯即老大臣謀國苦心豈必遽求人諒哉然
衛桓借不用借以及於難子般初立尚次黨氏閔幼弱

弗殺虎能噬人激其怒使出於柙吾不知其所爲計也
狄八月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于魯

或疑慶父既弑子般立幼主專制國命必不肯奉閉出
盟爲復季子之舉然恩觀史册所傳聞賊臣盜國類能
收物望以壓服人心爲自固計者何可勝道慶父上淫
國母潛賊其君之子豈不懼物議沸騰不能一日安於
魯哉子般賊遂如齊藉強鄰自庇歸而立閔嗚呼其處
心積慮似未可以鹵莽粗疎之八目之矣吳草廬謂落
姑之盟必魯世臣有衛碯其人者爲之卓去病曰哀姜
慶父與吁厚不同季友既奔豈有石碯者能自安於內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十四

九

辨之誠是也而以陳方爲齊所厚季子援陳以請於齊
是說也吾意不然季子身受顧命君弑國危未能討賊
以安社稷負先君所託隱痛抱咎若無所容安肯赧顏
復國與亂賊比肩其不欲卽歸於魯者一也黨氏之禍
變生倉卒自問力既不支脫然遠適留其身以有待
與其輾轉來歸曷若勿亡隱忍沈幾以伺其隙今日之
託援求納如是之亟則前日去之惟恐不速者懼及於
難苟免而已其不宜卽歸於魯者二也况身既出亡內
無世臣之助而欲以子身歸國護權奸擁戴之幼主徒
手不能搏虎徒遠之爲禍其不敢卽歸於魯者三也哀

姜實齊女而與慶父通必恃齊以自肆季子既非其黨

而果援陳以請齊卽見納或以伯主之故不敢遽加害
於其身顧奸謀愈深伺我愈密是託齊爲援適增其疑
其不可藉齊以歸者四也且藉齊入國亦冀其助已務
定魯難耳而仲孫不已自斃之言桓公有魯可取之語
其不肯實力爲去慶父可知猝然生變然後爲我圖之
晚矣而徒託納已之空名爲歸國作贖之物其不必
藉齊以歸者五也然則季子之歸誰實爲之哀姜慶父
爲之也叔牙既誅若自死然其事祕雖哀姜慶父未知
季子之爲已戮之也不然圍人之賊有不先致難季子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十四

十

如華督於孔父哉當是時弑般而不之忌奔陳而不之
疑彼直以季子潔身違亂必不忍見弟相殺如吳季札
之居心者是故兩弑其君而禍不及季其欲牢籠季子
懼失民望之意隱然可見矣齊崔杼之亂也不殺平仲
曰舍之得民奸權所見亦大抵同耳季子賢聲素著慶
父必因齊以請者瞞齊以爲國用賢期齊之必許也必
仗齊以同盟者重之以伯主釋季子之疑也次於即以
待之申之以君命重其事使不敢不歸以禮羅之實以
術致之也不稱公子何國家多難公子不輕去國緣季
子之心自愧其爲公子而去之也字之賢之也慶父既

前編原書其
君閉公誤生
不稱諡原書
姜小非
春秋閔二年
月夫人姜氏孫
于稱僖元年十
有二月丁巳夫
人氏之喪至自
齊

下文所稱仲孫
忌不言何究不
得謂之闕如昭
二年傳曰昔展
之不以謂昔展
衡奔吳也定四
年祝鮀進踐土
之盟其載書曰

以術致易賢乎季子季子雖若受其召而不肯比之且
以見季子之得民而大其歸云爾陳君舉曰請復季友
國人爲之也夫舉國之人可復季子以舉國之人之眾
何不可去廢父哉

辛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啟方季友以公子申如邾
夫人姜氏慶父皆出奔

哀姜孫邾不去姓氏喪歸而但去其姓先儒多強爲解
說似失春秋之旨而謂不得以子絕母其說尤非般閔
於哀姜子也然已繼世君魯則爲社稷宗廟主春秋大
法所以扶綱常而懼亂賊哀姜淫叔濟倫與聞乎弑將

齊治通鑑綱目新編疏議

卷十四

七

移國祚是魯之亂賊爾武嬰篡奪唐室取之於其子非
取諸其夫也紫陽綱目取法春秋大書討武氏之亂曰
武氏指嬰爲言也曰討著其爲唐賊也何不援子無譬
母之文爲中宗之爲之子諱者祖宗有絕不爲親之義
臣民有不共戴天之仇爲唐討之非爲中宗討之也且
弑夫殺子雖罪有重輕然絕夫之嗣而將以國授賊較
罪止弑夫爲倍甚乃以所殺者子而恕之則私恩可以
廢公義何以爲法後世哉義不能不絕矣辭焉爲不與
文姜同曰文姜哀姜魯皆不知其宜絕也故文姜孫齊
首發其例貶去姜氏示當絕而不反哀姜於喪至自齊

首重謂文公重
耳也晉語曹重
負稱先君叔
振則叔振鐸也
古人固有一字
止用一字者
杜註亦以無姜
字爲脫誤按文
四年逆婦喪服
已除二年納幣
仍在喪內公羊
所謂三年之內
不謂帶髮者故
春秋於宣元年
書夫人婦姜至
亦書逆婦姜於
齊皆去氏字以
譏喪娶也杜預
妄依左氏以爲

孝以爲禮之說
謂文二年納幣
時諱聞既終蓋
以信公處於三
十三年十二月
而杜以爲十一
月至納幣則經
書冬不繫月而
杜以爲十二月
耳而不知仍甫
補大祥未免喪
補正辨之詳矣

齊治通鑑綱目新編疏議

卷十四

十一

而後去其姓者言魯縱不能先絕而卒受誅於齊當終
絕之而不與其歸也齊能殺之魯不因而廢之而仍以
夫人氏請故去姓而仍其氏譏魯始終之味義也毛奇
齡謂氏無姜字明是闕文且已諱惡則例無可貶必欲
有貶不去夫人而單去姜字不可也此尤不知春秋者
婦姜二字兩見於春秋何莫非單去氏字而顧亭林乃
反援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以證此條
姜字之闕且謂與叔彭生不言仲孫孫忌不言何同夫
叔彭生仲孫忌均無意偶闕未可執以爲例就使單去
氏字爲闕或闕於宣之元年何先闕於文之四年文同
事亦同耶姜不言氏譏以喪娶者之乖於義氏不稱姜
雖以喪歸者仍絕之以義義各有當而已國惡宜諱爲
魯諱變文示貶爲大義貶安得謂諱惡則例無可貶哉
惟其有諱是以變文此春秋微旨也必並去夫人然後
爲貶則莊元年但書孫於齊僖元年書氏之喪至自齊
所指謂何將必並其事不書沒之而後可也若去夫人
但書姜氏姓所同也婦人不可以名顯不若男子去官
去爵去氏第書其名而其入自著且不去夫人若曰以
夫人而若此愈足彰其爲非常之變也毛氏又謂書薨
書葬夫人小君稱謂歷然於薨葬不貶而獨於喪歸告

春秋閔二年公
子慶父出奔莒

廟時一貶無此理夫一貶不再貶况魯仍以爲夫人故
薨葬稱謂一如夫人書之以著當時之失所謂據事直
書而貶自見也慶父宜貶去公子而春秋仍之者出奔
後魯無致討之詞而又後之使世其祿魯之人以爲存
親親之道也曰公子譏失刑也不貶慶父正以貶魯也

王十有八年魯僖公元年衛文
公秦穆公並元年

春秋僖公不書即位繼弒君不忍言即位也其爲繼奈
何及也父子相傳曰世兄弟次立曰及世常也及變也
聖人以大居正者示天下至常其變焉者一時之權不
得已也豈聖人所忍豫爲以詔後世哉天子七廟三昭

禮記通議

卷十四

七

三穆諸侯五廟二昭二穆昭穆云者一世爲昭二世爲
穆如一爲奇二爲耦奇陽而耦陰也此世次相承一定
之名生我者父子異昭穆祖孫則從兄弟則同以孫
禰祖則無父兄弟禰祖則減倫是故聖人示天下以至
常或不幸際乎其變舍子立孫兄終弟及則以昭承昭
猶易之初九而承以九二以穆承穆猶六二而承以六
三陰陽雖錯變而陰陽之義終不以所居之位易其爲
九爲六之稱也是仍以至常者權乎變變而不失其常
然後足以明倫足以定禮閔弟也僖兄也皆莊之子也
昭穆同者也兄弟不可以爲父子天經地義更萬古而

顧亭林曰知錄
引萬氏斯大王
廟制當一準以
制之言太祖以
下其爲父死一
繼之常也則一
廟一主三昭三
穆而不得少其
變也則同廟異
室亦三昭三穆
而不得多闕考
工記匠人營國
所載世宜明堂

禮記通議

卷十四

七

不易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父子喻君臣非卽以是爲
父子僖濟閔爲逆祀兄弟之恩不敵君臣之義耳先儒
主是說者甚眾而語焉不詳自三傳既倡爲異論胡傳
因之近世毛奇齡復詳引廟制以濟其曲說嗚呼欲明
禮適以悖理窒塞謬妄不可爲典要其言曰廟次與世
次不同世次以倫序言入廟之次一以傳位先後爲準
今何嘗不先閔後僖者顧必以同宮異宮斷斷置辨判
其爲祖爲禰固矣吾卽以其矛反攻其盾彼之意謂諸
侯之廟止於四一廟無二主閔僖既兩穆不得有隱桓
無隱桓不得有惠則祭實不及四親耳果如其說閔僖
分昭穆逆溯桓莊四廟已盈而桓實止於曾祖祭仍不
及高祖惠公也既假作高曾祖禰之名又欲存高曾祖
禰之實尙欲有惠非僖天子六廟不可又謂必欲變通
或中一以耐一正一傍而必拘閔僖一祖一禰已踞二
廟僖復有弟然後可耐之閔傍謂之孫從祖夫中一云
者中間一代以從昭穆也耐云者耐之於傍而異向也
孫與祖以昭穆相從而可耐兄弟何不可以同昭穆而
耐惠居昭一隱居穆一而桓耐之莊居昭二閔居穆二
而僖耐之豈不昭穆秩然若既以閔僖一廟一主爲一
祖一禰矣則繼僖之弟卽爲僖子猶僖之繼閔而爲閔

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為後人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按漢宣固不可以昭從昭為間一附其於史皇孫乃本生父應稱親宜園改稱皇考者歐陽子所謂親之異名爾至立廟京師當一代之穆則

干亂大統先賢多非之毛氏以為正理謬哉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嬰齊仲遂子歸父弟也公羊氏曰為兄後為人後者為之無後兄之義諸儒多從之毛氏亦斥公羊喪生倫亂昭穆滅理傷教矣而必以大夫繼統不繼信兄為子則弟為父君臣即父

子也僖升為祖其弟之繼之者為禰莊閔遞升為高會其假作之四親適具又何必問附為此紛紛多事哉孫從祖者如平王昭桓王亦昭桓不可以昭稱穆故附於祖為間一附而乃謂平昭桓穆於實祖孫而以為父子不可從祖必若僖復有弟既強兄弟為父子又強其弟為祖孫者而使之附閔則又何說漢宣以從孫繼昭帝並立史皇孫廟為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奇齡稱為正理所謂當一代之穆者是未嘗越代以從祖為父也漢宣不以從祖為父之得為正而周桓必使之越父禰祖其為正耶否耶懿王姪而孝王叔孝繼懿為君姪昭叔穆其數適符故各居昭穆之位而以君臣先後為序非父姪而子叔也而必以懿昭孝穆便以先後為父子夫孝王雖叔父猶曰臣也刺贖父也輒子也萬一輒薨於位而刺贖後入此非兄弟叔姪可以君臣分先後比者奇齡謂或以監國之例易其傳序然而仍不必易亦將膠持先入禰廟者即於新君為之父之說使刺贖輒輒乎此逆之尤逆者也且奇齡嘗駁朱子以文世室在祖廟之西北武世室在祖廟之東北謂墮康成誤說拘於左昭右穆致父子凌亂矣昭穆異室各自為尊奇齡猶以子左父右譏前賢之誤而乃以輒先贖後不必易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卷十四 五

子也愚謂繼統者繼之為君何必繼之為子亂必知公羊之謬而必自護其說是自負氣不是辨

其傳序此宗何人正說獨不凌亂耶曰祖廟曰禰廟為父子繼世之常者言之非叔可禰姪孫可禰祖兄弟可相稱禰也為之後者為之子兄弟之子猶子可也光武興復漢室不後哀平而後成者正世次之倫也晉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此同昭穆而附者也然猶曰三代以後之制伊尹聖人也伊訓之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使孫可禰祖則將曰見厥禰矣孔子至聖也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正衛輒禰祖之名之非也刺贖未死則復其位於父刺贖未君而死則如太甲之繼湯稱祖不稱禰所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卷十四 六

權乎變而不失其常也而必謂凡先入禰廟者即於新君為之父是聖人設一廟次便拘限人以廢父子祖孫兄弟之倫也聖人制禮不越倫常事不能有常而無變禮豈拘乎常而不能通變禮者理也求之於心則弗安禮者履也施諸事為則弗順弗安弗順奚取乎禮設廟制之說儒者先後辨難不一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三代制度孟子已莫考其詳何況今日吾讀商書伊訓篇及論語孔子之言知孫不可禰祖則兄弟不可相為後無待辨者况兄終弟及莫多於殷奇齡訓七世之廟引乾鑿度云書之帝乙六世王書之帝乙

春秋僖四年葬
許穆公左傳曰
葬之以侯禮也
凡諸侯葬於朝
會加一等郭氏
事加二等郭氏
曰蓋因許本男
生此因說文六
年春葬許僖公
宣十七年夏葬
許昭公是二公
者葬於朝會乎
王事乎吾謂諡

柳某公者春秋
諸侯之通稱當
不特許也以為
加以侯禮自是
左傳諡

王室蔑如也陋儒立論矣悖理至此是故懷夷之功在
當時決不可沒故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然斷不
能以功掩義者褒貶之間聖人具有權衡在善讀者深
思而自得之耳許男新臣左傳謂其卒於師春秋祇如
常書卒不言於師者或總上下文以見其仍在師中之
義穀梁內桓師之說大謬然不必定其為歸國而卒也
又不必謂稱諡以葬證為卒於師之加等也春秋之法
列國赴卒則書卒告葬則書葬不計不告則不書也屈
完不稱使穀梁謂權在完唐孔氏以為權者權時之便
自來與齊盟是鄭弦高矯命行權無異非春秋所貴李
氏廉曰與齊高子同是也

賈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四

十九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黃人伐陳諸侯侵陳成歸
轅濤塗
濤塗進軍非陳罪也既執濤塗又伐其國侵其國得成
而後歸之不過借濤塗以劫陳耳吾謂實計之最失徒
為蠻夷所竊笑也伐楚大事也偏借蔡姬小故為舉兵
先聲識者已知其無遠略故其佔楚也得志為僅而乃
請破楚之策出不意臨之兵之用奇者此震於霸功之
言迺矣夫蔡豈甘心從楚哉素為所魚肉逼不獲已耳
當是時齊桓初立獻舞破禽猶謂勢未能以及遠北杏

一會蔡何嘗不從使撫之以恩而捍其患安知不如踐
土之盟傾心歸晉者厥後蔡昭以裘佩細物於楚三年
猶復沈璧絕楚質子於晉晉既不從其請然倘假手吳
人終致柏舉之役然則蔡之所以從楚者可知也夫以
區區陳蔡逼近強蠻自度力既不可與抗也所恃者大
國之我庇乃不加以德音大軍一出先驚潰其民是驅
之而已既統八國之師以威臨江漢方振旅而還又復
疑陳之貳已內相構兵德不足以堅人之從而威小國
以力其能卒成霸業者幸也嗟夫召陵一舉差強人意
而前後失措若此霸者伎倆誠卑不足道矣然則何謂
正而不譎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且召陵與城濮異者
激楚求戰純乎用論視晉文為稍近於正亦彼善於此
云爾

賈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十四

二十

丙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嗚呼以漢武之殘忍晉惠之昏庸雖倉卒構譏殺太
子而父子之恩終未嘗不悔悟未有昏迷沈溺如晉獻
者也晉愍懷太子與唐太子煥為賈后武惠妃所陷自
非賢智一時幾無可辨獨惜張華表願欲證明太子議
至日西不決究未能以死力爭而李林甫陛下家事一
言明皇之意遂決于寃哉戾太子既斬江充使即趨甘

泉請擅殺之罪當時尚可別白而乃誤聽石德之言反形已著雖有知者莫能爲計矣今驪姬進六日之胙與賈后武惠妃計出急遽者不同也又無林甫家事之語也待罪新城非若戾太子之反狀也第偏愛奚齊以顯然可辨之潛竟爲長舌婦人所惑千古忍人莫晉獻若者盡殺桓莊之族而又自殺其子狠心毒手皆所自爲於士爲何有於驪姬何有猜忌之私雖父子不免人心誠可畏哉然則申生自處辨諸君父之前與逃與死就是曰晉獻安於驪姬無論辨而不直均之一死倘辨焉而姬以誣罪以晉獻之溺愛必傷其意或因愧悔成疾在申生死不忘父之心必不肯稍傷其父辨非孝子所忍晉廷諸臣無執簡以爭者晉實無人焉耳吾謂辨焉不忍死更不忍辨則傷父於生前死尤傷父於終古甘冒不韙之名遠逃異國以徐待吾父之悟天下無不可底豫之父母吾終吾身焉號泣俟之而已暹計天下之我是不是哉且漢晉與唐無可逃避戾太子已事是也春秋之世出奔無不見容者大仗且逃况捐生以傷其父而曰吾何行如之誰肯納我迂矣然對狐突之言百世下猶令歎歎嗚呼是以爲共世子孝則孝矣子曰中庸不可能也天豈易言哉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首止
 夏會秋盟而鄭伯逃歸左傳曰王使周公召鄭伯是王不欲世子之定其位也是世子之出會非王命可知也爲世子而無王命以出則不孝諸侯不朝觀於王而擅召世子爲會則不臣論者以爲春秋是之誤矣然爲殊會以尊世子一無貶詞者曷故當是時齊桓挾霸主之勢率諸侯以致世子在王不敢問世子亦不敢不從故夫書王世子尊王也若世子之舍王命以出而諸侯會之也天王狩于河陽晉文召之不與其召也會王世子于首止齊桓致之不與其致也且會首止爲定王嗣耳齊桓果知尊周果能安周以齊之強率諸侯畢朝於王而以義諫惠王雖有廢嫡立庶之意亦當以大義止桓計不出此此其所以爲霸者所爲歟是故定世子則是所以爲會則非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始而逃盟終而乞盟中以見伐殺其大夫求悅於霸王顛倒狼狽徒自取辱夫鄭居天下之中獨先受楚禍自莊十六年一十八年僖元年二年三年五破楚兵僖四年鄭從召陵之役而楚不敢越國慙陵者伊誰之力也

按前經左傳
可見傳記失實
之一處曰國則
是故取信於傳
何如取信於經

既不能修德自強又不藉強侯可庇以固吾圉厥後晉
楚爭鄭干戈日尋雖地衝南北勢若使然亦輕而失
親授人以可撓之隙先有以啟之也王召而歸耳易為
書逃王者制命不可授權於夷狄口吾撫女從楚是使
夷狄加於中國也逃鄭伯譏王之非命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滅迄仍無損於中國也許與召陵之役楚不憚齊而伐
之者以召陵振旅一再伐陳先自攜貳鄭又逃首止之
盟而有貳心故楚因諸侯之伐鄭也圍許以致諸侯欲
以堅鄭背齊之心且窺中國之意是故夷狄交橫勿自
授以瑕玆許以衰兩國猶能固守待救諸侯亦能篤於
救災卹鄰之義不為夷狄所輕故救未有書遂者曰遂
嘉齊桓也不然於此而不能救則召陵偉績亦浮雲過
空而已惡在其能攘楚哉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十四

三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瑞鴻瑞

王伯厚謂齊桓
服楚魏武得荆
州唐莊宗取汴
皆以滿失之

疑者謂晉未嘗
與齊會因經下
文有晉侯詭諸
卒左氏傳會為
此說然未免穿
鑿之論矣
公羊傳殺作統
其言微其君之
子突齊何統未
踏年弟之號也
毛氏亦以為書
法之例然按齊
舍桓君知春秋
於此特異文以
示義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卷之十五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襄王

夏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齊桓糾合諸侯以葵邱之會為最盛乃公羊謂震而矜
之叛者九國九國雖無據而桓之霸業亦自此而漸衰
矣嘗慨盛衰倚伏之機憂勤惕厲未有不與滿假震矜
未有不敗夫人豈惡福而喜禍哉器小易盈滿則招損
也始勤終怠猶不克終况齊桓當日不過誇大喜功務
烜赫於一時非君臣孜孜創業垂統其規模初立已非
求國家有道之長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
盈其涸也可立而待其齊桓之謂乎宰孔論齊意並規
晉以潰潰之詭諸更烏足語此所謂失言雖然制治保
邦者可即孔言以為鑒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稿議

卷十五

一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從齊舍之義則未踰年君遇弒者亦曰其君此其言君
之子何曰國人不子之是也然猶未盡其義初驪姬欲
殺世子申生而難里克使優施感之克遂中立而申生
死矣克果能強諫衛世子正色而立於朝則姬之謀亦

前編從左傳冬
一月殺齊而書
冬齊里克殺其
君之子奚齊荀
息立奚齊之弟
卓及其大夫荀
息同爲一條謹
按春秋殺奚齊
在信九年冬十
月秋卓在信十

年春正月趙鞅
蒞陳餘義考恩
引列國多用夏
正之說亦引此
條可知晉不用
周正經書周正
傳則採取晉本
國之史故以絳
卓事併歸入信
九年之冬而前
編因之誤矣今
仍遵經折書兩
條

或伏而不敢遽逞是申生殺於姬殺於克也克既悔世
子之由己中立以死已具一殺奚齊之心以爲報是既
殺其國之世子復殺其君之愛子故曰殺其君之子重
誅之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奚齊既國人不予之豈卓子爲國人君之乎論者謂奚
齊殺於喪次春秋何緣而君之然則先君甫薨世子未
卽踐位凡亂臣篡賊皆可免弑君之名也爲此說者是
授權奸以乘間藉口大悖春秋之旨獨是奚齊書殺其
君之子此書弑其君者何於奚齊所以著甲克屠刈其

賢道鑑綱目前編綱議 卷五

二

君之子之心於卓子所以誅里克自成弑逆之罪當是
時申生未遭讒死里克尙可有爲克固諍於前不鄭踵
於後國有大臣雖驪姬工讒荀息私黨彼孽孽終不得
爲君而徒以懼禍中立聽其好自爲然後圖之是奚齊
卓子得相繼而立者荀息逢君而爲之里克坐視而成
之也故曰弑其君言既成其爲君而弑之曰及其大夫
且成荀息奉庶奪嫡之謀而致其死黨爲諒也是故春
秋之旨有美惡不嫌同辭而義自見者荀息之死與孔
父仇牧同是也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

吾爲晉侯 是爲惠公

秦穆使弔重耳夷吾皆諷以得國重耳辭而夷吾賂秦
以求入豈重耳當時不欲君晉哉第以奚卓彼弑諸大
夫各樹黨援雖里克平鄭有請爲子鍼之言而究以克
之爲人實中立而貪未足倚重且夷吾多忌克終難定
國欲沈幾觀變俟隙而圖之則國人之愛戴愈摯一舉
而成不虞爭奪此正陰謀秘計盡知情僞者齊以舅犯
之謀故決然置之聽夷吾之先我著鞭所謂論也而趙
氏翼謂晉文辭國之語當從檀弓在晉獻方卒二君未
弑之前遂疑國語所引里克平鄭使屠岸夷告重耳爲

賢道鑑綱目前編綱議 卷五

三

非實錄然則夷吾何必遽殺克鄭如是之亟也秦穆豈
達有知人之明竟納公子繁言置不仁以滑其中何哉
蓋亦晉獻殘忍天未悔禍於晉也
夏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齊桓嘗會王世子於首止矣又會宰周公於葵邱矣所
以務安王室潛消子帶覬覦之患者居然赫赫稱盛何
子帶召戎入寇既不能爲王討賊復容納子帶卒還患
王室帶之罪不容誅桓之罪亦不可宥又何論楚滅黃
而不能救狄侵衛而不之卹爲霸德之衰乎君子是以
知齊桓之身死而亂卽隨之也

乙亥六年春諸侯城緣陵

上年四月會于鹹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故傳於是年秋即云為戎難故諸侯成周至此年春為杞城緣陵春秋總書諸侯者或蒙上文會鹹為言如諸侯盟于首止諸侯盟于葵邱之例然會首止葵邱即盟于首止葵邱且總言諸侯自盟不敢盟王世子及天子之宰之意究與會鹹而城緣陵者有別左氏謂不書其人有關也杜註以闕為工築未畢議為惠不終毛氏以為闕文說近是當是時齊霸漸衰或會鹹諸國不盡赴工舊史既略而弗序總書諸侯天子亦仍其文書之無從

考核不能強為分目也至謂不如城邢之美故緣陵此舉不再序諸侯未如封衛之專故不比楚邱之役沒而弗書然亦知以城邢為美彼救之於事後此禦之於未然乎邢衛等滅杞未嘗滅邢衛皆為齊專封以連邱為專城邢何莫非專城邢可以再序杞非封反不可序乎城邢所以序諸侯者以即救邢之齊師宋師曹師也楚邱不書諸侯者以諸侯第各奉齊命未嘗先會而後赴工也此即會鹹之諸侯是會而後赴工矣而舉凡以書之愈知左傳所謂闕者舊史闕略也杜氏釋闕字失之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子金濟變之才當不在狐趙諸人之下即慶鄭始終未始不奉秦君國使晉惠君臣戮力圖治縱末及晉文取威定霸然晉之國土可以長享惟其悖戾冥悍自取覆亡敗韓得歸遠殺慶鄭大恩則背小憤不忘再傳失國亦厚幸矣論者謂慶鄭當與虢射爭辨弗聽奉身而去斯為明哲在鄭此時未嘗不可去然既立其朝而食其祿有不忍袖手旁觀聽大廈之傾而不支者鄭之失在

最得通變達權之道宋有子魚明有子謙而使宋襄得免費鼓英宗生人國門然晉元宋高何嘗不喪君有君惟必如子金之作爰田作州兵內足以自固外足以應敵而後可以有為也明之國勢未挫既與晉宋異勢且宋高實忌二帝南還長城自壞又安可同年而語哉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五子爭立齊桓身與子糾之爭且首止之會尊王世子以定其位獨不能為身後之謀預立世子防患未然乎而徒屬公子昭於宋是預知五子必爭藉外為援也蓋爾於寵愛六姬各有私請其屬公子昭於宋者亦仲為之耳觀衛

對經緯綱目前編卷十五

四

五

云是歲管仲
明皆卒豈齊德
當哀賢才相繼
自陷信後不能
格君心之非實
在不學無術豈
知大臣以道事
君者哉

姬以易牙豎刁請立武孟及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則
桓之慢無主張昏淫惑溺已可概見獨怪管仲能相桓
創霸而不輔以修齊之道若公子昭而果賢當請於桓
建為儲貳明布國人豈不察察大義而私託諸宋亦敗
爭而已卒之身死國亂為天下笑所謂天下才乃如是
耶齊桓本中主佐以器小之仲故外雖有赫赫之功而
措施之可見者已多與道相戾况庭帷密邇之間乎亂
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與外強中乾正勤遠略而不
務德者病原所在也不然智勇多困於所溺如齊桓者
比比矣豈真明乎彼而昧於此哉

齊桓通鑑綱目前編卷五

卷十五

六

鄒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執鄒子用之

用鄒子於次睢之社宋使之也而曰邾人罪邾子之役
於人以虐人也宋以殘虐求霸邾子不過懼逆其命耳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且不可况畏人之強
以自陷於不義哉稍有氣節者不肯為有惻隱之心者
不忍為後世詔事權貴不顧順逆以相從於悖亂殘忍
非畏禍則固寵不仁不智皆無恥之甚者也故書邾人
賤之而重誅之然則宋之罪何以著會于曹南宋為之
主觀上文而自見也泓之戰宋襄大言以諱敗公羊以
為文王之師不是過夫國君而可用之何有乎金革哉

信二十六年公
子楚如楚乞師
伐齊取穀前編
謂無晉文之霸
楚實霸諸夏矣
以為楚勢方張
由曾導之也而
不知實自宋襄

始

杜氏左傳註五
霸夏見吾商大
彭豕章周齊桓
晉文而荀子王
霸篇以五霸為
齊桓晉文楚莊
吳閔問越句踐
董子對江都易
王亦以句踐為
五伯史記越世
家及灌商子亦
皆以越為伯顏
師古注漢書異
姓諸侯王表同

論者謂宋襄為千古假道學之祖何公羊無識為其所
欺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

楚與中國會盟自虎上始齊桓晉文攘楚而霸宋反藉
楚以求諸侯而見執當是時天下無霸楚欲上陵諸夏
久矣况宋先為之導故執宋襄以示威而諸侯袖手
莫可誰何歷觀古今成敗借助夷狄者未有不受其禍
者也春秋首宋公見主是會者宋也宋既為主而以見
執連書不曰楚執之下文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

齊桓通鑑綱目前編卷五

卷十五

七

于薄釋宋公不曰宋公某自某歸于宋所以罪宋襄之
愚而見執幸而得釋皆自授其權於人進退狼狽徒取
戮辱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言不度德
不量力也說者多以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為五霸
朱子孟子註先引趙氏說後引丁氏說丁說本杜預及
應邵氏按秦穆自霸西戎與中國無與楚莊欲分主夏
盟與晉爭雄長然以荆蠻陵中國不得與桓文比若宋
襄者直一妄人耳烏足云霸大都當時三王五霸之稱
三王固以夏商周為言五霸亦總夏商周而計故曰五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氏諸說但以五霸屬諸春秋之

杜氏說同姓諸侯王表同趙臺卿說而以吳夫差易楚莊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則以吳閻閻易宋襄顧氏炎武謂周時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昭二年伯樂對楚二公指相文也曹寅谷亦謂成公二年齊國佐對齊人言五伯之謂也其時楚莊率兩二年不待遂刻為五年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可知伯之名久矣其說甚是而謂五子所稱五伯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伯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不知上對三王為言似不應略徇夏商之伯也

世故強為之辭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金仁山謂秦晉不惟亂華其偏周甚矣陳氏仁錫亦以秦人欲弱周室始為此謀愚謂責以亂華秦晉實罪無可追若以為偏周而弱之周自東遷以後下等弱侯無待遷戎以偏已形日蹙矣秦晉欲併周其勢可以立為獨是周雖孱弱猶據虛名晉楚齊秦四大並峙誰肯以共主之名拱手讓之一人乎則欲弱周而徐圖之其或繼周者未能卜己之必得也是時秦霸西戎晉亦欲啟疆土所謂狄之廣莫於晉為都中原列國麟次星布未易盡為蠶食而楚既日闕於漢陽秦晉祇得經營於西北故擇王畿曠土遷陸渾而處之而西北邊陲可以日廣吾宇此秦晉之本計也

晉書地理志卷五

八

魏冰叔云以呂卻之才而孤趙諸事又云凡已當權位而有宿憾之人懷危疑之心便須急急安頓如郭子儀一入軍中即召光弼痛哭不然不為光弼之欲逃則為呂卻之行逆而已今呂卻畏偏晉文亦疎於處置若孤趙諸臣或忌子金才出已上恐薦而柄用而已反也此鮑叔薦管仲所以為難然仲子糾未嘗不與子糾爭君齊是以弟而爭兄之國在仲可懷已傳世君晉晉文以亡公子一奪之在子金惟一死以徇矣

晉書地理志卷五

九

討項籍豈不名正言順大義昭然何為急攻長安尊隋場為上皇立代王為皇帝既立而廢自陷於篡奪不大可惜哉晉文不於卓子既弑藉秦以反國徘徊顧待使夷吾君晉十有四年再傳於圍然後圖入且殺諸高梁是以亡公子奪其君之國也唐高祖誤在急取京城立代王以自異於割據之賊晉文誤在假為遠利以博仁親之名不然唐之得天下無異於漢晉文復國何異齊桓事雖不同皆以譎詐行之而不得其正而所以然者知夷吾之位必終為己有使己先入難保惠之不爭與其有患於前孰若無憂於後此以舍為取即荀息壁馬假道故智也有大志者不圖急利若晉文者亦奸雄之能忍者哉

乎況一辯之函
亦烏能飽而左
傳頭須自稱居
者亦非從亡此
不足信無亦晉
推則股和藥介
情則亦理所有
或韓傳誤作充
食耳
姜氏懷安之戒
至理名言醉遣
而速其行此功
實不可沒而或
者疑姜氏已死
故無傳然狄人
歸季隗猶請其
二子伯儵叔劉
進退之命以有

二子之季隗等
文且無意迎之
則姜氏未死晉
文亦不迎歸可
知矣

慰父母將率天下之人稷鋤德色而後可矣彭躬巷曰
人君新立盛稱符瑞頗欲籠壓功臣介推忿對說出天
字暗透著文左腹抹卻狐趙苦辛開後世蘊醢烹藏之
釁此伎刻之尤者以此咎介推未免過刻然挾功缺望
倘讒人播陷其間終取夷戮所謂明哲保身之謂何揆
之於義則不可為訓較以利害則尤當戒謹以介推高
情遠致與母偕隱宜可以風世者故表而出之

秋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鄭告難于諸侯
進言難聽言尤難必見理明而後可以言審義精而後
可以聽言不然有言之似是而實非者如富辰請復子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十

帶失刑而且召患有言之甚是而是之中仍不免於非
者如富辰諫以狄伐鄭納狄女而不知狄固不可親鄭
不可以不討也周德既衰王綱不振思以嘉謀入告如
富辰者猶復持此姑息嫗煦之言而襄王亦弗能善其
所處周以親親開國然大義滅親誅管叔而後蔡霍之
國聖人亦不得已而為東遷以還日循苟且而欲包容
隱忍結納諸侯而不知諸侯敢藐王室者即由於此也
承積弱之後非大肅紀綱斷難丕振如陰霖匝月必風
雷迅發乃睹陽和當是時首止葵邱之會齊桓借安周
之義以顯請功使子帶奔齊臨之以王命責齊使戮之

齊雖欲庇惡不得不從而鄭敢抗執王使胡勿以今日
之告難於諸侯者告之討鄭也舍此弗圖復納富辰言
卒受子帶之禍拒富辰言亦受狄人之禍天下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其周襄之謂矣前書命狄伐鄭此書王出
居于鄭譏襄王之進退無據如嬰兒之啼笑靡常也廢
者不宜廢者也隗氏淫亂罪不容誅而若以無罪廢者
見襄王立之之非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十一

族姪孫熊
男鳴瑄鳴瑒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十

鶴山



周紀

襄王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王賜之田

王入于王城春
秋不書路史謂
襄王未嘗入國
王子處爲之居
守顯亭林駁之
謂空之論且
惠王嘗適鄭處
際矣其出不書
人不書莊王僂
王頃下崩皆不
書以路史之言
例之則惠未嘗

出入莊愷頃未
嘗崩也而可乎
邵氏以爲襄王
之入與惠王之
出入未嘗告於
諸侯趙氏謂春
秋王崩三不書
見王室不告晉
亦不告也愚謂
王不告崩晉不
赴喪或當時情
實若襄王之入
始卽王室不告
而晉以求諸侯
故有不備告以
自耀若謂夫子
因其以求諸侯
而勤王又受田
請隨兵威劫邑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十

一

所由判也辭秦伯於河上忌秦分功而諸侯之畏服者
不專曹瞞合諸路兵勤王討董卓而推袁爲盟主曹在
當時名微而眾寡知袁不可以任重故待時觀變而後
起晉文艱苦備嘗暮年得國故專其勞而急於圖功諂
詐之術相反而實相同然則秦甘讓晉霸者何也中原
諸侯爲晉捍隔雖納王亦不得志於諸侯不然秦豈不
知晉之諂謀哉勢使之然也是故子帶之亂爲晉假義
之資也三晉之分啟秦兼併之際也

夏齊人伐魯北鄙
春秋之世辭令亦尚矣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所謂仁人

功不掩過而
之惡於晉何
惡王不書其
如狩于河陽
以召君且變
文示義豈削
文而沒其事
蓋魯史已脫
夫子亦從而
之誠如顧氏
云史之所無
子不得而益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之十

二

之言其利溥哉者非耶當彊敵侵陵而能不遺一矢數
言以折服之賢者有益人國固如是也雖然賢者豈徒
欲以言見哉不得已而徒見諸言賢者之不幸而天下
事亦可見矣文仲柳下惠之賢事急而後求之求之
而效已著猶不共升諸朝而遭三黜以歿文仲蔽賢竊
位罪不容誅厥後乞師強楚而道之以伐齊宋逞其狡
黠形同鼠狐不用賢以自強而爲鄰夫之行醜矣齊稱
人何無名與師數月之間侵伐無已也

魯公子遂如楚乞師
此乞師報齊侵伐耳非楚被吳兵有滅亡之禍也况北
鄙退師則曰恃先王之命乃齊方返旆自反前言且詩
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頌魯僖之言者以召陵一役
魯實以賦從也孟子嘗引詩言以爲無父無君周公所
惡願挾夷狄以加中國背先王啟戎心忝乃祖一舉而
三失具焉直書於策而義自見矣
己二十一年齊昭公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當是時從齊援楚之諸侯皆南面而服於楚而宋獨受
楚兵繼桓定霸其勢愈急其力愈難欲亟於一戰而齊
秦未可難驟磨其鋒觀望而徐爲之圖是以怯示天下
則諸侯之從楚者益堅且宋方破圍倒懸難待是故攻

其所必救以救吾之所救使黨之者懼而拒之者固然
後可以信吾志而威著於天下惟吾之所圖此晉文之
本計也論者徒小其復私怨執一節以議其後亦未審
乎勢而論其世耳故春秋於侵曹伐衛入曹皆書爵而
於楚之救衛稱人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况是
時楚氛甚惡天下幾靡然爲所役哉故略其論謀而不
加貶此春秋之權衡惟讀者詳思而得之矣或又謂齊
桓之始多書人伐楚後始書爵晉一舉卽爵以爲因其
功之成而予之是春秋褒貶祇以成敗論人而已夷考
齊桓用兵如滅譚滅遂降鄆遷陽強滅人國無論矣莊
十四年伐宋以背北杏之會也十五年伐鄭鄭叛宋故
也此皆師出有名莊二十八年救鄭閔元年救邢皆善
乎其爲救而皆書人亦與莊十八年從宋伐鄭十九年
伐魯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均大夫主將從
大夫將兵例而人之君非在軍不爵非有子奪於其間
也三十年伐山戎或譏其未攘楚而勤遠畧然以僖十
年伐北戎稱爵山戎爲遠北戎非遠乎豈旣成伯功遂
可夸耀威武乎則非戎之書爵山戎亦非自將可知也
莊二十八年伐衛承王命而自將矣不爵而人之者取
賤而還有泰王命不得爲伯討也莊十七年執鄭詹稱

人亦非伯討也若以爲功成故爵之則召陵返旆齊霸
成矣執陳轅濤塗易與執鄭詹同書人踐土旣盟晉霸
成矣何以執衛侯歸京師不與執曹伯同書爵也今晉
侵曹伐衛未嘗無報復之私然蠻夷猾夏春秋所惡曹
衛從楚不爲無罪不然春秋豈漫無所重輕徒震其功
而許之耶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春秋之事莫大於桓文桓文之功莫大乎尊周攘楚然
子頹之亂齊桓甘讓號鄭而晉文則納王而殺子帶召
陵之盟僅以辭令而城濮一戰大挫其鋒反似晉文實
功顯著於齊桓者蓋晉文乘齊霸極盛之後難乎爲繼
加以楚勢方張非赫赫之功不足以塞諸侯之耳目而
懾服其心雖皆以力假仁然而遲速異勢勢逸相反子
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亦祇就當時行
事而言要其規模心術無當於王道則一也城濮之役
勢不能不戰戰不能不勝君臣諮度之間亦旣審慎周
詳而皆智謀才力之佐濟以誦詐務求速成以爲天下
所厚望於吾者如是而已吾之所畏服諸侯者亦如是
而已然是時楚卒不能胥天下而左衽者其功業實不
在齊桓下觀其謀帥命將推賢讓能頗有三代遺範而

挑戰致敵實開後世崇尚許力之風亦時代升降一轉機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自殺也而曰獲綬何楚殺之也曷言乎楚殺之楚自盟齊以後執宋公以伐宋繼而伐陳討貳取穀圍宋昔日從齊攘楚之諸侯反而奔走事楚之弗暇於是乎欲以威武所指天下靡然向從所最忌者惟晉耳子文初以得臣為功擢為令尹舉國皆賀原楚人之志以為主盟中夏可拭目而待雖城濮之役楚顏有允當則歸之言而既怒伯楚之請仍少與之師者知晉未易取勝

寶道鑑綱目編稿議卷十六

五

春秋祇書公朝不曰諸侯者言

如會晉侯朝于王所

晉則諸侯可知也魯于溫前編書諸侯朝于王所此書魯侯疑魯字亦諸字之誤

懷與安實敗名此姜氏以戒晉文者然則晉霸之成姜氏之功誠不可沒金仁山謂桓之家治然勇甥為昏伯姪

同室倫紀紊亂不可為訓獨如社祿以君故讓而始而上之以秋故讓季隗而和讓勝於桓之如夫人恃寵爭立其子而釀禍者

此勝楚會諸侯而伯業成也獨是齊桓養威積望歷數十年之久而後較讓南征外攘成功而後會首止以尊王會葵邱以申命晉文初立即舉兵勤王三四年間城濮著績獻俘去曹踐去會盟天王策命跡其遲速之故亦事勢使然然其規模之裕根本之固宜若遠不及齊者乃齊桓身死再傳已不可復振晉霸且百年世主夏盟其故何也賢才所以立國狐趙諸臣才雖不逮管仲而盈庭贊襄繼世而後向有典刑齊則仲死而無人矣且險阻艱難晉文備歷得國遲暮竭蹶弗遑齊則外雙內寵智勇困於所溺矣况襄公嗣立戰綬以御秦敗箕

寶道鑑綱目編稿議卷十六

六

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三強悉退英風猶存視齊之五子爭立禍起蕭牆迭受諸侯之兵者相去又奚啻霄壤也國運之盛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是故有國有家者必思繼體象賢而又廣資賢才以遺後嗣慎毋惑於小人女子以自貽禍端也桓文雖卑不足道而觀乎此可為法鑒因備論之

王命以申天討耶而必召王出狩然後率諸侯朝之陽
 為尊王不臣孰甚程子曰率諸侯朝王正也懼其不能
 故諱以行之召王以就焉是以諱掩其正也陳氏仁錫
 曰合諸國擁重兵勝楚之後聲勢赫奕若與諸侯入朝
 則京師震動故以請王出狩為辭嗚呼程子之言蓋未
 窺晉文之用心而陳氏則直為晉文文過桓温入朝久
 懷異志故舉朝震恐晉文雖嘗請隨未必敢篡周而奪
 之兵次於温而身率諸侯入朝何震動之有若謂恐諸
 侯不從當是時陳蔡與鄭從楚圍宋今則奉命恐後邾
 秦不與踐土之盟且皆就列入朝咫尺易敢抗違而晉

左傳經不書公
 王子虎書人

卷十六

文必出於此者温之會為討衛許入朝而請是舉征伐
 之權復歸天子諸侯知有天子之尊則一己之威令不
 能自如外示尊周之名實自誇耀為奔走天下之計此
 霸者所為所謂三王之罪人也是故齊桓雖近於正亦
 終身未嘗一親王朝而晉文更悍然使王就已則又趨
 而愈下矣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不與晉文之召若王自
 狩而諸侯朝之也尊君而抑臣也以為存臣禮與全晉
 者皆未得春秋之旨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立公子
 伋齊伯復歸于曹諸侯遂圍許

左傳經不書公
 王子虎書人

人晉何貶晉則衛侯無罪乎曰見出於國人懼晉而
 奔楚是失其社稷矣幸而得歸復以疑忌殺母弟惡得
 無罪顧犬誤殺爾非其本心且殺顧犬不足謝叔武乎
 曰因詆而殺也子是以忌武者忌也既忌武則殺武
 矣殺顧犬懼國人之復出之也然則衛侯有罪執之曷
 為乎人晉曰請於王而責以大義可也使君臣交訟而
 執之滅君臣之大倫不可為訓且晉既復衛侯復借端
 而欲置之死地為致楚而執曹伯楚既敗矣無筮史之
 言則曹襄亦不歸求諸侯而終以威劫其不失諸侯者
 亦幸而已所謂以力服人非心服者也故合諸國之師
 不能違志於許不然曾區區之許而強於楚哉始也以
 義掩私故侵曹書僞伐衛書僞繼也以私掩義故執衛
 侯書人而圍許書遂衛侯不名闕也
 庚二十有一年陳共公元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
 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王伯厚曰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戚不討孫林
 父會夷儀不討崔杼會適歷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
 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之吾謂猶非推本之論
 也會于温則以臣訟君而執衛侯會翟泉則以列國大
 夫而盟王子霜凝冰堅所由來者漸矣故外大夫從盟

左傳經不書公
 王子虎書人

卷十六

文元年公孫放
會晉侯于戚林
氏諸大夫專會
諸侯之始非也
內大夫無不目
猶桓十一年柔
會宋公陳侯蔡
叔盟于折內大
夫會諸侯自折
始矣

會及帥師皆書人而文二年盟垂隴晉士毅與諸侯並
目文三年伐楚晉陽處父以主名專兵自是而書名書
氏族書官舉不勝數此日之大夫視諸侯猶當時之諸
侯視天子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然則大夫無君皆晉為之也蓋會溫與翟泉始也

晉人秦人圍鄭

討貳也曷言子貳盟翟泉而鄭不至也鄭貳而晉討之
其稱人何翟泉之盟以大夫敵王子是以諸侯敵王也
已則無王而討人之貳已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故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九

人之不予其為伯討也左氏曰以其無禮于晉然自衛
雍受盟舊怨已釋先儒多疑其非而翟泉之會祇尋踐
土之盟左氏遂言謀伐鄭夫晉疑鄭貳於楚正以翟泉
不與耳當相約為會時安知鄭之不至也何得云謀伐
及會而不至故是年春始侵鄭鄭不服故又會秦以伐
之左氏敘事精詳而失情實往往若此秦亦人何貳累
而及且秦若以晉討為不義則不應從晉從晉而伐之
私盟而去之見義不明為利所動難以秦穆之賢猶且
不免卒以利始以禍終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甲二十有五年 晉襄公元年 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
鄭穆公元年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

秦自與晉圍鄭納燭之武言始有忌晉之心故乘晉喪
以東窺中國此其志不在小然晉廷議舉兵時先軫即
有秦違蹇叔語是秦人密謀早已謀知蓋先遣一介之
使西迎諸境諭以大義若曰翟泉之役鄭有貳心先君
悉索敝賦從君東問鄭既服其罪而許之盟矣先君重
輒轉苦次不違自恤惟大國之有請也秦人既知謀得
其情必懼且愧何敢越國過都自貽喪辱是一言可以
釋鄭存滑而攝秦顧計不出此而侯滅滑還師誦謀掩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十

文二年晉伐秦
取注諸儒皆以
書人為貳夫彭
衡既已卻秦而
復伐秦晉誠可
駭然秦晉列
國皆大夫主兵
外大夫將兵稱
人蓋垣辭僖三
十三年伐許討

擊稱快一時徒取怨於強鄰撓吾攘楚之力何哉孔明
定計隆中結好孫權取以為援曹操方作書問權以荆
州資劉不覺筆落於手亦懼其協以謀我難與力爭也
今晉雖能遏秦而分力西顧楚敢與晉爭衡者殺之役
啟之也吾謂先軫知兵而不知謀國晉文卻子犯之請
不擊秦歸兵所謂剛者可屈勇者可犯其深謀遠慮非
狐先諸臣所及以為念舊德淺之平窺之矣晉襄子也
而書人以為為可已而不可已也毛西河謂以先軫帥師襄
不規將然城濮一役何莫非先軫為帥而必以晉文在
軍書爵文可書侯襄可書子矣毛氏於君在軍貶而書

貳也○○○欽
定傳說案語是
時與晉抗者秦
楚秋襄既敗秦
楚然則伐許書
人駭乎亦大夫
主兵也大夫稱
三年晉陽處父
始

箕之役晉侯實
在軍且與狄
不失為總伯而
書人何也○○
○欽定傳說案
語豈欲缺實復
自狄子故以卻
狄收狄告於諸

侯耶

人者往往曲持此說豈春秋之旨哉彭衙書爵秦不自
悔而復修怨故禦之君在師之恆詞也王官之役晉既
避秦秦亦悔過作誓矣而圍祁新城晉侯書爵者當是
時狄侵齊楚滅江而晉不一救張元德曰比事書之所
以深罪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敵秦怨也是故美惡不
嫌同辭

秋晉人敗狄于箕

晉文處狄十有二年受狄之惠不為不厚故狄圍衛一
再侵齊論者多謂狄挾恩以輕晉今復侵陵晉境可謂
肆無所忌是故君子不輕受人之恩重則難為報也况

戎狄豺狼不可厭乎然英雄失路韜光養晦不能不有

十一

所託以待時要惟信義交孚慎擇其所處而已是役也
先軫死焉身膺長子之寄安危所係其不與尸取敗者
幸而免矣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夫戰
陣之間豈不貴乎勇士哉亦問其死之當與不當耳狼
曠先馳秦師壯軍心以敗敵與先軫等死而義自不同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而自立是為穆王
人之性善亦有生為惡人者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然人豈至愚必過聖人而不能化乃為愚之極舜能移
我彘蛇豈愚而不至也湯與文武不能移桀紂周公不能

移管叔則極之桀紂管叔雖聖人亦無如何然而管叔

未監殷以前以周公之聖未聞察其狀貌而預為之防
者今子士以讒目豺聲決商臣之忍何也毋亦觀其居
心行事日形很暴姑舉以為辭不然亂臣賊子豈皆生
有異狀如商臣越椒者哉然後世如晉王敦宋劉劭唐
盧杞其狀貌有迥異乎人者豈氣質極駁有以汨沒其
性復詭異其形耶乃如之人必時丁昏亂應戾氣而生
雖不盡然亦理之所有也楚彘弑兄篡立當有此兒而
不能擇賢輔導加以愛憎之私行乎其間况謀之子士
而不能聽江芊婦人可預聞機密易曰機事不密則害

成會廢立大端可漫然若此宋文簡文禍同一轍皆可
為鑒而商臣劉劭楊廣者真所謂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者也

秦復使百里視為政
秦伯用敗軍之將似任賢勿貳孟明增修國政似遷善
改過趙衰之避敵似讓有德而不忍殘民然秦穆志在
雪恥知晉勢方強雖易他將未能必其得志不若以宥
過為勵才使孟明愈愧愈奮而孟明亦感再赦之恩竭
死圖報其所謂重施於民實開范蠡報吳之術趙衰諗
秦人祇求一勝我以兩勝之餘不屑與較而秦人此行

其鋒甚銳恐一挫劬為天下笑故以避之者陽示其量而厭其求實陰行其誦而守其勝三人皆權術用事者也雖然殺之敗咎在秦伯不在孟明城濮之戰雖子玉請戰而敗亦由楚頑自僨皆與荀林父失律以凶者弗同况為天下惜才又當如秦穆不以一肯掩大德也

己亥三十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舍且貽

僖八年用致夫人夫人者成風也顧亭林獨宗左氏以為哀姜謂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愚謂魯人不知絕不為親之義而逆其喪於齊猶以為君也母故春秋書葬書小君書諡所

齊通鑑綱目編纂議卷二十六

三

以著魯人之失夫魯人既備禮以事之又何疑而不遽祔廟乎致者非祔也僖公欲尊其所生因禘而致於太廟使以夫人與祭也故不稱姓氏穀梁所謂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者也今文公成父邪志而以夫人禮計王亦使歸舍且貽又使會葬魯之尊成風視仲子尤公然不疑而王之禮成風亦視仲子有加無已自是而後終春秋之世魯遂成爲家法矣使僖公不尊其母於生前豈越文公之世待其卒也而始崇其禮是知春秋書用致夫人特貶之於其始顧亭林曰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然猶愈於哀姜也以爲卽漢光武黜呂后

敬嬴殺嫡立庶弑君之罪與哀姜同不過舉以爲妾祔於妾禮姑例耳

齊通鑑綱目編纂議卷二十六

十四

而以薄氏配高祖意呂后抱他姓子爲惠帝後幾斬漢祀其罪固當黜然以薄氏配高祖是卑其祖而誣之也晉江彪謂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則魯成風漢薄氏自當別立異宮於義爲允毛西河乃引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謂適與繼與妾也適孫婦祔祖姑繼妾之孫婦祔繼妾祖姑則妾不己在廟乎又云妾祔於妾祖姑夫妾不入廟而可有在廟之妾祖姑乎西河特詳其說以駁胡文定不可以二夫人祔廟之言不知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與妾祔於妾祖姑顯然嫡妾各自爲祔正別立異宮之證如考仲子之

敬嬴祔即所謂妾祔於妾祖姑也

宮是也第仲子立宮時其子未爲君與成風不同所以春秋特書諸策以譏當時之失禮耳立成風別宮而以敬嬴祔即所謂妾祔於妾祖姑也八月晉侯驪卒晉人逆公子雍于秦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是故大臣膺國家重寄苟非營私自便孰不以安社稷爲心然必其才足以濟變識足以達權而後可以當危疑而不惑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臣當此而可以漫無主持意氣從事哉觀穆嬴責趙盾之言則晉襄實以夷臯託盾乃中變而棄

之而外求君就令當時大計宜舍嫡立長盾何不於受託時力陳利害而惟是啟盈庭之訟受鄰國之怨當是時不蹈齊五子之亂者其間實不容髮欲抒難以安社稷而幾危社稷所謂大臣者固如是乎魏叔子護其不與君夫人定議而遽廢立婦人孰不欲其子之貴孫吳朱太后事不多見不責以不請於先君付託時欲使孤兒寡婦拱手他人亦不度勢量情之論矣金仁山謂使公子雍為攝主此先王法春秋之初有行之夫魯隱稱攝非春秋所向周公相成王攝行其事非攝位也居攝之名賊莽誣聖人以藉口非先王法且隱欲讓桓而不遽卒破禍端以晉廷議立植黨紛爭使雍果為攝主保無魯輩其人為隱桓之續耶曰使盾請於付託時晉要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十六

五

廢立非少主臣君子是以知桃園之禍不俟他日始也晉趙盾立世子夷皋是為靈公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嗚呼廢立之事豈易言哉雖社稷為重君為輕然昌邑無道以霍光忠誠猶迫於萬無得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算諸葛武侯躬受昭烈之託處不疑之地然猶不敢以帝禪庸愚廢之而立他君者曾武侯之賢不及霍光乎况夷皋之惡未形既受先君遺命無端獨倡異議以殺樂敗秦之心很毒詐諉若此其偏於穆嬴而復立夷皋者懼國人以大義見責也不然

恐夷皋將與樂同殞穆嬴亦以啼於朝者哭而過市矣荀伯知其不可乃不以告先蔑者告盾謂同僚之當盡心而不知謀國之當盡言重私情而忘公誼晉之禍自盾啟之林父坐視不言盾有罪林父不為無罪觀趙孟送狐射姑荀伯送先蔑論者謂市恩以感其心不使樹敵於鄰得經國之體抑思令狐之戰詐秦人以激其憤厥後秦伐晉取武城晉伐秦取少梁秦復伐晉取北微又伐晉取羈馬禍結兵連比殺之役而怨更深焉廢立靡常所欲迫立而中止者適在鄰國不遣使婉謝侯其家突擊之自取怨讐而欲市恩奔逃之輩求不輸情

前編先字上漏晉字公羊傳奔上有以師二字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十六

六

於政屠浚其源而塞其流也秦伯在軍稱人汪德輔之
言最得春秋微旨金仁山曰春秋人秦伯為賂故也此
莫須有非聖人筆削之意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瑄鳴泓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纂議卷之十七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頃王

楚人伐鄭魯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然則

國賴長君誠繼伯之先務趙盾既失計於前復啟秦費

於後當此之時不竭力以事幼主西謝過於秦取以為

援東撫諸侯以德使楚肆志憑陵者盾之咎實無可辭

矣狼淵之師楚得鄭囚揚兵南反救兵不及事同兒戲

徒為楚輕益示不競而已論者謂書人以貶盾誠可貶

然春秋於信公以前外大夫帥師率書人文以後始目

之此春秋升降之大局其事之善惡不以大夫帥師之

人不人為褒貶也今復人之何略也告者略之史亦從

而略之也與文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之類

例並同不然以為救鄭無功吾不知陽處父偏師伐楚

以救江亦何補於江也目大夫於文以後言政在大夫

也以人為貶則目之者皆彼善耶無所貶耶

冬楚子使椒聘于魯

春秋於莊二十三年嘗書荆人來聘矣此爵其君名其

定傳說案語云
釋賊之罪當貶
於釋賊不討之
日不當預貶於
帥師討賊之時
是故伐宋則列
序西國而無議
不必逆德其釋
賊之心會扈則
略諸侯不序以
示貶然後眾著
其釋賊之罪否
則襄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其君
齊侯會于夷儀
謀伐齊而沮於
諸侯是役也何
以列序十二國
之君必俟重邱
之盟既釋齊賊

然後略諸侯以
示貶即誠定論
矣獨啖氏助謂
不命之卿例晉
人然宣元年晉
伊崇趙穿非命
始且非義舉胡
勿書人啖說恐
未然也

大夫何楚自是幾得志於中國也汪德輔謂終文之世
楚患未及列國以浸強之說為不必然然明年厥貉之次
爵楚而先蔡其後侵伐人國強滅人國或爵或人矣甚
而問鼎之師觀兵於周疆亦且書爵夫強滅人國在諸
侯且人之豈於楚多怨詞蓋以楚之強陵貶不勝貶正
所以深貶之也猶春秋之始弑君之賊祇書名厥後則
或以國氏或稱公子公孫也是故齊桓既歿楚一爵即
復人之晉霸漸衰於聘魯復書爵自是終春秋之世與
中國諸侯並日傷天下之無伯也諸儒之論謂與秦伯
使術來聘同例主進之之義而皆非也秦在春秋未嘗
為中國患雖與楚交通致撓晉霸然秦晉構兵殺之役
秦為不義晉自不善為計耳兵戎甫息而令狐之戰晉
復自啟之故春秋惡楚於秦無與焉穀梁氏曰秦之為
狄自微始然不責晉之自失其援而偏責秦恐非春秋
忠恕之道也書術來聘交聘之恆詞非歸禮書人來聘
書爵為漸進也歸禮人秦猶歸禮名宰各一示貶微見
其義云爾吳子使札來聘與此義同雖札知禮論樂其
賢可嘉然書法不繫乎札也

冬十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兩國構兵先言及者為之主伐人者言及城濮之戰之

陸氏案曰士會
視公山不在何
道不逮仁者固
如是乎

類是也被伐者言及多罪其有取伐之道也韓之戰之
類是也此不言晉及何晉雖有取伐之道然秦尋仇不
已故不言晉及而秦伯書人晉不言及曷仍先晉令狐
之詐晉曲實甚若曰禍結兵連晉實致之此春秋之權
衡原兩國之罪使無可遁也士會晉人不念父母之邦
輸情於敵論者猶謂會欲求復於晉故示其謀使晉懼
而復已然亦見晉同僚有人故爾是說也反復好險之
人得以藉口觀趙穿一出則皆戰一呼則皆止當此之
時晉軍漫無紀律徒見役於懿親寵臣剛愎忌能之輩
倘匹馬隻輪不反會何面目復見東人所謂同僚有人
者安在也始則激穿人瑕以要晉繼而說衛要誓以欺
秦兩國君臣弄於股掌奸謀挾制罪不容誅晏元獻曰
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端謀慮滅其舊疆豈
鍾儀採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今會雖未覆晉軍
而使秦入瑕懼晉以是圖復甚於臧武仲據防求後其
處心積慮晉不歸之終為由余必矣考古者猶嘖嘖稱
隨武子之能而多由余佐秦之功無怪懷才欲見者甘
心為貳心之臣而不顧後來之公議也

晉人納捷留于邾弗克納

城濮之戰晉軍七百乘今蓋爾之邾乃以諸侯八百乘

是役也公羊以爲御克當從左爲御謂起盾起氏在行亦盾意耳

臨之其亦不武甚矣况納少陵長屈於詞而退自取侮辱耶方是時魯侯甫朝晉尋盟衛侯會魯侯於齊鄭伯會魯侯於莒諸侯懼楚岌岌乃不移師方城討狼淵厥貉之役而徒揚威小國爲不義之舉霸國所爲亦孔之醜矣且迎雍啟釁外竭力以禦秦內遺少主之忌今復動眾勞民納亡爭國並增其君疑懼非盾弑靈靈必殺盾其積漸有由來者書曰弗克納言欲納不能爲邾人大義所御猶欲廢夷皋爲穆廡所備而止也原盾之心欲飾其迎雍不果致啟兵戎者以己能反之於義云爾不然捷菑之不正盾豈不知况區區一邾何必動諸侯

賈治通鑑綱目前編類議卷十七

四

八百乘之眾候然而還又赴告諸侯張皇其事耶先儒多以爲遷善徙義春秋善之竊恐未得春秋貶盾之意匡王

齊侯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商人負弑逆之罪已爲覆載所不容復恃強陵弱頻侵魯境伐曹入其郛不人而爵之何也方晉會諸侯盟於扈也以季孫行父之請將討齊故乃受賂而還使兇逆之人復肆其毒左氏曰齊侯侵魯西鄙謂晉侯不能也是故不貶齊所以深貶晉也當是時晉君幼冲晉權在盾盾果能數讓其君獨不能奉君以彰義討一盟於

扈討齊不果再會於扈討宋無功以討逆之辭爲縱賊之舉其何以昭示天下陳恆弑君孔子沐浴請討誠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伯主之謂何何徇利而忘義也夫晉權既在盾矣晉侯不能謹實使之今日之不討齊宋卽他日之不討趙穿也文十七年復書齊侯伐魯西鄙以魯從晉弗懈耳伐魯爲晉伐魯爲魯然則齊之視晉固蔑如也城濮之役齊秦未可猶恐不成攘楚之功今則以廢立不定西結秦怨縱賊納賄東爲齊侮而楚愈肆矣故楚書爵天下無伯齊以伐國兩書侯晉貫不競

賈治通鑑綱目前編類議卷十七

五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秦晉合而晉霸秦楚交而楚益強非秦自強弱人在善謀國者之能取接白叢之戰晉一敗秦軍秦卽歸楚關克而楚始好於秦鷓蚌相持楚享漁人之利晉之失秦非楚能奪諸晉也然秦晉毗連晉之結秦視楚尤易楚必通巴蜀然後秦楚交通不爲晉捍隔故楚自通巴人繞中原之背晉卒無如楚何而楚收秦之力亦甚捷滅庸以闢疆報吳以復國是也春秋時楚通蜀而獲秦助戰國以後秦滅蜀而楚在秦掌握之中巴本僻遠無與中國素不見經此特系巴人於楚秦下者明巴蜀爲秦

楚要害以見當時天下之勢也方楚既以大饑受戎患也庸卒羣繼陳帥百濮羣起而何之楚之不亡其勢岌岌卒能轉危為安反弱為強者內得謀臣之力外藉秦巴之援耳嗚呼以李宗韓岳將相多才不能救宋之不振渡楚得一為賈即能維苞桑之固故天下未嘗無才患有才不能用即用矣用而不終與不用同古今興亡可為浩歎且夫危急存亡之際強弱得失之分其實不容髮觀楚之不徙阪高而國以振晉竟失秦而楚資其力皆可為謀國者所法鑒也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十七

六

齊人弑其君壬齊州此陳恆也論語既斥指其名則無疑可關然易為書人史通謂弟子追書益非聖人筆矣左傳於庶人以弑紀公於密州則云展與因國人以攻也子思子弑父也楚商臣弑般春秋特正其罪何於莒侯展與不書乎改國人下以字為之字始於趙伯循諸儒多從之則庶其

密州見弑於國也以此釋經書人非弑於其子與展與之義究不若卓去病謂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其文以也其義已也因有二義蓋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義尤明通

前編原書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赤子倭左傳赤作惡前編從一名倭又作委

罪者獨莒吳薛子晉厲可廢晉靈何不可廢樂書可恕趙盾何不可恕然則曷為不目弑君之賊也子曰多聞闕疑今觀梓白遇弑傳稱公子鮑美而豎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國人奉公子以因夫人夫人使公田孟講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其寶賜左右而見弑於師甸趙伯循陸伯冲皆疑其無端然待死之理魏叔子亦以襄夫人乃周襄王之姊年老可知而欲下通嫡孫為疑即此以推見弑之由非昭然共斷他如齊商人則弑於僕御所謂賤者不足書也昔庶其莒密州傳皆言因國人之弑則黨眾而不能悉指也晉則大臣與嬖倖交攻州蒲之弑或不知出於誰手吳僚見弑膳宰猶僕御耳光雖欲算奪安知非如莒展與之因弑而遂立也弑道罪之極大而不可宥者其書國人而不目非賤者不足書則疑而未得主名者也稱國而不人閱文焉耳無他義也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十七

七

秋魯公子倭母嬴氏弑其嗣君赤及公子視自立其子倭是為宣公春秋魯君遇弑書公薨不地為國諱也日子卒何未踰年也齊舍未踰年而弑則曰君矣雖為國諱何不曰公薨毛西河曰新君諱之國史諱之在夫子有急難更正

齊公子商人獄
其君舍陸伯冲
本其師說曰若
未喻年之君被
殺而不曰君則
逆亂之臣皆以
未喻年而肆其
兇惡也深得春
秋誅亂賊之意
又曰晉奚齊本
不正里克又不
代其位故異於
此奚齊雖不正
何里克不諫於
前而聽荀息逢
君而立之乎不

者况書君書薨必耐主而禘廟一如閔公例而事經久
遠豈能追易此最得春秋之旨然則春秋書子今奚爲
而曰君春秋魯史也綱曰非魯史也仍春秋齊舍稱君
之義也仲遂弒君也稱嬴氏何且般閔之弒未嘗目哀
姜也曰慶父欲代其位哀姜爲之助是主謀者慶父也
嬴氏私事襄仲而以宣公見屬則久懷殺赤之心矣仲
之弒赤嬴使之也故春秋凡繼弒君不言即位宣元年
大書即位與桓同揭宣之篡如嬴氏欲立其子之意也
夫人婦者臨之以姑之詞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則無姑
矣夫人婦姜至自齊則有姑矣誅嬴氏侈然自大因喪
喪謂繼綱目訂編綱目卷十七

八

代其位者弒未
喻年之君可免
弒君之名乎此
大有語病不可
不辨里克殺其
君之子說見第
十五卷

巨室罔弗惟仲命是聽知當時舉國之人無與禦難者
而齊方弒君許立宜以親魯晉既不能討宋齊豈獨爲
魯討賊憲伯於此內無與助外無可告即辨僞命不入
計亦惟有一死而已何論君命哉然仲必出於矯命潛
殺未嘗不畏忌惠伯也其猶愈於宋蕩意諸之坐視而
死乎不書卒非春秋削之也杜元凱謂史官畏仲不敢
書而汪德輔之言所以發明斯義者尤暢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曷爲晉楚子而鄭伯書人著楚之強譏鄭之不義也厥
貉之次蔡侯嘗晉蔡可爵鄭何不爵蔡蔡於楚鄭則自
受盟於楚也鄭既以晉不討齊宋謂晉不足與矣晉受
賂賄而不討晉誠矢伯王之義而背之以從僭王之楚
侵掠中原鄭得爲義乎且宋有罪陳亦何罪且宋有罪
楚非討其罪君子是以知鄭之從楚自罹於咎而晉楚
之爭鄭鄭自爲之也救未有不善傳曰晉趙盾帥師救
陳宋而經不書救宋者當是時盾自知鄭以晉爲不足
與而背之也知陳無罪見侵而晉之平宋爲不義也故
張皇師旅先以救陳起諸侯示霸國恤鄰之義欲以懼
鄭而服之而宋不告焉不告則不書非舊史既書之而
夫子削之也先儒多以不書爲不子救宋果不予其救

宣四年楚子伐
鄭論者亦以爲

九

喪謂繼綱目訂編綱目卷十七

子楚而非春秋之旨五年楚人伐鄭荀林父救鄭不書亦謂不子其救至九年楚子伐鄭晉師缺帥師救鄭始許而善之持論宜此正同稱以爲皆非也告則不書不告則不書而已

是子楚之討宋也楚非以罪討宋而妄予之是假楚以猾夏之詞也晉實縱賊不討反救其難而故削之是爲晉文飾黨宋之罪也救未有不差然亦有直書而貶自見者果書救宋遂得爲子晉子晉侯伐衛攘楚之先聲也而書楚人救衛亦予楚之救乎是故下書會於棐林伐鄭首書宋公報北林之役爲宋伐鄭亦書宋人譏晉之數數與宋合然則善救宋正所以譏晉焉爾故曰不書非削之也又謂趙盾當國晉弱不競帥師多書人以貶晉今救陳之役特善而目之同是救也文七年救鄭以無功書人則救陳不克復合四國之君會棐林伐鄭數獲解被禽其有功乎無功乎僖以前大夫帥師書人文以復其帥師稱人者赴告之略也

續通志卷十七

十

甲寅六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羊斟以羊喪師子公以鼷弑逆飲食之微致構大難易曰飲食必有訟其幾如此可勿慎歟羊斟子公罪不勝誅獨怪鄭靈華元當軍旅宴享之際竟以嬉侮召禍就令受侮不敢逞而親爲僕御貴則國卿無禮馭之軍政何以肅國體何由尊施之君子則慢賢以速其去施之小人則府怨以啟其亂從來兇豎久蓄逆謀動借細故

以藉口爲人上者奈何弗敬鄭恃楚爲援敢背晉伐宋其端實自晉啟之曰及若宋有取伐之道而罪之者罪宋所以罪晉也大書帥師兩軍悉敵而晉之庇宋鄭之倚楚其義自見曰敗績曰獲見晉之兩伐鄭而無功鄭一伐宋而大捷當時從楚之強而晉實無能爲也

續通志卷十七

十一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自棐林之會至是晉師三及於鄭矣卒不得志夫既不能以義服鄭復不敢以兵加楚傳曰無瑕者可以戮人縱齊宋之賊而以賂成是故罪莫甚於黨逆義莫醜於納賄晉伯之衰盾爲之也猶曰益其疾而去之雖言或作中亦自知不競爲此羸人之語耳觀其討齊宋而陰爲定君納捷苗而假言從義救陳而大張其事欲以招攜結秦而恥於謝過姑從左計君子於是知盾之居心無往弗形其僞令狐之詐尤其顯然者也然則事幼主而徒驟諫彼豈不知驟諫之言必不入乎不誠未有能動人者無亦作示愛君之心而分君以不從善言之過而已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泉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是鳴呼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而罪莫大乎弑君其大書

於策以暴其惡於萬世者皆實得其情非若疑獄之可
出人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書曰罪疑惟輕夫
毀譽之於人聖人猶不敢妄加罪或可疑則從輕而不
置重典聖人於此豈忍鍛鍊周內使人袍不白之冤而
日將以謹微爲後世戒哉且夫春秋爲懼亂賊而作耳
而以謹微故並使非與聞弑逆者亦爲法受惡則亂臣
賊子反得侈然援以自庇而圖售其奸後之人亦謂當
時責備賢者此固良大夫爲法受惡者也是春秋之作
祇得防畏罪曲謹之人而元惡大慝詭謀陰賊者皆可
潛肆而無所忌則惡在其爲春秋也然則謹微之說非

歟曰否魯叔牙弑械成實未見諸行事公羊子所謂今
將爾季友鳩而殺之春秋不以友爲非此謹微之意也
人臣無將將則誅之也豈不與聞乎弑必使之爲法受
惡而謂之謹微乎吾於趙盾之弑君知天下元惡大慝
終不能飾非而逃法也弑君者穿也而曰盾何史狐曰
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爲盾實弑也顧有
爲盾解者曰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此春秋之通例
是故罪盾以不討賊則可而必以爲與聞乎弑豈春秋
責重正卿之義乎曰此盾所以亡而穿即弑穿弑而盾
即反也靈公挾其欲廢已之嫌又苦其專政之偏也歟

欲殺盾觀提彌明趨扶而下搏犬而死則鉏麇觸槐之
後盾無日不有成心然而不於此時去國全君臣之誼
俟靈輒禦公徒甫得脫走而穿之甲即起於桃園若突
乘其不備者其弑械之成匪伊朝夕故不亡於鉏麇行
刺之日而徒避桃園之迹示已之不與聞此盾之自爲
得計也就令不忍遽違至急而圖免而倉卒間變猶必
披髮荷戈反鬪而死公山不狃魯之叛臣也且曰君子
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是雖越
境聞變亦當奔命况未出山乎而反令手刃故君之賊
迎立新君豈無他人其處心積慮罪狀昭然矣而猶曰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將誰欺然則越境可免乎曰不
可盾必不越境也君將殺已可去而不去豈欲殺已者
已死而肯去乎就使出境以避禍以若所爲其與吾僕
來奔一間而已討賊可免乎曰不可盾亦必不殺穿會
司馬昭肯討賈充乎就使討賊自文亦如司馬之殺成
濟魯之討爲氏有死者耳吾嘗論盾之心無往不僞矣
前日之討齊宋也欲以安晉靈忌已之心即今日之僞
亡實以懈晉靈防已之意其受宋齊之路而爲之定君
也諉諸弑迹無憑即預計今日自爲之地故董狐良史
推其逆惡之不可掩也括兩言以誅其心如謂身爲正

卿當爲法受惡爾則凡弒君之國皆有正卿舉皆可恕
 春秋獨於盾也必從董狐耶或又爲之解曰統言事而
 論傳稱變書中行僂實使程滑弒君矣而不書書僂論
 者謂當時無董狐直筆史官畏罪不敢書然則春秋詳
 略非從史官乎嗚呼是聖人筆削之書直同鈔胥而已
 史官畏罪不書而春秋亦從而略之者如魯殺叔仲彭
 生之類是也爲國諱也彭生爲子赤而死諱子赤不得
 不諱彭生也若列國之事雖從赴告然必合簡書策書
 以定其權衡非徒取之傳聞也所謂疑以傳疑信以傳
 信子不云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則取策書而附以
 所聞之異所傳聞之異不無從而爲之辭者晉厲之弒
 稱國不日必當時未得主名所在不然夫子何難補國
 史之缺而書書原趙盾之心而目弃也他如鄭伯髡頑
 楚子麇濟侯陽生則經傳各異讀者求其義不得遂創
 爲赴以弒則書弒赴以卒則書卒之說此因傳疑經之
 顯然者也試問弒君謂之大惡也魯史且內諱誰肯以
 實赴於諸侯雖晉史所無則夫子不敢益然如魯君遇
 弒卽諱晉公寔猶必變文不地以示義使鄭伯髡頑之
 類之果弒而殺之是愈謂奸賊掩飾之謀以欺後世也
 未得主名亦當如晉厲而已弒君大逆豈他事比詳略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七

十四

祇從赴告耶或又爲之解曰讀春秋者盾之事則取信
 於傳反復前後而證之而盾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
 越境乃免非夫子之言乎會與閻乎弒者可謂良大夫
 乎曰春秋之義考諸經而參諸傳可也傳有疑信折衷
 於經可也且謂盾良大夫非夫子之言先儒辨之詳矣
 而必以左氏所引據以爲信不惟不能讀春秋且不知
 讀傳或終爲之解曰左氏去春秋不遠子知舍傳而信
 經乃從後儒而疑傳豈左氏亦敢誣聖也曰不然也所
 謂傳聞之異而左氏不察也孟子之時所謂去聖人之
 世若此其未遠也然而主癩疽與侍人瘠環且有誣其
 事者何況於言使孟子亦如左氏之不察也則謂夫子
 真主癩疽與侍人瘠環可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七

十五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瑄鳴珮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定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觀兵問鼎無王極矣而謂楚欲撼周傲然有篡奪之心則未嘗詢其世而得其實也若夷狄相攻中國之禍楚子伐戎為周室幸以是為春秋原心恕罪故無貶詞其說尤謬使楚子伐陸渾而遷之還其地於周是則可子也乃肆然耀武畿內何幸足云或楚遽滅陸渾而縣其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八

一

地以楚之強豈陸渾比驅虎進狼未足為喻亦何福於中國也然楚雖強橫不敢撼周而奪之者當是時晉霸雖衰仍為中夏所倚仗使一旦攘奪天下之共主縱全師南反亦為敵國之資楚雖愚亮不至此不然秦與周為近何俟戰國之末始篡周而有之耶徒擁虛名於諸侯之上周所以弱而長存者諸侯環視即甚不臣不敢先動也豈王孫滿區區口舌能遏其大欲哉且楚得鄭矣而釋之縣陳矣而復封之其不與江黃六齧等者以陳鄭皆伯主迭盟之國猶不遽滅而欲服之假仁義以爭強中夏况周室乎然則伐陸渾夷狄相攻耳夷狄相

攻不書此其書何為觀兵問鼎書也其觀兵問鼎奈何楚之意以為所稱中國盟主者以能權楚尊周也而其所以尊之者皆竊其名而無其實吾於是焉為觀兵周疆而沒如我何示中國之無伯云爾恥晉也非窺周也若是則楚無罪乎曰人雖無弑君之心而弄兵於君父之前則已目無君父矣不書觀兵周疆者為周諱也直書楚子著其強也使人知夷狄相攻不書而書之者義有所在也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躬是為襄公堅立

歸生之弑鄭靈晉從耳曷為舍宋而罪歸生歸生弑之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八

二

也弑逆之事有被脅從而權不足以制賊者胡氏所謂司馬亮沈慶之之類是也有權足以制賊而反若為所脅從者鄭歸生是也歸生與宋相比必歸生先晉逆謀然後宋借小憤以窺其意觀晉老憚殺之言彼視其君直如俎上肉宋恐其濡忍不斷反相罹於禍也故以諸諸君者脅之使懼而速濟其奸不然果無是心則宋之言不敢入亦不敢譖焉有與之謀而不駭異聞其譖而不以為害已也是故歸生之脅從先授人以脅之之權左氏曰權不足非歸生之權不足以制賊也彼有承其志而反用其權者也論者謂春秋定為戎首所以戒大

臣不能持正而輕徇人此仍權不足而被脅也非春秋特書歸生之旨吾謂歸生之秉鄭權猶晉之司馬也公子宋之助成其弑猶司馬之賈充也但充爲司馬私人宋則歸生比肩而同黨故濟逆之術不同厥後鄭人討亂斲歸生棺而逐其族則歸生首惡在當日已無可諉矣故曰歸生之脅從先授人以脅之之權也

冬楚子伐鄭

自宣三年至十年楚侵伐鄭者凡五而是年及九年十年皆書楚子而不人論者特以是年鄭有弑君之罪伯主不能討故春秋子楚之能伐也然九年十年之書爵則又何說乃胡傳逐次解釋必以是年爲聖人所許以強爲之說試問楚之伐鄭討賊乎抑欲其背晉從己也趙企明既明知楚志在得鄭非爲討賊而來矣而謂兵之壓境未必不以是爲詞聖人因其詞而權與之就令楚以是爲出師之辭而假名以宿夏聖人反受其罔而妄許之亦何足以爲褒貶也雖經旨深微或難窺見然卽聖人所自言其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况筆之於書爲萬世傳信者哉聖人之道顯然昭明矣事強爲測度以稱子爲子楚不但失之鑿且失之誣不可不辨者然則曷爲書子曰或人或爵皆從舊史原文直置之不論之

養浩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八

三

原缺第四葉

陳歸於蔡王人子突救衛季子來歸之類此皆特筆未可概以爲論也劉原父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字然則大夫書名者常也其非特筆而字之者安知非三命之卿例可書字故仍舊史原文字讀者當觀其事論其世而義自見毋徒執一說而輕爲擬議也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子午嗣

是爲戚公

陳靈淫於夏姬其於徵舒君臣之義絕矣然猶以弑君書者徵舒不能防閑其母而株林之刺穢德彰聞尙晏然不知恥忍食其祿是君之也君之則其書弑也固宜然則陳靈無責乎據事直書罪各不可掩也嗟夫徵舒既不能防制於前亦惟棄官遠遁而已

養浩通鑑綱目前編編議

卷十八

五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子

入陳而後殺徵舒也先書殺徵舒者何春秋爲懼亂賊而作見弑君者人人得而誅之也非子楚人先揭斯義以爲世之如徵舒者警也楚能以義討徵舒奚爲其不可子楚入陳而納孔儀是假討少西而利陳之土地也連類書之義自顯然論者乃謂一旌其義一著其惡同一役也而褒貶參焉豈筆削之權衡哉然則楚滅陳而書人胡文定謂美其討賊之功故從末減其然乎曰否

楚滅陳而復封之未嘗終縣之也且不子其封則不可言滅也故止言入若然則陳不書滅矣而明年入鄭曷為乎書圍非文定所謂取大節略小過見誅亂賊之為重乎曰尤不然也鄭人討幽公之亂既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矣當是時尚何辭於討鄭耶亦以憫鄭人登陴固守力屈而破故大書曰圍見楚非能粹然入鄭倘晉篤恤鄰救難之誼則鄭尚可支云爾或曰許楚之釋鄭與人為善之意此亦非經旨豈以楚肆憑陵頻年猶夏欲假義以爭雄長而反以為善哉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十八

六

是役也議者辨難不一莫謬於貶晉子楚之言而專罪晉之從政者為最得之然則晉不可戰楚乎非也楚之強橫視晉文之世為特甚於此而不戰惡乎用戰晉可戰矣曷為乎罪之戰緩且敗也非以成敗論人罪其所以致敗也楚師圍鄭時闕半年不早出師壞楚懷鄭以服諸侯之心迫既破而後圖之何益於鄭罪一也成師而出軍無節制偏師擅動莫可誰何罪二也軍志曰知己知彼然後能軍又曰以我致人毋人致我又曰有備無患又曰師克在和今楚能料晉必敗而晉不知楚能致晉而晉為其所用二憾既在而不設備眾議紛如而

莫知適從罪三也祇知分過以便己私不以社稷為重欺君殘民不忠莫甚罪四也兵凶戰危視若兒戲墮霸圖長戎狄罪五也是故城濮之役書楚師敗績嘉晉之能攘楚而與其伯也邲之戰書晉師敗績惡楚之憑陵而傷桓文之不復也罪晉也或曰先穀以偏師濟當軍法從事然剛愎自用召之必不來誅之不受命則奈何日嚴軍以備待其遇楚而慶戰也乘機而突擊之因勢而用之若狼贖馳秦師而後從之在當機者之妙用其權耳雖然豈可語不知兵之林父哉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十八

七

伐陳討貳也救陳背盟也誰帥衛師孔達也誰與清邱之盟亦孔達也而達乃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毛西河謂在清邱為叛盟在垂隴為守信孔達直以其身徇此行矣是蓋善達篤守先君之好致死不避者也余謂孔達直一妄人而已以垂隴之約為必不可忘則清邱之盟不當與以為大國之我誓不與盟必觸其怒則救陳以自貳不尤激其怒乎胡文定責其棄信以危社稷誠非刻論備達不死晉必加師於衛是則召禍者達也均之死也與其死於叛盟孰若先死於不與盟之為有辭也且救陳無益於陳而見忌於晉謀之

垂隴之役在文公二年

不滅進退狼狽自求必死曾謂之以死存國哉春秋書衛殺孔達不去其官者何達自召禍知不可免而自殺衛人因以是求說於晉而告於諸侯且以其有利社稷之勞室其子而復其位也謂之衛志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於是薦食上國若火之燎於原其汲汲於宋者將以窺南北之勢也文定不察屢責宋以自取亦偏而苛矣雖然伐陳尊伯主之盟救蕭駕唇齒之患楚人來伐罪在楚也而以不假道之故謂鄙我亡我也伐我亦亡遂殺其使以激怒於楚是猶虎狼過前可避而不避獨身徒手追搏而攫其怒以待其噬也其不立死於爪牙之下者幾希當是時陳鄭屈服於楚宋當中國門戶知楚以藐我者為覬覦之端也正當忍小憤以就大謀勤政恤民自固吾固嚴兵扼守以備不虞外柔順而內自強此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之意也華元柄國大臣計不出此今日之殺申舟與昔日之食羊而不與羊對皆喜怒愛憎之私有以蔽之爾是故無識無量而欲與人家國吾未見其不敗者然則春秋於此獨不罪楚乎曰否楚之罪將不勝誅而是役也宋為不善處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目 卷十八

八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目 卷十八

九

陳止齋曰凡平不書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必宋從楚楚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故春秋於此特致意焉然是役也宋雖僭未嘗如陳鄭之服從也楚雖久圍宋都亦未嘗破其國而入之也若是則曷為乎書平病晉也其病晉也奈何汲汲於爭鄭而郊敗不振宋被圍九月楚亦食盡兵罷不於此時乘其懈而擊之雪郊之恥挫楚之鋒使天下翕然懷服知霸圖之復振也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庸人失機如伯宗者何可勝道彼蓋鑒於郊之一敗不敢與楚較故斯言一出以晉侯發奮自雄之志徒爭勝於赤狄幾使中原鼎沸不暇一顧則當時南北之勢概可見矣當是時楚雖恣橫天下未嘗不倚晉為向背觀於解揚致命不過虛言然且易子析骸固守以待況整軍而出何至使宋踰情求恤俾楚得假義退師如封陳釋鄭有辭而返也曰及楚人平自宋主之也晉救不至不得已而然也皆書人平在下也論者疑華元夜登子反之牀若出於預聞何必以夜若以計潛入何難制其死命以是為左傳失誣之一證然賴韋濟變之言則元實有不可行其劫制之勢者余謂當以公羊乘理相見之說於當時事勢為近

魯初稅畝

書初何志變法也浸而作邱甲矣用田賦矣取於民者日益增而魯之公室日益窮三家乘機竊柄蓋有自來有國者何侵削其民而驅之反為權奸收拾人心之資也其始祇求富國而不知富民卒之君民交困而國以敝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聖賢經國大計無易乎此者嗟夫三代良法美意至周公定制而愈備論古者以壞先王田制歸罪暴秦而不知滅裂於秦而作俑自魯身為周公子孫而遠違王制變祖宗成法以酷取於民若魯宣者其罪可勝誅哉稅畝之說公穀以為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杜征南則以為既取公田復稅私田什之一是什而取二矣引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為證則杜說為長

齊魯通鑑綱目編纂卷十八

十

晉侯會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為清邱之盟不足聯結諸國故復為此會殺梁所謂同外楚者是也以為同有伐齊之心則事後揣度耳當其徵會之始安知齊之不至哉是役也卻克實使於齊因婦人見笑怒而先歸請伐之晉侯弗許論者謂范武子實抑之既而恐其志之不逞故假以權使怒洩於齊不假之權則怒齊之憤不洩而亂生於內以為得通權達變之道又謂身秉國政而徇人之私義所不出故置

身事外聽其所自為又謂必卻克而後可使逞志非卻克則不可武子加楚子文一等矣此尤成敗論人者皆震於武子之才而謬為之說也余謂齊果當伐則義不可抑齊未可伐則戒以忍小憤而不可殘民當沈幾以待其變豈不可以息獻子之意他日蓋之戰因齊數侵伐魯衛魯衛頻來乞師然後大挫其鋒所謂伐大國以立威正霸王字小恤鄰之義矣况泉北之同齊為大齊既武音與楚伐齊之舉所以遏南北交通之勢吾意武子見必及此特乘卻克之怒知其可以用也故抑之以著其憤而不使遽洩然後授之政柄使任既重而不敢自輕著其憤而不肯自輕則一出而能有成功此武子之志也然所以不用之如前所云而委曲以行之者蓋即前日欲秦懼晉以求復己之故智也士會始終一權術人而已

齊魯通鑑綱目編纂卷十八

十一

魯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觀於此而亂臣賊子可嗒然自喪矣弑赤而立宣者仲遂也始也仲遂藉三桓以濟奸謀繼而歸父惡三桓之偏欲去之而反喪其族小人之謀以利合者必為利害未有不發其覆而相攻擊者雖弑君之惡歸父無與然因襄仲之立宣也而有寵則挾其父有弒戴之功即去

三桓而三桓猶在也三桓竊柄罪所當去而魯宜倚之
以成篡奪先示人以瑕而欲擊人之瑕難矣况以宣之
昏庸歸父內無與助而欲求援大國輕離君側抑又殆
矣然則歸父還自晉傳以爲善之者何也曰據事而書
魯事可概見云爾非善之也

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齊
郕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當是時齊既與楚合兩強交虐則中原諸國愈不可支
而楚勢恣橫其鋒未易驟挫伐齊以弱其所與亦當時
大計有不容緩者獨是魯衛乞師皆非君命而又以獻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十八

七

子慎齊主於其家邀晉侯之必許皆以臣下制君命也
故內列諸卿繁文以示貶且討齊之罪雖以伐魯衛
爲辭而既敗齊軍必欲質其國母以堂堂問罪之師實
爲權臣報一笑之辱陋矣晉之不競匪伊朝夕幸而大
挫強國莫可復振霸圖然而八百乘之眾不敵賓媚人
數語是惟義不勝私何以服天下何以遏楚氛故不轉
瞬而十一國之君臣私從楚而盟於蜀矣是役也晉懲
邲之戰以和制勝而齊以驕於取敗蜀滅此而後朝食
與今日必無晉矣其輕敵同而齊之挫衄爲尤甚何者
城濮之役晉祇求一勝而此則蓄其憤借端而盡洩也

故城濮以機謀勝鞌之戰則以銳氣勝嗟夫一笑之烈
齊幾覆亡其國辱之於人也甚矣郭汾陽每見客姬侍
環列獨虛杞來謁盡屏而去之蓋以杞之貌異恐婦人
一笑以取禍也其亦有鑒於此乎

癸酉十有九年宋共公元年 衛定公元年春晉侯會宋公魯侯衛侯曹伯
伐鄭

魯衛既倚晉敗齊冬楚爲鞌之戰故與鄭師伐衛遂侵
魯至於楊橋故爲蜀之盟也故晉合四國之君伐鄭以
報之左氏以爲討鄭之役毛西河深辨其誤是也然當
是時宋衛之君皆未踰年西河以是役魯爲政而衛副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十八

七

之不當以非禮顯咎人國故隱而書爵此謬之尤謬者
也就使魯王是役而宋衛實從豈得以本國之故沒人
之喪而掩其過春秋會盟征伐其列書諸侯之爵而參
書某子者多矣獨於是役也而隱之彼實子而書爵
是因魯而許人忘父也且以書子爲顯咎人過微以上
書宋衛之君之卒而下書葬則書爵者誰任其咎乎此
與成四年鄭伯伐許同例若高息齊謂鄭罪當討正諸
侯之爵以示義家則堂以爲春秋所嘉余謂鄭雖當討
而宋衛不當從衛急於修怨而不以親喪爲重宋則更
無謂矣是故晉不先救衛魯以遏蜀之盟事後而區區

伐鄭復使宋衛背殯越境雖曰討罪不能無譏特於宋
衛變文從而書爵以見晉之失機陷人於不義使忘其
親也敗不書以爲尊諸侯非也晉侯與焉春秋爲內諱

族姪孫熊光
男鳴珺鳴珺校字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卷之十九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簡王

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當日情事未知所因謂何若地有襄莊
遷都乘旺氣此後人之論乃文王遷鄭武王遷鎬非迫
於不得已如太王遷岐者又何僕僕不憚煩然而公劉
之度陰陽相流泉蓋未嘗不擇地而都也韓獻子土厚
水深諸言頗合斯義其非諸大夫沃饒近鹽國利君樂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十九

一

之議而進以國饒則民驕伏近寶公室乃貧至理名言
建國者當奉爲圭臬觀於商之屢徙雖曰避河患大抵
皆趨沃饒而耽逸樂世家巨室競相驕奢各樹黨援故
盤庚不憚勞役再三誥誠復歸於毫而後獲安可知也
然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而成帝業
孔明王佐之才隆中規畫未嘗不以民殷國富爲藉手
之資者抑又何也開創之基以富強佐仁義久安之策
以儉樸杜驕淫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成二年盟於蜀中原諸國幾胥而南服於楚矣然豈諸侯之得已哉蟲牢之盟雖反鄭於久畔晉勢似稍振然因宋辭會輒命魯衛一再侵之且合伊維陸渾諸蠻戎以伐與國攘夷狄之謂何命衛出師矣敵其不保而欲襲之幾何不自相攜貳也是役也差強人意然兩侵宋茲衛疑而諸侯仍會師同盟者所謂同病楚也然則蜀之盟誰實使之使晉果篤恤鄰之義以懷服諸侯桓文之業此其時矣強而致之不若因其勢而用之也書楚公子嬰齊帥師著楚氛之熾也書晉侯合八國之君大乎其救之也書同盟眾志也蟲牢之盟亦曰同論者以爲譏諸侯忘天子喪急於盟會非也蟲牢爲譏馬陵亦譏乎春秋諸侯之無王譏不勝譏矣十一月天王崩十二月盟蟲牢卽不特示貶詞而義自見也

吳人州來

春秋之世王綱不振所貴乎桓文者以能攘夷狄而尊周室耳當是時晉霸雖稍衰楚勢恣橫實甚中國諸侯交病於楚然未嘗不欲倚晉以爲因使晉君臣同心一德以至紹先烈天下事固大可爲乃誤信巫臣之計通吳以撓楚狄之戰陣楚雖疲罷吳亦駭駭乎駕凌諸夏矣是欲攘夷反授權於夷也宋偏於遠而借助於金見

困於金而借助於元此本巫臣陋計而重膺其禍者雖吳強不久而於越出是鴟張皆此時有以啓之也一書伐邲再書入州來春秋蓋謹於其始其旨微矣獨是巫臣疲楚爲己私怨知晉之必行而言之可入也譏除之人每投間隙俾墮其術中而不知然天下大勢乃以一淫婦兆其釁吁可畏也哉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前編於定王十年因史記趙世家大書晉屠岸賈殺趙朔於下宮滅其家史記固云殺朔及同括嬰齊矣而是年又遵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果信史記耶則

春秋爲聖人手筆之書同括固未嘗與朔同死必取信於經則史記所云同括與朔並死顯非實事而下宮之役亦不足憑乃必兩書其事何耶屠岸賈滅趙氏一事孔仲達已闢其謬呂成公汪德輔諸儒宗其說者甚眾近世趙雲崧辨之尤詳而篤信其事者則以說苑經世二書與史記符合爲據耳豈知二子亦如馬遷之好博不暇論其世而衷之理耶雲崧曰以理推之景公並未失國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宮生子賈何人敢向宮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况其時有欒武子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共主國事區區一屠岸賈位非正卿

宋元豐中追封程嬰為成信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絳州此亦借追褒之典以為世勸者此議出於吳處厚處厚蓋進御即除將作丞洪容齋猶議其所

後幾何胎笑無極

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皆論世卓識非逞臆說以翻前賢者比也即就說苑而論王伯厚嘗舉其所載咎犯屈建介子推荀息諸事時代差外顯然可考而讓子政博極尋書何述紀之誤矣說苑等書不足盡信亦無待辨者顧如公孫杵臼程嬰所為雖知其事之謬猶多樂道之以為勸者義烈之動人也而綱目為傳信之書若所書下宮之役及簡王五年晉程嬰滅屠岸賈復趙氏二條皆當刪疑者闕之可也噫以趙盾當時固赫赫於晉國而以一淫婦故幾喪其家絕其祿此弑逆之報昭然可為鑒戒也韓厥之言曰成季之勳宜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議卷十九

四

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夫衰自從亡以至定霸誠有功於晉者彼盾者晉之亂賊也而可謂之忠乎

已卯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鞏之戰晉既使齊反汶陽之田於魯矣乃因齊事已又使魯歸齊汶陽之田既而愧己之二三其德恐諸侯之我貳也同盟於蒲欲尋馬陵之好以要之向既懼楚之不能獨制則通吳疲楚矣又與吳爭鄰然不得不與吳以先奪楚援也是役也將始會吳而吳人不至晉之為霸不可驟見哉然則曷為書同盟著晉之反覆自貳於

諸侯而欲彊諸侯之同己也惡晉也其與蟲牢馬陵無異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而義各見也論者謂吳不至會吳之為警久矣不敢遽列於諸侯豈當日情事耶吳窺晉之不足以服諸侯將有爭衡上國之心不屑為晉役也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於是役最為不義稱人以貶罪無可辭胡文定謂不以王命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此以理責之也許崧老謂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此以勢責之也高息齋謂鄭悔過而躬朝於晉已知前日之失自服其罪矣晉當舍其前失待之以禮可也此以禮與情責之也然而鄭無罪乎曰有貪重賄而背盟也不貶鄭何也晉無可恕則鄭之罪可原矣兩罪相較著其大者書欒書帥師書伐不加貶詞楚人侵陳以救鄭則削而不書汪德輔謂存晉而抑楚然乎非也備書伐鄭之詞於執鄭伯下者明晉軍旅之彊足以字小恤鄰而徒為洩憤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議卷十九

五

陵弱之舉莒潰而不能救鄭雖貳而復朝執君戮使而伐其國正所以深罪晉也如曰存晉則下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亦與楚平列國與師與被伐之國告則書不告則否楚之侵陳安知非因不告不書也且楚侵

官上皇得表衍
律不能食欲不
歸羣臣表至乃
大喜及還至鳳
翔命悉以甲兵
輸郡庫然則父
子之間猶別嫌
避疑如此

陳以救鄭耳師未及鄭遂自陳伐其苦亦晉與國也同
一役也胡不並抑之而不書乎文定亦謂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似也然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
伐衛為攘楚先聲而書楚人救衛毋亦子楚有能救之
名乎

鄭人圍許

喪君有君之說實一時濟變之權子金於晉患子魚於
宋襄元咥於衛成叔申於鄭成于忠肅之於明英宗雖
事勢有不同率操斯意以復其君若執券而得者然子
金子魚于忠肅皆能身繫社稷安危先固吾圍可戰可
守使敵國知吾有備而不可動搖非漫然虛張也元咥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十九

六

奉叔武受盟叔申為將改立君者此不過隱示其意耳
而元咥以殺其子禍及叔武叔申見討與弟駢戮初亦
忠於謀國而反見疑何哉與君未有成謀非如子金之
教之言子魚之奉命歸守也然而宋襄公釋乎執走之
衛猶未嘗不疑於子魚于忠肅不免殺其身論者謂有
幸不幸焉吁此正君辱臣死之時舉國倉皇僉王側目
而何大臣當此所以轉禍為福社稷無殞者安危在呼
吸間耳遑恤吾身利害哉且夫大利所在嫌疑生焉勢
使之然也子金之能終始無忌所卜立者君之子父子

唐肅宗表請上
皇東歸自還東

之情不同於兄弟能以國讓今古幾人故衛成聞詠立
殺咥子角推其居心即不有詠於前其歸而不釋於咥
與叔武也必矣叔申之禍由子如得聞其謀而立矯議
者謂初立太子髡頑則無憾於成公又譏叔申機事不
密若使敵國聞之君固不可得反奸人得以起釁而興
亂夫叔申豈真能改立者抑謂吾有所不懼云爾余謂
責叔申既創此謀不預防子如之誤立則可不使敵國
聞之則所謂喪君有君之意何以使敵國索然於徒執
其君之無益也獨是叔申此舉不能如子金之征繕有
備而反與師動眾以陵虐小國且爭立內亂其不為敵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十九

七

國乘機掩襲以取滅亡者幾希能歸其君亦云幸爾吾
意叔申為人必小有才而輕舉妄動安能與陰飴甥諸
人比論哉
夏晉侯魯侯衛侯會于瑣澤
此事經傳互異諸儒論說紛如究非確義也左傳謂宋
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
信如傳言則是會也宋何以不與鄭伯既聽成矣經何
為不書且楚亦未至何以云成故也經書魯衛而傳竟
闕如則又何說按華元合晉楚是年夏五月晉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偃盟於宋西門之外既而卻至如楚聘且

國君必書大夫或日其人或有與會而或書或否者有總言諸侯多承上文而然

若十三年伐秦不書劉子成子則別有說

前編原以合成與會瑣澤連書

然經傳已互異故折書之

前編亦以晉楚之盟春秋不書為疑果瑣澤之會合晉衛聽成則宋西門之役及晉楚交聘赤棘之盟當無不告史何以不書如謂春秋弗與而畧之此特兩國之好非天下大變也抑知襄二十七年宋之盟向戌實躡華元而為之家則堂所謂諸侯北面楚庭實兆於此春秋謹始豈畧而不書顧必於瑣澤隱約其辭以序後人之惑也西門諸盟晉實不告魯不與聞故舊史弗錄魯與瑣澤之會斷非為合成可見也華元此舉亦窺晉已不競諸侯苦於役從因其歸鍾儀以求好也乘機而迎合之然而子反日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合成之初已出此強強不遜之語管仲有言我狄豺狼不可厭也是故和戎之策必吾力足以馭之而後可行不然徒見敗盟啟侮而已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錄卷十九

八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錄卷十九

九

多解體家則堂日使諸侯北面楚庭其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然傳言與經既殊不相涉何必為是穿鑿之論而過於深文也若呂大圭為伐秦起文之說毛西河以為士燮盟公子罷於宋之後會瑣澤以合魯衛使聽成焉則又附會而未足為據者蓋伐秦諸侯不止於魯衛而聽成實有鄭伯何舍鄭而特書魯衛乎今晉為此會其所因謂何左傳既與經異而公穀又無傳可證者姑不必別求其說強為之解夫子不云乎多聞闕疑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然經傳已互異故折書之

傳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國許遂有專意亦非繼事也不日自王所王已出就諸侯上文天正狩于河

前編亦以晉楚之盟春秋不書為疑果瑣澤之會合晉衛聽成則宋西門之役及晉楚交聘赤棘之盟當無不告史何以不書如謂春秋弗與而畧之此特兩國之好非天下大變也抑知襄二十七年宋之盟向戌實躡華元而為之家則堂所謂諸侯北面楚庭實兆於此春秋謹始豈畧而不書顧必於瑣澤隱約其辭以序後人之惑也西門諸盟晉實不告魯不與聞故舊史弗錄魯與瑣澤之會斷非為合成可見也華元此舉亦窺晉已不競諸侯苦於役從因其歸鍾儀以求好也乘機而迎合之然而子反日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合成之初已出此強強不遜之語管仲有言我狄豺狼不可厭也是故和戎之策必吾力足以馭之而後可行不然徒見敗盟啟侮而已

夏五月魯侯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遂會伐者何以為自京師會伐也會伐曷為自京師因伐而如京師故日自京師也會伐爾曷為言遂遂者繼事之詞此之云遂者遂其初志也自京師不言遂則若衛王命以出後之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得藉口以自文也自京師而言遂知征伐之權不自天子者諸

陽若王目狩諸侯因而朝之耳

則編書衛定公卒非是當遵春秋書名諸仿此

侯無王之罪也劉子成子實從不書諱歟關焉衛惡知其闕也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自是尹單會伐不一書且如伐鄭齊國佐以大夫並列而亦書翟泉之盟王子虎與列國大夫並書人何獨於此而諱之而以爲伐秦不書劉成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伐鄭游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然既大書曰自京師日遂是不與其請王師且非專行入朝之意可謂微而顯矣豈於伐鄭則罪其瀆王臣於伐秦則沒其殺王師同是會伐而彼此異說非深於求經而反失經旨哉然則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不書王叔桓公何也魯

不會伐待告而書彼或不以王叔告則不書也又何疑焉是役也秦敗績不書毛西河曰因其已闕而故闕之冬十月衛侯臧卒子衍嗣是爲

論者咎定公不以大義辭林父之歸爲不能君顧定公如晉晉強見林父定公不可卻擊送林父而見之則欲辭其所以隱忍而復之者因定姜之言也然則林父卒至逐君入戚以叛其禍實由定姜耳胡定姜能知其子衍之敗衛國而不知林父之不可制明昧懸殊若此此蓋偏於強晉一時權宜萬不得已也使衛術卓然有爲以攝權臣之志雖孫寤專恣或不放逞晉悼猶昏聩耳

實行通鑑綱目卷十九

十一

諸臣雖強不敢不聽命於新迎之幼主豈非由君之自振哉定姜曰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而衛獻之亡也魯使厚成叔弔於衛歸語臧武仲曰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能無歸乎則鱗之才可知矣獨怪定姜以知子之明與定公之克納其言也而不蚤定大計進立賢之策以安社稷何耶毋亦天禍衛國有莫或使之耶

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

讓國賢乎曰然伯夷叔齊所謂古之賢人也今子臧以諸侯將見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大書曰辭不受亦以讓國爲賢而許之也曰否當受而不受不可辭而辭也

推子臧之心以爲諸侯既執執負芻而立已若已受之以有其國是利其執而奪之也以是爲守節而已嗚呼此別嫌以徇名者之所爲君子弗尚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子臧豈不知國人之惟己是從也不率國人以討賊昭大義於天下而徒以潔身違亂不恤社稷賢者固如是乎若以國人從已討賊必奉已爲君跡近於爭奪則謀於老成定所宜立使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然後退居私邑明己之無私誰得諫其後者既不能爲而諸侯固討賊矣國人從之諸侯立之上慰昭共文宣之靈下洽舉國臣民之願豈不名正

實行通鑑綱目卷十九

十一

言順卽都不欲爲君蓋亦擇賢以請於諸侯使見王而立之矣不可遂其潔身自好之私而爲安定社稷之計也乃諛不出此既出奔矣亂邦不居可也願徇晉侯之言反國而復負芻是庇賊而已雖致邑與卿不出何益君子謂子臧之辭也味乎義其反也戾乎仁終綱目書辭不受多美詞然有詞同而義異者此類是也

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前編於出奔晉下書復自晉歸于宋茲遵春秋原文以別於襄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人入此書歸逆順

之詞不同而覆書華元不省文謂故繁文大之也

公羊傳注引春秋說謂晉人理其罪宋人反元而宋山故胡文宗亦以爲國人與晉許之討而後入

華元奔晉及河魚石止之而反未嘗實奔也未奔而言出奔且曰自晉歸者何也以爲得出入之正而許其能討山也然則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豐卷與元之歸而討山也將毋同易爲不書未奔則不告不書也元亦未奔爾而宋以告告而非實而書之詳何也華元嘗合晉楚之成自知其善於晉可以爲援也且多大功國人與之魚石不云乎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是則華元甫出宋人必怨桓氏之逐之也而告於諸侯明矣元由是而內藉國入外倚強晉雖以桓族之強而莫之敢抗故如宋人之告且大書自晉歸於宋若得請於晉實許其討賊也者復書宋華元明華元之係於宋而宋人之不忍一日去之也者若曰去強族以安公室

原缺第十三葉

誰職其咎也夫結秦與通吳利害顯然無待再計者吳楚疆域毗連勢久必爭鵠蚌相持正可相繼以待其敝無俟通吳而疲之也楚與秦合重煩西顧戰者以來不暇及楚楚得窺伺其閒日肆憑陵則已事之明驗矣况吳既通會盟勢可北師而擾中夏秦西僻處未必能越晉而東也夫楚之罪莫大於僭王楚僭王吳亦僭王楚當狄吳何莫非狄既不能致而屈諸夏以就之于鍾離于桓至於再三不將胥中國而先淪於狄哉胡文定曰

聖人益傷之吁又春秋大機之一變也鍾離杜注以爲楚邑襄十年會於杜杜注范注皆謂楚地然晉通吳以

杜注鍾離吳注誤謂楚安知不並桓而誤也乃論者謂會於楚界不楚以得吳此沿注之謬而爲之辭不知其說之陋也列國盟會舉無不知何必就其地而示之况楚與吳爭衡晉厲之時范注晉通吳謂陵敗績未嘗少斂其鋒豈肯俯首謂曰聽諸國共築其地而不一問乎諸國既入其境又不懼楚以爲辱已而掩襲之也莊三十二年城小穀穀梁傳范注曰魯邑春秋發微所謂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是也元凱因左傳爲管仲也之誤蓋謂齊邑而不知魯北穀城有管仲井之可據注家

西

釋地固有時錯誤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合成甫三年矣而楚已北師貪利背盟惡陵中夏當此之時大挫其鋒誠諸侯之厚幸而士變威威然不欲戰者始則請合成以圖苟安繼則欲釋楚以為外懼果欲諸侯皆叛北面楚庭然後於晉有利耶夫取威定霸晉文之餘烈豈不樂觀厥成哉誠以君驕臣強本實先撥而徒示外強戰而弗勝雖不足以威諸侯戰而必勝仍不足以服諸侯何者勝而愈驕不如懼而修德也文

賈逵編目編補註

卷九

五

子曰合諸侯非吾所能以遵能者若等臣輯睦以事君多矣然則歸鍾儀以求好於楚若屈志夷狄者文子早知晉之不足有為內憂之不暇遑恤乎天下云爾不然城濮戰功於斯為威乃屢假王師而鄭不服從羣臣交惡卒成弑逆之禍不有悼公以繼其後晉之為晉尚可問耶是故論天下大勢不可不一戰而勝楚而在晉國則勝不勝不免於亂但不勝則禍避勝則禍速文子祇借此役而痛言之耳豈晉厲無道政出多門能以一戰不勝交微而圖治哉人誰不樂生而惡死而至於祈死心亦苦矣夫書楚子鄭師敗績於晉無貶詞惡楚爾而

春秋會于沙隨特書不見公三字所以著晉之惡也前編不書茲遵春秋補之又前編卻繫上原編寫晉字

論世者不能不惜其徒勝而無益於霸功也子反見殺有以自取君傷師敗醉不能謀視子玉之驕而取敗者其罪尤甚况將帥不和鮮克有終膺閭寄者尤當取鑒也

秋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不見魯侯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行父冬晉卻棼盟于扈而歸之

晉厲不見魯侯且執其卿所以直書而不諱者正罪晉人信讒納賄欲合諸侯以討貳而以無道行之宜其屢伐鄭而不得逞也使晉不即自亂以久虐諸侯勢不盡

賈逵編目編補註

卷十九

六

驅而從楚不止顧鄢陵之役魯以後期見辱者僑如實通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以違姜言有廢立意申宮微備而後行是以緩而僑如正得乘其隙以譖於晉也論者謂僑如子偃非有羽父之強孟氏居守彼無如何行父反國僑如即奔子偃見刺惜不於申守時告晉以僑如為亂緩期之故密速誅之以是為無謀而寡斷余謂此固當時事機之可為即不告晉季孟先誅僑如固自餘裕然而行父計不出此也曷故僑如不過一淫妄人耳才與勢皆非季敵三家久相為倚比季可挾公而誅叔則他日亦有奉公而去季者以彼妄人即謂

前編書釋曹伯
歸于曹當遵春秋
原文又春秋
書此條在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
父之上而前編
以執行父及十
二月盟危二條
連綴於伐鄭下
者蓋因事並書
耳

於郤氏而執已郤之在晉猶叔之在魯而晉之樂范亦
猶魯之季孟也况樂郤既不相能豈聽其恣肆行終
為已害耶行父固籌之諗而無所懼也且季與得臣嘗
助襄仲之弒君矣歸父欲去三桓則盡逐東門暴其罪
而不顧僑如則聽其自奔仍召豹於齊不絕其祿而厚
誅子偃即行父先後所為其曲衛三桓之私肺肝若揭
不然焉有譖已見執欲取其室而夷然弗恨也是僑如
之譖行父為肆志縱淫行父之縱僑如則深謀巨測然
則刺子偃子偃回母弟廢立非其意也殺當其罪乎曰
子偃黨於僑如惡得無罪然不殺僑如而止殺偃魯之
失刑可見矣故書刺而不去公子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於京師者二僖二十八年執衛侯成十五年執
曹伯也然執衛侯書晉人執曹伯書晉侯何也以臣訟
君而執之是謂蔑王章雖以晉文伯功而必貶聲罪致
討而執之是謂正王法雖以晉厲無道而可嘉此春秋
之公義也衛侯則書歸於衛曹伯則書自京師何也衛
不言自京師者見當日之歸於京師不宜受晉之執聽
其助臣以辱君故曰歸於衛正其為衛之君也曹不言
歸於曹者不與晉得成賊之篡釋罪而與之國故曰自

春秋書晉弒其
君州蒲不日書
傳而日之
弗名
京師傷京師之不敢違晉而弗歸也此春秋之微旨也
諸侯失地名既執而歸京師是失地矣不名何也執當
其罪則國非其國國非其國則其執也非失故其歸也
弗名
子十有三年無武公元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藥
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晉人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
州蒲遇弒稱國不日於趙盾弒君言之矣然則書偃非
實弒乎何左傳惡歷如繪也而論世者折衷於經徵以
當日情事有不能無疑者書偃以胥童之劫已執君而
後殺之以及其君何不並夷羊五七人一旦斷戮如謂
胥童已誅餘黨不足忌以彼狠心毒手一朝而尸三卿
三思猶存噬臍無及豈彼真猶机上肉耶安知悼公之
入而必逐之也且書怨郤至之不從已而敗楚師也必
誣殺之而後快乃劫已之黨姑容不問而夷羊五諸人
亦當知勢力不敵胡弗畏死繼長魚矯而奔者疑一也
迎立之議必書偃為政當書之誣郤至也已有奉孫周
之言則悼公之賢早為當時所屬雖奸雄欲結人心或
亦立賢以收眾望然匠麗之難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
厥言雖不倫而意實憤甚其為異已可知身負大逆而
有異已之巨室更立明君非權奸之所利疑二也且欲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卷十九
六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卷十九
七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卷十九
六

迎立者必望其德已而清原數語曾不許以翊戴之功如晉惠所謂微子則不及此衛獻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者書偃負莫大之辜既大失所望胡不懼其討已先去以自爲計乎况不臣者逐不臣孰甚於弑逆乎若謂鬻齡得園內無所輔外無所援以書偃久握兵權身處危疑姑爲隱忍然命官分職紀綱肅然况其所謂人之求君以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尤慮然君威可畏原未嘗有所徇顧也而兩無猜忌者何耶疑三也然則晉厲誰實弑之豈當時書偃所謂執公者挾而偃之欲清君側小人未嘗敢行弑逆否童反矯書偃命以召韓范知二子之必不從也欲因二子而攻之書偃遂殺胥童而夷羊五諸嬖遂因而賊公以重誣其事於以各相推諉莫得主名所在故簡書偃焉策書第據所傳聞而左傳錄之歟或謂就令如此書偃惡得無罪人臣無將將則誅之書偃幽君與叔牙弑械成其事尤顯即非實弑而目之未爲過刻也曰是也萬一手及君親之賊出自夷羊五諸嬖而以疑似首坐大臣則閹宦反得售其奸以藉口故莫得主名疑者闕之春秋慎用刑之意其旨微矣豈曲爲書偃者乎然而一書殺三卻再書殺胥童而大書晉弑其君讀者究其顛末晉之君臣已足鑒

原缺第二十葉

室此皆通權濟變禍弭反掌非具定識定力豈能猝然從事哉獨此一舉不能止魚石之不奔反爲魚府所窺測者何也識之不明力之不及由其量之未優焉耳論者謂魚石之奔自貽伊戚先斬蕩澤以止華元上也元既殺出自拘司敗次也夫魚石烏足語此始則懼罪而逃不無眷懷利祿之念既而嗒然自喪遂生挾恨圖報之心以爲倚強楚之納已入據彭城爲宋所畏使知世家巨室之不可去之則其禍如是也於是爲志得意滿而已抑知彭城要道既屬於楚晉所必爭據受敵之地爲狡兔之窟小人之謀無往不自禍西鋌吾曰吾庸多矣非吾憂也韓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定疆自宋始矣君子謂魚石之入彭城啟晉之復霸也是故觀華元之於魚石可悟君子待小人之法而魚石之自取罪戾可爲背君親以反害宗國者戒

族姪孫熊
男鳴璋鳴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議卷之二

鶴山

周紀

靈王

冬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不繫鄭緣陵不繫杞楚邱不言衛其旨同乎曰否

衛既滅於狄齊使諸侯城楚邱以封之言與滅繼絕固

義舉也不請於王則專擅非人臣道不言衛者不與衛

之受齊封也起不能自固而病於淮夷諸侯城之不使

淮夷之得侵駘字小邾邾以安華夏也不繫杞者事雖

一國義則公諸天下也鄭服楚久矣楚將取鄭而陵中

夏晉率諸侯揀險以拒其衝服鄭所以攘楚也不先言

入者何非陵弱暴寡爭地闢疆如遷紀之鄭鄆郟也故

不繫鄭為天下大計不以奪諸鄭為嫌公辭也三者之

詞若同而權衡各有當也然則襄十年虎牢豈為復繫

鄭虎牢既城楚終不得志於鄭且以明諸侯之非自利

而鄭先受其惠也故曰成若為鄭成也云爾以為將反

之與罪諸侯皆昧春秋之旨彭城繫宋不與楚之有諸

宋也蘇頌濱曰鄭之虎牢宋之彭城一也亦非也



宋之盟春秋書
豹及諸侯之大
夫前此條前編
及而此條前編
書魯叔孫豹及
諸侯大夫云
云魯謂春秋魯
史內大夫必曰
主客之言也此
為周紀不仿宋
日魯卿當仿宋
之盟例不言豹
及為是

六月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是役也晉使士句乞盟于齊齊欲勿許使荀會逆吳子

淮上吳又不至蓋幾乎不可以合諸侯矣卒致久叛之

鄭陳咸赴盟會則虎牢之城有以服之也論者謂踐土

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

三世不叛袁僑受陳侯之指以來者有誠服之心又何

必汲汲以盟誓結之以是為悼公不知本似也而亦難

執前以例後也晉文創霸輔以齊秦三大同心諸侯暨

服晉悼乘既衰之後久失秦援齊頗懷貳小國既以久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綱議卷之二

二

時來歸若摺不與盟陳既以不齒為辱諸國亦且懷疑

是啟貳也雖得陳不久然在當日固當如是此勢之不

得不然也是故開創之難難於無所憑藉中興之績最

難於收既失之人心至謂漢梁之盟大夫無君自雞澤

始春秋特書諸侯之大夫矣臨之以諸侯非若漢梁大

夫之自專也書法顯然無待辨者

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論者謂晉悼和戎以求諸侯即武侯先服南中後圖中

原之謀也然而其事則大相反漢賊不兩立然不可急

圖况王業未固南夷輕藐使孔明以晉之和戎者以盟

深同言曰公其
於天下所以
其所以成霸者
所成霸者一
於其功王伯
皆備而當

誓要結之遠與師向洛南夷無信必乘吾敵擾我邊鄙
前後狼狽恐成都非復我有晉楚爭衡諸侯觀望吾力
既緩彼勢益張使晉如蜀之屢伐南中以威示諸戎以
晉之強必可以逞然分兵南北獲戎失華吾所以通吳
疲楚者楚不通戎而我疲矣此秦蠶一聞晉文霸業數
世不振者則前事之可鑒也是故善法古者師其意不
必襲其迹孔明之南伐正善體魏絳和戎之遺意也漢
武宋仁行事相反而其流弊皆足以耗中國趙充國屯
田十二事此漢時備邊之要著也蘇明允論審敵宋時
安外患而釋內憂之急務也內外先後之間經國者神
而明之而已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三十

三

夏莒人滅郕

郕既滅而復見經其見焉者非故郕也非若許之滅而
復見也昭四年取郕猶元年取郕皆莒邑也許之復見
於經也稱許男從楚圍蔡矣鄭滅之楚復封之猶陳蔡
滅於楚而楚封之也然則謂郕立異姓之說趙伯循辨
之是也安知非莒以爲附庸而必以取郕證郕之爲莒
邑也毋亦以國言滅邑言取爲春秋之例乎曰黃若晦
亦嘗云爾而不盡然夏陽非國也而言滅郕國也而曰
取毋亦以莒伐魯疆郕田非其邑矣疆其田乎曰此仍

襄十三年取郕
公羊傳以爲郕
娶之邑不繫郕
娶之邑也蓋以

郕與同會蕭魚
魯不應遠伐取
其邑耳既詳之
易若沒而不書
將爲伯主諱其
不正與國乎則
蕭魚之明年莒
人伐我東歸圍
台而亦書矣將
爲國諱乎大夫
無遂事季孫宿
救台遂入郕而
亦書矣以大夫
專兵無君自恣
且不以爲國諱
而獨以背會亟
伐爲諱豈與國
相伐其惡甚於
大夫無君乎公
羊之言諱亟實
不可從郕之爲
國當如左傳近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三十

四

未足爲據也郕田接於魯郕既爲莒附庸莒以其爲己
屬也與兵伐魯以正之亦奚不可然則何以知其爲莒
邑也曰仍以經斷之夫趙氏既知立異姓則當如梁亡
類不可言滅矣而果以爲附庸也曷弗如紀例而書之
曰郕入於莒若謂紀侯知國勢必滅先遣季以郕附齊
與郕異然以爲附庸則一也如梁自亡猶不書滅附庸
未絕其祀何以云滅乎立異姓之說不可從爲附庸亦
非實義也傳言晉以郕亡故討魯戚之會郕嘗與矣晉
不討莒復郕而責魯不能禦莒悖矣書曰季孫宿如晉
譏以父喪見大國固位而廢禮耳左氏傳會以謝晉來
討從而爲之辭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鄆鄭伯覽
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陳侯逃歸

春秋經傳時有互異謂經據魯史舊文當考其詳於傳
似也而三傳亦多相抵牾其義必折衷於經况所謂據
魯史舊文而有所事關天下之大故名教綱常之所係
舊文所不能著者而必一一仍之何事聖人之修之也
是故經與傳異祇取信於經而斷之以理不然是聖人
垂教之書反掩於傳說而其旨不彰後儒或更傳會穿
鑿強辨於其間吾懼經義之愈紛而愈失也夫弒逆大

成臨卒時子駟
諸從晉為諫考
子駟為人合前
後事觀之皆專
執自用始而異
於成公者彼何
難又異於僖公
也其力排子展
之言有騁也受
其咎語可見矣

惡也赴以弑則書赴以卒則書卒其顯然書於簡策者晉趙盾而已齊崔杼而已彼其敢於弑父與君必其勢與權悍然可以自逞舉國幾無如何誰復聲其惡而布諸天下齊太史執簡而進連殺者三人書於簡且殺之赴於諸侯則容之乎赴卒赴弑之說嘗於趙盾弑其君論之矣然則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過弑三傳言之歷歷而春秋乃以卒書者何也曰是皆以疾卒而當時以為弑傳則據傳聞而紀之云爾謂髡頑之弑為中國諱楚麇之弑為諸侯諱此迂腐之言逆賊反得乘間敢作幸其名之不著懼亂賊之謂何謂晏然赴於他國如恆詞故如其所赴罪與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而亦聽其所為而書之以欺後世則又何以自解謂于紀行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是必聖人於修春秋時預與左氏公穀諸賢商訂而為之而後可也且事涉兩歧後世尊吾說耶參之傳記而末廣以傳為據耶則吾之說可以廢而其心又何由著况謂髡頑卒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以是為變文見義而亦知其如會道卒書地者行文應爾猶卒於師也無他義者楚麇陽生又何地可書此義例之不能通者也吾謂傳言三君之弑鄭則有羣公子以僖公之死謀子駟之證楚則

毛西河謂子駟非欲從楚引鄭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五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六

有椒舉之言慶封之徇齊則有赴於師之文若皆彰彰耳目然於鄆之役子駟實相僖公公欲從晉子駟不欲卒背先君違眾論建從楚之策其後抑尉止奪四族之田必其為政專恣而多不叶者僖公之卒也在途且以夜烏知疾之者非誣以弑君之罪而謀去之况復辟殺羣公子如艾草芥則兇恣之跡尤涉可疑楚圍之將出使也聞君疾即反實借問疾人內以行其矯命篡立之謀觀於伍舉更為後之詞與其殺君之二子幕及平夏則殺嫡篡奪是其本罪與弑君一聞此弑其君兄之子而代之之言所由來也吳以齊悼止師故率四國之師以臨之齊人恐懼悼公適卒國人偽若為吳討罪者以赴於師鄭子美之言正合當時情事晉報朝歌齊人以弑莊公為說衛出其君以悅於晉侯固有以大逆不道反為得計者則齊正假此以退吳師也然則傳據傳聞或非無因但求之於經則三君者之卒而非弑義自顯然不然晉趙盾之非手又鄭歸生之脅從許世子止之不嘗藥宜若有詞可免者而皆大書以正其罪他如宋杵臼齊商人莒密州之弑而書國人莒庶其晉州蒲吳僚薛比之弑而稱國未得首惡主名曷弗並其事而隱之以待後人之考傳而得其實者而必揭之於書著其

君之死由弑逆所以警當時臣子而為後世鑒也何術
於鄭子駟楚子圍齊人乃必如其以疾赴而墮其掩飾
逃免之計哉鄭之會鄭伯如會不及而卒陳侯外畏強
楚內挾制權臣從晉之志不終奉頭鼠竄書曰未見諸
侯為鄭伯惜也陳侯逃歸罪陳也而或以鄭伯如會被
弑諸侯莫討陳侯懼而去之連類並書且以譏晉此豈
春秋之旨然會鄭將以救陳不書不戍其為救也晉無
懷陳之意亦可見矣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王安石與程子明道論新法其子王雱曰第須殺韓琦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七

富弼耳試問論事者何人嚴君也所論者何事國之大
政也而此狂悖語目無君父國法家法所不容此子
國所謂童子言焉將為戮者然則子國之言固庭訓應
爾雖然朝廷有諍臣家庭有諍子况子產所論辭婉而
氣和理正而慮遠深得規諫之體在子國正宜納諫如
流深省補救而乃矜一時之功伐責童子以無知何哉
人莫患於自私惟私則僻僻則蔽雖父子不能以相喻
吾謂安石以堅僻諷國子國亦以堅僻致寇子國有賢
子之言雖遜而不入安石則子雖亢兵以順已而見容
喜怒無當皆私意激之也願王雱長父之惡世濟其凶

不圖子國有此佳兒春秋一代偉人童年已見頭角
子莫若父吾甚惜子國之膏肓也是故讀武侯隆中對
謀國經濟早默運於草莽未出之時子產處兩大交爭
卒能靖國安民措置餘裕則今日數言早已計定矣古
大臣經國所以救時弊者豈苟然猝辦哉

丁八年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一月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魏叔子謂守信受兵背盟亦受兵宜與晉盟告急以期

為信從楚之盟亦如之若楚來伐未及期晉師未至楚

攻急則以與晉盟有期日者告於楚師日願無急攻鄭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八

待晉師至大國為鄭請命焉大國必勝鄭從楚不二矣

晉畏大國之強逾期不至則請服楚晉不得加兵是鄭

長為楚外臣矣不然大國去而晉師來守死則怒晉服

之則怒楚鄭惟有亡而已以此為辭楚必憐鄭而不

急攻乎而欲以激楚之待晉一戰而勝負之從違彼晉

楚能各操必勝之券而鄭以與晉者常亦楚去晉來

晉去楚來二境之玉帛戰戰兢兢已也然則宜如何而

可日子展固云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且謂晉必不棄鄭

矣則亦惟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

戊九年春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夏五月遂滅偃陽

當是時晉政令修明以輯睦諸侯服鄭攘楚終必得志
觀子囊謝楚子接秦語則楚弱於晉晉之能自強非藉
吳力而後可逞矣事汲汲以得吳為急且因會而滅偃
陽以通吳道吾恐開門揖盜非中原之利也是役也伐
偃陽則苟偃土句固請苟營不能止宋享晉侯以桑林
苟營辭而偃句請從之以晉悼英明猶莫能正諸臣之
可否論者譏其志驕意滿此日中月盈之戒也吾謂臣
下專恣尤履霜堅冰之漸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
齊侯各帥師以救鄭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成鄭
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鄭受晉楚之兵不違自岫而乃屢伐晉與圍者何也其
叛晉也欲惟強是從其怒晉也欲致諸侯而後固與此
鄭之計也楚子囊歷述晉君臣之德以為未可與爭而
必更翻起師與晉楚乘者何也耶一旦失鄭故不強以
擾之撓晉服鄭之志使雖得鄭而亦勞也此楚之計也
晉三年之間四伐鄭宜一戰以逞矣乃遇楚而逃不以
為怯者何也克不可命而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
來者以是而疲楚也此晉之計也鄭之計頑而險楚之

成虎牢不言諸
侯與德二年成
楚邱襄五年成
陳同義

卷二十

九

計拙而勞晉之計謠而很使鄭堅從晉之心晉力可以

拒楚必懷鄭而安輯之何致于戈日尋民勞國德若是
其岌岌也楚知晉勢日強使能安息其民養精蓄銳示
怯以驕之觀釁以間之伺其懈也突出而挫之無俟宋
之盟號之會中原之勢將折而南向矣晉既城虎牢已
得形勢使益修威德諸侯何敢不服鄭何致觀望不來
楚更知其不可與爭將不勞而屈又何必三分四軍勞
諸侯之銳雖曰於我未病而諸侯道散矣况莒滅郕而
不能討陳逃盟而不能致即鄭之卒從寸兵不及而三
年四伐抑何僕僕或論者謂晉悼復勦功比桓文吾謂

齊桓以不戰屈楚晉文以一戰懾楚以言義則不若桓

十

威則不若文也功業之低昂亦世風之遞降歟夫知已
知彼然後能軍當是時楚以晉勢稍強子囊能自言之
必不輕犯其鋒晉亦知勝不可恃不若養其威以取勝
鄭之激晉楚之姑示颯強皆陸晉之衝中而已楚力疲
鄭勢憊於是而吾制鄭抑楚之謀其可以逞矣此晉悼
之霸也既成虎牢矣宜可以弭兵者而晉楚救鄭著其
不知自戩而亦見鄭之終不知悟也樂得楚之來也謂
之鄭志毫城之盟復書楚子鄭伯伐宋毛西河以為深
子鄭之善自謀也以鄭反覆無信好兵黷武正當深貶

曾春秋所許乎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紀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至是而鄭始服矣伐而後地會者則鄭伯與焉可知不
書鄭伯論者謂不言而論不盟而一畧其文以見其實

以為信鄭不疑也非也趙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
初何不先要以盟誓其畧而不書者猶同盟於亳城北

總上文而言而鄭亦與其列爾第亳城繼書公至自伐
鄭見盟猶不盟此繼書公至自會明鄭之不得不服以

是為異也然不曰鄭伯如會某日會於蕭魚云者惡鄭
之反覆久而後歸也或曰鄭偏於楚耳亦思楚雖與晉

迭乘未嘗大肆其志於鄭鄭即一意從晉楚必無如鄭
何觀今日之執良霄則楚致憤於鄭者如是而已何為

首鼠兩端以勞苦天下諸侯哉是役也見晉雖勞而有
功鄭雖頑而卒服然蕭魚一會春秋會盟之威於此終

焉

王十有三年楚康元年春正月晉士句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
老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晉通吳以撓楚和戎以一意爭鄭鄭既服矣而楚亦少

息乃數兵之不德以退吳人無端以非罪責戎子無亦

二三其德乎然既拒吳而卒合列國大夫往會之辭屈

於戎而復使即事何也當晉與楚爭鄭猶遇楚而逃持

重義威欲以不戰而勝况既得鄭豈復輕用其鋒故適

以伐襄之有辭可責也拒之以義而仍不失其好此晉

之譎計欲弄吳於股掌也晉方有事於秦恐諸戎之伺

我也以威示之及其詞順而不屈則又懼戎之貳已即

謝過而復之然不懷之以德而責之無禮即不相率背

叛而已為戎狄所輕矣以此知晉之威力不及前烈而

左顧右牽若此之勞也此會列國皆大夫從事在晉以

頻年爭鄭征伐會盟諸侯道敝欲相休息此晉悼之本
意也然自是功成志滿有息心焉英明之主急於圖功
而持盈保泰之道往往疎於忽微而不顧者氣過威則
易餒志愈奢則易墮也魏絳之規其亦先見於微者乎
魯兩卿並書譏魯之失也列國晉士句之外獨目鄭公
孫蠆左氏曰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夫伐
秦之役情與攝傳尚有明文可證向之會未見其敵與
情也此左傳傳會而曲為之辭當是時晉悼復霸忌情
既萌自是無復繼伯者而列國大夫有益張之勢矣或

趙伯循謂經以
事之邪正褒貶
不為小小幹舉
情意生文

目或人所謂詳畧仍魯史之舊者若此類是也猶曰肅
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云爾

夏四月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三軍之命統於主帥禮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傳曰
師克在和變厲負氣不共律以軍法在所必罰而荀偃
出言太倨先失協恭之義幾悔之無及欲一其令而令
反弛矣其不如邾之敗也幾希然而軍令尚嚴戎行乃
肅偏陽之役知罃怒偃句之請班師也曰七日不克必
爾乎取之視荀偃語尤專而決不知同一言也有令人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

不能不折服者有令人難受激而生變者樞機之發其
氣象實流露於不自覺焉則在乎尚理與任氣之間而
已觀乎此所謂一言興喪不可不慎况軍旅之際安危
在頃刻乎士鞅對秦伯決欒氏之先亡則知保世滋大
者當世濟其美不能恃先世恩澤在人而恣意汰虐也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權臣放逐其君大抵多其君無道授以口實孫林父見
遺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
之何若拳拳以社稷爲重者獨是伯玉賢者也彼不謀
之他人而以告我則仍有所顧忌可知乃不以大義折

之而巽詞以出及甯喜以納君告又謝以不敢與聞而

行豈衛獻無道誠不足以主社稷第孫甯擅權亦非人
臣之道故爲是周旋其間明哲自保以潔其身歟然去
就君子之大義可諫則諫不可諫先奉身而退可也而
臨難苟免賢者固如是乎孔氏之遠曰孔子稱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意孫甯廢立時伯玉必
隱而未仕故優游事外無觀望中立之嫌而孫甯必以
出君納君告者伯玉雖不仕德行爲衛人所服故從而
咨訪之如夫子居魯康子以用田賦問在衛文子以攻
太叔訪也魏叔子曰此論可解平生之疑辨千古之惑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四

矣然答孫甯語雖在不仕亦傷模稜則仍未嘗論其世
而審乎勢也以爲孫甯見訪時心猶未定計猶未決心
所服者言易入計未成者事易移伯玉於此當折其萌
以安其君此賴氏韋之言叔子以是爲正論耳試思林
父弗先必死之言并帑於戚之意甯喜拒右宰穀一則
曰受命先人不可以貳再則曰弗可以已尚謂心猶未
定計猶未決乎伯玉雖賢毅實親暱且再三勸止布以
利害喜猶不納曾伯玉可以理喻乎且伯玉對林父之
言曰君制其國臣效好之豈不詞嚴而義正雖奸之庸
知愈乎所謂說以調之也其對喜以不得聞君出放聞

其人則峻拒之意形諸言外但不為嚴厲耳六抵權奸
 敢行兇逆而以我為賢而不足以窺吾意彼豈不知吾
 之守義哉理以喻之勢必格而不入惟以利害彼固悍
 然不顧而以我為迂使彼知吾意之必不為己而又不
 拂其意以激之愈烈則言以順而可聽猶冀萬一之或
 悔也然猶不行則亦已矣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君子
 居下之道明哲保身之要也或曰伯玉故仕衛卷懷非
 隱遯也養晦韜光不櫻禍難云爾且衛獻無道衛靈亦
 無道可仕於靈安知其不仕於獻也曰卷懷與仕對言
 則無道不仕可知靈雖無道而用仲叔圉諸人各適其
 才猶可救喪非有權好當國君臣交忌也定公初年孔
 子不仕至十年乃仕魯猶是君也三桓未嘗易位也孔
 子不仕以意如陽虎伯玉不仕以孫寧朱子曰伯玉出
 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是也史魚之卒也以不能
 進遠伯玉而退彌子瑕因以尸諫則伯玉之為大夫必
 靈公感悟史魚尸諫之後始升諸朝亦明矣不仕矣然
 則易行乎曰亂邦不居吾無官守進退綽然雖父母之
 邦可以暫去且吾聞其語不忍見其事也杜注孔疏以
 衛侯之出不書逐君之賊為專責其君胡文定因之以
 衛獻不足君其國律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固可廢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五

平曰定姜賢母也決其禍於初立之日數其罪於出亡
 之時且嘗曰吾不獲鯁也使主社稷衛果有社稷之臣
 如霍光之奏請太后廢昌邑而立宣可也然而孟子不
 云平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算杜注孔疏先
 儒多辨其非矣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第出奔必書名
 而此不名者毛西河曰闕文耳公羊傳經文書衛侯衍
 出奔齊可驗是也論者又以為衍出入不名國實其國
 不幸而出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然則如桓十一年鄭
 忽書奔之始而名鄭之國非忽之國乎及衍復歸書名
 則又以為惡其仗不義謀弒以規復位按諸侯失國復
 歸者四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僖二十八年曹伯襄二十
 年衛侯鄭襄二十六年衛侯衍也而皆名若以為貶則
 襄之以賂歸鄭之殺叔武示貶猶可也忽鄭突出而鄭
 納之亦何仗不義以規復乎以名為貶不名者當予矣
 然成十六年曹伯則弒逆之負芻也應貶予乎蓋失
 國則名義例然也負芻之不名弒世子而奪之國國非
 其國也不從失國例也
 夏齊侯伐魯北鄙圍郕魯侯救郕至遇魯季孫宿叔孫豹
 帥師城成郕
 魯於是莒邾迭侵齊亦屢伐既自公室三分三家各便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六

毛西河謂公穀不知本意但疑君在而大夫自盟有政述大夫之漸而胡氏宗之大夫之盟君使之也大夫君不可盟高厚國也今以大夫而謂盟之大夫向使合眾諸侯以盟一高厚則大夫

私圖而國勢益弱故鄰封交侮耳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願魯雖弱於齊齊貳於晉而來伐晉即不我救魯亦未嘗不可以敵也况衰爾之莒邾而能以小陵大不敢一較耶書救成至遇則公之無能為積弱已甚而晉以伯主不相庇交病之也季叔帥師城成郛雖曰奉公命見私室兵力聲勢相倚強於公之自將也論者謂季叔帥師著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眾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此以後事較論非當時經旨成郛為齊所壞不可不城為備敵而城則必帥師此

資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七

直書其事而如前所云義自見耳然則三家自相為護烏知其奉公命者隱元年費伯率師城郛傳曰不書非公命以是知公畏齊不敢進而二卿以公命往城也

求其讀而不得而公穀又不明指荀偃使之言故毛氏因孔疏君臣不敵使大夫盟之語遂轉其說以駁公穀並不細心體玩經旨而知雞澤與梁書法之所異也

資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八

夏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春秋正君臣之分雖伯主之卿出主會盟征伐皆不先諸侯其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雖大夫出會諸侯魯亦在先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是也而獨於此役傳謂會鄭伯為夷故也杜注孔疏皆曲為之解以為此是聖人新意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先書後至之鄭伯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鄭是伯爵原與卿尊卑等夷可以同會故於此變文以示例而不知大夫不可以敵諸侯不以諸侯受制於大夫也舉無不然此春秋之義例曾於是會之先鄭伯而謂之變文乎

役諸侯矣議恢辯但毛氏實不知本意毛傳中固亦述荀偃然而使諸大夫盟矣安得謂大夫盟君使之也且公穀之意豈謂諸大夫盟一高厚遂謂之逮大夫乎亦豈謂大夫乎亦豈謂高厚而後合禮乎問是盟之命耳乃觀左傳則云荀偃使觀於經則與雞澤殊無異耳不過

戊寅諸侯之大夫盟其義不微而彰乎然則奚為不係之諸侯也諸侯不得為政也高厚歌詩不類荀偃怒日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是大夫之盟命自荀偃非出自諸侯也故齊高厚之貳不書逃以貶而大夫不繫之諸侯以見其非謂諸侯不可盟高厚之意而為是盟也此春秋特筆是役也諸侯在會大夫擅盟則大夫無君矣執荀子邾子而不歸京師晉亦無王矣晉平在縷經而寡會歌詩且無父矣上有無父無君之諸侯斯下有目無諸侯之大夫世變之降於斯為極晉為之也

夫者以傳為魯
故語謂此內大
夫故在書子上
試問全經有此
義例否穀梁曰
伯者長也其說
誠謬西河必從
左傳作帛引漢
書終軍出關事
謂舊制關吏識
符契而分之日
裂繡添杜注之
是說文繡帛俱
取類相從亦固
有之豈可於經
必無之義例宋
後事為斷且安
知元凱不因終

軍事附會以帛
帛伯音近履裂
為裂繡字也况
聲轉傳寫不無
錯誤耶宜從程
子胡文定之說
謂關文為是西
河止以大夫可
先諸侯耳不全
究經文強執一
說豈為確據春
秋有大夫書字
者但履繡逆女
其名甫見上文
事無褒貶忽名
忽字豈春秋書
法繆亂至此
按虞師晉師滅
下陽滅下陽者

寶通編綱目前編綱目卷二十

九

毛西河所謂既取等夷則當先大夫而後伯若先伯則
何云等夷且此等夷何關大事晉平與兵搜伐於大禮
大典有何重係而與兵之始頓及此例且卿大夫與公
侯會久矣何曾有卿不與會之事而以此為例全屬無
理辨等夷之說可謂明暢矣而仍必以為凡主事者當
書名在前不問其同事者為諸侯為大夫而總以主事
者先書之而斤斤以伐許為鄭志晉則意在伐楚故夫
子之先鄭子鄭主也不使荀偃為政也果如此言晉不
伐楚專於伐許則將書曰叔老會晉荀偃鄭伯衛甯殖
宋人伐許乎文二年書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
穀盟於垂隴此晉以大夫主諸侯之始亦當先主盟之
士穀平偃二十七午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穀
梁氏曰楚人者楚子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左傳序
子玉治兵為賈不賀之後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矣而
西河則謂楚人為楚大夫子玉其書於諸國國君之先
者楚為政也今晉召諸侯晉謀伐許為政在晉自宜先
荀偃忽改其例以先鄭伯者鄭伐許晉師藉之以報楚
本兩事而夫子合之為一其但書伐許不書伐楚者以
揚梁之役楚為救鄭來而鄭帥諸侯之師以報之非人
理故既書伐許必不與其伐楚從而削之與十四年伐

原缺第二十一、二十一葉

張元德曰討強
暴之罪而使逐
君之大夫尸其
事何以服齊故
特書林父主兵
以罪之其義亦
精

寶通編綱目前編綱目卷二十

三

帥師而經不書晉者毛傳謂今此伐齊但書衛伐與書
同圍皆必不予晉之義夫林父伐齊謂樂盈欲踐誓而
黷武不予晉可也圍齊之役謂不予晉則不可且不書
晉為不予之則書衛謂林父可子乎傳曰樂鮒帥師從
衛孫文子伐齊蓋鮒非軍帥止領偏師以從杜注兵并
林父不別告也不告不書衛春秋書法謹嚴無不中正
通達此書同圍明年但書衛伐義各有在毛氏何必強
牽以伸其臆說也既書圍矣而明年書公至自伐齊何
也圍許致圍言久役而未服也圍齊致伐言侵陵宗國
之罪已討也公羊乃以致伐為未圍書圍所以抑齊穀
梁則謂非圍而日圍見諸侯與齊同有罪胡傳則以伐
致為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皆深求經旨而
反失之者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易曰思患而豫防之又曰機事
不密則害成觀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
不敢會楚師濟變之才抑何鎮定也彼楚師逼境遽發
其奸彼藉外寇乘機而起正墮其術中即完守入保時
稍露疑忌以子孔奸險即不敢身會楚師而自知奸情
已洩亦必何吾之懈先發以逞其兇西宮之變將有防

之不及防者與小人共事馳焉不可急之不能偵事殺
 身國事因而敗者何可勝道獨是完守老楚杖信待
 晉子展能言之而卒感於致楚傲晉之頑計子西攻盜
 倉皇失措幾逸賊而喪其家何彼此前後之迥殊言尤
 則誠炫變倖則虛疎也子孔當西宮難作之後專意自
 恣國人側目子展諸賢豫知禍之將作第好謀未發除
 之則無名外寇既臨討之則益禍所以籌之先事制其
 患而徐爲之圖者已各有會心蓋亦意同而慮周矣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與人家
 國哉蘇明允曰一忍可以支百敵一靜可以制百動知
 此者可以禦患之未萌可以應患之猝至或問西宮之
 役變出非常在人子豈復願成敗爲身家計哉應變之
 畧子產爲才有讓其情若已泰者至情至性在子西實
 難少緩須臾也曰左傳所言不過形容子產措置裕如
 處變不亂云爾守備中儆成列而出志在殺盜而復仇
 也夫變故猝乘亦視時勢所處何如耳君父一也仇牧
 仗劍而前慷慨赴難以爲吾手及賊以報君父雖死無
 憾然而石碯隱忍觀變卒誅州吁爲圖討賊曾識其大
 恕乎計無復之當爲仇牧機有可圖則爲石碯子產之
 孝石碯之忠也雖緩急不同蓋皆自審其勢之可爲而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十一

前編原書齊靈
 公卒非是

非計無復之之候也明乎此可以論子西子產矣且復
 也子展子西所以弭患之機宜可爲與小人共操國柄
 之法而公子午對楚子之言持重之見過子囊遠甚後
 世逢君驥武損威失重者當廢然返也
 秋七月齊侯環卒子光嗣是爲莊公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
 向之役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若自言之而
 身犯之則吳有所藉口而恐諸侯之不服也此霸者假
 仁假義之一端也然春秋善善從長善以子之君子成
 人之美之意如此
 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春秋書某國殺其大夫某眾矣論者聚訟紛如訖無定
 義或以爲稱國以殺罪其國也或以爲國殺當罪也又
 曰不去其官非其罪也即其人可殺而殺不以其罪也
 雖有美惡不嫌同辭而義各見者而通觀全經舉無不
 然則是非將何所據吾以爲諸說皆意爲忖度似未得
 經旨也夫微者不書書非卿即大夫也周禮公侯伯之
 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爵皆頒
 自王朝葉石林曰王譬則天也諸侯譬則地也地統於
 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能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故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十一

按諸侯有罪方伯得討然執而歸京師則書爵不歸京師則書人則鄭大夫夫罪雖諸侯得誅然非同受王命而命子以諸侯執國君不歸京師則殺大夫大夫之則殺大夫大夫不奉命王朝皆在所謂也

責其專殺也

雖諸侯為君亦必純臣於天子是諸侯雖臣其境內而統其所臣者皆為天子之臣也故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其而乃殺其大夫不一稟命王朝則爵人刑人之權皆自擅於一國也故殺非其罪固不去其官即殺當其罪亦不去其官若曰彼自殺其大夫也云爾晉欒盈鄭良霄之不稱大夫也彼既出奔自絕於其國國亦不以其為大夫也蔡公子變之見殺左傳謂不與民同欲則罪在變也胡傳謂其謀國合義則罪在蔡也而書法皆不係乎此願吾謂楚人使蔡無常則國實不堪燬之從晉所以奉先君之志而紓其民而反以

齊魯綱目前編卷二十

美

違眾殺之何也且燬欲背楚其母弟履不與同謀則不

秋晉欒盈出奔楚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士句畏欒盈之多士也

好施得士禍福

經傳見中正大

齊魯綱目前編卷二十

美

信先斷見遠知微慮而後動奇而後言者雖奇

聽淫女樂祁之愬及鞅之徵遂逐之而殺其黨既又為商任沙隨之會以錮之錐而走險禍速而烈為國除毒

將禍是移去而速之可乎夫盈之罪未彰也以爲世惡可誅則六卿中不止一盈以其好施得士悉爲國患誰秉國成已爲正卿而盈又已之自出正可聽之以恩而裁之以禮乃無端啓釁姻好交兵范氏之宗幾及身而滅禍及公室誰任其咎身為宗社所寄舉措失宜反爲亂賊戎首如士句者何可勝道况樂祁淫亂盈既不能防閑句可申其大義齊桓殺哀姜論者謂之反受其譖愬而殺其子滅恩害義自爲厲階烏在其執國政也且士句以盈之黨威而欲除之耳必先思所以已其禍者而後可發也而忽因愬而逐之又欲錮而絕之以此爲防而曲沃之甲入絳若飛來之猝不及備誠有待坐之王酈以施其謀則思患預防已無方畧腹心之寄亦屬僉王以王酈陰鷲小人雖出奇濟變事急而倚之爲用倘挾定亂之功輕視家國異時將有不可制者驅虎進狼悔無及矣若欒氏之禍在厲之汰後室有淫婦所自來也盈復好施得士欲種黨自強繼汰侈之餘不自抑畏卒以賈禍迫城者見逐逃竄南荆晉即能合諸侯以絕其歸計晉不能使楚之代置典刑免窟自穢幸保餘

生則亦已矣而必挾齊人晉同於叛逆自速其死何兒
頑若是是皆可為後世之鑒也然郤氏之亡也變書實
先誣之再傳而覆其宗天道好還吁亦可畏矣或問王
鮒應變之才未可以人廢且必抑而絕之必將反噬叔
向不應不拜則加擠焉可奈何曰安危在於呼吸未嘗
不可以行權斐豹隸也許焚丹書以殺賊第平日不為
國養才以備緩急而匪人是比結黨排異非國家福易
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叔向不仗小人以脫禍亦賢者
之操萬一平公信王鮒之言宣子不納祁奚之說死非
其所以徒傷勇矣然則若何曰奚不云胙不才有弟而不

資治通鑑綱目增補疏證

卷二十

毛

能教以離於罪死也何尤吾君若察其不足以害晉國
不廢羊舌之祀君之賜也先臣之幸也吾求救於君父
耳豈乞憐於貴侍哉危行孫言處亂世之道也他日面
折子朱而拂衣以從皆任氣而不達權者也

齊楚交聘

自城濮以來楚知不能與晉爭敵晉秦交歡通秦以撓
晉晉霸於是不能競楚勢愈橫晉愆數君至悼復振城虎
牢而戍之僅乃得鄭而陳逃不問齊亦漸擣及平嗣立
大夫專恣政出多門不能懷遠平陰之捷雖計齊試然
樂盈錮逐齊人觀釁而興楚知齊之欲即已也先遣使

聘齊以通秦之故智交齊以壅晉之力蓋自蕭魚之後
楚伏而不動持重觀變將有待而起子午伐鄭姑嘗而
退其所以懈晉者有自來也齊楚既合晉亦復衰藉宋
向戌弭兵之謀一會於宋再會於申雖號南北二弱而

中原諸侯遂與徐胡頓沈同為楚役矣此又春秋世變
一大轉機也論者徒以晉悼繼霸謂通吳疲楚之功夫
吳楚共處東南勢必自爭雄長吳素不通中國正可藉
楚以為屏蔽晉果內修政教聯齊秦兩大之力以撫諸
侯楚必不敢越中原以肆侵軼乃楚通秦而晉力分交
齊而晉勢弱况既通吳以接中夏黃池之役吳主夏盟

資治通鑑綱目增補疏證

卷三十

宋

春秋之局遂以吳越終矣晉之失計在絕秦於前而失
齊於後也夫晉悼之伯也權統於君羣臣率職而又扼
虎牢之險先得形勝以制楚而偪鄭遂成三駕之功耳
楚晉爭鄭往復迭乘何嘗畏吳之襲其後而不敢北師
哉且聯齊秦之策非強以所難也即在當時猶可得志
夷儀之會果能討賊以服齊秦伯使弟鍼修成可通舊
好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於是乎講信修睦三大同
心而中國固矣故吾謂通吳非計而合齊秦為要務也
前編大書齊楚交聘傷自是之無伯也

癸二十有四年燕懿公元年夏五月齊徒杼弒其君光立其弟

梓白是為

晏子之學非聖人之道也魏叔子曰箕子於紂晏子於莊公千古事昏暴當變事之極則也嗚呼知人論世之難也箕子晏子豈同日語哉讀商書微子一篇則箕子諸賢所以自靖自獻者力竭計窮繼以死諫比干殺而箕子囚猶徃狂為奴冀吾君萬一之悟而卒丁革命義不為臣去之朝鮮臣節完矣夫莊公昏淫黷武權奸側目其間晏子既早策其禍矣當是之時未聞一諫以格君心如謂分疎職小則公族大夫也謂君昏而不知悟雖諫無濟則如百里奚之不諫而去之秦弗與其難可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三

也謂世有分采與擇主委質不同不可以去則如衛石碻老於桓公既立之後而老於崔杼專政時亦可也乃先事無披肝苦諫之言又無見幾而作之智事變當前乃曰獨吾君也乎哉試思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祿而若秦與越之不相關也視箕子惓惓君國之忱豈易地皆然者或曰君非死社稷義可不死新君既定社稷無殞義可以仕且身入賊門枕尸而哭改盟乃歆逆折賊鋒其凜凜風烈臨難苟免者當不敢為不見殺賊手者豈民望耳於晏子何尤曰吾正惜其為民之望也君子立言將以為訓制行可以為法雖君為已死無關

毛傳以晉為伯
陳非無說也漢
之乎味聖言矣

宗社君子原不必責以死而國賊未誅比肩而立人固

曰晏嬰賢者也後世倚為口實其將何辭吾故謂晏子

非聖人之道其學泰老莊之流而滑稽之風有時而害

義窮年莫殫累世莫究得見聖人而不能知烏足以學

箕子哉然則宜如何曰隱忍觀變力能討賊上也勢不

能為吳季子伏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則庶乎其可

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蓋有之矣此總春秋大

畧言之也今鄭之入陳與王者之師無以異或謂書入

近於末滅之詞非也紀實焉耳若曰如此然後可以入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三

人之國乃鄭既請晉命於前復獻陳功於後而晉必以

詰責相難者息子產之執禮仗義也晉為伯主使征伐

會盟一正以義如是役者諸侯孰敢不從兵革奚不可

弭既耻己之不為而惡人之為之小人不樂人為君子

叔季之世大抵皆然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詞不為

功慎辭哉蓋傷之也吁使子產身輔桓文藉齊晉大有

為之國天下蒙休矣子產治鄭武侯治蜀限於一隅一

國地為之時為之也然而子產有辭諸侯賴之矣

秋八月諸侯同盟于重邱

此會夷儀之諸侯也會夷儀不言同此為言同同乎

齊也同齊奈何以爲順乎已而同之也夫定議其間崔
棼之弑而不之討毛西河曰晉自興伯以來諸國弑逆
無不受其賄而定其所立然則晉不討賊非一日矣况
此役爲報朝歌而來齊人乃以弑莊公爲說是齊不弑
君晉必加兵齊既弑君晉即釋兵則不惟不討反以釋
憾爲服貳之辭也盜有授刀以殺人者而謂盜能執殺
人之人哉

晉趙武爲政

趙文子語叔孫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亦不
知當時天下之大勢爲此大言以自文飾也當是時吳

晉趙武爲政

卷二十

三

勢日猖與楚爲難正晉昔日所欲以吳疲楚汲汲而求
之者也晉果能發奮其間布大義於諸侯諸侯正歸晉
之德大國守信而不侵陵小邦畏懷而共職兵革之弭
指日而定而乃苟且偷安以弭兵爲名合和南北分權
於楚使主夏盟諸侯奔走楚庭猶曰歸晉之德只與桓
文百餘年之列俊爾消亡况晉楚之從既交相見小國
介於兩間玉帛之幣分馳靡騁雖曰弭兵而諸侯益病
矣論者謂申之會諸侯皆欣自宋始則晉爲之也五伯
雖三王之罪人而天子未嘗不許管仲之功曰民到於
今受其賜以管仲爲功則必以趙武爲罪列國命卿不

善前編特書者三齊管夷吾鄭公孫僑晉趙武管仲
伯之始也子產救時之相也趙武開天下之變也此
編之微旨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春秋書叛五是年衛孫林父於戚昭二十一
年宋華亥向寧華定於南里定十一年宋弟辰仲佗石
張公子地於蕭定十三年晉趙鞅於晉陽晉荀寅士吉
射於朝歌或謂宋晉之叛皆據邑稱兵林父懼衛獻之
歸而以戚如晉與邾庶其以添闕邱來奔類同曰然庶
其來奔不書叛邾者譏魯納之而受其邑內辭也竊邑

晉趙武爲政

卷二十

三

背君與據邑稱兵何異皆大逆不道也宋魚石入彭城
晉欒盈入曲沃不書叛何也罪人斯得天下皆知其叛
也五書叛皆當時不討而春秋討之立萬世臣道之防
也國無二君然不可一日無君劉雖以篡立而君衛十
二年既列於會且喜書弑是子劉之爲君而衍失其爲
君也於劉則曰弑而於獻仍曰叛是二君也二君將誰
從曰行雖無道非孫寤所得而廢也劉雖擁立而殖喜
固北面而臣事之也先以社稷爲詞而彌逐君之惡終
據土地以叛大肆無君之心者林父也欲掩逐君之名
假納正而幹父壘不免弑君之賊作威福以濟其凶者

寧喜也君之去留由己生殺由己不止其罪微也賊子悍然無所顧矣曰弑曰叛使進退皆無所逃也以此爲防而莽操之流猶有專擅廢立者尚何所藉口以自文哉

夏魯侯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執衛寧喜此晉人助林父修怨於衛也宋執鄭祭仲並執鄭突專書執仲晉執衛寧喜並執衛獻但書執喜其義同歟曰否不同也專書仲鄭詞也不書衛獻天下詞也突以庶孽藉宋而爭鄭鄭之權在仲也仲立則立之仲廢則廢之執仲而突歸忽出矣罪仲也故曰鄭辭也晉以討衛

資治通鑑綱目編綱議卷二十

五

爲辭於是疆域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衛侯欲會之以將見執不敢與會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挾衛侯如晉執之而囚於士弱氏然則其執喜也非爲弑君也爲其伐戚而役晉也非爲喜也欲執喜以執衛侯也是役也趙武主會是以大大而執諸侯矣執喜於會而書踰時待執衛侯而後告也不書衛侯大夫執國君不可以訓不與武之執也所以爲天下也鄭先宋且目何也舊史既參錯書之則姑仍之且以爲此會固顛倒而無分義也云爾
衛殺其大夫寧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魯會澶淵在秋
寧喜在

家則堂曰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可殺也然則曷由殺之子鮮殺之也子鮮受君命與之言曰政由甯氏是啓喜之專而殺之也君命耳何與於鱄曰喜承其父之遺囑以納君也懼君入而討故要鱄言子鮮固賢者乎當布以大義彼欲掩其父惡未必敢違何必失言於權臣以受其所制以爲君命不可易命

有治亂惟義之從而己書衛侯之弟鱄出奔綴於殺甯喜下見鱄之奔爲喜也以爲失信而不義乎衛也罪衛侯乎罪鱄乎交罪之也急於入國而陷其弟以失言不善爲謀而從喜之專以取戾然則如王明逸謂勸公以

資治通鑑綱目編綱議卷二十

五

立甯氏後可兩全其道不負甯氏乎曰喜固專政以爲國患他人殺之而不與聞則亦已矣何必護其前說以獎權臣使果作難圖害宗社由已誅之可也後世輕尚約信失足權門坐視其恣肆跋扈而不顧公義者皆子鮮之所見也且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兄弟之情能自己乎免餘猶薦賢以爲國正當如明逸所云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恆也與太叔儀竭力以輔之求無負於君兄已矣遑卹其他若鱄者狃於自信而未聞大道者也穀梁氏曰鱄之去合乎春秋傷骨肉之恩敗黨私之弊賊義之言也

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之會書叔孫
豹會晉趙武楚
屈建云云盟于
宋書豹及諸侯
之大夫云云左
傳季氏使謂叔
孫以公命視邾
滕叔孫曰我列
國也何故視之
命也魏叔子以
叔孫為義以行
之可也叔孫宜
受聖人之與而
去其族此所未
解即公命且無
害况季氏所

會於宋盟於宋一事再見繁言不殺者何也楚之進於中國始終皆宋為之也罪宋也楚先敵而善於會則先晉者何也役中國諸侯北面而事楚者晉使之也罪晉也毛西河以為此時未盟安知敵之先楚先晉後楚此是恆辭然前乎此未有善晉楚會盟也烏得云恆辭此以大夫繫之諸侯者鄭子美以謂存其君汪德輔謂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以是時大夫勢張故為是言以釋經旨然大夫出主會盟屢矣渙梁之大夫不繫諸侯者以諸侯在會大夫擅盟特筆示貶是盟之書諸侯大夫即會宋之大夫而總序耳無他義也三傳之說其不合春秋之義者則劉原父辨之是也

齊魯封滅崔杼之族專國政

卷二十

三

齊魯封滅崔杼之族專國政
小人之黨以利合必以利爭卒之兩敗同歸於盡觀於齊崔慶而悍於為小人者可以少懼矣弑君之賊罪當覆宗况娶淫婦而納其孤使相其室有不離間骨肉以為利者乎得寵忘舊未有不禍起蕭牆者杼即非弑逆亦破家之有由矣慶封包藏機心以成人骨肉之難其陰毒尤甚故其敗也尤烈崔氏之敗發於其子慶氏之禍成於其女謂之天道其信然歟獨是盧蒲癸王何以

齊魯封滅崔杼之族專國政

卷二十

三

齊魯封滅崔杼之族專國政

吾嘗疑齊大宮之盟晏子獨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然猶與崔慶比肩立朝周旋其間猶有鬼神則誓言將誰欺歟及崔慶先後繼亡齊與晏子耶殿其鄰六十彭躬菴以謂無故受賞平日隱忍宣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斂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自藏其身有無窮妙用果爾則晏子不惟不必死且必當仕而不可去武氏篡唐狄仁傑立於其朝而不耻其委曲以為社稷者毋亦同一苦心固不求諒於天下

後世耶願逆知齊之必歸陳而不能預弼其漸此殆天命或非人力所能爲而竊竊與叔向私言識者識其徒爲魯女之嘆也吾謂晏子果宣力於崔慶滅亡之日可以對先君之靈既力辭當邑卽當退老樂高陳鮑之難又何必再與仍爲是模稜中立之態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瑞鳴昭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景王

丁元年燕簡公元年春正月魯侯在楚夏五月魯侯至自楚楚鄭敖元年

楚

前乎此未有書所在者此易爲書爲天下憂爲宗國憂也憂天下奈何當是時荆楚久僭尊號與天子抗衡故諸侯有能損之者春秋許之盟宋以還南北分霸諸侯北面楚庭楚益侈然自大况天王之喪相距四十餘日天下諸侯未有一弔京師者而魯陳鄭許虔事僭國執縛恐後是楚自王其國者今日羣諸侯而共王之矣諸侯無相送葬之禮而成公於晉猶可爲諱至此則聖人憂天下之心有弗能已者不然春秋獨隱荆楚而尚取桓文何哉憂宗國奈何季氏於是取卞以自封無君之心罪不容誅而公欲無入是將自棄其國而懼於權臣也故雖非失國書與失國同謹微杜漸之意所以揭權奸之隱而爲有國者鑒也楚氛橫吳越起宗國替公孫齊此聖人特筆也而謂釋不朝止於廟猶議之小者是故成十一年正月在晉不書襄五年正月在晉十三年

正月在晉皆不書

吳子使札聘于魯遂應聘于齊鄭衛晉

此與楚子使椒同例觀當時事勢當以吳驟強之說為然第季子曠世大賢於是有謂賢之者有謂善使而進之者有謂貶而責備之者皆因聖人有習禮之稱意為揣度而反失經旨也左氏曰通嗣君則求其事以實之致啟後人聚訟經文先書闕弒吳子餘祭而此使聘同書在五月之後七月之前則所稱吳子究屬何指賈服諸儒皆以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金仁山因之譏習禮如季子於夷狄之俗猶未盡除聖人雖賢季子而於此行則未可也此蓋囿於通嗣君之言而致惑者唐孔氏則以吳子為餘祭使先至而赴後至故每事皆行吉禮可以徧觀周樂及譏孫林父之君在廢而樂也是闕弒吳子以所告之月追書於聘上此論最為通達獨仍拘於通嗣君而據杜註以為通餘祭嗣吳嘗數與中國為會矣此雖初聘何必以通嗣君為辭况餘祭嗣立已久宜毛西河謂越今四年而後通新君於禮未合矣但西河謂例凡死而告後俱有年月如桓五年陳侯鮒卒一書甲戌一書己丑周惠王崩在僖七年閏月而告在八年十二月以此駭仲達之未足為據夫卒未有兩日

齊治通鑑綱目編綱議卷二十一

二

並書者故先儒多以甲戌下必有脫文也左氏云七年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正月會於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趙伯循曰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於諸侯左氏不足憑也吾謂春秋事據左傳頗有時事理弗能無疑如此類者不能不據理為斷求不背於經而已西河所引不可以難仲達也且文字傳寫不無錯簡安知餘祭被弒不在七月以後耶如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按是年春晉文公入國不書不告人也傳已言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矣杜注不得其解遂謂文公定位而後告願亭林曰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晉之九月周之冬也晉惠之卒錯簡在後則餘祭之弒可錯在前矣

齊治通鑑綱目編綱議卷二十一

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或問宋伯姬守禮而達於火與尾生守信而溺於水有以異乎曰不同也尾生之守信小夫之亮也伯姬之守禮婦人之貞也所謂處變而不失乎常也顧左氏以為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亦以伯姬身為國母年適

汪德輔曰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貪生而免己之死則非義矣竊謂所以為女子遠大夫也此楚季平之言故因鍾建逃生於前不越禮於後然建與楚共禍之臣半為楚君未字之貞耳若婦女遇

變從從男子接手則越禮失貞惟舍生取義而已嫂溺手援固其叔之變禮而人比未嘗不可從救而免死如以為非義則叔當德其嫂不幸而溺死何必接之而陷其嫂於不義乎况溺不至滅頂猶可以不接之而以爲死禮則不可以越禮之者說雖在援之者說然曰不援是豺狼則固兄而親

六十固可因左右之請避火而全生以是爲一死之鄰於固者推是說也室女未婚而許聘之夫死而或以身殉或奔喪守節者將亦譏其過激味未嫁從父之義謂之婦而不女乎使伯姬下堂避火如毛西河所云以國母而御婦妾何所不得揆以嫂溺援手之義君子未嘗不許以從權然有時不能不舍生而取義者在權衡於輕重之間而已此義明則室女受聘而夫死改字他姓不律以婦人改節者君子恕以待人不責以所難云爾守貞不二正易象所謂貞吉從一而終也或曰趙木訥謂紀宋二姬語其難則紀姬未若宋姬也故紀姬之葬以字宋姬之葬以諡果聖人有軒輊之意乎曰夫各有所當也伯姬之死倉卒遭變而從容守義以完一己之節叔姬之歸間闕跋涉而矢死靡他不忘故國之心伯姬之難在一時叔姬之難非一日紀侯去國而終無夫諡之可冠輕重不繫夫諡與字也書卒書葬皆備而不畧其著賢行而勵婦道則一也

冬十月晉人齊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是役也三傳之說劉原父皆辨其非胡文定以爲刺諸侯不討蔡賊而會其葬反合十二國大夫以謀歸宋財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之在受援者亦無害於義乃可謂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嫂叔固當別嫌援溺以行權家庭自兼恩義德輔之言恐拘泥者亦爲越禮故詳辨之

四

是之謂不知務故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其義可謂正矣夫列國遇試諸侯不討更有與師動眾反受其昧而爲之定君者有與亂賊爲會以固其位者蓋比比也皆據事直書何俟牽連他事以見義哉賊不討不書葬此春秋之常例今特書葬蔡景公則諸侯往會其葬恩義情禮之篤於蔡般不以爲賊而討之其罪已顯與澶淵之會義不相蒙也然則曷爲書其故罪宋也罪宋奈何伯姬死於火雖猝遭大災而左右一再請避非甚逼迫不可脫也尊爲國母舉宋君臣不聞有捍災赴救者而徒懷惱於貨財求諸侯以謀更其所喪是宋平知有利而不知有母也公羊氏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嗚呼此宋所爲當罪歟罪宋爾列國何以貶宋求爲可罪則會之者爲可貶也魯卿不書諱歟非也魯宋舅甥也宋不哀其母魯何必以爲甥汲汲以所喪求求真所謂不知務者雖不之恤可也故不書言義當卻之也

庚申四年魯昭公春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澶淵取王使劉子勞趙武于頓

是盟祗譏舊言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猶宋盟之罪晉也於是三月魯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以尋

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弭兵之盟而魯伐莒將戮魯使趙孟止之毛西河以為
 楚來主盟始於宋之會其時無莒人今公子圍尋盟莒
 亦不會則莒與楚何與而曰犯瀆齊盟說甚不倫且會
 在正月後取鄆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後為會而
 三月尚在會可告於會者春秋策書有極荒唐而不可
 為訓者此類是也案經書此會於昭元年正月公即位
 後而不繫月而下書三月取鄆其或月不月者舊史詳
 畧夫子因之耳且傳明言三月甲辰盟則三月在會有
 月日可據何必以經不書月而謂此會之必屬正月耶
 且宋統兩盟莒雖不與魯則皆從西河知莒為晉私屬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二十一 六

則若人因晉在會而來告亦固其所楚以吾為弭兵故
 乃與晉狎主齊盟凡晉楚之從皆當遵命而所告舉兵
 伐取者即在會之魯以是為瀆犯也胡得謂說甚不倫
 哉要之使楚赫然宰天下之權者趙武為之爾自法其
 力不足與爭猶強飾其詞以為有仁人之心信以為本
 質自是不復能振伊誰之咎也劉子勞武於穎而曰子
 盍遠績禹之功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武曰吾儕
 偷食朝不謀夕嗚呼此武所為自揭其隱歟夫武之賢
 聲固赫赫在當時矣然古來以偷安苟且貽天下憂者
 有時不在小人也

前編原書晉荀
 吳始用卒敗狄
 于大鹵茲謹遵
 春秋原文大鹵
 公穀作太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毀軍用卒自是始胡文定曰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
 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前前編亦大
 書始用卒蓋皆以變古制罪之也然山谷險阨彼徒我
 車懼其侵軼相機度宜未嘗不可以變通孟子曰善戰
 者服上刑此為好戰戰爭城爭地殘民以逞者言之
 耳若張矢威天下設兵衛民不得已而用之則酌古通
 今豈必拘牽成法車可也卒可也惟其宜也孟子謂春
 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然則變詐相高車戰何獨
 不然不因用卒始春秋凡書敗某於某皆罪其以詭道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議卷二十一 七

而勝者隱十年公敗宋師於菅之類是也此書敗罪之
 也如以用卒為壞古法當罪則如宣十五年書初稅畝
 以譏之矣毛西河以謂春秋時晉楚吳越皆以步卒取
 勝而諸國效之如季氏作三軍自毀其乘是也案襄十
 一年作三軍所謂三子各毀其乘者孔仲達正義云往
 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一軍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
 自以采邑之民為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
 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為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
 各毀其舊之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是作三軍亦非
 毀軍用卒蓋罪三家之初分公室云爾况用卒始於是

前編於楚子廉
卒下編書令尹
國實統之而自
立然春秋不書
文為辭統之會
稱公子圍又何
必改稱令尹且
初發大夫圍伍
日算大夫圍伍
舉更之日共王
之子圍為長彼
其殺嫡而奪之
者正以其為公
子之長也稱公
子乃誅其篡立
之本謀也

役魯作三軍在前又不得云殺之也然則前編書始用
卒非謹始歟日然然而春秋書帥師如恆辭

冬十一月楚子廉卒公子圍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是為楚
公子比奔晉

春秋弑而書卒者三於鄭伯髡頑卒於鄭論之詳矣胡
文定曰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
已矣至大合諸侯會於申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
良也亦皆有獻焉若革其偽赴正以弑君恐天下後世
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
惡矣聖人於此憫之甚懼之甚故祭祭顯權輕重而畧

欽定通鑑輯覽前編議 卷二十一

八

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信斯言也
春秋之法祇明申於弱小之國其能使諸侯如晉楚
者知勢必曲為之諱而悍然弗忌矣且以楚圍爭主齊
盟而畧之則趙盾之執晉政相幼主以大夫出主諸侯
列國何嘗不從之會盟從之征伐而大書以正其弑則
又何說若以盾則輔政圍固篡立盾非手及圍則實繼
豈弑之而不代其位者可不致討而從之乎抑非手及
者故坐其罪而後從而恕之也金仁山曰春秋之筆微
顯闡幽弑其君而以薨赴天下後世或不知其故則以
弑書之若圍之弑天下知之久矣就之會諸侯大夫皆

料其篡於未弑之前朱方之師諸侯三軍之士皆笑其
徇於已弑之後則夫從其赴而書之天下後世益知其

偽赴之不可誣矣信斯言也傳言鄭子驪使賊夜弑僖
公於道其迹甚隱當時亦誰知其故者曷為不以弑書
之而必如其所赴也春秋書弑其逆狀顯然者甚眾即
楚專而論商臣忍人也早著於議立之時而宮甲之圍
較問疾入內形迹孰為隱顯且商臣亦代立勢必不以
弑赴又曷不從所赴以著其偽也夫圍之篡奪罪不容
誅冠纓之逆與宋太宗燭影搖紅皆附疑獄疑者闕之
春秋之道也然以就之會設服離衛推其急於為君之

欽定通鑑輯覽前編議 卷二十一

九

心使楚康稍延月日不即病死其勢必出於弑矣殺篡
平夏而奔子干彼固懼有所奉之而與己爭也乾谿不
反圍自言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人之將死真
情畢露此圍之罪狀也然則殺嫡爭立爾慶封之徇曷
云弑君願弑齊靈者梓彼奚為而目封耶封黨封而助
其逆圍奪嫡而代之君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故伍舉謂
無瑕者可以戮人也嗚呼宋太宗惟有所稟承而廷美
德昭不得其死沈機以行其忍楚圍乘機起事而慕及
平夏死不須與急猝以逞其兇此皆楚康宋藝祖之罪
人也然太宗之惡猶欲欺後世楚圍之罪則不能掩當

時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於此可見處強宗治凶人之法非通變達權之君子有時或執理而僨事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不仁之人豈法不當誅耶然不能不隱忍以俟其變者勢使之然也夫以子南先聘而子皙強之直在子南子皙葬甲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皙而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執子南而放之枉法右奸願顛倒若此不知子產所以扶國體而安社稷之大有作為也使爾時遠責以三死罪彼必不服從激而作難汰侈之家觀變而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十

並起法非不立時未可為舉措失當亂亡從之若施以薄懲任其兇暴必反為所辱誰秉國成而國體傷矣即不敢盜兵據邑而鋌而走險適雙園而翰情於敵使吾疲於奔命亦非國家之利也惟伴為不知其蠶甲也者而以兵兄之罪罪子南論長幼之序未嘗不可以循國法而亦可銷凶人亢戾之氣俟其犯眾怒以重其罪則吾一舉而大患除矣劉原父曰惡鄭之不能去有罪以放乎亂也胡文定曰因其疾而幸勝之亦云殆矣皆拘於稱國以殺以為罪累乎上者願書殺其大夫義不係乎此而論者又以子產為能用術同一作用也以陰險

言殺其大夫見卷二十蔡殺公子變論之矣

行之在小人則謂之術以慎重持之在君子則謂之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濉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慶封已絕於齊而仍以國氏者何正其為齊之罪人也不以殺之者非其人而沒之使亂賊無所逃也封有罪矣不曰殺齊慶封而以執殺為辭者何所以殺之者猶其入也不以殺當其罪而假之使亂賊無可掩也顧園不納伍舉之言卒受三軍之笑者剛復自用之人不可以正言喻君子曰於此可悟事暴主處復人之法焉盧蒲癸與其妻姜謀殺慶舍姜曰夫子復奠之止將不出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上

我請止之於是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泣事姜告之故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而見殺韓起叔向如楚楚子朝其大夫將闞起而使叔向司官大夫莫對遺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楚子於是厚為韓起叔向禮而歸之夫姜舍女也或以莫止不出之言說癸而洩其事使舍懼而知避未可知也而舍正以其止而必於出使啟疆正對曰晉未可敵辱之則禍楚彼必以為拂吾意而求得志而後已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子違也是故敗疆不先逆其意使之樂聽吾言而後吾之意可以委曲

按子男之賦六
百乘若私屬於
大國則不列於
盟會而減其半
所謂半也其原
於吳也邾滕原
列於會至宋之
盟齊人請邾宋
人請滕始為大
國所屬矣顧亭
林日知錄小國
貧則滕薛杞降
而稱伯稱子引
沙隨程氏以為
三國皆微困於
諸侯之政而自
貶焉故魯史因
而書之云則當
日之小役大弱
役強使人甘於
自貶其爵至更
為其私屬小國
安得不日削哉
春秋如其所自
貶蓋傷之也

而達此諷諫之法也然而如園者汰侈已甚必至天奪
其魄以殺其軀而已

鄭作邱賦

春秋大夫莫賢於子產魯用田賦鄭作邱賦同為病民
之舉何哉公私之分利已與利國之別也當是時大國
肆無厭之求若於奔命平邱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則前此之重役竭力以
事大國者概可見矣况自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事
一大國猶恐不支而又倍焉故為是舉以救時弊小國
有闕將重得罪是厚其亡也故園子寬以謗言告而曰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三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及日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是蓋一時權宜出於萬無得已者或問子產子曰惠人
也會惠人而肯病民哉不然王安石行新法拒同列之
諍亦可託於子產不恤謗言以利社稷矣或者謂以貢
繁賦重而欲紓國益如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視邾
勝而為人所屬曰是可為也魯則為之矣豈子產之識
而不及叔孫乎且循伯男之賦猶自日中以爭至於昏
然後得請果欲更薄其賦如子服景伯所謂將半邾以
屬於吳彼其遂許我乎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故平邱之
役子產不得不爭私屬於人是鄙我也鄙我等亡故宋

原書鄭人從左
傳語今刪去人
字同鄭作邱賦
例

之盟叔孫不肯視邾勝以自辱

鄭鑄刑書

嗚呼惟兵與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書曰明於五刑
以弼五教期於子治刑期於無刑又曰辟以止辟然則
聖人用刑之心可見矣是故夫子刪書不廢呂刑或曰
子產鑄刑書然耶否耶曰何為其不然也鑄刑書不為
子產病也然則奚來叔向之譏曰叔向憂世者也子產
救時者也子產之言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水濡火烈之喻正見其不得已之苦心也故惟子
產然後可以用刑惟子產然後可以叔向之言進不然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三

當叔季之世兢兢然懼叔向之譏迂者必流於弛周之
積弱宋之優柔是也而商鞅申韓則又子產之罪人假
治亂國用重典之言以肆其刻酷若子產卒孔子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嗚呼有子產之遺愛而後可以用
刑
寅十年春楚子為章華之宮
楚子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闢人人焉無
宇比之如紂為通迷主又直斥之為盜誠非虛擬矣雖
然豈人臣進諫之義哉况事暴主必嬰其怒徒死已矣
在君為不仁在臣為不道然則比干諫而死非歐曰比

干欲以死諫冀其君之一悟且雖強諫未必擬其君於盜何以知之以祖伊迫切之辭祇曰淫戲自絕云爾未嘗曰盜有所在也然而比干死而紂不怒祖伊而殺之者有幸不幸焉而二臣者又非以生為幸而悔其死也是故義有不能不諫者比干是也知不可諫不諫而去之者百里奚是也且紂雖暴猶可以諫虞公非兇戾如紂比而必不可諫何者強者有時可以逆折昏庸之主理不可以喻而利害不能以動之也如紂者豈不知所為之不善哉而視一世皆無如我何故縱吾所為喜怒可以任氣惟其有喜怒故逆耳之言死者十八九而所言之是未必盡昧昧也不然百里奚為苟免而比干姑以愚忠博死諫之名而已魏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蘇明允曰諫之道通於游說魏叔子從而廣之以為合於讒而善用其機則無不入吁是皆不可施於甚強暴甚昏庸之主也信如徒以理勝也則茅焦之於秦皇無宇之於楚子理果勝於比干耶百里奚孟子所謂智者曾智者而不知用其機耶

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孔奐黨於招曰殺陳孔奐則有罪之辭也若許楚之討也者慶封黨於紂曰執齊慶封殺之若無罪之辭也是

原編寫齊字意以公羊傳誤作晉樂施故前編關之以待考歟晉樂氏自殺盈後已絕祿於晉自常直從左傳書齊為是

不子楚之討也者其罪則均之賊黨也其殺之則皆楚虔也而彼此異辭何也曰於首惡則宥而放之從罪則坐而戮之正以見楚虔之惡也其惡奈何招殺世子致其君憂害自縊與虔同罪招悍人也身為禍首且卸其罪於同謀之公子過以自文其跡倘虔窮治而戮之彼必如慶封之崛強以發其覆也故揚於慶封而曲為之諱即為已諱且行人於徵師何罪而必殺之葬君之袁克何罪而欲殺之必其專責陳侯以雙子匹嫡而為滅國討罪之辭也其罪孔奐也亦必以黨君之惡為名於是殺徵師於未舉師之前殺孔奐於既滅國之後示其致討之威遂其吞噬之毒而已故春秋於殺世子偃師大書陳侯之弟招聲招啓禍之罪而亦見陳侯之昏愚授以變陳也於滅陳殺書孔奐之殺於放招下著楚虔黨惡假義肆其強暴也

己十有三年夏齊樂施奔魯

楚之滅陳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然則陳之代齊不惟齊國之人知之即諸侯之識者亦知有焉之後將育於姜也樂高惠族也以公室懿親正當戮力同心維城宗國所謂二惠競爽猶可而乃嗜酒

信讓授人以讐自來權奸竊國未有不剪除宗室屠戮世勛以孤人主之勢然後遂其所大欲者况藥高欲劫公助已反攻公於虎門身陷大逆不獨為之君者不能姑容即舉國臣民亦激於大義皆得以討賊為辭更為權奸之助矣豈天奪其魄以弱齊氏耶然而威衰之機雖曰天命亦人事所致也一家將與其子弟大都守禮義而重詩書思艱難而敦孝悌及其衰也執殄以靡其體酒色以汨其性甚之干犯法紀羅滅門之咎何前後興替若此其相遠哉是故卜家世者問子弟之賢否規國勢者亦未嘗不以世家巨室之有人而知國之未可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十六

量也子雅卒晏子嘆曰姜其危哉夫子雅之才非如管仲鮑叔隰朋賓須無諸賢也蓋亦知兩家子弟敗微已見也云爾嗚呼若子旗子良者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也有國有家者其鑒於茲

庚十有四年 晉昭公元年 宋元公元年 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

子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書誘殺罪楚虔也胡文定曰虔本心欲圖蔡國不為討賊舉也而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

內河謂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邾之為宋襄為邾君俱無明敵於邾而邾子實執而用之見其罪豈容未滅

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以後世毀信挾詐謀人軍國以為己利者皆楚虔作俑然苟息秦璧馬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館於虞襲執虞公而滅之其詐謀之深險不在楚虔下且蔡般有弑父之罪虞亦何罪而春秋惡楚之辭甚於晉者何也虞虢晉師滅下陽虞無師而曰師且先之者示晉有罪虞尤可罪也蔡亂賊也人再會伐吳楚無役不召蔡無役不從楚果有討蔡之心何必列之於會蔡負當討之罪正宜聲之於會然而蔡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十七

亂賊也楚亦亂賊也蔡可討非楚所得討也而深謀險計利人土地楚即非篡賊君子猶深疾之况懷惡而討更肆其詭詐之毒哉是故不問蔡般之當討不當討而直揭其事曰誘而深貶以名杜征南謂蔡人以名告毛西河既辨之而謂敵體相殺列國無有特為創例別於以尊戮卑之辭然邾人執鄆子用之非敵耶楚子誘戎蠻子殺之非敵耶而此特名者借討賊以文其滅國而又鑿於慶封之徇伏甲而醉莊之獲其土地而以為不貪假大義而以為不暴不聲其罪而以為可掩己之惡此不獨以詐殺蔡般直欲以詐欺天下聖人誅其意之

故春秋特書邾人以深罪之

險而偽也惡之甚辭之厲使天下後世知其罪大惡極而終不能飾也若是則楚有罪而無惡於般乎蘇子由曰蔡之罪已見於其弑矣

冬十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自四月圍蔡頓兵八月卒破其國而滅之當是時使諸侯仗義卹鄰猶可救止而乃合八國大夫會於厥慙而不果行蓋天下無霸自宋之盟而中國諸侯已為楚所攝矣乃晉人猶使狐父請蔡於楚吾不知其以大義責楚耶抑為蔡乞憐耶子產曰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所謂不順者般負弑父之罪也楚之不德則既殺蔡

資治通鑑綱目四編卷二十一

六

般又圖滅其國為貪暴無厭也然則楚人弗許晉請其必以討罪為辭塞諸侯之責矣蔡般死已八月國不可無君而有仍以世子稱者以為君死國圍未能即位備為君之禮孔仲達汪德輔之說也以為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不葬子雖立不成為君蘇子由胡文定之說也嬰城固守國亡身死特存其世子之名錄其為宗社死家則堂之說也未暇即位與不成君此以當時之事與理言之也存世子之名以錄其死此事後推原之義也吾謂君喪國危或亟正位號所以維繫人心申大義而為復讐計者然君父之誓不共戴天或故以世子監

楚棄疾復封陳蔡公穀皆謂平邱之會為之然不能救陳蔡於見滅之日而能為會懼楚以復陳蔡乎

資治通鑑綱目四編卷二十一

九

國示不忍遽忘其君激臣民以必復之誓者揆時度勢夫各有所當也推斯義也懷愍微欲雖未容死晉元宋高以宗藩紹統不為太遽明皇猶冀東歸而靈武即位雖曰行權君子於此有微憾焉胡文定曰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則有之為世子其道得矣表孝子之用心明春秋大書世子之旨所以維綱常而扶名教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毛西河乃謂考之三傳並無其事南宋儒者每造事實以注夫子之書怪之極矣試問蔡人果不死守最爾孤城當強楚不破不止之師能延至八月之久乎棄疾奉孫吳圍陳陳滅而不加害則世子有抗節不降嬰其怒而見殺可知也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三傳亦時有詳畧惟折衷於經論其世而揆之於理而已如西河所云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也然則世子未立申無字何以云用諸侯王必悔之歟曰世子者繼世而有國猶君也云爾陳蔡之滅也楚虔皆使棄疾將復大城陳蔡以居之反因以殞虔之身而代其位陳蔡亦得以復其國身為亂賊復濟以兇橫當其志得意滿猶曰余欲得天下也然而乾谿師潰欲自保其身而不可得此可為無道者鑒也

冬十月魯公子慙奔齊

公子慙欲去季氏而張公室此母邱儉諸葛誣討司馬之心也杜註慙書名謀亂故也然則權奸盜國反阿附苟容乃為忠耶元凱晉室元勳無怪作此語高息齋曰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願誅亂討賊惟義之從事潰於成軌以為妄非君子所忍言南蒯志有餘所不足者才與識耳以蒯為妄舉猶不能服蒯之初心况可加之於慙乎夫持危扶顛必有濟變之才宏通之識共生死而無憾者左右於其間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故謂慙為妄則不可謂慙為不知人則可嗚呼紀綱陵夷權奸偏處日成滋蔓之勢志士仁人奮袖而起舉兵而申大義不勝則慘被誅夷抗疏請誅亦不免身為戮辱然知其如此而卒為之者宗社安危之所係有隱忍而不容自己也是皆亂耶妄耶書曰公子慙出奔齊未幾而公孫於齊矣為魯惜也春秋凡以地叛雖微必書南蒯以費如齊不書何也金仁山曰欲張公室亦公意也願以費循其眾然後布以所為舉事之意數季孫之罪明示國人奉公以臨之則大事可成而公室可張矣他日叔弓圖費猶且弔克使無區夫之謀則季之為季未可知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二十一

乃計不出此先為之懼以費如齊形同內叛與初心左矣或曰蒯畔季為公也非叛魯也夫費魯邑也納之公可如齊可乎不書為魯諱也

壬十有六年鄭定公九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為

汪德韓曰齊連稱管至父弑諸兒而立無知則書曰無知弑君晉夷泉州蒲既弑而後公子黑臀公孫周歸於晉則不書黑臀與周為弑君也此前後之別而有無篡奪之心之分爾願無知為齊襄所黜而怨連稱管至父遂因之以作亂且北面齊廷終身未嘗去國目以首惡

因無可辭楚比自虔篡立即出奔晉是以虔為不義不肯一日為之臣也况乾谿作難亂起觀從成於棄疾而經書乃云爾者金仁山曰子干有爭國之心棄疾無起事之意胡文定日出奔去國君不以為臣晉於樂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公子鱣於衛是也而楚未嘗錮比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固楚之亡公子也春秋書比弑君明於君臣之義也然比之歸也觀從以蔡公命召之其始願不及此亦有起事之意耶棄疾與子干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而速其師先使殺虔之二子而潰師之謀棄疾何嘗不預况乘間得國何嘗無爭國之心身為蔡公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二十一

受虞爵祿君臣之分又奚止一亡公子耶乃不並坐棄疾而目比者何也仍無知書弑之例也連稱管至父不因無知觀從與羣怨之族不因子比則皆不能動於惡楚虔爲虐國人多怨作亂之徒以爲宜代之爲君者共王之子比爲長於是乎以納亡召之當是時大城陳蔡不羹棄疾手握兵權故假蔡公命而後比敢入入不羹蔡則棄疾不從雖比之心初未嘗求納而聞召即歸其意將欲何爲故無知直書弑在內之辭也比則曰自晉歸而弑納亡之謂也就令楚鋼之如晉欒盈而從楚之亂臣以爲戎首其爲亂賊所因與無知等矣陳嬰之母

資治通鑑綱目編綱議

卷二十一

三

曰世所指名此之謂也楚虔篡賊也比以其篡而逃之乘其亂而誅之獨不予討賊乎曰春秋之法有畧迹原心者彼無所利於其間雖雍廩因無知之虐而殺之可以討賊爲文比之歸其有所爲矣然則如胡文定所云效死不立國有所歸爲曹子臧管叔於即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己其亦庶幾乎曰亦不然也作難之徒不奉棄疾而必召比比果無所利自當不歸度吾力不能討賊又不欲發難者之借已以爲名蓋如季札不欲父子兄弟相殺之辭謝之也如曰吾無取乎爲君而都令尹以鎮社稷既相從於亂初無討

左傳稱五月癸亥靈王縊於辛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又使告子干子

賊之心乘機得政因爲利則政由齊氏豈未嘗篡而奪之亦可免弑君之名而謂亂不由已矣吾謂比果以虔篡立當討乞師強鄰恃申大義或諸侯義而許之如子臧之欲見王而立之雖即其位非爲己私也即不然刻刻不忘用間以離其腹心使應於內依陳蔡人以圖而攻於外布虔之罪與衆戮之以告先君之靈用楚之常定君而靖國則一舉而三善存矣然如比者碌碌因人犯五難以首亂烏足以語此哉若是則曷爲不如突入鄭陽生入齊以著其逆取也曰既曰其弑則正其罪矣歸者易詞也亦以見楚虔無道厥叛親離之意也

資治通鑑綱目編綱議

卷二十一

三

公羊氏曰歸無惡於弑立也穀梁氏曰歸非弑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論者遂謂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然所以召之者以何說而歸也及郊而告之謂觀從止以矯命自陳言蔡公不知爾然則棄疾殺比雖曰譎謀然討賊於旬月之間可不謂濟變之才乎曰使棄疾不與其亂視州吁朝陳其功倍捷何惡於譎也彼實因利乘便假手於比安得與殺無知州吁比哉然則君之爾又胡爲不以弑書曰立比爲王觀從諸人奉以首事而比又貿貿然以爲遂其所大欲耳當是時靈王雖縊國每夜駭一則曰王入再則曰王至雖棄疾故布訛言然舊君

哲二子皆自殺
秦於亥迄乙卯
相距五十三日
雖重玉死於外
未有月餘尚未
知者二月即恩
不至若是意所
紀日必有一誤

按公羊傳君薨
稱子某既葬稱
子般卒子野卒
未葬也子卒既
葬也左氏例未
葬稱子既葬稱
君如宋子陳子

未葬也此二傳
同異爾百詩謂
以孟子證之而
又有異君薨仍
稱世子謂然公
葬世子謂然友
是也未葬稱子
不獨既葬為然
至於子之身而
反行之則在葬
力行之則在葬
蓋滕文定為三
年喪五月居廬
未有命戒無禮
聘賢人事至葬
後始聘孟子至
滕問以國事故
孟子猶稱爲子
論年然後稱之

之死新君之立倉皇之際國人猶未之知也書殺公子
比不與觀從之桓立也稱棄疾而不日人同與乎弒猶
日以賊殺賊云爾是故正比之就使從亂以爲名者不
得以初不與謀以藉口目棄疾之相殺使知乘間襲取
者厥罪維均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與吳皆亡國公孫爾未嘗君乎陳蔡也而書國書爵
書名論者謂不子楚之滅並不子其封如失國之君歸
其國然是也然則許叔亦復國不曰許男某書人而不
曰歸豈子鄭之滅乎曰鄭居許叔於許東偏十有六年

矣叔乘鄭亂得入故都有難辭焉故曰入叔弟也非繼
世者也曰叔謂能以君之弟復奉其社稷爲可嘉也廬
與吳則皆故世子之子宜繼世而爲君也而從棄疾舉
兵殞虐之身殺虐之子在棄疾爲稱亂在廬吳爲復讐
以是爲不忝先君之嗣克紹先王之封也是皆子之而
辭各有當已葉石林曰王命復之則君也許叔未受命
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得爵此誠尊王之
義吾不知廬與吳亦請命於王乎許自會於陶至從齊
伐楚三見於經皆稱許男即入許之許叔也又何時受
命而爵之乎夫許太岳之後陳帝者之後而蔡則王室

爲君曰君如彼
何哉君諸擇於
斯二者然則雖
羣有異同皆無
未葬稱君稱爵
之理故知蔡廬
之稱爵特爲變
例乃所以示義
也

前編從胡氏大
紀以少康初生
之年爲元歲綱
目本范氏唐鑑
大書編聖之年
失實近世何義
門猶以嗣聖紀
年謂以無爲有
孔子修春秋不
若是此皆不知
春秋者也

蔡平此繼絕之權乎義也春秋之微旨也
甲戌十有八年 曹平公 春正月吳子夷末卒子僚嗣

懿親皆先王所錫命而建國者也國爲先王之所建則
非鄭楚之所得而滅若曰彼能復之則爵固其爵也先
王子之非春秋子之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正所以
尊王也顧春秋凡繼世有國者未葬不得稱君如停九
年會葬邱之宋子二十八年會於溫之陳子定四年會
召陵之陳子舉無不然廬與吳之歸也就令如出亡反
國之君爵而名之陳吳猶可也蔡廬不可也蔡靈客死
雖閔三年然一日未葬繼世者猶宋子焉爾陳子焉爾
許叔以弟而稱叔不失爲復國之辭鄭忽以復位稱世
子正見其當立之義而必爵廬於歸國之時書葬於歸

國之後者春秋之辭隨事見義不使曠年無君若其國
之未嘗中絕也云爾此義明則夏少康初生即書元歲
可無疑於失賊淫篡據之實唐嗣聖之號仍紀於中宗
出居之年又不得謂以無爲有矣是故陳既滅矣而書
葬陳哀公書陳災此存亡之見乎辭也蔡靈未葬遽爵
蔡平此繼絕之權乎義也春秋之微旨也

世皆稱吳季子能讓國賢之者高其風繩墨之論則識
其啓禍然觀傳記所載以深推當日情事吾謂季子非
必以讓國爲高也蓋無日不惓惓於吳特不以得國爲

通鑑左傳經文
書過公穀作謝

夷末公羊作夷
昧前編從之

利而已左氏謂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辭曰諸侯與
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義嗣
也誰敢好君有國非吾節也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公羊
氏錄謂之言曰今若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
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又曰夷昧
也死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僚者長庶也即之
謂者何諸樊也是季子始讓於諸樊初立之日固讓於
夷昧即世之年二傳所云固不誣矣然曰進而與猶不
受曰迭為君兄弟見諂度之言以推季子之心則不欲
廢長立幼亂兄弟之倫成父兄邪志耳夷昧也死受不
受初末可知也考季子出使一為餘祭所命一為王僚
所遣當夷昧將死時季子無出使實事之可據也公羊
於夷昧父子所為繼立不詳究其事隱約言之史記遂
有逃位之說使季子而果不為君吾必行吾志歟則
託故而逃長去不反為太伯可求仁得仁窮餓不怨為
伯夷叔齊可既知兄弟必將傳次及己而遂巡朝右待
夷昧卒而後去是矯情沽譽也矯情沽譽君子弗為曾
習禮知樂如季子見許於聖人如季子而肯為之乎且
左氏述季子之言稱引尤為謬甚自躬殺世子而奪之
國乃善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已則守節而比擬不倫非

案通鑑綱目編綱議

卷二十一

案通鑑綱目編綱議

卷二十一

病風喪心忍出此言乎此必光既弑僚偽以致國季子
為說改季子為是言以折之故曰君義嗣也誰敢好君
蓋以先自負王嗣當立仍恐國人以弑立不義復守先
君之命奉季子而與之爭此正峻拒之辭如以為讓諸
樊也則亦以天倫為重已爾何必云誰敢好又何必先
舉負芻而託於子臧哉左氏得諸傳聞誤記為對諸樊
語棄室而耕亦即公羊所謂去之延陵不入吳國也是
二傳所云讓於諸樊初立之日與夷昧即世之年善讀
者不必膠於其說反失古人之實矣或者謂公羊曰使
而反歸而君之安知非初聘上國直待夷昧死國已定
君而後歸也曰若是則季子欲以明讓適以滋禍以先
君欲傳次及己之心不惟國人知之趙文子問屈狐庸
他國亦共知之季於此時倏然而反萬一國人追念先
君遺意大譁於國狡黠之徒煽動其間吳之社稷可以
立危智者所必不為也然則夷昧也死季子果未嘗上
吳既有先君之命不幾疑居堯之宮偏堯之子乎僚惡
得為君曰屈狐庸嘗語趙武矣是僚國人所屬非季
子讓之也史記所謂逃位者季知國人屬意在僚苟先
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斯亦足矣
而必身踐其位為不負先君是爭也爭何足為季子以

是為逃位焉爾不然吳之人果守先君遺命豈聽季子至此而後逃且以季子一再出使之心欲觀諸侯以強吳國當不忍忽然弗顧聽後人之自取也又不然光王嗣也使季子而逃所謂不索胡獲此其時也掘室之謀無俟十二年後矣或又謂季子雖無爭國之心而拂眾以自為則不可明立嫡之義而授之光奚為其不可也然而宋穆公惟拂羣臣之願雖出馮而不免於爭與其順臣民之心猶可以安社稷且季子能違眾而出僚乎專諸進魚適逢其會豈季子所能逆料哉獨是季子北面事僚光不敢動於惡及出聘而觀諸侯猶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姑壯其語而仍有所憚然雖憚之而敢為之者當是時吳楚構難諒季子惓惓為國之心必不欲動干戈於邦內啓敵人以窺伺之釁耳是故責季子以讓釀禍則季子不任咎責季子以不思患豫防輕離左右則季子無辭然則不能討光乎曰討賊大義也濟變之權視才力何如耳公羊氏曰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不殺為仁則黨賊者將借季子之仁以為口實然而去之延陵此潔身遠亂不得已焉爾余氏光以為光既殺僚欲致國乎季子此為讓國之實則又求其說不得而為之辭

夏蔡朝吳出奔鄭

王明逸謂張子房韓仇已報不賴漢寵然物外以是譏朝吳昧於自處律以功成告退知止不殆其義可謂當矣願未嘗論其世思古人所處有不能同然者子房報韓借漢滅秦其志甚隱仇讐已復臣事畢矣漢封韓後非出於子房且身在漢不在韓非若朝吳朝夕事蔡也朝吳從棄疾舉兵復蔡之志久蓄探謀當社稷新復身為首事之人不竭力經營左右其間則國將誰賴况楚平以功德已正可倚楚之寵為先固吾圍之計安在其能飄然遠引也子房之不必為朝吳朝吳之不能為子房時與勢異豈能執一以概論哉獨是吳在蔡蔡必速飛證以前事隱中其忌吳果忠於為蔡當養晦韜光留其身以有待乃不忍一時之辱為譏惡之所間禍矣蘇子瞻論子房獨嘉其能忍嗚呼此所以為子房歟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稱國不日此書荀吳帥師辭若有別者胡文定曰見利忘義而以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非褒也免於貶爾按十二年之役偽會齊師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因以滅肥此誠用詐可貶然昭十七年使祭史告用牲於維乘陸渾

人弗知師從而襲之遂滅陸渾何嘗非詐亦何嘗不且
苟吳也以爲陸渾密邇王室非虜戎狄別內外之義伐
而滅之與關土服遠圖強霸者殊亦可無貶試問陸渾
雜處王畿陸渾自爲之乎抑晉爲之也彼不過以貳楚
爲計罪之辭耳宋之盟諸侯交見於楚何有於戎况陳
蔡見滅已不能救而徒責戎之貳於楚抑未矣以是爲
戎狄是虜而恕其欺詐豈春秋之意哉且此行圍鼓其
不登叛人者果服以義乎知其力屈而假義以懾之料
其必畔而後滅之欲以威示諸戎正爲關土服遠以圖
強霸已矣滅肥與陸渾悍以行其詐圍鼓而不納叛人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

詐而出之以險師出有名鼓人何罪而必誦兵二月使
之食盡力竭殘忍若此猶以爲正兵加敵耶或問諸葛
武侯討孟獲與此正同何譏之甚曰此義利之辨故特
表而出之稱國稱名史有詳畧貶例不係乎此春秋惡
詐僞曾是而免於貶乎

夏五月宋衛陳鄭災

國家之禍莫大乎民心震動而災祥之說最足以搖惑
人心爲上者相與奮亂張皇而不能靜以鎮之無論天
灾流行已示之象而神明先擾所謂妖由人興已爲氛
祲所隱伏鄭神靈嘗梓慎論宋衛陳鄭將同日火皆如

所言占驗之道固有其理然宋公一言熒惑退舍未嘗
不可修德以消灾也神龜再請禳火子產弗與亦不復
火將自信其德之足以弭變乎則前日之言其應如響
况禳除灾祲占禮不廢而必斥神龜之多言謝太叔之
受寶不幾疑於愼且吝乎當是時國經大災民情未定
復以疑懼之故遽行禳禱思亂之徒窺吾意之可奪也
益肆浮言以惑黔首愚者怵於所聞狡者乘機蠢動火
未復作他變已乘矣此正消禍未萌非徒以天遠人邇
虛爲大言圖僥倖者故伯有爲厲國人皆驚立良止以
止之並立公孫洩示以存絕大義不欲以鬼神之說奪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

國家之權大臣經國遠猷豈淺識者所能共喻哉顧流
言朋興非政事修明持以定讖謂變故不足畏而矯恣
自如不自速其禍不止而僞言道學漫無戒備徒謂靜
鎮恐苗害之來又不知何以禦之是一者皆子產所惡
也

夏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或問許止弑君諸儒皆以誤殺爲斷蘇子由引和御藥
誤不如法者死朱子謂律中不以本方致殺人者與故
殺同以是釋春秋書弑之義洵謹嚴而切當矣然穀梁
氏不嘗樂之說後世仍有執此爲疑者若謂借止垂教

公案持公即東
國也乃朱既曰
侯皆非是朱穀
梁作東請即東
國劉原父已辨

劉原父胡文定
陳止齋皆以以

字為既嚴氏陪
隆辨之良是然
謂出萬死赴君
父之難奉王猛
立敬王逐亂賊
卒以成功亦可
免於貶矣仍似
專制之功而累
知大書曰以正
社後世挾天子
口一書再書文
繁不省若日如
願始終無憾而
後可彼挾天子
今諸侯求遠大
欲終不可欺天
下公私義利之

國之立無極為之其曰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者史記
云然耳且史記以平侯為景侯少子東國非平公之弟
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
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則史記失實原不足據奚舍傳
而從史記也曰史記之言雖非事實然曰攻曰自立乃
所以正東國之罪也東國不從無極無極必不右東國
是蔡人出朱寶東國所為以成其篡爾觀從假蔡公命
以召比則書比弑其君無極取東國貨以出朱則曰東
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此取法春秋之義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卷二十一

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未當王而王者何正其為王所以著子朝之非正也雖
喪未踰年未定其位而天下不可一日無君王統不可
因亂而絕也是故王而係以名卒而復稱子正見未當
王而王者之權以大義也不直曰王猛居於皇王猛入
於王城而必先繫劉單者何居狄泉入成周其位已定
天下皆知其主也居於皇入王城亂之初生舉朝猶多
觀望也一則曰劉單再則曰劉單見弒斃天王死生不
懈者惟劉子己也單子己也是故著劉單之罪
彼黨朝之罪自無所逃於天壤也能左右之
於王臣也不曰奉曰以者何奉嗣王歸於

原缺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卷之二十一

周紀



敬王

秋七月吳敗傾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此罪吳以詐取勝也六國之師畧而不序憫小國之非
敵也吳與楚戰六國何與而必從之者畏楚而不獲已
然楚不戰而奔自免傷痍使小國君帥凶懼滅獲故楚
為戎首獨書六國之敗而不言楚奔見小國之苦為楚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卷二十一

一

後驅而納諸鋒鏑死亡以是為楚罪也家則堂曰不與
楚之主諸侯然則凡楚會諸侯伐其書楚者皆予之
平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大書天王喪已踰年其位已定不以居非所居沒其共
主之稱也既正天王之號復書尹氏立王子朝著子朝
之故以庶孽爭奪由尹氏之挾世卿而擅立也春秋之
始書尹氏卒初六履霜陰始疑也子朝之亂兩書尹氏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公羊譏世卿之說其知春秋之旨
平然則孟子所云故國有世臣之謂則又何說曰世臣

尚誰非世卿引
謂封建之世從
無世祿不世官
者春秋不識世
卿也愚按世卿
固周制世祿不
世官自是宋儒
設解春秋豈盡
以世卿為識蓋
譏如尹氏之擅
權階亂耳善讀
意也胡傳引家
父所制秉國之
均不平謂何然
則尹氏挾世卿
以擅權自春秋
以前由來久矣
此春秋所以特

舉尹氏為戒歟

前編漏書魯侯
名謹案春秋諸
侯出奔名之今
補書

固與國同休戚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譏世卿云者譏其
世執國命以臣侵君為國患耳王猛出入再書劉單此
世臣之重有賴於國者又何嫌於世卿也是故書尹氏
之立為之君者不可使政柄下移當謹於其始書劉單
之以為之臣者不必以危疑畏避當惟義之從春秋世
卿擅權廢立由已多矣特於王朝示義使後世知公私
之分忠奸之辨也其旨微矣

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朝于京師

於是王室大亂越三年矣晉為霸國不崩率諸侯勤王
討賊而乃於天王當立佯若不知賈質然使大夫之周

卷五十二

二

洧問曲直將使天子廢立反聽命於侯國一大夫乎論
者徒譏晉侯之會姑待遷延不知遣使洧問冠履倒置
尤所當譏尤黃父一役大夫為政而實效於子太叔姑
為此會以責責耳夫以天下之大尊王之義僅存於太
叔之一言當是時征伐之權自大夫出大夫無諸侯尚
安知有天王哉前編大書朝京師取法春秋待於河陽
之義不使大夫臨天子也

秋九月魯侯調出奔齊次于揚州

魏主髦以威權日去將討司馬王經以為不可此子家
懿伯諫昭公之意也汪德輔曰秦趙高專權廢置其君

如在掌握子嬰庸弱尚能討之昭公君千乘之國討一

季氏不克而奔者無德無人無謀無兵也嗚呼人君而
具此四者彼權奸亦安能竊柄哉子嬰孤立於四者又
何有哉吾謂權臣世擅政權非閹寺比中涓竊弄蔽人
主之聰明以制朝廷之命黨錮羅織誣陷忠良其阿附
取容者或畏死而懼於威或貪利而荷富貴類皆無恥
之徒勢盛則合權傾則離而義憤之尙在人心者非若
懿伯所謂為之徒者眾王經所謂朝廷四方為之效死
也彼挾人主以為質故以大臣攻閹宦多殺身而危國
漢唐之禍是也倘人主洞察其奸彼將無所挾恃窘迫

卷五十二

三

倉皇狐鼠之形可以立見雖以魏璫之兇饒而下一紙
之詔大患除矣權臣則不然挾世動以固寵才智足以
服羣僚恩惠足以愚黔首而又網羅賢俊羣收物望一
若身之存亡為社稷安危所係君有廢置權無子奪如
草之蔓如根之蟠當是之時舉國知有權臣幾不知有
人主雖有孤忠耿耿殺身報國顯與為蟻而眾論譁然
目之為叛則人主之勢孤矣此漢魏之末以迄五季滔
滔皆是也然則權臣果不可去乎惟修德在賢裁之以
漸而已或謂季氏登臺之請而果許之則大權可復惜
昭公庸愚坐失機會不知待罪於沂請囚於費此緩兵

待授之計若以五乘亡亦必有卻攀送林父歸衛者猶嫌益深何政權之可復也或又謂使叔孫昭子而在則驍戾之師不出其事可集則尤不可果迅雷不及掩耳使未及登臺而刺之嚴兵以備而安撫其眾以昭子之賢必不直黨季孫同於叛逆孟氏孤立亦何敢違乃既登臺而請即叔孫之旌不揚於西北而臺中之拒守必嚴釋甲執冰之徒非遂能破關而人困獸猶鬥日入懸作成濟之變先魏髦而受之矣豈止逐伐公徒合叔孟之師徒助聲勢已也如墓之謀勢將不及尙何事之可集乎或又謂孟氏且猶觀望見叔孫氏之旌乃敢出伐公徒使昭伯能如范鞅之劫魏紆者其或有濟則又不然樂盈復入叛形已成韓趙中行皆怨樂而睦范舍衆大夫所與而從走險求納之亡臣利害可一言而決季孟久相倚比無季即無孟也昭伯雖劫之彼必不從其觀望須臾者倉卒之際暫觀成敗耳然則昭公既不納懿伯難圖之言輕爲此舉計亦惟使諸臣傷劫君者而負罪以出意如即不改意事君諒不至如孫甯於衛成勢不兩立也又何爲奔走齊晉之郊流離客死爲天下憫笑哉奔未有言次者曰次益傷之也吾甚惜南蒯之不善爲謀遂使權奸敗扈終成不拔之勢然亦爲之君

資通鑑綱目續編卷二十二

四

恭公羊傳作舍

者有以使之其所由來者漸矣叔孫昭子曰人誰不子以逐君成名意如固無所逃罪而何忌黨惡殺君之使而伐公徒與鄭寤生敢戰王師無異何忌之罪不在意如下也

冬十月戊辰魯叔孫婁卒

資通鑑綱目續編卷二十二

五

當是時魯之臣忠於爲公者在內惟懿伯在外惟叔孫使昭子不死似無難推輓而入者然從亡諸臣阻撓於外而懿伯之計不行意如陰拒於內即昭子須臾緩死亦斷不能折季氏之逆謀使服罪而迎公以入論者徒謂禍始於懿伯諸臣季氏則原非其罪彼既陷君於難而借縫紉從公爲名以牽制其君使不得歸意如實無逐君之心拒君之意祇與公若昭伯輩勢不兩立耳吾謂爲此說者以爲求之當時事勢毫髮不爽願公若諸臣始終皆私圖自便謂之無罪誠非平情吾不知將執諸臣而放逐之以正其累上之罪彼目無君上之意如仍晏然無事徒奉君以歸遂謂事君無所改節歟意如對荀躒之言所謂若以臣爲有罪則自謂無罪也荀躒謂季孫若怒未忘子姑歸祭則未嘗片語罪季也當是時大夫竊國魯之季齊之陳晉之六卿皆視爲固然一若爲之君者自不量力徒取禍辱此王經所謂不顧順

逆之理非一日者論者亦從而想之此正獎遊臣之行謀反受其欺罔於千載之下吁其亦可怪極矣是故責諸臣以好亡惡定則可謂意如未嘗有所迎立終不致拒君彼行貨齊晉者何心乎禱於煬宮者何心乎何忌陽虎帥師伐鄭尤逆跡之顯然昭彰者又何為乎毛西河猶斷斷獨責孫輩而譏昭公之為其所愚若忍去公徒季氏幡然迎入不待請愆謝過之重煩解說此其間一本國大夫通之有餘吾謂公果忍去公徒莫若先從懿伯之言而不出而獨歸則季氏之蔑視尤甚懿伯所謂忍慚其亦有難堪者矣然懿伯必再三勸公者齊晉必不為魯討逆與其奔走乞憐毋亦匹馬來歸也云爾嗚呼君臣出走內外無親春秋之君出亡者多矣未若魯昭之蹙蹙靡騁者而亂賊之徒公然自若後世論者如西河之陋識尙以為罪有所歸此傷名教之論也故特表而出之或謂叔孫昭子尙能討馘展庶足顯季孫之異而徐為之圖然昭子朝家眾以責豎牛使元兇逃逸其濟變之才必有不逮者即誅馘展而季孟相倚齊晉輔之諒非昭子一力所能支其為季孫所欺而死蓋亦知勢之無可如何求不負君辱臣死之義而已

丙五年楚昭元年夏吳弑其君僚諸樊之子光立是為閔

齊通鑑綱目馬編卷二十一

六

曰諸樊之子仁山直以國固光之國春秋不以光為賊也與胡文定不歸獄於光之說同顧文定謂稱國以弑罪當國大臣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所以安商周孔明所以定劉漢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閭寺當國大臣不與則將焉用彼相春秋歸罪大臣經世之慮深矣此誠萬古不刊之論獨是吳僚之立果出自羣小乎觀狐庸之言則僚固國人所屬在當時大臣從民所欲莫非為嘉靖社稷之計使宋從羣臣之願而立馮華督之弑或無所藉口毛西河所謂傳弟之窮即傳子般法傳弟是已

宋宣之讓穆初不計及其子享之也諸樊傳弟意在季子即宋宣之心季子以國人屬意在僚社稷有賴及而復世亦固其所是吳之既非季子之讓所致非諸樊傳弟所致尤非吳之大臣廢立之權聽於羣小所致也然則春秋稱國以弑非貫光乎貫光則罪有攸歸矣曰稱國以弑不止一吳其皆可貫耶意者光雖自負王嗣當立而攝宰之謀非出於光不然既大書曰其君君臣之分已定不得以光為王嗣免其篡弑之賊也湛甘泉曰使人考其迹則罪人斯得毛西河曰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按其實以中無彼此可推卸也夫

齊通鑑綱目馬編卷二十一

七

春秋事蹟皆有策書弑逆之端彼此推卸者晉趙盾歸生之類其形迹昭彰如衛州吁輩又何必目之而後罪人斯得哉且陽生齊之嫡嗣也陳乞既成其君廢嫡之邪而又迎陽生使弑其君之所立故坐乞以弑此罪當國之辭謂其實主之也則賈光之說固非罪當國大臣亦非虛其名可得其實者尤非矣大抵稱國以弑者其主名或有所疑錢竹汀曰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安知非罇設諸既以勇力事光且以光王嗣宜立欲所事者之為君知光之必不吾罪也而敢動於惡光亦因利乘便而遂即之其謂不索胡獲此其時也或在弑後喜得為君有矜色之辭而又恐國人不順故曰季子至不吾廢也及見季子而仍讓之者雖知季子之必不爭而偽為此態然未嘗不惴惴然懼矣傳得諸傳聞據事後而鋪張其說經推原發難從闕疑而姑畧其辭故凡經傳互歧者趙雲松曰以經為據作傳者誤耳是也然則光非與聞乎曰凡因弑而立不討賊者不必目其為弑皆與聞弑矣公羊傳注為季子諱則尤穿鑿而愈失經旨者也

楚誅讒臣費無極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八

柏舉之役楚宗幾滅而所以為吳謀者行人伍員與徐州犁之孫詬也怨毒之於人甚矣楚自南北分霸晉固莫敢誰何吳亦未遽得志舉天下之大幾莫能與之爭而禍始於一讒人之口物必自腐然後蟲蝕讒人固極誰實使之因民之謗立除國患子常似勇於從義者亦懼其禍之及已爾然員詬在吳殺之晚矣無極微賤小人原不足書而書誅讒臣云者見小人之利口覆邦終難逃甄戮而有國者去讒宜亟當知殷鑒也

六月晉殺其大夫祁盈及楊食我

滅祁氏羊舌氏之族晉誠濫刑然盈亦有以自取祁勝

祁勝者大夫也前編原書晉殺祁盈云云春秋凡殺大夫者書

微其大夫謹仿春秋之例補書其大夫三字

祁勝者大夫也前編原書晉殺祁盈云云春秋凡殺大夫者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一

九

即賊殺惡實甚與之同國尚以為汚况為己家臣哉獨是勝賊可殺非祁盈所可殺通室必誅無君亦當罪也君子治小人事為理所不容而處之不當反與小人分咎苟躒貪賂晉侯昏庸無論矣自來任氣倚事揆之理則悖律以法則難原俾朝議以無可如何者不必盡君相之過魏冰叔謂祁盈行之太驟非處亂世之道豈當平世可以人臣專戮乎惟罪至滅族濫及其黨冤矣此亂世所尤兢兢也叔向之母談言奇中或亦左氏浮誇然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說近女色者所當警惕不得謂如婦故為是說以駭人聽聞也

王彥光謂天子
所在稱居王者
無外也故家王
奔鄭曰出居于
鄭諸侯在其國
稱居者他國稱
在示有也故
昭公丁未也居
于乾侯曰在

季氏葬昭公於
墓道之外是不

生拒之死且
欲絕之西河猶
接范執之言以
證其事君如在
國謬妄一至於
此

庚九年晉定公春正月魯侯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

自昭三十年三書公在穀梁曰存公最得經旨劉原父
胡文定諸賢更暢其義皆不刊之言毛西河復倡異論
謂責公以明戒此宗左氏說而其意則偏袒季孫夫昭
公不能君魯誠可為鑒而所以使其君客死於外者豈
氏惡魯嘗有所迎立而專制魯國有君無君彼固自若
也昭二十八年葬曹悼公西河乃謂公雖去魯而季孫
意如會葬范執所謂亭君如在國者此其一扈之役
賈逵經傳句解卷二十二
十
鞅取貨於意如阻宋衛納公之意適歷之會晉定欲以
師討意如而納昭公鞅先私於季氏權臣結黨朋比為
好豈可以其言為證何忌陽虎伐鄆拒公之入也西河
乃謂將奪公歸西河偏疾公徒將欲借清君側為名巧
為悍君者彌縫耳晉陽書叛謂春秋妄以罪加人可也
乾侯晉地適歷亦晉地意如能至遠歷獨不可躬詣乾
侯請罪而踴立以迎乎大書公在乾侯連書會于適歷
意如之無君荀躒之黨惡其罪交見西河乃謂經特書
者善之也汪德輔既譏何休杜預為意如姦諂所欺矣
而西河直欲翻駁前賢誣蔑經旨非其識之在何杜下

乃好騰口說之過而不顧撰逆啟叛為悖理害義之甚
也故復表而出之

辛卯十年吳伐越

當是時晉既無意爭霸兵甲之事在於東南吳楚構釁
勢不相下而復興師伐越更樹其敵何計之左也武侯
之謀蜀也東結好孫吳內修政治然後討魏非必藉其
夾攻之力吾一意向敵無分顧之憂耳曹操方作書聞
吳以荊州資蜀不覺筆落於手蓋恐合從之計行而蜀
得專力北向也然則吳注意抗楚而使越得議其後是
楚之所甚利者吳反遂其所願矣越雖嘗從楚伐吳為
賈逵經傳句解卷二十二
十
吳之計莫若置而弗問謹飭邊防通以好意越勢未張
未必遽為吾禍吳師入郢於越遂長驅入吳誰實致之
其不前後夾攻斷吳歸路者亦倖焉而已史墨曰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天道遠人道邇以兵勢論之吳
其為沼幾不待四十年也此可為好兵而疏於謀國者
鑒
冬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是役也或以為不書王城而曰成周傷周之與列國等
或謂敬王自王城徙都成周書以紀實或謂重貶諸大

世叔設梁作大
叔苦人下公羊
有邾婁人穀梁
有邾人

夫或以爲者尊王之義而善之吾謂春秋此役祇據事直書而合觀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則諸說是非可折衷而定執仲幾即執於成周也而曰京師明成周今爲京師也城成周所以別於王城云爾使但曰城京師後世考實安知其遷也仲幾罪當執而在京師非大夫所得執也故不曰執仲幾歸於京師而貶之曰人而諸侯不躬親王事授權於大夫大夫亦自誇其功而輕視王朝其義各見矣

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昭公之弟宋是爲昭公之薨已踰葬期其喪始歸魯於是半年無君矣曰

齊通鑑綱目卷二十二

十一

廢世所以誅意如之無君專國而定公受制權臣同與乎錄其罪皆見此編特筆也春秋定元年不書正月先儒多謂魯國無君不與季氏之頑朔所以扶植綱常者其義可謂正矣然第書春王下無所屬揆之春秋平正之旨切近之辭文義似不若是宜毛西河直斥三傳謂按之全經而無一驗者但西河引宣公爲襄仲所立猶定公爲意如所立定不得正始宜獨得正始而書正月乎以此翻駁公穀似也然宣雖篡立於賊臣之手而非曠時無君况西河亦謂是時公子宋未先入不知新君爲誰則不當以宣公既立相比且未知新君不書

趙松岑陔餘叢考謂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

顧亭林日知錄謂史書一年兩號是據實而書司馬溫公作通鑑其禁諸乃綴新例取未後一號冠諸正月當時已有議之者通鑑亦用仲達說以爲例耳又曰春秋於昭公三十二年之春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於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尙存即加以魏文黃

齊通鑑綱目卷二十二

十一

正月而追書元年曾預知新君於未即位之前耶正始之說無當經旨而西河所以辨之者亦非確義究不若趙氏恆謂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年以繫前半年之日而正月未即位與他公不同故比於當年而以王三月繫執仲幾之事而不書正月也是說也按之情事則合衷諸義理尤精當是時君雖客死世子不得奉柩來歸行即位之禮故曰比於常年一若蒙先君之末年不忍遽死其君與賊臣以專擅廢置且杜篡立者急於爲君之心深得春秋立法謹嚴懼亂賊之意也然即位於六月而冠元年於春者昭公薨已踰歲不繫新君元在六月而冠元年於春者昭公薨已踰歲不繫新君元年則曠年無所統紀與後世一年二君兩建元者義自不同孔仲達乃曰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則未嘗論昭定之世爾昧春秋書元年之義也漢魏以後一年二君而兩建元者先君之死新君之立同在一年自當踰年而後改元今昭公死於三十二年十二月豈可以明年仍稱昭公三十二年後世一年二君急於改元者斷不能援此爲例故朱子綱目凡一年二君兩建元者仍大書先君之年嗣君改元則分注見之以爲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汪德輔謂取法春秋踰年改元之義是也是故定雖未

初之義則非春秋之義豈有君向在當時而人皆與正朔而後之為史者乃追奪之乎

即位而先冠元年於春所以明天統雖追書定之元年而不繫春王於正月所以正人心

三月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

傳言蔡侯如晉請伐楚荀寅求貨不得師遂無功又曰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杜注謂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然則是役實因蔡故而以子朝在楚為名假王師以臨之未可知也李氏廉以為若為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且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不可謂

齊傳通編自前編卷二十一

十四

之無功不應書侵吾謂就令奉王命以子朝討楚而不大聲其罪使縛子朝歸命司寇徒濟師掠境是奉命不終以王事為兒媵矣此宜深貶矣可加以美辭况子朝之殺幸乘楚亂非楚懼而殺之也且楚憑陵唐蔡晉為盟主果上請於王恭行天討視齊桓召陵之師伐而稱遂者未足倫比侵伐云者據事直書不必問其為王朝致討為卿鄰與師也於扈則取貨而不討季氏召陵則求貨而辭蔡侯見義弗為惟利是視進退之命悉聽權臣三晉之勢所由來者漸矣孟子曰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

春秋晉公及諸侯文見義而後行但書魯侯及諸侯則與誰謂乎豈魯字為諸字之誤乎茲

夏五月魯侯及諸侯盟于臯鼫

即會召陵之諸侯前日後凡耳前日後凡如首止葵邱會盟同處祝柯重邱會盟殊地皆未有言公及者何邵公趙企明以為喜公之得與盟夫諸侯盟會固其所事因懲於昭公而以為喜此婦孺之見其說最陋穀梁曰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范注謂公畏強楚尤為強解胡文定主程傳以為內為志而毛西河則譏文定不曉事以謂定公不能盟諸侯夫定公誠不能主盟矣顧吾謂諸侯因不終於伐楚虛為此盟以了之雖非魯所得為政然所以特書公及者如公之志也如公之志奈何

齊傳通編自前編卷二十一

十五

季氏廢昭公世子而立定公是篡也篡立者皆求列於諸侯以固其位桓之立會鄭伯于垂宣之立會齊侯于平州皆書如恆辭然于垂繼書鄭假許田平州繼書齊取濟西田則納賄結鄰其義自見此於會後總序諸侯特異於首止葵邱祝柯重邱諸盟而書公及者著公之喜得與盟因事而見云爾文定雖主程傳而詳之不詳毛氏故翻胡傳而未得其旨汪德輔則謂蜀之盟不與楚為主此書公及亦著晉之不能主盟也則固哉言詩矣

相舉公作伯莒

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是役也吳用子胥之謀借憂中國為名以遂其破楚之志耳曷為不曰吳子蔡侯及楚人戰而曰蔡侯以者子蔡非子吳也閻闔將為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然而卒大破楚國則以蔡侯請救假公而濟私也假公濟私吳曷進而稱子進吳云者公穀誤會經旨而胡傳因之爾爵蔡侯自並爵吳子猶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宋書人則齊蔡衛陳皆人之也故柏舉之戰蔡辭也入郢吳辭也入國多矣未有言都者不與吳之假公濟私也

六

卷二十一

後通鑑綱目

蘇作楚前編從左傳釋文書悉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文而後也左傳於吳後十五年楚滅郢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日入郢當從公穀傳入楚於美經通古謂三傳左傳較先公穀義更可從至引傳詳吳其入郢以疑經文傳寫之誤經以滅胡之役亦稱入楚似亦有據然如

經書人傳稱謂之類不一而足豈得據傳疑經乎蓋經著其義而傳述當時策也

前編原書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謹按春秋凡書某敗某師皆識以詐取報國乞師復仇及楚戰例庶於書法為合

祇為班宮言耳若鞭尸之出於子胥者吾知其必不然日暮途窮借吳復楚子胥之願也掘墓而鞭其尸是為匹夫與師矣以子胥忠於為吳而欲成其霸業豈肯虧吳之義哉况隱忍待時猶必假大義而後舉又豈肯反其所慷慨而談者以自相矛盾哉

楚申包胥以秦師及吳師戰吳師敗績

鄭弦高不知秦將襲鄭倉卒遇寇而猶能用計給敵國賴以安包胥知伍員之必謀楚而不預為之備徒以子復我與誇張其語為是苦其心志勞其身體而國幾於亡忠智之士願如是乎當是時無極工護子常失眾忠臣義士有捥腕而莫為計者患至而為之圖豈其所願哉難易之勢殊遲速之機異也然而員與包胥皆若操券而得者其倖成耶其自信之深耶當吳之舍舟淮汭與楚夾漢而軍示必得楚無退志矣使司馬之計行則吳師可以盡覆惡在其能謀也然卒五戰及郢如破竹之勢知子常之嫉功忌能可以致之也子胥曰君若自憂中國之心此時可矣深心很志待吳之必為我用以伺楚之可乘子胥惟能忍以洩其恨包胥亦惟能忍以濟其忠痛吳秦庭所持者忠義之感人而已論者謂蘇武不以降胡絕李陵包胥不諫子胥之服楚若包胥故

卷二十一

後通鑑綱目

七

秦楚與國也猶
之出師卻吳費
之請使雖陽論
陷其罪不在交
史下也

聽員之行其志也者夫陵與員事若同而勢則異陵之

見罪在兵敗可疑使陵歸漢漢或知悔武不絕陵未嘗

不望陵之歸也員不奔則必死斷不能如晉人之復士

會然包胥之忍聽其去而不顧者彼既曰暮途窮諫之

則愈激其恨惟以能復能與苟可報國死生以之之情

長謝故人已矣嗚呼使楚無子常則子胥謀楚未必如

是之易秦哀公不賦無衣包胥惟以一死徇之爾王伯

厚曰包胥似子房天下士也誠春秋一人然楚新破而

未滅韓已亡而併於秦故子房必仕漢而曲行其隱然

後秦可亡項可滅而韓終不可以與包胥第得秦肯出

竊通編目前編總說

卷二十一

六

師以救則吳可敗楚可興矣非忠智勇略有不同亦難

易之勢殊遲速之機異也

秋七月魯季氏家臣陽虎囚季孫斯

一國之命執於陪臣民禁極矣春秋之局於是而又一

變大書季氏家臣言惟季氏為有此臣也而曰囚季孫

斯所以囚之者有導之使然也孰使之季孫使之也季

氏嘗逐其君廢立由已彼習見其主之所為以為是可

行於國者我可行於家也然竊竇玉大弓春秋特書為

盜以家臣囚其主又據關作亂春秋奚不以叛書不足

書也且國實非家之所所得奪也而盜之以出罪陽虎所

前編原書寇茲
仿綱目此犯奉
天例改書犯下
一節王虎于姑
稽當遵春秋天
王居于狄泉改
書居

以罪季孫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荀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以是為盜有所在矣

夏六月鄭犯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

自子朝爭立幾二十年王室靡安天下諸侯不聞有與

師勤王如晉文之烈者雖為黃父之會成周之城然皆

大夫從役虛應故事耳鄭密邇王畿不思敵王所愾而

反乘亂稱兵焉陵近邑春秋始終不臣之罪惟鄭為甚

前編兩書鄭密特揭其罪而重誅之也然視鄭如三國

之魏東晉之漢非春秋所以治諸侯之旨晉閻沒入戍

宜若可嘉若魯而稱人微之亦以罪晉也

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孟以定王室

春秋書王室亂責諸侯之罪也前編書定王室著劉單

之勞也然則春秋再書劉單之以為褒為貶義可見矣

大臣當國家離亂之際義所當為不遑自恤若夫成功

則天也知我者聽之罪我者聽之而已大書於策俾知

二十年中艱苦備嘗以能有成功者初不計利鈍而為

之為後世當國大臣身處危疑者法竊取春秋之意也

魯公山不狃以賈叛召孔子欲往不果

論語弗擾以費畔即左傳不狃子洩也論者謂不狃不

得志於季氏附陽虎欲去三桓定公八年虎將享季氏

前編書此節於
敬王十九年為
魯定公之九年
下節乃書魯以
孔子為中都宰
直以不狃以賈

竊通編目前編總說

卷二十一

十九

時事證案傳文
以理不致附和
在慶廟之後墮
費之前似合當
時情事○前柄
公字上漏書魯
字

於蒲圃而殺之不狃與其謀虎敗出奔不狃以費叛定
公十二年墮三都三不狃又叛論語所記必孔子未為中
都宰以前至墮費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
召者吾謂此正十二年墮費時事也陽虎入謹陽關事
在八年至九年虎焚萊門而出傳皆無不狃據費明文
不得云以費畔以陽虎之強魯猶可以伐陽關而逐之
果不狃繼之而叛魯何為不以討虎者討不狃聽其三
四年之久而又畔耶且不狃果以虎奔據費是為虎而
叛也當此魯魯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豚往拜乃遇諸
塗猶以將任旋拒豈不肯見陽虎而反赴其黨之召是
定公八年以費叛來召者非也及季氏將墮費不狃與
公孫輒帥費人襲魯顯然據邑畔君故論語大書曰弗
擾以費叛所以正其罪此以傳互證而可據者而不狃
敢召孔子者則必借去季氏張公室為名得聖人以收
物望也召而欲往非赴其召也彼既慕吾來請我何妨
身往喻之折之以理感之以義告以所為墮都之意使
乃心公室未嘗非弱私強公之一助韓昌黎猶能正言
以攝廷湊曾孔子不可喻一不狃哉然而子路不悅者
君子不立巖巖之意夫子欲往者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故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費邑在魯國東南

卷二十一

齊魯通鑑綱目前編

卷二十一

王

謂如能用吾說而相率以墮三都正僭論明上下則以
周道治魯無難朱子注所謂與周道於東方也用我云
者豈為公山所用耶論者乃謂借公山以起輿而推言
之仍不免泥讀往字為赴公山之召則求其說不得而
云焉爾或者又謂將墮費不狃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夫子命申句須樂頤
下伐之事出倉皇不狃安能召孔子孔子亦何暇欲往
夫曰將墮必有所周度而非急遽可為也曰襲魯彼亦
必再三圖謀以伺我之間也豈一時一日事哉夫孔子
蓋欲因勢而利導之喻以言不遽討以兵不然既帥師
墮都彼將弗從則投兵擊之可矣奚待攻臺而後下伐
也

族姪孫熊光校字
男鳴珺鳴珺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敬王

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魯侯至自夾谷齊人歸魯郵謹龜陰田

公穀作頰谷

春秋事據左傳有時經傳互異當舍傳而從經蓋讀春秋者類無不然然傳采策書於事之始終鋪張應應使後之讀者如目覩其情遂有固於傳言強釋經義以曲申其說而經愈亡矣吾謂成襄以前所聞異辭所傳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二十三

一

聞異辭聖人不無闕疑之意昭定以後目見耳聞事近而確凡傳之異乎經者必附會失實皆不足為據者也况夾谷之役聖人身與其事乃經書會而傳曰盟豈聖人於二百四十年間內外事蹟筆削謹嚴獨於已所身與者游移其說良史且不然曾聖人而為後世南北史於彼此交涉者各自誇詡各自同護乎左傳萊兵劫魯侯穀梁優施舞幕下先儒多斥其謬然猶謂據理以折之事之有無無所確證吾獨以書會盟之異則傳之失實顯然可徵而一切附會之言皆不必辨乃毛西河猶欲遷經就傳獨逞臆見謂經但書會而不書盟者一則

公不親盟一則盟非我意不得已而為之不告可也夫以不得已而為之因而不告是為辱已而諱也以聖人

講信修睦必能使鄰國輸誠然後為此會者豈上書及齊平繼書會夾谷致會之後即書來歸郵謹龜陰之田

此紀當時實事豈有各懷疑忌質質然相禮其間為強鄰挾制出於不得已之舉亦何貴乎聖人之相此會同

耶且以辱已為諱則沙隨之不見公可謂辱矣而必書亦又何說况侵地果因盟而得如西河所云反經行權

則折衝樽俎之間未為失體亦何必諱如謂公不親盟彼所取信者傳耳然傳言齊人加於載書孔子使茲無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續議

卷二十三

二

還揖對亦不過紀爭改載書之辭未嘗言兩君不與也惡有兩君為會要之以盟而不親歃血第使大夫視載書則亦何必為是盟者蓋有諸侯在會而大夫盟者矣溴梁之盟誅大夫之無君雞澤之盟明君臣之非敵皆因事見義何不可云茲無還及齊大夫某盟以著齊之要盟也就令諱盟不書而侵地因盟而反則與歸濟西歸耶西河因先儒疑傳文之附會者眾故為是說以陋前賢顧西河常識文定不讀全經矣不知西河亦比觀全經而求其旨否也

季字上魯字可
蒙上文不必另
提

公羊傳史記家
語皆以墮都之
舉出自孔子左
傳則云仲由為
宰氏幸墮三都
所紀不同但家
語多漢備附會
左傳則實先公
羊史記當以左
傳為可從要之
子路之意亦必
請諸夫子而為
之也

襄公二十三年

三

夏魯叔孫州仇帥師墮郕魯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三都僅墮郕費而成弗克墮先儒論說紛如其震於聖
人舉措者遂以此為過化之功於聖人之失職者則以
為未播相政權不屬故不得竟行其志此皆執偏見以
觀聖人而未細玩春秋書旨以論其世也夫墮都之舉
其初豈出自孔子哉彼叔季二家實徵於陪臣之強思
所以弭其禍子路適為季氏宰知其勢之可以有為也
建墮都之議質之夫子而以為然遂毅然行之故郕費
之墮書三子帥師而不言公若彼之自墮云者朱子所
謂因其機而為之也不然謂墮郕費為聖人過化之功
何獨於學禮之何忌而不克化如謂未播相事權不我
屬故成弗克墮勇亦聖人不度德不量力輕為此舉耶
然則子路倡之夫子成之何也三桓專魯制踰分舉
國臣民知私家而不知公室也久矣因叔季之微權可
行而行之成雖不克則大書公圍以聲其罪夫然後標
然知大都耦國之非制所由正家國之經折權臣之勢
厥後三桓漸微未嘗非此一舉為之此聖若賢用魯之
微權也

十二月魯侯圍成弗克

墮郕則書叔孫墮費則書季孫而兼言仲孫是郕費之

春秋大夫書歸
者九美惡之義
各隨事而見惟
趙鞅不言自李
子書來元咀書
後

襄公二十三年

四

墮當時在叔季不違即仲孫亦不違也圍成弗克仲孫
惑於公敏處父之言偽為不知彼叔季何難移墮郕費
之師助公而併墮之然則何忌以為無成是無孟氏者
斯與州仇亦且悔其不利於己也春秋書此罪仲孫兼
罪叔季矣毛西河憤憤不察謂成之不克郕費叛而成
獨不叛不必克墮郕費所以強叔季墮成適以弱孟孫
不當克郕費於全魯形勢不甚相關成在北門齊人窺
我便及之為孟氏事小為魯事大不可克試問夫子子
路所以為此舉者將強魯乎強三家乎規畫全魯形勢
夫子子路反不及後人之臆度乎就令為三家除患起
見以公敏處父我將不墮之言其跋扈之形挾制之意
已可概見安知不能為陽虎侯犯也三家利害相關強
弱之形何以獨異都城過百雉非制也成惟近齊不當
與郕費並論則凡邊鄙之邑非制度所能拘矣且如西
河言非不能克顧昧此三者而圍之謂夫子初意不知
此則不智知而不言陷君以不應為之舉則不忠吾不
知西河又將何說以解也

晉趙鞅歸于晉

歸有順辭有易辭此言歸易乎云爾公穀既昧經旨為
以地正國之說而論者遂謂君子誅意不誅事鞅意實

非逆故書歸以舍之不知所以書歸者正深諒悍臣之意謂其結黨脅君出入自如也使韓魏不得請則晉陽之甲直向公宮矣滅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子曰要君誅意也歸不言自不與晉陽之敵晉且言易也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家語始誅篇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荀子曰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史記孔子世家遂因之謂定公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而魯世家則云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

子受齊女樂孔子去然則史記所言已自相悖魯世家所繫墮都之年與春秋合則從家語荀况諸說而編

五

入孔子世家者其謬不待辨矣宜朱子疑誅少正卯為不可信也胡文定憤圍成不克偏信明年攝相然後誅少正卯謂圍成之時孔子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夫成之不墮沮之者公斂處父左傳既有明文文定何必證以臆度之語胡五峯取正春秋以定公十三年築洹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必無明年攝相事李氏廉謂築洹淵圍決非夫子為政詩李德明曰孔子去而君臣志荒亦

得云十四年夫子向仕魯耶

據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齊十四年適陳則去魯之季又與魯世家相符安

謂十三年築洹等事也此三說者皆折衷於春秋而論其世權之以理者也乃五峯仍以誅少正卯為夫子為司寇時事果夫子實有此舉論孟容或未載左傳於夾谷之役過為鋪張豈於少正卯之誅如荀子所云門人

尚且致疑左氏有不侈言誇大乎而李氏廉既知夫子非明年攝相矣顧謂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皆為十二年事按魯世家祇言十二年伐成不克桓子受女樂孔子去鑿鑿可攷李氏何得強加以攝相誅少正卯等言耶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是孔子仕魯非定公能用之所謂行可者

桓子能從聖人而墮費耳及成不墮五峯所謂三家處

六

變聖人色斯舉矣安肯復攝相其間哉且孟子亦謂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則孔子仕魯止於司寇果曾攝相當云孔子為魯相不用矣愚按左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某相彼家語荀子遂誤以祝禮為攝相與政而附會其說爾左傳云相正周禮所謂接賓曰儀詔禮曰相之相耳然則何以言攝曹孟谷采全謝山言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以行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夾谷之會孔子儼然得與其選正可為大夫為卿之證其曰攝者當時或

毛西河謂相為商官宰相為秦官周無是也案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傳曰季文子歷

相國若則枋國者何嘗不曰相

論者謂聖人嘗與魯初蓋證以史記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語然孟

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祝鮀以太祝不當相衛君見

辭一類此證攝相最為明確即史記於會夾谷亦曰孔

子攝相事也但寅谷仍欲以攝相為與聞國政謂司徒

執政為上卿季桓子為司徒而孔子攝行相事亦何不

可應引春秋時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

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

有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魯季文子

歷相四君而僖公時有臧文仲文公時有東門襄仲宣

公時有臧孫叔成公時有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

蓋以博引旁徵為攝相與政之據者吾謂因夾谷相禮

齊治通鑑綱目編纂議卷二十三

七

證司寇之即為卿則可以司寇攝攝相誤以為枋國之

相則不可史記惑於家語荀子諸家之言而相率而從

之者遂亦以此為誇張聖人語是不取正於春秋及孟

子故也史記列孔子於世家亦謂不如是不足以尊聖

人皆此意也綱目為傳信之書前編當從闕疑例不應

大書於敬王二十三年之策是年即定公之十三年也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

曰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所紀若各異者金仁山謂夫

子之行決於女樂特發於燔肉耳正與孟子所謂孔子

子祗云從而祭燔肉不至未嘗有郊祭明文安知非指時享而言也况史記於孔子世家所紀墜都之年顯肯春秋受女樂事與魯世家相歧則史記有不盡足據者吾取信於孟子而已嘗與魯郊之說不敬附和於卷十一魯初請郊廟之禮嘗詳論之矣

齊治通鑑綱目編纂議卷二十三

八

欲以微舉行之意相合也第論語孟子所言孔子去魯

不繫定公何年朱子論孟集註俱從史記定公十四年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然而

史記魯世家又載受女樂於定公之十二年愚謂兩說

並存當考之於經以論其世此李氏廉所以於定公十

三年春秋書築蛇淵囿謂與受女樂事相類而李德明

直謂孔子去而君臣志荒也則孔子去魯必在定公十

二三年之交矣物必自腐然後蟲蝕圍成弗克三桓已

有疑忌聖人之心故女樂之來齊人得間彼桓子亦借

是以速聖人之行也然則魯世家於伐成不克之下即

云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最得當時情事史記多

自相刺謬之言亦在讀者之善為考證而已

孔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復反于衛

史記孔子去匡反于衛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即論語子見南子一事孔子因于路不

悅而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朱子集註矢誓

也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

全無可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

之不善於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

善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愚謂子路於夫子

前編原書吳子
敬越于夫椒又
冬書晉人敗范
中行氏之師又
敗欒師夫范中
行春秋既書其
叛矣鄭人助叛
在所當議皆不
應書晉敗且鐵
之戰執用陽虎
不云晉趙鞅敗
鄭師于緜也今
夫椒一條改書

豈疑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尙煩延言以釋之者至謂
彼之不善何與於我更何必指天自明按爾雅釋名矢
指也示以可見之道也否者不也厭惡也子路不悅者
卽伯夷與惡人言如衣朝衣坐於塗炭也孟子曰雖有
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是惡人一念之誠上帝
猶欲其祀聖人與天合德以謂吾不體上天許人自新
之意以宏與人爲善之量則爲天所惡重言之所以廣
子路也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鞞鞞止而復作知其爲
蘧伯玉之賢况於夫子乎其欲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
以此說南子願見正所謂惡人齋戒沐浴者然則夫子
亦奚爲不見之哉論語此章諸儒聚訟紛如竊以鄙見
附綴於此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九

吳子帥師入越
於敗范中行一
條改書晉伐荀
寅士吉射于路
鄭師及晉師戰
于百泉鄭師敗

必報而後已何必使人立庭朝夕謂已若小丈夫惺惺
一時之憤者一旦獲洩其恨遂趾高氣揚冰銷雲淡矣
少康之賴時待時句踐之深謀復志猶能收拾餘燼以
伸其必復之誓况全吳之盛哉吳之卒滅於越在勝越
後之驕盈而其所以勝越而驕者早伏於報越時之客
氣夫惟客氣用事者未有不見奪於人者也
晉中牟宰佛肸據邑以叛
弗擾佛肸皆叛而皆召孔子孔子皆欲往而不果行豈
聖人質質然不知其叛而待子路之阻之耶當是時天
下滔滔沈淪已極諸侯卿相未有能篤信聖人俾藉手
而興之者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悲天憫人久形
夢寐一有慕義而來者止觸其撥亂反正之心欲因其
機而引之於吾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曰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聖人殷殷周世之懷不
覺流露不然豈獨佛肸之流終可摠與爲治哉其欲
往也見聖人之仁其不果行也見聖人之智獨是佛擾
佛肸皆據邑以叛與陽虎何異而虎欲見而不得何也
曰視來意之誠不誠耳佛肸行事傳不概見弗擾告公
孫輒之言所謂君子遠不適魯國云者其不忍覆宗國
之意本心未嘗盡泯自與陽虎大相逕庭其來召也必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十

皆善心之偶萌聖人有以窺見其隱蓋惡不至於下愚
聖人未嘗不欲移之也前編據史記綴此條於孔子自
陳反于衛之下是為魯哀公之二年然左氏於哀公五
年傳固云夏超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圖中牟中牟之
叛畧見於傳者始此左傳實先史記當從傳言繫此條
於敬王三十年即哀公五年蓋在荀寅士吉射奔齊之
後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世子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

事有處乎必爭之境惟讓可以化之至濟之以讓而又
有以隱彌乎爭之之隙卒不免於爭而其禍愈烈者雖

賢者亦不能豫為防如公子郢於衛是也魏世倣曰衛

之亂郢成之也君與夫人皆命郢矣郢不立而立輒然

後輒拒父而禍祖逆亂大倫夫為子而稱祖命以拒父

於義大逆為弟而稱父命以拒兄不猶愈乎此罪郢以

辭國為非者也然謂郢既支庶外曠內輒皆必爭之人

况靈公不命郢於朝而命於野此郢所以辭也使朝有

明命則名正言順而亂源塞矣及公歿而夫人命之郢

若遂立則受制於南子事皆不可為徒犯蒯聵之爭此

以郢之辭為賢且明者金仁山之說也魏氏之譏未準

之以理仁山所見似得其情矣而未究其用心無論私

前編原書蒯聵
之子輒立讓
其以孫稱祖之
意蓋案春秋於
賦奔宋入戚皆
書世子明輒不

假王父命以
辭父命也今於
蒯聵上書世子
二字而刪去嗣

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 卷二十三

十一

命郢不敢受即轉逆於南子之口果謀之三揖而僉同
乎而遂可以假父命為辭拒必爭之兄乎徒以事後之
禍重責郢之因讓而成之顧如魏氏所云尤啟禍之端
也夫私命郢固不受矣就使明命於朝郢亦不以庶孽
奪嫡致強鄰納亡問罪之師而當兄弟爭國之禍尊父
命耶嚴兵以拒之則兵費無已至此而避位遜兄與其
廢命於爭奪之日何如先辭於成命可收之時曰君命
祇辱曰郢異於他子郢固逆料曠之必爭不忍使廢嫡
立庶已為戎首蓋已情見乎辭矣亡人之子儲貳之嗣
也使亡人知其子之已君猶已之君之也則疑忌之私
或可以息使亡人而必反國踐位也天下無無父之子
何不可以監國之例退處青宮且稱亡人之子正動輒
以愛父之思冀其涕泣奉迎爾先君當日父子猜嫌之
恨郢之心仁之至義之盡矣豈徒區區謙讓之小節為
保身避禍計哉曠之不慈輒之不孝此出尋常情理外
者非郢所能逆睹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不子突之篡奪正其世子而書曰

歸齊陽生入于齊見廢於先君去其世子而書曰入此

其書納而言世子何蒯聵雖亡衛靈實未之廢也納者

晉江照謂靈公
不廢蒯聵若廢

則不當稱世子矣是也

納之者之辭且有拒其納也晉人納捷菑于邾將納不
正而奪正者其譏納之也宜也既書世子則所納者正
也宜若無罪者春秋疾乎趙鞅借納亡以修怨於衛衛
之人將亦如邾之視捷菑者視蒯瞶也是故於鞅誅其
意而不假以表於瞶道其實而不沒乎名曰納于邾言
欲強奪於邾也罪晉也曰納于戚言不得入于衛也罪
衛也毛西河知春秋譏趙鞅之帥師而不知經書衛世
子之義靈公之命邾私命也瞶當罪乎昭告祖宗而廢
之黜其號可也邾當弼乎請命王朝而立之定其位可
也無子云者謂瞶之亡焉爾安知不為漢武歸來望思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十三

之意也使邾無明命私立而為君瞶負罪而亡廢之或
不以道瞶猶可以當國書即不系世子謂其為故世子
也雖不立而立者乃世子之子是故君仍因世子而議
立也子以父為世子而得立父乃以子之為君而遂廢
使西河素筆將置蒯瞶以何謂大書世子而衛事定矣
此春秋微言也

己酉二十有八年衛出公元年 燕獻公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

主兵首齊戚不系衛穀梁之說春秋之大義也公羊不
知何據謬以曼姑受命靈公立輒義可以拒瞶輒亦得

以王父命辭父命此所為以伯討許齊而悖理害教之
言不可為訓毛西河曰事求其實雖名也而實主之必
王父有命而可辭父命夷考當日靈公兩命邾非輒也
故夫子欲正名正欲核其受命不受命之實以正其辭
王父與辭父之名在西河之意使靈公果命輒夫子遂
許其以王父命辭父命矣獲罪於父猶獲罪於君縣有
罪舜極之而以天下授禹有夏諸臣未聞當以君命辭
父而議禹之郊縣為非也正名者正其父子之名不得
以孫禰祖云爾瞶誠無道靈公可不以為子曼姑不能
使輒之不以為父父子之倫嚴於兄弟就令輒非瞶子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三

十四

而瞶未絕於國仍存世子之名曼姑即受命立輒此荀
息輔奚齊之義君子非之謂其舍長立幼成先君之邪
志也况奉子以辭父乎然而冉有子貢尚以為衛君為
疑者蓋以蒯瞶既棄父而亡輒為國人所立國君之位
非如弈棋且晉假納亡將圖不利危疑之際社稷為重
謙讓小節不可以定權變也故舉夷齊為問而深推其
怨不然夷齊讓國之賢奚待問而知哉

夏五月魯桓宮僖宮災

毛西河曰桓僖已祧而尚有廟者遷廟也遷廟而稱宮
以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則稱宮也杜氏不知

廟制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而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桓僖親未盡時其廟即五廟之廟也親盡則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其廟乃公羊則云毀而復立其云毀固不通若云復立則如立武宮立煬宮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吾謂辨公羊復立之說與子慎元凱所謂毀廟之言論固善矣但謂遷廟即羣公之宮司鐸火者公所居之宮火也火踰公宮者踰於羣公之宮故桓僖兩宮受災桓僖僅羣公之二耳而引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指此羣公之宮即策書所云公宮也按左傳所稱公宮如

齊通編綱目禮議卷二十三

五

近于公宮陪臣干掖子展命師無入公宮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類皆以公所居而言孔疏謂司鐸是公小宮在公宮之後司鐸火越宮而至廟且傳稱南宮敬叔命出御書俟于宮子服景伯命濟濡帷幕德仗從之蒙葺公屋使公所居之宮已毀則不可云俟於宮亦不能以濡物蒙葺矣是火發於司鐸越公宮而焚桓僖兩廟耳安得謂司鐸即公所居之宮而公宮為羣公之宮也遷廟云者親盡則遷藏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亦謂之毀廟傳曰壞廟之道易櫓可也改塗可也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非盡撤而悉去之也

所云遷廟毀廟皆指祧主言後世有諡號復有廟號故稱某帝爲某廟古人語質凡已祧之主概稱之爲毀廟遷廟云爾故禘祭則合已毀未毀之主畢陳於太祖廟序其尊卑之次是已祧之主非如四親之一主一官矣且西河既知立武宮煬宮爲非使既祧之主仍各有廟則武宮煬宮固已先具不應云立立云者蓋新建之辭非因墮壞而復修之也然則桓僖兩宮直是當祧不祧如子慎所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諸儒多從其說未可非之也使子慎不曰不毀其廟而曰不祧其主則語較彰明彼西河之好繁稱以難先儒者無從置辨矣西河又採徐仲山日記云魯兄弟入廟在春秋惟桓僖二公是時定公之主尙未祧祀入廟乃以煬公爲考公弟先立煬宮爲弟繼兄之證煬者火也火當及二弟廟矣故夫子知之以爲善解春秋者超乎京房劉向諸公所言吾謂此論尤鑿果如所言煬者火也則煬宮當先受災况煬宮之立專爲定公而立乎且謂定公將祧廟而災已見按定公薨于十五年五月迄哀公二年五月已再期越三月爲二十七月蓋已祧廟當桓僖宮災則哀公三年之五月矣豈得云將祧廟也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家

齊通編綱目禮議卷二十三

六

前編原書周殺其大夫其宏今刪去周字其字

出於桓而立於僖桓僖之災三桓漸微之兆也故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六月殺大夫其宏

其宏之死晉女叔寬決於城成周之日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則忠臣義士所為持危扶顛鞠躬盡瘁以匡王室者將盡責以違天可矣阻忠良之氣長泄沓之風皆女叔寬一言啟之也左氏每取證後驗於當時論事者先見之明多為識者所譏顧如論其叔語尤為善義不第浮誇而已其叔見殺死非其罪免矣而以天王生殺之權反聽之侯國一大夫九足傷矣前編書此罪大

實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卷二十三

七

夫之無王而慨周德之衰也然綱目凡殺某官某不當殺之辭與春秋書某國殺其大夫某議諸侯不請命於王而專殺者不同此為周紀不當如列國例

庚二十有九年秦悼公春二月盜殺蔡侯申子朔嗣是為成侯

弑蔡侯者蔡大夫公孫觸也曷為變文書盜以為賊賊則齊商人之弑實出於僕御以為亂黨眾不悉書歟則宋杵臼之弑傳固謂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莒庶其莒密州亦皆言因國人之弑舉稱國人可謂眾矣若謂蔡無臣子凡君弑而賊不討者不書葬以罪下也其有臣子乎無臣子乎況蔡昭書葬猶有後至殺賊之文之

別編書蔡昭侯非是當遵春秋書名二月公作弑趙企明日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蔡文公自不宜與五世祖同名傳者誤也而此書殺蔡侯均臣吳子蔡侯均若不宜彼書

弑而此書殺亦子誤矣

前編原書來聘今刪去來字

錯也若謂弑其君以求悅於楚是盜也此即殺梁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之意傳注引鄭伯髡原為比彼固謂髡原實死於弑矣奚不如髡原自死為辭是蓋蔡侯微行以如吳彼逐而射之者若不知其為君也而要於路猶殺越人於貨以是為盜也故不曰其君聞且不得君其君而况盜乎是故於吳子之弑書闡明為君者不可近刑人於蔡侯之弑書盜見為君之不可以自輕

孔子自蔡如葉楚子遣使聘孔子

論語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厄于陳蔡者此時

實治通鑑綱目前編竊議卷二十三

六

也後儒惑於史記之言遂直以為陳蔡大夫因楚來聘發兵圍孔子曹寅谷特主漢孔氏據莊子謂孔子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食而辨之甚詳且謂蔡在京公二年畏楚遷吳之州來而蔡國故地皆屬於楚而州來之蔡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五六百里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絕糧在陳並不在蔡而云陳蔡之間者乃自陳如葉道經故蔡故曰陳蔡之間是則如蔡如葉皆在楚境楚昭王聞孔子之賢故使使致聘其見沮於子西者正如孟子所謂不遇魯侯天也金仁山謂夫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然孔子去魯以衛靈公無

陳亂乏食孔說以為定十四年適陳事則非也朱子曰時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其辨兵圍之說之問則又非也

道而居衛以陳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則仍以自陳如蔡為蔡國之蔡也其考據之詳不如寅谷姑勿具論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聖人守經之道天下有道某不與易者聖人救世之權夫衛雖無道而在靈公時夫子謂其猶可救喪仍未至危且亂也况仁山亦謂靈公有際可之禮則亦何疑聖人之居於其國卽至出公拒父逆亂大倫為非常之變然子不云乎必也正名使果待子為政則一正名而衛亂靖矣聖人未始不欲借衛以正彝倫易無道為有道故盤桓於衛受其公養而子路有為政奚先之問則

齊陽生入于齊

九

當日衛或欲用孔子道不果用而後去未可知也若在陳破兵之食猶畏於匡及微服過宋此適然之事无妄之災也豈君子所逆料者哉

齊陽生入于齊

是為齊陳乞弒其君荼入而後弒入者主乎弒也曷為置陽生而目陳乞乞弒之也云爾茶既立矣與陽生以節而走之茶既君矣召陽生于魯而奪之君之廢立出入皆乞為之也里克弒卓已著於中立之時陳乞弒茶隱伏於為設之日克之心險而悍故先弒卓然後夷吾可納而歸乞之心險而詐故先召陽生然後茶必遷而弒其出茶於賴使若國

有二君然者迫陽生之圖茶而已置身事外此遺君假手於穿歸生授權於宋深心譎謀猶竊鐘而掩其耳春秋皆正其罪使如見肺肝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也或謂律以楚比則陽生為倖逃且比非主謀陽生實弒何出入之殊科也曰作亂之由問成之者何人主之者何人而首惡定矣觀從之召比藉比以煽動楚眾比從之則主名有所奉陽生不見召於陳乞焉能奪國高世卿翊戴之權以遂其所欲是比歸而楚之亂成乞主其謀陽生乃可入故不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楚人弒其君虔而必目比成之者比也不曰齊陽生入于齊弒其君茶而必坐乞主之者乞也

齊陽生入于齊

十

其君茶而必坐乞主之者乞也甲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滅曹也其不言滅何諱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此公羊氏之說也劉原父曰魯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當是時魯為邾故吳伐魯為城下之盟誠不足責然原父不知公羊所謂救者非責魯也曹風終於下泉傷天下之無伯今春秋之末而曹適亡晉霸之衰久矣以周室同姓之國聽其淪滅莫之能恤春秋傷之不忍言其滅也哀七年宋人圍曹大書鄭救家則堂謂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其知春秋之旨

歟然則圍曹書人入曹書爵何也人宋者誅其類年伐曹將欲利其土地且貶宋之圍所以善鄭之救爵之者暴宋之疆正見天下之無伯猶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或霸伐鄰而亦書圍左氏曰謂諸侯不能也曹既滅矣顧孟子時復有曹交趙注謂曹君之弟豈所謂入者猶隱十一年入許滅而復存乎曰滅而復存不第許也陳蔡曷嘗不言滅不必以後之復存先沒其滅之之實也毛西河謂入有二義入而不據其地入之而已衛師入鄆是也入而據其地即滅矣秦人入鄆是也且以交為曹君之弟鄆卿亦因得見鄆君之言

登道通編前編補遺 卷二十三 主

謂必貴介公子遂以滕更之類推之耳知以曹交為曹君弟疑曹之復存則策士中有虞卿將帥中有吳起母亦虞吳君弟謂吳虞未滅可也自注疏接引有時失據而考據諸儒各持一說閻百詩曰鄆滅於越頃襄王十八年有鄆賈鄆邳則鄆繁重封而薛滅之後復有薛中山之後有中山安知曹滅於宋至孟子居鄆時不更有國於曹者此以他國之復見於傳記者援為旁證也毛西河則據春秋註邾本曹姓而邾後改為鄆彼曹交者或曹姓而交名與鄆君同姓故得見鄆君而假館焉此采姓氏之可據而以得晉接國君者揆之以勢也曹寅

谷曰曹在汝南濟東當時若滕更在門季任幣交孟子皆至其國交果曹君介弟孟子往來於齊魯間何不一與曹君邂逅者是則戰國之時曹已亡矣此就地之介鄰而以往來交際者斷之以理也然皆臆度之辭也王伯厚曰曹交蓋以國為氏者吾謂都不具論孟子時之有曹交猶魯莊公時之有曹劌况戰國尙得士諸侯卿相交接布衣者比比也何必貴介哉是故許滅曹入曹滅曹入其不忍言滅者一在春秋之始一在春秋之終聖人與滅繼絕之意於此微見焉爾

登道通編前編補遺 卷二十三 主

族姪孫熊光 男鳴鵬鳴鵠校字

資治通鑑綱目目前編議卷之二十四

鶴山 易其濡 公亮

周紀

敬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終春秋書救止此救未有不善者然亦有以微辭見義

胡文定所謂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遠國則罪四鄰

救在夷狄則罪中國也晉主夏盟久矣天下諸侯所共

賴自魯救晉而天下之勢可見故自是凡救多不書顧

特書鄭救曹者傷天下之無霸區區之鄭無補於曹之

資治通鑑綱目目前編議卷之二十四

亡也終書吳救陳者胡文定謂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

哀陳君與諸諸夏幾亡春秋所懼未嘗非春秋特書之

意然吾謂春秋蓋亦善吳而深有望於中國也季子謂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斯語也有合於聖人息爭安民之

心使齊晉諸大國能務德而大有為則天下之民舉安

矣故春秋書救以此終焉

丁三十有六年 齊簡公 春齊國書帥師伐魯

謹案春秋書魯被伐者二十有一而侵不與焉惟哀八年吳師及此年齊師直書伐我不言四鄰論者多謂魯

黃若晦謂讀春秋始末三變如戰于即戰于矣不伐即戰于邊鄙

有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言其備也其後疆場我北而書曰伐鄭然猶見敵寇止為邊患也哀之世吳齊之師不復云伐鄭而直言伐我者見其直造國都也則其國為可知矣此最得春秋據事直書之意以難通我國則不為直書伐我責致寇之有由似皆迂為之說

資治通鑑綱目目前編議卷之二十四

託言四鄰以遠之耶以是知前之言鄙者實至鄙而止

其間書圍者亦及某鄙之邑而已今則直迫國都自當

異文王明逸謂直言伐我無他說者是也毛西河不解

夫子聽子路墮鄙之意以為鄙在北門齊人親我便及

一若子路不諳全魯形勢然者此惑於公敏處父之言

受其欺於千載之下也今鄙未嘗墮而齊師亦及郊矣

向無再有樊遲諸賢則魯幾不國安在徒恃一鄙也三

家各便私圖不肯同力為國魯事不可為槩可見矣用

矛一戰小奏其效聖門之徒有濟於國如此惜魯不能大用也

戊午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

田出租邱出賦邱賦馬一匹牛三頭專濟兵車之用自魯用田賦漢儒以來各以意說夫既曰賦必為軍政而設也賦而繫諸田則必按田而征也若以邱賦之法而倍其數易弗曰增邱賦竊揆田賦之名而特書曰用實直刺當年文其名目以濟其厚斂之私者誠如王明逸所謂至哀公遠事強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斂于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子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禮則以邱亦足矣言軍征自有常經不必假此為名而避加賦之實故不曰加稅畝而曰用田賦

黃池魯晉會吳子于黃池吳子使駱來告勞於越入吳吳及越平

所以為後世聚斂之臣多其名色以取諸民者警也

己未三十有八年夏單子魯侯晉侯會吳子于黃池吳子使駱來告勞於越入吳吳及越平

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云云公羊氏曰其言及吳子何會兩霸之辭也劉原父謂晉魯汲汲我欲之猶胡文定謂舉駒之盟特書公及者內為志之意也然則魯不如國語所云先吳于晉其亦不予吳之主中國乎吳楚

晉王春秋所惡不予其主中國自是尊王之義顧宋號之會先晉後楚議楚之得主齊盟者晉為之也黃池之役變文書及言晉之欲之也欲之奈何吳本不通中國

春秋不書單子前編蓋據傳而杜注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以去僭號稱子以告合諸侯史承而書之蓋據國語穀梁為說毛西河曰國語稱公稱伯未嘗稱子以為從降稱謬矣左傳先晉國語先吳許松老曰楚所先陵夷至

於黃池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

自通吳楚楚致之車戰寢而至于主盟中夏以是為晉欲之也云爾曷為不書盟畧之也宋之會書盟誌晉失霸之始大書之以見天下之勢也自是號之盟不書矣穀梁以為稱吳子嘉其自去僭號然則使札來聘先已去其僭號乎單子王臣也不書尊周也嗚呼吳之疆莫盛於柏舉破楚黃池屈晉然而於越皆得以乘虛入其國興之暴衰之速也徒以力征經營者其亦可鑒矣是故為國之道仁義為本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西狩獲麟

春秋曷為終於獲麟也春秋魯史也而紀正朔則曰春

王稱天子則曰天王示天下以尊王之義恩文武之道

之可以復興公羊氏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而乃出非其時厄於被獲以是知文武之不可復親也是故周始平魯始隱憐父子兄弟彝倫之攸斁

終於獲麟傷吾道之終窮春秋終始厥旨微哉然則春秋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信乎非也夫子

自衛反魯無復用世之志矣於是因魯史之文取謙策

誓而筆削之適當其時遂勒為成書曰是可已矣使後

世知王者之不作而吾所以為是書之意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四

孔子作春秋

孟子曰孔子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魯史夫
子因而修之耳且子曰述而不作乃不曰修而曰作者
何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故在當日言之
春秋為一國之史在後日觀之春秋乃萬世之書也故
不曰修而曰作也春秋魯史夫子以一儒生筆削於其
間而曰天子之事何王迹熄而詩亡天下諸侯無王久
矣正朔不稟於周命討不出於周春秋明天統正王道
懷然知天下之有共主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卷二十四

五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是故自當日言之春
秋扶一代將墜之王綱自後日觀之春秋為百王不易
之大法也以為天子之事也

六月齊陳恆弑其君主立其弟驁是為平公孔子請魯侯討之
三家不可

孔子請討陳恆即作春秋之微意也王伯厚所謂請討
不行然後託之空言論語集註所引程胡二說當以先
發後聞為正義即在當時情事亦當如此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不得謂征討自諸侯出也衛人
殺州吁齊人殺無知皆子本國臣民以討賊之義蔡人

非謂請討不行
然後作春秋也
春秋既成道有
陳恆之事請討
之者欲明著於
事以正其罪也
伯厚之言蓋謂
不能一討陳恆
以見諸行事者
徒託諸春秋之

言也云爾

鍾氏惺謂聖人
舉動有其理貴
有其事請討理
也魯之眾加
齊之半所以討
之也魯且公
曰魯為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
若何以堅其志

壯其氣而塞其
口乎
毛西河謂民之
不與暨以眾加
半諸語正魯魯
為齊弱一問有
解君之疑振君
之怯折君之利
誘君之曠顧而
子以可恃一舉
而數善備者正
大聖人經術不
迂闊處夫君臣
主客自有隔膜
在哀公強弱一
問較計彼此不
必盡庸君是談
之言設果欲與
師此時慎重量
已置敵正非易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卷二十四

六

殺陳佗楚人殺陳夏徵舒亦假鄰國以討賊之辭何待
上告天子而後發哉當是時晉霸既衰誰為方伯王伯
厚謂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不討孫林父
會夷儀不討崔杼會適歷不討季孫意如則晉之枋國
猶齊之有陳也豈肯率與國而特申大義者伊川程子
徒知事理之常亦不度時勢而立論矣若謂以魯之眾
加齊之半是以力而不以義非孔子之言則尤迂視聖
人勢將膠執于義而反害於事者此不可不察弑逆之
賊豈容稽誅顧石碯不能討州吁於弑桓之日而必使
之朝陳以隱行其計季友能以弑械成而酈叔牙而不
能即討慶父以違亂二君之罪然春秋終于石碯而未
嘗不原季友者量力而行社稷安危所繫有不容輕遽
焉耳况魯為齊弱久矣與師越境可漫然將事哉廟堂
方畧必先諮詢所謂好謀而成不得謂非聖人之語也
或疑魯之兵柄分屬三家而子先請諸公故於事無濟
此則不然使公赫然以兵事屬子而以公命召三家彼
雖有無君之心不能不為大義所折清之役三家原不
欲戰以冉子之賢尚能激使協從惜哀公之不自振拔
而徒曰告夫三子而聖人請討之初意左矣然孔子固
知三家不可而必往告者至是蓋欲借請討之言以深

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不惟理勢難辨且於子東指不相當矣

警三子故一再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說者謂尚冀其萬一之從又謂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皆非聖人所

以之三子告之意也陳恆弑君大書於論語乃續經不目而人之者以上書陳恆執其君故書人以畧之也

壬戌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瞶自戚入于衛是為其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鄆肝來告

續經書世子書衛侯若其父子凌亂之實且緣衛國臣民之心固以輒為君而當嗣其祖也前編削去衛侯大書其子正其以子拒父之非此夫子正名之義不為衛

七

君之意也人而曰自戚與衛判若敵國然所以罪輒也是故蒯瞶雖得罪於父而世子之號未嘗廢請命於王而復國之辭固甚正傳稱王使謂之曰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故前編綴書鄆肝來告所以示王命之重而正衛之世次其旨微矣或問子路之死死于輒乎曰非也子路死于孔叔耳春秋大夫得置家臣有君臣之義則死生以之故曰食焉不避其難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在原思以為弟子為師幼勞不敢受祿耳然則所謂與者雖宰有常祿亦自夫子非頒自魯君明矣此春秋時之家臣受祿於大夫與後世附於權門者異也

蘇氏以為弟子私筆元凱以為魯史本文以哀公諱辭觀之則殊而異之史書其卒亦當時情理杜注謂四月有乙丑當在五月五日必有誤焉

天開謂夫子卒當謹而書之何至月日有誤二說宜從四月乙丑為正以每時必書首月既非夏四月則必非五月已丑日矣是也

子羔之不死家臣不謀國之意子路之死食而死其職之道義各有當學者審所處焉而已故子路之死未可以為賢者之過魏冰叔曰子路賢於結纒赴難而失於孔懼家臣粘紹賢於朝服登輦而失於晉惠侍中可謂知言矣

夏四月己丑大聖孔子卒于魯大夫告老而卒不書續經獨書孔某卒者何尊聖也蘇明允謂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夫子以為魯國之書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歟然則尊聖適以誣聖矣曰不然也杜注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則書於策

若魯史之文非弟子之私記第夫子修春秋終於西狩獲麟續經終於聖人之卒此則子貢之徒之微旨也周

八

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為後世王者而修也程子曰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是春秋之作雖因魯史之文而筆削之所以垂教萬世儀封人所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嗚呼其亦知天之生聖人與聖人所為作春秋之意歟子貢之徒續經而終於此亦以春秋非一代之書自不當

原書執楚子今仿經陳恆執其君例改書執其君所以正勝無君之罪也

以一國之史限之而豈私一孔子哉公穀傳經持誌孔子生即子貢之徒續經之意爾前編書卒于魯見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所以為魯惜為春秋之天下惜也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其君寘于高府

陳人侵楚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

楚白公之亂與鄭尉止同白公一朝而戕兩執政劫楚

子以如高府尉止倉卒而殺三卿劫鄭伯以如北宮安

危呼吸之間措置失宜則君國有罹其害顧緩急難易

在遭變者審乎事機以量吾身之所處德力之所能為

然後可以有濟尉止起於微賤意在洩憤尋仇其劫君

者為一時自保之計緩之則日入匿作而滋蔓難圖故

子產必成列而出尸而攻盜不得謂其情之已泰也公

孫勝欲變置其君專政以制楚國其劫君者挾之為質

以邀黨應急之則君且不保社稷可以立危故子高待

其殺賢失望而後入不得議其觀望需時也第子高以

重望老臣國人所賴故一入國門而邪黨可散罪人自

殞子產少年遭變威望未著不整旅急攻則國人不附

故論其禍亂之勢楚之患大而難圖而鄭若易於撲滅

較其所為處置之機則子高可以沈機觀變而子產則

難於應猝學者處此當詳辨而策之也然而子產救時

春秋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四

九

原書楚滅陳殺潛公

靖國之規模其端倪已見於治盜之日矣葉公以證父為直其識見甚陋而能定亂濟變綽然裕如觀於胃與不肖得民如此則聞近悅遠來之訓也魏冰叔曰葉公定大難建大功而聲色不動威德勛業與郭汾陽千古無二洵哉春秋一賢大夫矣顧春秋之末大夫無君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前編大書此條於春秋之後曰討勝誅之其亦竊取春秋之義歟

秋七月楚師滅陳

滕以小國間于齊楚孟子祇教以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而已未有窺大國之可乘肆志以挑其

春秋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四

十

閔公史記作潛公

魯者今陳瞰楚勝之亂恃其積聚而侵楚猶伺虎之臥而履其尾矣吳楚爭陳不入於吳必入於楚是誠可憫君子曰楚固有罪未嘗不哀陳之情然無知自速其亡也前編書殺陳潛公謹案春秋書法殺某某者殺有罪者之詞楚人殺陳夏徵舒之類也執某某殺之者罪殺之者之詞執蔡世子有用之之類也楚恃強并吞肆滅小國而曰殺潛公是子楚之殺也且左傳祇書楚公孫朝帥師滅陳不言殺陳侯越其曰殺潛公者史記云爾史記載陳懷公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如吳吳怒其前之不往留之因卒吳陳懷公四年即魯定公之八年經

原書衛人出莊
公與晉平於伐
衛下立般師之
上且稱莊公非
是冬字下原書
十月蓋伐衛在
十月也今補書
弑莊公併入此
條按莊公弑在
十一月故刪去
十月二字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 卷二十四

十一

書七月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考之三傳皆無陳懷
公卒於吳之說即如陳閔公十六年為魯哀公九年楚
伐陳傳止言陳即吳故也而史記謂吳助齊于女陵召
陳侯陳侯如吳而楚伐之經書女陵之役在哀公之十
一年左傳既詳敘其事未嘗言吳召陳侯者乃史記誤
以哀公十一年事并繫之九年然則史記之言多未足
據其殺潘公語闕之可也
冬晉復伐衛立襄公孫般師而遷衛人弑其君蒯聵
衛自靈公昏庸南子淫亂戾氣所乘禍延再世遂致父
子構兵及蒯聵復國又以無道濟之忽生於內外患頗
侵當此之時國君廢立聽諸強鄰如弈棋之朝暮輒易
其不覆宗屋社者蓋亦岌岌矣前編書衛人出莊公與
晉平意欲著蒯聵之失人心與趙鞅迫人太甚耳然襄
牛之出傳謂衛出其君以悅于晉而春秋不書祇要其
終曰衛侯出奔楚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亦不書而大書
曰衛侯出奔齊王明逸曰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
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直書於策則非辭故但曰出奔
而已此書出莊公非春秋道名分之旨若弑逆大惡宜
顯揭其罪石圖因匠氏以攻公公入戎州已氏而見殺
不得以蒯聵無道遂略而弗書且綴書衛人弑君於晉

原書衛石圖逐
其君起起奔齊
○起奔然後與
逐起之謀然既
書起奔則君衛
者誰人故輒歸
亦不宜畧今補
書之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 卷二十四

十二

甲 伐衛立般師之下則比事而觀當時之情實可見矣
四十有三年夏衛公子起出奔齊衛侯輒歸于衛
般師為晉所立起為齊所立皆非國人君之也莊公見
弑于已氏其子輒實嘗君衛則衛猶有君鄭厲雖篡立
然既列于會內外君之昭公被弑仍不以厲未復位而
成子亶子儀之為君也且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般師與
起非其倫比書曰石圖逐其君起既曰其君逐則非辭
未成為君其君則失實然則宜何如奔必有故曰出奔
其義自見稱公子彼故公子也云爾猶僖三十年衛公
子瑕之例也歸易辭也亦順辭也衛輒拒父之罪浮于
鄭突之篡兄突之居櫟也書入輒顧可言歸乎曰突入
于櫟昭公實在君位言入著其偏也輒之歸也蒯聵已
死起雖見逐不成之為君以是為無所嫌耳

族姬孫熊光校字
男鳴珩鳴昭校字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卷之二十五

鶴山 易其需 公亮

周紀

元王

吳殺其公子慶忌

前編書吳人今
刪去人字

或問慶忌以夫差拒諫身既去國撥以王子出迪之義
即長逝不反當不以全身避禍為嫌顧乃請歸平越徒
殺其軀無益於國孟子曰可以無死死傷勇其慶忌之
謂乎曰國家存亡所係忘身報國正志士所以成仁去
就死生之際君子自審其所處而已微子之去以成箕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卷之二十五

一

子之諫自靖自獻彼此各行其是孔子所稱為仁人彼
智果去為輔氏則智士之所為此存宗祀之說也微子
勢不可不去慶忌則義不可以亡當是時忠於為吳而
善為吳謀者子胥既賜屬鏤矣王之左右皆長君逢君
以驕盈取敗矣身為貴戚不忍坐視淪亡慘慘之忱或
可少延宗社獨是越之報吳非為吳除暴也非欲得不
忠者而甘心也慶忌之歸而平越其志則善而所為平
越者其事則非其計則甚左也彼不忠於吳者正越之
所得聞而乃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無論惡黨盈廷非
一亡公子得而殲旃以越蓋銳待時誓無兩立之志遂

原書晉趙無恤
滅代今補書誘

因此而止師乎與其死於不忠者而無濟孰若死於君
王之前猶或冀其一悟君子於此哀其志惜其遇未嘗
不慨其識之未逮也是故死不可以責慶忌死非其所
此則為賢者之過然則澳治以諫陳靈亦死於孔儀二
賊春秋許之何也曰澳治祇諫其君以改過未嘗請去
孔儀以快一時之意也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然君子之去小人當量其力而審其幾
激於忠憤決裂而不可收識者讓之矣稱公子嘉其與
國同休戚也原書吳人則公辭也是義乎殺之者也書
吳殺而不稱人乃所以罪吳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議卷之二十五

二

晉趙無恤誘代子殺之遂滅代

書滅國著滅之者之罪也夫趙與代婚媾也非有深讐
不雪之恥誓不與立也乃利其土地詭計以誘殺其君
視爭地以戰者其罪當倍是故春秋惡誘殺楚子虔誘
蔡侯般殺之則書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則書誠以毀信
挾詐莫此為甚耳前編徒書滅代未足以盡無恤之惡
而聲其陰險之罪也且謂救吳滅代皆趙鞅之志無恤
亦承父志爾然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滅代惡也
則盡心力而為焉以是謂成惡而不成善夫簡子以翟
犬之賜託言於夢以俟其子之取代擴其疆宇久蓄陰

謀非一日矣吾自會號以還無意爭霸黃池之役虛與
委蛇豈真為念同盟好惡與共况諸卿志在并吞汲汲
自謀何暇及江淮之遠哉使志父而在亦祇楚陸一使
婉謝吳人而已不然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彼靡
弁自殺非其所愛乎未有舍所愛而能及所不愛也
冬十一月越滅吳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於吳越楚漢之際豈不信哉
夫惟英武自豪者必有輕天下之心視人無不可屈服
而環而伺之者陽為謙卑以縱逸其志實則弄之於股
掌之上而待其斃也項籍河北之戰諸侯莫敢枝梧當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通考

卷二十五

三

此之時謂天下可頤指而定矣函谷守關不得入尚有
敢拂吾意者滅此朝食而有餘鴻門請罪知屠潛銷豈
真君王為人不忍蓋亦志得意滿彼區區者無足慮也
然而垓下之困即兆於此夫夫差項籍皆一世之雄也
戰必勝攻必克未嘗少挫其鋒也使諸將皆存戒
懼之心勝敗之數未知其誰屬也然楚秦信背約復弑
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屠城略地天下離心卒走死江東
為世戮笑蓋其自取猶諉諸天亡哉天攻之役師出有
名即驅句踐海隅而戮之示不忘殺而父之辱天下不
以為非由是撫循越眾內修政治招攜懷遠以臨諸侯

而尊周室當此之時晉霸既衰齊為不道桓文之業千
載一時矣而乃甘受卑辭喜其奉已大讐可捐謂莫余
毒心腹之患未除而爭其所不必爭黃池屈晉艾陵敗
齊外強中乾不死何待傷已是故觀於項籍可為驕盈
滅義者戒彼不務德而勤遠譽志遠慮而忽近憂如吳
夫差者是可惜也尤可鑒也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胥命為伯

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一則開王業之先一則
忍辱圖存為復讐雪恥之計雖王霸不同要其智足以
保國弱強敵而霸中原堅忍之謀經營之苦如何踐種

資治通鑑綱目編年通考

卷二十五

四

蠡抑亦少康臣靡之次也晉自渡江以還未嘗不圖恢
復寢而清談成俗志少懈矣宋既南渡將相多才使黃
汪不阻於前秦檜不撓於後安在不大可為也諸葛武
侯論先後漢興隆頹敗之故祇在賢臣小人之親遠觀
於吳越興亡亦強弱不敵之極矣吳惟用一宰嚭以垂
滅之越終覆吳宗越用種蠡收會稽之餘燼而霸中國
宋之讐甚於越土地甲兵富強於越顧甘居小朝廷以
偷安旦夕者佞人之不遠而長城自壞也春秋之變極
於吳越然句踐猶號令齊晉秦楚威振中原受命為伯
雖虛假王靈亦一世之雄也彼一蹶不復振者雖曰天

荀子董子以越
句踐列春秋五

霸而史記及淮南子亦皆以越為霸

命抑亦人謀之不臧矣是故吳越興亡之際五霸迭長以是終七國并吞由是起君子於此觀世變焉

越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嗚呼居成功者之難也太史公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古來君臣一德功名令終豈非忠臣之所願懷古者所歎歎而傾慕哉書曰無以寵利居成功然則建不賞之功處危疑之地蓋有義焉故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四大臣之位地近而分尊惟慄慄然時存若隕深淵之戒此憂盛危明之道詩所謂夙夜匪懈明哲保身也後世蘊醢烹藏雖曰其君之刻未始非功高震主有以啟嫌疑之釁郭汾陽功蓋天下再造唐室當此之時非無僉王側目百端構譏也君臣之際又非如太甲之於伊尹帝禪之於孔明也然而濟變處常夷險一節嗚呼居成功者其亦知所處矣晉公子重耳之反國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論者謂實開范蠡張良之祖吾謂無論挾功要盟非人臣禮使晉文而如何踐之忍舅犯即為鴟夷子皮而君臣猜忌之私不免因此而疑彼者從亡諸臣必有以形迹見戮是故大夫種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續議卷二十五

五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續議卷二十五

六

之見殺安知非范蠡啟之哉况范蠡既謂越王可以同患難難與處安矣以彼烏喙狼心所謂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者言出法隨處以要君之罪其何以自解子房之辟穀而去則借漢報讐早挾功成告退之意黃石赤松始終託言仙術以泯其去就之迹未嘗有計較禍福稍露於辭氣間也或曰子犯請亡誠要君矣使范蠡不於此時去越恐有求去而不得者則奈何曰句踐之殺文種也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是句踐祇忌其才恐不利於越耳秦檜迎合高宗之意忌岳武穆之才必能反二帝以敗和議矯詔而陷害之當是時韓岳一也可殺岳亦可殺韓然釋兵歸田騎驢湖上示無意於天下事者亦何嘗不可避讓強忌保其身以俟後圖乎甫離憂患正君臣勵精圖治思所以為久安計而乃無端出以唐突之言先示疑忌之隙如子犯范蠡者為國謀則不得謂忠為身謀究不可言智也然而蠡則去而免禍子犯留而有功於晉入國之始創霸需才彼魏犢違法且愛其勇而曲宥之不然漢高雲夢之游其致疑於淮陰者早在徵兵不至時矣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初非不念蠡之功故雖有不然加誅之語而不遽殺之

也使蠶不矢以不復入越之言以其苦身戮力父子治
產所為養晦韜光退居於私邑何莫非斬王湖上之意
安在其致句踐之疑哉而種卒自殺者非迫於憂危驅
諫以激其怒如子胥之於吳也非挾功歛望如韓彭之
於漢也第以得書稱病出於匆遽後讓人以間故句踐
遂以疑蠶者忌種而種遂不免耳故曰大夫種之見殺
安知非范蠡啟之也然而句踐亦忍人哉

魯侯朝于越

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然謂之世胡
文定所謂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也相云者家則堂所
謂往復之義非若諸侯之朝天子也春秋之世朝覲禮
廢諸侯未嘗朝於天子惟僖二十八年兩朝于王所非
入覲京師也魯成一如京師突然因伐秦遂行非特修
朝禮也惟小國處事大國有旅見者有屢朝不已者春
秋皆略而弗書所以存周也若公如晉滕侯薛侯來朝
之類獨詳於魯者魯史之文也且舉魯以例天下而當
時邦交概可見也役於大國往而不來非相朝之義曰
如為內諱也魯不朝於天子而坐受小國之朝據事直
書責諸侯之無王也公如楚閔宗國而傷無伯春秋之
意蓋慨乎書之矣今前編特書魯朝越則世變尤有其

原書宋景公卒
大尹立啟六卿
逐啟及大尹而
立得

焉然哀公顧汲汲自卑者借越以為外援即宣公欲藉
晉以去三桓之意耳不修德任賢以自強而思大國之
我庇傷已季孫懼公之得太子適郕即交通太宰嚭賄
路公行此亦意如交結荀范之故智權奸植黨蔑視其
君人矣顧僕僕乞憐徒自苦辱何哉史記謂越滅吳誅
太宰嚭以為不忠而左傳明言宰嚭納賂事紀載互歧
當論其世方句踐之棲于會稽也使吳用子胥言則越
之為沼閭不容髮而大夫種竟因宰嚭以行成是越之
不亡德歸且不暇况二十年苦心勞志所以經營報復
爭強并吞非聲大義於天下何忠與不忠之遠及乎斬
丁公而封雍齒高帝祇以戰爭初平為風廟天下之具
曾不以鴻門舞劍誅項伯之懷二也由此觀之嚭歸越
而邀寵任當取信傳言史記未足為據

奔楚

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此宋仁宗
高宗預立儲貳所取法也顧彼則兄弟之子猶子也得
與啟於宋景為從孫且未有立焉固不可稱世子亦不
得稱太孫當仿通鑑綱目書漢宣帝之例所異者漢宣
入自運荒故書曰迎得已久侍庭闈則書曰立而未正

位東宮則一也是故皆上蒙先君而繫以曾孫夫景公既畜二子乃不擇賢以定儲貳命六卿之可為師保者而輔導之連中之變遂使嬖幸近臣任意擁戴趙高矯立胡亥悍然敢為而無所忌者其積漸有由來矣君薨大故也立君大事也大尹立啓而後發喪是舉國之權操之大尹也司城既宣言於國以謂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為大尹之罪矣而皆歸授甲竟避伐公之名遂使大尹得奉啓而奔倖逃顯戮自來閹寺小人專擅廢立大臣拱手聽命無可如何彼負立君之功即挾新君以為保身之具也稱六卿公辭也所謂羣臣願奉也得立而啓奔則有挾之而爭立者可見矣大尹微者爾微者不足書也

寶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五

九

貞定王

夏四月晉荀瑶帥師伐鄭齊陳恆帥師救鄭晉師還

書救何善之也晉師還爾易為乎書不殘民以御敵尤善乎其為救也好雄作事有時差強人意者此類是已然其賞舊勞以結衆心即厚施得民之故智前編謂陳恆智伯皆專國者其相遇如此學者當考其得失成敗之故亦以春秋之未智亡而陳興故為此論耳古未有不得民而興者智伯之剛愎取敗姑不具論陳氏累世

原書魯哀公今改正書魯侯蔣

又云立公之子今改正書立其子

經營無非假行仁義以成其篡奪之基後世賊臣篡國類多襲其迹以自強烏在成敗之足考也孟子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然勸時君以行王道而乃莫之信也觀於奸雄之市恩要結猶可以得衆則導君以仁義尚何疑寡效為哉唐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德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謐遠戎賓服魏徵非純乎儒者而輔弼其君以致太平雖貞觀之治未足比隆三代然亦漢唐以來所罕觀也

魯侯蔣卒于有山氏魯人立其子孟是為

春秋始於隱終於哀顧隱之卒也以弒春秋書公薨不地為國諱也而先書羣師誅亂賊無君之漸哀不殺于魯左傳書孫邾如越要其終也而先序君臣多間著強臣見信之端春秋始終魯之為國君弱臣強概可見矣此書哀公卒據史記魯世家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之言耳然左傳終言如越而以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一語結之未嘗復敘公之卒亦未有迎復之文也且史記固云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衛去如鄆遂如越則三桓既犯公斷不肯遽迎公昭之奔也季孫行貨齊晉委曲周旋惟恐其歸故扈之役宋衛欲納公而

十

注有陘氏卽有山氏

見阻適歷之會言定欲以師討意如而不行齊初亦欲納公則以惑於子猶而止况哀公內無與助外無所援三桓亦何懼而悔乎左傳雖無三桓逐君語然謂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孫者內諱奔之辭必有山氏洩其謀公懼三桓之害已爲是急遽而奔也以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邾有山卽以告季孫而納駱於宰詔則有山之黨三桓以忌公可知矣其施公孫有山氏杜注以公從其家出故也卽所謂討爲氏有死者之意然則國人旣施之雖欲奉迎公歸其不復次有山氏不待辨而明也嗚呼魯自昭公以還兩逐其君三桓之強終春秋而極孔子曰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而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又何強盛未艾也不知悼公旣歿魯之傳世歷八君至頃公幾二百年始滅於楚而三桓無聞且穆公時尙能尊禮子思任公儀泄柳諸賢號稱賢君纔先後見侵強鄰失苞失安陽失都失成失最而一敗齊于平陸又伐齊入陽關至孟子時又欲用慎子爲將伐取南陽使先已卑如小侯安有歷世知許失地加許猶能與齊頡頏乎史記云云祇以哀公備逐不正其終悼爲三桓所立受制權臣甚形三桓不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五

十一

又襄公十八年楚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卽秦所滅者襄公時屬晉

之罪耳三家專魯其君卑如守府非一日矣何獨悼之時哉三桓絕祿在魯何時史傳皆無可考徵而聖人之言必早有以見其隱非徒以陽虎囚執桓子而發也或曰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王伯厚據史記楚世家有鄆費邾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者金仁山注孟子亦謂費本季氏私邑留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矣然則三桓雖微季氏願獨強歟曰此第知費爲季氏邑言之耳春秋時費故有二左傳僖公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曹寅谷謂前爲費季父之邑後爲季氏之邑春秋所書城費墮費皆是此一費也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于費今緜縣此又一費也顧亭林曹寅谷以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疑惠公之費卽季邑而閻百詩更引證呂氏春秋劉向說苑等言謂季氏僭國始無復疑皆主伯厚仁山之說毛西河則謂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戚叔孫之邱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時公敏處父居成侯犯居邱公山弗擾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子孫世爲魯卿焉能出居於費然此究不足以相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五

十二

也田文相齊世食邑於薛後卒據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文可據薛季可據費矣而亭林寅谷以滑亡已久為必季氏之邑則又不然中山古鮮虞也魏拔中山而中山再見於戰國越滅鄭楚滅越而盡有其地而頃襄時有鄭安知費滑既亡不又有國於其地如郊與中山之復存者惟呂氏春秋以滕費則勞以邠魯則逸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潛王曰魯費之衆則魯邠滕費界相毘鄰似非河南緱氏縣地愚謂以費為季氏故邑則可以惠公為季後則不可吾即以百詩所引說苑之言證之則據費以為國者必非季之子孫也曹寅谷曰凡都邑之

齊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二十五

五

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得稱邑宰都君以長於其地按說苑尊賢篇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而曾子易簣時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曾子卒季孫尚為大夫安得指所辭之費君便為季氏僭耶亦不論其世矣季孫猶在已有費君正邑宰都君長於其地之號初必有如公山弗擾據費邑以叛中立無所屬至了思時遂僭國而稱公者然則惠公為小國之君蓋即曾子時費君之後故曰據費以為國者非季子孫也

丁丑五年 燕孝公元年 趙無恤帥師圍鄭

述鹿野元年

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與經者也春秋終於魯哀公十四年而傳終哀公之世特附載悼之四年者以晉荀瑤圍鄭一役也論者謂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晉文而田齊三晉又成一戰國之局齊事已畧見陳恆之救鄭三晉之勢成於其滅智伯故序圍鄭而牽連及之春秋所以終戰國所由始傳者之旨深矣然此特就世變之大端言之耳桓文之霸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文公以還政逮大夫故帥師會盟大夫皆目世卿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列國放弒其君賊臣逆跡多即其言論行事而先搆之使亂賊終無以自掩經旨謹嚴傳著其事左氏所以為春秋素臣也是故大夫之無君比比莫甚於魯之三桓齊之陳氏晉之六卿特於傳末尤致意焉哀公出孫不言逐君三桓之罪正隱而愈彰而敘智伯譏陳恆語所謂若利本之顛者隱刺其篡齊之心欲應代陳有國之兆也趙孟由是甚智伯遂喪之韓魏反而喪之終智伯所以起三晉兼并以闢其土地自列於諸侯之漸矣本春秋謹微之意為亂賊盡發其覆故通鑑首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直接左傳曰晉大夫罪不臣也使千載而下亂臣賊子不能挾王命以文其篡奪之迹也亦取法春秋大義也

齊通鑑綱目編纂議 卷二十五

南

范中行餘邑久

入於晉故書曰

故范中行氏之

邑原書滅而分

吞滅耳其奪邑

偏君之罪未著

也趙韓魏原祇

書氏晉侯亦屬

按左傳趙鞅圍

邯鄲荀寅奔鮮

虞齊國夏伐晉

取八邑會鮮虞

納荀寅于柏人

在哀公四年而

史記以拔邯鄲

併入五年且不

較圍邯鄲之後

先奔鮮虞及齊

伐晉等事與左

傳少異

未十有一年越不壽晉荀瑤與趙無恤韓虎魏駒分故范

中行氏之邑晉侯錯出奔齊

左傳魯哀公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魯哀之

五年即晉定之二十一年也史記於是年亦言簡子拔

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

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則范

中行之滅距是三十三年矣前編書滅范中行氏而分

其地其地以是年而始分非以是年而始滅也當是時

與范中行爲難者趙鞅趙雖專晉權仍未敢公然盡割

其餘邑至是智伯貪而復益自專史記曰智伯與趙韓

魏蓋分其范中行故地首罪荀瑤也諸卿互相吞噬已

屬不臣故人晉陽書叛入朝歌書畔况餘邑既入于晉

是取之晉君非取之范中行矣智伯有無君之心而後

動於惡其與趙韓魏瓜分者彼實輕視三卿欲并晉而

盡有之先子以爲取也觀其索地于三卿違者嚮之以

兵所謂難將由我其兆已見於此然不數年趙約韓魏

反而喪之天道惡盈若瑤者乃所以自敗也

子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滅之二分

其地

向鄭之役趙襄子嘗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今智

齊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五

五

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是韓魏反能忍

辱沉機驕敵以待其弊趙乃不忍一朝之憤獨受三年

之兵何能言之而不能蹈之耶不知圍鄭之辱此言已

激怒智瑤以瑤之好利而驚即趙與地勢必借端以爲

戎首韓魏知其然故甘心受侮獻萬家之邑而陽奉之

求暫免於患難不肯先膺其鋒當是時韓魏自以爲計

之得矣然使水灌晉陽趙宗不保辱亡齒寒韓魏之禍

能無次及乎吾謂韓魏之獻地卻兵似他日賂秦之陋

計趙獨不與地亦即他日義不賂秦五戰而三勝之略

耶何三國之規模後先如一轍也雖然趙獨先與爲難

所恃者晉陽可守耳顧三國之師顧兵久圍財食將盡

士卒病羸使張談之計不行岌岌將以城下與其事急

而陰約韓魏局弗預爲之謀先厚韓以親魏趙被伐則

韓魏倚其虛韓受兵則趙魏躡其後以逸待勞相機迭

出區區一智安在其不自疲乏也而徵倖於瀕危之日

求萬死一生之功蓋亦素知韓魏之脅從於智者畏智

而實恨智故孟談之言可入而堅其約是故韓魏之驕

敵趙氏之反間亦有時而可行惟在量度乎彼己之問

而善用之也當是時趙有孟談韓有段規魏有趙霞智

有智果綸疵之數人者皆所謂明知忠信之士其識足

齊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二十五

六

智果即智選其別族爲輔氏晉

語在智宜子立
後時通鑑取此
史國策先後不
同魏謀臣有任
幸通鑑取之其
對魏桓子語較
趙段尤見方畧

以料敵其才足以濟變使智伯能招萬家之縣奪魏韓
之腹心此漢高割地畀韓彭之意事雖少異而妙用則
同韓彭據地中立觀望成敗必先滿其所欲而後乃為
吾用三家功在垂成惟誘之以利以安其反側而後為
我所欲為向背轉移之機與亡禍福之所係也彼貪愎
不檢之智伯又烏足語此哉智過曰是皆能移其君之
計然則聽謀臣之言當慎所審擇也

癸巳二十有一年越朱句元年晉智寬奔秦

史記秦年表兩書晉大夫率其邑人來奔蓋智滅之明年
智開及是年智寬也至是距智伯之死六年矣開又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二十五

六

不支堅守孤城外無犄角勢窮逃遁其志足傷獨怪智
伯貪愎不仁既滅亡無後尚有伏橋狙擊之豫讓據邑
不下之開寬居然收養士之報也金仁山謂以豫子之
忠且勇惜其出燕丹荆卿之計倘狹開寬相與殊死或
足以復復智氏豈二子不能相任不足與謀異時未必
有成反不若今日之死為得願此亦事後成敗之論也
豫子之死誠壯矣吾意豫子固俠烈之士而才略或非
其所長不然智過給疵猶能料決事機為智伯一陳利
害讓受國士之知乃竟安緘默坐視其敗耶若謂開寬
二子不足與有為開不能持久姑置勿論寬以孤懸一

原書以續周公
之職於河南下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卷二十五

六

邑雖所為戰守之畧史策未詳然三家乘勝席捲分地
畫疆必有堅不可拔之勢以延此五六年之久也則所
以固結人心誓死不降者才識有大過人者矣張子房
椎秦皇不中僅以身免識者猶譏其不能忍然當此之
時韓無一旅之可乘一隅之可負或疑而走險急為此
計耳及其間關伏匿觀變乘時仇讐已報韓祀不續此
天實為之非人力之所能為謀也且豫子之志欲得趙
氏而甘心耳就令塗廁之刃可施伏橋之劍得奮亦不
過左手把其袂右手搥其胸與趙氏同畢命焉而已燕
下齊七十餘城一卽墨猶可恢復與其為晉政之逞志
於韓相孰若為田單之報齊收二邑之餘燼背城借一
固少延智宗之一綫尤冀可以克復舊疆其濟則先君
之靈也不濟則與城存亡死者復生庄者不愧使豫子
而計出於此不尤足共成智寬之烈哉夫豫子之死誠
壯矣願國士眾人之語不可為訓失之綱目以讓死在
前特附見於三晉初命之下以勵天下後世為臣之義
也余別為著論正恐天下後世人臣懷一二者盡讓之
眾人遇我以藉口因前編論豫子所以為智伯死者說
申其說復表而出之

封弟榻于河南後為西周

○按綱目凡例
建國之始卽注
云是爲某國今
雖未號西周而
考王十五年威
烈踐阼後已大
善西周公云云
則此宜先分注
方有來歷

史記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爲兩徐
氏廣曰周顯王二年也此東西周分治之始而其基實
兆於此呂成公大事記曰河南卽邠鄒武王克商遷九
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又遷殷民于洛陽
下都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敬王時以王子朝
亂徙都成周平王東遷之時所謂西周者鄭鎬也所謂
東周者雒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
何東周也則雒陽河南分東西周之名春秋時已然矣
當是時敬王實畏子朝之黨故列國大夫相率城成周
以奠天子之居而京師故址屹然猶在河南制巖邑也
鄭莊猶不敢以異段乃考王無故以王城封揭獨不慮
幽沃之於晉乎史記曰以續周公之遺教揭若果能師
保萬民式時周公猷訓乎君陳之命猶或以倚勢作威
揭何人斯能膺茲重寄也弟叔既弑嗣王而自立矣考
王而無自利之心申義討賊以弟爲賢而立之可也臣
民以大義奉戴亟正位號弟果賢而可使輔政相與勵
精圖治亦可也今殺叔而自立是楚棄疾殺比之類吳
季子所謂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金仁山謂使揭
復跡其所爲則考王殆未保故分國以處之可謂顯揭

資治通鑑綱目編覽卷二十五

六

原書晉侯反朝
于魏趙魏氏晉
備有齊曲沃地

原書西周公封
其少子班于鞏
以奉王是爲東
周按是爲東周
四字據綱目凡
例當作分注成
周稱京師自春
秋定元年執宋
仲幾于京師始

其隱然則不待東西分號已居然耦國矣史記所云特
當時文飾之語前編不應錄采故刪之尤徵紀實云
考王
甲辰四年晉侯知韓趙魏氏三家分割晉邑晉自治絳與曲
沃

春秋於晉侯召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孫臯出其君書
曰衛侯出奔齊所以存君臣之大義者旨至微矣豈故
沒其實乎王明逸所謂臣子施於君父直書於策則非
辭也三晉雖強固晉之臣也晉侯雖弱猶三晉所北面
而共事也今焉君反朝於臣視夷王下堂哀公降禮冠
裳倒置尤不可爲訓然則宜如何諱其文而著其實曰
如存晉侯也分割晉邑則三家偏君晉自處如小侯義
可見也或疑分范中行氏之邑滅智氏而三分其地史
有明文今言分割於事無徵願史記固云晉獨有絳曲
沃餘皆屬三晉矣非分割而何

資治通鑑綱目編覽卷二十五

二十

西周公遣其少子班入京師奉王食邑于鞏是爲東周
河南自揭分封以來至是傳三世矣所謂西周公者惠
公也史記謂惠公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呂成公曰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
王者爲東周必自號爲西周矣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

復奉王歟則前編稱西周公於是年者固因史記既有東周之號亦本大事記必自號西周而書之也西周公專國擅封無王之罪視列國諸侯為倍甚春秋之義莫大於尊王天子雖微依然共主齊封邢衛見於城邢楚邱之書楚封陳蔡亦比出亡復歸之例雖與滅繼絕仍不許以專封尊王大法義在則然也紫陽綱目取法春秋如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徐溫留子知訓江都輔政父子濟惡與西周公事正相類是故不予其封國所以存王書遣子入京師所以誅其竊國之罪而分注是為東周仍不沒其所自稱也愚按東西周之號公羊氏雖指王城成周而言猶所謂東都西都東京西京云爾非畫分二國也至韓趙分周為兩始同列國而是時河南自號西周分封少子于鞏假奉王之名為分國之漸必專號鞏為東周且河南肇封史記謂以續周公之職則當時必以周公自居其分子居東蓋妄擬陝以東陝以西如周召之分主也奉王云者入而輔政之謂而王實居雒陽所謂天子所在惟祭與號昔之號令不行於天下者今則王畿以內亦作贅旒而已大事記乃疑前漢地理志鞏東周所居之非是謂東周指威烈王所居之雒陽而據世本居雒陽語以班秉政于雒陽采

黃治遠經籍目初編續議 卷二十五

王

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為東周乎蓋東萊徒以前有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之言後以史記分周為兩之可據而疑班史地理志之誤耳地理志於雒陽注云是為成周而於鞏則注東周所居彼豈不知公羊之文與顯王以後之東西分治耶注從其朔蓋厥後之合洛陽而並以東周為國號者實自鞏之自稱東周始也

威烈王

己未四年鄭編公秦作上下時

不書初何作時不自今始也史記曰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騰於郊祀君子懼焉周太史儋謂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者出焉豈興衰消長果存乎數耶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自秦襄為諸侯始矣六國年表凡秦制作無不備書著俗變之緣起也是故以君主妻河書初令吏帶劍書初租禾書初取小邑為縣開阡陌書初縣有秩史書初為賦書初置丞相書初置郡書初若此類者皆所以謹其始作時非始則曷為乎書帝制自為不以官見而畧且見秦之寢盛也

丁卯十有二年秦簡公元年鮮虞改號中山

原依史記書中山威公初立

黃治遠經籍目初編續議 卷二十五

王

商頌奮伐荆楚
則商時已荆楚
並稱其專號楚
者其熊繹始封
時歟

漢初置中山郡
景帝時改國後
漢地理志中山
國所屬新市縣
有鮮虞亭故國
不姓

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小司馬索隱曰中
山古鮮虞國姬姓也鮮虞見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
荀吳假道鮮虞滅肥是年冬經書晉伐鮮虞杜注鮮虞
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定公四年召陵之會謀為蔡
伐楚晉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
山不如辭蔡注中山鮮虞則春秋昭定間鮮虞中山之
號已並見春秋於楚莊公之世皆書荆嬴公元年始書
楚人伐鄭杜注謂荆其本號後改為楚顧左傳言楚不
自莊僖以後元凱所謂後改為楚從其始改時言而經
猶書荆於莊公時者公穀兩傳皆謂書荆以州舉然則
召陵之役稱鮮虞以中山者猶楚之言荆概舉其地以
略之故哀公四年傳言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
虞納荀寅于柏人既言中山復稱鮮虞可知也杜注所
謂在中山新市縣此據漢以後之中山謂鮮虞立國都
中山之新市猶沔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緜氏縣云
爾且索隱謂古鮮虞是中山之名至是乃為專號曰今
之國號中山者即舊號鮮虞也大事記曰意者其勢益
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歟則亦如春秋時鄭
改號小邾始從諸侯之役武公蓋證自列於諸侯故稱
公而有諡史記言武公初立者中山改號稱諸侯自武

東漢書地理志卷二十五

三

定王後定王一
作貞王而合稱
貞定王者也

公始此生而稱諡史傳紀載之辭類多如此自左傳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始也然後之論者猶譏記事之失况
前編非紀傳體宜仿通鑑綱目漢改號趙書曰鮮虞改
號中山庶不乖編年史例或疑索隱以中山為姬姓後
漢地理志以鮮虞為子姓則中山建國似非昔日白狄
別種與劉氏改漢為趙不同顧子姓未詳何時見滅姬
姓未詳何時據國總之始易鮮虞之號自中山武公為
斷則仍繫以鮮虞改號胡為其不可也徐氏廣曰中山
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大事記從蘇氏古史
謂周衰已甚安能使其子弟據中山而譏徐氏徒聞中山
姬姓傳會其說徐氏雖若無徵類濱亦憑臆度楚威王
滅越諸族子散處海濱後有閩君搖佐諸侯平秦亡國
子遺尙能立國焉知桓公之子不有出居鮮虞或乘其
內亂狄人奉以為君者然而中山世系前史既不悉其
詳亦不必求而實之也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此豈難子
子之言而此書泄柳申詳為臣上文特書尊禮孔伋蓋
亦本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東漢書地理志卷二十五

三

六國表威烈王
十八年魯元公
二十一年齊取
魯成明年方爲
魯公元年前
編書魯公元
在威烈之十七
年則取成爲魯
公二年前編又
云又十五年而

失最則在穆公
之十六年矣穆
公之立彼此相
差二年徐氏廣
據皇甫孟謂元
公終辛未穆公
元王申則亦威
烈十七年也亦
與六國表異

初爲縣初置郡
始自秦然左傳
已有諸侯縣公

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以泄柳申
詳並言而子思特爲穆公所尊禮所謂求與之友而不
得而况得而臣之者且孟子嘗言悅賢而不能舉是穆
公未嘗舉子思而用之明矣而况願以子思爲言者正
舉孟子所心許之人以相形欲以誣蔑賢者之無益耳

况魯之削地如莒及安陽及都及成按史記六國表皆
在元公世不得歸諸公儀諸子之咎穆公十四年齊止
伐魯取最似可爲削地之一證然嘗一敗齊于平陸金
仁山所謂齊魯之勢其相爲勝負者未甚削也况孟子
有泄柳閉門不內之言則失最時諸賢已仕與否歲月

實無可徵前編特紀此於穆公元年者括言之耳且以
齊田之強勢將并魯而有之然不能如元公之世頻
年取邑楚之侵隨尚曰季梁在安知失最之後齊不得
志于魯者非賴諸賢維持之力不用賢則亡正見賢者
之有益非強辭以塞之也而孟子不申言子思之未嘗

臣魯與魯削之未甚者與滑稽言何足深辨况公儀
泄柳非孟子比故獨引孔子以明去齊之義曰君子之
所爲眾人固不識其所以斥髡者深矣
晉魏斯以吳起爲西河守西門豹爲鄴令上地守李悝作
盡地力之教及平糶法著法經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五

及夷於九縣語
則縣之名實起
於楚顧未有稱
守令者稱守令
蓋自魏始也

朱子開阡陌辨
謂聽民兼并買
賣以盡人力墾
闢棄地悉爲田
疇以盡地利民
有田即爲永業
而不復歸授以
絕煩擾欺隱之
奸地皆有田
皆出稅以敷陰
私自檢之幸蓋
一時之害雖除
而千古聖賢傳
授精微之意於
此盡矣

商鞅佐秦廢井田開阡陌以盡地之力嚴刑峻法以虐
黔黎而作備則自魏之用李悝然考悝所行祇謂地方
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
畝未有所謂開阡陌之名第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計
之則百里之地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實六萬畝
而已而云六百萬畝者計必盡開阡陌而凡未田之地
悉墾闢無尺寸之遺而後可也且必如是然後可以謂
之盡地力孟子所謂闢草萊任土地者注謂如李悝商
鞅之類也是故人皆稱平糶之法爲後世常平社倉之
祖而不知盡地力之教先爲商鞅開阡陌所效尤於是

井田既廢僭差無度庶民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
糠不均之患由此起矣自漢以來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塞兼并之路而不能行後魏孝文詔均田隋開皇間發
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唐武德定均田陸贄論兼并之家
請爲占田條限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均定
田租然井田法壞經界不正祇齊其末不究其本終無
以復於古也魯初稅畝變先王法春秋譏之况盡地之
力其能道春秋之誅哉以急切之心行苟且之計彼且
謂變古宜今萬世永賴之良法顧亭林謂決裂阡陌中
原疆理蕩然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較其所得反不及於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五



ZW 21181000823386

前人然則所謂富強者厲民而已然平糶實為備荒善策後之論者罪缺而不及惺其以此歟法經六篇商鞅

受之以相秦而卒自斃於法其亦缺之加厲也

二十有三年宋悼公元年九鼎震

九鼎者何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于焉而震諒

異也通鑑託始於是年而首書初命三晉大夫為諸侯

而不及此者為萬世立君臣之防欲有國者扶王綱於

未墜不係鼎之存亡在德不在鼎之意也然鼎震於三

晉初命之始天心示警豈徒以周室將亡先為之兆蓋

世變所係焉夫九鼎三代相傳天下形制圖籍於是焉

資治通鑑綱目編纂

卷三十五

三

在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周公營東都以朝諸侯蓋

居天下之中使諸侯得以通知先王之典禮非徒為有

天下之重器也遷鼎非三晉也三晉分而力不足以禦

秦秦遂得志於天下并二周而有之而鼎遂入於秦矣

秦得天下舉先王之大經大法滅裂無存尹氏發明所

謂王澤之斬自秦并天下始秦并天下自三家分晉始

是故三晉初命而九鼎震前編接通鑑以前而特以是

終編其旨微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編纂終

族姪孫熊

男鳴瑞鳴